

水滸全傳 中



明·施耐庵 羅貫中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水浒全传

第二部

(明)施耐庵 罗贯中 著

第四十一回

宋江智取无为军 张顺活捉黄文炳

话说江州城外白龙庙中，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，救得宋江、戴宗。正是晁盖、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、刘唐、燕顺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石勇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白胜，共是一十七人，领带着八九十个悍勇壮健小喽罗。浔阳江上来接应的好汉张顺、张横、李俊、李立、穆弘、穆春、童威、童猛、薛永九筹好汉，也带四十余人，都是江面上做私商的火家，撑驾三只大船，前来接应。城里黑旋风李逵引众人杀至浔阳江边。两路救应，通共有一百四五十人，都在白龙庙里聚义。只听得小喽罗报道：“江州城里军兵擂鼓摇旗，鸣锣发喊，追赶到来。”

那黑旋风李逵听得，大吼了一声，提两把板斧，先出庙门。众好汉呐声喊，都挺手中军器，齐出庙来迎敌。刘唐、朱贵先把宋江、戴宗护送上船；李俊同张顺、三阮整顿船只。就江边看时，见城里出来的官军约有五七千：马军当先，都是顶盔衣甲，全副弓箭，手里都使长枪；背后步军簇拥，摇旗呐喊，杀奔前来。这里李逵当先，抡着枪斧，赤条条地飞奔砍将入去，背后便是花荣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四将拥护。花荣见前面的军马都扎住了枪，只怕李逵着伤，偷手取弓箭出来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望着为头领的一个马军飏地一箭，只见翻筋斗射下马去。

那一伙马军，吃了一惊，各自奔命，拨转马头便走，倒把步军先冲倒了一半。这里众多好汉们一齐冲突将去，杀得那官军尸横野烂，血染江红，直杀到江州城下。城上策应官军早把擂木炮石打将下来。官军慌忙入城，关上城门。

众多好汉拖转黑旋风，回到白龙庙前下船。晁盖整点众人完备，都叫分头下船，开江便走。却值顺风，拽起风帆，三只大船载了许多人马头领，却投穆太公庄上来。一帆顺风，早到岸边埠头。一行众人，都上岸来。穆弘邀请众好汉到庄内堂上，穆太公出来迎接，宋江等众人都相见了。太公道：“众头领连夜劳神，具请客房中安歇，将息贵体。”各人且去房里暂歇将养，整理衣服器械。当日穆弘叫庄客宰了一头黄牛，杀了十数个猪、羊、鸡、鹅、鱼、鸭，珍肴异馐，排下筵席，管待众头领。饮酒中间，说起许多情节。晁盖道：“若非是二哥众位把船相救，我等皆被陷于纆绁。”穆太公道：“你等如何却打从那条路上来？”李逵道：“我自只拣人多处杀将去，他们自要跟我来，我又不曾叫他！”众人听了，都大笑。

宋江起身与众人道：“小人宋江，若无众好汉相救时，和戴院长皆死于非命。今日之恩，深于沧海，如何报答得众位！只恨黄文炳那厮搜根剔齿，几番唆毒，要害我们。这冤仇如何不报！怎地启请众位好汉，再做个天大人情，去打了无为军。杀得黄文炳那厮，也与宋江消了这口无穷之恨。那时回去如何？”晁盖道：“我们众人偷营劫寨，只可使一遍，如何再行得？似此奸贼已有提备，不若且回山寨去，聚起大队人马，一发和学究、公孙二先生并林冲、秦明，都来报仇，也未为晚。”宋江道：“若是回山去了，再不能够得来。一者山遥路远，二乃江州必然申开明文，各处谨守。不要痴想，只是趁这个机会，便好下手，不要等他做了准备。”花荣道：“哥哥见得是。虽

然如此，只是无人识得路径，不知他地理如何。先得个人去那里城中探听虚实，也要看无为军出没的路径去处，就要认黄文炳那贼的住处了，然后方好下手。”薛永便起身说道：“小弟多在江湖上行，此处无为军最熟，我去探听一遭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若得贤弟去走一遭最好。”薛永当日别了众人自去了。

只说宋江自和众头领在穆私庄上商议要打无为军一事，整顿军器枪刀，安排弓弩箭矢，打点大小船只等项，提备已了。只见薛永去了两日，带将一个人回到庄上来，拜见宋江。宋江便问道：“兄弟，这位壮士是谁？”薛永答道：“这人姓侯，名健，祖居洪都人氏。做得第一手裁缝，端的是飞针走线；更兼惯习枪棒，曾拜薛永为师。人见他黑瘦轻捷，因此唤他做通臂猿。现在这无为军城里黄文炳家做生活。小弟因见了，就请在此。”宋江大喜，便教同坐商议。那人也是一座地煞星之数，自然义气相投。

宋江便问江州消息，无为军路径如何，薛永说道：“如今蔡九知府计点官军百姓被杀死有五百余人；带伤中箭者，不计其数。现今差人星夜申奏朝廷去了。城门日中后便关，出入的好生盘问得紧。原来哥哥被害一事，倒不干蔡九知府事，都是黄文炳那厮三回五次点拨知府，教害二位。如今见劫了法场，城中甚慌，晓夜提备。小弟又去无为军打听，正撞见侯健这个兄弟出来吃饭，因是得知备细。”

宋江道：“侯兄何以知之？”侯健道：“小人自幼只爱习学枪棒，多得薛师父指教，因此不敢忘恩。近日黄通判特取小人来他家做衣服，因出来遇见师父，提起仁兄大名，说起此一节事来。小人要结识仁兄，特来报知备细。这黄文炳有个嫡亲哥哥，唤做黄文烨，与这文炳是一母所生二子。这黄文烨平生只是行善事，修桥补路，塑佛斋僧，扶危济困，救拔贫苦，那

无为军城中，都叫他黄佛子。这黄文炳虽是罢闲通判，心里只要害人，惯行歹事，无为军都叫他做黄蜂刺。他弟兄两个分开做两处住，只在一条巷内出入，靠北门里便是他家，黄文炳贴着城住，黄文炳近着大街，小人在他那里做生活。却听得黄通判回家来说这件事；‘蔡九知府已被瞒过了，却是我点拨他，教知府先斩了，然后奏去。’黄文炳听得说时，只在背后骂说道：‘又做这等短命促招的事！于你无干，何故定要害他？倘或有天理之时，报应只在目前，却不是反招其祸。’这两日听得劫了法场，好生吃惊。昨夜去江州探望蔡九知府，与他计较，尚兀自未回来。”宋江道：“黄文炳隔着他哥哥家多少路？”侯健道：“原是一家分开的，如今只隔着中间一个菜园。”宋江道：“黄文炳家多少人口？有几房头？”侯健道：“男子妇人通有四五十口。”宋江道：“天教我报仇，特地送这个人来。虽是如此，全靠众弟兄维持。”众人齐声应道：“当以死向前。正要驱除这等脏滥奸恶之人，与哥哥报仇雪恨！”宋江又道：“只恨黄文炳那贼一个，却与无为军百姓无干，他兄既然仁德，亦不可害他，休教天下人骂我等不仁，众弟兄去时，不可分毫侵害百姓。今去那里，我有一计，只望众人扶助扶助。”众头领齐声道：“专听哥哥指教。”宋江道：“有烦穆太公对付八九十个叉袋，又要百十束芦柴，用着五只大船，两只小船。央及张顺、李俊驾两只小船，在江面上与他如此行。五只大船上，用着张横、三阮、童威和识水的人护船。此计方可。”穆弘道：“此间芦苇、油柴、布袋都有，我庄上的人都会使水驾船，便请哥哥行事。”宋江道：“却用侯家兄弟引着薛永并白胜，先去无为军城中藏了。来日三更二点为期，且听门外放起带铃鹁鸽，便教白胜上城策应。先插一条白绢号带，近黄文炳家，便是上城去处。再又教石勇、杜迁扮做丐者，去

城门边左近埋伏，只看火为号，便要下手杀把门军士。李俊、张顺只在江面上往来巡绰，等候策应。”

宋江分拨已定。薛永、白胜、侯健先自去了。随后再是石勇、杜迁扮做丐者，身边各藏了短刀暗器，也去了。这里自一面扛抬沙土布袋和芦苇、油柴，上船装载。众好汉至期各各拴束了，身上都准备了器械。船仓里埋伏军汉。众头领分拨下船：晁盖、宋江、花荣在童威船上，燕顺、王矮虎、郑天寿在张横船上，戴宗、刘唐、黄信在阮小二船上，吕方、郭盛、李立在阮小五船上，穆弘、穆春、李逵在阮小七船上。只留下朱贵、宋万在穆太公庄，看理江州城里消息。先使童猛棹一只打渔快船，前去探路。小喽罗并军健都伏在仓里，大家庄客水手撑驾船只，当夜密地望无为军来。

此时正是七月尽天气，夜凉风静，月白江清，水影山光，上下一碧。昔日参寥子有首诗题这江景，道是：

洪涛滚滚烟波杳，月淡风清九江晓。
欲从舟子问如何，但觉庐山眼中小。

是夜初更前后，大小船只都到无为江岸边，拣那有芦苇深处，一字儿缆定了船只。只见童猛回船来报道：“城里并无些动静。”宋江便叫手下众人，把这沙土布袋和芦苇干柴都搬上岸，望城边来。听那更鼓时，正打二更。宋江叫小喽罗各各驮了沙土布袋并芦柴，就城边堆垛了。众好汉各挺手中军器，只留张横、三阮、两童守船接应，其余头领都奔城边来。望城上时，约离北门有半里之路，宋江便叫放起带铃鹞鸽。只见城上一条竹竿，缚着白号带，风飘起来。宋江见了，便叫军士就这城边堆起沙土布袋，分付军汉，一面挑担芦苇、油柴上城。

只見白勝已在那里接應等候，把手指與眾軍漢道：“只那條巷便是黃文炳住處。”宋江問白勝道：“薛永、侯健在那里？”白勝道：“他兩個潛入黃文炳家里去了，只等哥哥到來。”宋江又問道：“你曾見石勇、杜迂么？”白勝道：“他兩個在城門邊左近伺候。”宋江聽罷，引了眾好漢下城來。徑到黃文炳門前，只見侯健閃在房檐下。宋江喚來，附耳低言道：“你去將菜園門開了，放他軍士把葦葦油柴堆放里面，可教薛永尋把火來點着，却去敲黃文炳的門道：‘間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籠什物搬來寄頓。’敲得門開，我自擺布。”

宋江教眾好漢分幾個把住兩頭。侯健先去開了菜園門，軍漢把葦柴搬來，堆在里面。侯健就討了火種，遞與薛永。將來點着。侯健便閃出來，却去敲門叫道：“間壁大官人家失火，有箱籠搬來寄頓，快開門則個！”里面聽得，便起來看時，望見隔壁火起，連忙開門出來。晁蓋宋江等吶聲喊，殺將入去。眾好漢亦各動手，見一個，殺一個，見兩個，殺一雙，把黃文炳一門內外大小四五十口，盡皆殺了，不留一人，只不見了文炳一人。眾好漢把他從前酷害良民積攢下許多家私金銀，收拾俱盡。大哨一聲，眾多好漢都扛了箱籠家財，却奔城上來。

且說石勇，杜迂見火起，各掣出尖刀，便殺把門軍人。又見前街鄰舍拿了水桶梯子，都來救火。石勇、杜迂大喝道：“你那百姓休得向前！我們是梁山伯好漢數千在此，來殺黃文炳一門良賤，與宋江、戴宗報仇，不干你百姓事。你們快回家躲避了，休得出來閑管事！”眾鄰居還有不信的，立住了腳看。只見黑旋風李逵抡起兩把板斧，着地卷將來，眾鄰舍方才吶聲喊，抬了梯子水桶，一哄都走了，這邊后巷也有幾個守門軍漢，帶了些人，馱了麻搭火鉤，都奔來救火。早被花榮張起弓，當頭一箭，射翻了一個，大喝道：“要死的，便來救火！”那伙

军汉一齐都退去了。只见薛永拿着火把，便就黄文炳家里前后点着，乱乱杂杂火起。看那火时，但见：

黑云匝地，红焰飞天。斧津津走万道金蛇，焰腾腾散千团火块。狂风相助，雕梁画栋片时休；炎焰涨空，大厦高堂弹指没。这不是火，却是文炳心头恶，触恼丙丁神；害人施毒焰，惹火自烧身。

当时石勇、杜迁已杀倒把门军士，李逵砍断铁锁，大开了城门，一半人从城上出去，一半人从城门下出去。张横、三阮两童都来接应，合做一处，扛抬财物上船。无为军已知江州被梁山泊好汉劫了法场，杀死无数的人，如何敢出来追赶，只得回避了。这宋江一行众好汉只恨拿着黄文炳，都上了船去，摇开了，自投穆弘庄上来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江州城里望见无为军火起，蒸开价红，满城中讲动，只得报知本府。这黄文炳正在府里议事，听得报说了，慌忙来禀知府道：“敝乡失火，急欲回家看觑！”蔡九知府听得，忙叫开城门，差一只官船相送。黄文炳谢了知府，随即出来，带了从人，慌速下船，摇开江面，望无为军来。看见火势猛烈，映得江面上都红，艄公说道：“这火只是北门里火。”黄文炳见说了，心里越慌。看看摇到江心里，只见一只小船从江面上摇过去了。不多时，又是一只小船摇将过来，却不径过，望着官船直撞将来。从人喝道：“甚么船，敢如此直撞来！”只见那小船上一个大汉跳起来，手里拿着挠钩，口里应道：“去江州报失火的船。”黄文炳便钻出来问道：“那里失火？”那大汉道：“北门里黄通判家，被梁山泊好汉杀了一家人口，劫了家私，如今正烧着哩！”黄文炳失口叫声苦、不知高低。那汉

听了，一挠钩搭住了船，便跳过来。黄文炳是个乖觉的人，早瞧了八分，便奔船梢而走，望江里踊身便跳。忽见江面上一只船，水底下早钻过一个人，把黄文炳劈腰抱住，拦头揪起，扯上船来。船上那个大汉早来接应，便把麻索绑了。水底下活捉了黄文炳的，便是浪里白跳张顺，船上把挠钩的，便是混江龙李俊。两个好汉立在船上，那摇官船的艄公只顾下拜。李俊说道：“我不杀你们，只要捉黄文炳这厮！你们自回去说与蔡九知府那贼驴知道，俺梁山泊好汉们权寄下他那颗驴头，早晚便要来取！”梢公战抖抖的道：“小人去说。”李俊、张顺拿了黄文炳过自己的小船上，放那官船去了。

两个好汉掉了两只快船，径奔穆弘庄上，早摇到岸边，望见一行头领，都在岸上等候，搬运箱笼上岸，见说拿得黄文炳，宋江不胜之喜。众好汉一齐心中大喜，说：“正要此人见面。”李俊、张顺早把黄文炳带上岸来，众人看了，监押着离了江岸，到穆太公庄上来。朱贵、宋万接着众人，入到庄里草厅上坐下。

宋江把黄文炳剥了湿衣服，绑在柳树上，请众头领团团坐定。宋江叫取一壶酒来，与众人把盏。上自晁盖，下至白胜，共是三十位好汉，都把遍了。宋江大骂黄文炳：“你这厮！我与你往日无冤，近日无仇，你如何只要害我，三回五次教唆蔡九知府杀我两个？你既读圣贤之书，如何要做这等毒害的事？我又不与你有杀父之仇，你如何定要谋我？你哥黄文烨与你这厮一母所生，他怎恁般修善？久闻你那城中都称他做黄佛子，我昨夜分毫不曾侵犯他。你这厮在乡中只是害人，交结权势，浸润官长，欺压良善。我知道无为军人民都叫你做黄蜂刺，我今日且替你拔了这个刺！”黄文炳告道：“小人已知过失，只求早死。”晁盖喝道：“你那贼驴，怕你不死！你这厮早知今日，悔不当初！”宋江便问道：“那个兄弟替我下手？”只见

黑旋风李逵跳起身来说道：“我与哥哥动手割这厮！我看他肥胖了，倒好烧吃。”晁盖道：“说得是！教取把尖刀来，就讨盆炭火来，细细地割这厮烧来下酒，与我贤弟消这怨气！”李逵拿起尖刀，看着黄文炳笑道：“你这厮在蔡九知府后堂，且会说黄道黑，拨置害人，无中生有撵掇他！今日你要快死，老爷却要你慢死！”便把尖刀先从腿上割起，拣好的就当面炭火上炙来下酒。割一块，炙一块，无片时，割了黄文炳。李逵方才把刀割开胸膛，取出心肝，把来与众头领做醒酒汤，众多好汉看割了黄文炳，都来草堂上与宋江贺喜，有诗为证：

文炳趋炎巧计乖，却将忠义苦挤排。

奸谋未遂身先死，难免剜心炙肉灾。

只见宋江先跪在地下，众头领慌忙都跪下，齐道：“哥哥有甚事，但说不妨，兄弟们敢不听！”宋江便道：“小可不才，自小学吏。初世为人，便要结识天下好汉。奈缘力薄才疏，不能接待，以遂平生之愿。自从刺配江州，多感晁头领并众豪杰苦苦相留，宋江因见父亲严训，不曾肯住。正是天赐机会，于路直至浔阳江上，又遭际许多豪杰。不想小可不才，一时间酒后狂言，险累了戴院长性命。感谢众位豪杰，不避凶险，来虎穴龙潭，力救残生。又蒙协助，报了冤仇。如此犯下大罪，闹了两座州城，必然申奏去了。今日不由宋江不上梁山泊投托哥哥去，未知众位意下若何？如是相从者，只今收拾便行。如不愿去的，一听尊命。只恐事发，反遭负累，烦可寻思。”说言未绝，李逵跳将起来，便叫道：“都去，都去！但有不去的，吃我一鸟斧，砍做两截便罢！”宋江道：“你这般粗卤说话！全在各人弟兄们心肯意肯，方可同去。”众人议论道：“如今杀死了许多官军人马，闹了两处州郡，他如何不申奏朝廷？必

然起军马来擒获。今若不随哥哥去，同死同生，却投那里去？”

宋江大喜，谢了众人。当日先叫朱贵和宋万前回山寨里去报知，次后分作五起进程：头一起，便是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；第二起，便是刘唐、杜迁、石勇、薛永、侯健；第三起，便是李俊、李立、吕方、郭盛、童威、童猛；第四起，便是黄信、张顺、张横、阮家三弟兄；第五起，便是燕顺、王矮虎、穆弘、穆春、郑天寿、白胜。五起二十八个头领，带了一千人等，将这所得黄文炳家财各各分开，装载上车子。穆弘带了太公并家小人等，将应有家财金宝装载车上。庄客数内有不愿去的，都赍发他些银两，自投别主去佣工；有愿去的，一同便往。前四起陆续去了。已自行动。穆弘收拾庄内已了。放下十数个火把，烧了庄院，撇下了田地，自投梁山泊来。

且不说五起人马登程，节次进发，只隔二十里而行。先说第一起晁盖、宋江、花荣、戴宗、李逵五骑马，带着车仗人伴，在路行了三日，前面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做黄门山。宋江在马上与晁盖说道：“这座山生得形势怪恶，莫不有大伙在内？可着人催趲后面人马上来，一同过去。”说犹未了，只见前面山嘴上锣鸣鼓响。宋江道：“我说么！且不要走动，等后面人马到来，好和他厮杀。”花荣便拈弓搭箭在手，晁盖、戴宗各执朴刀，李逵拿着双斧，拥护着宋江，一齐趲马向前。只见山坡边闪出三五百个小喽罗，当先簇拥出四筹好汉，各挺军器在手，高声喝道：“你等大闹了江州，劫掠了无为军，杀害了许多官军百姓，待回梁山泊去，我四个等你多时！会事的只留下宋江，都饶了你们性命！”宋江听得，便挺身出去，跪在地下，说道：“小可宋江被人陷害，冤屈无伸，今得四方豪杰救了性命。小可不知在何处触犯了四位英雄？万望高抬贵手，饶恕残生！”那四筹好汉见了宋江跪在前面，都慌忙滚鞍下马，撇了

军器，飞奔前来，拜倒在地下，说道：“俺弟兄四个只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大名，想杀也不能够见面！俺听知哥哥在江州为事吃官司，我弟兄商议定了，正要来劫牢，只是不得个实信。前日使小喽罗直到江州来打听，回来说道：‘已有多少好汉闹了江州，劫了法场，救出往揭阳镇去了。后又烧了无为军，劫掠黄通判家。’料想哥哥必从这里来，节次使人路中来探望。犹恐未真，故反作此一番诘问。冲撞哥哥，万勿见罪。今日幸见仁兄，小寨里略备薄酒粗食，权当接风。请众好汉同到敝寨盘桓片时。”

宋江大喜，扶起四位好汉，逐一请问大名。为头的那人姓欧，名鹏，祖贯是黄州人氏。守把大江军户，因恶了本官，逃走在江湖上。绿林中熬出这个名字，唤做摩云金翅。第二个好汉姓蒋，名敬，祖贯是湖南潭州人氏。原是落科举子出身，科举不第，弃文就武，颇有谋略，精通书算，积万累千，纤毫不差，亦能刺枪使棒，布阵排兵，因此人都唤他做神算子。第三个好汉姓马，名麟，祖贯是南京建康人氏。原是小番子闲汉出身，吹得双铁笛，使得好大滚刀，百十人近他不得，因此人都唤他做铁笛仙。第四个好汉姓陶，名宗旺，祖贯是光州人氏。庄家田户出身，惯使一把铁锹，有的是气力，亦能使枪抡刀，因此人都唤做九尾龟。怎见得四个好汉英雄，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力壮身强无赛，行时捷似飞腾，摩云金翅是欧鹏，首位黄山排定。幼恨毛锥失利，长从韬略搜精，如神算法善行兵，文武全才蒋敬。铁笛一声山裂，铜刀两口神惊，马麟形貌更狰狞，厮杀场中超乘。宗旺力如猛虎，铁锹到处无情，神龟九尾喻多能，都是英雄头领。

这四筹好汉接住宋江，小喽罗早捧过果盒，一大壶酒，两大盘肉，托过来把盏。先递晁盖、宋江，次递花荣、戴宗、李

逵，与众人都相见了，一面递酒。没两个时辰，第二起头领又到了，一个个尽都相见。把盏已遍，邀请众位上山。两起十位头领先来到黄门山寨内，那四筹好汉便叫椎牛宰马管待。却教小喽罗陆续下山，接请后面那三起十八位头领上山来筵宴。未及半日，三起好汉已都来到了，尽在聚义厅上筵席相会。宋江饮酒中间，在席上开话道：“今次宋江投奔了哥哥晁天王，上梁山泊去，一同聚义，未知四位好汉肯弃了此处，同往梁山泊大寨相聚否？”四个好汉齐答道：“若蒙二位义士不弃贫贱，情愿执鞭坠镫。”宋江、晁盖大喜，便说道：“即是四位肯从大义，便请收拾起程。”众多头领俱各欢喜。在山寨住了一日，过了一夜。次日，宋江、晁盖仍旧做头一起，下山进发先去；次后依例而行，只隔着二十里远近，四筹好汉收拾起财帛金银等项，带领了小喽罗三五百人，便烧毁了寨栅，随作第六起登程。宋江又合得这四个好汉，心中甚喜，于路在马上对晁盖说道：“小弟来江湖上走了这几遭，虽是受了些惊恐，却也结识得这许多好汉。今日同哥哥上山去，这回只得死心塌地，与哥哥同死同生。”一路上说着闲话，不觉早来到朱贵酒店里了。

且说四个守山寨的头领吴用、公孙胜、林冲、秦明和两个新来的萧让、金大坚，已得朱贵、宋万先回报知，每日差小头目棹船出来酒店里迎接，一起起都到金沙滩上岸。擂鼓吹笛，众好汉们都乘马轿，迎上寨来。到得关下，军师吴学究等六人把了接风酒，都到聚义厅上，焚起一炉好香。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，坐第一把交椅。宋江那里肯，便道：“哥哥差矣！感蒙众位不避刀斧，救拔宋江性命，哥哥原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却让不才？”若要坚执如此相让，宋江情愿就死！”晁盖道：“贤弟如何这般说！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，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，如何有今日之众？你正是山寨之恩主。你不

坐，谁坐？”宋江道：“仁兄，论年龄，兄长也大十岁，宋江若是坐了，岂不自羞？”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，宋江坐了第二位，吴学究坐了第三位，公孙胜坐了第四位。宋江道：“休分功劳高下，梁山泊一行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，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，待日后出力多寡，那时另行定夺。”众人齐道：“哥哥言之极当。”左边一带，是林冲、刘唐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杜迁、宋万、朱贵、白胜；右边一带，论年甲次序，互相推让，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戴宗、李逵、李俊、穆弘、张横、张顺、燕顺、吕方、郭盛、萧让、王矮虎、薛永、金大坚、穆春、李立、欧鹏、蒋敬、童威、童猛、马麟、石勇、侯健、郑天寿、陶宗旺，共是四十位头领坐下。大吹大擂，且吃庆喜筵席。

宋江说起江州蔡九知府捏造谣言一事，说与众人：“叵耐黄文炳那厮，事又不干他己，却在知府面前胡言乱道，解说道：‘耗国因家木’，耗散国家钱粮的人，必是家头着个‘木’字，不是个‘宋’字？‘刀兵点水工’，兴动刀兵之人，必是三点水着个‘工’字，不是个‘江’字？这个正应宋江身上。那后两句道：‘纵横三十六，播乱在山东。’合主宋江造反在山东，以此拿了小可。不期戴院长又传了假书，以此黄文炳那厮窜掇知府，只要先斩后奏。若非众好汉救了，焉得到此！”李逵跳将起来道：“好！哥哥正应着天上的言语！虽然吃了他些苦，黄文炳那贼也吃我割得快活。放着我们有许多军马，便造反怕怎地？晁盖哥哥便做了大皇帝，宋江哥哥便做了小皇帝，吴先生做个丞相，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，我们都做个将军，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，在那里快活，却不好？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？”戴宗连忙喝道：“铁牛，你这厮胡说！你今日既到这里，不可使你那在江州性儿，须要听两位头领哥哥的言语号令，亦不许

你胡言乱语，多嘴多舌。再如此多言插口，先割了你这颗头来为令，以警后人！”李逵道：“阿哎！若割了我这颗头，几时再长的一个出来？我只吃酒便了。”众多好汉都笑。宋江又提起拒敌官军一事，说道：“那时小可初闻这个消息，好不惊恐，不期今日轮到宋江身上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当初若依了弟兄之言，只住山上快活，不到江州，不省了多少事？这都是天数注定如此。”宋江道：“黄安那厮，如今在那里？”晁盖道：“那厮住不够两三个月，便病死了。”宋江嗟叹不已。当日饮酒，各各尽欢。晁盖先叫安顿穆太公一家老小，叫取过黄文炳的家财，赏劳了众多出力的小喽罗。取出原将来的信笼，交还戴院长收用。戴宗那里肯要，定教收放库内，公支使用。晁盖叫众多小喽罗参拜了新头领李俊等，都参见了。连日山寨里杀牛宰马，作庆贺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晁盖教向山前山后各拨定房屋居住，山寨里再起造房舍，修理城垣。至第三日，酒席上宋江起身对众头领说道：“宋江还有一件大事，正要禀众弟兄：小可今欲下山走一遭，乞假数日，未知众位肯否？”晁盖便问道：“贤弟今欲要往何处，干甚么大事？”

宋江不慌不忙，说出这个去处。有分教：枪刀林里，再逃一遍残生；山岭边旁，传授千年勋业。正是：只因玄女书三卷，留得清风史数篇。毕竟宋公明要往何处去走一遭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二回 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

话说当下宋江在筵上对众好汉道：“小可宋江自蒙救护上山，到此连日饮宴，甚是快乐。不知老父在家，正是如何。即目江州申奏京师，必然行移济州，着落郟城县追捉家属，比捕正犯，恐老父存亡不保。宋江想念，欲往家中搬取老父上山，以绝挂念。不知众弟兄还肯容否？”晁盖道：“贤弟，这件是人伦中大事，不成我和你受用快乐，倒教家中老父吃苦！如何不依贤弟？只是众兄弟们连日辛苦，寨中人马未定，再停两日，点起山寨人马，一径去取了来。”宋江道：“仁兄，再过几日不妨，只恐江州行文到济州追捉家属，以此事不宜迟。今也不须点多人去，只宋江潜地自去，和兄弟宋清搬取老父连夜上山来。那时乡中神不知，鬼不觉。若还多带了人伴去，必然惊吓乡里，反招不便。”晁盖道：“贤弟路中倘有疏失，无人可救。”宋江道：“若为父亲，死而不怨。”当日苦留不住，宋江坚执要行，便取个毡笠带了，提条短棒，腰带利刃，便下山去。众头领送过金沙滩自回。

且说宋江过了渡，到朱贵酒店里上岸，出大路投郟城县来。路上少不得饥餐渴饮，夜住晓行。一日奔宋家村晚了，到不得，且投客店歇了。次日，趲行到宋家村时却早，且在林子里伏了，等待到晚，却投庄上来敲后门。庄里听得，只见宋清出来开门。

见了哥哥，吃那一惊。慌忙道：“哥哥，你回家来怎地？”宋江道：“我特来家取父亲和你。”宋清道：“哥哥，你在江州做了的事，如今这里都知道了。本县差下这两个赵都头，每日来勾取，管定了我们不得转动。只等江州文书到来，便要捉我们父子二人，下在牢里监禁，听候拿你。日里夜间，一二百士兵巡绰。你不宜迟，快去梁山泊请下众头领来，救父亲并兄弟。”

宋江听了，惊得一身冷汗。不敢进门，转身便走，奔梁山泊路上来。是夜月色朦胧，路不分明，宋江只顾拣僻静小路去处走。约莫也走了一个更次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发喊起来，宋江回头听时，只隔一二里路，看见一簇火把照亮。只听得叫道：“宋江休走！”宋江一头走，一面肚里寻思：“不听晁盖之言，果有今日之祸。皇天可怜，垂救宋江则个。”远远望见一个去处，只顾走。少间风扫薄云，现出那轮明月。宋江方才认得仔细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看了那个去处，有名唤做还道村。原来团团都是高山峻岭，山下一遭涧水，中间单单只一条路。人来这村，左来右去走，只是这条路，更没第二条路。宋江认的这个村口，欲待回身，却被背后赶来的人已把住了路口，火把照耀如同白日；宋江只得奔入村里来，寻路躲避。抹过一座林子，早看见一所古庙。但见：

墙垣颓损，殿宇倾斜。两廊画壁长苍苔，满地花
砖生碧草。门前小鬼，折臂膊不显狰狞；殿上判官，
无幞头不成礼数。供床上蜘蛛结网，香炉内蝼蚁营巢。
狐狸常睡纸炉中，蝙蝠不离神帐里。

宋江只得推开庙门，乘着月光，入进庙里来，寻个躲避处。

前殿后殿，相了一回，安不得身，心里越慌，只听得外面有人道：“多管只走在这庙里！”宋江听得时，是赵能声音。急没躲处，见这殿上一所神厨，宋江揭起帐幔，望里面探身便钻入神厨里。安了短棒，做一堆儿伏在厨内。气也不敢喘。只听的外面拿着火把，照将入来。宋江在神厨里偷眼看时，赵能、赵得引着四五十人，拿着火把，各到处照，看看照上殿来。宋江道：“我今番走了死路，望阴灵庇护则个，神明庇佑。”一个个都走过了，没人看着神厨里。宋江道：“却不是天幸！”只见赵得将火把来神厨内照一照，宋江道：“我这番端的受缚！”赵得一只手将朴刀杆挑起神帐，上下把火只一照，火烟冲将起来，冲下一片黑尘来，正落在赵得眼里，眯了眼。便将火把丢在地下，一脚踏灭了。走出殿门外来，对士兵们道：“这厮不在庙里。别又无路，却走向那里去了？”众士兵道：“多应这厮走入村中树林里去了。这里不怕他走脱。这个村唤做还道村，只有这条路出入，里面虽有高山林木，却无路上的去。都头只把住村口，他便会插翅飞上天去，也走不脱了，待天明，村里去细细搜捉。”赵得道：“也是。”引了士兵下殿去了。

宋江道：“却不是神明护佑！若还得了性命，必当重修庙宇，再建祠堂。阴灵保佑则个！”说犹未了，只听的有几个士兵在于庙门前叫道：“都头，在这里了。”赵能、赵得和众人一伙抢入来。宋江道：“却不又是晦气！这遭必被擒捉。”赵能到庙前问道：“在那里？”士兵道：“都头，你来看庙门上两个尘手迹，一定是却才推开庙门，闪在里面去了。”赵能道：“说得是，再仔细搜一搜看。”

这伙人再入庙里来搜看，宋江道：我命运这般蹇拙，今番必是休了！”那伙人去殿前殿后搜遍，只不曾翻过砖来，众人又搜了一回。火把看看照上殿来。赵能道：“多是只在神厨里，

却才兄弟看不仔细，我自照一照看”一个士兵拿着火把，赵能一手揭起帐幔，五七个人伸头来看。不看万事俱休，才看一看，只见神殿里卷起一阵恶风，将那火把都吹灭了。黑腾腾罩了庙宇，对面不见。赵能道：“却又作怪。平地里卷起这阵恶风来，想是神明在里面。定嗔怪我们只管来照，因此起这阵恶风显应。我们且去罢。只守住村口，待天明再来寻。”赵得道：“只是神厨里不曾看得仔细，再把枪去搠一搠。”赵能道：“也是。”两个却待向前，只听的殿后又卷起一阵怪风，吹的飞沙走石，滚将下来，摇的那殿宇吸吸地动。罩下一阵黑云，布合了上下，冷气侵人，毛发竖起。赵能情知不好，叫了赵得道：“兄弟快走，神明不乐！”众人一哄都奔下殿来，望庙门外跑走。有几个颠翻了的，也有闪肭腿的，爬得起来，奔命走出庙门。只听得庙里有人叫：“饶恕我们！”赵能再入来看时，两三个士兵跌倒在龙墀里，被树根钩住了衣服，死也挣不脱，手里丢了朴刀，扯着衣裳叫饶。宋江在神厨里听了，忍不住笑。赵能把士兵衣服解脱了，领出庙门去。有几个在前面的士兵说道：“我说这神道最灵，你们只管在里面缠障，引的小鬼发作起来。我们只去守住了村口等他，须不吃他飞了去。”赵能、赵得道：“说得是。只消村口四下里守定。”众人都望村口去了。

只说宋江在神厨里口称惭愧道：“虽不被这厮们拿了，却怎能够出村口去？”正在厨内寻思，百般无计，只听的后面廊下有人出来。宋江道：“却又是苦也！早是不钻出去。”只见两个青衣童子，径到厨边举口道：“小童奉娘娘法旨，请星主说话。”宋江那里敢做声答应。外面童子又道：“娘娘有请，星主可行。”宋江也不敢答应。外面童子又道：“宋星主休得迟疑，娘娘久等。”宋江听的莺声燕语，不是男子之音，便从

神柜底下钻将出来，看时，却是两个青衣女童侍立在床边，宋江吃了一惊，却是两个泥神，听听的外面又说道：“宋星主，娘娘有请。”宋江分开帐幔，钻将出来，只见是两个青衣螺髻女童，齐齐躬身，各打个稽首。宋江看那女童时，但见：

朱颜绿发，皓齿明眸。飘飘不染尘埃，耿耿天仙风韵。螺髻山峰堆拥，凤头鞋莲瓣轻盈。领抹深青，一色织成银缕；带飞真紫，双环结就金霞。依稀阆苑董双成，仿佛蓬莱花鸟使。

当下宋江问道：“二位仙童自何而来？”青衣道：“奉娘娘法旨，有请星主赴宫。”宋江道：“仙童差矣，我自姓宋，名江，不是甚么星主。”青衣道：“如何差了？请星主便行，娘娘久等。”宋江道：“甚么娘娘？亦不曾拜识，如何敢去？”青衣道：“星主到彼便知，不必询问。”宋江道：“娘娘在何处？”青衣道：“只在后面宫中。”

青衣前引便行，宋江随后跟下殿来。转过后殿侧首一座子墙角门，青衣道：“宋星主从此间进来。”宋江跟入角门来看时，星月满天，香风拂拂，四下里都是茂林修竹。宋江寻思道：“原来这庙后又有这个去处。早知如此，却不来这里躲避，不受那许多惊恐！”宋江行着，觉道香坞两行夹种着大松树，都是合抱不交的，中间平坦一条龟背大街。宋江看了，暗暗寻思道：“我倒不想古庙后有这般好路径。”跟着青衣，行不过一里来路，听得潺潺的涧水响。看前面时，一座青石桥，两边都是朱栏杆，岸上栽种奇花异草、苍松茂竹、翠柳夭桃，桥下翻银滚雪般的水，流从石洞里去。过的桥基看时，两行奇树，中间一座大朱红棂星门。宋江入的棂星门看时，抬头见一所宫殿。

但见：

金钉朱户，碧瓦雕檐。飞龙盘柱戏明珠，双凤帟屏鸣晓日。红泥墙壁，纷纷御柳间宫花；翠霭楼台，淡淡祥光笼瑞影。窗横龟背，香风冉冉透黄纱；帘卷虾须，皓月团团悬紫绮。若非天上神仙府，定是人间帝主家。

宋江见了，寻思道：“我生居郓城县，不曾听的有这个去处。”心中惊恐，不敢动脚。青衣催促请星主行。一引，引入门内，有个龙墀，两廊下尽是朱红亭柱，都挂着绣帘。正中一所大殿，殿上灯烛荧煌。青衣从龙墀内一步步引到月台上，听得殿上阶前又有几个青衣道：“娘娘有请星主进来。”宋江到大殿上，不觉肌肤战栗，毛发倒竖。下面都是龙凤砖附。青衣入帘内奏道：“请至宋星主在阶前。”宋江到帘前御阶之下，躬自再拜，俯伏在地，口称：“臣乃下浊庶民，不识圣上，伏望天慈，俯赐怜悯。”御帘内传旨，教请星主坐。宋江那里敢抬头。教四个青衣扶上锦墩坐，宋江只得勉强坐下。殿上喝声卷帘，数个青衣早把珠帘卷起，搭在金钩上。娘娘问道：“星主别来无恙？”宋江起身再拜道：“臣乃庶民，不敢面觑圣容。”娘娘道：“星主既然至此，不必多礼。”宋江恰才敢抬头舒眼，看见殿上金碧交辉，点着龙灯凤烛；两边都是青衣女童，持笏捧圭，执旌擎扇侍从；正中七宝九龙床上，坐着那个娘娘。宋江看时，但见：

头绾九龙飞凤髻，身穿金缕绛绡衣。蓝田玉带曳长裙，白玉圭璋擎彩袖。脸如莲萼，天然眉目映云环；唇似樱桃，自在规模端雪体。正大仙容描不就，威严

形象画难成。

那娘娘口中说道：“请星主到此，命童子献酒。”两下青衣女童，执着奇花宝瓶，捧酒过来，斟在玉杯内。一个为首的女童执玉杯递酒，来劝宋江。宋江起身，不敢推辞，接过玉杯，朝娘娘跪饮了一杯。宋江觉道这酒馨香馥郁，如醍醐灌顶，甘露洒心。又是一个青衣，捧过一盘仙枣，上劝宋江。宋江战战兢兢。怕失了体面，尖着指头，拿了一枚，就而食之，怀核在手。青衣又斟过一杯酒来劝宋江，宋江又一饮而尽。娘娘法旨：“教再劝一杯。”青衣再斟一杯酒过来劝宋江，宋江又饮了。仙女托过仙枣，又食了两枚。共饮过三杯仙酒，三枚仙枣。宋江便觉道春色微醺，又怕酒后醉失体面，再拜道：“臣不胜酒量，望乞娘娘免赐。”殿上法旨道：“既是星主不能饮酒。可止。教取那三卷天书赐与星主。”青衣去屏风背后，玉盘中托出黄罗袱子，包着三卷天书，度与宋江。宋江看时，可长五寸，阔三寸，厚三寸。不敢开看，再拜祇受，藏于袖中。娘娘法旨道：“宋星主，传汝三卷天书，汝可替天行道，为主全忠仗义，为臣辅国安民，去邪归正。他日功成果满，作为上卿。吾有四句天言，汝当记取，终身佩受，勿忘勿泄。”宋江再拜：“愿受天言，臣不敢轻泄于世人。”娘娘法旨道：“遇宿重重喜，逢高不是凶。外夷及内寇，几处见奇功。”

宋江听毕，再拜谨受。娘娘法旨道：“玉帝因为星主魔心未断，道行未完，暂罚下方，不久重登紫府，切不可分豪懈怠！若是他日罪下丰都，吾亦不能救汝。此三卷之书，可以善观熟视，只可与天机星同观，其他皆不可见。功成之后，便可焚之，勿留在世。所嘱之言，汝当记取。目今天凡相隔，难以久留，汝当速回。”便令童子急送星主回去“他日琼楼金阙，

再当重会。”宋江便谢了娘娘，跟随青衣女童下得殿庭来。出得棂星门，送至石桥边，青衣道：“恰才星主受惊，不是娘娘护佑，已被擒拿。天明时，自然脱离了此难。星主看石桥下水里二龙相戏。”宋江凭栏看时，果见二龙戏水。二青衣望下一推，宋江大叫一声，却撞在神厨内，觉来乃是南柯一梦。

宋江爬将起来看时，月影正午，料是三更时分。宋江把袖子里摸时，手里枣核三个，袖里帕子包着天书。摸将出来看时，果是三卷天书，又只觉口里酒香。宋江想道：“这一梦真乃奇异，似梦非梦。若把做梦来，如何有这天书在袖子里，口中又酒香，枣核在手里，说与我的言语都记得，不曾忘了一句？不把做梦来，我自分明在神厨里，一跤颠将入来。有甚难见处？想是此间神圣最灵，显化如此。只是不知是何神明？”揭起帐幔看时，九龙椅上坐着一个妙面娘娘，正和梦中一般。宋江寻思道：“这娘娘呼我做星主，想我前生非等闲人也。这三卷天书，必然有用。分付我的四句天言，不曾忘了。青衣女童道：‘天明时自然脱离此村之厄。’如今天色渐明，我却出去。”便探手去厨里摸了短棒，把衣服拂试了，一步步走下殿来。便从左廊下转出庙前，仰面看时，旧牌额上刻着四个金字道：“玄女之庙”。宋江以手加额称谢道：“惭愧，原来是九天玄女娘娘传受与我三卷天书，又救了我的性命。如若能够再见天日之面，必当来此重修庙宇，再建殿庭。伏望圣慈，俯垂护佑！”称谢已毕，只得望着村口悄悄出来。

离庙未远，只听得前面远远地喊声连天。宋江寻思道：“又不济了！”立住了脚，“且未可出去。我若到他面前，定吃他拿了。不如且在这里路旁树背后躲一躲。”却才闪得入树背后去，只见数个士兵急急走得喘做一堆，把刀枪拄着，一步步颠将入来，口里声声都只叫道：“神圣救命则个！”宋江在树

背后看了，寻思道：“却又作怪！他们把着村口，等我出来拿我，却又怎地抢入来？”再看时，赵能也抢入来，口里叫道：“我们都是死也！”宋江道：“那厮如何恁地慌，却见背后一条大汉追将入来。那大汉上半截不着一丝，露出鬼怪般肉，手里拿着两把夹钢板斧，口里喝道：“含鸟休走！”远观不睹，近看分明，正是黑旋风李逵。宋江想道：“莫非是梦里么？”不敢走出去。赵能正走到庙前，被松树根只一绊，一跤颠在地下。李逵赶上，就势一脚踏住脊背，手起大斧，却待要砍，背后又是两筹好汉赶上来，把毡笠儿掀在脊梁上，各挺一条朴刀，上首的是欧鹏，下首的是陶宗旺。李逵见他两个赶来，恐怕争功，坏了义气，就手把赵能一斧，砍做两半，连胸脯都砍开了；跳将起来。把土兵赶杀，四散走了。宋江兀自不敢便走出来。背后只见又赶上三等好汉，也杀将来。前面赤发鬼刘唐，第二石将军石勇，第三催命判官李立。这六筹好汉说道：“这厮们都杀散了，只寻不见哥哥，却怎生是好？”石勇叫道：“兀那松树背后一个人立在那里！”宋江方才敢挺身出来，说道：“感谢众兄弟们又来救我性命，将何以报大恩？”六筹好汉见了宋江，大喜道：“哥哥有了！快去报与晁头领得知。”石勇、李立分头去了。

宋江问刘唐道：“你们如何得知，来这里救我？”刘唐答道：“哥哥前脚下得山来，晁头领与吴军师放心不下，便叫戴院长随即下来探听哥哥下落。晁头领又自己放心不下，再着我等众人前来接应，只恐哥哥有些疏失。半路里撞见戴宗道：‘两个贼驴追赶捕捉哥哥。’晁头领大怒，分付戴宗去山寨，只教留下吴军师、公孙胜、阮家三兄弟、吕方、郭盛、朱贵、白胜看守寨栅，其余兄弟，都叫来此间寻觅哥哥。听得人说道：‘赶宋江入还道村去了。’村口守把的这厮们，尽数杀了，不

留一个，只有这几个奔进村里来。随即李大哥追来，我等都赶入来，不想哥哥在这里。”说犹未了，石勇引将晁盖、花荣、秦明、黄信、薛永、蒋敬、马麟到来，李立引将李俊、穆弘、张横、张顺、穆春、侯健、萧让、金大坚一行，众多好汉都相见了。宋江作谢众位头领。晁盖道：“我叫贤弟不须亲自下山，不听愚兄之言，险些儿又做出来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兄弟，只为父亲这一事悬肠挂肚，坐卧不安，不由宋江不来取。”晁盖道：“好教贤弟欢喜，令尊并令弟家眷，我先叫戴宗引杜迁、宋万、王矮虎、郑天寿、童威、童猛送去，已到山寨中了。”宋江听罢大喜，拜谢晁盖道：“得仁兄如此施恩，宋江死亦无怨！”

晁盖、宋江俱各欢喜，与众头领各各上马，离了还道村口。宋江在马上以手加额，望空顶礼，称谢神明庇佑之功，容日专当拜还心愿。有古风一篇，单道宋江忠义得天之助：

昏朝气运将颠覆，四海英雄起微族。
流光垂象在山东，天罡上应三十六。
瑞气盘旋绕郟城，此乡生降宋公明，
幼年涉猎诸经史，长来为吏惜人情。
仁义礼智信皆备，兼受九天玄女经。
豪杰交游满天下，逢凶化吉天生成。
他年直上梁山泊，替天行道动天兵。

且说一行人马离了还道村，径回梁山泊来。吴学究领了守山头领，直到金沙滩，都来迎接着。到大寨聚义厅上，众好汉都相见了。宋江急问道：“老父何在？”晁盖便叫请宋太公出来。不多时，铁扇子宋清策着一乘山轿，抬着宋太公到来，

众人扶策下轿上厅来。宋江见了，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。宋江再拜道：“老父惊恐，宋江做了不孝之子，负累了父亲吃惊受怕。”宋太公道：“叵耐赵能那厮弟兄两个，每日拨人来守定了我们，只待江州公文到来，便要提取我父子二人，解送官司。听得你在庄后敲门，此时已有八九个士兵在前面草厅上，续后不见了，不知怎地赶出去了。到三更时候，又有二百余人把庄门开了，将我搭扶上轿抬了，教你兄弟四郎收拾了箱笼，放火烧了庄院。那时不由我问个缘由，径来到这里。”宋江道：“今日父子团圆相见，皆赖众兄弟之力也。”叫兄弟宋清拜谢了众头领。晁盖众人都来参拜宋太公已毕。一面杀牛宰马，且做庆喜筵席，作贺宋公明父子团圆，当日尽醉方散，次日又排筵席贺喜，大小头领尽皆欢喜。

第三日，晁盖又体己备个筵席，庆贺宋江父子完聚。忽然感动公孙胜一个念头，思忆老母在蓟州，离家日久，未知如何。众人饮酒之时，只见公孙胜起身对众头领说道：“感蒙众位豪杰相带贫道许多时，恩同骨肉。只是小道自从跟着晁头领到山，逐日宴乐，一向不曾还乡看视老母。亦恐我真人本师悬望，欲待回乡省视一遭。暂别众头领，三五个月再回来相见，以满小道之愿，免致老母挂念悬望。”晁盖道：“向日已闻先生所言，令堂在北方无人侍奉，今既如此说时，难以阻当，只是不忍分别。虽然要行，再待来日相送。”公孙胜谢了，当日尽醉方散，各自归房安歇。次日早，就关下排了筵席，与公孙胜饯行。

且说公孙胜依旧做云游道士打扮了，腰裹腰包、肚包，背上雌雄宝剑，肩胛上挂着棕笠，手中拿把鳖壳扇，便下山来。众头领接住，就关下筵席，各各把盏送别。饯行已遍，晁盖道：“一清先生，此去难留，却不可失信。本是不容先生去，只是老尊堂在上，不敢阻当。百日之外，专望鹤驾降临，切不可爽

约。”公孙胜道：“重蒙列位头领看待许久，小道岂敢失信！回家参过本师真人，安顿了老母，便回山寨。”宋江道：“先生何不将带几个人去，一发就搬取老尊堂上山，早晚也得侍奉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老母平生只爱清幽，吃不得惊唬，因此不敢取来。家中自有田产山庄，老母自能料理。小道只去省视一遭便来，再得聚义。”宋江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专听尊命。只望早早降临为幸？”晁盖取出一盘黄白之资相送，公孙胜道：“不消许多，但只够盘缠足矣。”晁盖定教收了一半，打拴在腰包里，打个稽首，别了众人，过金沙滩便行，望蓟州去了。

众头领席散，却侍上山，只见黑旋风李逵就关下放声大哭起来。宋江连忙问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何烦恼？”李逵哭道：“干鸟气么！这个也去取爷，那个也去望娘，偏铁牛是土掘坑里钻出来的！”晁盖便问道：“你如今待要怎地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只有一个老娘在家里。我的哥哥又在别人家做长工，如何养得我娘快乐？我要去取他来这里快乐几时也好。”晁盖道：“兄弟说的是。我差几个人同你去，取了上山来，也是十分好事。”宋江便道：“使不得，李家兄弟生性不好，回乡去必然有失。若是教人和他去，亦是不好。况且他性如烈火，到路上必有冲撞。他又在江州杀了许多人，那个不认得他是黑旋风？这几时，官司如何不行移文书到那里了？必然原籍追捕。你又形貌凶恶，倘有疏失，路程遥远，如何得知？你且过几时，打听得平静了，去取未迟。”李逵焦躁，叫道：“哥哥，你也是个不平心的人！你的爷便要取上山来快活，我的娘由他在村里受苦。兀的不是气破了铁牛的肚子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不要焦躁，既是要去取娘，只依我三件事，便放你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且说那三件事？”

宋江点两个指头，说出这三件事来。有分教：李逵施为撼

地摇天手，来斗巴山跳涧虫。毕竟宋江对李逵说出那三件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三回

假李逵剪径劫单人 黑旋风沂岭杀四虎

话说李逵道：“哥哥，你且说那三件事？”宋江道：“要去沂州沂水县搬取母亲，第一件，径回，不可吃酒。第二件，因你性急，谁肯和你同去？你只自悄悄地取了娘便来。第三件，你使的那两把板斧，休要带去。路上小心在意，早去早回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三件事有甚么依不得！哥哥放心，我只今日便行，我也不住了。”当下李逵拽扎得爽利，只跨一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带了一锭大银，三五个小银子，吃了几杯酒，唱个大喏，别了众人，便下山来，过金沙滩去了。

晁盖、宋江与众头领送行已罢，回到大寨里聚义厅上坐定。宋江放心不下，对众人说道：“李逵这个兄弟，此去必然有失。不知众兄弟们，谁是他乡中人。”可与他那里探听个消息。”杜迁便道：“只有朱贵原是沂州沂水县人，与他是乡里。”宋江听罢，说道：“我却忘了。前日在白龙庙聚会时，李逵已自认得朱贵是同乡人。”宋江便着人去请朱贵。小喽罗飞报下山来，直至店里，请的朱贵到来。宋江道：“今有李逵兄弟前往家乡搬取老母。因他酒性不好，为此不肯差人与他同去。诚恐路上有失，我们难得知道。今知贤弟是他乡中人，你可去他那里探听走一遭。”朱贵答道：“小弟是沂州沂水县人，现在一个兄弟唤做朱富，在本县西门外开着个酒店。这李逵他是本县

百丈村董店东住，有个哥哥，唤做李达，专与人家做长工。这李逵自小凶顽，因打死了人，逃走在江湖上，一向不曾回归。如今着小弟去那里探听也不妨，只怕店里无人看管。小弟也多时不曾还乡，亦就要回家探望兄弟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这个看店，不必你忧心，我自教侯健、石勇替你暂管几时。”朱贵领了这言语，相辞了众头领下山来。便走到店里，收拾包裹，交割铺面与石勇、侯健，自奔沂州去了。这里宋江与晁盖在寨中，每日筵席，饮酒快乐，与吴学究看习天书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逵独自一个离了梁山泊，取路来到沂水县界。于路，李逵端的不吃酒，因此不惹事，无有话说。行至沂水县西门外，见一族人围着榜看，李逵也立在人丛中，听得读道：“榜上第一名正贼宋江，系郓城县人；第二名从贼戴宗，系江州两院押狱；第三名从贼李逵，系沂州沂水县人。”李逵在背后听了，正待指手画脚，没做奈何处，只见一个人抢向前来。拦腰抱住，叫道：“张大哥，你在这里做甚么？”李逵扭过身看时，认得是旱地忽律朱贵。李逵问道：“你如何也来这里？”朱贵道：“你且跟我来说话。”

两个一同来西门外近村一个酒店内，直入到后面一间静房中坐了。朱贵指着李逵道：“你好大胆！那榜上明明写着赏一万贯钱捉宋江，五千钱捉戴宗，三千钱捉李逵，你却如何立在那里看榜？倘或被眼疾手快的拿了送官，如之奈何？宋公明哥哥只怕你惹事，不肯教人和你同来，又怕你到这里做出怪来，续后特使我赶来探听你的消息。我迟下山来一日，又先到你一日，你如何今日才到这里？”李逵道：“便是哥哥分付，教我不要吃酒，以此路上走得慢了。你如何认得这个酒店里？你是这里人，家在那里住？”朱贵道：“这个酒店，便是我兄弟朱富家里，我原在此间人，因在江湖上做客，消折了本钱，就于

梁山泊落草。今次方回。”又叫兄弟朱富来与李逵相见了。朱富置酒管待李逵。李逵道：“哥哥分付，教我不要吃酒，今日我已到乡里了，便吃两碗儿，打甚么鸟紧！”朱贵不敢阻当他，由他吃。当夜直吃到四更时分，安排些饭食，李逵吃了，趁五更晓星残月，霞光明朗，便投村里去。朱贵分付道：“休从小路去，只从大朴树转弯，投东大路，一直往百丈村去，便是董店东。快取了母亲来，和你早回山寨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自从小路去，却不近？大路走，谁耐烦！”朱贵道：“小路走，多大虫，又有乘势夺包裹的剪径贼人。”李逵应道：“我却怕甚鸟！”戴上毡笠儿，提了朴刀，跨了腰刀，别了朱贵、朱富，便出门投百丈村来。约行了数十里，天色渐渐微明，去那露草之中，赶出一只白兔儿来，望前路去了。李逵赶了一直，笑道：“那畜生倒引了我一路程！”有诗为证：

山径崎岖静复深，西风黄叶满疏林。
偶因逐兔过前界，不记仓忙行路心。

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有五十来株大树丛杂，时值新秋，叶儿正红。李逵来到树林边厢，只见转过一条大汉，喝道：“是会的留下买路钱，免得夺了包裹！”李逵看那人时，戴一顶红绢抓哎儿头巾，穿一领粗布衲袄，手里拿着两把板斧，把黑墨搽在脸上。李逵见了，大喝一声：“你这厮是甚么鸟人？敢在这里剪径！”那汉道：“若问我名字，吓碎你心胆！老爷叫做黑旋风！你留下买路钱并包裹，便饶了你性命，容你过去。”李逵大笑道：“没你娘鸟兴！你这厮是甚么人？那里来的？也学老爷名目，在这里胡行！”李逵挺起手中朴刀来奔那汉，那汉那里抵当得住，却待要走，早被李逵腿股上一朴刀，搠翻在

地。一脚踏住胸脯，喝道：“认得老爷么？”那汉在地下叫道：“爷爷，饶恕孩儿性命！”李逵道：“我正是江湖上的好汉黑旋风李逵便是！你这厮辱没老爷名字！”那汉道：“小人虽然姓李，不是真的黑旋风，为是爷爷江湖上有名目，提起好汉大名，神鬼也怕，因此小人盗学爷爷名目，胡乱在此剪径。但有孤单客人经过，听得说了黑旋风三字，便撇了行李，逃奔了去，以此得这些利息，实不敢害人，小人自己的贱名叫做李鬼，只在这前村住。”李逵道：“叵耐这厮无礼，却在这里夺人的包裹行李，坏我的名目，学我使两把板斧，且教他先吃我一斧。”劈手夺过一把斧来便砍。李鬼慌忙叫道：“爷爷杀我一个，便是杀我两个！”李逵听得，住了手问道：“怎的杀你一个，便是杀你两个？”李鬼道：“小人本不敢剪径，家中因有个九十岁的老母，无人养赡，因此小人单题爷爷大名唬吓人，夺些单身的包裹，养赡老母。其实并不曾敢害了一个人。如今爷爷杀了小人，家中老母必是饿杀。”李逵虽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君，听的说了这话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我特地归家来取娘，却倒杀了一个养娘的人，天地也不佑我。罢，罢！我饶了你这厮性命。”放将起来，李鬼手提着斧，纳头便拜。李逵道：“只我便是真黑旋风，你从今以后，休要坏了俺的名目。”李鬼道：“小人今番得了性命，自回家改业，再不敢倚着爷爷名目，在这里剪径。”李逵道：“你有孝顺之心，我与你十两银子做本钱，便去改业。”李逵便取出一锭银子把与李鬼，拜谢去了。李逵自笑道：“这厮却撞在我手里。既然他是个孝顺的人，必去改业，我若杀了他，也不合天理。我也自去休。”拿了朴刀，一步步投山僻小路而来。诗曰：

李逵迎母却逢伤，李鬼何曾为养娘。

可见世间忠孝处，事情言语贵参详。

走到已牌时分，看看肚里又饥又渴，四下里都是山径小路，不见有一个酒店饭店。

正走之间，只见远远在山凹里露出两间草屋。李逵见了，奔到那人家里来，只见后面走出一个妇人来，髻髻边插一簇野花，搽一脸胭脂铅粉。李逵放下朴刀道：“嫂子，我是过路客人，肚中饥饿，寻不着酒食店，我与你一贯足钱，央你回些酒饭吃。”那妇人见了李逵这般模样，不敢说没，只得答道：“酒便没买处，饭便做些与客人吃了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也罢，只多做些个，正肚中饥出鸟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做一升米不少么？”李逵道：“做三升米饭来吃。”那妇人向厨中烧起火来，便去溪边淘了米，将来做饭，李逵却转过屋后山边来净手。只见一个汉子偻手偻脚从山后归来。李逵转过屋后听时，那妇人正要上山讨菜，开后门见了，便问道：“大哥，那里闪了腿？”那汉子应道：“大嫂，我险些儿和你不断见了，你道我晦鸟气么？指望出去等个单身的过，整整等了半个月，不曾发市。甫能今日抹着一个，你道是谁？原来正是那真黑旋风。却恨撞着那驴鸟，我如何敌得他过？倒吃他一朴刀，搠翻在地，定要杀我，吃我假意叫道：‘你杀我一个，却害了我两个。’他便问我缘故，我便告道：‘家中有个九十岁的老娘，无人养赡，定是饿死。’那驴鸟真个信我，饶了我性命，又与我一个银子做本钱，教我改了业养娘。我恐怕他省悟了赶将来，且离了那林子里僻静处睡了一回，从后山走回家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休要高声。却才一个黑大汉来家中，教我做饭，莫不正是他？如今在门前坐地，你去张一张看。若是他时，你去寻些麻药来，放在菜内，教那厮吃了，麻翻在地。我和你却对付了他，谋得他些金银，搬往县里住，去做些买卖，却不强似在这里剪径！”

李逵已听得了，便道：“叵耐这厮，我倒与了他一个银子，又饶了性命，他倒又要害我。这个正是情理难容！”一转趔到后门边。这李鬼恰待出门，被李逵劈馥揪住，那妇人慌忙自望前门走了。李逵捉住李鬼，按翻在地，身边掣出腰刀，早割下头来。拿着刀，却奔前门寻那妇人时，正不知走那里去了。再入屋内来，去房中搜看，只见有两个竹笼，盛些旧衣裳，底下搜得些碎银两并几件钗环，李逵都拿了。又去李鬼身边搜了那锭小银子，都打缚在包裹里。却去锅里看时，三升米饭早熟了，只没菜蔬下饭。李逵盛饭来吃了一回，看看自笑道：“好痴汉！放着好肉在面前，却不会吃！”拔出腰刀，便去李鬼腿上割下两块肉来，把些水洗净了，灶里抓些炭火来便烧。一面烧，一面吃，吃得饱了，把李鬼的尸首拖放屋下，放了把火，提了朴刀，自投山路里去了。

比及赶到董店东时，日已平西。径奔到家中，推开门，入进里面，只听得娘在床上问道：“是谁人来？”李逵看时，见娘双眼都盲了，坐在床上念佛。李逵道：“娘，铁牛来家了。”娘道：“我儿，你去许多时，这几年正在那里安身？你的大哥只是在人家做长工，止搏得些饭食吃，养娘全不济事，我时常思量你，眼泪流干，因此瞎了双目。你一向正是如何？”李逵寻思道：“我若说在梁山泊落草，娘定不肯去，我只假说便了。”李逵应道：“铁牛如今做了官，上路特来取娘。”娘道：“恁地却好也！只是你怎生和我去得？”李逵道：“铁牛背娘到前路，却觅一辆小车儿载去。”娘道：“你等大哥来，却商议。”李逵道：“等做甚么？我自和你去便了。”恰待要行，只见李逵提了一罐子饭来。

入得门，李逵见了，便拜道：“哥哥，多年不见。”李逵骂道：“你这厮归来则甚？又来负累人！”娘便道：“铁牛如

今做了官，特地家来取我。”李达道：“娘呀！休信他放屁。当初他打杀了人，教我披枷带锁，受了万千的苦。如今又听得他和梁山泊贼人通同，劫了法场，闹了江州，现在梁山泊做了强盗。前日江州行移公文到来，着落原籍追捕正身，却要捉我到官比捕。又得财主替我官司分理，说他兄弟已自十来年不知去向，亦不曾回家，莫不是同名同姓的人冒供乡贯？又替我上下使钱，因此不吃官司杖限追要。现今出榜赏三千钱捉他。你这厮不死，却走家来胡说乱道！”李逵道：“哥哥不要焦躁，一发和你同上山去快活，多少是好。”李达大怒，本待要打李逵，却又敌他不过，把饭罐撇在地下，一直去了。李逵道：“他这一去，必然报人来捉我，却是脱不得身，不如及早走罢。我大哥从来不曾见这大银，我且留下一锭五十两的大银子，放在床上。大哥归来见了，必然不赶来。”李逵便解下腰包，取一锭大银，放在床上，叫道：“娘，我自背你去休。”娘道：“你背我那里去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休问我，只顾去快活便了。我自背你去不妨。”李逵当下背了娘，提了朴刀，出门望小路里便走。

却说李达奔来财主家报了，领着十来个庄客，飞也似赶到家里看时，不见了老娘，只见床上留下一锭大银子。李达见了这锭大银，心中忖道：“铁牛留下银子，背娘去那里藏了。必是梁山泊有人和他来，我若赶去，倒吃他坏了性命。想他背娘，必去山寨快活。”众人不见了李逵，都没做理会处。李达却对众庄客说道：“这铁牛背娘去，不知往那条路去了，这里小路甚杂，怎地去赶他？”众庄客见李达没理会处，俄延了半晌，也各自回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这里只说李逵怕李达领人赶来，背着娘只望乱山深处僻静小路而走。看看天色晚了，但见：

暮烟横远岫，宿雾锁奇峰。慈鸦撩乱投林，百鸟喧呼傍树。行行雁阵，坠长空飞入芦花；点点萤光，明野径偏依腐草。卷起金风飘败叶，吹来霜气布深山。

当下李逵背娘到岭下，天色已晚了。娘双眼不明，不知早晚。李逵却自认得这条岭，唤做沂岭。过那边去，方才有人家。娘儿两个，趁着星明月朗，一步步捱上岭来。娘在背上说道：“我儿，那里讨口水来我吃也好。”李逵道：“老娘，且等过岭去，借了人家安歇了，做些饭吃。”娘道：“我日中吃了些干饭，口渴的当不得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喉咙里也烟发火出。你且等我背你到岭上，寻水与你吃。”娘道：“我儿，端的渴杀我也！救我一救！”李逵道：“我也困倦的要不得！”李逵看看捱得到岭上，松树边一块大青石上把娘放下，插了朴刀在侧边，分付娘道：“耐心坐一坐，我去寻水来你吃。”李逵听得溪涧里水响，闻声寻将去，盘过两三处山脚，到得那涧边看时，一溪好水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穿崖透壑不辞劳，远望方知出处高。
溪涧岂能留得住，终归大海作波涛。

李逵来到溪边，捧起水来自吃了几口，寻思道：“怎生能够得这水去把与娘吃？”立起身来东观西望，远远地山顶上见个庵儿。李逵道：“好了。”攀藤揽葛，上到庵前，推开门看时，却是个泗州大圣祠堂。面前有个石香炉。李逵用手去掇，原来却是和座子凿成的。李逵拔了一回，那里拔得动。一时性起来，连那座子掇出，前面石阶上一磕，把那香炉磕将下来。

拿了再到溪边，将这香炉水里浸了，拔起乱草，洗得干净。挽了半香炉水，双手擎来，再寻旧路，夹七夹八走上岭来。

到得松树里边，石头上不见了娘，只见朴刀插在那里。李逵叫娘吃水，杳无踪迹，叫了几声不应。李逵心慌，丢了香炉，定住眼四下里看时，并不见娘。走不到三十余步，只见草地上一团血迹。李逵见了，心里越疑惑，趁着那血迹寻将去。寻到一处大洞口，只见两个小虎儿在那里舐一条人腿。正是：假黑旋风捣鬼，生时欺心死烧腿。谁知娘腿亦遭伤，饿虎饿人皆为嘴。

李逵心里忖道：“我从梁山泊归来，特为老娘来取他，千辛万苦，背到这里，却把来与你吃了。那鸟大虫拖着这条人腿，不是我娘的是谁的？”心头火起，赤黄须竖立起来，将手中朴刀挺起来，搠那两个小虎。这大大虫被搠得慌，也张牙舞爪钻向前来。被李逵手起，先搠死了一个。那一个望洞里便钻了入去，李逵赶到洞里，也搠死了。李逵却钻入那大虫洞内，伏在里面张外面时，只见那母大虫张牙舞爪望窝里来。李逵道：“正是你这业畜吃了我娘！”放下朴刀，胯边掣出腰刀。那母大虫到洞口，先把尾去窝里一剪，便把后半截身躯坐将入去。李逵在窝内看得仔细，把刀朝母大虫尾底下尽平生气力舍命一戳，正中那母大虫粪门。李逵使得力重，和那刀靶也直送入肚里去了。那母大虫吼了一声，就洞口带着刀，跳过涧边去了。李逵却拿了朴刀，就洞里赶将出来，那老虎负疼，直抢下山石岩下去了。李逵恰待要赶，只见就树边卷起一阵狂风，吹得败叶树木如雨后般打将下来。自古道：“云生从龙，风生从虎。”那一阵风起处，星月光辉之下，大吼了一声，忽地跳出一只吊睛白额虎来。那大虫望李逵势猛一扑，那李逵不慌不忙，趁着那大虫的势力，手起一刀，正中那大虫颌下。那大虫不曾再展再

扑，一者护那疼痛，二者伤着他那气管。那大虫退不够五七步，只听得响一声，如倒半壁山，登时间死在岩下。

那李逵一时间杀了子母四虎，还又到虎窝边，将着刀复看了一遍，只恐还有大虫，已无有踪迹。李逵也困乏了，走向泗州大圣庙里，睡到天明，次日早晨，李逵却来收拾亲娘的两腿及剩的骨殖，把布衫包裹了，直到泗州大圣庵后掘土坑葬了。李逵大哭了一场，有诗为证：

沂岭西风九月秋，雌雄虎子聚林丘。
因将老母残躯啖，致使英雄血泪流。
猛拚一身探虎穴，立诛四虎报冤仇。
泗州庙后亲埋葬，千古传名李铁牛。

这李逵肚里又饥又渴，不免收拾包裹，拿了朴刀，寻路慢慢的走过岭来，只见五七个猎户都在那里收窝弓弩箭。见了李逵一身血污，行将下岭来。众猎户吃一惊，问道：“你这客人莫非是山神土地，如何敢独自过岭来？”李逵见问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如今沂水县出榜，赏三千贯钱捉我，我如何敢说实话？只谎说罢。”答道：“我是客人。昨夜和娘过岭来，因我娘要水吃，我去岭下取水，被那大虫把我娘拖去吃了。我直寻到虎窝里，先杀了两个小虎，后杀了两个大虎，泗州大庙里睡到天明，方才下来。”众猎户齐叫道：“不信你一个人如何杀得四个虎？便是李存孝和子路也只打得一个。这两个小虎且不打紧，那两个大虎非同小可。我们为这两个畜生，不知都吃了几顿棍棒。这条沂岭自从有了这窝虎在上面，整三五个月，没人敢行。我们不信！敢是你哄我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又不是此间人，没来由哄你做甚么？你们不信，我和你上岭去寻讨与你。就带些人

去扛了下来。”众猎户道：“若端的有时，我们自重重的谢你。却是好也！”众猎户打起胡哨来，一霎时聚起三五十人，都拿了挠钩枪棒，跟着李逵，再上岭来，此时天大明朗。都到那山顶上，远远望见窝边果然杀死两个小虎，一个在窝内，一个在外面：一只母大虫死在山岩边，一只雄虎死在泗州大圣庙前。

众猎户见了杀死四个大虫，尽皆欢喜。便把索子抓缚起来，众人扛抬下岭，就邀李逵同去请赏。一面先使人报知里正上户，都来迎接着。抬到一个大户人家，唤做曹太公庄上。那人原是闲吏，专一在乡放刁把滥。近来暴有几贯浮财，只是为人行短。当时曹太公亲自接来相见了，邀请李逵到草堂上坐定，动问那杀虎的缘由。李逵却把夜来同娘到岭上要水吃，因此杀死大虫的话，说了一遍。众人都呆了。曹太公动问壮士高姓名讳，李逵答道：“我姓张，无名，只唤做张大胆。”诗曰：

人言只有假李逵，从来再无李逵假。
如何李四冒张三，谁假谁真皆作耍。

曹太公道：“真乃是大胆壮士，不恁地胆大，如何杀的四个大虫！”下壁厢叫安排酒食管待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当村里得知沂岭上杀了四个大虫，抬在曹太公家，讲动了村坊道店，哄的前村后村，山僻人家，大男幼女，成群拽队，都来看虎。入见曹太公相待着打虎的壮士，在厅上吃酒。数中却有李鬼的老婆，逃在前村爹娘家里，随着众人也来看虎，却认得李逵的模样，慌忙来家对爹娘说道：“这个杀虎的黑大汉，便是杀我老公，烧了我屋的。他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。”爹娘听得，连忙来报知里正。里正听了道：“他既是黑旋风时，正是岭后百丈村打死了人的李逵。逃走在江州，又做出事来，

行移到本县原籍追捉，如今官司出三千贯赏钱拿他。他却走在这里！”暗地使人去请得曹太公到来商议。曹太公推道更衣，急急的到里正家。里正说这个杀虎的壮士，便是岭后百丈村里的黑旋风李逵，现今官司着落拿他。曹太公道：“你们要打听得仔细。倘不是时，倒惹得不好。若真个是时，却不妨。要拿他时也容易，只怕不是他时却难。”里正道：“现有李鬼的老婆认得他。曾来李鬼家做饭吃，杀了李鬼。”曹太公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们且只顾置酒请他，却问他：‘今番杀了大虫，还是要去县请功，只是要村里讨赏？’若还他不肯去县里请功时，便是黑旋风了。着人轮换把盏，灌得醉了，缚在这里。却去报知本县，差都头来取去，万无一失。”有诗为证：

党言芥投针孔，窄路每遇冤家。
李鬼鬼魂不散，旋风风色非佳。
打虎功思县赏，杀人身被官拿。
试看螳螂黄雀，劝君得意休夸。

众人道：“说得是。”里正与众人商量定了。曹太公回家来款住李逵，一面且置酒来相待，便道：“适间抛撇，请勿见怪。且请壮士解下腰间包裹，放下朴刀，宽松坐一坐。”李逵道：“好，好！我的腰刀已搠在雌虎肚里了，只有刀鞘在这里。若是开剥时，可讨来还我。”曹太公道：“壮士放心，我这里有的是好刀，相送一把与壮士悬带。”李逵解了腰间刀鞘、尖刀并缠袋、包裹都递与庄客收贮，便把朴刀倚在壁边。曹太公叫取大盘肉、大壶酒来。众多大户并里正、猎户人等，轮番把盏，大碗大锤，只顾劝李逵。曹太公又请问道：“不知壮士要将这虎解官请功，只是在这里讨些赍发！”李逵道：“我是过

往客人，忙些个，偶然杀了这窝猛虎，不须去县里请功。只此有些赍发便罢；若无，我也去了。”曹太公道：“如何敢轻慢了壮士？少刻村中敛取盘缠相送。我这里自解虎到县里去。”李逵道：“布衫先借一领与我换了上盖。”曹太公道：“有，有。”当时便取一领细青布衲袄，就与李逵换了身上的血污衣裳。只见门前敲响笛鸣，都将酒来，与李逵把盏作庆，一杯冷，一杯热。李逵不知是计，只顾开怀畅饮，全不记宋江分付的言语。不两个时辰，把李逵灌得酩酊大醉，立脚不住。众人扶到后堂空屋下，放翻在一条板凳上，就取两条绳子，连板凳绑住了。便叫里正带人飞也似去县里报知。就引李鬼老婆去做原告，补了一纸状子。

此时哄动了沂水县里。知县听得大惊，连忙升厅问道：“黑旋风拿住在那里？这是谋叛的人，不可走了！”原告人并猎户答应道：“现缚在本乡曹大户家。为是无人禁得他诚恐有失，路上走了，不敢解来。”知县随即叫唤本县都头去取来。就厅前转过一个都头来声喏。那人是谁？有诗为证：

面阔眉浓须鬓赤，双睛碧绿似番人。
沂水县中青眼虎，豪杰都头是李云。

当下知县唤李云上厅来，分付道：“沂岭下曹大户庄上拿住黑旋风李逵，你可多带人去，密地解来，休要哄动村坊，被他走了。”李都头领了台旨，下厅来，点起三十个老郎土兵，各带了器械，便奔沂岭村中来。这沂水县是个小去处，如何掩饰得过？此时街市上讲动了，说道：“拿着了闹江州的黑旋风，如今差李都头去拿来。”朱贵在东庄门外朱富家听了这个消息，慌忙来后面对兄弟朱富说道：“这黑斯又做出来了！如何解救？

宋公明特为他，诚恐有失，差我来打听消息。如今他吃拿了，我若不救得他时，怎的回寨去见哥哥？似此怎生是好？”朱富道：“大哥且不要慌。这李都头一身好本事，有三五十人近他不得。我和你只两个同心合意，如何敢近傍他？只可智取，不可力敌。李云日常时最是爱我，常常教我使些器械，我却有个道理对他，只是在这里安不得身了。今晚煮了三二十斤肉，将十数瓶酒，把肉大块切了，却将些蒙汗药拌在里面。我两个五更带数个火家挑着，去半路里僻静处等候他解来时，只做与他把酒贺喜，将众人都麻翻了，却放李逵如何？”朱贵道：“此计大妙。事不宜迟，可以整顿，及早便去。”朱富道：“只是李云不会吃酒，便麻翻了，终久醒得快。还有件事：倘或日后得知，须在此安身不得。”朱贵道：“兄弟，你在这里卖酒，也不济事。不如带领老小，跟我上山，一发入了伙，论秤分金银，换套穿衣服，却不快活？今夜便叫两个火家觅了一辆车儿，先送妻子和细软行李起身，约在十里牌等候，都去上山。我如今包裹内带得一包蒙汗药在这里，李云不会吃酒时，肉里多糝些，逼着他多吃些，也麻倒了，救得李逵同上山去，有何不可。”朱富道：“哥哥说得是。”便叫人去觅下了一辆车儿，打拴了三五个包箱，捎在车儿上，家中粗物都弃了。叫浑家和儿女上了车子，分付两个火家跟着车子，只顾先去。

且说朱贵、朱富当夜煮熟了肉，切做大块，将药来拌了，连酒装做两担，带了二三十个空碗。又有若干菜蔬，也把药来拌了。恐有不吃肉的，也教他着手。两担酒肉，两个火家各挑一担。弟兄两个，自提了些果盒之类。四更前后，直接将来僻静山路口坐等。到天明，远远地只听得敲着锣响，朱贵接到路口。且说那三十来个士兵自村里吃了半夜酒，四更前后，把李逵背剪绑了解将来。后面李都头坐在马上。看看来到面前，朱

富便向前拦住，叫道：“师父且喜！小弟将来接力。”桶内舀一壶酒来，斟一大锺，上劝李云。朱贵托着肉来，火家捧过果盒。李云见了，慌忙下马，跳向前来说道：“贤弟，何劳如此远接。”朱富道：“聊表徒弟孝顺之心。”李云接过酒来，到口不吃。朱富跪下道：“小弟已知师父不饮酒。今日这个喜酒，也饮半盏儿。”李云推却不过，略呷了两口。朱富便道：“师父不饮酒，须请些肉。”李云道：“夜间已饱，吃不得了。”朱富道：“师父行了许多路，肚里也饿了。虽不中吃，胡乱请些，也免小弟之羞。”拣两块好的，递将过来。李云见他如此殷勤，只得勉强吃了两块。朱富把酒来劝上户、里正，并猎户人等，都劝了三锺。朱贵便叫土兵、庄客众人都来吃酒。这伙男女那里顾个冷热、好吃不好吃，酒肉到口，只顾吃，正如这风卷残云，落花流水，一齐上来抢着吃了。李逵光着眼，看了朱贵兄弟两个，已知用计，故意道：“你们也请我吃些。”朱贵喝道：“你是歹人，有何酒肉与你吃！这般杀才，快闭了口！”

李云看着土兵，喝道叫走，只见一个个都面面厮觑，走动不得，口颤脚麻，都跌倒了。李云急叫：“中了计了！”恰待向前，不觉自家也头重脚轻，晕倒了，软做一堆，睡在地下。当时朱贵、朱富各夺了一条朴刀，喝声：“孩儿们休走！”两个挺起朴刀，来赶这伙不曾吃酒肉的庄客并那看的人。走得快的走了，走得迟的，就搠死在地。李逵大叫一声，把那绑缚的麻绳都挣断了，便夺过一条朴刀来杀李云。朱富慌忙拦住叫道：“不要害他！他是我的师父，为人最好，你只顾先走。”李逵应道：“不杀得曹太公老驴，如何出得这口气！”李逵赶上，手起一朴刀，先搠死曹太公并李鬼的老婆，续后里正也杀了。性起来，把猎户排头儿一味价搠将去，那三十来个土兵都被搠

死了。這看的人和眾庄客只恨爹娘少生兩隻腳，都望深村野路逃命去了。

李逵還只顧尋人要殺，朱貴喝道：“不干看的人事，休只管傷人！”慌忙攔住，李逵方才住了手，就土兵身上剝了兩件衣服穿上。三個人提着朴刀，便要從小路裏走。朱富道：“不好，卻是我送了師父性命！他醒時，如何見的知縣？必然趕來。你兩個先行，我等他一等。我想他日前教我的恩義，且是為人忠直，等他趕來，就請他一發上山入伙，也是我的恩義，免得教回縣去吃苦。”朱貴道：“兄弟，你也見的是。我便先去跟了車子行，留李逵在路旁幫你等他。只有李云那廝吃的藥少，沒一個時辰便醒。若是他不趕來時，你們兩個休執迷等他。”朱富道：“這是自然了。”當下朱貴前行去了。

只說朱富和李逵坐在路旁邊等候，果然不到一個時辰，只見李云挺着一條朴刀，飛也似趕來，大叫道：“強賊休走！”李逵見他來的凶，跳起身，挺着朴刀來斗李云，恐傷朱富。正是，有分教：梁山泊內添雙虎，聚義廳前慶四人。畢竟黑旋風斗青眼虎，二人勝敗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四回

锦豹子小径逢戴宗 病关索长街遇石秀

话说当时李逵挺着朴刀来斗李云，两个就官路旁边斗了五七合，不分胜败。朱富便把朴刀去中间隔开，叫道：“且不要斗！都听我说。”二人都住了手。朱富道：“师父听说：小弟多蒙错爱，指教枪棒，非不感恩。只是我哥哥朱贵现在梁山泊做了头领，今奉及时雨宋公明将令，着他来照管李大哥。不争被你拿了解官，教我哥哥如何回去见得宋公明？因此做下这场手段。却才李大哥乘势要坏师父，却是小弟不肯容他下手，只杀了这些士兵。我们本待去得远了，猜道师父回去不得，必来赶我。小弟又想师父日常恩念，特地在此相等。师父，你是个精细的人，有甚不省得？如今杀害了许多人性命，又走了黑旋风，你怎生回去见得知县？你若回去时，定吃官司，又无人来相救。不如今日和我们一同上山，投奔宋公明入了伙。未知尊意若何？”李云寻思了半晌，便道：“贤弟，只怕他那里不肯收留我。”朱富笑道：“师父，你如何不知山东及时雨大名，专一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好汉？”李云听了，叹口气道：“闪得我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！只喜得我又无妻小，不怕吃官司拿了。只得随你们去休！”李逵便笑道：“我哥哥，你何不早说！”便和李云剪拂了。这李云不曾娶老小，亦无家当。当下三人合作一处，来赶车子。半路上朱贵接见了，大喜。四筹好

汉跟了车仗便行，于路无活，看看相近梁山泊，路上又迎着马麟、郑天寿，都相见了，说道：“晁、宋二头领又差我两个下山来探听你消息。今既见了，我两个先去回报。”当下二人先上山来报知。

次日，四筹好汉带了朱富家眷，都到梁山泊大寨聚义厅来。朱贵向前，先引李云拜见晁、宋二头领，相见众好汉。说道：“此人是沂水县都头，姓李，名云，绰号青眼虎。”次后朱贵引朱富参拜众位说道：“这是舍弟朱富，绰号笑面虎。”都相见了。李逵拜了宋江，给还了两把板斧，诉说取娘至沂岭，被虎吃了，因此杀了四虎。又说假李逵剪径被杀一事。众人大笑。晁、宋二人笑道：“被你杀了四个猛虎，今日山寨里又添得两个活虎，正宜作庆。”众多好汉大喜，便教杀羊宰马，做筵席庆贺。两个新到头领，晁盖便叫去左边白胜上首坐定。

吴用道：“近来山寨十分兴旺，感得四方豪杰望风而来，皆是晁、宋二兄之德，亦众弟兄之福也。然是如此，还请朱贵仍复掌管山东酒店，替回石勇、侯健。朱富老小，另拨一所房舍住居。目今山寨事业大了，非同旧日，可再设三处酒馆，专一探听吉凶事情，往来义士上山。如若朝廷调遣官兵捕盗，可以报知如何进兵，好做准备。西山地面广阔，可令童威、童猛弟兄带领十数个火伴那里开店；令李立带十数个火家去山南边那里开店；令石勇也带十来个伴当去北山那里开店。仍复都要设立水亭号箭，接应船只，但有缓急军情，飞捷报来。山前设置三座大关，专令杜迁总行守把。但有一应委差，不许调遣，早晚不得擅离。”又令陶宗旺把总监工，掘港汊，修水路，开河道，整理宛子城垣，修筑山前大路。他原是庄户出身，修理久惯。令蒋敬掌管库藏仓廩，支出纳入，积万累千，书算帐目。令萧让设置寨中寨外、山上山下、三关把隘许多行移关防文约、

大小头领号数。烦令金大坚刊造雕刻一应兵符、印信、牌面等项。令侯健管造衣袍铠甲五方旗号等件。令李云监造梁山泊一应房舍左堂。令马麟监管修造大小战船。令宋万、白胜去金沙滩下寨。令王矮虎、郑天寿去鸭嘴滩下寨。令穆春、朱富管收山寨钱粮。吕方、郭盛于聚义厅两边耳房安歇。令宋清专管筵宴。都分拨已定，筵席了三日，不在话下。梁山泊自此无事，每日只是操练人马，教演武艺。水寨里头领都教习驾船、赴水、船上厮杀。亦不在话下。

忽一日，宋江与晁盖、吴学究并众人闲话道：“我等弟兄众位今日都共聚大义，只有公孙一清不见回还。我想他回蓟州探母参师，期约百日便回，今经日久，不知信息，莫非昧信不来？可烦戴宗兄弟与我去走一遭，探听他虚实下落，如何不来。”戴宗愿往。宋江大喜，说道：“只有贤弟去得快，旬日便知信息。”当日戴宗别了众人，次早打扮做承局，下山去了。正是：虽为走卒，不占军班。一生常作异乡人，两腿欠他行路债。监司出入，皂花藤杖挂宣牌；帅府行军，黄色绢旗书令字。家居千里，日不移时；紧急军情，时不过刻。早向山东餐黍米，晚来魏府吃鹅梨。

且说戴宗自离了梁山泊，取路望蓟州来。把四个甲马拴在腿上，作起神行法来。于路只吃些素茶素食。在路行了三日，来到沂水县界，只闻人说道：“前日走了黑旋风，伤了好多人，连累了都头李云不知去向，至今无获处。”戴宗听了冷笑。

当日正行之次，只见远远地转过一个人来。手里提着一根铁笔管枪。那人看见戴宗走得快，便立住了脚叫了声：“神行太保！”戴宗听得，回过脸来定眼看时，见山坡下小径边立着一个大汉，生得头圆耳大，鼻直口方，眉秀目疏，腰细膀阔。戴宗连忙回转身来问道：“壮士素不曾拜识，如何呼唤贱名？”

那汉慌忙答道：“足下果是神行太保！”撇了枪，便拜倒在地。戴宗连忙扶住答礼，问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”那汉道：“小弟姓杨，名林，祖贯彰德府人氏，多在绿林丛中安身，江湖上都叫小弟做锦豹子杨林。数月之前，路上酒肆里遇见公孙胜先生，同在店中吃酒相会，备说梁山泊晁、宋二公招贤纳士，如此义气，写下一封书，教小弟自来投大寨入伙，只是不敢轻易擅进。公孙先生又说：‘李家道口旧有朱贵开酒店在彼，招引上山入伙的人。山寨中亦有一个招贤飞报头领，唤做神行太保戴院长，日行八百里路。’今见兄长行步非常，因此唤一声看，不想果是仁兄。正是天幸，无心而得遇！”戴宗道：“小可特为公孙胜先生回蓟州去，杳无音信，今奉晁、宋二公将令，差遣来蓟州探听消息，寻取公孙胜还寨，不期却遇足下。”杨林道：“小弟虽是彰德府人，这蓟州管下地方州郡都走遍了。倘若不弃，就随侍兄长同去走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若得足下作伴，实是万幸。寻得公孙先生见了，一同回梁山泊去未迟。”杨林见说了，大喜，就邀住戴宗，结拜为兄。

戴宗收了甲马，两个缓缓而行，到晚就投村店歇了。杨林置酒请戴宗，戴宗道：“我使神行法，不敢食荤。”两个只买些素馔相待。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，打火吃了早饭，收拾动身。杨林便问道：“兄长使神行法走路，小弟如何走得上？只怕同行不得！”戴宗笑道：“我的神行法也带得人同走。我把两个甲马拴在你腿上，作起法来，也和我一般走得快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不然，你如何赶得我走？”杨林道：“只恐小弟是凡胎浊骨，比不得兄长神体。”戴宗道：“不妨，我这法，诸人都带得。作用了时，和我一般行。只是我自吃素，并无妨碍。”当时取两个甲马，替杨林缚在腿上。戴宗也只缚了两个，作用了神行法，吹口气在上面，两个轻轻地走了去，要紧要慢，

都随着戴宗行。两个于路闲说些江湖上的事，虽只见缓缓而行，正不知走了多少路。

两个行到巳牌时分，前面来到一个去处，四围都是高山，中间一条驿路。杨林却自认得，便对戴宗说道：“哥哥，此间地名唤做饮马川。”前面兀那高山里常常有大伙在内，近日不知如何。因为山势秀丽，水绕峰环，以此唤做饮马川。”两个正来到山边时，只听得忽地一声锣响，战鼓乱鸣，走出一二百小喽罗，拦住去路。当先拥着两筹好汉，各挺一条朴刀，大喝道：“行人须住脚！你两个是甚么鸟人？那里去的？会事的快把买路钱来，饶你两个性命！”杨林笑道：“哥哥，你看我结果那呆鸟！”拈着笔管枪抢将入去。那两个好汉见他来得凶，走近前来看了，上首的那个便叫道：“且不要动手！兀的不是杨林哥哥么？”杨林见了，却才认得。上首那个大汉提着军器向前剪拂了，便唤下首这个长汉都来施礼罢。杨林请过戴宗，说道：“兄长且来和这两个弟兄相见。”戴宗问道：“这两个壮士是谁？如何认得贤弟？”杨林便道：“这个认得小弟的好汉，他原是盖天军襄阳府人氏，姓邓，名飞。为他双眼红赤，江湖上人都唤他做火眼狻猊。能使一条铁链，人皆近他不得。多曾合伙，一别五年，不曾见面，谁想今日却在这里相遇着！”邓飞便问道：“杨林哥哥，这位兄长是谁，必不是等闲人也。”杨林道：“我这仁兄，是梁山泊好汉中神行太保戴宗的便是。”邓飞听了道：“莫不是江州的戴院长，能行八百里路程的？”戴宗答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那两个头领慌忙剪拂道：“平日只听得说大名，不想今日在此拜识尊颜！”戴宗看那邓飞时，生得如何？有诗为证：

原是襄阳闲朴汉，江湖飘荡不思归。

多餐人肉双睛赤，火眼狻猊是邓飞。

当下二位壮士施礼罢。戴宗又问道：“这位好汉高姓大名？”邓飞道：“我这兄弟，姓孟，名康，祖贯是真定州人氏，善造大小船只。原因押送花石纲，要造大船，嗔怪这提调官催并责罚他，把本官一时杀了，弃家逃走在江湖上绿林中安身，已得年久。因他长大白净，人都见他一身好肉体，起他一个绰号，叫他做玉幡竿孟康。”戴宗见说大喜。看那孟康怎生模样？有诗为证：

能攀强弩冲头阵，善造艨艟越大江。
真州妙手楼船匠，白玉幡竿是孟康。

当时戴宗见了二人，心中甚喜。四筹好汉说话间，杨林问道：“二位兄弟在此聚义几时了？”邓飞道：“不瞒兄长说，也有一年多了。只半载前在这直西地面上遇着一个哥哥，姓裴，名宣，祖贯是京兆府人氏，原是本府六案孔目出身，极好刀笔，为人忠直聪明，分毫不肯苟且，本处人都称他铁面孔目。亦会拈枪使棒，舞剑轮刀，智勇足备。为因朝廷除将一员贪滥知府到来，把他寻事刺配沙门岛，从我这里经过，被我们杀了防送公人，救了他在安身，聚集得三二百人。这裴宣极使得好双剑，让他年长，现在山寨中为主。烦请二位义士同往小寨，相会片时。”便叫小喽罗牵过马来，请戴宗、杨林都上了马，四骑马望山寨来。行不多时，早到寨前，下了马。裴宣已有人报知，连忙出寨，降阶而接。戴宗、杨林看裴宣时，果然好表人物，生得面白肥胖，四平八稳，心中暗喜。有诗为证：

问事时智巧心灵，落笔处神号鬼哭。
心平恕毫发无私，称裴宣铁面孔目。

当下裴宣邀请二位义士到聚义厅上，俱各讲礼罢，谦让戴宗正面坐了，次是裴宣、杨林、邓飞、孟康，五筹好汉，宾主相待，坐定筵宴。当日大吹大擂饮酒。看官听说，这也都是地煞星之数，时节到来，天幸自然义聚相逢。有诗为证：

豪杰遭逢信有因，连环钩锁共相寻。
汉廷将相由屠钩，莫怪梁山错用心。

当下众人饮酒中间，戴宗在筵上说起晁、宋二头领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四方豪杰，待人接物，一团和气，仗义疏财，许多好处；众头领同心协力，八百里梁山泊如此雄壮，中间宛子城、蓼儿洼，四下里都是茫茫烟水，更有许多兵马，何愁官兵来到。只管把言语说他三个。裴宣回道：“小弟寨中也有三百来人马，财赋亦有十余辆车子，粮食草料不算。倘若仁兄不弃微贱时，引荐于大寨入伙，愿听号令效力。未知尊意若何？”戴宗大喜道：“晁、宋二公待人接物，并无异心。更得诸公相助，如锦上添花。若果有此心，可便收拾下行李，待小可和杨林去蓟州见了公孙胜先生回来，那时一同扮做官军，星夜前住。”众人大喜。酒至半酣，移去后山断金亭上，看那饮马川景致吃酒。端的好个饮马川！但见：

一望茫茫野水，周回隐隐青山。几多老树映残霞，
数片彩云飘远岫。荒田寂寞，应无稚子看牛；古渡凄凉，
那得奚人饮马。只好强人安寨栅，偏宜好汉展旌旗。

戴宗看了这饮马川一派山景，喝采道：“好山好水，真乃秀丽！你等二位如何来得到此？”邓飞道：原是几个不成材小厮们在这里屯扎，后被我两个来夺了这个去处。”众皆大笑。五筹好汉吃得大醉。裴宣起身舞剑助酒，戴宗称赞不已。至晚各自回寨内安歇。次日，戴宗定要和杨林下山，三位好汉苦留不住，相送到山下作别，自回寨里收拾行装，整理动身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戴宗和杨林离了饮马川山寨，在路晓行夜住，早来到蓟州城外，投个客店安歇了。杨林便道：“哥哥，我想公孙胜先生是个出家人，必是山间林下村落中住，不在城里。”戴宗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当时二人先去城外，到处询问公孙胜先生下落消息，并无一个人晓得他。住了一日，次早起来，又去远近村坊街市访问人时，亦无一个认得。两个又回店中歇了。第三日，戴宗道：“敢怕城中有人认得他。”当日和杨林却入蓟州城里来寻他。两个寻问老成人时，都道：“不认得，敢不是城中人？只怕是外县名山大刹居住。”

杨林正行到一个大街，只见远远地一派鼓乐，迎将一个人来。戴宗、杨林立在街上看时，前面两个小牢子。一个驮着许多礼物花红，一个捧着若干缎子彩缯之物；后面青罗伞下，罩着一个押狱刽子。那人生得好表人物，露出蓝靛般一身花绣，两眉入鬓，凤眼朝天，淡黄面皮，细细有几根髭髯。那人祖贯是河南人氏，姓杨，名雄，因跟一个叔伯伯哥哥来蓟州做知府，一向流落在此。续后一个新任知府却认得他，因此就参他做两院押狱，兼充市曹行刑刽子。因为他一身好武艺，面貌微黄，以此人都称他做病关索杨雄。有一首《临江仙》词，单道着杨雄好处：

两臂雕青铸嫩玉，头巾环眼嵌玲珑。鬓边爱插翠芙蓉。背心书剑字，衫串染猩红。问事厅前逞手段，行刑刀利如风。微黄面色细眉浓。人称病关索，好汉是杨雄。

当时杨雄在中间走着，背后一个小牢子擎着鬼头靶法刀。原来才去市心里决刑了回来，众相识与他挂红贺喜，送回家去，正从戴宗、杨林面前迎将过来，一簇人在路口拦住了把盏。只见侧首小路里又撞出七八个军汉来，为头的一个，叫做踢杀羊张保。这汉是蓟州守御城池的军，带着这几个都是城里城外时常讨闲钱使的破落户汉子，官司累次奈何他不改，为见杨雄原是外乡人来蓟州，却有人惧怕他，因此不怯气。当日正见他赏赐得许多缎匹，带了这几个没头神，吃得半醉，却好赶来要惹他。又见众人拦住他在路口把盏，那张保拨开众人，钻过面前叫道：“节级拜揖。”杨雄道：“大哥来吃酒。”张保道：“我不要吃酒，我特来问你借百十贯钱使用。”杨雄道：“虽是我认得大哥，不曾钱财相交，如何问我借钱？”张保道：“你今日诈得百姓许多财物，如何不借我些？”杨雄应道：“这都是别人与我做好看的，怎么是诈得百姓的？你来放刁，我与你军卫有司，各无统属！”张保不应，便叫众人向前一哄，先把花缎子都抢了去。杨雄叫道：“这厮们无礼！”却待向前打那抢物事的人，被张保劈胸带住，背后又是两个来拖住了手，那几个都动起手来，小牢子们各自回避了。杨雄被张保并两个军汉逼住了，施展不得，只得忍气，解拆不开。

正闹中间，只见一条大汉挑着一担柴来，看见众人逼住杨雄，动弹不得。那大汉看了，路见不平，便放下柴担，分开众

人，前来劝道：“你们因甚打这节级？”那张保睁起眼来喝道：“你这打脊饿不死冻不杀的乞丐，敢来多管！”那大汉大怒，焦躁起来，将张保劈头只一提，一跤颠翻在地。那几个帮闲的见了，却待要来动手，早被那大汉一拳一个，都打的东倒西歪。杨雄方才脱得身，把出本事来施展动，一对拳头撻梭相似，那几个破落户都打翻在地。张保见不是头，爬将起来，一直走了。杨雄忿怒，大踏步赶将去。张保跟着抢包袱的走，杨雄在后面追着，赶转小巷去了。那大汉兀自不歇手，在路口寻人厮打。戴宗，杨林看了，暗暗地喝采道：“端的是好汉，此乃‘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’，真壮士也！”正是：匣里龙泉争欲出，只因世有不平人。旁观能辨非和是，相助安知疏与亲。当时戴宗、杨林便向前邀住劝道：“好汉看我二人薄面，且罢休了。”两个把他扶劝到一个巷内。杨林替他挑了柴担，戴宗挽住那汉手，邀入酒店里来。杨林放下柴担，同到阁儿里面。那大汉叉手道：“感蒙二位大哥解救了小人之祸。”戴宗道：“我弟兄两个也是外乡人，因见壮士仗义之事，只恐一时拳手太重，误伤人命，特地做这个出场。请壮士酌三杯，到此相会结义则个。”那大汉道：“多得二位仁兄解拆小人这场，却又蒙赐酒相待，实是不当。”杨林便道：“‘四海之内，皆兄弟也’，有何伤乎？且请坐。”戴宗相让，那汉那里肯僭上。戴宗、杨林一带坐了，那汉坐于对席。叫过酒保，杨林身边取出一两银子来把与酒保道：“不必来问，但有下饭，只顾买来与我们吃了，一发总算。”酒保接了银子去，一面铺下菜蔬果品按酒之类。三人饮过数杯，戴宗问道：“壮士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”那汉答道：“小人姓石，名秀，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自小学得些枪棒在身，一生执意，路见不平，但要去相助，人都呼小弟作‘拚命三郎’。因随叔父来外乡贩羊马卖，不想叔父半途亡故，消折

了本钱，还乡不得，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。既蒙拜识，当以实告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两个因来此间干事，得遇壮士如此豪杰，流落在此卖柴，怎能勾发迹？不若挺身江湖上去，做个下半世快乐也好。”石秀道：“小人只会使些枪棒，别无甚本事，如何能勾发达快乐？”戴宗道：“这般时节认不得真，一者朝廷不明，二乃奸臣闭塞。小可一个薄识，因一口气去投奔了梁山泊宋公明入伙，如今论秤分金银，换套穿衣服，只等朝廷招安了，早晚都做个官人。”石秀叹口气道：“小人便要去，也无门路可进。”戴宗道：“壮士若肯去时，小可当以相荐。”石秀道：“小人不敢拜问二位官人贵姓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姓戴名宗，兄弟姓杨名林。”石秀道：“江湖上听的说个江州神行太保，莫非正是足下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便是。”叫杨林身边包袱内取一锭十两银子，送与石秀做本钱。石秀不敢受，再三谦让，方才收了。才知道他是梁山泊神行太保。正欲诉说些心腹之话，投托入伙，只听得外面有人寻问入来。三个看，却是杨雄带领着二十余人，都是做公的，赶入酒店里来。戴宗、杨林见人多，吃了一惊，乘闹哄里两个慌忙走。

石秀起身迎住道：“节级那里去来？”杨雄便道：“大哥，何处不寻你，却在这里饮酒。我一时被那厮封住了手，施展不得，多蒙足下气力，救了我这场便宜。一时间只顾赶了那厮去，夺他包袱，却撇了足下。这伙兄弟听得我厮打，都来相助，依还夺得抢去的花红缎匹回来，只寻足下不见。却才有人说道：‘两个客人，劝他去酒店里吃酒。’因此才得知，特地寻将来。”石秀道：“却才是两个外乡客人，邀在这里酌三杯，说些闲话，不知节级呼唤。”杨雄大喜，便问道：“足下高姓大名？贵乡何处？因何在此？”石秀答道：“小人姓石，名秀，祖贯是金陵建康府人氏。平生性直，路见不平，便要去舍命相护，

以此都唤小人做‘拚命三郎’。因随叔父来此地贩卖羊马，不期叔父半途亡故。消折了本钱，流落在此蓟州卖柴度日。”杨雄看石秀时，好个壮士，生得上下相等。有首《西江月》词，单道着石秀好处。但见：

身似山中猛虎，性如火上浇油，心雄胆大有机谋，
到处逢人搭救，全仗一条杆棒，只凭两个拳头，掀天
声价满皇州，拚命三郎石秀。

当下杨雄又问石秀道：“却才和足下一处饮酒的客人何处去了？”石秀道：“他两个见节级带人进来，只道相闹，以此去了。”杨雄道：“恁地时，先唤酒保取两瓮酒来，大碗叫众人一家三碗，吃了去，明日却得来相会。”众人都吃了酒，自去散了。杨雄便道：“石秀三郎，你休见外。想你此间必无亲眷，我今日就结义你做个弟兄如何？”石秀见说大喜，便说道：“不敢动问节级贵庚？”杨雄道：“我今年二十九岁。”石秀道：“小弟今年二十八岁，就请节级坐，受小弟拜为哥哥。”石秀拜了四拜。杨雄大喜，便叫酒保：“安排饮馔酒果来！我和兄弟今日吃个尽醉方休。”

正饮酒之间，只见杨雄的丈人潘公带领了五七个人，直寻到酒店里来。杨雄见了，起身道：“泰山来做甚么？”潘公道：“我听得你和人厮打，特地寻将来。”杨雄道：“多谢这个兄弟救护了我，打得张保那厮见影也害怕。我如今就认了石家兄弟做我兄弟。”潘公叫：“好，好！且叫这几个弟兄吃碗酒了去。”杨雄便叫酒保讨酒来，每人三碗吃了去。便叫潘公中间坐了，杨雄对席上首，石秀下首。三人坐下，酒保自来斟酒。潘公见了石秀这等英雄长大，心中甚喜，便说道：“我女婿得

你做个兄弟相帮，也不枉了公门中出入，谁敢欺负他！”又问道：“叔叔原曾做甚买卖道路？”石秀道：“先父原是操刀屠户。”潘公道：“叔叔曾省得杀牲口的勾当么？”石秀道：“自小吃屠家饭，如何不省得宰杀牲口？”潘公道：“老汉原是屠户出身，只因年老做不得了。止有这个女婿，他又自一身入官府差遣，因此撇下这行衣饭。”三人酒至半酣，计算酒钱，石秀将这担柴也都准折了。

三人取路回来，杨雄入得门，便叫：“大嫂，快来与这叔叔相见。”只见布帘里面应道：“大哥，你有甚叔叔？”杨雄道：“你且休问，先出来相见。”布帘起处，走出那个妇人来。原来那妇人是七月七日生的，因此小字唤做巧云。先嫁了一个吏员，是蓟州人，唤做王押司，两年前身故了，方才晚嫁得杨雄，未及一年夫妻。石秀见那妇人出来，慌忙向前施礼道：“嫂嫂请坐。”石秀便拜，那妇人道：“奴家年轻，如何敢受礼？”杨雄道：“这个是我今日新认义的兄弟，你是嫂嫂，可受半礼。”当下石秀推金山，倒玉柱，拜了四拜。那妇人还了两礼，请人来里面坐地。收拾一间空房，教叔叔安歇。话休絮烦。次日，杨雄自出去应当官府，分付家中道：“安排石秀衣服巾帨。”客店内有些行李包裹，都教去取来杨雄家里安放了。

却说戴宗、杨林自酒语里看见那伙做公的人来寻访石秀，闹哄里两个自走了，回到城外客店中歇了。次日，又去寻问公孙胜两日，绝无人认得，又不知他下落住处，两个商量了且回去。当日收拾了行李，便起身离了蓟州，自投饮马川来。和裴宣、邓飞、孟康一行人马，扮作官军，星夜望梁山泊来。戴宗要见他功劳，又纠合得许多人马上山，山上自做庆贺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有杨雄的丈人潘公，自和石秀商量，要开屠宰作坊。

潘公道：“我家后门头是一条断路小巷，又有一间空房在后面，那里井水又便，可做作坊。就教叔叔做房安歇在里面，又好照管。”石秀见了也喜：“端的便益。”潘公再寻了个旧时识熟副手，“只央叔叔掌管帐目。”石秀应承了，叫了副手，便把大青大绿妆点起肉案子、水盆、砧头，打磨了许多刀杖，整顿了肉案，打并了作坊、猪圈，赶上十数个肥猪，选个吉日，开张肉铺。众邻舍亲戚都来挂红贺喜，吃了一两日酒，杨雄一家得石秀开了店，都欢喜。自此无话，一向潘公、石秀自做买卖。不觉光阴迅速，又早过了两个月有余。时值秋残冬到，石秀里里外外，身上都换了新衣穿着。

石秀一日早起五更，出外县买猪。三日了方回家来。只见铺店不开。却到家里看时，肉店砧头也都收过了，刀杖家火亦藏过了。石秀是精细的人，看在肚里便省得了，自心中忖道：“常言：‘人无千日好，花无百日红。’哥哥自出外去当官，不管家事，必然嫂嫂见我做了这些衣裳，一定背后有说话；又见我两日不回，必有人搬口弄舌，想是疑心，不做买卖。我休等他言语出来，我自先辞了回乡去休。自古道：‘那得长远心的人？’”石秀已把猪赶到圈里，却去房中换了脚手，收拾了包裹行李，细细写了一本清帐，从后面入来。潘公已安排下些素酒食，请石秀坐定吃酒。潘公道：“叔叔远出劳心，自赶猪来辛苦。”石秀道：“丈丈，礼当。且收过了这本明白帐目。若上面有半点私心，天地诛灭！”潘公道：“叔叔何故出此言？并不曾有个甚事。”石秀道：“小人离乡五七年了，今欲要回家去走一遭，特地交还帐目。今晚辞了哥哥，明早便行。”潘公听了，大笑起来道：“叔叔差矣！你且住，听老汉说。”那老子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。有分教：报恩壮士提三尺，破戒沙门丧九泉。毕竟潘公说出甚言语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五回

杨雄醉骂潘巧云 石秀智杀裴如海

话说石秀回来，见收过店面，便要辞别出门。潘公说道：“叔叔且住，老汉已知叔叔的意了。叔叔两夜不曾回家，今日回来，见收拾过了家火什物，叔叔一定心里只道是不开店了，因此要去。休说恁地好买卖，便不开店时，也养叔叔在家。不瞒叔叔说，我这小女先嫁得本府一个王押司，不幸没了。今得二周年，做些功果与他，因此歇了这两日买卖。明日请下报恩寺僧人来做功德，就要央叔叔管待则个。老汉年纪高大，熬不得夜，因此一发和叔叔说知。”石秀道：“既然丈丈恁地说时，小人再纳定性过几时。”潘公道：“叔叔今后并不要疑心，只顾随分且过。”当时吃了几杯酒并些素食，收过了杯盘。

只见道人挑将经担到来，铺设坛场，摆放佛像供器、鼓钹钟磬、香花灯烛。厨下一面安排斋食。杨雄到申牌时分，回家走一遭，分付石秀道：“贤弟，我今夜却限当牢，不得前来，凡事央你支持则个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放心自去，晚间兄弟替你料理。”杨雄去了，石秀自在门前照管。没多时，只见一个年纪小的和尚揭开帘子入来。石秀看那和尚时，端的整齐。但见：

一个青旋旋光头新剃，把麝香松子匀搽；一领黄

烘烘直裰初缝，使沉速 檀香染。山根鞋履，是福州染到深青；九缕丝绦，系西地买来真紫。光溜溜一双贼眼，只睨趁施主娇娘；美甘甘满口甜言，专说诱丧家少妇。

那和尚入到里面。深深地与石秀打个问讯。石秀答礼道：“师父少坐。”随背后一个道人挑两个盒子入来。石秀便叫：“丈丈，有个师父在这里。”潘公听得，从里面出来。那和尚便道：“干父如何一向不到敝寺？”老子道：“便是开了这些店面，却没工夫出来。”那和尚便道：“押司周年，无甚罕物相送，些少挂面，几包京枣。”老子道：“阿也！甚么道理教师父坏钞！”教：“叔叔收过了。”石秀自搬入去，叫点茶出来，门前请和尚吃。

只见那妇人从楼上下来，不敢十分穿重孝，只是淡妆轻抹，便问：“叔叔，谁送物事来？”石秀道：“一个和尚，叫丈丈做干爷的送来。”那妇人便笑道：“是师兄海 黎裴如海，一个老诚的和尚。他便是裴家绒线铺里小官人，出家在报恩寺中。因他师父是家里门徒，结拜我父做干爷；长奴两岁，因此上叫他做师兄。他法名叫做海公。叔叔，晚间你只听他请佛念经，有这般好声音！”石秀道：“原来恁地！”自肚里已有些瞧科。那妇人便下楼来见和尚，石秀却背叉着手，随后跟出来，布帘里张看。只见那妇人出到外面，那和尚便起身向前来，合掌深深的打个问讯。那妇人便道：“甚么道理，教师兄坏钞！”和尚道：“贤妹，些少薄礼微物，不足挂齿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师兄何故这般说？出家人的物事，怎的消受得？”和尚道：“敝寺新造水陆堂，也要来请贤妹随喜，只恐节级见怪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家下拙夫却不恁地计较，老母死时，也曾许下血盆愿心，

早晚也要到上刹相烦还了。”和尚道：“这是自家的事，如何恁地说？但是分付如海的事，小僧便去办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师兄，多与我娘念几卷经便好。”只见里面丫环捧茶出来，那妇人拿起一盞茶来，把帕子去茶钟口边抹一抹，双手递与和尚。那和尚一头接茶，两只眼涎瞪瞪的只顾看那妇人身上，这妇人也嘻嘻的笑着看这和尚。人道色胆如天，却不防石秀在布帘里张见。石秀自肚里暗忖道：“‘莫信直中直，须防仁不仁。’我几番见那婆娘常常的只顾对我说些风话，我只以亲嫂嫂一般相待，原来这婆娘倒不是个良人！莫教撞在石秀手里，敢替杨雄做个出场也不见的！”石秀此时已有三分在意的了，便揭起布帘，走将出来。那秃头放下茶盞，便道：“大郎请坐。”这妇人便插口道：“这个叔叔，便是拙夫新认义的兄弟。”那和尚虚心冷气，动问道：“大郎贵乡何处？高姓大名？”石秀道：“我姓石，名秀，金陵人氏。因为只好闲管，替人出力，以此叫做‘拚命三郎’。我是个粗卤汉子，礼数不到，和尚休怪！”裴如海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小僧去接众僧来赴道场。”相别出门去了。那妇人道：“师兄早来些个。”那和尚应道：“便来了。”妇人送了和尚出门，自入里面来了。石秀却在门前低了头，只顾寻思。

看官听说，原来但凡世上的人，惟有和尚色情最紧。为何说这句话？且如俗人、出家人，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，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？惟有和尚家第一闲。一日三餐，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，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，又无俗事所烦，房里好床好铺睡着，没得寻思，只是想着此一件事，假如譬喻说一个财主家，虽然十相俱足，一日有多少闲事恼心，夜间又被钱物挂念，到三更二更才睡，总有娇妻美妾同床共枕，那得情趣。又有那一等小百姓们，一日价辛辛苦苦挣扎，早晨巴不到

晚，起的是五更，睡的是半夜。到晚来，未上床，先去摸一摸米瓮看，到底没颗米，明日又无钱，总然妻子有些颜色，无些甚么意兴。因此上输与这和尚们一心闲静，专一理会这等勾当。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，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。因此苏东坡学士道：“不秃不毒，不毒不秃；转秃转毒，转毒转秃。”和尚还有四句言语，道是：一个字便是僧，两个字是和尚，三个字鬼乐官，四字色中饿鬼。

且说这石秀自在门前寻思了半晌，又且去支持管待。不多时，只见行者先来点烛烧香。少刻，海 黎引领众僧却来赴道场，潘公、石秀接着，相待茶汤已罢。打动鼓钹，歌咏赞扬。只见海 黎同一个一般年纪小的和尚做 黎，播动铃杵，发牒请佛，献斋赞供，诸天护法监坛主盟，“追荐亡夫王押司早生天界。”只见那妇人乔素梳妆，来到法坛上，执着手炉，拈香礼佛。那海 黎越逞精神，摇着铃杵，念动真言。这一堂和尚见了杨雄老婆这等模样，都七颠八倒起来。但见：

班首轻狂，念佛号不知颠倒；黎没乱，诵真言
岂顾高低。烧香行者，推倒花瓶；秉烛头陀，错拿香
盒。宣名表白，大宋国称做大唐；忏罪沙弥，王押司
念为押禁。动铙的望空便撒，打钹的落地不知。敲
子的软做一团，敲响磬的酥做一块。满堂喧哄，绕席
纵横。藏主心忙，击鼓错敲了徒弟手；维那眼乱，磬
槌打破了老僧头。十年苦行一时休，万个金刚降不住。

那众僧都在法坛上看见了这妇人，自不觉都手之舞之，足之蹈之，一时间愚迷了佛性禅心，拴不定心猿意马，以此上德行高僧世间难得。石秀却在侧边看了，也自冷笑道：“似此有

甚功德，正谓之作福不如避罪。”少间，证盟已了，请众和尚就里面吃斋。海 黎却在众僧背后，转过头来，看着那妇人嘻嘻的笑。那婆娘也掩着口笑。两上都眉来眼去，以目送情。石秀都看在眼里，自有五分来不快意。众僧都坐了吃斋，先饮了几杯素酒，搬出斋来，都下了衬钱。潘公道：“众师父饱斋则个。”少刻，众僧斋罢，都起身行食去了。转过一遭，再入道场。石秀心中好生不快意，只推肚疼，自去睡在板壁后了。

那妇人一点情动，那里顾的防备人看见，便自去支持，众僧又打了一回鼓钹动事，把些茶食果品煎点。海 黎着众僧用心看经，请天王拜忏，设浴召亡，参礼三宝。追荐到三更时分，众僧困倦，这海 黎越逞精神，高声看诵。那妇人在布帘下看了，便教丫环请海和尚说话。那贼秃慌忙来到妇人面前。这婆娘扯住和尚袖子说道：“师兄明日来取功德钱时，就对爹爹说血盆愿心一事，不要忘了。”和尚道：“小僧记得，只说要还愿，也还了好。”和尚又道：“你家这个叔叔好生利害！”妇人应道：“这个睬他则甚！又不是亲骨肉。”海 黎道：“恁地小僧却才放心。我只道是节级的至亲兄弟。”两个又戏笑了一回。那和尚自出去判斛送亡。不想石秀却在板壁后假睡，正张得着，都看在肚里了。当夜五更道场满散，送佛化纸已了，众僧作谢回去，那妇人自上楼去睡了。石秀却自寻思了，气道：“哥哥恁的豪杰，却恨撞了这个淫妇！”忍了一肚皮鸟气，自去作坊里睡了。

次日，杨雄回家，俱各不提。饭后杨雄又出去了。只见海黎又换了一套整整齐齐的僧衣，径到潘公家来。那妇人听得是和尚来了，慌忙下楼，出来接着，邀入里面坐地，便叫点茶来。那妇人谢道：“夜来多教师兄劳神，功德钱未曾拜纳。”海 黎道：“不足挂齿。小僧夜来所说血盆愿心这一事，特

禀知贤妹。要还时，小僧寺里现在念经，只要都疏一道就是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好，好！”便叫丫环请父亲出来商量。潘公便出来谢道：“老汉打熬不得，夜来甚是有失陪侍。不想石叔叔又肚疼倒了，无人管待，却是休怪，休怪！”那和尚道：“干爷正当自在。”那妇人便道：“我要替娘还了血盆忏旧愿，师兄说道，明日寺中做好事，就附搭还了。先教师兄去寺里念经，我和你明日饭罢去寺里，只要证盟忏疏，也是了当一头事。”潘公道：“也好，明日只怕买卖紧，柜上无人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放着石叔叔在家照管，却怕怎的？”潘公道：“我儿出口为愿，明日只得要去。”那妇人就取些银子做功课钱与和尚去，“有劳师兄，莫责轻微，明日准来上刹讨素面吃。”海 黎道：“谨候拈香。”收了银子，便起身谢道：“多承布施，小僧将去分絳众僧，来日专等贤妹来证盟。”那妇人直送和尚到门外去了。石秀自在作坊里安歇，起来宰猪赶趁。诗曰：

古来佛殿有奇逢，偷约欢期情倍浓。
也学裴航勤玉杵，巧云移处鹊桥通。

却说杨雄当晚回来安歇，妇人待他吃了晚饭，洗了脚手，却教潘公对杨雄说道：“我的阿婆临死时，孩儿许下血盆经忏愿心在这报恩寺中，我明日和孩儿去那里证盟酬了便回，说与你知道。”杨雄道：“大嫂，你便自说与我何妨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对你说，又怕你嗔怪，因此不敢与你说。”当晚无话，各自歇了。次日五更，杨雄起来，自去画卯，承应官府。石秀起来，自理会做买卖。只见那妇人起来，浓妆艳饰，打扮得十分济楚，包了香盒，买了纸烛，讨了一乘轿子。石秀自一早晨顾买卖，也不来管他。饭罢。把丫环迎儿也打扮了。已牌时候，

潘公换了一身衣裳，来对石秀道：“小弟相烦叔叔照管门前，老汉和拙女同去还些愿心便回。”石秀笑道：“小人自当照管；丈夫但照管嫂嫂，多烧些好香早早来。”石秀自肚里已知了。

且说潘公和迎儿跟着轿子一径望报恩寺里来。古人有篇偈子说得好，道是：朝看释伽经，暮念华严咒。种瓜还得瓜，种豆还得豆。经咒本慈悲，冤结如何救？照见本来心，方便多竟究。心地若无私，何用求天佑？地狱与天堂，作者还自受。这篇言语，古人留下，单说善恶报应，如影随形，既修六度万缘，当守三归五戒。叵耐缁流之辈，专为狗彘之行，辱莫前修，遗谤后世。

却说海黎这贼秃，单为这妇人结拜潘公做干爷，只吃杨雄阻滞碍眼，因此不能够上手。自从和这妇人结识起，只是眉来眼去送情，未见真实的事。因这一夜道场里，才见他十分有意。期日约定了。那贼秃磨枪备剑，整顿精神，先在山门下时候，看见轿子到来，喜不自胜，向前迎接。潘公道：“甚是有劳和尚。”那妇人下轿来谢道：“多多有劳师兄。”海黎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小僧已和众僧都在水陆堂上，从五更起来诵经，到如今未曾住歇，只等贤妹来证盟，却是多有功德。”把这妇人和老子引到水陆堂上，已自先安排下花果香烛之类，有十数个僧人在彼看经，那妇人都道了万福，参礼了三宝。海黎引到地藏菩萨面前证盟忏悔。通罢疏头，便化了纸，请众僧自去吃斋，着徒弟陪侍。

海和尚却请：干爷和贤妹去小僧房里拜茶。”一邀把这妇人引到僧房里深处，预先都准备下了，叫声：“师哥拿茶来。”只见两个侍者捧出茶来，白雪錠器盏内，朱红托子，绝细好茶。吃罢放下盏子，“请贤妹里面坐一坐。”又引到一个小小阁儿里，琴光黑漆春台，排几幅名人书画，小桌上焚一炉妙香。

潘公和女儿一台坐了，和尚对席，迎儿立在侧边。那妇道：“师兄端的是好个出家人去处，清幽静乐。”海 黎道：“妹子休笑话，怎生比得贵宅上。”潘公道：“生受了师兄一日，我们回去。”那和尚那里肯，便道：“难得干爷在此，又不是外人，今日斋食已是贤妹做施主，如何不吃箸面了去？师哥快搬来！”说言未了，却早托两盘进来，都是日常里藏下的希奇果子，异样菜蔬，并诸般素馔之物，摆满春台。那妇人便道：“师兄何必治酒，反来打搅。”和尚笑道：“不成礼数，微表薄情而已。”师哥将酒来斟在杯中。和尚道：“干爷多时不来，试尝这酒。”老儿饮罢道：“好酒，端的味重！”和尚道：“前日一个施主家传得此法，做了三五石米，明日送几瓶来与令婿吃。”老儿道：“甚么道理！”和尚又劝道：“无物相酬贤妹娘子，胡乱告饮一杯。”两个小师哥儿轮番筛酒，迎儿也吃劝了几杯。那妇人道：“酒住，吃不去了。”和尚道：“难得贤妹到此，再告饮几杯。”潘公叫轿夫人来，各人与他一杯酒吃。和尚道：“干爷不必记挂，小僧都分付了。已着道人邀在外面，自有坐处吃酒。干爷放心，且请开怀自饮几杯。”原来这贼秃为这个妇人，特地对付下这等有力气的好酒。潘公吃央不过，多吃了两杯，当不住，醉了。和尚道：“且扶干爷去床上睡一睡。”和尚叫两个师哥只一扶，把这老儿搀在一个冷净房里去睡了。

这里和尚自劝道：“娘子开怀再饮几杯。”那妇人一者有心，二乃酒入情怀。自古道：“酒乱性，色迷人。”那妇人三杯酒落肚，便觉有些朦朦胧胧上来，口里嘈道：“师兄，你只顾央我吃酒做甚么？”和尚扯着口嘻嘻的笑道：“只是敬重娘子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吃不得了。”和尚道：“请娘子去小僧房里看佛牙。”那妇人便道：“我正要去看佛牙则个。”这和尚

把那妇人一引，引到一处楼上，却是海 黎的卧房，铺设得十分整齐。那妇人看了，先自五分欢喜，便道：“你端的好个卧房，干干净净！”和尚笑道：“只是少一个娘子。”那妇人也笑道：“你便讨一个不得？”和尚道：“那里得这般施主？”妇人道：“你且教我看佛牙则个。”和尚道：“你叫迎儿下去了，我便取出来。”那妇人道：“迎儿，你且下去看老爷醒也未。”迎儿自下的楼来去看潘公，和尚把楼门关上。那妇人道：“师兄，你关我在这里怎的？”这贼秃淫心荡漾，向前捧住那妇人，说道：“我把娘子十分爱慕，我为你下了两年心路。今日难得娘子到此，这个机会作成小僧则个！那妇人又道：“我的老公不是好惹的，你却要骗我。倘若他得知，却不饶你。”和尚跪下道：“只是娘子可怜见小僧则个！”那妇人张着手，说道：“和尚家倒会缠人，我老大耳刮子打你！”和尚嘻嘻的笑着道：“任从娘子打，只怕娘子闪了手。”那妇人淫心也动，便搂起和尚道：“我终不成真个打你。”和尚便抱住这妇人，向床前卸衣解带，共枕欢娱。正是：不顾如来法教，难遵佛祖遗言。一个色胆歪斜，管甚丈夫利害；一个淫心荡漾，从他长老埋冤。这个气喘声嘶，却似牛鞭柳影；另一个言娇语涩，浑如莺啭花间。一个耳边诉雨意云情，一个枕上说山盟海誓，黎房里，翻为快活道场；报恩寺中，反作极乐世界。可惜菩提甘露水，一朝倾在巧云中。从古及今，先人留下两句言语，单道这和尚家是铁里蛀虫，凡俗人家岂可惹他。自古说这秃子道：色中饿鬼兽中狻，弄假成真说祖风。此物只宜林下看，岂堪引入画堂中。

当时两个云雨才罢，那和尚搂住这妇人，说道：“你既有心于我，我身死而无怨。只是今日虽然亏你作成了我，只得一霎时的恩爱快活，久后必然杀小僧！”那妇人便道：“你且不

要慌，我已寻思一条计较。我的老公，一个月倒有二十来日当牢上宿，我自买了迎儿，教他每日在后门里伺候。若是夜晚老公不在家时，便掇一个香桌儿出来，烧夜香为号，你便放心入来。若怕五更睡着了，不知省觉，却那里寻得一个报晓的头陀，买他来后门头大敲木鱼，高声叫佛，便好出去。若买得这等一个时，一者得他外面策望，二乃不叫你失了晓。”和尚听了这话大喜道：“妙哉！你只顾如此行。我这里自有个头陀胡道人，我自分付他来策望便了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不敢留恋长久，恐这厮们疑忌，我快回去是得，你只不要误约。”那妇人连忙再整云鬟，重匀粉面，开了楼门，便下楼来，教迎儿叫起潘公，慌忙便出僧房来。轿夫吃了酒面，已在寺门前伺候。海黎直送那妇人出山门外，那妇人作别了上轿，自和潘公、迎儿归家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这海黎自来寻报晓头陀。本房原有胡道人，在寺后退居里小庵中过活，诸人都叫他胡头陀。每日只是起五更来敲木鱼报晓，劝人念佛，天明时收掠斋饭。海和尚唤他来房中，安排三杯好酒相待了他，又取些银子送与胡道。胡道起身说道：“弟子无功，怎敢受禄？屡承师父的恩惠。”海黎道：“我自看你是个志诚的人。我早晚出些钱，贴买道度牒剃你为僧。这些银子，权且将去买些衣服穿着。”原来这海黎日常时只是教师哥不时送些午斋与胡道吃，节下又带挈他去念经，得些斋衬钱。胡道感恩不浅，尚未报他，“今日又与我银两，必有用我处，何必等他开口？”胡道便道：“师父有事，若用小道处，即当向前。”海黎道：“胡道你既如此好心，有件事不瞒你，所有潘公的女儿要和我来往，约定后门口摆设香桌儿在外时，便是教我来。我也难去那里，若得你先去看探有无，我才好去。又要烦你五更起来叫人念佛时，要就来那里后门头

看没人，便把木鱼大敲报晓，高声叫佛，我便好出来。”胡道便道：“这个有何难哉！”当时应允了。

其日，先来潘公后门首讨斋饭，只见迎儿出来说道：“你这道人，如何不来前门讨斋饭，却在后门里来？”那胡道便念起佛来。里面这妇人听得了，已自瞧科，便出来后门问道：“你这道人，莫不是五更报晓的头陀？”胡道应道：“小道便是五更报晓的头陀，教人省睡，晚间宜烧些香，教人积福。”那妇人听了大喜，便叫迎儿去楼上取一串铜钱来布施他。这头陀张得迎儿转身，便对那妇人说道：“小道便是海 黎心腹之人，特地使我前来探路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我已知道了。今夜晚间，你可来看，如有香桌儿在外，你可便报与他则个。”胡道把头来点着，迎儿就将铜钱来，与胡道去了。那妇人来到楼上，却把心腹之事对迎儿说了。自古道：“人家女使，谓之奴才。”但得了些小便宜，如何不随顺了，天大之事，也都做了。因此人家妇人女使，可用而不可信，却又少他不得。有诗为证：

送暖偷寒起祸胎，坏家端的是奴才。
请看当日红娘事，却把莺莺哄出来。

却说杨雄此日正该当牢，未到晚，先来取了铺盖去，自监里上宿。这迎儿得了些小意儿，巴不到晚，自去安排了香桌儿，黄昏时掇在后门外，那妇人却闪在傍边伺候。初更左侧，一个人戴顶头巾，闪将入来，迎儿问道：“是谁？”那人也不答应，便除下头巾，露出光顶来。这妇人在侧边见是海和尚，轻轻地骂一声：“贼秃，倒好见识！”两个厮搂厮抱着上楼去了。迎儿自来掇过了香桌儿，关上了后门，也自去睡了。他两个当夜如胶似漆，如糖似蜜，如酥似髓，如鱼似水，快活淫戏了一夜。

自古道：“莫说欢娱嫌夜短，只要金鸡报晓迟。”两个正好睡哩，只听得咯咯地木鱼响，高声念佛，和尚和妇人梦中惊觉。海黎披衣起来道：“我去也，今晚再相会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今后但有香桌儿在后门外，你便不可负约。如无香桌儿在后门，你便切不可来。”和尚下床，依前戴上头巾，迎儿开了后门，放他去了。自此为始，但是杨雄出去当牢上宿，那和尚便来家中。只有这个老儿，未晚先自要睡。迎儿这个丫头，已自做一路了。只要瞒着石秀一个。两个一似被摄了魂魄的一般。这和和尚只待头陀报了，便离寺来。那妇人专得迎儿做脚，放他出入。因此快活偷养和尚戏耍。自此往来，将近一月有余。这和和尚也来了十数遍。

且说这石秀每日收拾了店时，自在坊里歇宿，常有这件挂心，每日委决不下，却又不曾见这和和尚往来。每日五更睡觉，不时跳将起来，料度这件事。只听得报晓头陀直来巷里敲木鱼，高声叫佛。石秀是个乖觉的人，早瞧了八分，冷地里思量道：“这条巷是条死巷，如何有这头陀连日来这里敲木鱼叫佛？事有可疑。”当是十一月中旬之日，五更时分，石秀正睡不着，只听得木鱼敲响，头陀直敲入巷里来，到后门口高声叫道：“普度众生，救苦救难，诸佛菩萨！”石秀听得叫的跷蹊，便跳起来，去门缝里张时，只见一个人戴顶头巾从黑影里闪将出来，和头陀去了，随后便是迎儿来关门。石秀见了，自说道：“哥哥如此豪杰，却恨讨了这个淫妇，倒被这婆娘瞒过了，做成这等勾当！”巴得天明，把猪出去门前挑了，卖个早市。饭罢，讨了一遭赊钱。日中前报，径到衙前来寻杨雄。

却好行至州桥边，正迎见杨雄。杨雄便问道：“兄弟，那里去来？”石秀道：“因讨赊钱，就来寻哥哥。”杨雄道：“我常为官事忙，并不曾和兄弟快活吃三杯，且来这里坐一坐。”

杨雄把这石秀引到州桥下一个酒楼上，拣一处僻净阁儿里两个坐下，叫酒保取瓶好酒来，安排盘馔、海鲜、案酒。二人饮过三杯，杨雄见石秀只低了头寻思。杨雄是个性急的人，便问道：“兄弟心中有些不乐，莫不家里有甚言语伤触你处？”石秀道：“家中也无有甚话。兄弟感承哥哥把做亲骨肉一般看待，有句话敢说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兄弟何做今日见外？有的话但说不妨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每日出来，只顾承当官府，却不知背后之事。这个嫂嫂不是良人，兄弟已看在眼里多遍了，且未敢说。今日见得仔细，忍不住来寻哥哥，直言休怪。”杨雄道：“我自无背后眼，你且说是谁？”石秀道：“前者家里做道场，请那个贼秃海 黎来，嫂嫂便和他眉来眼去，兄弟都看见。第三日又去寺里还血盆心愿心，两个都带酒归来。我近日只听得一个头陀直来巷内敲木鱼叫佛，那厮敲得作怪。今日五更被我起来张时，看见果然是这贼秃，戴顶头巾，从家里出去。似这等淫妇，要他何用！”杨雄听了大怒道：“这贱人怎敢如此！”石秀道：“哥哥且息怒。今晚都不要提，只和每日一般；明日只推做上官，三更后却再来敲门。那厮必然从后门先走，兄弟一把拿来，从哥哥发落。”杨雄道：“兄弟见得是。”石秀又分付道：“哥哥今晚且不可胡发说话。”杨雄道：“我明日约你便是。”两个再饮了几杯，算还了酒钱，一同下楼来，出得酒肆，各散了。

只见四五个虞侯叫杨雄道：“那里不寻节级？知府相公在花园里坐地，教寻节级来和我们使棒。快走，快走！”杨雄便分付石秀道：“本官唤我，只得去应答。兄弟，你先回家去。”石秀当下自归家里来，收拾了店里，自去作坊里歇息。

且说杨雄被知府唤去到后花园中，使了几回棒。知府看了大喜，叫取酒来，一连赏了十大赏锺。杨雄吃了，都各散了。

众人又请杨雄去吃酒。至晚，吃得大醉，扶将归来。诗曰：

曾闻酒色气相连，浪子酣寻花柳眠。
只有英雄心里事，醉中触愤不能蠲。

那妇人见丈夫醉了，谢了众人，却自和迎儿搀上楼梯上，明晃晃地点着灯烛。杨雄坐在床上，迎儿去脱鞞鞋，妇人与他除头巾，解巾绩。杨雄看了那妇人，一时蓦上心来。自古道：“醉是醒时言。”指着那妇人骂道：“你这贱人贱妮子！好歹是我结果了你！”那妇人吃了一惊，不敢回话，且伏侍杨雄睡了。杨雄一头上床睡，一头口里恨恨的骂道：“你这贱人，腌砣泼妇！那厮敢大虫口里倒涎！我手里不到得轻轻地放了你！”那妇人那里敢喘气，直待杨雄睡着。看看到五更。杨雄酒醒了，讨水吃。那妇人便起，舀碗水递与杨雄吃了。桌上残灯尚明。杨雄吃了水，便问道：“大嫂，你夜来不曾脱衣裳睡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你吃得烂醉了，只怕你要吐，那里敢脱衣裳，只在脚后倒了一夜。”杨雄道：“我不曾说甚言语？”那妇人道：“你往常酒性好，但吃醉了便睡。我夜来只有些儿放不下。”杨雄又问道：“石秀兄弟这几日不曾和他快活吃得三杯，你家里也自安排些请他。”那妇人也不应，自坐在踏床上，眼泪汪汪，口里叹气。杨雄又说道：“大嫂，我夜来醉了，又不曾恼你，做甚么了烦恼？”那妇人掩着泪眼只不应。杨雄连问了几声，那妇人掩着脸假哭。杨雄就踏床上扯起那妇人在床上，务要问他为何烦恼。那妇人一头哭，一面口里说道：“我爹娘当初把嫁王押司，只指望一竹竿打到底，谁想半路相抛！今日嫁得你十分豪杰，却又是好汉，谁想你不与我做主！”杨雄道：“又作怪！谁敢欺负你，我不做主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本待不说，

却又怕你着他道儿；欲待说来，又怕你忍气。”杨雄听了，便道：“你且说怎么地来？”那妇人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你不要气苦。自从你认了这个石秀家来，初时也好，向后看看放出刺来。见你不归时，时常看了我说道：‘哥哥今日又不来，嫂嫂自睡也好冷落。’我只不睬他，不是一日了。这个且休说。昨日早晨，我在厨房洗脖项，这厮从后走出来，看见没人，从背后伸只手来摸我胸前道：‘嫂嫂，你有孕也无？’被我打脱了手。本待要声张起来，又怕邻舍得知笑话，装你的望子；巴得你归来，却又滥泥也似醉了，又不敢说。我恨不得吃了他，你兀自来问石秀兄弟怎的！”正是：

淫妇从来多巧言，丈夫耳软易为昏。
自今石秀前门出，好放 黎进后门。

杨雄听了，心中火起，便骂道：“‘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。’这厮倒来我面前又说海 黎许多事，说得个没巴鼻。眼见得那厮慌了，便先来说破，使个见识。”口里恨恨地道：“他又不是我亲兄弟，赶了出去便罢。”杨雄到天明，下楼来对潘公说道：“宰了的牲口腌了罢，从今日便休要做买卖！”一霎时，把柜子和肉案都拆了。

石秀天明正将了肉出来门前开店，只见肉案并柜子都拆翻了。石秀是个乖觉的人，如何不省得。笑道：“是了。因杨雄醉后出言，走透了消息，倒吃这婆娘使个见识，撞定是反说我无礼。他教丈夫收了肉店。我若便和他分辩，教杨雄出丑。我且退一步了。却别作计较。”石秀便去作坊里收拾了包裹。杨雄怕他羞耻，也自去了。石秀提了包裹，跨了解腕尖刀，来辞潘公道：“小人在宅上打搅了许多时，今日哥哥既是收了铺面，

小人告回。账目已自明明白白，并无分文来去。如有毫厘昧心，天诛地灭。”潘公被女婿分付了，也不敢留他。有诗为证：

枕边言易听，背后眼难开。
直道驱将去，奸邪漏进来。

石秀相辞了，却只在近巷内寻个客店安歇，赁了一间房住下。石秀却自寻思道：“杨雄与我结义，我若不明白得此事，枉送了他的性命。他虽一时听信了这妇人说，心中怪我我也分别不得，务要与他明白了此一事。我如今且去探听他几时当牢上宿，起个四更，便见分晓。”在店里住了两日，却去杨雄门前探听。当晚只见小牢子取了铺盖出去，石秀道：“今晚必然当牢，我且做些工夫看便了。”当晚回店里，睡到四更起来，跨了这口防身解腕尖刀，悄悄地开了店门，径踅到杨雄后门头巷内。伏在黑影里张时，却好交五更时候，只见那个头陀挟着木鱼，来巷口探头探脑。石秀一闪，闪在头陀背后，一只手扯住头陀，一只手把刀去脖子上搁着，低声喝道：“你不要挣扎！若高则声，便杀了你！你只好好实说，海和尚叫你来怎地？”那头陀道：“好汉，你饶我便说。”石秀道：“你快说！我不杀你。”头陀道：“海黎和潘公女儿有染，每夜来往，教我只看后门头有香桌儿为号，唤他入钵；五更里却教我来敲木鱼叫佛，唤他出钵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如今在那里？”头陀道：“他还在他家里睡着。我如今敲得木鱼响，他便出来。”石秀道：“你且借你衣服木鱼与我。”头陀身上剥了衣服，夺了木鱼。头陀把衣服正脱下来，被石秀将刀就颈上一勒，杀倒在地。头陀已死了。石秀却穿上直裰、护膝，一边插了尖刀，把木鱼直敲入巷里来。海黎在床上，却好听得木鱼咯咯地响，连忙起

来，披衣下楼。迎儿先来开门，和尚随后从后门闪将出来。石秀兀自把木鱼敲响，那和尚悄悄喝道：“只顾敲甚么！”石秀也不应他，让他走到巷口，一跤放翻，按住喝道：“不要高则声！高则声便杀了你！只等我剥了衣服便罢。”海 黎知道是石秀，那里敢挣扎则声。被石秀都剥了衣裳，赤条条不着一丝，悄悄去屈膝边拔出刀来，三四刀搠死了。却把刀来放在头陀身边，将了两个衣服卷做一捆包了，再回客店里，轻轻地开了门进去，悄悄地关上了自去睡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本处城中一个卖糕粥的王公，其日早挑着担糕粥，点着个灯笼，一个小猴子跟着，出来赶早市。正来到死尸边过，却被绊一跤，把那老子一担糕粥倾泼在地下。只见小猴子叫道：“苦也！一个和尚醉倒在这里。”老子摸得起来，摸了两手血迹，叫声苦，不知高低。

几家邻舍听得，都开了门出来，把火照时，只见遍地都是血粥，两个尸首躺在地上。众邻舍一把拖住老子，要去官司陈告。正是：祸从天降，灾向地生。毕竟王公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六回 病关索大闹翠屏山 拚命三火烧祝家店

话说当下众邻舍结住王公，直到蓟州府里首告。知府却才升厅，一行人跪下告道：“这老子挑着一担糕粥，泼翻在地下，看时，却有两个死尸在地下：一个是和尚，一个是头陀，俱各身上无一丝，头陀身边有刀一把。”老子告道：“老汉每日常卖糕糜营生，只是五更出来赶趁。今朝起得早了些个，和这铁头猴子只顾走，不看下面，一跤绊翻，碗碟都打碎了。只见两个死尸血淋淋的在地上，一时失惊，叫起来，倒被邻舍扯住到官。望相公明镜，可怜见辩察。”知府随即取了供词，行下公文；委当方里甲，带了仵作公人，押了邻舍、王公一千人等，下来检验尸首，明白回报。众人登场看检已了，回州禀复知府：“被杀死僧人系是报恩寺 黎裴如海，旁边头陀，系是寺后胡道。和尚不穿一丝，身上三四道搨伤致命方死。胡道身边见有凶刀一把，只脖项上有勒死痕伤一道。想是胡道掣刀搨死和尚，惧罪自行勒死。”知府叫拘本寺僧鞠问缘故，俱各不知情由，知府也没个决断。当案孔目禀道：“眼见得这和尚裸形赤体，必是和那头陀干甚不公不法的事，互相杀死，不干王公之事。邻舍都教召保听候；尸首着仰本寺住持即备棺木盛殓，放在别处。立个互相杀死的文书便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也说得是。”随即发落了一千人等，不在话下。

蓟州城里有些好事的子弟，做成一调儿，道是：叵耐秃囚无状，做事直恁狂荡。暗约娇娥，要为夫妇，永同鸳帐。怎禁贯恶满盈，玷辱诸多和尚。血泊内横尸里巷，今日赤条条甚么模样。立雪齐腰，投岩喂虎，全不想祖师经上。目莲救母生天，这贼秃为婆娘身丧。后来书会们备知了这件事，拿起笔来，又做了这只《临江仙》词，教唱道：

淫行沙门招杀报，暗中不爽分毫。头陀尸首亦蹊跷，一丝真不挂，立地吃屠刀。大和尚此时精血丧，小和尚昨夜风骚。空门里刎颈见相交，拚死争同穴，残生送两条。

这件事，满城都讲动了。那妇人也惊得呆了，自不敢说，只是肚里暗暗地叫苦。杨雄在蓟州府里，有人告道杀死和尚、头陀，心里早瞧了七八分，寻思：“此一事，准是石秀做出来的。我前日一时间错怪了他，我今日闲些，且去寻他，问他个真实。”正走过州桥前来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哥哥那里去？”杨雄回过头来，见是石秀，便道：“兄弟，我正没寻你处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且来我下处，和你说话。”把杨雄引到客店里小房内，说道：“哥哥，兄弟不说谎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休怪我。是我一时愚蠢，不是了。酒后失言，反被那婆娘瞒过了，怪兄弟相闹不得。我今特来寻贤弟，负荆请罪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兄弟虽是个不才小人，却是顶天立地的好汉，如何肯做这等之事！怕哥哥日后中了奸计，因此来寻哥哥，有表记教哥哥看。”将过和尚、头陀的衣裳，“尽剥在此。”杨雄看了，心头火起，便道：“兄弟休怪。我今夜碎割了这贱人，出这口恶气！”石秀笑道：“你又来了！你既是公门中勾当的

人，如何不知法度？你又不曾拿得他真奸，如何杀得人？倘或是小弟胡说时，却不错杀了人？”杨雄道：“似此怎生罢休得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只依着兄弟的言语，教你做个好男子。”杨雄道：“贤弟，你怎地教我做个好男子？”石秀道：“此间东门外有一座翠屏山，好生僻静。哥哥到明日，只说道：‘我多时不曾烧香，我今来和大嫂同去。’把那妇人赚将出来，就带了迎儿同到山上。小弟先在那里等候着，当头对面，把这是非都对得明白了。哥哥那时写与一纸休书，弃了这妇人，却不是上着？”杨雄道：“兄弟何必说得！你身上清洁，我已知了，都是那妇人谎说。”石秀道：“不然，我也要哥哥知道他往来真实的事。”杨雄道：“既然兄弟如此高见，必然不差。我明日准定和那贱人来，你却休要误了。”石秀道：“小弟不来时，所言俱是虚谬。”

杨雄当下别了石秀，离了客店，且去府里办事；至晚回来，并不提起，亦不说甚，只和每日一般。次日天明起来，对那妇人说道：“我昨夜梦见神人叫我，说有旧愿不曾还得。向日许下东门外岳庙里那柱香愿，未曾还得。今日我闲些，要去还了，须和你同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你便自去还了罢，要我去何用？”杨雄道：“这愿心却是当初说亲时许下的，必须要和你同去。”那妇人道：“既是恁地，我们早吃些素饭，烧汤沐浴了去。”杨雄道：“我去买香纸，雇轿子。你便洗浴了，梳头插带了等我，就叫迎儿也去走一遭。”杨雄又来客店里，相约石秀：“饭罢便来，兄弟休误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你若抬得来时，只教在半山里下了轿。你三个步行上来，我自上面一个僻处等你。不要带闲人上来。”杨雄约了石秀，买了纸烛，归来吃了早饭。那妇人不知此事，只顾打扮的齐齐整整。迎儿也插带了。轿夫扛轿子，早在门前伺候。杨雄道：“泰山看家，我和大嫂烧香

了便回。”潘公道：“多烧香，早去早回。”

那妇人上了轿子，迎儿跟着，杨雄也随在后面。出得东门来，杨雄低低分付轿夫道：“与我抬上翠屏山去，我自多还你些轿钱。”不到两个时辰，早来到翠屏山上。原来这座翠屏山，却在蓟州东门外二十里，都是人家的乱坟。上面一望，尽是青草白杨。并无庵舍寺院。当下杨雄把那妇人抬到半山，叫轿夫歇了轿子，拔去葱管，搭起轿帘，叫那妇人出轿来。妇人问道：“却怎地来这山里？”杨雄道：“你只顾且上去。轿夫只在这里等候，不要来，少刻一发打发你酒钱。”轿夫道：“这个不妨，小人自只在此间伺候便了。”杨雄引着那妇人并迎儿三个人上了四五层山坡，只见石秀坐在上面。那妇人道：“香纸如何不将来？”杨雄道：“我自先使人将上去了。”把妇人一引，引到一处古墓里。石秀便把包裹、腰刀、杆棒，都放在树根前，来道：“嫂嫂拜揖。”那妇人连忙应道：“叔叔怎地也在这里？”一头说，一面肚里吃了一惊。石秀道：“在此专等多时。”杨雄道：“你前日对我说道：叔叔多遍把言语调戏你，又将手摸着你的胸前，问你有孕也无。今日这里无人，你两个对的明白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哎呀，过了的事，只顾说甚么。”石秀睁着眼来道：“嫂嫂，你怎么说？这须不闲话！正要哥哥面前对个明白。”那妇人道：“叔叔，你没事自把馥儿提做甚么？”石秀道：“嫂嫂，你休要硬争，教你看个证见。”便去包裹里取出海 黎并头陀的衣服来，撒放地下，道：“你认得么？”那妇人看了，飞红了脸，无言可对。石秀爬地掣出腰刀，便与杨雄说道：“此事只问迎儿，便知端的。”

杨雄便揪过那丫头跪在面前，喝道：“你这小贱人，快好好实说！怎地在和尚房里入奸？怎生约会把香桌儿为号？如何教头陀来敲木鱼？实对我说，饶你这条性命，但瞒了一句，先

把你剁做肉泥。”迎儿叫道：“官人，不干我事，不要杀我！我说与你。”却把僧房中吃酒，上楼看佛牙，赶他下楼来看潘公酒醒说起，“两个背地里约下，第三日教头陀来化斋饭，叫我取铜钱布施与他。娘子和他约定，但是官人当牢上宿，要我掇香桌儿放在后门外，便是暗号。头陀来看了，却去报知知尚。当晚海 黎扮做俗人，带顶头巾入来。五更里只听那头陀来敲木鱼响，高声念佛为号，叫我开后门放他出去。但是和尚来时，瞒我不得，只得对我说了。娘子许我一副钏镯，一套衣裳，我只得随顺了。似此往来，通有数十遭，后来便吃杀了。又与我几件首饰，教我对官人说石叔叔把言语调戏一节。这个我眼里不曾见，因此不敢说。只此是实，并无虚谬。”

迎儿说罢，石秀便道：“哥哥得知么？这般言语，须不是兄弟教他如此说。请哥哥却问嫂嫂备细缘由。”杨雄揪过那妇人来，喝道：“贼贱人！丫头已都招了，便你一些儿休赖，再把实情对我说了，饶了你贱人一条性命。”那妇人说道：“我的不是了。你看我旧日夫妻之面，饶恕了我一遍！”石秀道：“哥哥含糊不得，须要问嫂嫂一个明白备细缘由。杨雄喝道：“贱人，你快说！”那妇人只得把偷和尚的事，从做道场夜里说起，直至往来，一一都说了。石秀道：“你却怎地对哥哥倒说我来调戏你？”那妇人道：“前日他醉了骂我，我见他骂得蹊跷，我只猜是叔叔看见破绽说与他。到五更里，又提起来问叔叔如何，我却把这段话来支吾，实是叔叔并不曾恁地。”石秀道：“今日三面说得明白了，任从哥哥心下如何措置。”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与我拔了这贱人的头面，剥了衣裳，我亲自伏侍他。”石秀便把那妇人头面首饰衣服都剥了。杨雄割两条裙带来。亲用手把妇人绑在树上。石秀也把迎儿的首饰都去了，递过刀来说道：“哥哥，这个小贱人留他的甚么？一发斩

草除根。”杨雄应道：“果然，兄弟把刀来，我自动手。”迎儿见头势不好，却待要叫，杨雄手起一刀，挥作两段。那妇人在树上叫道：“叔叔劝一劝！”石秀道：“嫂嫂，哥哥自来伏侍你。”杨雄向前，把刀先斡出舌头，一刀便割了，且教那妇人叫不的。杨雄却指着骂道：“你这贼贱人，我一时间误听不明，险些被你瞒过了！一者坏了我兄弟情分，二乃久后必然被你害了性命。不如我今日先下手为强。我想你这婆娘心肝五脏怎地生着？我且看一看！”一刀从心窝里直割到小肚子下，取出心肝五脏，挂在松树上。杨雄又将这妇人七事件分开了，却将头面衣服都拴在包裹里了。

杨雄道：“兄弟，你且来，和你商量一个长便。如今一个奸夫，一个淫妇，都已杀了，只是我和你投那里去安身？”石秀道：“兄弟已寻思下了，自有个所在，请哥哥便行，不可耽迟。”杨雄道：“却是那里去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杀了人，兄弟又杀人，不去投梁山泊入伙，却投那里去？”杨雄道：“且住。我和你又不曾认得他那里一个，如何便肯收录我们？”石秀道：“哥哥差矣。如今天下江湖上皆闻山东及时雨宋公明招贤纳士，结识天下好汉，谁不知道！放着我和你一身好武艺，愁甚不收录！”杨雄道：“凡事先难后易，免得后患。我却不合是公人，只恐他疑心，不肯安着我们。”石秀笑道：“他不是押司出身？我教哥哥一发放心。前者哥哥认义兄弟那一日，先在酒店里和我吃酒的那两个人，一个是梁山泊神行太保戴宗，一个是锦豹子杨林。他与兄弟十两一锭银子，尚兀自在包里，因此可去投托他。”杨雄道：“既有这条门路，我去收拾了些盘缠便走。”石秀道：“哥哥，你也这般搭缠。倘或入城事发拿住，如何脱身？放着包裹里现有若干钗钏首饰，兄弟又有些银两，再有三五个人也勾用了，何须又去讨。惹起是非来，如何解救？这事

少时便发，不可迟滞，我们只好望山后走。”

石秀便背上包裹，拿了杆棒。杨雄插了腰刀在身边，提了朴刀。却待要离古墓，只见松树后走出一个人来叫道：“清平世界，荡荡乾坤，把人割了，却去投奔梁山泊入伙。我听得多了”杨雄、石秀看时，那人纳头便拜。杨雄却认得这人，姓时，名迁，祖贯是高唐州人氏，流落在此；只一地里做些飞檐走壁、跳篱骗马的勾当。曾在蓟州府里吃官司，却是杨雄救了他。人都叫他做鼓上蚤。有诗为证：

骨软身躯健，眉浓眼目鲜。
 形容如怪族，行走似飞仙。
 夜静穿墙过，更深绕屋悬。
 偷营高手客，鼓上蚤时迁。

当时杨雄便问时迁：“你如何在这里？”时迁道：“节级哥哥听禀：小人近日没甚道路，

在这山里掘些古坟，觅两分东西。因见哥哥在此行事，不敢出来冲撞。却听说去投梁山泊入伙。小人如今在此，只做得些偷鸡盗狗的勾当，几时是了。跟随的二位哥哥上山去，却不好？未知尊意肯带挈小人么？”石秀道：“既是好汉中人物，他那里如今招纳壮士，那争你一个，若如此说时，我们一同去。”时迁道：“小人却认得小路去。”当下引了杨雄、石秀，三个人自取小路下后山，投梁山泊去了。

却说这两个轿夫在半山里等到红日平西，不见三个下来。分付了，又不敢上去。挨不过了，不免信步寻上山来，只见一群老鸦成团打块在古墓上。两个轿夫上去看时，原来却是老鸦夺那肚肠吃，以此聒噪。轿夫看了，吃那一惊，慌忙回家报与

潘公，一同去蓟州府里首告。知府随即差委一员县尉，带了件作行人，来翠屏山检验尸首已了。回复知府，禀道：“检得一口妇人潘巧云，割在松树边，使女迎儿，杀死在古墓下，坟边遗下一堆妇人与和尚、头陀衣服。”知府听了，想起前日海和尚、头陀的事，备细询问潘公。那老子把这僧房酒醉一节，和这石秀出去的缘由，细说了一遍。知府道：“眼见得这妇人与和尚通奸，那女使、头陀做脚。想石秀那厮路见不平，杀死头陀、和尚。杨雄这厮，今日杀了妇人、女使无疑，定是如此。只拿得杨雄、石秀，便知端的。”当即行移文书，出给赏线，捕获杨雄、石秀。其余轿夫人等，各放回听候。潘公自去买棺木，将尸首殡葬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杨雄、石秀、时迁离了蓟州地面，在路夜宿晓行，不则一日，行到郓州地面。过得香林洼，早望见一座高山，不觉天色渐渐晚了。看见前面一所靠溪客店，三个人行到门首看时，但见：

前临官道，后傍大溪。数百株垂柳当门，一两树梅花傍屋。荆榛篱落，周回绕定茅茨；芦苇帘栊，前后遮藏土炕。

右壁厢一行，书写“庭幽暮接五湖滨。”左势下七字，题道“户敞朝迎三岛客”。虽居野店荒村外，亦有高车驰马来。当日黄昏时候，店小二却待关门，只见这三个人撞将入来。小二问道：“客人来路远，以此晚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今日走了一百里以上路程，因此到得晚了。”小二哥放他三个入来安歇，问道：“客人不曾打火么？”时迁道：“我们自理会。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没有客歇，灶上有两只锅干净，客人自用不妨。

”时迁问道：“店里有酒肉卖么？”小二道：“今日早起有些肉，都被近村人家买了去，只剩得一瓮酒在这里，并无下饭。”时迁道：“也罢，先借五升米来做饭，却理会。”小二哥取出米来与时迁，就淘了，做起一锅饭来。石秀自在房中安顿行李。杨雄取出一只钗儿，把与店小二，先回他这瓮酒来吃，明日一发算账。小二哥收了钗儿，便去里面掇出那瓮酒来开了，将一碟儿熟菜放在桌子上。时迁先提一桶汤来，叫杨雄、石秀洗了脚手。一面筛酒来，就来请小二哥一处坐地吃酒。放下四只大碗，斟下酒来吃。

石秀看见店中檐下插着十数把好朴刀，问小二哥道：“你家店里怎的有这军器？”小二哥应道：“都是主人家留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你家主人是甚么样人？”小二道：“客人，你是江湖上走的人，如何不知我这里的名字？前面那座高山，便唤做独龙山。山前有一座另巍巍冈子，便唤做独龙冈，上面便是主人家住宅。这里方圆三十里，却唤做祝家庄。庄主太公祝朝奉有三个儿子，称为祝氏三杰。庄前庄后，有五七百家，都是佃户，各家分下两把朴刀与他。这里唤作祝家店。常有数十个家人来店里上宿，以此分下朴刀在这里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分军器在店里何用？”小二道：“此间离梁山泊不远，只恐他那里贼人来借粮，因此准备下。”石秀道：“与你些银两，回与我一把朴刀用如何？”小二哥道：“这个却使不得，器械上都编着字号。我小人吃不得主人家的棍棒。我这主人法度不轻。”石秀笑道：“我自取笑你，你却便慌。且只顾吃酒。”小二道：“小人吃不得了，先去歇了，客人自便宽饮几杯。”小二哥去了。

杨雄、石秀又自吃了一回酒，只见时迁道：“哥哥要肉吃么？”杨雄道：“店小二说没了肉卖，你又那里得？”时迁嘻

嘻的笑着，去灶上提出一只老大公鸡来。杨雄问道：“那里得来这鸡来？”时迁道：“兄弟却才去后面净手，见这只鸡在笼里，寻思没甚与哥哥吃酒，被我悄悄把去溪边杀了。提桶汤去后面，就那里掇得干净，煮得熟了，把来与二位哥哥吃。”杨雄道：“你这厮还是这等贼手贼脚！”石秀笑道：“还不改本行。”三个笑了一回，把这鸡来手撕开吃了，一面盛饭来吃。只见那店小二略睡一睡，放心不下，爬将起来，前后去照管；只见厨桌上有些鸡毛和鸡骨头，却去灶上看时，半锅肥汁。小二慌忙去后面笼里看时，不见了鸡，连忙出来问道：“客人，你们好不达道理！如何偷了我店里报晓的鸡吃？”时迁道：“见鬼了耶耶！我自路上买得这只鸡来吃，何曾见你的鸡！”小二道：“我店里的鸡，却那里去了？”时迁道：“敢被野猫拖了？黄猴子吃了？鹞鹰扑了去？我却怎地得知！”小二道：“我的鸡才在笼里，不是你偷了是谁？”石秀道：“不要争，值几钱，赔了你便罢。”店小二道：“我的是报晓鸡，店内少他不得，你便赔我十两银子也不济，只要还我鸡！”石秀大怒道：“你诈哄谁！老爷不赔你便怎地？”店小二笑道：“客人，你们休要在这里讨野火吃！只我店里不比别处客店，拿你到庄上，便做梁山泊贼寇解了去。”石秀听了，大骂道：“便是梁山泊好汉，你怎么拿了我去请赏！”杨雄也怒道：“好意还你些钱，不赔你怎地拿我去！”小二叫一声：“有贼！”只见店里赤条条地走出三五个大汉来，径奔杨雄、石秀来。被石秀手起，一拳一个都打翻了。小二哥正待要叫，被时迁一掌，打肿了脸，作声不得。这几个大汉都从后门走了。杨雄道：“兄弟，这厮们一定去报人来，我们快吃了饭走罢。”三个当下吃饱了，把包裹分开腰了，穿上麻鞋，跨了腰刀，各人去枪架上拣了一条好朴刀。石秀道：“左右只是左右，不可放过了他。”便去灶

前寻了把草，灶里点个火，望里面四下焯着。看那草房被风一煽，刮刮杂杂火起来。那火顷刻间天也似般大。三个拽开脚步，望大路便走。正是：只为偷儿攘一鸡，从教杰士竞追。梁山水泊兴波浪，祝氏山庄化作泥。

三个人行了两个更次，只见前面后面火把不计其数，约有一二百人，发着喊，赶将来。石秀道：“且不要慌，我们且拣小路走。”杨雄道：“且住。一个来杀一个。两个来杀一双。待天色明朗却走。”说犹未了，四下里合拢来。杨雄当先，石秀在后，时迁在中，三个挺着朴刀，来战庄客。那伙人初时不知，轮着枪棒赶来。杨雄手起朴刀，早戳翻了五七个。前面的便走，后面的急待要退，石秀赶入去，又戳翻了六七人。四下里庄客见说杀伤了十数人，都是要性命的，思量不是头，都退了去。三个得一步，赶一步。正走之间，喊声又起，枯草里舒出两把挠钩，正把时迁一挠钩搭住，拖入草窝去了。石秀急转身来救时迁，背后又舒出两把挠钩来，却得杨雄眼快，便把朴刀一拨，两把挠钩拨开去了。将朴刀望草里便戳，发声喊，都走了。两个见捉了时迁，怕深入重地，亦无心恋战，顾不得时迁了，只四下里寻路走罢。见远远的火把乱明，小路上又无丛林树木，照得有路便走，一直望东边去了。众庄客四下里赶不着，自救了带伤的人去，将时迁背剪绑了，押送祝家庄来。

且说杨雄、石秀走到天明，望见一座村落酒店。石秀道：“哥哥，前头酒肆里买碗酒饭吃了去，就问路程。”两个便入村店里来，倚了朴刀，对面坐下，叫酒保取些酒来，就做些饭吃。酒保一面铺下菜蔬、案酒，烫将酒来。方欲待吃，只见外面一个大汉奔走入来，生得阔脸方腮，眼鲜耳大，貌丑形粗，穿一领茶褐绸衫，戴一顶万字头巾，系一条白绢搭膊，下面穿一双油膀靴，叫道：“大官人教你们挑担来庄上纳。”店主人

连忙应道：“装了担，少刻便送到庄上。”那人分付了，便转身，又说道：“快挑来。”却待出门，正从杨雄、石秀面前过。杨雄却认得他，便叫一声：“小郎，你如何却在这里？不看我一看？”那人回转头来，看了一看，却也认得，便叫道：“恩人如何来到这里？”望着杨雄更拜。不是杨雄撞见了这个，有分教：三庄盟誓成虚谬，从虎咆哮起祸殃。毕竟杨雄、石秀遇见的那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七回

扑天雕双修生死书 宋公明一打祝家庄

话说当时杨雄扶起那人来，叫与石秀相见。石秀便问道：“这位兄长是谁？”杨雄道：“这个兄弟，姓杜，名兴，祖贯是中山府人氏，因为他面颜生得粗莽，以此人都叫他做鬼脸儿。上年间做买卖，来到蓟州，因一口气上打死了同伙的客人，吃官司监在蓟州府里。杨雄见他说起拳棒都省得，一力维持救了他。不想今日在此相会。”杜兴便问道：“恩人，为何公事来到这里？”杨雄附耳低言道：“我在蓟州杀了人命，欲要投梁山泊去入伙。昨晚在祝家店投宿，因同一个来的火伴时迁，偷了他店里报晓鸡吃，一时与店小二闹将起来，性起把他店屋放火都烧了。我三个连夜逃走，不提防背后赶来。我弟兄两个搠翻了他几个，不想乱草中间，舒出两把挠钩，把时迁搭了去。我两个乱撞到此，正要问路，不想遇见贤弟。”杜兴道：“恩人不要慌，我叫放时迁还你。”杨雄道：“贤弟少坐，同饮一杯。”

三人坐下，当下饮酒，杜兴便道：“小弟自从离了蓟州，多得恩人的恩惠，来到这里。感承此间一个大官人见爱，收录小弟在家中做个主管。每日拨万论千，尽托付与杜兴身上，甚是信任，以此不想回乡去。”杨雄道：“此间大官人是谁？”杜兴道：“此间独龙冈前面，有三座山冈，列着三个村坊：中

间是祝家庄，西边是扈家庄，东边是李家庄。这三处庄上，三村里算来总有一二万军马人家。惟有祝家庄最豪杰，为头家长唤做祝朝奉，有三个儿子，名为祝氏三杰：长子祝龙，次子祝虎，三子祝彪。又有一个教师唤做铁棒栾廷玉，此人有万夫不当之勇。庄上自有一二千了得的庄客。西边那个扈家庄，庄主扈太公，有个儿子，唤做飞天虎扈成，也十分了得；惟有一个女儿最英雄，名唤一丈青扈三娘，使两口日月双刀，马上如法了得。这里东村庄上，却是杜兴的主人，姓李，名应，能使一条浑铁点钢枪，背藏飞刀五口，百步取人，神出鬼没。这三村结下生死誓愿，同心共意，但有吉凶，递相救应。惟恐梁山泊好汉过来借粮，因此三村准备下抵敌他。如今小弟引二位到庄上，见了李大官人，求书去搭救时迁。”杨雄又问道：“你那李大官人，莫不是江湖上唤做扑天雕的李应？”杜兴道：“正是他。”石秀道：“江湖上只听得说独龙冈有个扑天雕李应是好汉，却原来在这里。多闻他真了个了得，是好男子，我们去走一遭。”杨雄便唤酒保计算酒钱。杜兴那里肯要他还，便自招了酒钱。

三个离了村店，便引杨雄、石秀来到李家庄上。杨雄看时，真个好大庄院。外面周回一遭阔港，粉墙傍岸，有数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柳树，门外一座吊桥，接着庄门。入得门来到厅前，两边有二十余座枪架，明晃晃的都插满军器。杜兴道：“两位哥哥在此少等，待小弟入去报知，请大官人出来相见。”杜兴入去，不多时，只见李应从里面出来。杨雄、石秀看时，果然好表人物，有《临江仙》词为证：鹞眼鹰睛头似虎，燕颌猿臂狼腰，疏财仗义结英豪。爱骑雪白马，喜着绛红袍。背上飞刀藏五把，点钢枪斜嵌银条，性刚谁敢犯分毫。李应真壮士，名号扑天雕。

当时李应出到厅前，杜兴引杨雄、石秀上厅拜见。李应连忙答礼，便教上厅请坐。杨雄、石秀再三谦让，方才坐了。李应便教取酒来且相待。杨雄、石秀两个再拜道：“望乞大官人致书与祝家庄，求救时迁性命，生死不敢有忘。”李应教请门馆先生来商议，修了一封书缄，填写名讳，使个图书印记，便差一个副主管赉了，备一匹快马，星火去祝家庄取这个人来。

那副主管领了东人书札，上马去了。杨雄、石秀拜谢罢。李应道：“二位壮士放心，小人书去，便当放来。”杨雄、石秀又谢了。李应道：“且请去后堂，少叙三杯等待。”两个随进里面，就具早膳相待。饭罢，吃了茶，李应问些枪法，见杨雄、石秀说的有理，心中甚喜。

已牌时分，那个副主管回来。李应唤到后堂问道：“去取的这人在那里？”主管答道：“小人亲见朝奉，下了书，倒有放还之心。后来走出祝氏三杰，反焦躁起来，书也不回，人也不放，定要解上州去。”李应失惊道：“他和我三家村里结生死之交，书到便当依允，如何恁地起来？必是你说得不好，以致如此。杜主管，你须自去走一遭，亲见祝朝奉，说个仔细缘由。”杜兴道：“小人愿去，只求东人亲笔书缄，到那里方才肯放。”李应道：“说得是。”急取一幅花笺纸来，李应亲自写了书札，封皮面上使一个讳字图书，把与杜兴接了。后槽牵过一匹快马，备上鞍辔，拿了鞭子，便出庄门，上马加鞭，奔祝家庄去了。李应道：“二位放心，我这封亲笔书去，少刻定当放还。杨雄、石秀深谢了，留在后堂饮酒等待。”

看看天色待晚，不见杜兴回来。李应心中疑惑，要教人去接。只见庄客报道：“杜主管回来了。”李应问道：“几个人回来？”庄客道：“只是主管独自一个跑马回来。”李应摇着头道：“却又作怪！往常这厮不是这等兜搭，今日缘何恁地？”

杨雄、石秀都跟出前厅来看时，只见杜兴下了马，入得庄门，见他模样，气得紫涨了面皮，龇牙露嘴，半晌说不出的话。有诗为证：

面貌天生本异常，怒时古怪更难当。
三分不象人模样，一似酆都焦面王。

李应出到厅前，连忙问道：“你且言备细缘故，怎么地来？”杜兴气定了，方才道：“小人赍了东人书札，到他那里第三重门下，却好遇见祝龙、祝虎、祝彪弟兄三个坐在那里。小人声了三个喏，祝彪喝道：‘你又来做甚么？’小人躬身禀道：‘东人有书在此拜上。’祝彪那厮变了脸，骂道：‘你那主人恁地不晓人事？早晌使个泼男女来这里下书，要讨那个梁山泊贼人时迁。如今我正要解上州里去，又来怎地？’小人说道：‘这个时迁不是梁山泊伙内人数，他自是蓟州来的客人。今投见敝庄东人，不想误烧了官人店屋，明日东人自当依旧盖还。万望俯看薄面，高抬贵手，宽恕宽恕。’祝家三个都叫道：‘不还，不还！’小人又道：‘官人请看东人亲笔书札在此。’祝彪那厮接过书去，也不拆开来看，就手扯的粉碎，喝叫把小人直叉出庄门。祝彪、祝虎发话道：‘休要惹老爷性发，把你那李应捉来，也做梁山泊强寇解了去。’小人本不敢尽言，实被那三个畜生无礼，把东人百般秽骂。便喝叫庄客来拿小人，被小人飞马走了。于路上气死小人！叵耐那厮枉与他许多年结生死之交，今日全无些仁义。”诗曰：

徒闻似漆与如胶，利害场中忍便抛。
平日若无真认气，临时休说死生交。

李应听罢，心头那把无明业火高举三千丈，按纳不下。大呼庄客：“快备我那马来！”杨雄、石秀谏道：“大官人息怒，休为小人们坏了贵处义气。”李应那里肯听，便去房中披上一副黄金锁子甲，前后盖面掩心，穿一领大红袍，背跨边插着飞刀五把，拿了点钢枪，戴上凤翅盔，出到庄前，点起三百悍勇庄客。杜兴也披一副甲，持把枪上马，带领二十余骑马军。杨雄、石秀也抓扎起，挺着朴刀，跟着李应的马，径奔祝家庄来。日渐衔山时分，早到独龙山冈前，便将人马排开。原来祝家庄又盖得好，占着这座独龙冈，四下一遭阔港。那庄正造在冈上，有三层城墙，都是顽石垒砌的，约高二丈。前后两座庄门，两条吊桥。墙里四边，都盖窝铺。四下里遍插着枪刀军器。门楼上排着战鼓铜锣。李应勒马，在庄前大叫：祝家三子，怎敢毁谤老爷！”只见庄门开处，拥出五六十骑马来，当先一骑似火炭赤的马上，坐着祝朝奉第三子祝彪。怎生装束？头戴缕金荷叶盔，身穿锁子梅花甲。腰悬锦袋弓和箭，手执纯钢刀与枪。马额下垂照地红缨，人面上生撞天杀气。李应见了祝彪，指着大骂道：“你这厮口边奶腥未退，头上胎发犹存，你爷与我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共意，保护村坊。你家但有事情，要取人时，早来早放，要取物件，无有不奉。我今一个平人，二次修书来讨，你如何扯了我的书札，耻辱我名，是何道理？”祝彪道：“俺家虽和你结生死之交，誓愿同心协意，共捉梁山泊反贼，扫清山寨，你如何却结连反贼，意在谋叛？”李应喝道：“你说他是梁山泊甚人？你这厮却冤平人做贼，当得何罪？”祝彪道：“贼人时迁已自招了，你休要在这里胡说乱道，遮掩不过，你去便去，不去时，连你捉了，也做贼人解送！”

李应大怒，拍坐下马，挺手中枪，便奔祝彪，祝彪纵马去

战李应。两个就独龙冈前，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了十七八合。祝彪战李应不过，拨回马便走。李应纵马赶将去，祝彪把枪横担在马上，左手拈弓，右手取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、觑得较亲，背翻身一箭。李应急躲时，臂上早着。李应翻筋斗，坠下马来，祝彪便勒转马来抢人。杨雄、石秀见了，大喝一声，捻两条朴刀，直奔祝彪马前杀将来。祝彪抵当不住，急勒回马便走，早被杨雄一朴刀，戳在马后股上。那马负疼，壁直立起来，险些儿把祝彪掀在马下，却得随从马上的人都搭上箭射将来。杨雄、石秀见了，自思又无衣甲遮身，只得退回不赶。杜兴也自把李应救起上马，先去了。杨雄、石秀跟了众庄客也去了。祝家庄人马赶了二三里路，见天色晚来，也自回去了。

杜兴扶着李应，回到庄前，下了马，同入后堂坐。众宅眷都出来看视，拔了箭矢，伏侍卸了衣甲，便把金疮药敷了疮口。连夜在后堂商议。杨雄、石秀与杜兴说道：“既是大官人被那厮无礼，又中了箭，时迁亦不能够出来，都是我等连累大官人了。我弟兄两个，只得上梁山泊去，恳告晁、宋二公并众头领，来与大官人报仇，就救时迁。”因辞谢了李应。李应道：“非是我不用心，实出无奈。两位壮士，只得休怪！”叫杜兴取些金银相赠，杨雄、石秀那里肯受。李应道：“江湖之上，二位不必推却。”两个方才收受。拜辞了李应，杜兴送出村口，指与大路。杜兴作别了，自回李家庄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杨雄、石秀取路投梁山泊来，早望见远远一处新造的酒店，那酒旗儿直挑出来。两个人到店屋，买些酒吃，就问路程。这酒店却是梁山泊新添设做眼的酒店，正是石勇掌管。两个一面吃酒，一头动问酒保上梁山泊路程。石勇见他两个非常，便来答应道：“你两位客人从那里来？要问上山去怎地？”杨雄道：“我们从蓟州来。”石勇猛可想起道：“莫非足下是石

秀么？”杨雄道：“我乃是杨雄，这个兄弟是石秀。大哥如何得知石秀名？”石勇慌忙道：“小子不认得。前者戴宗哥哥从蓟州回来，多曾称说兄长。闻名久矣，今得上山，且喜，且喜！”三个叙礼罢，杨雄、石秀把上件事都对石勇说了。石勇随即叫酒保置办分例酒来相待。推开后面水亭上窗子，拽起弓，放了一枝响箭。只见对港芦苇丛中，早有小喽罗摇过船来。石勇便邀二位上船，直送到鸭嘴滩上岸。石勇已自先使人上山去报知。早见戴宗、杨林下山来迎接。俱各叙礼罢，一同上至大寨里。

众头领知道有好汉上山，都来聚会，大寨坐下。戴宗、杨林引杨雄、石秀上厅参见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。相见已罢，晁盖细问两个踪迹。杨雄、石秀把本身武艺，投托入伙先说了，众人大喜，让位而坐。杨雄渐渐说到有个来投托大寨同入伙的时迁，不合偷了祝家店里报晓鸡，一时争闹起来，石秀放火烧了他店里，时迁被捉；李应二次修书去讨，怎当祝家三子坚决不放，誓愿要捉山寨里好汉，且又千般辱骂，叵耐那厮十分无礼。不说万事皆休，才然说罢，晁盖大怒，喝叫：“孩儿们将这两个与我斩讫报来！”正是：

杨雄石秀少商量，引带时迁行不臧。豪杰心肠虽似火，绿林法度却如霜。

宋江慌忙劝道：“哥哥息怒，两个壮士不远千里而来，同心协助，如何却要斩他？”晁盖道：“俺梁山泊好汉，自从火并王伦之后，便以忠义为主，全施仁德于民。一个个兄弟下山去，不曾折了锐气。新旧上山的兄弟们，各各都有豪杰的光彩。这厮两个，把梁山泊好汉的名目去偷鸡吃，因此连累我等受辱。今日先斩了这两个，将这厮首级去那里号令，便起军马去，就洗荡了那个村坊，不要输了锐气。孩儿们快斩了报来！”宋江

劝住道：“不然！哥哥不听这两位贤弟却才所说，那个鼓上蚤时迁，他原是此等人，以致惹起祝家那厮来，岂是这二位贤弟要玷辱山寨？我也每每听得有人说，祝家庄那厮要和俺山寨敌对。即目山寨人马数多，钱粮缺少，非是我等要去寻他，那厮倒来吹毛求疵，因而正好乘势去拿那厮。若打得此庄，倒有三五年粮食。非是我们生事害他，其实那厮无礼。哥哥权且息怒。小可不才，亲领一支军马，启请几位贤弟们下山去打祝家庄。若不洗荡得那个村坊，誓不还山。一是与山寨报仇，不折了锐气；二乃免此小辈被他耻辱；三则得许多粮食，以供山寨之用；四者就请李应上山入伙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公明哥哥之言最好，岂可山寨自斩手足之人？”戴宗便道：“宁可斩了小弟，不可绝了贤路。”众头领力劝，晁盖方才免了二人。杨雄、石秀也自谢罪。宋江抚谕道：“贤弟休生异心，此是山寨号令，不得不如此。便是宋江，倘有过失，也须斩首，不敢容情。如今新近又立了铁面孔目裴宣做军政司，赏功罚罪，已有定例。贤弟只得恕罪恕罪。”杨雄、石秀拜罢，谢罪已了，晁盖叫去坐在杨林之下。山寨里都唤小喽罗来参贺新头领已毕，一面杀牛宰马，且做庆喜筵席。拨定两所房屋，教杨雄、石秀安歇，每人拨十个小喽罗伏侍。

当晚席散。次日再备筵席，会众商量议事。宋江教唤铁面孔目裴宣，计较下山人数，启请诸位头领，同宋江去打祝家庄，定要洗荡了那个村坊。商量已定，除晁盖头领镇守山寨不动外，留下吴学究、刘唐并阮家三弟兄、吕方、郭盛。护持大寨。原拨定守滩、守关、守店有职事人员，俱各不动。又拔新到头领孟康管造船只，顶替马麟督战船。写下告示，将下山打祝家庄头领分作两起：头一拨，宋江、花荣、李俊、穆弘、李逵、杨雄、石秀、黄信、欧鹏、杨林，带领三千小喽罗，三百马军，

披挂已了，下山前进；第二拨便是林冲、秦明、戴宗、张横、张顺、马麟、邓飞、王矮虎、白胜，也带三千小喽罗，三百马军，随后接应。再着金沙滩、鸭嘴滩二处小寨，只教宋万、郑天寿守把，就行接应粮草。晁盖送路已了，自回山寨。

且说宋江并众头领径奔祝家庄来，于路无话，早来到独龙山前。尚有一里多路。前军下了寨栅。宋江在中军帐里坐下，便和花荣商议道：“我听得说祝家庄里路径甚杂，未可进兵，且先使两个人去探听路途曲折，知得顺逆路程，却才进去与他敌对。”李逵便道：“哥哥，兄弟闲了多时，不曾杀得一人，我便先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去不得。若是破阵冲敌，用着你先去。这是做细作的勾当，用你不着。”李逵笑道：“量这个鸟庄，何须哥哥费力！只兄弟自带三二百个孩儿杀将去，把这个鸟庄上人都砍了，何须要人先去打听！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厮休胡说！且一壁厢去，叫你便来。”李逵走开去了，自说道：“打死几个苍蝇，也何须大惊小怪！”宋江便唤石秀来说道：“兄弟曾到彼处，可和杨林走一遭。”石秀便道：“如今哥哥许多人马到这里，他庄上如何不提备，我们扮作甚么人入去好？”杨林便道：“我自打扮了解魔的法师去，身边藏了短刀，手里擎着法环，于路摇将入去。你只听我法环响，不要离了我前后。”石秀道：“我在蓟州原曾卖柴，我只是挑一担柴进去卖便了。身边藏了暗器，有些缓急，扁担也用得着。”杨林道：“好，好。我和你计较了，今夜打点，五更起来便行。”正是：只为一鸡小忿，致令众虎相争。所以古人有篇《西江月》道得好：

软弱安身之本，刚强惹祸之胎。无争无竞是贤才，
亏我些儿何碍！钝

斧锤砖易碎，快刀劈水难开。但看发白齿牙衰，
惟有舌根不坏。

且说石秀挑着柴担先入去。行不到二十来里，只见路径曲折多杂，四下里弯环相似，树林丛密，难认路头。石秀便歇下柴担不走。听得背后法环响得渐近，石秀看时，却见杨林头带一个破笠子，身穿一领旧法衣，手里擎着法环，于路摇将进来。石秀见没人，叫住杨林说道：“看见路径弯杂难认，不知那里是我前日跟随李应来时的路。天色已晚，他们众人都是熟路，正看不仔细。”杨林道：“不要管他路径曲直只顾拣大路走便了。”石秀又挑了柴，只顾望大路先走，见前面一村人家，数处酒店肉店。石秀挑着柴，便望酒店门前歇了，只见各店内都把刀枪插在门前，每人身上穿一领黄背心，写个大“祝”字。往来的人，亦各如此。石秀见了，便看着一个年老的人，唱个喏，拜揖道：“丈人，请问此间是何风俗？为甚都把刀枪插在当门？”那老人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客人？原来不知，只可快走。”石秀道：“小人是山东贩枣子的客人，消折了本钱，回乡不得，因此担柴来这里卖。不知此间乡俗地理。”老人道：“只可快走别处躲避，这里早晚要大厮杀也。”石秀道：“此间这等好村坊去处，怎地了大厮杀？”老人道：“客人，你敢真个不知？我说与你。俺这里唤做祝家村，冈上便是祝朝奉衙里。如今恶了梁山泊好汉，现今引领军马在村口，要来厮杀。却怕我这村里路杂，未敢入来，现今驻扎在外面。如今祝家庄上行号令下来，每户人家，要我们精壮后生准备着，但有令传来，便去策应。”石秀道：“丈人村中，总有多少人家？”老人道：“只我这祝家村，也有一二万人家。东西还有两村人接应：“东村唤做扑天雕李应李大官人；西村唤做扈太公庄，有个

女儿，唤做扈三娘，绰号一丈青，十分了得。”石秀道：“似此如何却怕梁山泊做甚么！”那老人道：“若是我们初来时，不知路的，也要吃捉了。石秀道：“丈人，怎地初来时要吃捉了？”老人道：“我这村里的路，有首诗说道：‘好个祝家庄，尽是盘陀路。容易入得来，只是出不去。’”石秀听罢，便哭起来，扑翻身便拜，向那老人道：“小人是个江湖上折了本钱、归乡不得的人，倘或卖了柴出去，撞见厮杀，走不脱，却不是苦？爷爷，怎地可怜见小人，情愿把这担柴相送爷爷，只指小人出去的路罢。”那老人道：“我如何白要你的柴？我就买你的。你且入来，请你吃些酒饭。”石秀便谢了，挑着柴，跟那老人入到屋里。那老人筛下两碗白酒，盛一碗糕糜，叫石秀吃了。石秀再拜谢道：“爷爷，指教出去的路径。”那老人道：“你便从村里走去，只看有白杨树，便可转弯。不问路道阔狭。但有白杨树的转弯便是活路，没那树时，都是死路。如有别的树木转弯，也不是活路。若还走差了，左来右去，只走不出去。更兼死路里地下埋藏看竹签铁蒺藜，若是走差了，踏着飞签，准定吃捉了。待走那里去？”石秀拜谢了，便问：“爷爷高姓？”那老人道：“村里姓祝的最多，惟有我复姓钟离，土居在此。”石秀道：“酒饭小人都吃够了，改日当厚报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听得外面闹吵。石秀听得道拿了一个细作。石秀吃了一惊，跟那老人出来看时，只见七八十个军人背绑着一个人过来。石秀看时却是杨林，剥得赤条条的，索子绑着。石秀看了，只暗暗地叫苦，悄悄假问老人道：“这个拿了的是甚么人？为甚事绑了他？”那人道：“你不见说他是宋江那里来的细作？”石秀又问道：“怎地吃他拿了？”那老人道：“说这厮也好大胆，独自一个来做细作，打扮做个解魔法师，闪入村里来。却又不认这路，只拣大路走了，左来右去，只走了

死路，又不能晓的白杨树转弯抹角的消息。人见他走得差了，来路蹊蹊，报与庄上官人们来捉他，这厮方才又掣出刀来，手起伤了四五个人。当不住这里人多，一发上，因此吃拿了。有人认得他从来是贼，叫做锦豹子杨林。”

说言未了，只听得前面喝道，说是庄上三官人巡绰过来。石秀在壁缝里张时，看见前面摆着二十对纓枪，后面四五个人骑战马、都弯弓插箭；又有三五对青白哨马，中间拥着一个年少的壮士，坐在一匹雪白马上，全副披挂了弓箭，手执一条银枪。石秀自认得他，特地问老人道：“过去相公是谁？”那老人道：“这个正是祝朝奉第三子，唤做祝彪，定着西村扈家庄一丈青为妻。弟兄三个，只有他第一了得。”石秀拜谢道：“老爷爷指点寻路出去。”那老人道：“今日晚了，前面倘或厮杀，枉送了你性命。”石秀道：“爷爷，可救一命则个！”那老人道：“你且在我家歇一夜，明日打听得没事，便可出去。”石秀拜谢了，坐在他家。只听得门前四五替报马报将来，排门分付道：“你那百姓，今夜只看红灯为号，齐心并力，捉拿梁山泊贼人，解官请赏。”叫过去了，石秀问道：“这个人是谁？”那老人道：“这个官人是本处捕盗巡检，今夜约会要捉宋江。”石秀见说，心中自忖了一回，讨个火把，叫了安置，自去屋后草窝里睡了。

却说宋江军马在村口屯驻，不见杨林、石秀出来回报，随后又使欧鹏去到村口，出来回报道：“听得那里讲动，说道捉了一个细作。小弟见路径又杂，难认，不敢深入重地。”宋江听罢，忿怒道：“如何等得回报了进兵！又吃拿了一个细作，必然陷了两个兄弟。我们今夜只顾进兵，杀将入去，也要将救他两个兄弟。未知你众头领意下如何？”只见李逵便道：“我先杀入去，看是如何？”宋江听得，随即便传将令，将军士都

披挂。李逵，杨雄前一队做先锋，使李俊等引军做合后，穆弘居左，黄信在右，宋江、花荣、欧鹏等中军头领，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锣，大刀阔斧，杀奔祝家庄来。

比及杀到独龙冈上，是黄昏时分。宋江催趲前军打庄。先锋李逵脱得赤条条的，挥两把夹钢板斧，火刺刺地杀向前来。到得庄前看时，已把吊桥高高地拽起了，庄门里不见一点火。李逵便要下水过去，杨雄扯住道：“使不得。关闭庄门，必有计策。待哥哥来，别有商议。”李逵那里忍得住，拍着双斧，隔岸大骂道：“那鸟祝太公老贼！你出来，黑旋风爷爷在这里！庄上只是不应。宋江中军人马到来，杨雄接着，报说庄上并不见人马，亦无动静。宋江勒马看时，庄上不见刀枪人马，心中疑惑，猛省道：“我的不是了。天书上明明戒说，临敌休急暴。是我一时见不到，只要救两个兄弟，以此连夜进兵。不期深入重地，直到了他庄前，不见敌军，他必有计策，快教三军且退。”李逵叫道：“哥哥，军马到这里了，休要退兵！我与你先杀过去，你们都跟我来。”

说犹未了，庄上早知。只听得祝家庄里一个号炮，直飞起半天里去。那独龙冈上，千百把火把一齐点着，那门楼上弩箭如雨点般射将来。宋江急取旧路回军。只见后军头领李俊人马先发起喊来，说道：“来的旧路都阻塞了，必有埋伏。”宋江教军马四下里寻路走。李逵挥起双斧，往来寻人厮杀，不见一个敌军。只见独龙冈上山顶上放一个炮来。响声未绝，四下里喊声震地。惊的宋公明目睁口呆，罔知所措。

你便有文韬武略，怎逃出地网天罗？正是：安排缚虎擒龙计，要捉惊天动地人。毕竟宋公明并众头领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八回

一丈青单捉王矮虎 宋公明两打祝家庄

话说当下宋江在马上看时，四下里都有埋伏军马，且教小喽罗只往大路杀将去。只听得五军屯塞住了，众人都叫起苦来。宋江问道：“怎么叫苦？”众军都道：“前面都是盘陀路，走了一遭，又转到这里。”宋江道：“教军马望火把亮处有房屋人家，取路出去。”又走不多时，只见前军又发起喊来，叫道：“才得望火把亮处取路，又有苦竹签，铁蒺藜遍地撒满，鹿角都塞了路口！”宋江道：“莫非天丧我也？”

正在慌急之际，只听得左军中间穆弘队里闹动，报来说道：“石秀来了。”宋江看时，见石秀捻着口刀，奔到马前道：“哥哥休慌，兄弟已知路了。暗传下将令，教五军只看有白杨树，便转弯走去，不要管他路阔路狭。”宋江催趲人马，只看有白杨树便转。宋江去约走过五六里路，只见前面人马越添得多了。宋江疑忌，便唤石秀问道：“兄弟，怎么前面贼兵众广？”石秀道：“他有烛灯为号。”花荣在马上看见，把手指与宋江道：“哥哥，你看见那树影里这碗烛灯么？只看我等投东，他便把那烛灯望东扯；若是我们投西，他便把那烛灯望西扯。只那些儿想来便是号令。”宋江道：“怎地奈何的他那碗灯。”花荣道：“有何难哉！便拈弓搭箭，纵马向前，望着影中只一箭，不端不正，恰好把那碗红灯射将下来。四下里埋伏军兵不见了

那碗红灯，便都自乱攙起来。宋江叫石秀引路，且杀出村口去。只听得前山喊声连起，一带火把纵横撩乱。宋江教前军扎住，且使石秀领路去探。不多时，回来报道：“是山寨中第二拨军马到了接应，杀散伏兵。”

宋江听罢，进兵夹攻，夺路奔出村口。祝家庄人马四散去了。会合着林冲、秦明等众人军马，同在村口驻扎。却好天明，去高阜处下了寨栅，整点人马，数内不见镇三山黄信。宋江大惊，询问缘故，有昨夜跟去的军人见的来说道：“黄头领听着哥哥将令，前去探路，不提防护苇丛中舒出两把挠钩，拖翻马脚，被五七个人活捉去了，救护不得。”宋江听罢大怒，要杀随行军汉：“如何不早报来？”林冲、花荣劝住宋江。众人纳闷道：“庄又不曾打得，倒折了两个兄弟，似此怎生奈何？”杨雄道：“此间有三个村坊结并。所有东村李大官人，前日已被祝彪那厮射了一箭，现今在庄上养疾，哥哥何不去与他计议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正忘了他。他便知本处地理虚实。”分付教取一对缎匹羊酒，选一骑好马并鞍辔，亲自上门去求见。林冲、秦明权守栅寨。宋江带同花荣、杨雄、石秀上了马，随行三百马军，取路投李家庄来。

到得庄前，早见门楼紧闭，吊桥高拽起了，墙里摆着许多庄兵人马。门楼上早擂起鼓来。宋江在马上叫道：“俺是梁山泊义士宋江，特来渴见大官人，别无他意，休要提备。”庄门上杜兴看见有杨雄、石秀在彼，慌忙开了庄门，放只小船过来，与宋江声喏。宋江慌忙下马来答礼。杨雄、石秀近前禀道：“这位兄弟便是引小弟两个投李大官人的，唤做鬼脸儿杜兴。”宋江道：“原来是杜主管。相烦足下对李大官人说，俺梁山泊宋江久闻大官人大名，无缘不曾拜会。今因祝家庄要和俺们做对头，经过此间，特献彩缎名马，羊酒薄礼，只求一见、别无

他意。”杜兴领了言语，再渡过庄来，直到厅前，李应带伤披被坐在床上。杜兴把宋江要求见的言语说了。李应道：“他是梁山泊造反的人，我如何与他厮见？无私有意。你可回他话道，只说我卧病在床，动止不得，难以相见，改日却得拜会。所赐礼物，不敢祇受。”

杜兴再渡过来见宋江，禀道：“俺东人再三拜上头领：本欲亲身迎迓，奈缘中伤，患躯在床不能相见，容日专当拜会。适蒙所赐厚礼，并不敢受。”宋江道：“我知你东人的意了。我因打祝家庄失利，俗求相见则个，他恐祝家庄见怪，不肯出来相见。”杜兴道：“非是如此，委实患病。小人虽是中山人氏，到此多年了，颇知此间虚实事情。中间是祝家庄，东是俺李家庄，西是扈家庄。这三村庄上，誓愿结生死之交，有事互相救应，今番恶了俺东人，自不去救应。只恐西村扈家庄上要来相助。他庄上别的不打紧，只有一个女将，唤做一丈青扈三娘，使两口日月刀，好生了得。却是祝家庄第三子祝彪定为妻室，早晚要娶。若是将军要打祝家庄时，不须提备东边，只要紧防西路。祝家庄上前后有两座庄门：一座在独龙冈前，一座在独龙冈后。若打前门，却不济事，须是两面夹攻，方可得破。前门打紧，路杂难认，一遭都是盘陀路径，阔狭不等。但有白杨树，便可转弯，方是活路。如无此树，便是死路。”石秀道：“他如今都把白树木砍砍伐去了，将何为记？”杜兴道：“虽然砍伐了树，如何起得根尽？也须有树根在彼。只宜白日进兵攻打，黑夜不可进兵。”

宋江听罢，谢了杜兴，一行人马却回寨里来。林冲等接着，都到寨里坐下。宋江把李应不肯相见并杜兴说的话对众头领说了。李逵便插口道：“好意送礼与他。那厮不肯出来迎接哥哥。我自引三百人去打开鸟庄，脑揪这厮出来拜见哥哥！”宋江道：

“兄弟，你不省的，他是富贵良民，惧怕官府，如何造次肯与我们相见？”李逵笑道：“那厮想是个小孩子，怕见。”众人一齐都笑起来。宋江道：“虽然如此说了，两个兄弟陷了，不知性命存亡。你众兄弟可竭力向前，跟我再去攻打祝家庄。”众人都起身说道：“哥哥将令，谁敢不听！不知教谁前去？”黑旋风李逵说道：“你们怕小孩子，我便前去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做先锋不利，今番用你不着。”李逵低了头忍气。宋江便点马麟、邓飞、欧鹏、王矮虎四个，“跟我亲自做先锋去。”第二点戴宗、秦明、杨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白胜，准备下水路用人；第三点林冲、花荣、穆弘、李逵，分作两路策应。众军标拨已定，都饱食了，披挂上马。

且说宋江亲自要去做先锋，攻打头阵。前面打着一面大红帅字旗，引着四个头领，一百五十骑马军，一千步军，直杀奔祝家庄来。于路着人探路，直到独龙冈前。宋江勒马看那祝家庄时，果然雄壮。有篇诗赞，便见祝家庄气象：

独龙山前独龙冈，独龙冈上祝家庄。
绕冈一带长流水，周遭环匝皆垂杨。
墙内森森罗剑戟，门前密密排刀枪。
对敌尽皆雄壮士，当锋都是少年郎。
祝龙出阵真难敌，祝虎交锋莫可当。
更有祝彪多武艺，咤叱暗鸣比霸王。
朝奉祝公谋略广，金银罗绮有千箱。
白旗一对门前立，上面明书字两行：

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

当下宋江在马上看了祝家庄那两面旗，心中大怒，设誓道：“我若打不得祝家庄，永不回梁山泊！”众头领看了，一齐都怒起来。宋江听得后面人马都到了。留下第二拨头领攻打前门。宋江自引了前部人马，转过独龙冈后面来看祝家庄时，后面都是铜墙铁壁，把得严整。

正看之时，只见直西一彪军马呐着喊，从后杀来。宋江留下马麟、邓飞把住祝家庄后门，自带了欧鹏、王矮虎，分一半人马前来迎接。山坡下来军约有二三十骑马军，当中簇拥着一员女将。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蝉鬓金钗双压，凤鞋宝镫斜踏。连环铠甲衬红纱，
绣带柳腰端跨。霜刀把雄兵乱砍，玉纤将猛将生拿。
天然美貌海棠花，一丈青当先出马。

那来军正是扈家庄女将一丈青扈三娘，一骑青鬃马上，抡两口日月双刀，引着三五百庄客，前来祝家庄策应。宋江道：“刚说扈家庄有这个女将，好生了得，想来正是此人。谁敢与他迎敌？”说犹未了，只见这王矮虎是个好色之徒，听得说是个女将，指望一合便捉得过来。当时喊了一声，骤马向前，挺手中枪，便出迎敌。两军呐喊，那扈三娘拍马舞刀来战王矮虎。一个双刀的熟闲，一个单枪的出众。两个斗敌十数合之上，宋江在马上看时，见王矮虎枪法架隔不住。原来王矮虎初见一丈青，恨不得便捉过来，谁想斗过十合之上，看看的手颤脚麻，枪法便都乱了。不是两个性命相扑时，王矮虎却要做光起来。那一丈青是个乖觉的人，心中道：“这厮无理！”便将两把双刀直上直下砍将入来。这王矮虎如何敌得过，拨回马却待要走，被一丈青纵马赶上，把右手刀挂了，轻舒猿臂。将王矮虎提离

雕鞍，活捉去了。众庄客齐上，把王矮虎横拖倒拽捉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色胆能拚不顾身，肯将性命值微尘。
销金帐里无强将，丧魄亡精与妇人。

欧鹏见捉了王英，便挺枪来救。一丈青纵马跨刀，接着欧鹏，两个便斗。原来欧鹏祖是军班子弟出身，使得好一条铁枪，宋江看了，暗暗的喝采。怎的欧鹏枪法精熟，也敌不得那女将半点便宜。邓飞在远远处看见捉了王矮虎，欧鹏又战那女将不下，跑着马，舞起一条铁链，大发喊赶将来。祝家庄上已看多时，诚恐一丈青有失，慌忙放下吊桥，开了庄门，祝龙亲自引了三百余人，骤马提枪，来捉宋江。马麟看见，一骑马使起双刀，来迎住祝龙厮杀。邓飞恐宋江有失，不离左右，看他两边厮杀，喊声迭起。宋江见马麟斗祝龙不过，欧鹏斗一丈青不下，正慌哩，只见一彪军马从刺斜里杀将来。宋江看时，大喜。却是霹雳火秦明，听得庄后厮杀，前来救应。宋江大叫：“秦统制，你可替马麟！”秦明是个急性的人，更兼祝家庄捉了他徒弟黄信，正没好气，拍马飞起狼牙棍，便来直取祝龙。祝龙也挺枪来敌秦明，马麟引了人却夺王矮虎。那一丈青看见了马麟来夺人，便撇了欧鹏，却来接住马麟厮杀。两个都会使双刀，马上相迎着，正如这风飘玉屑，雪撒琼花。宋江看得眼也花了。

这边秦明和祝龙斗到十合之上，祝龙如何敌得秦明过。庄门里面那教师栾廷玉带了铁锤，上马挺枪，杀将出来。欧鹏便来迎住栾廷玉厮杀。栾廷玉也不来交马，带住枪时，刺斜里便走。欧鹏赶将去，被栾廷玉一飞锤正打着，翻筋斗下马去。邓飞大叫：“孩儿们救人！”舞着铁链，径奔栾廷玉。宋江急唤

小喽罗，救得欧鹏上马。那祝龙当敌秦明不住，拍马便走。栾廷玉也撒了邓飞，却来战秦明。两个斗了一二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栾廷玉卖个破绽，落荒即走。秦明舞棍径赶将来。栾廷玉便望荒草之中跑马入去。秦明不知是计，也追入去。原来祝家庄那等去处，都有人埋伏，见秦明马到，拽起绊马索来，连人和马都绊翻了，发声喊，捉住了秦明。邓飞见秦明坠马，慌忙来救，急见绊马索拽，却待回身，两下里叫声：“着！”挠钩似乱麻一般搭来，就马上活捉了去。宋法看见，只叫得苦。止救得欧鹏上马。

马麟撒了一丈青，急奔来保护宋江，望南而走。背后栾廷玉、祝龙、一丈青，分投赶将来。看看没路，正待受缚。只见正南上一个好汉飞马而来，背后随从约有五百人马。宋江看时，乃是没遮拦穆弘。东南上也有三百余人，两个好汉飞奔前来：一个是病关索权雄，一个是拚命三郎石秀。东北上又一个好汉，高声大叫：“留下人着！”宋江看时，乃是小李广花荣。三路人马一齐都到，宋江心下大喜，一发并力来战栾廷玉、祝龙。庄上望见，恐怕两个吃亏，且教祝虎守住庄门，小郎君祝彪骑一匹劣马，使一条长枪，自引五百余人马，从庄后杀将出来，一齐混战。庄前李俊、张横、张顺，下水过来，被庄上乱箭射来，不能下手。戴宗、白胜，只在对岸呐喊。宋江见天色晚了，急叫马麟先保护欧鹏出村口去。宋江又叫小喽罗筛锣，聚拢众好汉，且战且走。宋江自拍马到处寻了看，只恐弟兄们迷了路。

正行之间，只见一丈青飞马赶来，宋江措手不及，便拍马望东而走。背后一丈青紧追着，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，赶投深村处来。一丈青正赶上宋江，待要下手，只听得山坡上有人大叫道：“那鸟婆娘赶我哥哥那里去！”宋江看时，却是黑旋风李逵，轮两把板斧，引着七八十个小喽罗，大踏步赶将来。

一丈青便勒轉馬，望這樹林邊去。宋江也勒住馬看時，只見樹林邊轉出十數騎馬軍來，當先簇擁着一個壯士。怎生結束？但見：

嵌寶頭盔穩戴，磨銀鎧甲重披。
素羅袍上綉花枝，獅蠻帶瑯瑤密砌。
丈八蛇矛緊挺，霜花駿馬頻嘶。
滿山都喚小張飛，豹子頭林沖便是。

那來軍正是豹子頭林沖，在馬上大喝道：“兀那婆娘走那里去！”一丈青飛刀縱馬，直奔林沖，林沖挺丈八蛇矛迎敵。兩個斗不到十合，林沖賣個破綻，放一丈青兩口刀砍入來，林沖把蛇矛逼個住，兩口刀逼斜了，趕攔去，輕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把一丈青只一拽，活挾過馬來。宋江看見，喝聲采，不知高低。林沖叫軍士綁了，驟馬向前道：“不曾傷犯哥哥么？”宋江道：“不曾傷着。”便叫李逵：“快走！村中接應眾好漢，且教來村口商議。天色已晚，不可戀戰。”黑旋風領本部人馬去了。林沖保護宋江，押着一丈青在馬上，取路出村口來。當晚眾頭領不得便宜，急急都趕出村口來。祝家庄人馬也收回庄上去了。滿村中殺死的人，不計其數。祝龍教把捉到的人都將來陷車囚了，一發拿住宋江，却解上東京去請功。扈家庄已把王矮虎解送到祝家庄去了。

且說宋江收回大隊人馬，到村口下了寨柵。先教將一丈青過來，喚二十個老成的小喽羅，着四個頭目，騎四匹快馬，把一丈青拴了雙手，也騎一匹馬。“連夜與我送上梁山泊去，交與我父親宋太公收管，便來回話。待我回山寨，自有發落。”眾頭領都只道宋江自要這個女子，盡皆小心送去。先把一輛車

儿教欧鹏上山去将息。一行人都领了将令，连夜去了。宋江其夜在帐中纳闷，一夜不睡，坐而待旦。

次日，只见探事人报来，说军师吴学究引将三阮头领并吕方、郭盛，带五百人马到来。宋江听了，出寨迎接了军师吴用，到中军帐里坐下。吴学究带将酒食来，与宋江把盏贺喜，一面犒赏三军众将。吴用道：“山寨里晁头领多听得哥哥先次进兵不利，特地使将吴用并五个头领来助战。不知近日胜败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一言难尽！叵耐祝家那厮，他庄门上立两面白旗，写道：‘填平水泊擒晁盖，踏破梁山捉宋江。’这厮无礼。先一遭进兵攻打，因为失其地利，折了杨林、黄信。夜来进兵，又被一丈青捉了王矮虎，栾廷玉锤打伤了欧鹏，绊马索拖翻捉了秦明、邓飞。如此失利，若不得林教头恰活捉得一丈青时，折尽锐气。今来似此，如之奈何？若是宋江打不得祝家庄破，救不出这几个兄弟来，情愿自死于此地，也无面目回去见得晁盖哥哥。”吴学究笑道：“这个祝家庄也是合当天败，却好有这个机会。吴用想来，事在旦夕可破。”宋江听罢，十分惊喜，连忙问道：“这祝家庄如何旦夕可破？机会自何而来？”吴学究笑着，不慌不忙，迭两个指头，说出这个机会来。正是：空中伸出拿云手，救出天罗地网人。毕竟军师吴用说出甚么机会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四十九回

解珍解宝双越狱 孙立孙新大劫牢

话说当时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：“今日有个机会，却是石勇面上来投入伙的人，又与栾廷玉那厮最好，亦是杨林、邓飞的至爱相识。他知道哥哥打祝家庄不利，特献这条计策来入伙，以为进身之报，随后便至。五日之内，可行此计，却是好么？”宋江听了，大喜道：“妙哉！”方才笑逐颜开。

说话的，却是甚么计策？下来便见。看官牢记这段话头。原来和宋公明初打祝家庄时，一同事发。却难这边说一句，那边说一回，因此权记下这两打祝家庄的话头，却先说那一回来投入伙的人乘机说的话，下来接着关目。原来山东海边有个州郡，唤做登州。登州城外一座山，山上多有豺狼虎豹，出来伤人。因此登州知府拘集猎户，当厅委了杖限文书，捉捕登州山上大虫。又仰山前山后里正之家也要捕虎文状，限外不行解官，痛责枷号不恕。

且说登州山下有一家猎户，兄弟两个，哥哥唤做解珍，兄弟唤做解宝。弟兄两个，都使浑铁点钢叉，有一身惊人的武艺。当州里的猎户们，都让他第一。那解珍一个绰号唤做两头蛇，这解宝绰号叫做双尾蝎。二人父母俱亡，不曾婚娶。那哥哥七尺以上身材，紫棠色面皮，腰细膀阔。这个兄弟解宝，更是利害，也有七尺以上身材，面圆身黑，两只腿上刺着两个飞天夜

叉，有时性起，恨不得腾天倒地，拔树摇山。有一篇《西江月》，单道他弟兄的好处：

世本登州猎户，生来骁勇英豪。
穿山越岭健如獠，麋鹿见时惊倒。
手执莲花铁叉，腰悬蒲叶尖刀。
豹皮裙子虎筋绦，解氏二雄年少。

那弟兄两个，当官受了甘限文书，回到家中，整顿窝弓药箭，弩子叉，穿了豹皮裤、虎皮套体，拿了铁叉。两个径奔登州山上，下了窝弓，去树上等了一日，不济事了，收拾窝弓下去。次日，又带了干粮，再上山伺候，看看天晚，弟兄两个再把窝弓下了，爬上树去，直等到五更，又没动静。两个移了窝弓，却来西山边下了，坐到天明，又等不着。两个心焦，说道：“限三日内要纳大虫，迟时须用受责，却是怎地好！”

两个第三日夜，伏至四更时分，不觉身体困倦。两个背厮靠着且睡，未曾合眼，忽听得窝弓发响。两个跳将起来，拿了钢叉，四下里看时，只见一个大虫中了药箭，在那地上滚。两个拈着钢叉向前来。那大虫见了人来，带着箭便走。两个追将向前去，不到半山里时，药力透来，那大虫当不住，吼了一声，骨碌碌滚将下山去了。解宝道：“好了！我认得这山，是毛太公庄后园里，我和你下去他家取讨大虫。”当时弟兄两个提了钢叉，径下山来，投毛太公庄上敲门。此时方才天明，两个敲开庄门入去，庄客报与太公知道。多时，毛太公出来，解珍、解宝放下钢叉，声了喏，说道：“伯伯，多时不见，今日特来拜扰。”毛太公道：“贤侄如何来得这等早？有甚话说？”解珍道：“无事不敢惊动伯伯睡寢。如今小侄因为官司委了甘限

文书，要捕获大虫，一连等了三日，今早五更，射得一个，不想从后山滚下在伯伯园里。望烦借一路，取大虫则个。”毛太公道：“不妨，既是落在我园里，二位且少坐。敢是肚肌了，吃些早饭去取。”叫庄客且去安排早膳来相待，当时劝二位吃了酒饭。解珍、解宝起身谢道：“感承伯伯厚意，望烦引去，取大虫还小侄。”毛太公道：“既是在我庄后，却怕怎地？且坐吃茶，却去取未迟。”解珍、解宝不敢相违，只得又坐下。庄客拿茶来，叫二位吃了。毛太公道：“如今我和贤侄去取大虫。”解珍、解宝道：“深谢伯伯。”

毛太公引了二人入到庄后，叫庄客把钥匙来开门，百般开不开。毛太公道：“这园多时不曾有人来开，敢是锁簧锈了，因此开不得。去取铁锤来打开了罢。”庄客便将铁锤来，敲开了锁。众人都入园里去看时，遍山边去看，寻不见。毛太公道：“贤侄，你两个莫不错看了，认不仔细？敢不曾落在我园里？”解珍道：“怎地得我两个错看了？是这里生长的人，如何不认得！”毛太公道：“你自寻便了，有时自抬去。”解宝道：“哥哥，你且来看，这里一带草滚得平平地都倒了，又有血路在上头，如何说不在这里？必是伯伯家庄客抬过了。”毛太公道：“你休这等说！我家庄上的人如何得知有大虫在园里，便又抬得过？你也须看见方才当面敲开锁来，和你两个一同入园里来寻。你如何这般说话！”解珍道：“伯伯，你须还我这个大虫去解官。”毛太公道：“你这两个好无道理！我好意请你吃酒饭，你颠倒赖我大虫！”解宝道：“有甚么赖处！你家也现当里正，官府中也委了甘限文书，却没本事去捉，倒来就我现成。你倒将去请功，教我兄弟两个吃限棒！”毛太公道：“你吃限棒，干我甚事！”解珍、解宝睁起眼来，便道：“你敢教我搜一搜么？”毛太公道：“我家比你家，各有内外。你看这两个

教化头倒来无礼！”解宝抢近厅前寻不见，心中火起，便在厅前打将起来；解珍也就厅前攀折栏杆，打将入去。毛太公叫道：“解珍、解宝白昼抢劫！”那两个打碎了厅前椅桌，见庄上都有准备，两个便拔步出门，指着庄上骂道：“你赖我大虫，和你官司里去理会！”解氏深机捕获，毛家巧计牢笼。当日因争一虎，后来引起双龙。

那两个正骂之间，只见两三匹马投庄上来，引着一伙伴当。解珍认得是毛太公儿子毛仲义，接着说道：“你家庄上庄客捉过了我大虫，你爹不讨还我，颠倒要打我弟兄两个。”毛仲义道：“这厮村人不省事，我父亲必是被他们瞒过了。你两个不要发怒，随我到家里，讨还你便了。”解珍、解宝谢了毛仲义，叫开庄门，教他两个进去。待得解珍、解宝入得门来，便叫关上庄门，喝一声：“下手！”两廊下走出二三十个庄客，并恰才马后带来的都是做公的。那兄弟两个措手不及，众人一发上，把解珍、解宝绑了。毛仲义道：“我家昨夜自射得一个大虫，如何来白赖我的？乘势抢掳我家财，打碎家中什物，当得何罪？解上本州，也与本州除了一害！”

原来毛仲义五更时，先把大虫解上州里去了，却带了若干做公的来捉解珍、解宝。不想他这两个不识局面，正中了他的计策，分说不得。毛太公教把他两个使的钢叉并一包赃物，扛抬了许多打碎的家伙什物，将解珍、解宝剥得赤条条地，背剪绑了，解上州里来。本州有个六案孔目，姓王，名正，却是毛太公的女婿，已自先去知府面前禀说了。才把解珍、解宝押到厅前，不由分说，捆翻便打，定要他两个招做“混赖大虫，各执钢叉，因而抢掳财物”。解珍、解宝吃拷不过，只得依他招了。知府教取两面二十五斤的重枷来枷了，钉下大牢里去。毛太公、毛仲义自回庄上商议道：“这两个男女却放他不得，不

如一发结果了他，免致后患。”当时子父二人自来州里，分付孔目王正：“与我一发斩草除根，萌芽不发，我这里自行与知府的打关节。”

却说解珍、解宝押到死囚牢里，引至亭心上来，见这个节级。为头的那人，姓包，名吉，已

自得了毛太公银两，并听信王孔目之言，教对付他两个性命，便来亭心里坐下。小牢子对他两个说道：“快过来跪在亭子前！”包节级喝道：“你两个便是甚么两头蛇、双尾蝎，是你么？”解珍道：“虽然别人叫小人们这等混名，实不曾陷害良善。”包节级喝道：“你这两个畜生！今番我手里教你两头蛇做一头蛇，双尾蝎做单尾蝎！且与我押入大牢里去！”

那一个小牢子把他两个带在牢里来。见没人，那小节级便道：“你两个认得我么？我是你哥哥的妻舅。”解珍道：“我只亲弟兄两个，别无那个哥哥。”那小牢子道：“你两个须是孙提辖的兄弟。”解珍道：“孙提辖是我姑舅哥哥，我却不曾与你相会。足下莫非是乐和舅？”那小节级道：“正是，我姓乐，名和，祖贯茅州人氏。先祖挈家到此，将姐姐嫁与孙提辖为妻。我自在此州里勾当，做小牢子。人见我唱得好，都叫我做铁叫子乐和。姐夫见我好武艺，教我学了几路枪法在身。”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玲珑心地衣冠整，俊俏肝肠语话清。
能唱人称铁叫子，乐和聪慧自天生。

原来这乐和是一个聪明伶俐的人，诸般乐品，尽皆晓得，学着便会。作事见头知尾。说起枪棒武艺，如糖似蜜价爱。为见解珍、解宝是个好汉，有心要救他，只是单丝不成线，孤

掌岂能鸣，只报得他一个信。乐和说道：“好教两个得知，如今包节级得受了毛太公钱财，必然要害你两个性命，你两个却是怎生好？”解珍道：“你不说起孙提辖则休，你既说起他来，只央你寄一个信。”乐和道：“你却教我寄信与谁？”解珍道：“我有个姐姐，是我爷面上的，却与孙提辖兄弟为妻，现在东门外十里牌住。他是我姑娘的女儿，叫做母大虫顾大嫂，开张酒店，家里又杀牛开赌。我那姐姐有三二十人近他不得，姐夫孙新这等本事，也输与他。只有那个姐姐和我弟兄两个最好。孙新、孙立的姑娘，却是我母亲，以此他两个又是我姑舅哥哥。央烦的你暗暗地寄个信与他，把我的事说知，姐姐必然自来救我。”

乐和听罢，分付说：“贤亲，你两个且宽心着。”先去藏些烧饼肉食，来牢里开了门，把与解珍、解宝吃了。推了事故，锁了牢门，教别个小节级看守了门，一径奔到东门外，望十里牌来。早望见一个酒店。门前悬挂着牛羊等肉，后面屋下一簇人那里赌博。乐和见酒店里一个妇人坐在柜上。但见：

眉粗眼大，胖面肥腰。插一头异样钗环，露两个时兴钏镯。有时怒起，提井栏便打老公头；忽地心焦，拿石锥敲翻庄客腿。生来不会拈针线，弄棒持枪当女工。

乐和入进店内，看着顾大嫂，唱个喏道：“此间姓孙么？”顾大嫂慌忙答道：“便是。足下却要沽酒，却要买肉？如要赌钱，后面请坐。”乐和道：“小人便是孙提辖妻弟乐和的便是。”顾大嫂笑道：“原来是乐和舅，可知尊颜和姆姆一般模样。且请里面拜茶。”乐和跟进里面客位里坐下。顾大嫂便动问道：“闻知得舅舅在州里勾当，家下穷忙少闲，不曾相会。今日甚

风吹得到此？”乐和答道：“小人无事，也不敢来相恼。今日厅上偶然发下两个罪人进来，虽不曾相会，多闻他的大名。一个是两头蛇解珍，一个是双尾蝎解宝。”顾大嫂道：“这两个是我的兄弟，不知因甚罪犯下在牢里？”乐和道：“他两个因射得一个大虫、被本乡一个财主毛太公赖了。又把他两个强扭做贼，抢掳家财，解入州里来。他又上上下下都使了钱物，早晚间要教包节级牢里做翻他两个，结果了性命。小人路见不平，独力难救。只想一者沾亲，二乃义气为重，特地与他通个消息。他说道：‘只除是姐姐便救得他。’若不早早用心着力，难以救拔。”顾大嫂听罢，一片声叫起苦来。便叫火家：“快去寻得二哥家来说话。”有几个火家去不多时，寻得孙新归来，与乐和相见。怎见得孙新的好处？有诗为证：

军班才俊子，眉目有神威。
身在蓬莱寓，家从琼海移。
自藏鸿鹄志，恰配虎狼妻。
鞭举龙双见，枪来蟒独飞。
年似孙郎少，人称小尉迟。

原来这孙新祖是琼州人氏，军官子孙，因调来登州驻扎，弟兄就此为家。孙新生得身长力壮，全学得他哥哥的本事，使得几路好鞭枪，因此多人把他弟兄两个比尉迟恭，叫他做小尉迟。顾大嫂把上件事对孙新说了，孙新道：“既然如此，叫舅舅先回去。他两个已下在牢里，全望舅舅看觑则个。我夫妻商量个长便道理，却径来相投。”乐和道：“但有用着小人的处，尽可出力向前。”顾大嫂置酒相待已了，将出一包碎银，付与乐和：“望烦舅舅将去牢里，散与众人并小牢子们，好生周全

他两个弟兄。”乐和谢了，收了银两，自回牢里来替他使用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顾大嫂和孙新商议道：“你有甚么道理，救我两个兄弟？”孙新道：“毛太公那厮，有钱有势，他防你两个兄弟出来，须不肯干休，定要做翻了他两个，似此必然死在他手。若不去劫牢，别样也救他不得。”顾大嫂道：“我和你今夜便去。”孙新笑道：“你好粗卤。我和你也要算个长便，劫了牢，也要个去向。若不得我那哥哥和这两个人时，行不得这件事。”顾大嫂道：“这两个是谁？”孙新道：“便是那叔侄两个最好赌的邹渊、邹润，如今现在登云山台峪里聚众打劫。他和我最好，若得他两个相帮助，此事便成。”顾大嫂道：“登云山离这里不远，你可连夜去请他叔侄两个来商议。”孙新道：“我如今便去。你可收拾了酒食肴馔，我去定请得来。”顾大嫂分付火家，宰了一口猪，铺下数盘果品按酒，排下桌子。

天色黄昏时候，只见孙新引了两筹好汉归来。那个为头的姓邹，名渊，原是莱州人氏。自小最好赌钱，闲汉出身，为人忠良慷慨，更兼一身好武艺，性气高强，不肯容人，江湖上唤他绰号出林龙。第二个好汉，名唤邹润，是他侄儿，年纪与叔叔仿佛，二人争差不多。身材长大，天生一等异相，脑后一个肉瘤，以此人都唤他做独角龙。那邹润往常但和人争闹，性起来一头撞去。忽然一日，一头撞折了涧边一株松树，看的人都惊呆了。有《西江月》一首，单道他叔侄的好处：

厮打场中为首，呼卢队里称雄。

天生忠直气如虹，武艺惊人出众。

结寨登云台上，英名播满山东。

翻江搅海似双龙，岂作池中玩弄？

当时顾大嫂见了，请入后面屋下坐地。却把上件事告诉与他。次后商量劫牢一节。邹渊道：“我那里虽有八九十人，只有二十来个心腹的。明日干了这件事，便是这里安身不得了。我却有个去处，我也有心要去多时，只不知你夫妇二人肯去么？”顾大嫂道：“遮莫甚么去处，都随你去，只要救了我两个兄弟。”邹渊道：“如今梁山泊十分兴旺，宋公明大肯招贤纳士。他手下现有我的三个相识在彼：一个是锦豹子杨林，一个是火眼狻猊邓飞，一个是石将军石勇，都在那里入伙了多时。我们救了你两兄弟，都一发上梁山泊投奔入伙去，如何？”顾大嫂道：“最好，有一个不去的，我便乱枪戳死他！”邹渊道：“还有一件，我们倘或得了人，诚恐登州有些军马追来，如之奈何？”孙新道：“我的亲哥哥现做本州军马提辖，如今登州只有他一个了得。几番草寇临城，都是他杀散了，到处闻名。我明日自去请他来，要他依允便了。”邹渊道：“只怕他不肯落草。”孙新说道：“我自有良法。”

当夜吃了半夜酒，歇到天明，留下两个好汉在家里，却使一个火家带领了一两个人，推一辆车子：“快走城中营里，请我哥哥孙提辖并嫂嫂乐大娘子，说道：‘家中大嫂害病沉重，便烦来家看觑。’”顾大嫂分付火家道：“只说我病重临危，有几句紧要的话，须是便来，只有一番相见嘱咐。”火家推车儿去了。孙新专在门前伺候，等接哥哥。饭罢时分，远远望见车儿来了，载着乐大娘子，背后孙提辖骑着马，十数个军汉跟着，望十里牌来。孙新入去报与顾大嫂得知，说：“哥嫂来了。”顾大嫂分付道：“只依我如此行。”孙新出来，接见哥嫂，且请嫂嫂下了车儿，同到房里，看视弟媳妇病症。孙提辖下了马，入门来，端的好条大汉，淡黄面皮，落腮胡须，八尺以上

身材，姓孫，名立，綽號病尉遲，射得硬弓，騎得劣馬，使一管長槍，腕上懸一條虎眼竹節鋼鞭，海邊人見了，望風而降。有詩為證：

胡須黑霧飄，性格流星急。
鞭槍最熟慣，弓箭常溫習。
闊臉似妝金，雙睛如點漆。
軍中顯姓名，病尉遲孫立。

當下病尉遲孫立下馬來，進得門便問道：“兄弟，娘子害甚么病？”孫新答道：“他害得症候，病得蹺蹊，請哥哥到里面說話。”孫立便入來，孫新分付火家，着這伙跟馬的軍士去對門店里吃酒。便教火家牽過馬，請孫立入到里面來坐下。

良久，孫新道：“請哥哥嫂嫂去房里看病。”孫立同樂大娘子入進房里，見沒有病人。孫立問道：“娘子病在那里房內？”只見外面走入顧大嫂來，鄒淵、鄒潤跟在背後。孫立道：“娘子，你正是害甚么病？”顧大嫂道：“伯伯拜了。我害些救兄弟的病。”孫立道：“却又作怪！救甚么兄弟？”顧大嫂道：“伯伯你不要推聾妝啞。你在城中，豈不知道他兩個是我兄弟，偏不是你的兄弟！”孫立道：“我并不知因由，是那兩個兄弟？”顧大嫂道：“伯伯在上，今日事急，只得直言拜稟：這解珍、解寶被登雲山下毛太公與同王孔目設計陷害，早晚要謀他兩個性命。我如今和這兩個好漢商量已定，要去城中劫牢，救出他兩個兄弟，都投梁山泊入伙去。恐怕明日事发，先負累伯伯。因此我只推患病，請伯伯、姆姆到此說個長便。若是伯伯不肯去時，我們自去上梁山泊去了。如今朝廷有甚分曉，走了的倒沒事，見在的便吃官司。常言道：‘近火先焦。’伯伯便替我

们吃官司坐牢，那时又没人送饭来救你。伯伯尊意如何？”孙立道：“我却是登州的军官，怎地敢做这等事！”顾大嫂道：“既是伯伯不肯，我们今日先和伯伯并个你死我活！”顾大嫂身边便掣出两把刀来，邹渊、邹润各拔出短刀在手。孙立叫道：“婶子且住，休要急速！待我从长计较，慢慢地商量。”乐大娘子惊得半晌做声不得。顾大嫂又道：“既是伯伯不肯去时，即便先送姆姆前行，我们自去下手。”孙立道：“虽要如此行时，也待我归家去收拾包裹行李，看个虚实，方可行事。”顾大嫂道：“伯伯，你的乐阿舅透风与我们了。一就去劫牢，一就去取行李不迟。”孙立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你众人既是如此行了，我怎地推却得开，不成日后倒要替你们吃官司？罢，罢，罢！都做一处商议了行。”先叫邹渊去登云山寨里收拾起财物人马，带了那二十个心腹的人来店里取齐。邹渊去了。又使孙新入城里来，问乐和讨信，就约会了，暗通消息解珍、解宝得知。

次日，登云山寨里邹渊收拾金银已了，自和那起人到来相助。孙新家里也有七八个知心腹的火家，并孙立带来的十数个军汉，共有四十余人。孙新宰了两口猪，一腔羊，众人尽吃了一饱。顾大嫂贴肉藏了尖刀，扮做个送饭的妇人先去。孙新跟着孙立，邹渊领了邹润，各带了火家，分作两路人去。正是：捉虎翻成纵虎灾，虎官虎吏枉安排。全凭铁叫通关节，始得牢城铁瓮开。

且说登州府牢里包节级得了毛太公钱物，只要陷害解珍、解宝的性命。当日乐和拿着水火棍，正立在牢门里狮子口边，只听得拽铃子响，乐和道：“甚么人？”顾大嫂应道：“送饭的妇人。”乐和已自瞧科了，便来开门，放顾大嫂入来，再关了门。将过廊下去，包节级正在亭心里，看见便喝道：“这妇

人是甚么人？敢进牢里来送饭！自古狱不通风。”乐和道：“这是解珍、解宝的姐姐，自来送饭。”包节级喝道：“休要教他入去！你们自与他送进去便了。”乐和讨了饭，却来开了牢门，把与他两个。解珍、解宝问道：“舅舅夜来所言的事如何？”乐和道：“你姐姐入来了，只等前后相应。”乐和便把匡床与他两个开了。只听的小牢子入来报道：“孙提辖敲门，要走入来。”包节级道：“他自是营官，来我牢里有何事干？休要开门！”顾大嫂一蹙下亭心边去。外面又叫道：“孙提辖焦躁了打门。”包节级忿怒，便下亭心来。顾大嫂大叫一声：“我的兄弟在那里？”身边便掣出两把明晃晃尖刀来。包节级见不是头，望亭心外便走。解珍、解宝提起枷，从牢眼里钻将出来，正迎着包节级。包节级措手不及，被解宝一枷梢打重，把脑盖劈得粉碎。当时顾大嫂手起，早戳翻了三五个牢子，一齐发喊，从牢里打将出来。孙立、孙新两个把住牢门，见四个从牢里出来，一发望州衙前便走。邹渊、邹润早从州衙里提出王孔目头来。街市上人大喊起，先奔出城去。孙提辖骑着马，弯着弓，搭着箭，压在后面。街上人家都关上门，不敢出来。州里做公的人，认得是孙提辖，谁敢向前拦当？众人簇拥着孙立，奔出城门去，一直望十里牌来，扶搀乐大娘子上了车儿。顾大嫂上了马，帮着便行。

解珍、解宝对众人道：“叵耐毛太公老贼冤家，如何不报了去”孙立道：“说得是。”便令：“兄弟孙新与舅舅乐和先护持车儿前行着，我们随后赶来。”孙新、乐和簇拥着车儿先行去了。孙立引着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并火伙伴当一径奔毛太公庄上来。正值毛仲义与太公在庄上庆寿饮酒，却不提备。一伙好汉呐声喊，杀将入去，就把毛太公、毛仲义并一门老小尽皆杀了，不留一个。去卧房里搜检得十数包金银财宝，后院

里牵得七八匹好马，把四匹捎带驮载。解珍、解宝拣几件好的衣服穿了，将庄院一把火齐放起烧了。各人上马。带了一行人，赶不到三十里路，早赶上车仗人马，一处上路行程。于路庄户人家又夺得三五匹好马，一行星夜奔上梁山泊去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忠义立身之本，奸邪坏国之端。狼心狗幸滥居官，致使英雄扼腕。夺虎机谋可恶，劫牢计策堪观。登州城廓痛悲酸，顷刻横尸遍满。

不一二日，来到石勇酒店里。那邹渊与他相见了，问起杨林、邓飞二人。石勇答言说起：“宋公明去打祝家庄，二人都跟去，两次失利。听得报来说，杨林、邓飞俱被陷在那里，不知如何。备闻祝家庄三子豪杰，又有教师铁棒栾廷玉相助，因此二次打不破那庄。”孙立听罢，大笑道：“我等众人来投大寨入伙，正没半分功劳，献此一条计策打破祝家庄，为进身之报如何？”石勇大喜道：“愿闻良策。”孙立道：“栾廷玉那厮，和我是一个师父教的武艺。我学的枪刀，他也知道，他学的武艺，我也尽知。我们今日只做登州对调来郢州守把，经过来此相望，他必然出来迎接。我们进身入去，里应外合，必成大事。此计如何？”正与石勇说计未了，兄见小校报道：“吴学究下山来，前往祝家庄救应去。”石勇听得，便叫小校快去报知军师，请来这里相见。说犹未了，已有军马来到店前，乃是吕方、郭盛并阮氏三雄，随后军师吴用带领五百人马到来。石勇接入店内，引着这行人都相见了，备说投托入伙献计一节。吴用听了大喜，说道：“既然众位好汉肯作成山寨，且休上山，便烦请往祝家庄行此一事，成全这段功劳如何？”孙立等众人皆喜，一齐都依允了。吴用道：“小生今去，也如此见阵。我人马前行，众位好汉随后一发便来。”

吴学究商议已了，先来宋江寨中。见宋公明眉间不展，面

带忧容，吴用置酒与宋江解闷，备说起石勇、杨林、邓飞三个的一起相识，是登州兵马提辖病尉迟孙立，和这祝家庄教师栾廷玉是一个师父教的。今来共有八人，投托大寨入伙，特献这条计策，以为进身之报。今已计较定了，里应外合，如此行事，随后便来参见兄长。宋江听说罢，大喜，把愁闷都撇在九霄云外，忙叫寨内置酒，安排筵席等来相待。

却说孙立教自己的伴当人等，跟着车仗人马投一处歇下，只带了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孙新、顾大嫂、乐和共是八人，来参宋江。都讲礼已毕。宋江置酒设席管待，不在话下。吴学究暗传号令与众人，教第三日如此行，第五日如此行。分付已了，孙立等众人领了计策，一行人自来和车仗人马投祝家庄进身行事。

再说吴学究道：“启动戴院长到山寨里走一遭，快与我取将这四个头领来，我自有用他处。”

不是教戴宗连夜来取这四个人来，有分教：水泊重添新羽翼，山庄无复旧衣冠。毕竟吴学究取那四个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回

吴学究双掌连环计 宋公明三打祝家庄

话说当时军师吴用启烦戴宗道：“贤弟可与我回山寨去取铁面孔目裴宣、圣手书生萧让、通臂猿侯健、玉臂匠金大坚。可教此四人带了如此行头，连夜下山来，我自有用他处。”戴宗去了。

只见寨外军士来报，西村扈家庄上扈成牵牛担酒，特来求见。宋江叫请入来。扈成来到中军帐前，再拜恳告道：“小妹一时粗卤，年幼不省人事，误犯威颜。今者被擒，望乞将军宽恕。奈缘小妹原许祝家庄上，前者不合奋一时之勇。陷于縲绁。如蒙将军饶放，但用之物，当依命拜奉。”宋江道：“且请坐说话。祝家庄那厮，好生无礼，平白欺负俺山寨，因此行兵报仇，须与你扈家无冤。只是令妹引入捉了我王矮虎因此还礼，拿了令妹。你把王矮虎放回还我，我便把令妹还你。”扈成答道：“不期已被祝家庄拿了这个好汉去。”吴学究便道：“我这王矮虎今在何处？”扈成道：“如今拘锁在祝家庄上，小人怎敢去取？”宋江道：“你不去取得王矮虎来还我，如何能够得你令妹回去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兄长休如此说。只依小生一言：今后早晚祝家庄上，但有些响亮，你的庄上切不可令人来救护。倘或祝家庄上有人投奔你处，你可就缚在彼。若是捉下得人时，那时送还令妹到贵庄。只是如今不在本寨，前日已使人送在山

寨，奉养在宋太公处。你且放心回去。我这里自有个道理。”
扈成道：“今番断然不敢去救应他，若是他庄上果有人来投我时，定缚来奉献将军麾下。”宋江道：“你若是如此，便强似送我金帛。”扈成拜谢了去。

且说孙立却把旗号上改换作“登州兵马提辖孙立”，领了一行人马，都来到祝家庄后门前。庄上墙里望见是登州旗号，报入庄里去。栾廷玉听得是登州孙提辖到来相望，说与祝氏三杰道：“这孙提辖是我弟兄，自幼与他同师学艺，今日不知如何到此？”带了二十余人马，开了庄门，放下吊桥，出来迎接。孙立一行人都下了马，众人讲礼已罢。栾廷玉问道：“贤弟在登州守把，如何到此？”孙立答道：“总兵府行下文书，对调我来此间郓州守把城池，提防梁山泊强寇。便道经过，闻知仁兄在此祝家庄，特来相探。本待从前门来，因见村口庄前俱屯下许多军马，不好冲突。特地寻觅村里，从小路问道庄后，入来拜望仁兄。”栾廷玉道：“便是这儿时连日与梁山泊强寇厮杀，已拿得他几个头领在庄里了，只要捉了宋江贼首，一并解官。天幸今得贤弟来此间镇守，正如锦上添花，旱苗得雨。”孙立笑道：“小弟不才，且看相助捉拿这厮们，成全兄长之功。”

栾廷玉大喜。当下都引一行人进庄里来，再拽起了吊桥，关上了庄门。孙立一行人安顿车仗人马，更换衣裳，都在前厅来相见。祝朝奉与祝龙、祝虎、祝彪三杰都相见了，一家儿都在厅前相接。栾廷玉引孙立等上到厅上相见，讲礼已罢，便对祝朝奉说道：“我这个贤弟孙立，绰号病尉迟，任登州兵马提辖。今奉总兵府对调他来，镇守此间郓州。”祝朝奉道：“老夫亦是治下。”孙立道：“卑小之职，何足道哉！早晚也要望朝奉提携指教。”祝氏三杰相请众位尊坐。孙立动问道；“连

日相杀，征阵劳神。”祝龙答道：“也未见胜败。众位尊兄，鞍马劳神不易。”孙立便叫顾大嫂引了乐大娘子叔伯姆两个去后堂见拜宅眷，唤过孙新、解珍、解宝参见了，说道：“这三个是我兄弟。”指着乐和便道：“这位是此间郟州差来取的公吏。”指着邹渊、邹润道：“这两个是登州送来的军官。”祝朝奉并三子虽是聪明，却见他又有老小，并许多行李车仗人马，又是栾廷玉教师的兄弟，那里有疑心。只顾杀牛宰马，做筵席管待众人，且饮酒食。

过了一两日，到第三日，庄兵报道：“宋江又调军马杀奔庄上来了。”祝彪道：“我自去上马拿此贼。”便出庄门，放下吊桥，引一百余骑马军杀将出来。早迎见一彪军马，约有五百来人，当先拥出那个头领，弯弓插箭，拍马轮枪，乃是小李广花荣。祝彪见了，跃马挺枪，向前来斗。花荣也纵马来战祝彪。两个在独龙冈前，约斗了十数合，不分胜败。花荣卖个破绽，拨回马便走，引他赶来。祝彪正待要纵马追去，背后有认得的说道：“将军休要去赶，恐防暗器，此人深好弓箭。”祝彪听罢，便勒转马来不赶，领回人马投庄上来，拽起吊桥。看花荣时，也引军马回去了。祝彪直到厅前下马，进后堂来饮酒。孙立动问道：“小将军今日拿得甚贼？”祝彪道：“这厮们伙里有个甚么小李广花荣，枪法好生了得。斗了五十余合，那厮走了。我却待要赶去追他，军人们道，那厮好弓箭，因此各自收兵回来。”孙立道：“来日看小弟不才，拿他几个。”当日筵席上叫乐和唱曲，众人皆喜。至晚席散，又歇了一夜。

到第四日午牌，忽有庄兵报道：“宋江军马又来在庄前了。”堂下祝龙、祝虎、祝彪三子都披挂了，出到庄前门外，远远地望见，早听得鸣锣擂鼓，呐喊摇旗，对面早摆下阵势。这里祝朝奉坐在庄门上，左边栾廷玉，右边孙提辖，祝家三杰并孙

立带来的许多人伴，都摆在两边。早见宋江阵上豹子头林冲高声叫骂，祝龙焦躁，喝叫放下吊桥，绰枪上马，引一二百人马，大喊一声，直奔林冲阵上。庄门下擂起鼓来，两边各把弓弩射住阵脚。林冲挺起丈八蛇矛和祝龙交战，连斗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两边鸣锣，各回了马。祝虎大怒，提刀上马跑到阵前，高声大叫宋江决战。说言未了，宋江阵上早有一将出马，乃是没遮拦穆弘来战祝虎。两个斗了三十余合，又没胜败。祝彪见了大怒，便绰枪飞身上马，引二百余骑，奔到阵前。宋江队里病关索杨雄一骑马，一条枪，飞抢出来战祝彪。

孙立看见两队儿在阵前厮杀，心中忍耐不住，便唤孙新：“取我的鞭枪来，就将我的衣甲、头盔、袍袄把来披挂了。”牵过自己马来——这骑马号乌骓马——鞮上鞍子，扣了三条肚带，腕上悬了虎眼钢鞭，绰枪上马。祝家庄上一声锣响，孙立出马在阵前。宋江阵上林冲、穆弘、杨雄都勒住马立于阵前。孙立早跑马出来，说道：“看小可捉这厮们。”孙立把马兜住，喝问道：“你那贼兵阵上有好厮杀的，出来与我决战！”宋江阵内鸾铃响处，一骑马跑将出来，众人看时，乃是拚命三郎石秀来战孙立。两马相交，双枪并举。两个斗到五十合，孙立卖个破绽，让石秀枪搠入来，虚闪一个过，把石秀轻轻的从马上捉过来，直挟到庄前撒下，喝道：“把来缚下了。”祝家三子把宋江军马一搅，都赶散了。

三子收军回到门楼下，见了孙立，众皆拱手钦伏。孙立便问道：“共是捉得几个贼人？”祝朝奉道：“起初先捉得一个时迁，次后拿得一个细作杨林，又捉得一个黄信；扈家庄一丈青捉得一个王矮虎；阵上拿得两个：秦明、邓飞；今番将军又捉得这个石秀，这厮正是烧了我店屋的。共是七个了，孙立道：“一个也不要坏他，快做七辆囚车装了，与些酒饭，将养身体，

休教饿损了他，不好看。他日拿了宋江，一并解上东京去，教天下传名，说这个祝家庄三杰。”祝朝奉谢道：“多幸得提辖相助，想是这梁山泊当灭也。”邀请孙立到后堂筵宴。石秀自把囚车装了。

看官听说，石秀的武艺不低似孙立，要赚祝家庄人，故意教孙立捉了，使他庄上人一发信他。孙立又暗暗地使邹渊、邹润、乐和去后房里把门户都看了出入的路数。杨林、邓飞见了邹渊、邹润，心中暗喜。乐和张看得没人。便透个消息与众人知了。顾大嫂与乐大娘子在里面已看了房户出入的门径。

至第五日，孙立等众人都在庄上闲行。当日辰牌时候，早饭已罢，只见庄兵报道：“今日宋江分兵做四路，来打本庄。”孙立道：“分十路待怎地？你手下人且不要慌，早作准备便了。先安排些挠钩套索，须要活捉，拿死的也不算！”庄上人都披挂了。祝朝奉亲自率引着一班儿上门楼来看时，见正东上一彪人马，当先一个头领，乃是豹子头林冲，背后便是李俊、阮小二，约有五百以上人马在此。正西上又有五百来人马，当先一个头领，乃是小李广花荣，随背后是张横、张顺。正南门楼上望时，也有五百来人马，当先三个头领，乃是没遮拦穆弘、病关索杨雄、黑旋风李逵。四面都是兵马，战鼓齐鸣，喊声大举。栾廷玉听了道：“今日这厮们厮杀，不可轻敌。我引了一队人马出后门，杀这正西北上的人马。”祝龙道：“我出前门，杀这正东上的人马。”祝虎道：“我也出后门，杀那西南上的人马。”祝彪道：“我自出前门，捉宋江，是要紧的贼首。”祝朝奉大喜，都赏了酒。各人上马，尽带了三百余骑奔出庄门，其余的都守庄院门楼前呐喊。此时邹渊、邹润已藏了大斧，只守在监门左侧。解珍、解宝藏了暗器，不离后门。孙新、乐和已守定前门左右。顾大嫂先拨军兵保护乐大娘子，却自拿了两

把双刀在堂前蘸，只听风声，便乃下手。

且说祝家庄上擂了三通战鼓，放了一个炮，把前后门都开，放下吊桥，一齐杀将出来。四路军兵出了门，四下里分投去厮杀。临后孙立带了十数个军兵，立在吊桥上。门里孙新便把原带来的旗号插起在门楼上，乐和便提着枪，直唱将出来。邹渊、邹润听得乐和唱，便唿哨了几声，轮动大斧，早把守监门的庄兵吹翻了数十人，便开了陷车，放出七只大虫来，各各寻了器械，一声喊起。顾大嫂掣出两把刀，直奔入房里，把应有妇人一刀一个，尽都杀了。祝朝奉见头势不好了，却待要投井时，早被石秀一刀剁翻，割了首级。那十数个好汉分投来杀庄兵。后门头解珍，解宝便去马草堆里放起把火，黑焰冲天而起。四路人马见庄上火起，并力向前。祝虎见庄里火起，先奔回来。孙立守在吊桥上，大喝一声：“你那厮那里去？”拦住吊桥。祝虎省口，便拨转马头再奔宋江阵上来。这里吕方、郭盛两戟齐举，早把祝虎和人连马搠翻在地，众军乱上，剁做肉泥。前军四散奔走。孙立、孙新迎接宋公明入庄。

且说东路祝龙斗林冲不住，飞马望庄后而来。到得吊桥边，见后门头解珍、解宝把庄客的尸首一个个攉将下来。火焰里祝龙急回马望北而走。猛然撞着黑旋风，踊身便到，轮动双斧，早砍翻马脚。祝龙措手不及，倒撞下来，被李逵只一斧，把头劈翻在地。祝彪见庄兵走来报知，不敢回，直望扈家庄投奔，被扈成叫庄客捉了绑缚下。正解将来见宋江，恰好遇着李逵，只一斧，砍翻祝彪头来，庄客都四散走了。李逵再轮起双斧，便看着扈成砍来。扈成见局面不好，投马落荒而走，弃家逃命，投延安府去了。后来中兴内也做了个军官武将。

且说李逵正杀得手顺，直抢入扈家庄里，把扈太公一门老幼，尽数杀了，不留一个。叫小喽罗牵了有的马匹，把庄里一

应有的财赋，捎搭有四五十驮，将庄院门一把火烧了，却回来献纳。

再说宋江已在祝家庄上正厅坐下，众头领都来献功，生擒得四五百人，夺得好马五百余匹，活捉牛羊不计其数。宋江见了，大喜道：“只可惜杀了栾廷玉那个好汉。”正嗟叹间，闻人报道：黑旋风烧了扈家庄，砍得头来献纳。宋江便道：“前日扈成已来投降，谁教他杀了此人？如何烧了他庄院？”只见黑旋风一身血污，腰里插着两把板斧，直到宋江面前唱个大喏，说道：“祝龙是兄弟杀了，祝彪也是兄弟砍了，扈成那厮走了，扈太公一家都杀得干干净净，兄弟特来请功。”宋江喝道：“祝龙曾有人见你杀了，别的怎地是你杀了？”黑旋风道：“我砍得手顺，望扈家庄赶去，正撞见一丈青的哥哥解那祝彪出来被我一斧砍了，只可惜走了扈成那厮。他家庄上，被我杀得一个也没了。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厮，谁叫你去来？你也须知扈成前日牵牛提酒前来投降了，如何不听得我的言语，擅自去杀他一家，故违了我的将令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便忘记了，我须不忘记！那厮前日教那个鸟婆娘赶着哥哥要杀，你今却又做人情。你又不曾和他妹子成亲，便又思量阿舅，丈人。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这铁牛，休得胡说！我如何肯要这妇人？我自有个处置。你这黑厮拿得活的有几个？”李逵答道：“谁鸟耐烦，见着活的便砍了。”宋江道：“你这厮违了我的军令，本合斩首，且把杀祝龙、祝彪的功劳折过了。下次违令，定行不饶！”黑旋风笑道：“虽然没了功劳，也吃我杀得快活！”

只见军师吴学究引着一行人马，都到庄上来与宋江把盏贺喜。宋江与吴用商议道，要把这祝家庄村坊洗荡了。石秀禀说起：“这钟离老人仁德之人，指路之力，救济大恩，也有此等善心良民在内，亦不可屈坏了这等好人。”宋江听罢，叫石秀

去寻那老人来。石秀去不多时，引着那个钟离老人来到庄上，拜见宋江，吴学究。宋江取一包金帛赏与老人，永为乡民：“不是你这个老人面上有恩，把你这个村坊尽数洗荡了，不留一家。因为你一家为善，以此饶了你这一境村坊人民。”那钟离老人只是下拜。宋江又道：“我连日在此搅扰你们百姓，今日打破祝家庄，与你村中除害。所有各家赐粮米一石，以表人心。”就着钟离老人为头给散。一面把祝家庄多余粮米，尽数装载上车。金银财赋，犒赏三军众将。其余牛羊骡马等物，将去山中支用。打破祝家庄，得粮五十万石。宋江大喜。大小头领，将军马收拾起身。又得若干新到头领：孙立、孙新、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乐和、顾大嫂，并救出七个好汉。孙立等将自己马也捎带了自己的财赋，同老小乐大娘子，跟随了大队军马上山。当有村坊乡民，扶老挈幼，香花灯烛，于路拜谢。宋江等众将一齐上马，将军兵分作三队摆开，前队鞭敲金镫，后军齐唱凯歌。正是：盗可盗，非常盗；强可强，真能强。只因灭恶除凶，聊作打家劫舍。地方恨土豪欺压，乡村喜义士济施。众虎有情，为救偷鸡钓狗；独龙无助，难留飞虎扑雕。谨具上万资粮，填平水泊；更赔许多人畜，踏破梁山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扑天雕李应恰才将息得箭疮平复，闭门在庄上不出，暗地使人常常去探听祝家庄消息。已知被宋江打破了，惊喜相半。只见庄客入来报说，有本州知府带领三五十部汉到庄，便问祝家庄事情。李应慌忙叫杜兴开了庄门，放下吊桥，迎接入庄。李应把条白绢搭膊络着手，出来迎迓，邀请进庄里前厅。知府下了马，来到厅上，居中坐了。侧首坐着孔目，下面一个押番、几个虞候，阶下尽是许多节级牢子。李应拜罢，立在厅前。知府问道：“祝家庄被杀一事如何？”李应答道：“小人因被祝彪射了一箭，有伤左臂，一向闭门，不敢出去，

不知其实。”知府道：“胡说！祝家庄现有状子，告你结连梁山泊强寇，引诱他军马打破了庄，前日又受他鞍马羊酒、彩缎金银，你如何赖得过？”李应告道：“小人是知法度的人，如何敢受他的东西？”知府道：“难信你说。且提去府里，你自与他对理明白。”喝教狱卒牢子捉了，带他州里去，与祝家分辩。两下押番虞候把李应缚了，众人簇拥知府上了马。知府又问道：“那个是杜主管杜兴？”杜兴道：“小人便是。”知府道：“状上也有你名，一同带去。”也与他锁了。一行人都出庄门。当时拿了李应、杜兴，离了李家庄，脚不停地解来。

行不过三十余里，只见林子边撞出宋江、林冲、花荣、杨雄、石秀一班人马，拦住去路。林冲大喝道：“梁山泊好汉合伙在此！”那知府人等不敢抵敌，撇了李应、杜兴，逃命去了。宋江喝叫赶上。众人赶了一程，回来说道：“我们若赶上时，也把这个鸟知府杀了，但自不知去向。”便与李应、杜兴解了缚索，开了锁，便牵两匹马过来，与他两个骑了。宋江便道：“且请大官人上梁山泊躲几时，如何？”李应道：“却是使不得。知府是你们杀了，不干我事。”宋江笑道：“官司里怎肯与你如此分辩？我们去了，必然要负累了你。既然大官人不肯落草，且在山寨消停几日，打听得没事了时，再下山来不迟。”当下不由李应、杜兴不行，大队军马中间如何回得来？一行三军人马，迤迤回到梁山泊了。

寨里头领晁盖等众人擂鼓吹笛，下山来迎接。把了接风酒，都上到大寨里聚义厅上，扇圈也似坐下。请上李应与众头领都相见了。两个讲礼已罢，李应禀宋江道：“小可两个已送将军到大寨了，既与众头领亦都相见了，在此趋侍不妨，只不知家中老小如何？可教小人下山则个。”吴学究笑道：“大官人差矣！宝眷已都取到山寨了。贵庄一把火已都烧做白地，大官人

却回到那里去？”李应不信，早见车仗人马，队队上山来。李应看时，却见是自家的庄客并老小人等。李应连忙来问时，妻子说道：“你被知府捉了来，随后又有两个巡检引着四个都头，带领三百来士兵到来抄扎家私，把我们好好地教上车子，将家里一应箱笼、牛羊、马匹、驴骡等项，都拿了去。又把庄院放起火来都烧了。”李应听罢，只叫得苦。晁盖、宋江都下厅伏罪道：“我等兄弟们端的久闻大官人好处，因此行出这条计来，万望大官人情恕！”李应见了如此言语，只得随顺了。

宋江道：“且请宅眷后厅耳房中安歇。”李应又见厅前厅后这许多头领亦有家眷老小在彼，便与妻子道：“只得依允他过。”宋江等当时请至厅前叙说闲话，众皆大喜。宋江便取笑道：“大官人，你看我叫过两个巡检并那知府过来相见。”那扮知府的是萧让，扮巡检的两个是戴宗、杨林，扮孔目的是裴宣，扮虞候的是金大坚、侯健。又叫唤那四个都头，却是李俊、张顺、马麟、白胜。李应都看了，目瞪口呆，言语不得。宋江喝叫小头目快杀牛宰马，与大官人陪话，庆贺新上山的十二位头领，乃是李应、孙立、孙新；解珍、解宝、邹渊、邹润、杜兴、乐和、时迁；女头领扈三娘、顾大嫂，同乐大娘子、李应宅眷，另做一席，在后堂饮酒。大小三军，自有犒赏。正厅上大吹大擂，众多好汉，饮酒至晚方散。新到头领，俱各拨房安顿。

次日，又作席面会请众头领作主张。宋江唤王矮虎来说道：“我当初在清风山时，许下你一头亲事，悬挂在心中，不曾完得此愿。今日我父亲有个女儿，招你为婿。”宋江自去请出宋太公来，引着一丈青扈三娘到筵前。宋江亲自与他陪话，说道：“我这兄弟王英虽有武艺，不及贤妹。是我当初曾许下他一头亲事，一向未曾成得。今日贤妹你认义我父亲了，众头领都是

媒人，今朝是个良辰吉日，贤妹与王英结为夫妇。”一丈青见宋江义气深重，推却不得，两口儿只得拜谢了。晁盖等众人皆喜，都称颂宋公明真乃有德有义之士。当日尽皆筵宴饮酒庆贺。

正饮宴间，只见山下有人来报道：“朱贵头领酒店里，有个郓城县人在那里，要来见头领。”晁盖、宋江听得报了，大喜道：“既是这恩人上山来入伙，足遂平生之愿。”正是：恩仇不辨非豪杰，黑白分明是丈夫。毕竟来的是郓城县甚么人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一回 插翅虎枷打白秀英 美髯公误失小衙内

话说宋江主张一丈青与王英配为夫妇，众人都称赞宋公明仁德，当日又设席庆贺。正饮宴间，只见朱贵酒店里使人上山来报道：“林子前大路上—伙客人经过，小喽罗出去拦截，数内一个称是郟城县都头雷横，朱头领邀请住了。现在店里饮分例酒食，先使小校报知。”晁盖、宋江听了大喜，随即同军师吴用三个下山迎接。朱贵早把船送至金沙滩上岸。宋江见了，慌忙下拜道：“久别尊颜，常切思想。今日缘何经过贱处？”雷横连忙答礼道：“小弟蒙本县差遣，往东昌府公干回来，经过路口，小喽罗拦讨买路钱，小弟提起贱名，因此朱兄坚意留住。”宋江道“天与之幸！”请到大寨，教众头领都相见了，置酒管待。一连住了五日，每日与宋江闲话。晁盖动问朱全消息，雷横答道：“朱全现今参做本县当牢节级，新任知县好生欢喜。”宋江宛曲把话来说雷横上山入伙，雷横推辞：“老母年高，不能相从，待小弟送母终年之后，却来相投。”雷横当下拜辞了下山，宋江等再三苦留不住。众头领各以金帛相赠，宋江、晁盖自不必说。雷横得了一大包金银下山，众头领都送至路口作别，把船渡过大路，自回郟城县去了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晁盖、宋江回至大寨聚义厅上，起请军师吴学究定议山寨职事。吴用已与宋公明商议已定。次日，会合众头领听号

令。先拨外面守店头领。宋江道：“孙新、顾大嫂原是开酒店之家，着令夫妇二人替回童威、童猛别用。”再令时迁去帮助石勇，乐和去帮助朱贵，郑天寿去帮助李立，东南西北四座店内卖酒卖肉，招接四方入伙好汉。每店内设两个头领。一丈青、王矮虎后山下寨，监督马匹。金沙滩小寨，童威、童猛弟兄两个守把。鸭嘴滩小寨，邹渊、邹润叔侄两个守把。山前大路，黄信、燕顺部领马军下寨守护。解珍、解宝守把前第一关。杜迁、宋万守把宛子城第二关。刘唐、穆弘守把大寨口第三关。阮家三雄守把山南水寨。孟康仍前监造战船。李应、杜兴、蒋敬总管山寨钱粮金帛。陶宗旺、薛永监筑梁山泊内城垣雁台。侯健专管监造衣袍、铠甲、旌旗、战袄。朱富、宋清提调筵宴。穆春、李云监造屋宇寨栅。萧让、金大坚掌管一应宾客书信公文。裴宣专管军政司赏功罚罪。其余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马麟、邓飞、杨林、白胜分调大寨八面安歇。晁盖、宋江、吴用居于山顶寨内。花荣、秦明居于山左寨内。林冲、戴宗居于山右寨内。李俊、李逵居于山前。张横、张顺居于山后。杨雄、石秀守护聚义厅两侧。一班头领，分拨已定，每日轮流一位头领做筵席庆贺。山寨体统，甚是齐整。有诗为证：

巍巍高寨水中央，列职分头任所长。
只为朝廷无驾驭，遂令草泽有鹰扬。

再说雷横离了梁山泊，背了包裹，提了朴刀，取路回到郓城县。到家参见老母，更换些衣服，赍了回文，径投县里来拜见了知县；回了话，销缴公文批帖，且自归家暂歇。依旧每日县中书画卯酉，听候差使。因一日行到县衙东首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都头几时回来？”雷横回过脸来看时，却是本县

一个帮闲的李小二。雷横答道：“我却才前日来家。”李小二道：“都头出去了许多时，不知此处近日有个东京新来打诨的行院，色艺双绝，叫做白秀英。那妮子来参都头，却值公差出外不在。如今现在勾栏里说唱诸般品调，每日有那一般打散，或是戏舞，或是吹弹，或是歌唱，赚得那人山人海价看。都头如何不去睃一睃？端的是好个粉头！”

雷横听了，又遇心闲，便和那李小二径到勾栏里来看。只见门首挂着许多金字帐额，旗杆吊着等身靠背。入到里面，便去青龙头上第一位坐了。看戏台上，却做笑乐院本。那李小二人丛里撇了雷横，自出外面赶碗头脑去了。院本下来，只见一个老儿裹着磕脑儿头巾，穿着一领茶褐罗衫，系一条皂绦，拿把扇子，上来开呵道：“老汉是东京人氏，白玉乔的便是。如今年迈，只凭女儿秀英歌舞吹弹，普天下伏侍看官。”锣声响处，那白秀英早上戏台，参拜四方，拈起锣棒，如撒豆般点动，拍下一声界方，念了四句七言诗，便说道：“今日秀英招牌上明写着这场话本，是一段风流蕴藉的格范，唤做‘豫章城双渐赶苏卿’。”说了，开话又唱，唱了又说，合棚价众人喝采不绝。雷横坐在上面看那妇人时，果然是色艺双绝。但见：

罗衣迭雪，宝髻堆云。樱桃口，杏脸桃腮；杨柳腰，兰心蕙性。歌喉宛转，声如枝上莺啼；舞态蹁跹，影似花间凤转。腔依古调，音出天然。高低紧慢按宫商，轻重疾徐依格范。笛吹紫竹篇篇锦，板拍红牙字字新。

那白秀英唱到务头，这白玉乔按喝道：“‘虽无买马博金艺，要动聪明鉴事人’。看官喝采道是去过了，我儿且回一回，

下来便是衬交鼓儿的院本。”白秀英拿起盘子，指着道：“财门上起，利地上住，吉地上过，旺地上行。手到面前，休教空过。”白玉乔道：“我儿且走一遭，看官都待赏你。”白秀英托着盘子，先到雷横面前，雷横便去身边袋里摸时，不想并无一文。雷横道：“今日忘了，不曾带得些出来，明日一发赏你。”白秀英笑道：“‘头醋不酳彻底簿’，官人坐当其位，可出个标首。”雷横通红了面皮道：“我一时不曾带得出来，非是我舍不得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既是来听唱，如何不记得带钱出来。”雷横道：“我赏你三五两银子也不打紧，却恨今日忘记带来。”白秀英道：“官人今日见一文也无，提甚三五两银子，正是教俺‘望梅止渴，画饼充饥’。”白玉乔叫道：“我儿，你自没眼，不看城里人、村里人，只顾问他讨甚么。且过去自问晓事的恩官，告个标首。”雷横道：“我怎地不是晓事的？”白玉乔道：“你若省得这子弟门庭时，狗头上生角。”众人齐和起来。雷横大怒，便骂道：“这忤奴怎敢辱我！”白玉乔道：“便骂你这三家村使牛的，打甚么紧？”有认得的喝道：“使不得！这个是本县雷都头。”白玉乔道：“只怕是驴筋头。”雷横那里忍耐得住，从坐椅上直跳下戏台来，揪住白玉乔，一拳一脚便打得唇绽齿落。众人见打得凶，都来解拆开了，又劝雷横自回去了。勾栏里人一哄尽散了。

原来这白英秀却和那新任知县旧在东京两个来往，今日特地在郟城县开勾栏。那娼妓见父亲被雷横打了，又带重伤，叫一乘轿子，径到知县衙内诉告：“雷横殴打父亲，搅散勾栏，意在欺骗奴家。”知县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快写状来！”这个唤做“枕边灵”。便教白玉乔写了状子，验了伤痕，指定证见。本处县里有人都和雷横好的，替他去知县处打关节。怎当那婆娘守定在衙内，撒娇撒痴，不由知县不行。立等知县差人把雷

横捉拿到官，当厅责打，取了招状，将具枷来枷了，押出去号令示众。那婆娘要逞好手，又去知县行说了，定要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第二日，那婆娘再去做场，知县却教把雷横号令在勾栏门首。这一班禁子人等，都是和雷横一般的公人，如何肯扒他？这婆娘寻思一会：“既是出名奈何了他，只是一怪。”走出勾栏门，去茶坊里坐下，叫禁子过去，发话道：“你们都和他有首尾，却放他自在。知县相公教你们扒他，你倒做人情！少刻我对知县说了，看道奈何得你们也不？”禁子道：“娘子不必发怒，我们自去扒他便了。”白秀英道：“恁地时，我自将钱赏你。”禁子们只得来对雷横说道：“兄长，没奈何，且胡乱。”把雷横捆绑在街上。

人闹里，却好雷横的母亲正来送饭，看见儿子吃他捆绑在那里，便哭起来，骂那禁子们道：“你众人也和我儿一般在衙门里出入的人，钱财直这般好使！谁保的常没事？”禁子答道：“我那老娘听我说，我们却也要容情，怎禁被原告人监定在这里要捆绑，我们也没做道理处。不时。便要去和知县说，苦害我们，因此上做不的面皮。”那婆婆道：“几曾见原告人自监着被告号令的道理。”禁子们又低低道：“老娘，他和知县来往得好，一句话便送了我们，因此两难。”那婆婆一面自去解索，一头口里骂道：“这个贼贱人直恁的倚势！我且解了这索子，看他如今怎的！”白秀英却在茶坊里听得，走将过来，便道：“你那老婢子，却才道甚么？”那婆婆那里有好气，便指着骂道：“你这贱母狗，做甚么倒骂我！”白秀英听得，柳眉倒竖，星眼圆睁，大骂道：“老咬虫，吃贫婆！贱人怎敢骂我！”婆婆道：“我骂你待怎的？你须不是郓城县知县。”白秀英大怒，抢向前只一掌，把那婆婆打个踉跄。那婆婆却待挣扎，白秀英再赶入去，老大耳光子只顾打。这雷横是个大孝的人，见了母

亲吃打，一时怒从心发，扯起枷来，望着白秀英脑盖上打将下来。那一枷梢打个正着，劈开了脑盖，扑地倒了。众人看时，那白秀英打得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动弹不得，情知死了。

众人见打死了白秀英，就押带了雷横，一发来县里首告，见知县备诉前事。知县随即差人押雷横下来，会集相官，拘唤里正、邻佑人等，对尸检验已了，都押回县来。雷横一面都招承了，并无难意。他娘自保领回家听候。把雷横枷了，下在牢里。当牢节级却是美髯公朱仝，见发下雷横来，也没做奈何处。只得安排些酒食管待，教小牢子打扫一间净房，安顿了雷横。少间，他娘来牢里送饭，哭着哀告朱仝道：“老身年纪六旬之上，眼睁睁地只看着这个孩儿，望烦节级哥哥看日常间弟兄面上，可怜见我这个孩儿，看觑看觑。”朱仝道：“老娘自请放心归去，今后饭食不必来送，小人自管待他。倘有方便处，可以救之。”雷横娘道：“哥哥救得孩儿，却是重生父母。若孩儿有些好歹，老身性命也便休了！”朱仝道：“小人专记在心，老娘不必挂念。”那婆婆拜谢去了。朱仝寻思了一日，没做道理救他处。朱仝自央人去知县处打关节，上下替他使用人情。那知县虽然爱朱仝，只是恨这雷横打死了他表子白秀英，也容不得他说了。又怎奈白玉乔那厮催并迭成文案，要知县断教雷横偿命。因在牢里六十日限满断结，解上济州。主案押司抱了文卷先行，却教朱仝解送雷横。

朱仝引了十数个小牢子监押雷横，离了郓城县，约行了十数里地，见个酒店，朱仝道：“我等众人就此吃两碗酒去。”众人都到店吃酒。朱仝独自带过雷横，只做水火，来后面僻净处开了枷，放了雷横，分付道：“贤弟自回，快去家里取了老母，星夜去别处逃难，这里我自替你吃官司。”雷横道：“小弟走了自不妨，必须要连累了哥哥。”朱仝道：“兄弟，你

不知。知县怪你打死了他表子，把这文案却做死了，解到州里，必是要你偿命。我放了你，我须不该死罪。况兼我又无父母挂念，家私尽可赔偿。你顾前程万里自去。”雷横拜谢了，便从后门小路奔回家里，收拾了细软包裹，引了老母，星夜自投梁山泊入伙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朱全拿着空枷撞在草里，却出来对众小牢子说道：“雷横走了，却是怎地好？”众人道：“我们快赶去他家里捉！”朱全故意延迟了半晌，料着雷横去得远了，却引众人来县里出首。朱全告道：“小人自不小心，路上被雷横走了，在逃无获，情愿甘罪无辞。”知县本爱朱全，有心将就出脱他，被白玉乔要赴上司陈告朱全故意脱放雷横，知县只得把朱全所犯情由申将济州去。朱全家中自着人去上州里使钱透了，却解朱全到济州来。当厅审录明白，断了二十脊杖，刺配沧州牢城。朱全只得带上行枷，两个防送公人领了文案，押送朱全上路。家间自有人送衣服盘缠，先赍发了两个公人。当下离了郓城县，迤迤望沧州横海郡来。于路无话。

到得沧州，入进城中，投州衙里来，正值知府升厅。两个公人押朱全在厅阶下，呈上公文。知府看了，见朱全一表非俗，貌如重枣，美髯过腹，知府先有八分欢喜。便教：“这个犯人休发下牢城营里，只留在本府听候使唤。”当下除了行枷，便与了回文。两个公人相辞了自回。

只说朱全自在府中，每日只在厅前伺候呼唤。那沧州府里押番、虞候、门子、承局、节级、牢子都送了些人情，又见朱全和气，因此上都欢喜他。忽一日，本官知府正在厅上坐堂，朱全在阶侍立。知府唤朱全上厅，问道：“你缘何放了雷横，自遭配在这里？”朱全禀道：“小人怎敢故放了雷横，只是一时间不小心，被他走了。”知府道：“你如何得此重罪？”朱

仝道：“被原告人执定要小人如此招做故放，以此问得重了。”知府道：“雷横如何打死了那娼妓？”朱仝把雷横上项的事，备细说了一遍。知府道：“你敢见他孝道，为义气上放了他？”朱仝道：“小人怎敢欺公罔上？”

正问之间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小衙内来，方年四岁，生得端严美貌，乃是知府亲子，知府爱惜如金似玉。那小衙内见了朱仝，径走过来，便要他抱。朱仝只得抱起小衙内在怀里。那小衙内双手扯住朱仝长髯，说道：“我只要这胡子抱。”知府道：“孩儿快放了手，休要罗唆。”小衙内又道：“我只要这胡子抱，和我去耍。”朱仝禀道：“小人抱衙内去府前闲走，耍一回了来。”知府道：“孩儿既是要你抱，你和他去耍一回了来。”朱仝抱了小衙内，出府衙前来，买些细糖果子与他吃，转了一遭，再抱入府里来。知府看见，问衙内道：“孩儿那里去来？”小衙内道：“这胡子和我街上看耍，又买糖和果子请我吃。”知府说道：“你那里得钱买物事与孩儿吃？”朱仝禀道：“微表小人孝顺之心，何足挂齿。”知府教取酒来与朱仝吃。府里侍婢捧着银瓶果盒筛酒，连与朱仝吃了三大赏钟。知府道：“早晚孩儿要你耍时，你可自行去抱他耍去。”朱仝道：“恩相台旨，怎敢有违。”自此为始，每日来和小衙内上街闲耍。朱仝囊篋又有，只要本官见喜，小衙内面上尽自赔费。

时过半月之后，便是七月十五日盂兰盆大斋之日，年例各处点放河灯，修设好事。当日天晚，堂里侍婢奶子叫道：“朱都头，小衙内今夜要去看河灯，夫人吩咐，你可抱他去看一看。”朱仝道：“小人抱去。”那小衙内穿一领绿纱衫儿，头上角儿拴两条珠子头须，从里面走出来。朱仝驮在肩头上，转出府衙内前来，望地藏寺里去看点放河灯。那时恰才是初更时分，但见：

钟声杳霭，幡影招摇。炉中焚百和名香，盘内贮诸般素食。僧持金杵，诵真言荐拔幽魂；人列银钱，挂孝服超升滞魄。合堂功德，画阴司八难三涂；绕寺庄严，列地狱四生六道。杨柳枝头分净水，莲花池内放明灯。

当时朱仝肩背着小衙内，绕寺看了一遭，却来水陆堂放生池边看放河灯。那小衙内爬在栏杆上，看了笑耍。只见背后有人拽朱仝袖子道：“哥哥借一步说话。”朱仝回头看时，却是雷横，吃了一惊，便道：“小衙内且下来，坐在这里。我去买糖来与你吃，切不要走动。”小衙内道：“你快来，我要去桥上看河灯。”朱仝道：“我便来也。”转身却与雷横说话。

朱仝道：“贤弟因何到此？”雷横扯朱仝到净处拜道：“自从哥哥救了性命，和老母无处归着，只得上梁山泊投奔了宋公明入伙。小弟说哥哥恩德，宋公明亦然思想哥哥旧日放他的恩念，晁天王和众头领皆感激不浅，因此特地教吴军师同兄弟前来相探。”朱仝道：“吴先生现在何处？”背后转过吴学究道：“吴用在此。”言罢便拜。朱仝慌忙答礼道：“多时不见，先生一向安乐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山寨里头领多多致意，今番教吴用和雷都头特来相请足下上山，同聚大义。到此多日了，不敢相见。今夜伺候得着，请仁兄便挪尊步，同赴山寨，以满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仝听罢，半晌答应不得，便道：“先生差矣！这话休题，恐被外人听了不好。雷横兄弟他自犯了该死的罪，我因义气放了他，出头不得，上山入伙。我亦为他配在这里。天可怜见，一年半载，挣扎还乡，复为良民。我却如何肯做这等的事？你二位便可请回，休在此间惹口面不好。”雷横道：

“哥哥在此，无非只是在人之下，伏侍他人，非大丈夫男子汉的勾当。不是小弟裹合上山，端的晁、宋二公仰望哥哥久矣，休得迟延自误。”朱仝道：“兄弟，你是甚么言语？你不想我为你母老家寒上放了你去，今日你倒来陷我为不义！”吴学究道：“既然都头不肯去时，我们自告退，相辞了去休。”朱仝道：“说我贱名，上复众位头领。”一同到桥边。

朱仝回来，不见了小衙内，叫起苦来，两头没路去寻。雷横扯住朱仝道：“哥哥休寻，多管是我带来的两个伴当，听得哥哥不肯去，因此倒抱了小衙内去了院。我们一同去寻。”朱仝道：“兄弟，不是耍处。这个小衙内是知府相公的性命，分付在我身上。”雷横道：“哥哥且跟我来。”朱仝帮住雷横、吴用三个离了地藏寺，径出城外。朱仝心慌，便问道：“你的伴当抱小衙内在那里？”雷横道：“哥哥且走，到我下处，包还你小衙内。”朱仝道：“迟了时，恐知府相公见怪。”吴用道：“我那带来的两个伴当，是个没分晓的，一定直抱到我们的下处去了。”朱仝道：“你那伴当姓甚名谁？”雷横答道：“我也不认得，只听闻叫做黑旋风李逵。”朱仝失惊道：“莫不是江州杀人的李逵么？”吴用道：“便是此人。”朱仝跌脚叫苦，慌忙便赶。离城约走到二十里，只见李逵在前面叫道：“我在这里。”朱仝抢近前来问道：“小衙内放在那里？”李逵唱个喏道：“拜揖节级哥哥，小衙内有在这里。”朱仝道：“你好好的抱出小衙内还我。”李逵指着头上道：“小衙内头须儿却在我头上。”朱仝看了，又问：“小衙内正在何处？”李逵道：“被我拿些麻药，抹在口里，直驮出城来，如今睡在林子里，你自请去看。”朱仝乘着月色明朗，径抢入林子里寻时，只见小衙内倒在地上。朱仝便把手去扶时，只见头劈做两半个，已死在那里。

当时朱仝心下大怒，奔出林子来，早不见了三个。四下里望时，只见黑旋风远远地拍着双斧道：“来，来，来！和你斗二三十合。”朱仝性起，奋不顾身，拽扎起布衫大踏步赶将来。李逵回身便走，背后朱仝赶来。这李逵却是穿山度岭惯走的人，朱仝如何赶得上，先自喘做一块。李逵却在前面，又叫：“来，来，来！和你拼个你死我活。”朱仝恨不得一口气吞了他，只是赶他不上。赶来赶去，天色渐明。李逵在前面急赶急走，慢赶慢行，不赶不走，看看赶人一个大庄院里去了。朱仝看了道：“那厮既有下落，我和他干休不得！”

朱仝直赶入庄院内厅前去，见里面两边都插着许多军器，朱仝道：“想必也是个官宦之家。”立住了脚，高声叫道：“庄里有人么？”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人来，那人是谁？正是：累代金枝玉叶，先朝凤子龙孙。丹书铁券护家门，万里招贤名振。待客一团和气，挥金满面阳春。能文会武孟尝君，小旋风聪明柴进。出来的正是小旋风柴进，问道：“兀的是谁？”朱仝见那人人物轩昂，资质秀丽，慌忙施礼，答道：“小人是郓城县当牢节级朱仝，犯罪刺配到此。昨晚因和知府的小衙内出来看放河灯，被黑旋风杀了小衙内，现今走在贵庄，望烦添力捉拿送官。”柴进道：“既是美髯公，且请坐。”朱仝道：“小人不敢拜问官人高姓？”柴进答道：“小可姓柴名进，小旋风便是。”朱仝道：“久闻大名。”连忙下拜，又道：“不期今日得识尊颜！”柴进说道：“美髯公亦久闻名，且请后堂说话。”朱仝随着柴进直到里面。朱仝道：“黑旋风那厮，如何却敢径入贵庄躲避？”柴进道：“容复：小可平生专爱结识江湖上好汉。为是家间祖上有陈桥让位之功，先朝曾敕赐丹书铁券，但有做下不是的人，停藏在家，无人敢搜。近间有个爱友，和足下亦是旧交，目今在那梁山泊内做头领，名唤及时雨宋公

明，写一封密书，令吴学究、雷横、黑旋风俱在敝庄安歇，礼请足下上山，同聚大义。因见足下推阻不从，故意教李逵杀害了小衙内，先绝了足下归路，只得上山坐把交椅。吴先生、雷兄，如何不见来陪话？”只见吴用、雷横从侧首阁子里出来，望着朱仝便拜，说道：“兄长望乞恕罪，皆是宋公明哥哥将令，分付如此。若到山寨，自有分晓。”朱仝道：“是则是你们弟兄好情意，只是忒毒些个！”柴进一力相劝，朱仝道：“我去则去，只教我见黑旋风面罢！”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快出来陪话。”李逵也从侧首出来，唱个大喏。朱仝见了，心头一把无明火高三千丈，按纳不下，起身抢近前来，要和李逵性命相搏。柴进、雷横、吴用三个苦死劝住。朱仝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去。”吴用道：“休说一件事，遮莫几十件，也都依你。愿闻那一件事。”

不争朱仝说出这件事来，有分教：大闹高唐州，惹动梁山泊。直教：昭贤国戚遭刑法，好客皇亲丧土坑。毕竟朱仝说出甚么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二回

李逵打死殷天锡 柴进失陷高唐州

话说当下朱仝对众人说道：“若要我上山时，你只杀了黑旋风，与我出了这口气，我便罢。”李逵听了大怒道：“教你咬我鸟！晁、宋二位哥哥将令，干我屁事！”朱仝怒发，又要和李逵厮并，三个又劝住了。朱仝道：“若有黑旋风时，我死也不上山去！”柴进道：“恁地也却容易，我自有个道理，只留下李大哥在我这里便了。你们三个自上山去，以满晁、宋二公之意。”朱仝道：“如今做下这件事了，知府必然行移文书，去郓城县追捉，拿我家小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足下放心，此时多敢宋公明已都取宝眷在山上了。”朱仝方才有些放心。柴进置酒相待，就当日送行。三个临晚辞了柴大官人便行。柴进叫庄客备三骑马送出关外。临别时，吴用又分付李逵道：“你且小心，只在大官人庄上住几时，切不可胡乱惹事累人。待半年三个月，待他性定，却来取你还山，多管也来请柴大官人入伙。”三个自上马去了。”

不说柴进和李逵回庄，且只说朱仝随吴用、雷横来梁山泊入伙。行了一程，出离沧州地界，庄客自骑了马回去。三个取路投梁山泊来，于路无话。早到朱贵酒店里，先使人上山寨报知。晁盖、宋江引了大小头目，打鼓吹笛，直到金沙滩迎接，一行人都相见了。各人乘马回到山上大寨前下了马，都到聚义

厅上，叙说旧话。朱仝道：“小弟今蒙呼唤到山，沧州知府必然行移文书去郓城县捉我老小，如之奈何？”宋江大笑道：“我教兄长放心，尊嫂并令郎已取到这里多日了。”朱仝又问道：“现在何处？”宋江道：“奉养在家父太公歇处，兄长请自己去问慰便了。”朱仝大喜。宋江着人引朱仝直到宋太公歇所，见了一家老小并一应细软行李。妻子说道：“近日有人赍书来，说你已在山寨入伙了，因此收拾星夜到此。”朱仝出来拜谢了众人。宋江便请朱仝、雷横山顶下寨。一面且做筵席，连日庆贺新头领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沧州知府至晚不见朱仝抱小衙内回来，差人四散去寻了半夜，次日有人见杀死在林子里，报与知府知道。府尹听了大怒，亲自到林子里看了，痛哭不已，备办棺木烧化。次日升厅，便行移公文，诸处缉捕捉拿朱仝正身。郓城县已自申报朱仝妻子挈家在逃，不知去向。行开各州县出给赏钱捕获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李逵在柴进庄上住了一个来月。忽一日，见一个人赍一封书火急奔庄上来。柴大官人却好迎着，接书看了，大惊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我只得去走一遭。”李逵便问道：“大官人有甚紧事？”柴进道：“我有个叔叔柴皇城，现在高唐州居住，今被本州知府高廉的老婆兄弟殷天锡那厮，来要占花园，恁了一口气，卧病在床，早晚性命不保。必有遗嘱的言语分付，特来唤我。想叔叔无儿无女，必须亲身去走一遭。”李逵道：“既是大哥去时，我也跟大哥去走一遭如何？”柴进道：“大哥肯去时，就同走一遭。”柴进即便收拾行李，选了十数匹好马，带了几个庄客。次日五更起来，柴进、李逵并人都上了马，离了庄院望高唐州来。

不一日，来到高唐州，入城直至柴皇城宅前下马，留李逵

和从人在外面厅房内。柴进自径入卧房里来看视那叔叔柴皇城时，但见：

面如金纸，体似枯柴。悠悠无七魄三魂，细细只
一丝两气。牙关紧急，连朝水米不沾唇；心膈膨臃，
尽日药丸难下肚。丧门吊客已随身，扁鹊卢医难下手。

柴进看了柴皇城，自坐在叔叔榻前，放声恸哭。皇城的继室出来劝柴进道：“大官人鞍马风尘不易，初到此间，且休烦恼。”柴进施礼罢，便问事情。继室答道：“此间新任知府高廉，兼管本州兵马，是东京高太尉的叔伯兄弟，倚仗他哥哥势，要在这里无所不为。带将一个妻舅殷天锡来，人尽称他做殷直阁，那厮年纪却小，又倚仗他姐夫高廉的权势，在此间横行害人。有那等献勤的卖科，对他说我家宅后有个花园水亭，盖造得好，那厮带将许多奸诈不及的三二十人，径入家里来宅子后看了，便要发遣我们出去，他要来住。皇城对他说道：‘我家是金枝玉叶，有先朝丹书铁券在门，诸人不许欺侮。你如何敢夺占我的住宅？赶我老小那里去？’那厮不容所言，定要我们出屋。皇城去扯他，反被这厮推抢殴打。因此受这口气，一卧不起，饮食不吃，服药无效，眼见得上天远，入地近。今日得大官人来家做个主张，便有些山高水低，也更不忧。”柴进答道：“尊婶放心，只顾请好医士调治叔叔。但有门户，小侄自使人回沧州家里去取丹书铁券来，和他理会。便告到官府、今上御前，也不怕他！”继室道：“皇城干事全不济事，还是大官人理论得是。”

柴进看视了叔叔一回，却出来和李逵并带来人从说知备细。李逵听了，跳将起来说道：“这厮好无道理！我有大斧在这里，

教他吃我几斧，却再商量。”柴进道：“李大哥，你且息怒，没来由和他粗卤做甚么？他虽是倚势欺人，我家放着有护持圣旨，这里和他理论不得，须是京师也有大似他的，放着明明的条例和他打官司。”李逵道：“条例，条例！若还依得。天下不乱了！我只是前打后商量。那厮若还去告，和那鸟官一发都砍了。”柴进笑道：“可知朱仝要和你厮并，见面不得。这里是禁城之内，如何比得你小寨里横行？”李逵道：“禁城便怎地？江州无为军偏我不曾杀人？”柴进道：“等我看了头势，用着大哥时，那时相央，无事只在房里请坐。”正说之间，里面侍妾慌忙来请大官人看视皇城。

柴进入到里面卧榻前，只见皇城阁着两眼泪，对柴进说道：“贤侄志气轩昂，不辱祖宗。我今日被殷天锡恁死。你可看骨肉之面，亲赍书往京师拦驾告状，与我报仇。九泉之下，也感贤侄亲意。保重！保重！再不多嘱！”言罢，便放了命。柴进痛哭了一场。继室恐怕昏晕，劝住柴进道：“大官人烦恼有日，且请商量后事。”柴进道：“誓书在我家里，不曾带得来，星夜教人去取，须用将往东京告状。叔叔尊灵，且安排棺椁盛殓，成了孝服，却再商量。”柴进教依官制，备办内棺外槨，依礼铺设灵位，一门穿了重孝，大小举哀。李逵在外面听得堂里哭泣，自己磨拳擦掌价气，问从人都不肯说。宅里请僧修设好事功果。

至第三日，只见这殷天锡骑着一匹撵行的马，将引闲汉三二十人，手执弹弓、川弩、吹筒、气佃、拈竿、乐器，城外游玩了一遭，带五七分酒，佯醉假颠，径来到柴皇城宅前，勒住马，叫里面管家的人出来说话。柴进听得说，挂着一身孝服，慌忙出来答应。那殷天锡在马上问道：“你是他家甚么人？”柴进答道：“小可是柴皇城亲侄柴进。”殷天锡道：“前日我

分付道，教他家搬出屋去，如何不依我言语？”柴进道：“便是叔叔卧病，不敢移动，夜来已自身故，待断七了搬出去。”殷天锡道：“放屁！我只限你三日便要出屋！三日外不搬，先把你这厮枷号起，先吃我一百讯棍！”柴进道：“直阁休恁相欺！我家也是龙子龙孙，放着先朝丹书铁券，谁敢不敬？”殷天锡喝道：“你将出来我看！”柴进道：“现在沧州家里，已使人去取来。”殷天锡大怒道：“这厮正是胡说！便有誓书铁券，我也不怕！左右与我打这厮！”

众人却待动手，原来黑旋风李逵在门缝里都看见，听得喝打柴进，便拽开房门，大吼一声，直抢到马边，早把殷天锡揪下马来，一拳打翻。那二三十人却待抢他，被李逵手起，早打倒五六个，一哄都走了。李逵拿殷天锡起来，拳头脚尖一发上，柴进那里劝得住。看那殷天锡时，呜呼哀哉，伏惟尚飨。有诗为证：

惨刻侵谋倚横豪，岂知天理竟难逃。
李逵猛恶无人敌，不见阎罗不肯饶。

李逵将殷天锡打死在地，柴进只叫得苦，便教李逵且去后堂商议。柴进道：“眼见得便有人到这里，你安身不得了。官司我自支吾，你快走回梁山泊去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便走了，须连累你。”柴进道：“我自有誓书铁券护身，你便快走，事不宜迟。”李逵取了双斧，带了盘缠，出后门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不多时，只见二百余人各执刀杖枪棒，围住柴皇城家，柴进见来捉人，便出来说道：“我同你们府里分诉去。”众人先缚了柴进，便入家里搜捉行凶黑大汉不见，只把柴进绑到州衙内，当厅跪下。知府高廉听得打死了他的舅子殷天锡，正在厅

上咬牙切齿忿恨，只待拿人来，早把柴进驱翻在厅前阶下，高廉喝道：“你怎敢打死了我殷天锡？”柴进告道：“小人是柴世宗嫡派子孙，家门有先朝太祖誓书铁券，现在沧州居住，为是叔叔柴皇城病重，特来看视，不幸身故，现今停丧在家。殷直阁将带三二十人到家，定要赶逐出屋，不容柴进分说，喝令众人殴打，被庄客李大救护，一时行凶打死。”高廉喝道：“李大现在那里？”柴进道：“心慌逃走了。”高廉道：“他是个庄客，不得你的言语，如何敢打死人！你又故纵他逃走了，却来瞞昧官府。你这厮，不打如何肯招？牢子下手，加力与我打这厮！”柴进叫道：“庄客李大救主，误打死人，非干我事！放着先朝太祖誓书，如何便下刑法打我？”高廉道：“誓书有在那里？”柴进道：“已使人回沧州去取来也。”高廉大怒，喝道：“这厮正是抗拒官府！左右！腕头加力，好生痛打！”众人下手，把柴进打得皮开肉绽，鲜血进流，只得招做使令庄客李大打死殷天锡，取面二十五斤死囚枷钉了，发下牢里监收。殷天锡尸首检验了，自把棺木殡葬，不在话下。这殷夫人要与兄弟报仇，教丈夫高廉抄札了皇城家私，监禁下人口，占住了房屋围院。柴进自在牢中受苦。有诗为证：

朱唇粉面毒如蛇，铁券金书空里花。
可怪祖宗能让位，子孙犹不保身家。

却说李逵连夜回梁山泊，到得寨里，来见众头领。朱仝一见李逵，怒从心起，掣条朴刀，径奔李逵。黑旋风拔出双斧，便斗朱仝。晁盖、宋江并众头领，一齐向前劝住。宋江与朱仝陪话道：“前者杀了小衙内，不干李逵之事。却是军师吴学究因请兄长不肯上山，一时定的计策。今日既到山寨，便休记心，

只顾同心协助，共兴大义，休教外人耻笑。”便叫李逵兄弟与朱仝陪话。李逵睁着怪眼，叫将起来，说道：“他直恁般做得起！我也多曾在山寨出气力，他又不曾有半点之功，却怎地倒教我陪话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却是你杀了小衙内，虽是军师严令，论齿序他也是你哥哥，且看我面，与他伏个礼，我却自拜你便了。”李逵吃宋江央及不过，便道：“我不是怕你，为是哥哥逼我，没奈何了，与你陪话。”李逵吃宋江逼住了，只得撇了双斧，拜了朱仝两拜。朱仝方才消了这口气。山寨里晁头领且教安排筵席，与他两个和解。

李逵说起：“柴大官人因去高唐州看亲叔叔柴皇城病症，却被本州高知府妻舅殷天锡，要夺屋宇花园，殴骂柴进，吃我打死了殷天锡那厮。”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“你自走了，须连累柴大官人吃官司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兄长休惊，等戴宗回山，便有分晓。”李逵问道：“戴宗哥哥那里去了？”吴用道：“我怕你在柴大官人庄上惹事不好，特地教他来唤你回山。他到那里，不见你时，必去高唐州寻你。”说言未绝，只见小校来报：“戴院长回来了。”宋江便去迎接，到了堂上坐下，便问柴大官人一事。戴宗答道：“去柴大官人庄上，已知同李逵投高唐州去了。径奔那里去打听，只见满城人传道殷天锡因争柴皇城庄屋，被一个黑大汉打死了，现今负累了柴大官人陷于缧绁，下在牢里。柴皇城一家人口家私，尽都抄扎了。柴大官人性命，早晚不保。”晁盖道：“这个黑厮又做出来了，但到处便惹口面。”李逵道：“柴皇城被他打伤，恁气死了，又来占有他房屋，又喝教打柴大官人，便是活佛也忍不得！”晁盖道：“柴大官人自来与山寨有恩，今日他有危难，如何不下山去救他？我亲自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如何可便轻动？小可和柴大官人旧来有恩，情愿替哥哥下山。”吴学

究道：“高唐州城池虽小，人物稠穰，军广粮多，不可轻敌。烦请林冲、花荣、秦明、李俊、吕方、郭盛、孙立、欧鹏、杨林、邓飞、马麟、白胜十二个头领，部引马步军兵五千，作前队先锋。军中主帅宋公明、吴用，并朱仝、雷横、戴宗、李逵、张横、张顺、杨雄、石秀十个头领，部引马步军兵三千策应。”共该二十二位头领，辞了晁盖等众人，离了山寨，望高唐州进发。端的好整齐，但见：

绣旗飘号带，画角间铜锣。三股叉，五股叉，灿灿秋霜；点钢枪，芦叶枪，纷纷瑞雪。蛮牌遮路，强弓硬弩当先，火炮随车，大戟长戈拥后。鞍上将似南山猛虎，人人好斗能争；坐下马如北海苍龙，骑骑能冲敢战。端的枪刀流水急，果然人马撮风行。

梁山泊前军已到高唐州地界，早有军卒报知高廉。高廉听了，冷笑道：“你这草贼在梁山泊窝藏，我兀自要来剿捕你，今日你倒来就缚，此是天教我成功。左右快传下号令，整点军马出城迎敌，着那众百姓上城守护。”这高知府上马管军，下马管民，一声号令下去，那帐前都统、监军、统领、统制、提辖军职一应官员，各各部领军马，就教场里点视已罢，诸将便摆布出城迎敌。高廉手下有三百体己军士，号为“飞天神兵”，一个个都是山东、河北、江西、湖南、两淮、两浙选来的精壮好汉。那三百飞天神兵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头披乱发，脑后撒一把烟云；身挂葫芦，背上藏千条火焰。黄抹额齐分八卦，豹皮褙尽按四方。熟铜面具似金装，镔铁滚刀如扫帚。掩心铠甲，前后竖两

面青铜；照眼旌旗，左右列千层黑雾。疑是天蓬离斗府，正如月孛下云衢。

那知府高廉亲自引了三百神兵，披甲背剑，上马出到城外，把部下军官周回排成阵势，却将三百神兵列在中军，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金，只等敌军到来。

却说林冲、花荣、秦明引领五千人马到来。两军相迎，旗鼓相望，各把强弓硬弩射住阵脚。两军中吹动画角，发起擂鼓。花荣、秦明带同十个头领，都到阵前，把马勒住。头领林冲横丈八蛇矛，跃马出阵，厉声高叫：“高唐州纳命的出来！”高廉把马一纵，引着三十余个军官，都出到门旗下，勒住马，指着林冲骂道：“你这伙不知死的叛贼，怎敢直犯俺的城池？”林冲喝道：“你这个害民强盗，我早晚杀到京师，把你那厮欺君贼臣高俅，碎尸万段，方是愿足！”高廉大怒，回头问道：“谁人出马先捉此贼去？”军官队里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于，名直，拍马抡刀，竟出阵前。林冲见了，径奔于直，两个战不到五合，于直被林冲心窝里一蛇矛刺着，翻筋斗颠下马去。高廉见了大惊：“再有谁人出马报仇？”军官队里又转出一个统制官，姓温，双名文宝，使一条长枪，骑一匹黄骠马，銮铃响，珂佩鸣，早出到阵前；四只马蹄荡起征尘，直奔林冲。秦明见了，大叫：“哥哥稍歇，看我立斩此贼！”林冲勒住马，收了点钢矛，让秦明战温文宝。两个约斗十合之上，秦明放个门户，让他枪搠入来，手起棍落，把温文宝削去半个天灵盖，死于马上，那马跑回本阵去了。两阵军相对，齐呐喊。

高廉见连折二将，便去背上掣出那口太阿宝剑来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高廉队中卷起一道黑气。那道气散至半空里，飞沙走石，撼地摇天，乱起怪风，径扫过对阵

來。林沖、秦明、花榮等眾將對面不能相顧，驚得那坐下馬亂竄咆哮，眾人回身便走。高廉把劍一揮，指點那三百神兵，從陣里殺將出來。背後官軍協助，一掩過來。趕得林沖等軍馬星落雲散，七斷八續，呼兄喚弟，覓子尋爺，五千軍兵折了一千餘人，直退回五十里下寨。高廉見人馬退去，也收了本部軍兵，入高唐州城里安下。

却說宋江中軍人馬到來，林沖等接着，具說前事。宋江、吳用聽了大驚。與軍師道：“是何神術，如此利害？”吳學究道：“想是妖法。若能回風返火，便可破敵。”宋江聽罷，打開天書看時，第三卷上有回風返火破陣之法。宋江大喜，用心記了咒語并秘訣，整點人馬，五更造飯吃了，搖旗擂鼓，殺奔城下來。有人報入城中，高廉再點了得勝人馬，并三百神兵，開放城門，布下吊橋，出來擺成陣勢。

宋江帶劍縱馬出陣前，望見高廉軍中一簇皂旗。吳學究道：“那陣內皂旗，便是使神師計的軍兵。但恐又使此法，如何迎敵？”宋江道：“軍師放心，我自有破陣之法。諸軍眾將勿得驚疑，只顧向前殺去。”高廉分付大小將校：“不要與他強敵挑鬥，但見牌響，一齊並力擒獲宋江，我自有重賞。”兩軍喊聲起處，高廉馬鞍轡上掛着那面聚獸銅牌，上有龍章鳳篆，手里拿着寶劍，出陣前。宋江指着高廉罵道：“昨夜我不曾到，兄弟們誤折一陣，今日我必要把你誅盡殺絕！”高廉喝道：“你这伙反賊，快早早下馬受縛，省得我腥手污脚！”言罷把劍一揮，口中念念有詞，喝聲道：“疾！”黑氣起處，早卷起怪風來。宋江不等那風到，口中也念念有詞，左手捏訣，右手提劍一指，說聲道：“疾！”那陣風不望宋江陣里來，倒望高廉神兵隊里去了，宋江却待招呼人馬殺將過去。高廉見回了風，急取銅牌，把劍敲動，向那神兵隊里卷一陣黃沙，就中軍走出

一群猛兽。但见：

狻猊舞爪，狮子摇头。闪金獬豸逞威雄，奋锦貔貅施勇猛。豺狼作对，吐獠牙直奔雄兵；虎豹成群，张巨口来啣劣马。带刺野猪冲阵入，卷毛恶犬撞人来。如龙大蟒扑天飞，吞象顽蛇钻地落。

高廉铜牌响处，一群怪兽毒虫直冲过来，宋江阵里众多人马惊呆了。宋江撇了剑，拨回马先走。众头领簇捧着，尽都逃命。大小军校，你我不能相顾，夺路而走，高廉在后面把剑一挥，神兵在前，官军在后，一齐掩杀将来。宋江人马，大败亏输。高廉赶杀二十余里，鸣金收军，城中去了。

宋江来到土坡下，收住人马，扎下寨栅，虽是损折了些军卒，却喜众头领都有。屯住军马，便与军师吴用商议道：“今番打高唐州，连折了两阵，无计可破神兵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若是这厮会使神师计，他必然今夜要来劫寨，可先用计提备。此处只可屯扎些少军马，我等去旧寨内驻扎。”宋江传命，只留下杨林、白胜看寨，其余人马，退去旧寨内将息。

且说杨林、白胜引人离寨半里草坡内埋伏，等到一更时分，但见：

云生四野，雾涨八方。摇天撼地起狂风，倒海翻江飞急雨。雷公忿怒，倒骑火兽逞神威；电母生嗔，乱掣金蛇施圣力。大树和根拔去，深波彻底卷干。若非灌口斩蛟龙，疑是泗州降水母。

当夜风雷大作。杨林、白胜引着三百余人伏在草里看时，

只见高廉步走，引领三百神兵，吹风唳哨，杀入寨里来，见是空寨，回身便走。杨林、白胜呐声喊，高廉只怕中了计，四散便走，三百神兵各自奔逃，杨林、白胜乱放弩箭，只顾射去，一箭正中高廉左肩。众军四散，冒雨赶杀。高廉引领了神兵去得远了，杨林、白胜人少，不敢深入。少刻，雨过云收，复见一天星斗。月光之下，草坡前棚翻射死拿得神兵二十余人，解赴宋公明寨内。具说雷雨风云之事。宋江、吴用见说，大惊道：“此间只隔得五里远近，却又无雨无风！”众人议道：“正是妖法。只在本处，离地只有三四十丈，云雨气味，是左近水泊中摄将来的。”杨林道：“高廉也自披发仗剑，杀入寨中，身上中了我一弩箭，回城中去了。为是人少，不敢去追。”宋江分赏杨林、白胜。把拿来的中伤神兵斩了。分拨众头领下了七八个小寨，围绕大寨，提备再来劫寨。一面使人回山寨，取军马协助。

且说高廉自中了箭，回到城中养病，令军士守护城池，晓夜提备：“且休与他厮杀，待我箭疮平复起来，捉宋江未迟。”

却说宋江见折了人马，心中忧闷，和军师吴用商量道：“只这回高廉尚且破不得，倘或别添他处军马，并力来劫，如之奈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我想要破高廉妖法，只除非依我如此如此。若不去请这个人来，柴大官人性命也是难救，高唐州城子永不能得。”正是：要除起雾兴云法，须请通天彻地人。毕竟吴学究说出这个人是谁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三回

戴宗智取公孙胜 李逵斧劈罗真人

话说当下吴学究对宋公明说道：“要破此法，只除非快教人去蓟州寻取公孙胜来，便可破得。”宋江道：“前番戴宗去了几时，全然打听不着，却那里去寻？”吴用道：“只说蓟州，有管下多少县治、镇市、乡村，他须不曾寻得到。我想公孙胜他是个清高的人，必然在个名山洞府、大川真境居住。今番教戴宗可去绕蓟州管下县道名山仙境去处，寻觅一遭，不愁不见他。”宋江听罢，随即叫请戴院长商议，可往蓟州寻取公孙胜。戴宗道：“小可愿往，只是得一个做伴的去方好。”吴用道：“你作起神行法来，谁人赶得上？”戴宗道：“若是同伴的人，我也把甲马拴在他腿上，教他也走得许多路程。”李逵便道：“我与戴院长做伴走一遭。”戴宗道：“你若要跟我去，须要一路上吃素，都听我的言语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个有甚难处？我都依你便了。”宋江、吴用分付道：“路上小心在意。休要惹事。若得见了，早早回来。”李逵道：“我打死了殷天锡，却教柴大官人吃官司。我如何不要救他？今番并不敢惹事了。”

二人各藏了暗器，拴缚了包裹，拜辞宋江并众人，离了高唐州，取路投蓟州来。走了二十余里，李逵立住脚道：“大哥，买碗酒吃了走也好。”戴宗道：“你要跟我作神行法，须要

只吃素酒。且向前面去。”李逵答道：“便吃些肉，也打甚么紧。”戴宗道：“你又来了，今日已晚，且寻客店宿了，明日早行。”两个又走了三十余里，天色昏黑，寻着一个客店歇了，烧起火来做饭，沽一角酒来吃。李逵搬一碗素饭，并一碗菜汤，来房里与戴宗吃。戴宗道：“你如何不吃饭？”李逵应道：“我且未要吃饭哩。”戴宗寻思道：“这厮必然瞒着我背地里吃荤。”戴宗自把素饭吃了，却悄悄地来后面张时，见李逵讨两角酒，一盘牛肉，在那里自吃。戴宗道：“我说甚么！且不要道破他，明日小小地耍他耍便了。”戴宗自去房里睡了。李逵吃了一回酒肉，恐怕戴宗说他，自暗暗的来房里睡了。到五更时分，戴宗起来叫李逵打火，做些素饭吃了，各分行李在背上，算还了房客钱，离了客店。行不到二里多路，戴宗说道：“我们昨日不曾使神行法，今日须要赶程途，你先把包裹拴得牢了，我与你作法，行八百里便住。”戴宗取四个甲马，去李逵两只腿上也缚了，分付道：“你前面酒食店里等我。”戴宗念念有词，吹口气在李逵腿上，李逵拽开脚步，浑如驾云的一般，飞也似去了。戴宗笔笑道：“且着他忍一日饿。”戴宗也自拴上甲马，随后赶来。李逵不省得这法，只道和他走路一般。只听耳朵边风雨之声，两边房屋树木一似连排价倒了的，脚底下如云催雾趲。李逵怕将起来，几遍待要住脚，两条腿那里收拾得住，却似有人在下面推的相似，脚不点地，只管的去去了。看见酒肉饭店，又不能入去买吃。李逵只得叫：“爷爷，且住一住！”看看走到红日平西，肚里又饥又渴，越不能够住脚，惊得一身臭汗，气喘做一团。

戴宗从背后赶来，叫道：“李大哥，怎的不买点点心吃了去。”李逵应道：“哥哥，救我一救！饿杀铁牛也！”戴宗怀里摸出几个炊饼来自吃。李逵叫道：“我不能够住脚买吃，你

与我两个充饥。”戴宗道：“兄弟，你走上来与你吃。”李逵伸着手，只隔一丈来远近，只接不着。李逵叫道：“好哥哥，等我一等！”戴宗道：“便是今日有些跷蹊，我的两条腿也不能够住。”李逵道：“阿也！我的这鸟脚不由半分，自这般走了去，只好把大斧砍了那下半截下来！”戴宗道：“只除是恁般的方好，不然，直走到明年正月初一日，也不能住。”李逵叫道：“好哥哥，休使道儿耍我！砍了腿下来，你却笑我！”戴宗道：“你敢是昨夜不依我？今日连我也走不得住，你自走去。”李逵道：“好爷爷，你饶我住一住！”戴宗道：“我的这法，不许吃荤，第一戒的是牛肉。若还吃了一块牛肉，直要走十万里方才得住。”李逵道：“却是苦也！我昨夜不合瞒着哥哥，真个偷买几斤牛肉吃了。正是怎么好！”戴宗道：“怪得今日连我的这腿也收不住，只用去天尽头走一遭了，慢慢地却得三五年方才回得来。”李逵听罢，叫起撞天屈来。

戴宗笑道：“你从今已后，只依得我一件事，我便罢得这法。”李逵道：“老爹，我今都依你便了。”戴宗道：“你如今敢再瞒着我吃荤么？”李逵道：“今后但吃荤，舌头上生碗来大疔疮！我见哥哥要吃素，铁牛却吃不得，因此上瞒着哥哥，今后并不敢了。”戴宗道：“既是恁地，饶你这一遍！”退后一步，把衣袖去李逵腿上只一拂，喝声：“住！”李逵却似钉住了的一般，两只脚立定地下，挪移不动。戴宗道：“我先去，你且慢慢的来。”李逵正待抬脚，那里移得动，拽也拽不起，一似生铁铸就了的。李逵大叫道：“又是苦也！晚夕怎地得去？”便叫道：“哥哥救我一救！”戴宗转回头来笑道：“你今番依我说么？”李逵道：“你是我亲爷，却是不敢违了你的言语。”戴宗道：“你今番却依我。”便把手缩了李逵，喝声：“起！”两个轻轻地走了去。李逵道：“哥哥可怜见铁牛，早歇了罢！”

”前面到一个客店，两个且来投宿。戴宗、李逵入到房里去，腿上都卸下甲马来，取出几陌纸钱烧送了。问李逵道：“今番却如何？”李逵道：“这两条腿，方才是我的了。”戴宗道：“谁着你夜来私买酒肉吃？”李逵道：“为是你不许我吃荤，偷了些吃，也吃你耍得我勾了！”

戴宗叫李逵安排些素酒素饭吃了，烧汤洗了脚，上床歇了。睡到五更起来，洗漱罢，吃了饭，还了房钱，两个又上路。行不到三里多路，戴宗取出甲马道：“兄弟，今日与你只缚两个，教你慢行些。”李逵道：“亲爷，我不要缚了。”戴宗道：“你既依我言语，我和你干大事，如何肯弄你？你若不依我，教你一似夜来只钉住在这里。只等我去蓟州寻见了公孙胜，回来放你。”李逵慌忙叫道：“我依，我依！”戴宗与李逵当日各缚两个甲马，作起神行法，扶着李逵两个一同走。原来戴宗的法，要行便行，要住便住。李逵从此那里敢违他言语，于路上只是买些素酒素饭，吃了便行。话休絮繁。两个用神行法，不旬日，迤迳来蓟州城外客店里歇了。

次日两个入城来，戴宗扮做主人，李逵扮做仆者。绕城中寻了一日，并无一个认得公孙胜的，两个自回店里歇了。次日又去城中小街狭巷寻了一日，绝无消耗。李逵心焦，骂道：“这个乞丐道人，却鸟躲在那里！我若见时，脑揪将去见哥哥！”戴宗说道：“你又来了！若不听我言语，我又教你吃苦！”李逵笑道：“我自这般说耍。”戴宗又埋怨了一回，李逵不敢回话，两个又来店里歇了。次日早起，却去城外近村镇市寻觅。戴宗但见老人，便施礼拜问公孙胜先生家在那里居住，并无一人认得。戴宗也问过数十处。

当日晌午时分，两个走得肚饥，路旁边见一个素面店，两个直入来，买些点心吃。只见里面都坐满，没一个空处。戴宗、

李逵立在当路。过卖问道：“客官要吃面时，和这老人合坐一坐。”戴宗见个老丈，独自一个占有着一副大座头，便与他施礼，唱个喏，两个对面坐了。李逵坐在戴宗肩下。分付过卖造四个壮面来。戴宗道：“我吃一个，你吃三个不少么？”李逵道：“不济事，一发做六个来，我都包办。”过卖见了也笑。等了半日，不见把面来。李逵却见都搬入里面去了，心中已有五分焦躁。只见过卖却搬一个热面，放在合坐老人面前。那老人也不谦让，拿起面来便吃。那分面却热，老儿低头伏桌儿吃。李逵性急，见不搬面来，叫一声：“过卖！”骂道：“却教老爷等了半日！”把那桌子只一拍，溅那老人一脸热汁，那分面都泼翻了。老儿焦躁，便来揪住李逵，喝道：“你是何道理打翻我面？”李逵捻起拳头，要打老儿。戴宗慌忙喝住，与他陪话道：“丈丈休和他一般见识，小可赔丈丈一分面。”那老人道：“客官不知，老汉路远，早要吃了面回去听讲，迟时误了程途。”戴宗问道：“丈丈何处人氏？却听谁人讲甚么？”老儿答道：“老汉是本处蓟州管下九宫县二仙山下人氏。因来这城中买些好香回去，听山上罗真人讲说长生不老之法。”戴宗寻思道：“莫不公孙胜也在那里？”便问老人道：“丈丈贵庄曾有个公孙胜么？”老人道：“客官问别人定不知，多有人不识的他。老汉和他是邻舍。他只有个老母在堂。这个先生，一向云游在外，此时唤做公孙三清。如今出姓，都只叫他清道人，不叫做公孙胜。此是俗名，无人认得。”戴宗道：“正是‘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’！”戴宗又拜问丈丈道：“九宫县二仙山离此间多少路？清道人在家么？”老人道：“二仙山只离本县四十五里便是。清道人他是罗真人上首徒弟，他本师不放他离左右。”戴宗听了大喜。连忙催趲面来吃，和那老儿一同吃了，算还面钱，同出店肆，问了路途。戴宗道：“

丈丈先行。小可买些香纸，也便来也。”老人作别去了。

戴宗、李逵回到客店里，取了行李包裹，再拴上甲马，离了客店，两个取路投九宫县二仙山来。戴宗使起神行法，四十五里，片时到了。二人来到县前，问二仙山时，有人指道：“离县投东，只有五里便是。”两个又离了县治，投东而行。果然行不到五里，早望见那座仙山，委实秀丽。但见：

青山削翠，碧岫堆云。两崖分虎踞龙盘，四面有猿啼鹤唳。朝看云封山顶，暮观日挂林梢。流水潺潺，涧内声声鸣玉佩；飞泉瀑布，洞中隐隐奏瑶琴。若非道侣修行，定有仙翁炼药。

当下戴宗李逵来到二仙山下，见个樵夫。戴宗与他施礼，说道：“借问此间清道人家在何处居住？”樵夫指道：“只过这东山嘴，门外有条小石桥的便是。”两个抹过山嘴来，见有十数间草房，一周围矮墙，墙外一座小小石桥。两个来到桥边，见一个村姑提一篮新果子出来，戴宗施礼问道：“娘子从清道人家出来，清道人在家么？”村姑答道：“在屋后炼丹。”戴宗心中暗喜，分付李逵道：“你且去树背后躲一躲。待我自入去，见了你，却来叫你。”戴宗自入到里面看时，一带三间草房，门上悬挂一个芦帘。戴宗咳嗽了一声，只见一个白发婆婆从里面出来。戴宗看那婆婆，但见：

苍然古貌，鹤发酡颜。眼昏似秋月笼烟，眉白如晓霜映日。青裙素服，依稀紫府元君，布袄荆钗，仿佛骊山老姥。形如天上翔云鹤，貌似山中傲雪松。

戴宗当下施礼道：“告禀老娘，小可欲求清道人相见一面。”婆婆问道：“官人高姓？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姓戴，名宗，从山东到此。”婆婆道：“孩儿出外云游，不曾还家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是旧时相识，要说一句紧要的话，求见一面。”婆婆道：“不在家里，有甚话说，留下在此不妨。待回家自来相见。”戴宗道：“小可再来。”就辞了婆婆，却来门外对李逵道：“今番须用着你。方才他娘说道不在家里，如今你可去请他。他若说不在时，你便打将起来，却不得伤犯他老母。我来喝住你便罢。”

李逵先去包裹里取出双斧，插在两胯下，入的门里，叫一声：“着个出来！”婆婆慌忙迎着问道：“是谁？”见了李逵睁着双眼，先有八分怕他，问道：“哥哥有甚话说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是梁山泊黑旋风。奉着哥哥将令，教我来请公孙胜。你叫他出来，佛眼相看；若还不肯出来，放一把鸟火，把你家当都烧做白地，莫言不是。早早出来！”婆婆道：“好汉莫要恁地。我这里不是公孙胜家，自唤做清道人。”李逵道：“你只叫他出来，我自认得他鸟脸！”婆婆道：“出外云游未归。”李逵拔出大斧，先砍翻一堵壁。婆婆向前拦住。李逵道：“你不叫你儿子出来，我只杀了你！”拿起斧来便砍，把那婆婆惊倒在地。只见公孙胜从里面走将出来，叫道：“不得无礼！”有诗为证：

药炉丹灶学神仙，遁迹深山了万缘。
不是凶神来屋里，公孙安肯出堂前。

戴宗便来喝道：“铁牛，如何吓倒老母！”戴宗连忙扶起。李逵撇了大斧，便唱个喏道：“阿哥休怪。不恁地你不肯出来。

”公孙胜先扶娘入去了，却出来拜请戴宗、李逵，邀进一间净室坐下。问道：“亏二位寻得到此。”戴宗道：“自从师父下山之后，小可先来蓟州寻了一遍，并无打听处，只纠合得一伙弟兄上山。今次宋公明哥哥因去高唐州救柴大官人，致被知府高廉两阵用妖法赢了，无计奈何，只得教小可和李逵来寻请足下。绕遍蓟州，并无寻处。偶因素面店中，得个此间老丈指引到此。却见村姑说足下在家烧炼丹药，老母只是推却，因此使李逵激出师父来。这个太莽了些，望乞恕罪。哥哥在高唐州界上度日如年，请师父便可行程，以见始终成全大义之美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贫道幼年飘荡江湖，多与好汉们相聚。自从梁山泊分别回乡，非是昧心：一者母亲年老，无人奉侍；二乃本师罗真人留在屋前，恐怕有人寻来，故改名清道人，隐居在此。”戴宗道：“今者宋公明正在危急之际，师父慈悲，只得去走一遭。”公孙胜道：“干碍老母无人养赡，本师罗真人如何肯放。其实去不得了。”戴宗再拜恳告，公孙胜扶起戴宗，说道：“再容商议。”公孙胜留戴宗、李逵在净室里坐定，安排些素酒素食相待。

三个吃了一回，戴宗又苦苦哀告道：“若是师父不肯去时，宋公明必被高廉捉了。山寨大义，从此休矣！”公孙胜道：“且容我去禀问本师真人。若肯容许，便一同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只今便去启问本师。”公孙胜道：“且宽心住一宵，明日早去。”戴宗道：“哥哥在彼一日，如度一年，烦请师父同往一遭。”

公孙胜便起身，引了戴宗、李逵，离了家里，取路上二仙山来。此时已是秋残冬初时分，日短夜长，容易得晚，来到半山腰，却早红轮西坠。松阴里面一条小路，直到罗真人观前，见有朱红牌额，上写三个金字，书着“紫虚观”。三人来到观前，看那二仙山时，果然是好座仙境。

但见：

青松郁郁，翠柏森森。一群白鹤听经，数个青衣碾药。青梧翠竹，洞门深锁碧窗寒；白雪黄芽，石室云封丹灶暖。野鹿衔花穿径去，山猿擎果度岩来。时闻道士谈经，每见仙翁论法。虚皇坛畔，天风吹下步虚声；礼斗殿中，鸾背忽来环佩韵。只此便为真紫府，更于何处觅蓬莱？

三人就着衣亭上，整顿衣服，从廊下入来，径投殿后松鹤轩里去。两个童子看见公孙胜领人入来，报知罗真人。传法旨，教请三人入来。当下公孙胜引着戴宗、李逵到松鹤轩内，正值真人朝真才罢，坐在云床上。公孙胜向前行礼起居，躬身侍立。戴宗、李逵看那罗真人时，端的有神游八极之表。但见：

星冠攒玉叶，鹤氅缕金霞。长髯广颊，修行到无漏之天；碧眼方瞳，服食造长生之境。每啖安期之枣，曾尝方朔之桃。气满丹田，端的绿筋紫脑；名登玄，定知苍肾青肝。

正是：三更步月鸾声远，万里乘云鹤背高。戴宗当下见了，慌忙下拜。李逵只管着眼看。罗真人问公孙胜道：“此二位何来？”公孙胜道：“便是昔日弟子曾告我师，山东义友是也。今为高唐州知府高廉显逞异术，有兄宋江特令二弟来此，呼唤弟子。未敢擅便，故来禀问我师。”罗真人道：“吾弟子既脱火坑，学炼长生，何得再慕此境？”戴宗再拜道：“容乞暂请公孙先生下山，破了高廉，便送还山。”罗真人道：“二位不

知，此非出家人闲管之事。汝等自下山去商议。”

公孙胜只得引了二人，离了松鹤轩，连晚下山来。李逵问道：“那老仙先生说甚么？”戴宗道：“你偏不听得？”李逵道：“便是不省得这般鸟则声。”戴宗道：“便是他的师父说道教他休去。”李逵听了，叫起来道：“教我两个走了许多路程，千难万难寻见了，却放出这个屁来！莫要引老爷性发，一只手捻碎你这道冠儿，一只手提住腰胯，把那老贼道倒直撞下山去！”戴宗瞅着道：“你又要钉住了脚？”李逵道：“不敢，不敢！我自这般说一声儿耍。”

三个再到公孙胜家里，当夜安排些晚饭吃了。公孙胜道：“且权宿一宵，明日再去恳告本师。若肯时，便去。”戴宗至夜叫了安置，两个收拾行李，都来净室里睡了。两个睡到三更左侧，李逵悄悄地爬将起来。听得戴宗鼾鼾的睡着，自己寻思道：“却不是干鸟气么？你原是山寨里人，却来问甚么鸟师父！明朝那厮又不肯，却不误了哥哥的大事？我忍不得了，只是杀了那个老贼道，教他没问处，只得和我去。”

李逵当时摸了两把板斧，悄悄地开了房门，乘着星月明朗，一步步摸上山来。到得紫虚观前，却见两扇大门关了。旁边篱墙苦不甚高，李逵腾地跳将过去，开了大门，一步步摸入里面来，直至松鹤轩前，只听隔窗有人看诵玉枢宝经之声。李逵爬上来，舐破窗纸张时，见罗真人独自一个坐在云床上。面前桌儿上烧着一炉好香，点着两枝画烛，朗朗诵经。李逵道：“这贼道却不是当死！”一槌槌过门边来，把手只一推，呀的两扇亮齐开。李逵抢将入去，提起斧头，便望罗真人脑门上劈将下来，砍倒在云床上，流出白血来。李逵看了，笑道：“眼见的这贼道是童男子身，颐养得元阳真气，不曾走泄，正没半点的红。”李逵再仔细看时，连那道冠儿劈做两半，一颗头直砍

到顶下。李逵道：“今番且除了一害，不烦恼公孙胜不去。”便转身出了松鹤轩，从侧首廊下奔将出来。只见一个青衣童子拦住李逵，喝道：“你杀了我本师，待走那里去！”李逵道：“你这个小贼道，也吃我一斧！”手起斧落，把头早砍下台基边去。二人都被李逵砍了。李逵笑道：“只好撒开。”径取路出了观门，飞也似奔下山来。到得公孙胜家里，闪入来，闭上了门，净室里听戴宗时，兀自未觉。李逵依然原又去睡了。

直到天明，公孙胜起来安排早饭，相待两个吃了。戴宗道：“再请先生同引我二人上山，恳告真人。”李逵听了，暗暗地冷笑。三个依原旧路，再上山来。入到紫虚观里松鹤轩中，见两个童子。公孙胜问道：“真人何在？”童子答道：“真人坐在云床上养性。”李逵听说，吃了一惊，把舌头伸将出来，半日缩不入去。三个揭起帘子入来看时，见罗真人坐在云床上中间。李逵暗暗想道：“昨夜莫非是错杀了？”罗真人便道：“汝等三人又来何干？”戴宗道：“特来哀告我师慈悲，救取众人免难。”罗真人道：“这黑大汉是谁？”戴宗答道：“是小可义弟，姓李，名逵。”真人笑道：“本待不教公孙胜去，看他的面上，教他去走一遭。”戴宗拜谢。李逵自暗暗寻思道：“那厮知道我要杀他，却又鸟说！”

只见罗真人道：“我教你三人片时便到高唐州如何？”三个谢了。戴宗寻思：“这罗真人又强似我的神行法。”真人唤道童取三个手帕来。戴宗道：“上告我师，却是怎生教我们便能够到高唐州？”罗真人便起身道：“都跟我来。”三个人随出观门外石岩上来。先取一个红手帕，铺在石上道：“吾弟子可登。”公孙胜双脚踏在上面。罗真人把袖一拂，喝声道：“起！”那手帕化做一片红云，载了公孙胜，冉冉腾空便起。离山约有二十余丈，罗真人喝声：“住！”那片红云不动。却铺

下一个青手帕，教戴宗踏上，喝声：“起！”那手帕却化作一片青云，载了戴宗，起在半空去了。那两片青红二云，如芦席大，起在天上转。李逵看得呆了。罗真人却把一个白手帕铺在石上，唤李逵踏上。李逵笑道：“你不是耍，若跌下来，好个大疙瘩！”罗真人道：“你见二人么？”李逵立在手帕上。罗真人说一声“起！”那手帕化做一片白云，飞将起去。李逵叫道：“阿呀！我的不稳，放我下来！”罗真人把右手一招，那青红二云平平坠将下来。戴宗拜谢，侍立在面前，公孙胜侍立在左手。李逵在上面叫道：“我也要撒尿撒尿，你不着我下来，我劈头便撒下来也！”罗真人问道：“我等自是出家人，不曾恼犯了你，你因何夜来越墙而过，入来把斧劈我？若是我无道德，已被杀了。又杀了我一个道童。”李逵道：“不是我，你敢错认了？”罗真人笑道：“虽然只是砍了我两个葫芦，其心不善，且教你些磨难。”把手一招，喝声：“去！”一阵恶风，把李逵吹入云端里。只见两个黄巾力士，押着李逵，耳边只听得风雨之声，不觉径到蓟州地界，唬得魂不着体，手脚摇战。忽听得乱刺刺地响一声，却从蓟州府厅屋上骨碌碌滚将下来。

当日正值府尹马士弘坐衙，厅前立着许多公吏人等。看见半天里落下一个黑大汉来，众皆吃惊。马知府见了，叫道：“且拿这厮过来！”当下十数个牢子狱卒，把李逵驱至当面。马府尹喝道：“你这厮是那里妖人？如何从半天里吊将下来？”李逵吃跌得头破额裂，半晌说不出话来。马知府道：“必然是个妖人！教去取些法物来。”牢子节级将李逵捆翻，驱下厅前草地。一个虞侯，掇一盘狗血，没头一淋；又一个提一桶尿粪来，望李逵头上直浇到脚底下。李逵口里、耳朵里都是尿屎。李逵叫道：“我不是妖人！我是跟罗真人的伴当！”原来蓟州

人都知道罗真人是个现世的活神仙，因此不肯下手伤他。再驱李逵到厅前，早有吏人禀道：“这蓟州罗真人，是天下有名的得道活神仙。若是他的从者，不可加刑。”马府尹笑道：“我读千卷之书，每闻今古之事，未见神仙有如此徒弟。即系妖人。牢子，与我加力打那厮！”众人只得拿翻李逵，打得一佛出世，二佛涅槃。马知府喝道：“你那厮快招了妖人，便不打你！”李逵只得招做“妖人李二”。取一面大枷钉了，押下大牢里去。李逵来到死囚狱里，说道：“我是直日神将，如何枷了我？好歹教你这蓟州一城人都死！”那押牢节级、禁子，都知罗真人道德清高，谁不钦服，都来问李逵：“你端的是甚么人？”李逵道：“我是罗真人亲随直日神将，因一时有失，恶了真人，把我撇在此间，教我受此苦难，三两日必来取我。你们若不把些酒食来将息我时，我教你们众人全家都死！”那节级、牢子见了他说，倒都怕他，只得买酒买肉请他吃。李逵见他们害怕，越说起风话来。牢里众人越怕了，又将热水来与他洗浴了，换些干净衣裳。李逵道：“若还缺了我酒食，你便飞了去，教你们受苦！”牢里禁子只得倒陪告他。李逵陷在蓟州牢里不提。

且说罗真人把上项的事，一一说与戴宗。戴宗只是苦苦哀告，求救李逵。罗真人留住戴宗在观里宿歇，动问山寨里事务。戴宗诉说晁天王、宋公明仗义疏财，专只替天行道，誓不损害忠臣烈士、孝子贤孙、义夫节妇，许多好处。罗真人听罢甚喜。一住五日，戴宗每日磕头礼拜，求告真人，乞救李逵。罗真人道：“这等人只可驱除了，休带回去。”戴宗告道：“真人不知，李逵虽是愚蠢，不省理法，也有些小好处：第一，鲠直，分毫不肯苟取于人；第二，不会阿谀于人，虽死，其忠不改；第三，并无淫欲邪心、贪财背义，敢勇当先。因此宋公明甚是爱他。不争没了这个人回去，教小可难见兄长宋公明之面。”

罗真人笑道：“贫道已知这人是上界天杀星之数。为是下土众生作业太重，故罚他下来杀戮。吾亦安肯逆天，坏了此人，只是磨他一会。我叫取来还你。”戴宗拜谢。罗真人叫一声：“力士安在？”就鹤轩前起一阵风。风过处，一尊黄巾力士出现。但见：

面如红玉，须似皂绒。仿佛有一丈身材，纵横有千斤气力。黄巾侧畔，金环日耀喷霞光；绣袄中间，铁甲霜铺吞月影。常在坛前护法，每来世上降魔。

那个黄巾力士上告：“我师有何法旨？”罗真人道：“先差你押去蓟州的那人，罪业已满。你还去蓟州牢里取他回来，速去速回。”力士声喏去了。约有半个时辰，从虚空里把李逵撇将下来。

戴宗连忙扶住李逵，问道：“兄弟这两日在那里？”李逵看了罗真人，只管磕头拜说道：“铁牛不敢了也！”罗真人道：“你从今已后，可以戒性，竭力扶持宋公明，休生歹心。”李逵再拜道：“敢不遵依真人言语！”戴宗道：“你正去那里走了这几日？”李逵道：“自那日一阵风直刮我去蓟州府里，从厅屋脊上直滚下来，被他府里众人拿住。那个马知府道我是妖人，捉翻我捆了，却教牢子狱卒把狗血和尿尿淋我一头一身，打得我两腿肉烂，把我枷了，下在大牢里去。众人问我是何神从天上落下来？我因说是罗真人的亲随直日神将，因有些过失，罚受此苦，过二三日，必来取我。虽是吃了一顿棍棒，却也许得些酒食。那厮们惧怕真人，却与我洗浴，换了一身衣裳。方才正在亭心里诈酒肉吃，只见半空里跳下这个黄巾力士，把枷锁开了，喝我闭眼，一似睡梦中，直扶到这里。”公孙胜道：

“师父似这般的黄巾力士有一千余员，都是本师真人的伴当。”李逵听了叫道：“活佛！你何不早说，免教我做了这般不是！”只顾下拜。戴宗也再拜恳告道：“小可端的来的多日了，高唐州军马甚急，望乞师父慈悲，放公孙先生同弟子去救哥哥宋公明，破了高廉，便送还山。”罗真人道：“我本不教他去，今为汝大义为重，权教他去走一遭。我有片言，汝当记取。”公孙胜向前跪听真人指教。正是：满还济世安邦愿，来作乘鸾跨凤人。毕竟罗真人对公孙胜说出甚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四回 入云龙斗法破高廉 黑旋风探穴救柴进

话说当下罗真人道：“弟子，你往日学的法术，却与高廉的一般，吾今传授与汝‘五雷天罡正法’，依此而行，可救宋江，保国安民，替天行道。休被人欲所缚，误了大事，专精从前学道之心。你的老母，我自使人早晚看视，勿得忧念。汝应上界天闲星，以此容汝去助宋公明。吾有八个字，汝当记取，休得临期而误。”罗真人说那八个字，道是：“逢幽而止，遇汴而还。”公孙胜拜授了诀法，便和戴宗、李逵三人拜辞了罗真人，别了众道伴下山。归到家中，收拾了道衣、宝剑二口并铁冠、如意等物了当，拜辞了老母，离山上路。

行过了三四十里路程，戴宗道：“小可先去报知哥哥，先生和李逵大路上来，却得再来相接。”公孙胜道：“正好。贤弟先往报知，吾亦趲行来也。”戴宗分付李逵道：“于路小心伏侍先生。但有些差池，教你受苦！”李逵道：“他和罗真人一般的法术，我如何敢轻慢了他？”戴宗拴上甲马，作起神行法来，预先去了。

却说公孙胜和李逵两个离了二仙山九宫县，取大路而行，到晚寻店安歇。李逵惧怕罗真人法术，十分小心伏侍公孙胜，那里敢使性。两个行了三日，来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唤做武冈镇，只见街市人烟凑集。公孙胜道：“这两日于路走的困倦，买碗

素酒素面吃了行。”李逵道：“也好。”却见驿道旁边一个小酒店，两个人来店里坐下。公孙胜坐了上首，李逵解了腰包，下首坐了。叫过卖一面打酒，就安排些素馔来与二人吃。公孙胜道：“你这里有甚素点心卖？”过卖道：“我店里只卖酒肉，没有素点心。市口人家有枣糕卖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去卖些来。”便去包内取了铜钱，径投市镇上来，买了一包枣糕。欲待回来，只听得路旁侧首有人喝采道：“好气力！”李逵看时，一伙人围定一个大汉，把铁瓜锤在那里使，众人看了喝采他。李逵看那大汉时，七尺以上身材，面皮有麻，鼻子上一条大路。李逵看那铁锤时，约有三十来斤。那汉使的发了，一瓜锤正打在压街石上，把那石头打做粉碎，众人喝采。李逵忍不住，便把枣糕揣在怀中，便来拿那铁锤。那汉喝道：“你是甚么鸟人？敢来拿我的锤！”李逵道：“你使的甚么鸟好，教众人喝采？看了倒污眼！你看老爷使一回，教众人看。”那汉道：“我借与你，你若使不动时，且吃我一顿脖子拳了去！”李逵接过瓜锤，如弄弹丸一般。使了一回，轻轻放下，面又不红，心头不跳，口内不喘。那汉看了，倒身下拜，说道：“愿求哥哥大名。”李逵道：“你家在那里住？”那汉道：“只在前面便是。”引了李逵到一个所在，见一把锁锁着门。那汉把钥匙开了门，请李逵到里面坐地。

李逵看他屋里都是铁砧、铁锤、火炉、钳、凿家火，寻思道：“这人必是个打铁匠人，山寨里正用得着，何不叫他也去入伙？”李逵又道：“汉子，你通个姓名，教我知道。”那汉子道：“小人姓汤，名隆。父亲原是延安府知寨官，因为打铁上，遭际老种经略相公帐前叙用。近年父亲在任亡故，小人贪赌，流落在江湖上，因此权在此间打铁度日。入骨好使枪棒。为是自家浑身有麻点，人都叫小人做‘金钱豹子’。敢问哥哥

高姓大名？”李逵道：“我便是梁山泊好汉黑旋风李逵。”汤隆听了，再拜道：“多闻哥哥威名，谁想今日偶然得遇。”李逵道：“你在这里几时得发迹！不如跟我上梁山泊入伙，叫你也做个头领。”汤隆道：“若得哥哥不弃，肯带携兄弟时，愿随鞭镫。”就拜李逵为兄。李逵认汤隆为弟。汤隆道：“我又无家人伴当，同哥哥去市镇上吃三杯淡酒，表结拜之意。今晚歇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李逵道：“我有个师父在前面酒店里，等我买枣糕去吃了便行，耽搁不得。只可如今便行。”汤隆道：“如何这般要紧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不知，宋公明哥哥现今在高唐州界首厮杀，只等我这师父到来救应。”汤隆道：“这个师父是谁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且休问，快收拾了去。”汤隆急急拴了包裹、盘缠银两，戴上毡笠儿，跨了口腰刀，提条朴刀，弃了家中破房旧屋、粗重家火，跟了李逵，直到酒店里来见公孙胜。

公孙胜埋怨道：“你如何去了许多时？再来迟些，我依前回去了。”李逵不敢做声回话。引过汤隆拜了公孙胜，备说结义一事，公孙胜见说他是打铁出身，心中也喜。李逵取出枣糕，叫过卖将去整理。三个一同饮了几杯酒，吃了枣糕，算还了酒钱。李逵、汤隆各背上包裹，与公孙胜离了武冈镇，迤迤望高唐州来。

三个于路三停中走了两停多路，那日早却好迎着戴宗来接。公孙胜见了大喜，连忙问道：“近日相战如何？”戴宗道：“高廉那厮，近日箭疮平复，每日领兵来搦战。哥哥坚守不敢出敌，只等先生到来。”公孙胜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李逵引着汤隆拜见戴宗，说了备细，四人一处奔高唐州来。离寨五里远，早有吕方、郭盛引一百余骑军马迎接着。四人都上了马。一同到寨，宋江、吴用等出寨迎接。各施礼罢，摆了接风酒，叙问

間闊之情，請入中軍帳內，眾頭領亦來作慶。李逵引過湯隆來參見宋江、吳用并眾頭領等。講禮已罷，寨中且做慶賀筵席。

次日中軍帳上，宋江、吳用、公孫勝商議破高廉一事。公孫勝道：“主將傳令，且着拔寨都起，看敵軍如何，貧道自有區處。”當日宋江傳令各寨，一齊引軍起身，直抵高唐州城壕，下寨已定。次早五更造飯，軍人都披挂衣甲。宋公明、吳學究、公孫勝，三騎馬直到軍前，搖旗擂鼓，吶喊篩鑼，殺到城下來。

再說知府高廉在城中箭瘡已痊，隔夜小軍來報知宋江軍馬又到，早晨都披挂了衣甲，便開了城門，放下吊橋，將引三百神兵并大小將校，出城迎敵。兩軍漸近，旗鼓相望，各擺開陣勢。兩陣里花腔鼙鼓擂，雜彩綉旗搖。宋江陣門開處，分十騎馬來，雁翅般擺開在兩邊。左手下五將：花榮、秦明、朱仝、歐鵬、呂方；右手下五將是林沖、孫立、鄧飛、馬麟、郭盛；中間三騎馬上，為頭是主將宋公明。怎么打扮？

頭頂茜紅巾，腰系獅蠻帶。錦征袍大鵬貼背，水銀盔彩鳳飛檐。抹綠靴斜踏寶鍙，黃金甲光動龍鱗。描金鞞隨定紫絲鞭，錦鞍鞞穩稱桃花馬。

左邊那騎馬上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兵權軍師吳學究，怎生打扮？

五明扇齊攢白羽，九綸巾巧簇烏紗。素羅袍香皂沿邊，碧玉環絲絛束定。皂烏穩踏葵花鍙，銀鞍不離紫絲繮。兩條銅鏈腰間挂，一騎青驄出戰場。

右邊那騎馬上，坐着的便是梁山泊掌握行兵布陣副軍師公孫勝。怎生打扮？

星冠耀日，神劍飛霜。九霞衣服綉春雲，六甲風雷藏寶訣。腰間系雜色短須絛，背上懸松文古定劍。穿一雙雲頭點翠早朝靴，騎一匹分鬃昂首黃花馬。名

標蕊芑玄功著，身列仙班道行高。

三个总军主将，三骑马出到阵前。看对阵金鼓齐鸣，门旗开处，也有二三十个军官，簇拥着高唐州知府高廉出在阵前，立马于门旗下，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束发冠珍珠嵌就，绛红袍锦绣攒成。
连环铠甲耀黄金，双翅银盔飞彩凤。
足穿云缝吊墩靴，腰系狮蛮金鞞带。
手内剑横三尺水，阵前马跨一条龙。

那知府高廉出到阵前，厉声高叫，喝骂道：“你那水洼草贼，既有心要来厮杀，定要分个胜败，见个输赢，走的不是好汉！”宋江听罢，问一声：“谁人出马立斩此贼？”小李广花荣挺枪跃马，直至垓心。高廉见了，喝问道：“谁与我直取此贼去？”那统制官队里转出一员上将，唤做薛元辉，使两口双刀、骑一匹劣马，飞出垓心，来战花荣。两个在阵前斗了数合，花荣拨回马，望本阵便走，薛元辉不知是计，纵马舞刀，尽力来赶，花荣略带住了马，拈弓取箭，扭转身躯，只一箭，把薛元辉头重脚轻射下马去。两军齐呐声喊。

高廉在马上见了大怒，急去马鞍鞞前，取下那面聚兽铜牌把剑去击。那里敲得三下，只见神兵队里卷起一阵黄沙来，罩的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。喊声起处，豺狼虎豹，怪兽毒虫，就这黄沙内卷将出来。众军恰待都走，公孙胜在马上，早掣出那把松文古定剑来，指着敌军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一道金光射去，那伙怪兽毒虫，都就黄沙中乱纷纷坠于阵前。众军人看时，却都是白纸剪的虎豹走兽，黄沙尽皆荡散不起。宋江看了，鞭梢一指，大小三军，一齐掩杀过去。但见

人亡马倒，旗鼓交横。高廉急把神兵退走入城。宋江军马赶到城下，城上急拽起吊桥，闭上城门，擂木炮石，如雨般打将下来。宋江叫且鸣金，收聚军马下寨，整点人数，各获大胜。回帐称谢公孙先生神功道德，随即赏劳三军。

次日，分兵四面围城，尽力攻打。公孙胜对宋江、吴用道：“昨夜虽是杀败敌军大半，眼见得那三百神兵退入城中去了。今日攻击得紧，那厮夜间必来偷营劫寨。今晚可收军一处，至夜深，分去四面埋伏。这里虚扎寨栅，教众将只听霹雳响，看寨中火起，一齐进兵。”传令已了。当日攻城至未牌时分，都收四面军兵还寨，却在营中大吹大擂饮酒。看看天色渐晚，众头领暗暗分拨开去，四面埋伏已定。

却说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、花荣、秦明、吕方、郭盛上土坡等候。是夜，高廉果然点起三百神兵，背上各带铁葫芦，于内藏着硫黄焰硝、烟火药料。各人俱执钩刀、铁扫帚，口内都衔芦哨。二更前后，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高廉当先，驱领神兵前进，背后却带三十余骑，奔杀前来。离寨渐近，高廉在马上作起妖法，却早黑气冲天，狂风大作，飞砂走石，播土扬尘。三百神兵各取火种，去那葫芦口上点着，一声芦哨齐响，黑气中间，火光罩身，大刀阔斧，滚入寨里来。高埠处，公孙胜仗剑作法，就空寨中平地上刮刺刺起个霹雳。三百神兵急待退走，只见那空寨中火起，火焰乱飞，上下通红，无路可出。四面伏兵齐赶，围定寨栅，黑处遍见。三百神兵，不曾走得一个，都被杀在寨里。高廉急引了三十余骑，奔走回城。背后一枝军马追赶将来，乃是豹子头林冲。看看赶上，急叫得放下吊桥，高廉只带得八九骑入城，其余尽被林冲和人连马生擒活捉了去。高廉进到城中，尽点百姓上城守护，高廉军马神兵，被宋江、林冲杀个尽绝。

次日，宋江又引军马四面围城甚急。高廉寻思：“我数年学得术法，不想今日被他破了，似此如之奈何？只得使人去邻近州府求救。”急急修书二封，教去东昌、寇州，“二处离此不远，这两个知府都是我哥哥抬举的人，教星夜起兵来接应。”差了两个帐前统制官，赍擎书信，放开西门，杀将出来，投西夺路去了。众将却待去追赶，吴用传令：“且放他出去，可以将计就计。”宋江问道：“军师如何作用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城中兵微将寡，所以他去求救。我这里可使两枝人马，诈作救应军兵，于路混战。高廉必然开门助战，乘势一面取城，把高廉引入小路，必然擒获。”宋江听了大喜。令戴宗回梁山泊另取两枝军马，分作两路而来。

且说高廉每夜在城中空闲处，堆积柴草，竟天价放火为号，城上只望救兵到来。过了数日，守城军兵望见宋江阵中不战自乱，急忙报知。高廉听了，连忙披挂上城瞻望，只见两路人马战尘蔽日，喊杀连天，冲奔前来。四面围城军马，四散奔走。高廉知是两路救军到了，尽点在城军马，大开城门，分头掩杀出去。

且说高廉撞到宋江阵前，看见宋江引着花荣、秦明三骑马望小路而走。高廉引了人马，急去追赶，忽听得山坡后连珠炮响，心中疑惑，便收转人马回来。两边锣响，左手下吕方，右手下郭盛，各引五百人马冲将出来。高廉急夺路走时，部下军马折其大半。奔走脱得垓心时，望见城上已都是梁山泊旗号。举眼再看，无一处是救应军马。只得引着些败卒残兵，投山僻小路而走，行不到十里之外，山背后撞出一彪人马，当先拥出病尉迟孙立，拦住去路，厉声高叫：“我等你多时，好好下马受缚！”高廉引军便回，背后早有一彪人马，截住去路，当先马上却是美髯公朱仝。两头夹攻将来，四面截了去路，高廉便

弃了坐下马便走上山。四下里步军一齐赶上山去，高廉慌忙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起！”驾一片黑云，冉冉腾空，直上山顶。只见山坡边转出公孙胜来，见了，便把剑在马上望空作法，口中也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将剑望上一指，只见高廉从云中倒撞下来。侧首抢过插翅虎雷横，一朴刀把高廉挥做两段。可怜五马诸侯贵，化作南柯梦里人，有诗为证：

上临之以天鉴，下察之以地祇。
明有王法相继，暗有鬼神相随。
行凶毕竟逢凶，恃势还归失势。
劝君自警平生，可叹可惊可畏。

且说雷横提了首级，都下山来，先使人去飞报主帅，宋江已知杀了高廉，收军进高唐州城内。先传下将令：“休得伤害百姓。”一面出榜安民，秋毫无犯，且去大牢中救出柴大官人来。那时当牢节级、押狱禁子已都走了，止有三五十个罪囚，尽数开了枷锁释放。数中只不见柴大官人一个。宋江心中忧闷，寻到一处监房内，却监着柴皇城一家老小；又一座牢内，监着沧州提捉到柴进一家老小，同监在彼。为是连日厮杀，未曾取问发落。只是没寻柴大官人处。吴学究教唤集高唐州押狱禁子跟问时，数内有一个禀道：“小人是当牢节级蔺仁，前日蒙知府高廉所委，专一牢固监守柴进，不得有失。又分付道：‘但有凶吉，你可便下手。’三日之前，知府高廉要取柴进出来施刑，小人为见本人是个好男子，不忍下手，只推道：‘本人病至八分，不必下手。’后又催并得紧，小人回称‘柴进已死’。因是连日厮杀，知府不闲，小人却恐他差人下来看视，必见罪责。昨日引柴进去后面枯井边，开了枷锁，堆放里面躲避。如

今不知存亡。”

宋江听了，慌忙着藺仁引入。直到后牢枯井边望时，见里面黑洞洞地，不知多少深浅。上面叫时，那得人应。把索子放下去探时，约有八九丈深。宋江道：“柴大官人眼见得多是没了。”宋江垂泪。吴学究道：“主帅且休烦恼，谁人敢下去探看一遭，便见有无。”说犹未了，转过黑旋风李逵来，大叫道：“等我下去！”宋江道：“正好。当初也是你送了他，今日正宜报本。”李逵笑道：“我下去不怕，你们莫割断了绳索。”吴学究道：“你却也忒奸猾。”且取一个大篾箩，把索子络了，接长索头，扎起一个架子，把索挂在上面。李逵脱得赤条条的，手拿两把板斧，坐在箩里，却放下井里去，索上缚两个铜铃。渐渐放到底下，李逵却从箩里爬将出来，去井底下摸时，摸着一堆，却是骸骨。李逵道：“爷娘，甚鸟东西在这里！”又去这边摸时，底下湿漉漉的，没下脚处。李逵把双斧拔放箩里，两手去摸底下，四边却宽。一摸摸着一个人，做一堆儿蹲在水坑里。李逵叫一声：“柴大官人！”那里见动。把手去摸时，只觉口内微微声唤。李逵道：“谢天地！恁地时还有救哩！”随即爬在箩里，摇动铜铃，众人扯将上来。

李逵说下面的事，宋江道：“你可再下去，先把柴大官人放在箩里，先发上来，却再放箩下来取你。”李逵道：“哥哥不知，我去蓟州着了两道儿，今番休撞第三遍！”宋江笑道：“我如何肯弄你！你快下去。”李逵只得再坐箩里，又下井去。到得底下，李逵爬将出箩去，却把柴大官人抱在箩里，摇动索上铜铃。上面听得，早扯起来。到上面，众人看了大喜。宋江见柴进头破额裂，两腿皮肉打烂，眼目略开又闭。宋江心中甚是凄惨，叫请医生调治。李逵却在井底下发喊大叫。宋江听得，急叫把箩放将下去，取他上来。李逵到得上面，发作道：“你

们也不是好人！便不把箩放下来救我！”宋江道：“我们只顾看顾柴大官人，因此忘了你，休怪。”宋江就令众人把柴进扛扶上车睡了，先把两家老小并夺转许多家财，共有二十余辆车子，叫李逵，雷横先护送上梁山泊去。却把高廉一家老小良贱三四十口，处斩于市。赏谢了藺仁。再把府库财帛，仓廩粮米，并高廉所有家私，尽数装载上山。大小将校离了高唐州，得胜回梁山泊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

在路已经数日，回到大寨。柴进扶病起来，称谢晁、宋二公并众头领。晁盖教请柴大官人就山顶宋公明歇处，另建一所房子，与柴进并家眷安歇。晁盖、宋江等众皆大喜。自高唐州回来，又添得柴进、汤隆两个头领，且作庆贺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再说东昌、寇州两处已知高唐州杀了高廉，失陷了城池，只得写表差人申奏朝廷。又有高唐州逃难官员，都到京师说知真实。高太尉听了，知道杀死他兄弟高廉。次日五更，在待漏院中，专等景阳钟响。百官各具公服，直临丹墀，伺候朝见，当日五更三点，道君皇帝升殿，净鞭三下响，文武两班齐，天子驾坐，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启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高太尉出班奏曰：“今有济州梁山泊贼首晁盖、宋江，累造大恶，打劫城池，抢掳仓廩，聚集凶徒恶党。见在济州杀害官军，闹了江州无为军，今又将高唐州官民杀戮一空，仓廩库藏，尽被掳去。此是心腹大患，若不早行诛剿，他日养成贼势，难以制伏。伏乞圣断。”天子闻奏大惊，随即降下圣旨，就委高太尉选将调兵，前去剿捕，务要扫清水泊，杀绝种类。高太尉又奏道：“量此草寇，不必兴举大兵，臣保一人，可去收复。天子道：“卿若举用，必无差错。即令起行，飞捷报功，加官赐赏，高迁任用。”高太尉奏道：“此人乃开国之初，河东名将呼延赞嫡派子孙，单名唤个灼字。使两条铜鞭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

现受汝宁郡都统制，手下多有精兵勇将。臣举保此人，可以征剿梁山泊。可授兵马指挥使，领马步精锐军士，克日扫清山寨，班师还朝。”天子准奏，降下圣旨：“着枢密院即便差人，赍敕前往汝宁州，星夜宣取。”当日朝罢，高太尉就于帅府着枢密院拨一员军官，赍擎圣旨，前去宣取。当日起行，限时定日，要呼延灼赴京听命。

却说呼延灼在汝宁州统军司坐衙，听得门人报道：“有圣旨特来宣取将军赴京，有委用的事。”呼延灼与本州官员出郭迎接到统军司。开读已罢，设宴管待使臣。火急收拾了头盔衣甲，鞍马器械，带引三四十从人，一同使命，离了汝宁州，星夜赴京。于路无话。早到京师城内殿司府前下马，来见高太尉。当日高俅正在殿帅府坐衙，门吏报道：“汝宁州宣到呼延灼，现在门外。”高太尉大喜，叫唤进来参见了。看那呼延灼一表非俗，正是：开国功臣后裔，先朝良将玄孙。家传鞭法最通神，英武惯经战阵。仗剑能探虎穴，弯弓解射雕群。将军出世定乾坤，呼延灼威名大振。

当下高太尉问慰已毕，与了赏赐。次日早朝，引见道君皇帝。徽宗天子看了呼延灼一表非俗，喜动天颜，就赐踢雪乌雅一匹。那马浑身墨锭似黑，四蹄雪练价白，因此名为踢雪乌雅。那马日行千里，圣旨赐与呼延灼骑坐。呼延灼就谢恩已罢，随高太尉再到殿帅府，商议起军剿捕梁山泊一事。呼延灼道：“禀明恩相：小人觑探梁山泊兵多将广，武艺高强，不可轻敌小觑。乞保二将为先锋，同提军马到彼，必获大功。”高太尉听罢大喜，问道：“将军所保谁人，可为前部先锋？”

不争呼延灼举保此二将，有分教：宛子城重添良将，梁山泊大破官军。且教：功名未上凌烟阁，姓字先标聚义厅。毕竟呼延灼对高太尉保出谁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五回 高太尉大兴三路兵 呼延灼摆布连环马

话说高太尉问呼延灼道：“将军所保何人，可为先锋？”呼延灼禀道：“小人举保陈州团练使，姓韩，名滔。原是东京人氏，曾应过武举出身，使一条枣木槊，人呼为百胜将军。此人可为正先锋。又有一人，乃是颖州团练使，姓彭，名玘。亦是东京人氏，乃累代将门之子，使一口三尖两刃刀，武艺出众，人呼为天目将军。此人可为副先锋。”高太尉听了大喜道：“若是韩、彭二将为先锋，何愁狂寇哉！”当日高太尉就殿帅府押了两道牒文，着枢密院差人星夜往陈、颖二州，调取韩滔、彭玘，火速赴京。不旬日之间，二将已到京师，径来殿帅府参见了太尉并呼延灼。

次日高太尉带领众人，都往御教场中操演武艺。看军了当，却来殿帅府，会同枢密院官，计议军机重事。高太尉问道：“你等三路，总有多少人马？”呼延灼答道：“三路军马，计有五千，连步军数及一万。”高太尉道：“你三人亲自回州，拣选精锐马军三千，步军五千，约会起程，收剿梁山泊。”呼延灼禀道：“此三路马步军兵，都是训练精熟之士，人强马壮，不必殿帅忧虑。但恐衣甲未全，只怕误了日期，取罪不便，乞恩相宽限。”高太尉道：“既是如此说时，你三人可就京师甲仗库内，不拘数目，任意选拣衣甲盔刀，关领前去。务要军马

整齐，好与对敌。出师之日，我自差官来点视。”呼延灼领了钧旨，带人往甲仗库关支。呼延灼选讫铁甲三千副，熟皮马甲五千副，铜铁头盔三千顶，长枪二千根，袞刀一千把，弓箭不计其数，火炮铁炮五百余架，都装载上车。临辞之日，高太尉又拨与战马三千匹。三个将军，各赏了金银缎匹，三军尽关了粮赏。呼延灼和韩滔、彭玘，都与了必胜军状，辞别了高太尉并枢密院等官。三人上马，都投汝宁州来，于路无话。

到得本州，呼延灼便说：“韩滔、彭玘各往陈、颖二州起军，前来汝宁会合。”不到半月之上，三路兵马，都已完足。呼延灼便把京师关到衣甲盔刀、旗枪鞍马，并打造连环、铁铠、军器等物，分绉三军已了，伺候出军。高太尉差到殿帅府两员军官，前来点视。犒赏三军已罢，呼延灼摆布三路兵马出城。端的是：

鞍上人披铁铠，坐下马带铜铃。旌旗红展一天霞，
刀剑白铺千里雪，弓弯鹊画，飞鱼袋半露龙梢；箭插
雕翎，狮子壶紧拴豹尾。人顶深盔垂护项，微漏双睛；
马披重甲带朱纓，单悬四足。开路人兵，齐担大斧；
合后军将，尽捻长枪。数千甲马离州城，三个将军来
水泊。

当下起军，摆布兵马出城。前军开路韩滔，中军主将呼延灼，后军催督彭玘，马步三军人等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梁山泊来。却说梁山泊远探报马径到大寨，报知此事。聚义厅上，当中晁盖、宋江，上首军师吴用，下首法师公孙胜，并众头领，各与柴进贺喜，终日筵宴。听知报道：“汝宁州双鞭呼延灼，引着军马到来征进。”众皆商议迎敌之策。吴用便道：“我闻此人，

祖乃开国功臣河东名将呼延赞之后，嫡派子孙。此人武艺精熟，使两条铜鞭，人不可近。必用能征敢战之将，先以力敌，后用智擒。”说言未了。黑旋风李逵便道：“我与你去捉这厮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如何去得？我自有调度。可请霹雳火秦明打头阵，豹子头林冲打第二阵，小李广花荣打第三阵，一丈青扈三娘打第四阵，病尉迟孙立打第五阵。将前面五阵，一队队战罢，如纺车般转作后军。我亲自带引十个弟兄，引大队人马押后。左军五将：朱仝、雷横、穆弘、黄信、吕方；右军五将：杨雄、石秀、欧鹏、马麟、郭盛。水路中可请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阮家三弟兄驾船接应。”却教李逵与杨林引步军分作两路，埋伏救应。宋江调拨已定，前军秦明早引人马下山，向平原旷野之处列成阵势。此时虽是冬天，却喜和暖。等候了一日，早望见官军到来。先降队里，百胜将韩滔领兵扎下寨栅，当晚不战。

次日天晓，两军对阵。三通画鼓，秦明出到阵前，马上横着狼牙棍。望对阵门旗开处，先锋将韩滔横槊勒马，大骂秦明道：“天兵到此，不思早早投降，还敢抗拒，不是讨死！我直把你水泊填平，梁山踏碎，生擒活捉你这伙反贼解京，碎尸万段！”秦明本是性急的人，听了也不打话，便拍马舞起狼牙棍，直取韩滔。韩滔挺槊跃马，来战秦明。两个斗到二十余合，韩滔力怯，只待要走。背后中军主将呼延灼已到，见韩滔战秦明不了，便从中军舞起双鞭，纵坐下那匹御赐踢雪乌骓，咆哮嘶喊，来到阵前。秦明见了，欲待来战呼延灼。第二拨豹子头林冲已到，便叫：“秦统制少歇，看我战三百合却理会！”林冲挺起蛇矛，直奔呼延灼。秦明自把军马从左边趲向山坡后去。这里呼延灼自战林冲，两个正是对手。枪来鞭去花一团，鞭去枪来锦一簇。两个斗到五十合之上，不分胜败。第三拨小李广花荣军到，阵门下大叫道：“林将军少息，看我擒捉这厮！”

林冲拨转马便走。呼延灼因见林冲武艺高强，也回本阵。林冲自把本部军马一转，转过山坡后去，让花荣挺枪出马。呼延灼后军已到，天目将彭玘横着那三尖两刃四窍八环刀，骤着五明千里黄花马，出阵大骂花荣道：“反国逆贼，何足为道！与吾并个输赢！”花荣大怒，也不答话，便与彭玘交马。两个战二十余合，呼延灼看见彭玘力怯，纵马舞鞭，直奔花荣。斗不到三合，第四拨一丈青扈三娘人马已到，大叫：“花将军少歇，看我捉这厮！”花荣也引军望右边趯转山坡下去了。彭玘来战一丈青未定，第五拨病尉迟孙立军马早到，勒马于阵前摆着，看这扈三娘去战彭玘。两个正在征尘影里，杀气阴中，一个使大杆刀。一个使双刀，两个斗到二十余合，一丈青把双刀分开，回马便走。彭玘要逞功劳，纵马赶来，一丈青便把双刀挂在马鞍鞦上，袍底下取出红锦套索，上有二十四个金钩，等彭玘马来得近，扭过身躯，把套索望空一撒，看得亲切，彭玘措手不及，早拖下马来。孙立喝教众军一发向前，把彭玘捉了。

呼延灼看见大怒，忿力向前来救，一丈青便拍马来迎敌。呼延灼恨不得一口水吞了那一丈青。两个斗到十合之上，急切赢不得一丈青。呼延灼心中想道：“这个泼妇人在我手里斗了许多合，倒恁地了得！”心忙意急，卖个破绽，放他入来，却把双鞭只一盖，盖将下来，那双刀却在怀里；提起右手铜鞭，望一丈青顶门上打下来。却被一丈青眼明手快，早起刀只一隔，右手那口刀望上直飞起来。却好那一鞭打将下来，正在刀口上，铮地一声响，火光迸散，一丈青回马望本阵便走，呼延灼纵马赶来。病尉迟孙立见了，便挺枪纵马向前，迎住厮杀。背后宋江却好引十对良将都到，列成阵势。一丈青自引了人马，也投山坡下去了。

宋江见活捉得天目将彭玘，心中甚喜。且来阵前看孙立与

呼延灼交战。孙立也把枪带住，手腕上绰起那条竹节钢鞭，来迎呼延灼。两个都使钢鞭，却更一般打扮。病尉迟孙立是交角铁幞头，大红罗抹额，百花点翠皂罗袍，乌油戗金甲，骑一匹乌骓马，使一条竹节虎眼鞭，赛过尉迟恭。这呼延灼却是冲天角铁幞头，锁金黄罗抹额，七星打钉皂罗袍，乌油对嵌铠甲，骑一匹御赐踢雪乌骓，使两条水磨八棱钢鞭，左手的重十二斤，右手重十三斤，真似呼延赞。两个在阵前左盘右旋，斗到三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宋江看了，喝采不已。有诗为证：

各跨乌骓健似龙，呼延赞对尉迟恭。
双鞭遇敌真奇事，更好同归水浒中。

官军阵里韩滔见说折了彭玘，便去后军队里尽起军马，一发向前厮杀。宋江只怕冲将过来，便把鞭梢一指，十个头领领了大小军士，掩杀过去。背后四路军兵，分作两路夹攻拢来。呼延灼见了，急收转本部军马，各敌个住。为何不能全胜？却被呼延灼阵里都是连环马，官军马带马甲，人披铁铠，马带甲只露得四蹄悬地，人披铠只露着一对眼睛。宋江阵上虽有甲马，只是红缨面具，铜铃雉尾而已。这里射将箭去，那里甲都护住了。那三千马军各有弓箭，对面射来，因此不敢近前。宋江急叫鸣金收军，呼延灼也退二十余里下寨。宋江收军，退到山西下寨，屯住军马，且教左右群刀手簇拥彭玘过来。宋江望见，便起身喝退军士，亲解其缚，扶入帐中，分宾而坐。宋江便拜。彭玘连忙答礼拜道：“小子被擒之人，理合就死，何故将军以宾礼待之？”宋江道：“某等众人，无处容身，暂占水泊，权时避难，造恶甚多。今者朝廷差遣将军前来收捕，本合延颈就缚。但恐不能存命，因此负罪交锋。误犯虎威，敢乞恕罪！”

彭玘答道：“素知将军仗义行仁，扶危济困，不想果然如此义气！倘蒙存留微命，当以捐躯保奏。”宋江道：“某等众兄弟也只待圣主宽恩，赦宥重罪，忘生报国，万死不辞！”诗曰：

忠为君主恨贼臣，义连兄弟且藏身。
不因忠义心如一，安得团圆百八人。

宋江当日就将天目将彭玘使人送上大寨，教与晁天王相见，留在寨里。这里自一面犒赏三军并众头领，计议军情。

再说呼延灼收军下寨，自和韩滔商议，如何取胜梁山水泊。韩滔道：“今日这厮们见俺催军近前，他便慌忙掩击过来。明日尽数驱马军向前，必获大胜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我已如此安排下了，只要和你商量相通。”随即传下将令：“教三千匹马军做一排摆着，每三十匹一连，却把铁环连锁；但遇敌军，远用箭射，近则使枪，直冲入去；三千连环马军，分作一百队锁定。五千步军，在后策应。明日休得挑战，我和你押后掠阵。但若交锋，分作三面冲将过去。”计策商量已定，次日天晓出战。

却说宋江次日把军马分作五队在前，后军十将簇拥，两路伏兵分于左右。秦明当先，搦呼延灼出马交战。只见对阵但只呐喊，并不交锋。为头五军都一字儿摆在阵前：中是秦明，左是林冲、一丈青，右是花荣，孙立。在后随即宋江引十将也到，重重迭迭，摆着人马。看对阵时，约有一千步军，只是擂鼓发喊，并无一人出马交锋。宋江看了，心中疑惑，暗传号令：“教后军且退。”却纵马直到花荣队里窥望。猛听对阵里连珠炮响，一千步军，忽然分作两下，放出三面连环马军，直冲将来；两边把弓箭乱射，中间尽是长枪。宋江看了大惊，急令众军把弓箭施放，那里抵敌得住。每一队三十匹马一齐跑发，不容你

不向前走。那连环马军漫山遍野，横冲直撞将来。前面五队军马望见，便乱窜了，策立不定。后面大队人马拦当不住，各自逃生。宋江飞马慌忙便走，十将拥护而行。背后早有一队连环马军追将来，却得伏兵李逵、杨林引人从芦苇中杀出来，救得宋江。逃至水边，却有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六个水军头领，摆下战船接应。宋江急急上船，便传将令，教分头去救应众头领下船。那连环马直赶到水边，乱箭射来。船上却有傍牌遮护，不能损伤。慌忙把船棹到鸭嘴滩头，尽行上岸。就水寨里整点人马，折其大半。却喜众头领都全。虽然折了些马匹，都救得性命。少刻，只见石勇、时迁、孙新、顾大嫂都逃命上山，却说：“步军冲杀将来，把店屋平拆了去。我等若无号船接应，尽被擒捉。”宋江一一亲自抚慰。计点众头领时，中箭者六人：林冲、雷横、李逵、石秀、孙新、黄信。小喽罗中伤带箭者，不计其数。

晁盖闻知，同吴用，公孙胜下山来动问。宋江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吴用劝道：“哥哥休忧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何必挂心？别生良策，可破连环军马。”晁盖便传号令，分付水军牢固寨栅船只，保守滩头，晓夜提备。请宋公明上山安歇。宋江不肯上山，只就鸭嘴滩寨内驻扎，只教带伤头领上山养病。

却说呼延灼大获全胜，回到本寨，开放连环马，都次第前来请功。杀死者不计其数，生擒的五百余人。夺得战马三百余匹。随即差人前去京师报捷，一面犒赏三军。

却说高太尉正在殿帅府坐衙。门上报道：“呼延灼收捕梁山泊得胜，差人报捷。”心中大喜。次日早朝，越班奏闻天子。徽宗甚喜，敕赏黄封御酒十瓶，锦袍一领。差官一员，赏钱十万贯，前去行营赏军。高太尉领了圣旨，同到殿帅府，随即差官赏捧前去。

却说呼延灼已知有天使到，与韩滔出二十里外迎接。接到寨中，谢恩受赏已毕，置酒管待天使。一面令韩先锋俵钱赏军。且将捉到五百余人囚在寨中，待拿得贼首，一并解赴京师，示众施行。天使问：“彭团练如何失陷？”呼延灼道：“为因贪捉宋江，深入重地，致被擒捉。今次群贼必不敢再来。小可分兵攻打，务要肃清山寨，扫尽水洼，擒获众贼，拆毁巢穴。但恨四面是水，无路可进。遥观寨栅，只除非得火炮飞打，以碎贼巢。久闻东京有个炮手凌振，名号轰天雷，此人善造火炮，能去十四五里远近，石炮落处，天崩地陷，山倒石裂。若得此人，可以攻打贼巢。更兼他深通武艺，弓马熟娴。若得天使回京，于太尉前言知此事，可以急急差遣到来，克日可取贼巢。”

使命应允。次日起程，于路无话。回到京师，来见高太尉，备说呼延灼求索炮手凌振，要建大功。高太尉听罢，传下钧旨，教唤甲仗库副炮手凌振那人来。原来凌振祖贯燕陵人，是宋朝盛世第一个炮手，人都呼他是轰天雷，更兼武艺精熟。曾有四句诗赞凌振的好处：

强火发时城郭碎，烟云散处鬼神愁。金轮子母轰
天振，炮手名闻四百州。

当下凌振来参见了高太尉，就受了行军统领官文凭，便教收拾鞍马军器起身。且说凌振把应用的烟火、药料，就将做下的诸色火炮，并一应的炮石、炮架，装载上车，带了随身衣甲盔刀行李等件，并三四十个军汉，离了东京，取路投梁山泊来。到得行营，先来参见主将呼延灼，次见先锋韩滔，备问水寨远近路程，山寨险峻去处。安排三等炮石攻打：第一是风火炮，第二是金轮炮，第三是子母炮。先令军健整顿炮架，直去水边

竖起，准备放炮。

却说宋江在鸭嘴滩上小寨内，和军师吴学究商议破阵之法，无计可施。有探细人来报道：“东京新差一个炮手，号作轰天雷凌振，即日在于水边竖起架子，安排施放火炮，攻打寨栅。”吴学究道：“这个不妨。我山寨四面都是水泊，港汊甚多，宛子城离水又远，纵有飞天火炮，如何能够打得到城边？且弃了鸭嘴滩小寨，看他怎地设法施放，却做商议。”当下宋江弃了小寨，便都起身，且上关来。晁盖、公孙胜接到聚义厅上，问道：“似此如何破敌？”动问未绝，早听得山下炮响，一连放了三个火炮，两个打在水里，一个直打到鸭嘴滩边小寨上。宋江见说，心中展转忧闷。众头领尽皆失色。吴学究道：“若得一人，诱引凌振到水边，先捉了此人，方可商议破敌之法。”晁盖道：“可着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，六人棹船如此行事；岸上朱仝、雷横如此接应。”

且说六个水军头领得了将令，分作两队：李俊和张横先带了四五十个会水的军士，用两只快船，从芦苇深处悄悄过去；背后张顺、三阮，掌四十余只小船接应。再说李俊、张横上到对岸，便去炮架子边呐声喊，把炮架推翻。军士慌忙报与凌振知道，凌振便带了风火二炮，拿枪上马，引了一千余人赶将来。李俊、张横领人便走。凌振追至芦苇滩边，看见一字儿摆开四十余只小船，船上共有百余个水军。李俊、张横早跳到船上，故意不把船开，看看人马到来，呐声喊，都跳下水里去了。凌振人马已到，便来抢船。朱仝、雷横却在对岸呐喊擂鼓。凌振夺得许多船只，叫军健尽数上船，便杀过去。船才行到波心之中，只见岸上朱仝、雷横鸣起锣来。水底下早钻起四五十水军，尽把船尾楔子拔了，水都滚入船里来。外边就势扳翻船，军健都撞在水里。凌振急待回船，船尾舵橹已被拽下水底去了。

两边却钻上两个头领来，把船只一扳，仰合转来，凌振却被合下水里去。水底下却是阮小二，一把抱住，直拖到对岸来。岸上早有头领接着，便把索子绑了，先解上山来。水中生擒二百余人，一半水中淹死，些少逃得性命回去，诗曰：

怎许船军便渡河，不施火炮却如何？
空说半天轰霹雳，却愁尺水起风波。

呼延灼得知，急领军马赶将来时，船都已过鸭嘴滩去了。箭又射不着，人都不见了，只忍得气。呼延灼恨了半晌，只得引了人马回去。

且说众头领捉得轰天雷凌振，解上山寨，先使人报告。宋江便同满寨头领下第二关迎接。见了凌振，连忙亲解其缚，便埋怨众人道：“我叫你们礼请统领上山，如何恁的无礼！”

凌振拜谢不杀之恩。宋江便与他把盏已了，自执其手，相请上山。到大寨，见了彭玳已做了头领，凌振闭口无言。彭玳劝道：“晁、宋二头领替天行道，招纳豪杰，专等招安，与国家出力。既然我等到此，只得从命。”宋江却又陪话，凌振答道：“小的在此趋侍不妨，争奈老母妻子都在京师，倘或有人知觉，必遭诛戮。如之奈何？”宋江道：“但请放心，限日取还统领。”凌振谢道：“若得头领如此周全，死而瞑目。”晁盖道：“且教做筵席庆贺。”

次日，厅上大聚会众头领。饮酒之间，宋江与众人商议破连环马之策。正无良法，只见金钱豹子汤隆起身道：“小人不材，愿献一计，除是得这般军器和我一个哥哥，可以破得连环甲马。”吴学究便问道：“贤弟你且说用何等军器？你这个令亲哥哥是谁？”

汤隆不慌不忙，叉手向前，说出这般军器和那个人来。有分教；四五个头领直往京师，三千余马军尽遭毒手。正是：计就玉京擒獬豸，谋成金阙捉狡狴。毕竟汤隆对众说出那般军器，甚么人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六回 吴用使时迁盗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

话说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：“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，先父因此艺上，遭际老种经略相公，得做延安知寨。先朝曾用这连环甲马取胜。欲破阵时，须用钩镰枪可破。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，若要打造，便可下手。汤隆虽是会打，却不会使。若要会使的人，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。这钩镰枪法，只有他一个教头。他家祖传习学，不教外人。或是马上，或是步行，都有法则。端的使动，神出鬼没！”说言未了。林冲问道：“莫不是现做金枪班教师徐宁？”汤隆应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林冲道：“你不说起，我也忘了。这徐宁的金枪法、钩镰枪法，端的是天下独步。在京师时，多与我相会，较量武艺，彼此相敬相爱。只是如何能够得他上山来？”汤隆道：“徐宁先祖留下一件宝贝，世上无对，乃是镇家之宝。汤隆比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姑时，多曾见来。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。这一副甲，披在身上，又轻又稳，刀剑箭矢，急不能透，人都唤做赛唐猊。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，造次不肯与人看。这副甲是他的性命。有一个皮匣子盛着，直挂在卧房中梁上。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，不由他不到这里。”吴用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何难之有？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，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。”时迁随即应道：“只怕无此一物在彼，若端的有时，

好歹定要取了来。”汤隆道：“你若盗得甲来，我便包办赚他上山。”

宋江问道：“你如何去赚他上山？”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，宋江笑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吴学究道：“再用得三个人，同上东京走一遭。一个到京收买烟火、药料、并炮内用的药材；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。”彭玗见了，便起身禀道：“若得一人到颍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，实拜成全之德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团练放心。便请二位修书，小可自教人去。”便唤杨林，可将金银书信，带领伴当，前往颍州取彭玗将军老小。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，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。李云扮作客商，同往东京收买烟火、药料等物。乐和随汤隆同行，又帮薛永往来作伴。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。次后，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，却教雷横提调监督，原来雷横祖上也是打铁出身。再说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，教山寨里打军器的照着样子打造，自有雷横提调监督，不在话下。大寨做了送路筵席，当下杨林，薛永、李云、乐和、汤隆辞别下山去了。次日又送戴宗下山，往来探听事情。这段话一时难尽。

这里且说时迁离了梁山泊，身边藏了暗器、诸般行头，在路迢迢来到东京，投个客店安下了。次日趑进城来，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。有人指点道：“入得班门里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。”时迁转入班门里，先看了前门；次后趑来相了后门，见是一带高墙，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，侧首却是一根钺柱。时迁看了一回，又去街坊问道：“徐教师在家里么？”人应道：“敢在内里随直未归。”时迁又问道：“不知几时归？”人应道：“直到晚方归来，五更便去内里随班。”时迁叫了“相扰”，且回客店里来，取了行头，藏在身边，分付店小二道：“我今夜多敢是不归，照管房中则个。”小二道：“但放心自

去，并不差池。”

时迁再入到城里，买了些晚饭吃了，却趲到金枪班徐宁家，左右看时，没一个好安身去处。看看天色黑了，时迁拽入班门里面。是夜，寒冬天色，却无月光。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，便把两只腿夹定，一节节爬将上去树头顶，骑马儿坐在枝柯上。悄悄望时，只见徐宁归来，望家里去了。又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，把一把锁锁了，各自归家去了。早听得谯楼禁鼓，却转初更。云寒星斗无光，露散霜花渐白。时迁见班里静悄悄地，却从树上溜将下来，趲到徐宁后门边，从墙上下来，不费半点气力，爬将过去，看里面时，却是个小小院子。时迁伏在厨房外张时，见厨房下灯明，两个丫鹁兀自收拾未了。时迁却从戢柱上盘到博风板边，伏做一块儿。张那楼上时，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向火，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。时迁看那卧房里时，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。房门口挂着一副弓箭、一口腰刀。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。徐宁口里叫道：“梅香，你来与我折了衣服。”下面一个丫鹁上来，就侧首春台上先折了一领紫绣圆领，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，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，一个护项彩色锦帕，一条红绿结子，并手帕一包。另用一个小黄帕儿，包着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，也放在包袱内，把来安在烘笼上。时迁都看在眼里。

约至二更以后，徐宁收拾上床，娘子问道：“明日随直也不？”徐宁道：“明日正是天子贺幸龙符宫，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。”娘子听了，便分付梅香道：“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，你们四更起来烧汤，安排点心。”时迁自忖道：“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，便是盛甲在里面。我若趁半夜下手便好。倘若闹将起来，明日出不得城，却不误了大事？且捱到五更里下手不迟。”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了，两个丫鹁在房门

外打铺。房里桌上，却点着碗灯。那五个人都睡着了。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亦皆睡了。时迁溜下来，去身边取个芦管儿，就窗棂眼里只一吹，把那碗灯早吹灭了。

看看伏到四更左侧，徐宁起来，便唤丫鹁起来烧汤。那两个使女，从睡梦里起来，看房里没了灯，叫道：“阿呀，今夜却没了灯！”徐宁道：“你不去后面讨灯，等几时！”那个梅香开楼门，下胡梯响。时迁听得，却从柱中只一溜，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。听得丫鹁正开后门出来，便去开墙门。时迁却潜入厨房里，贴身在厨桌下。梅香讨了灯火入来看时，又去关门，却来灶前烧火。这个女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。多时汤滚，捧面汤上去。徐宁洗漱了，叫烫些热酒上来。丫鹁安排肉食炊饼上去，徐宁吃罢，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。时迁听得徐宁下来，叫伴当吃了饭，背着包袱，拿了金枪出门。两个梅香点着灯，送徐宁出去。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，便上楼去，从子边直蹿到梁上，却把身躯伏了。两个丫鹁又关闭了门户，吹灭了灯火，上楼来脱了衣裳，倒头便睡。

时迁听那两个梅香睡着了，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，那灯又早灭了。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，正要下来，徐宁的娘子觉来，听得响，叫梅香道：“梁上甚么响？”时迁做老鼠叫。丫鹁道：“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？因厮打，这般响。”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，溜将下来。悄悄地开了楼门，款款地背着皮匣，下得胡梯，从里面直开到外门。来到班门口，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，四更便开了锁。时迁得了皮匣，从人队里趁闹出去了。一口气奔出城外，到客店门前。此时天色未晓。敲开店门，去房里取出行李，拴束做一担儿挑了；计算还了房钱，出离店肆，投东便走。

行到四十里外，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。只见一个人

也撞将入来，时迁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神行太保戴宗。见时迁已得了物，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，戴宗道：“我先将甲投山寨去，你与汤隆慢慢地来。”时迁打开皮匣，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，做一包袱包了。戴宗拴在身上，出了店门，作起神行法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明明的拴在担子上。吃了饭食，还了打火钱，挑上担子，出店门便走。到二十里路上，撞见汤隆，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。汤隆道：“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，但过路上酒店、饭店、客店，门上若见有白粉圈儿，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。客店之中就便安歇，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。离此间一程外等我。”时迁依计去了。汤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，却投东京城里来。

且说徐宁家里，天明两个丫鹁起来，只见楼门也开了，下面中门大门都不关，慌忙家里看时，一应物件都有。两个丫鹁上楼来，对娘子说道：“不知怎的门户都开了，却不曾失了物件。”娘子便道：“五更里听得梁上响，你说是老鼠厮打，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么事？”两个丫鹁看了，只叫得苦：“皮匣子不知那里去了！”那娘子听了，慌忙起来道：“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，教他早来跟寻！”孀急急寻入去龙符宫报徐宁，连央了三四替人，都回来说道：“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，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，谁人能够入去？直须等他自归。”徐宁妻子并两个丫环如热釜子上蚂蚁，走投无路，不茶不饭，慌做一团。

徐宁直到黄昏时候方才卸了衣袍服色，着当直的背了，将着金枪，径回家来。到得班门口，邻舍说道：“娘子在家失盗，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。”徐宁吃了一惊，慌忙奔到家里，两个丫鹁迎门道：“官人五更出去，却被贼人闪将入来，单单只把

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！”徐宁听罢，只叫那连声的苦，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。娘子道：“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？”徐宁道：“别的都不打紧，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，不曾有失。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，我不曾舍得卖与他，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。生怕有些差池，因此拴在梁上。多少人要看我的，只推没了。今次声张起来，枉惹他人耻笑。今却失去，如之奈何！”徐宁一夜睡不着，思量道：“不知是甚么人盗了去？——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。”娘子想道：“敢是夜来灭了灯时，那贼已躲在家里了？必然是有人爱你的，将钱问你买不得，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。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，别作商议，且不要打草惊蛇。”徐宁听了，到天明起来，坐在家中纳闷。好似蜀王春恨，宋玉秋悲。吕虔遗腰下之刀，雷焕失狱中之剑。珠亡照乘，璧碎连城。王恺之珊瑚已毁，无可赔偿；裴航之玉杵未逢，难谐欢好。正是凤落荒坡凋锦羽，龙居浅水失明珠。

这日徐宁正在家中纳闷，早饭时分，只听得有人扣门。当直的去问了名姓，人去报道：“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，特来拜望。”徐宁听罢，教请进客位里相见。汤隆见了徐宁，纳头拜下，说道：“哥哥一向安乐？”徐宁答道：“闻知舅舅归天去了，一者官身羁绊，二乃路途遥远，不能前来吊问。并不知兄弟信息，一向正在何处？今次自何而来？”汤隆道：“言之不尽。自从父亲亡故之后，时乖运蹇，一向流落江湖。今从山东径来京师探望兄长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少坐。”便叫安排酒食相待。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，重二十两，送与徐宁，说道：“先父临终之日，留下这些东西，教寄与哥哥做遗念。为因无心腹之人，不曾捎来。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。”徐宁道：“感承舅舅如此挂念，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

处，怎地报答！”汤隆道：“哥哥休恁地说，先父在日之时，常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。只恨山遥水远，不能够相见一面，因此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。”徐宁谢了汤隆，交收过了，且安排酒来管待。

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，徐宁只是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汤隆起身道：“哥哥如何尊颜有些不喜？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。”徐宁叹口气道：“兄弟不知，一言难尽，夜来家间被盗。”汤隆道：“不知失去了何物？”徐宁道：“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，又唤做赛唐猊。昨夜失了这件东西，以此心下不乐。”汤隆道：“哥哥那副甲，兄弟也曾见来，端的无比，先父常常称赞不尽。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。”徐宁道：“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，拴缚在卧房中梁上，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。”汤隆问道：“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？”徐宁道：“是个红羊皮匣子盛着，里面又用香绵裹住。”汤隆假意失惊道：“红羊皮匣子？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，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？”徐宁道：“兄弟，你那里见来？”汤隆道：“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，在一个村店里沽些酒吃，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担儿上挑着。我见了，心中也自暗忖道：‘这个皮匣子，却是盛甚么东西的？’临出门时，我问道：‘你这皮匣子作何用？’那汉子应道：‘原是盛甲的，如今胡乱放些衣服。’必是这个人了。我见那厮却似闪肭了腿的，一步步捱着了走。何不我们追赶他去？”徐宁道：“若是赶得着时，却不是天赐其便！”汤隆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不要耽擱，便赶去罢。”

徐宁听了，急急换上麻鞋，带了腰刀，提条朴刀，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，拽开脚步，迤迤赶来。前面见壁上有白圈酒店里，汤隆道：“我们且吃碗酒了赶，就这里问一声。”汤

隆人得门坐下，便问道：主人家，借问一问，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，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昨夜是有这般一个人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。一似腿上吃跌了的，一步一擻走。”汤隆道：“哥哥，你听却如何？”徐宁听了，做声不得。两个连忙还了酒钱，出门便去。前面又见一个客店，壁上有那白圈，汤隆立住了脚，说道：“哥哥，兄弟走不动了，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，明日早去赶。”徐宁道：“我却是官身，倘或点名不到，官司必然见责，如之奈何？”汤隆道：“这个不用兄长忧心，嫂嫂必自推个事故。”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，店小二答道：“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，在我店里歇了一夜，直睡到今日小日中，方才去了。口里只问山东路程。”汤隆道：“恁地可以赶了，明日起个四更，定是赶着，拿住那厮，便有下落。”当夜两个歇了，次日起个四更，离了客店，又迤迤赶来。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，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，处处皆说得一般。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，只顾跟着汤隆赶了去。

看看天色又晚了，望见前面一所古庙，庙前树下，时迁放着担儿，在那里坐地。汤隆看见，叫道：“好了！前面树下那个，不是哥哥盛甲的匣子？”徐宁见了，抢向前来一把揪住时迁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好大胆！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！”时迁道：“住，住，不要叫！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，你如今却是要怎地？”徐宁喝道：“畜生无礼！倒问我要怎的！”时迁道：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？”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，里面却是空的。徐宁道：“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！”时迁道：“你听我说，小人姓张，排行第一，泰安州人氏，本州有个财主，要结识老种经略相公，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，不肯货卖。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，许俺们一万贯。不想我在

你家柱子上跌下来，闪了腿，因此走不动。先教李三把甲拿了去，只留得空匣在此。你若要奈何我时，便到官司，只是拼着命，就打死我也不招，休想我指出别人来。若还肯饶我官司时，我和你去讨这副甲来还你。”

徐宁踌躇了半晌，决断不下。汤隆便道：“哥哥，不怕他飞了去！只和他去讨甲！若无甲时，须有本处官司告理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也说的是。”三个厮赶着，又投客店里来歇了。徐宁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。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，只做闪了腿。徐宁见他又走不动，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。三个又歇了一夜，次日早起来再行。时迁一路买酒买肉陪告。又行了一日。

次日，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，不知毕竟有甲也无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，拽出一辆空车子，背后一个人驾车；旁边一个客人，看着汤隆，纳头便拜。汤隆问道：“兄弟因何到此？”那人答道：“郑州做了买卖，要回泰安州去。”汤隆道：“最好。我三个要搭车子，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。”那人道：“莫说三个上车，再多些也不计较。”汤隆大喜，叫与徐宁相见，徐宁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汤隆答道：“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，结识得这个兄弟，姓李，名荣，是个有义气的人。”徐宁道：既然如此，这张一又走不动，都上车子坐地。”只叫车客驾车子行。四个人坐在车子上，徐宁问道：“张一，你且说与我那个财主姓名。”时迁吃逼不过，三回五次推托，只得胡乱说道：“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。”徐宁却问李荣道：“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？”李荣答道：“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个上户财主，专好结识官宦来往，门下养着多少闲人。”徐宁听罢，心中想道：“即有主坐，必不碍事。”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，唱几个曲儿，不觉的又过了一日。

话休絮繁。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，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，买些肉来，就车子上吃三杯。李荣把出一个瓢来，先倾一瓢，来劝徐宁，徐宁一饮而尽。李荣再叫倾酒，车客假做手脱，把这一葫芦酒都倾翻在地下。李荣喝骂车客再去沽些。只见徐宁口角流涎，扑地倒在车子上了。李荣是谁？却是铁叫子乐和。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，赶着车子，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。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，都到金沙滩上岸。

宋江已有人报知，和众头领下山接着。徐宁此时麻药已醒，众人又用解药解了。徐宁开眼见了众人，吃了一惊，便问汤隆道：“兄弟，你如何赚我到这里？”汤隆道：“哥哥听我说，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，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，投托大寨入伙。今被呼延灼用连环甲马冲阵，无计可破，是小弟献此钩镰枪法；只除是哥哥会使。由此定这条计：使时迁先来盗了你的甲，却教小弟赚哥哥上路，后使乐和假做李荣，过山时，下了蒙汗药，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。”徐宁道：“却是兄弟送了我也！”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：“现今宋江暂居水泊，专待朝廷招安，尽忠竭力报国，非敢贪财好杀，行不仁不义之事。万望观察怜此真情，一同替天行道。”林冲也来把盏陪话道：“小弟亦到此间，多说兄长清德，休要推却。”徐宁道：“汤隆兄弟，你却赚我到此，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，如之奈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。观察放心，只在小可身上，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。”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，安排筵席作庆。一面选拣精壮小喽罗，学使钩镰枪法，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。

旬日之间，杨林自颖州取到彭玕老小，薛永自东京取到凌振老小，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、药料回寨。更过数日，戴宗、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。徐宁见了妻子到来，吃了一惊，问是

如何便到得这里。妻子答道：“自你转背，官司点名不到，我使了些金银首饰，只推道患病在床，因此不来叫唤。忽见汤叔叔赍着雁翎甲来说道：‘甲便夺得来了。哥哥只是于路染病，将次死在客店里，叫嫂嫂和孩儿便来看视。’把我赚上车子，我又不知路径，迤迤来到这里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，好却好了。只可惜将我这副甲陷在家里了。”汤隆笑道：“好教哥哥欢喜，打发嫂嫂上车之后，我便复翻身去赚了这甲，诱了这两个婬鸟，收拾了家中应有细软，做一担儿挑在这里。”徐宁道：“恁地时，我们不能回东京去了。”汤隆道：“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：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，我把哥哥的雁翎甲穿了，搽画了脸，说哥哥名姓，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。这早晚东京已自遍行文书，捉拿哥哥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，你也害得我不浅！”晁盖、宋江都来陪话道：“若不是如此，观察如何肯在这里住？”随即拨定房屋，与徐宁安顿老小。众头领且商议破连环马军之法。

此时雷横监造钩镰枪已都完备。宋江、吴用等启请徐宁教众军健学使钩镰枪法。徐宁道：“小弟今当尽情剖露，训练众军头目，拣选身材长壮之士。”众头领都在聚义厅上看徐宁选军，说那个钩镰枪法。有分教：三千甲马登时破，一个英雄指日降。毕竟金枪徐宁怎的敷演钩镰枪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七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

话说晁盖、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与众头领，就聚义厅上启请徐宁教使钩镰枪法。众人看徐宁时，果是一表好人物，六尺五六长身体，团团的一个白脸，三牙细黑髭髯，十分腰围膀阔。曾有一篇《西江月》单道徐宁模样：臂健开弓有准，身轻上马如飞。弯弯两道卧蚕眉，凤翥鸾翔子弟。战铠细穿柳叶，乌巾斜带花枝。常随宝驾侍丹墀，枪手徐宁无对。当下徐宁选军已罢，便下聚义厅来，拿起一把钩镰枪自使一回。众人见了喝采。徐宁便教众军道：“但凡马上使这般军器，就腰胯里做步上来，上中七路，三钩四拨，一搠一分，共使九个变法。若是步行使这钩镰枪，亦最得用。先使八步四拨，荡开门户；十二步一变，十六步大转身；二十四步，挪上攒下，钩东拨西；三十六步，浑身盖护，夺硬斗强。此是钩镰枪正法。有诗诀为证：

四拨三钩通七路，共分九变合神机。
二十四步挪前后，一十六翻大转围。

徐宁将正法一路路敷演，教众头领看。众军汉见了徐宁使钩镰枪，都喜欢。就当日为始，将选拣精锐壮健之人，晓夜习学。又教步军藏林伏草，钩蹄拽腿下面三路暗法。不到半月之

间，教成山寨五七百人。宋江并众头领看了大喜，准备破敌。

却说呼延灼自从折了彭玳、凌振，每日只把马军来水边搦战。山寨中只教水军头领牢守各处滩头，水底钉了暗桩。呼延灼虽是在山西山北两路出哨，决不能够到山寨边。梁山泊却叫凌振制造了诸般火炮，克日定时，下山对敌。学使钩镰枪军士，已都学成。宋江道：“不才浅见，未知合众位心意否？”吴用道：“愿闻其略。”宋江道：“明日并不用一骑马军，众头领都是步战。孙吴兵法，却利于山林沮泽。今将步军下山，分作十队诱敌。但见军马冲掩将来，都望芦苇荆棘林中乱走。却先把钩镰枪军士埋伏在彼，每十个会使钩镰枪的，间着十个挠钩手。但见马到，一搅钩翻，便把挠钩搭将入去捉了。平川窄路，也如此埋伏。此法如何？”吴学究道：“正应如此藏兵捉将。”徐宁道：“钩镰枪并挠钩，正是此法。”

宋江当日分拨十队步军人马：刘唐、杜迁引一队，穆弘、穆春引一队，杨雄、陶宗旺引一队，朱仝、邓飞引一队，解珍、解宝引一队，邹渊、邹润引一队，一丈青、王矮虎引一队，薛永、马麟引一队，燕顺、郑天寿引一队，杨林、李云引一队。这十队步军，先行下山诱引敌军。再差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、童威、童猛、孟康九个水军头领，乘驾战船接应。再叫花荣、秦明、李应、柴进、孙立、欧鹏六个头领，乘马引军，只在山边搦战。凌振、杜兴专放号炮。却叫徐宁、汤隆总行招引使钩镰枪军士。中军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、戴宗、吕方、郭盛总制军马，指挥号令。其余头领俱各守寨。宋江分拨已定，是夜三更，先载使钩镰枪军士过渡，四面去分头埋伏已定。四更却渡十队步军过去。凌振、杜兴载过风火炮架，上高阜去处竖起炮架，搁上火炮。徐宁、汤隆各执号带渡水。平明时分，宋江守中军人马，隔水擂鼓，呐喊摇旗。

呼延灼正在中军帐内，听得探子报知，传令便差先锋韩滔先来出哨。随即锁上连环甲马。呼延灼全身披挂，骑了踢雪乌骓马，仗着双鞭，大驱车马，杀奔梁山泊来。隔水望见宋江引着许多人马，呼延灼教摆开马军。先锋韩滔来与呼延灼商议道：“正南上一队步军，不知多少的？”呼延灼道：“休问他多少，只顾把连环马冲将去！”韩滔引着五百马军飞哨出去。又见东南上一队军兵起来，却欲分兵去哨，只见西南上又有起一队旗号，摇旗呐喊。韩滔再引军回来，对呼延灼道：“南边三队贼兵，都是梁山泊旗号。”呼延灼道：“这厮许多时不出来厮杀，必有计策。”说犹未了，只听得北边一声炮响。呼延灼骂道：“这炮必是凌振从贼，教他施放。”众人平南一望，只见北边又拥起三队旗号。呼延灼对韩滔道：“此必是贼人奸计。我和你把人马分为两路，我去杀北边人马，你去杀南边人马。”正欲分兵之际，只见西边又是四队人马起来，呼延灼心慌。又听的正北上连珠炮响，一带直接到土坡上。那一个母炮周回接着四十九个子炮，名为“子母炮”，响处风威大作，呼延灼军兵，不战自乱，急和韩滔各引马步军兵四下冲突。这十队步军，东赶东走，西赶西走。呼延灼看了大怒，引兵望北冲将来。宋江军兵尽投芦苇中乱走。呼延灼大驱连环马，卷地而来。那甲马一齐跑发，收勒不住，尽望败苇折芦之中、枯草荒林之内跑了去。只听里面唿哨响处，钩镰枪一齐举手，先钩倒两边马脚，中间的甲马便自咆哮起来。那挠钩手军士一齐搭住，芦苇中只顾缚人。呼延灼见中了钩镰枪计，便勒马回南边去赶韩滔。背后风火炮当头打将下来。这边那边，漫山遍野，都是步军追赶着。韩滔、呼延灼部领的连环甲马，乱滚滚都擗入荒草芦苇之中，尽被捉了。

二人情知中了计策，纵马去四面跟寻马军，夺路奔走时，

更兼那几条路上麻林般摆着梁山泊旗号，不敢投那几条路走，一直便望西北上来。行不到五六里路，早拥出一队强人，当先两个好汉拦路，一个是没遮拦穆弘，一个是小遮拦穆春，捻两条朴刀大喝道：“败将休走！”呼延灼忿怒，舞起双鞭，纵马直取穆弘、穆春。略斗四五合，穆春便走。呼延灼只怕中了计，不来追赶，望正北大路而走。山坡下又转出一队强人，当先两个好汉拦路，一个是两头蛇解珍，一个是双尾蝎解宝。各挺钢叉，直奔前来。呼延灼舞起双鞭，来战两个。斗不到五七合，解珍、解宝拔步便走。呼延灼赶不过半里多路，两边钻出二十四把钩镰枪，着地卷将来。呼延灼无心恋战，拨转马头望东北上大路便走。又撞着王矮虎、一丈青夫妻二人，截住去路。呼延灼见路径不平，四下兼有荆棘遮拦，拍马舞鞭，杀开条路直冲过去。王矮虎、一丈青赶了一直，赶不上，呼延灼自投东北上去了。杀的大败亏输，雨零星乱。有诗为证：

十路军兵振地来，乌骓踢雪望风回。
连环尽被钩镰破，剩得双鞭出九垓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宋江鸣金收军回山，各请功赏。三千连环甲马，有停半被钩镰枪拨倒，伤损了马蹄，剥去皮甲，把来做菜马食；二停多好马，牵上山去喂养，作坐马。带甲军士，都被生擒上山。五千步军，被三面围得紧急，有望中军躲的，都被钩镰枪拖翻捉了；望水边逃命的，尽被水军头领围裹上船去，拽过滩头，拘捉上山。先前被拿去的马匹并捉去军士，尽行复夺回寨。把呼延灼寨栅尽数拆来，水边泊内，搭盖小寨。再造两处做眼酒店房屋等项。仍前着孙新、顾大嫂、石勇、时迁两处开店。刘唐、杜迁拿得韩滔，把来绑缚，解到山寨。宋江见

了，亲解其缚，请上厅来，以礼陪话，相待筵宴，令彭玘凌振说他入伙。韩滔也是七十二煞之数，自然意气相投，就梁山泊做了头领。宋江便教修书，使人往陈州搬取韩滔老小，来山寨中完聚。宋江喜得破了连环马，又得了许多军马、衣甲、盔刀，每日做筵席庆喜。仍旧调拨各路守把，提防官兵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呼延灼折了许多官军人马，不敢回京。独自一个骑着那匹踢雪乌骓马，把衣甲拴在马上，于路逃难。却无盘缠，解下束腰金带，卖来盘缠。在路寻思道：“不想今日闪得我如此，却是去投谁好？”猛然想起：“青州慕容知府旧与我有一面相识，何不去那里投奔他？却打慕容贵妃的关节，那时再引军来报仇未迟。”

在路行了二日，当晚又饥又渴。见路旁一个村酒店，呼延灼下马，把马拴在门前树上，入来店内，把鞭子放在桌上，坐下了，叫酒保取酒肉来吃。酒保道：“小人这里只卖酒。要肉时，村里却才杀羊；若要，小人去回买。”呼延灼把腰里料袋解下来，取出些金带倒换的碎银两，把与酒保道：“你可回一脚羊肉与我煮了，我对付草料，喂养我这匹马。今夜只就你这里宿一宵，明日自投青州府里去。”酒保道：“官人，此间宿不妨，只是没好床帐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我是出军的人，但有歇处便罢。”酒保拿了银子，自去买羊肉。呼延灼把马背上捎的衣甲取将下来，松了肚带，坐在门前。等了半晌，只见酒保提一脚羊肉归来。呼延灼便叫煮了，回三斤面来打饼，打两角酒来。酒保一面煮肉打饼，一面烧脚汤与呼延灼洗了脚，便把马牵放屋后小屋下。酒保一面切草煮料。呼延灼先讨热酒吃了一回。少刻肉熟，呼延灼叫酒保，也与他些酒肉吃了，分付道：“我是朝廷军官，为因收捕梁山泊失利，待往青州投慕容知府，你好生与我喂养这匹马，是今上御赐的，名为踢雪乌骓马。明

日我重重赏你。”酒保道：“感承相公。却有一件事教相公得知，离此间不远，有座山，唤做桃花山。山上有一伙强人，为头的是打虎将李忠，第二个是小霸王周通，聚集着五七百小喽罗，打家劫舍，时常来搅恼村坊。官司累次着仰捕盗官军来，收捕他不得，相公夜间须用小心醒睡。”呼延灼说道：“我有万夫不当之勇，便道那厮们全伙都来，也待怎生！只与我好生喂养这匹马。”吃了一回酒肉饼子，酒保就店里打了一铺，安排呼延灼睡了。

一者呼延灼连日心闷，二乃又多了几杯酒，就和衣而卧。一觉直睡到三更方醒。只听得屋后酒保在那里叫屈起来。呼延灼听得，连忙跳将起来，提了双鞭，走去屋后问道：“你如何叫屈？”酒保道：“小人起来上草，只见篱笆推翻，被人将相公的马偷将去了。远远地望见三四里火把尚明，一定是那里去了。”呼延灼道：“那里正是何处？”酒保道：“眼见得那条路上，正是桃花山小喽罗偷得去了。”呼延灼吃了一惊，便叫酒保引路，就田塍上赶了二三里。火把看看不见，正不知投那里去了。呼延灼说道：“若无了御赐的马，却怎的是好？”酒保道：“相公明日须去州里告了，差官军来剿捕，方才能勾这匹马。”

呼延灼闷闷不已，坐到天明，叫酒保挑了衣甲，径投青州。来到城里时，天色已晚了，且在客店里歇了一夜。次日天晓，径到府堂阶下参拜了慕容知府。知府大惊，问道：“闻知将军收捕梁山泊草寇，如何却到此间？”呼延灼只得把上项诉说了一遍。慕容知府听了道：“虽是将军折了许多人马，此非慢功之罪，中了贼人奸计，亦无奈何。下官所辖地面多被草寇侵害。将军到此，可先扫清桃花山，夺取那匹御赐的马。却连那二龙山、白虎山两处强人一发剿捕了时，下官自当一力保奏，再教

将军引兵复仇如何？”呼延灼再拜道：“深谢恩相主监！若蒙如此，誓当效死报德！”慕容知府教请呼延灼去客房里暂歇，一面更衣宿食。那挑甲酒保，自叫他回去了。

一住三日，呼延灼急欲要这匹御赐马，又来禀复知府，便教点军。慕容知府便点马步军二千，借与呼延灼，又与了一匹青鬃马。呼延灼谢了恩相，披挂上马，带领军兵前来夺马，径往桃花山进发。

且说桃花山上打虎将李忠与小霸王周通自得了这匹踢雪乌骊马，每日在山上庆喜饮酒。当日有伏路小喽罗报道：“青州军马来也！”小霸王周通起身道：“哥哥守寨，兄弟去退官军。”便点起一百小喽罗，绰枪上马，下山来迎敌官军。

却说呼延灼引起二千兵马来山前，摆开阵势。呼延灼当先出马，厉声高叫：“强贼早来受缚！”小霸王周通将小喽罗一字摆开，便挺枪出马。怎生打扮？身着团花宫锦袄，手持走水绿沉枪。声雄面阔须如戟，尽道周通赛霸王。呼延灼见了周通，便纵马向前来战，周通也跃马来迎。二马相交，斗不到六七合，周通气力不加，拨转马头，往山上便走。呼延灼赶了一直，怕有计策，急下山来，扎住寨栅，等候再战。

却说周通回寨，见了李忠，诉说：“呼延灼武艺高强，遮拦不住，只得且退上山。倘或他赶到寨前来，如之奈何！”李忠道：“我闻二龙山宝珠寺花和尚鲁智深在彼，多有人伴，更兼有个甚么青面兽杨志，又新有个行者武松，都有万夫不当之勇。不如写一封书，使小喽罗去那里求救。若解得危难，拚得投托他大寨，月终纳他些进奉也好。”周通道：“小弟也多知他那里豪杰，只恐和尚记当初之事，不肯来救。”李忠笑道：“他那时又打了你，又得了我们许多金银酒器，如何倒有见怪之心？他是个直性的好人，使人到彼，必然亲引军来救应。”

周通道：“哥哥也说得是。”就写了一封书，差两个了事的小喽罗，从后山趵将下去，取路投二龙山来。行了两日，早到山下，那里小喽罗问了备细来情。

且说宝珠寺里大殿上坐着三个头领：为首是花和尚鲁智深，第二是青面兽杨志，第三是行者二郎武松。前面山门下坐着四个小头领：一个是金眼彪施恩，原是孟州牢城施管营的儿子，为因武松杀了张都监一家人口，官司着落他家追捉凶身，以此连夜挈家逃走在江湖上；后来父母俱亡，打听得武松在二龙山，连夜投奔入伙。一个是操刀鬼曹正，原是同鲁智深、杨志收夺宝珠寺，杀了邓龙，后来入伙。一个是菜园子张青，一个是母夜叉孙二娘，这是夫妻两个，原是孟州道十字坡卖人肉馒头的，因鲁智深、武松连连寄书招他，亦来投奔入伙。曹正听得说桃花山有书，先来问了详细，直去殿上禀复三个大头领知道。智深便道：“洒家当初离五台山时，到一个桃花村投宿，好生打了那周通撮鸟一顿。李忠那厮，却来认得洒家，却请去上山吃了一日酒，结识洒家为兄，留俺做个寨主。俺见这厮们慳吝，被俺卷了若干金银酒器撒开他。如今来求救，且看他说甚么。放那小喽罗上关来。”

曹正去不多时，把那小喽罗引到殿下，唱了喏，说道：“青州慕容知府近日收得个征进梁山泊失利的双鞭呼延灼。如今慕容知府先教扫荡俺这里桃花山、二龙山、白虎山几座山寨，却借军与他收捕梁山泊复仇。俺的头领今欲启请大头领将军下山相救，明朝无事了时，情愿来纳进奉。”杨志道：“俺们各守山寨，保护山头，本不去救应的是。洒家一者怕坏了江湖上豪杰；二者恐那厮得了桃花山，便小觑了洒家这里。可留下张青、孙二娘、施恩、曹正看守寨栅，俺三个亲自走一遭。”随即点起五百小喽罗，六十余骑军马，各带了衣甲军器，径往桃

花山来。

却说李忠知二龙山消息，自引了三百小喽罗下山策应。呼延灼闻知，急领所部军马，拦路列阵，舞鞭出马，来与李忠相持。怎见李忠模样？头尖骨脸似蛇形，枪棒林中独擅名。打虎将军心胆大，李忠祖是霸陵生。原来李忠祖贯濠州定远人氏，家中祖传靠使枪棒为生。人见他身材壮健，因此呼他做打虎将。当时下山来与呼延灼交战，李忠如何敌得呼延灼过，斗了十合之上，见不是头，拨开军器便走。呼延灼见他本事低微，纵马赶上山来。小霸王周通正在半山看见，便飞下鹅卵石来，呼延灼慌忙回马下山来。只见官军迭头呐喊，呼延灼便问道：“为何呐喊？”后军答道：“远望见一彪军马飞奔而来。”呼延灼听了，便来后军队里看时，见尘头起处，当头一个胖大和尚，骑一匹白马。那人是谁？正是：

自从落发寓禅林，万里曾将壮士寻。
臂负千斤扛鼎力，天生一片杀人心。
欺佛祖，喝观音，戒刀禅杖冷森森。
不看经卷花和尚，酒肉沙门鲁智深。

鲁智深在马上大喝道：“那个是梁山泊杀败的撮鸟，敢来俺这里唬吓人！”呼延灼道：“先杀你这个秃驴，豁我心中怒气！”鲁智深轮动铁禅杖，呼延灼舞起双鞭，二马相交，两边呐喊。斗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呼延灼暗暗喝采道：“这个和尚，倒恁地了得！”两边鸣金，各自收军暂歇。

呼延灼少停，再纵马出阵，大叫：“贼和尚再出来，与你定个输赢，见个胜败！”鲁智深却待正要出马，侧首恼犯了这个英雄，叫道：“大哥少歇，看洒家去捉这厮！”那人舞刀出

马。来战呼延灼的是谁？正是：曾向京师为制使，花石纲累受艰难。虹霓气逼牛斗寒。刀能安宇宙，弓可定尘寰。虎体狼腰猿臂健，跨龙驹稳坐雕鞍。英雄声价满梁山，人称青面兽，杨志是军班。当下杨志出马，来与呼延灼交锋。两个斗到四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呼延灼见杨志手段高强，寻思道：“怎的那里走出这两个来？好生了得！不是绿林中手段！”杨志也见呼延灼武艺高强，卖个破绽，拨回马，跑回本阵。呼延灼也勒转马头，不来追赶。两边各自收军。鲁智深便和杨志商议道：“俺们初到此处，不宜逼近下寨。且退二十里，明日却再来厮杀。”带领小喽罗，自过附近山冈下寨去了。

却说呼延灼在帐中纳闷，心内想道：“指望到此势如劈竹，便拿了这伙草寇，怎知却又逢着这般对手！我直如此命薄！”正没摆布处，只见慕容知府使人来唤道：“叫将军且领兵回来，保守城中。今有白虎山强人孔明、孔亮，引人马来青州借粮，怕府库有失，特令来请将军回城守备。”呼延灼听了，就这机会，带领军马连夜回青州去了。

次日，鲁智深与杨志、武松又引了小喽罗摇旗呐喊，直到山下来看时，一个军马也无了，倒吃了一惊。山上李忠、周通引人下来，拜请三位头领上到山寨里，杀牛宰马、筵席相待，一面使人下山，探听前路消息。

且说呼延灼引军回到城下，却见了一彪军马，正来到城边。为头的乃是白虎山下孔太公的儿子毛头星孔明、独火星孔亮。两个因和本乡一个财主争竞，把他一门良贱尽都杀了，聚集起五七百人，占住白虎山，打家劫舍。因为青州城里有他的叔叔孔宾，被慕容知府捉下，监在牢里，孔明、孔亮特地点起山寨小喽罗来打青州，要救叔叔孔宾。正迎着呼延灼军马，两边撞着，敌住厮杀。呼延灼便出马到阵前。慕容知府在城楼上观看，

见孔明当先挺枪出马，直取呼延灼。两马相交，斗到二十余合，呼延灼要在知府面前显本事，又值孔明武艺不精，只办得架隔遮拦，斗到间深里，被呼延灼就马上把孔明活捉了去。孔明只得引了小喽罗便走。慕容知府在敌楼上指着，叫呼延灼引军去赶。官兵一掩，活捉得百十余人。孔明大败，四散奔走，至晚寻个古庙安歇。

却说呼延灼活捉得孔明，解入城中，来见慕容知府。知府大喜，叫把孔明大枷钉下牢里，和孔宾一处监收。一面赏劳三军，一面管待呼延灼，备问桃花山消息。呼延灼道：“本待是‘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’，无端又被一伙强人前来救应。数内一个和尚，一个青脸大汉，二次交锋，各无胜败。这两个武艺不比寻常，不是绿林中手段，因此未曾拿得。”慕容知府道：“这个和尚，便是延安府老种经略帐前军官提辖鲁达，今次落发为僧，唤做花和尚鲁智深。这一个青脸大汉，亦是东京殿帅府制使官，唤做青面兽杨志。再有一个行者，唤做武松，原是景阳冈打虎的武都头。这三个占住二龙山，打家劫舍，累次拒敌官军，杀了三五个捕盗官，直至如今，未曾捉得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我见这厮们武艺精熟，原来却是杨制使和鲁提辖。名不虚传！恩相放心，呼延灼已见他们本事了。只在早晚，一个个活捉了解官。”知府大喜，设筵管待已了，且请客房内歇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孔明引了败残人马，正行之间，猛可里树林中撞出一彪军马，当先一筹好汉，怎生打扮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直裰冷披黑雾，戒箍光射秋霜。
额前剪发拂眉长，脑后护头齐项。
顶骨数珠灿白，杂绒绦结微黄。

钢刀两口进寒光，行者武松形象。

孔亮见了是武松，慌忙滚鞍下马，便拜道：“壮士无恙！”武松连忙答应，扶起问道：“闻知足下弟兄们占住白虎山聚义，几次要来拜望，一者不得下山，二乃路途不顺，以此难得相见。今日何事到此？”孔亮把救叔叔孔宾陷兄之事，告诉了一遍。武松道：“足下休慌。我有六七个弟兄，现在二龙山聚义。今为桃花山李忠、周通被青州官军攻击得紧，来我山寨求救。鲁、杨二头领引了孩儿们先来与呼延灼交战。两个厮并了一日，呼延灼夜间去了。山寨中留我弟兄三人筵宴，把这匹御赐马送与我们。今我部领头队人马回山，他二位随后便到。我叫他去打青州，救你叔兄如何？”孔亮拜谢武松。等了半响，只见鲁智深、杨志两个并马都到。武松引孔亮拜见二位，备说：“那时我与宋江在他庄上相会，多有相扰。今日俺们可以义气为重，聚集三山人马，攻打青州，杀了慕容知府，擒获呼延灼，各取府库钱粮，以供山寨之用，如何？”鲁智深道：“洒家也是这般思想。便使人去桃花山报知，叫李忠、周通引孩儿们来，俺三处一同去打青州。”杨志便道：“青州城池坚固，人马强壮，又有呼延灼那厮英勇。不是俺自灭威风，若要攻的青州时，只除非依我一言，指日可得。”武松道：“哥哥，愿闻其略。”

那杨志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分教：青州百姓，家家瓦裂烟飞；水浒英雄，个个磨拳擦掌。毕竟杨志对武松说出怎地打青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

当有武松引孔亮拜告鲁智深、杨志，求救哥哥孔明并叔叔孔宾。鲁智深便要聚集三山人马，前去攻打。杨志道：“若要打青州，须用大队军马，方可打得。俺知梁山泊宋公明大名，江湖上都唤他做及时雨宋江，更兼呼延灼是他那里仇人。俺们弟兄和孔家弟兄的人马都并做一处，洒家这里再等桃花山人马齐备，一面且去攻打青州。孔亮兄弟你可亲身星夜去梁山泊，请下宋公明来，并力攻城，此为上计。亦且宋三郎与你至厚。你们弟兄心下如何？”鲁智深道：“正是如此。我只见今日也有人说道宋三郎好，明日也有人说道宋三郎好，可惜洒家不曾相会。众人说他的名字，听得洒家耳朵也聋了，想必其人是个真男子，以致天下闻名。前番和花知寨在清风山时，洒家有心要去和他厮会，及至洒家去时，又听得说道去了，以此无缘不得相见。罢了！孔亮兄弟，你要救你哥哥时，快亲自去那里告请他们。洒家等先在这里和那撮鸟们厮杀。”孔亮交付小喽罗与了鲁智深，只带一个伴当，扮做客商，星夜投梁山泊来。

且说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三人，去山寨里唤将施恩、曹正，再带一二百人下山来相助。桃花山李忠、周通得了消息，便带本山人马尽数起点，只留三五十个小喽罗看守寨栅，其余都带下山来青州城下聚集，一同攻打城池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孔亮自离了青州，迤迤来到梁山泊边催命判官李立酒店里买酒吃问路。李立见他两个来得面生，便请坐地，问道：“客人从那里来？”孔亮道：“从青州来。”李立问道：“客人要去梁山泊寻谁？”孔亮答道：“有个相识在山上，特来寻他。”李立道：“山上寨中，都是大王住处，你如何去得？”孔亮道：“便是要寻宋大王。”李立道：“既是来寻宋头领，我这里分例。”便叫火家快去安排分例酒来相待。孔亮道：“素不相识，如何见款？”李立道：“客官不知，但是来寻山寨头领，必然是社火中人、故旧交友，岂敢有失祇应！便当去报。”孔亮道：“小人便是白虎山前庄户孔亮的便是。”李立道：“曾听得宋公明哥哥说大名来，今日且喜上山。”二人饮罢分例酒，随即开窗，就水亭上放了一枝响箭。见对港芦苇深处，早有小喽罗棹过船来。到水亭下，李立便请孔亮下了船，一同摇到金沙滩上岸，却上关来。孔亮看见三关雄壮，枪刀剑戟如林，心下想道：“听得说梁山泊兴旺，不想做下这等大事业！”已有小喽罗先去报知，宋江慌忙下来迎接。

孔亮见了，连忙下拜。宋江问道：“贤弟缘何到此？”孔亮拜罢，放声大哭。宋江道：“贤弟心中有何危厄不决之难，但请尽说不妨。便当不避水火，力为救解，与汝相助。贤弟且请起来。”孔亮道：“自从师父离别之后，老父亡化，哥哥孔明与本乡上户争些闲气起来，杀了他一家老小，官司来捕捉得紧。因此反上白虎山，聚得五七百人，打家劫舍。青州城里却有叔父孔宾，被慕容知府捉了，重枷钉在狱中。因此我弟兄两个去打城子，指望救取叔叔孔宾。谁想去到城下，正撞了一个使双鞭的呼延灼。哥哥与他交锋，致被他捉了，解送青州，下在牢里，存亡未保。小弟又被他追杀一阵。次日，正撞着武松，说起师父大名来，他便引我去拜见同伴的：一个是花和尚鲁智

深，一个是青面兽杨志。他二人一见如故，便商议救兄一事。他道：‘我请鲁、杨二头领并桃花山李忠、周通，聚集三山人马，攻打青州；你可连夜快去梁山泊内，告你师父宋公明来救你叔兄两个。’以此今日一径到此。”宋江道：“此是易为之事，你且放心。先来拜见晁头领，共同商议。”

宋江便引孔亮参见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并众头领，备说呼延灼走在青州，投奔慕容知府，今来捉了孔明，以此孔亮来到，恳告求救。晁盖道：“既然他两处好汉，尚兀自仗义行仁，今者三郎和他至爱交友，如何不去？三郎贤弟你连次下山多遍，今番权且守寨，愚兄替你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。这个兄弟的事，既是他远来相投，小可若自不去，恐他弟兄们心下不安。小可情愿请几位弟兄同走一遭。”说言未了，厅上厅下一齐都道：“愿效犬马之劳，跟随同去。”宋江大喜。当日设筵管待孔亮。饮筵之间，宋江唤铁面孔目裴宣定拨下山人数，分作五军起行：前军便差花荣、秦明、燕顺、王矮虎，开路作先锋；第二队便差穆弘、杨雄、解珍、解宝；中军便是主将宋江、吴用、吕方、郭盛；第四队便是朱仝、柴进、李俊、张横；后军便差孙立、杨林、欧鹏、凌振催军作合后。梁山泊点起五军，共计二十一个头领，马步军兵二千人马。其余头领，自与晁盖守把寨栅。当下宋江别了晁盖，自同孔亮下山来。梁山人马分作五军起发。正是：

初离水泊，浑如海内纵蛟龙；乍出梁山，却似风中奔虎豹。五军并进，前后列二十辈英雄；一阵同行，首尾分三千名士卒。绣彩旗如云似雾，蘸钢刀灿雪铺霜。鸾铃响，战马奔驰；画鼓振，征夫踊跃。卷地黄尘霭霭，漫天土雨蒙蒙。宝纛旗中，簇拥着多智足谋

吴学究；碧油幢下，端坐定替天行道宋公明。过去鬼神皆拱手，回来民庶尽歌谣。

话说宋江引了梁山泊二十个头领、三千人马，分作五军前进。于路无事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已到青州，孔亮先到鲁智深等军中，报知众好汉，安排迎接。宋江中军到了，武松引鲁智深、杨志、李忠、周通、施恩、曹正，都来相见了。宋江让鲁智深坐地，鲁智深道：“久闻阿哥大名，无缘不曾拜会，今日且喜认得阿哥。”宋江答道：“不才何足道哉！江湖上义士甚称吾师清德，今日得识慈颜，平生甚幸！”杨志也起身再拜道：“杨志旧日经过梁山泊，多蒙山寨重义相留，为是洒家愚迷，不曾肯住。今日幸得义士壮观山寨，此是天下第一好事！”宋江答道：“制使威名，播于江湖，只恨宋江相会太晚！”鲁智深便令左右置酒管待，一一都相见了。

次日，宋江问青州一节，近日胜败如何。杨志道：“自从孔亮去了，前后也交锋三五次，各无输赢。如今青州只凭呼延灼一个。若是拿得此人，觑此城子，如汤泼雪。”吴学究笑道：“此人不可力敌，可用智擒。”宋江道：“用何智可获此人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只除如此如此。”宋江大喜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当日分拨了人马。次早起军，前到青州城下，四面尽着军马围住，擂鼓摇旗，呐喊搦战。城里慕容知府见报，慌忙教请呼延灼商议：“今次群贼又去报知梁山泊宋江到来，似此如之奈何？”呼延灼道：“恩相放心。群贼到来，先失地利。这厮们只好在水泊里张狂，今却擅离巢穴，一个来，捉一个，那厮们如何施展得？请恩相上城，看呼延灼厮杀。”

呼延灼连忙披挂衣甲上马，叫开城门，放下吊桥，领了一千人马，近城摆开。宋江阵中，一将出马。那人手搭狼牙棍，

厉声高骂知府：“滥官，害民贼徒！把我全家诛戮，今日正好报仇雪恨！”慕容知府认得秦明，便骂道：“你这厮是朝廷命官，国家不曾负你，缘何敢造反？若拿住你时，碎尸万段！可先下手拿这贼！”呼延灼听了，舞起双鞭，纵马直取秦明。秦明也出马，舞动狼牙大棍来迎呼延灼。二将交马，正是对手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鞭舞两条龙尾，棍横一串狼牙。三军看得眼睛花，二将纵横交马。使棍的军班领袖，使鞭的将种堪夸。天昏地惨日扬沙，这厮杀鬼神须怕。两个斗到四五十合，不分胜败。慕容知府见斗得多时，恐怕呼延灼有失，慌忙鸣金收军入城。秦明也不追赶，退回本阵。宋江教众头领军校，且退十五里下寨。

却说呼延灼回到城中，下马来见慕容知府，说道：“小将正要拿那秦明，恩相如何收军？”知府道：“我见你斗了许多合，但恐劳困，因此收军暂歇。秦明那厮，原是我这里统制，与花荣一同背反，这厮亦不可轻敌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恩相放心，小将必要擒此背义之贼！适间和他斗时，棍法已自乱了。来日教恩相看我立斩此贼！”知府道：“既是将军如此英雄，来日若临敌之时，可杀开条路，送三个人出去：一个教他去往东京求救；两个教他去邻近府州，会合起兵，相助剿捕。”呼延灼道：“恩相高见极明。”当日知府写了求救文书，选了三个军官，都发放了当。

只说呼延灼回到歇处，卸了衣甲暂歇。天色未明，只听的军校来报道：“城北门外土坡上有三骑私自在那里看城。中间一个穿红袍骑白马的，两边两个，只认得右边的是小李广花荣，左边那个道装打扮。”呼延灼道：“那个穿红的眼见是宋江了，道装的必是军师吴用。你们且休惊动了他。便点一百马军，跟我捉这三个。”呼延灼连忙披挂上马，提了双鞭，带领一百余

骑马军，悄悄地开了北门，放下吊桥，引军赶上坡来。宋江、吴用、花荣三个，只顾呆了脸看城。呼延灼拍马上坡，三个勒转马头，慢慢走去。呼延灼奋力赶到前面几株枯树边厢，宋江、吴用、花荣三个齐齐的勒住马。呼延灼方才赶到枯树边，只听得呐声喊，呼延灼正踏着陷坑，人马都跌将下坑去了。两边走出五六十个挠钩手，先把呼延灼钩将起来，绑缚了拿去，后面牵着那匹马。这许多赶来的马军，却被花荣拈弓搭箭，射倒当头五七个，后面的勒转马，一哄都走了。

宋江回到寨里坐，左右群刀手却把呼延灼推将过来。宋江见了，连忙起身，喝叫：“快解了绳索！”亲自扶呼延灼上帐坐定，宋江拜见。呼延灼道：“何故如此？”宋江道：“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？盖为官吏污滥，威逼得紧，误犯大罪。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，只待朝廷赦罪招安。不想起动将军，致劳神力。实慕将军虎威，今者误有冒犯，切乞恕罪。”呼延灼道：“被擒之人，万死尚轻，义士何故重礼陪话？”宋江道：“量宋江怎敢坏得将军性命？皇天可表寸心。”只是恳告哀求。呼延灼道：“兄长尊意，莫非教呼延灼待东京告请招安，到山赦罪？”宋江道：“将军如何去得？高太尉那厮是个心地匾窄之徒，忘人大恩，记人小过。将军折了许多军马钱粮，他如何不见你罪责？如今韩滔、彭玘、凌振已都在敝山入伙，倘蒙将军不弃山寨微贱，宋江情愿让位与将军。等朝廷见用，受了招安，那时尽忠报国，未为晚矣。”呼延灼沉思了半晌，一者是天罡之数，自然义气相投；二者见宋江礼貌甚恭，语言有理，叹了一口气，跪下在地道：“非是呼延灼不忠于国，实感兄长义气过人，不容呼延灼不依。愿随鞭镫。事既如此，决无还理。”有诗为证：

亲承天语净狼烟，不着先鞭愿执鞭。
岂昧忠心翻作贼，降魔殿内有因缘。

宋江大喜，请呼延灼和众头领相见了，叫问李忠、周通，讨这匹踢雪乌骊马还将军骑坐。

众人再商议救孔明之计。吴用道：“只除教呼延灼将军赚开城门，垂手可得！更兼绝了呼延灼将军念头。”宋江听了，来与呼延灼陪话道：“非是宋江贪劫城池，实因孔明叔侄陷在纆细之中，非将军赚开城门，必不可得。”呼延灼答道：“小将既蒙兄长收录，理当效力。”当晚点起秦明、花荣、孙立、燕顺、吕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宝、欧鹏、王英十个头领，都扮作军士衣服模样，跟了呼延灼，共是十一骑军马，来到城边，直至濠堦上，大呼：“城上开门！我逃得性命回来！”城上人听得是呼延灼声音，慌忙报与慕容知府。此时知府为折了呼延灼正纳闷间，听得报说呼延灼逃得回来，心中欢喜，连忙上马，奔到城上。望见呼延灼有十数骑马跟着，又不见面颜，只认得呼延灼声音。知府问道：“将军如何走得回来？”呼延灼道：“我被那厮的陷坑捉了我到寨里，却有原跟我的头目，暗地盗这匹马与我骑，就跟我来了。”知府只听得呼延灼说了，便叫军士开了城门，放下吊桥。十个头领跟到城门里，迎着知府，早被秦明一棍，把慕容知府打下马来。解珍、解宝便放起火来。欧鹏、王矮虎奔上城，把军士杀散。宋江大队人马见城上火起，一齐拥将入来。宋江急急传令，休教残害百姓，且收仓库钱粮。就大牢里救出孔明并他叔叔孔宾一家老小。便教救灭了火。把慕容知府一家老幼，尽皆斩首，抄扎家私，分众军。天明，计点在城百姓被火烧之家，给散粮米救济。把府库金帛，仓廩米粮，装载五六百车。又得了二百余匹好马。就青州府里做个

庆喜筵席，请三山头领同归大寨。李忠、周通使人回桃花山，尽数收拾人马钱粮下山，放火烧毁寨栅。鲁智深也使施恩、曹正回二龙山，与张青、孙二娘收拾人马钱粮，也烧了宝珠寺寨栅。

数日之间，三山人马都皆完备。宋江领了大队人马，班师回山。先叫花荣、秦明、呼延灼、朱仝四将开路，所过州县，分毫不扰。乡村百姓，扶老挈幼，烧香罗拜迎接。数日之间，已到梁山泊边。众多水军头领，具舟迎接。晁盖引领山寨马步头领，都在金沙滩迎接。直至大寨，向聚义厅上列位坐定。大排筵席，庆贺新到山寨头领：呼延灼、鲁智深、杨志、武松、施恩、曹正、张青、孙二娘、李忠、周通、孔明、孔亮共十二位新上山头领。坐间林冲说起相谢鲁智深相救一事，鲁智深动问道：“洒家自与教头沧州别后，曾知阿嫂信息否？”林冲答道：“小可自火并王伦之后，使人回家搬取老小，已知拙妇被高太尉逆子所逼，随即自缢而死。妻父亦为忧疑，染病而亡。”杨志举起旧日王伦手内上山相会之事，众人皆道：“此皆注定，非偶然也！”晁盖说起黄泥冈劫取生辰纲一事，众皆大笑。次日轮流做筵席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宋江见山寨又添了许多人马，如何不喜？便叫汤隆做铁匠总管，提督打造诸般军器，并铁叶连环等甲；侯健管做旌旗袍服总管，添造三才、九曜、四斗、五方、二十八宿等旗，飞龙、飞虎、飞熊、飞豹旗，黄钺白旄，朱纓皂盖；山边四面筑起墩台；重造西路南路二处酒店，招接往来上山好汉，一就探听飞报军情。山西路酒店，今令张青、孙二娘——夫妻二人原是酒家——前去看守；山南路酒店，仍令孙新、顾大嫂夫妻看守；山东路酒店，依旧朱贵、乐和；山北路酒店，还是李立、时迁。三关上添造寨栅，分调头领看守。部领已定，各各遵依，

不在话下。

忽一日，花和尚鲁智深来对宋公明说道：“智深有个相识，李忠兄弟也曾认的，唤做九纹龙史进。现在华州华阴县少华山上，和那一个神机军师朱武，又有一个跳涧虎陈达，一个白花蛇杨春，四个在那里聚义。洒家常常思念他。昔日在瓦罐寺救助洒家，思念不曾有忘。洒家要去那里探望他一遭，就取他四个同来入伙，未知尊意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我也曾闻得史进大名，若得吾师去请他来，最好。虽然如此，不可独自去，可烦武松兄弟相伴走一遭。他是行者，一般出家人，正好同行。”武松应道：“我和师父去。”当日便收拾腰包行李，鲁智深只做禅和子打扮，武松装做随侍行者。两个相辞了众头领下山，过了金沙滩，晓行夜住，不止一日，来到华州华阴县界，径投少华山来。

且说宋江自鲁智深、武松去后，一时容他下山，常自放心不下，便唤神行太保戴宗随后跟来，探听消息。

再说鲁智深、武松两个来到少华山下，伏路小喽罗出来拦住问道：“你两个出家人那里来？”武松便答道：“这山上有史大官人么？”小喽罗说道：“既是要寻史大王的，且在这里少等。我上山报知头领，便下来迎接。”武松道：“你只说鲁智深到来相探。”小喽罗去不多时，只见神机军师朱武并跳涧虎陈达、白花蛇杨春三个下山来接鲁智深、武松，却不见有史进。鲁智深便问道：“史大官人在那里？却如何不见他？”朱武近前上复道：“吾师不是延安府鲁提辖么？”鲁智深道：“洒家便是。这行者便是景阳冈打虎都头武松。”三个慌忙剪拂道：“闻名久矣！听知二位在二龙山扎寨，今日缘何到此？”鲁智深道：“俺们如今不在二龙山了，投托梁山泊宋公明大寨入伙。今者特来寻史大官人。”朱武道：“既是二位到此，且请到山

寨中，容小可备细告诉。”鲁智深道：“有话便说，待一待，谁鸟耐烦？”武松道：“师父是个性急的人，有话便说何妨。”

朱武道：“小人等三个在此山寨，自从史大官人上山之后，好生兴旺。近日史大官人下山，因撞见一个画匠，原是北京大名府人氏，姓王，名义。因许下西岳华山金天圣帝庙内装画影壁，前去还愿。因为带将一个女儿，名唤玉娇枝同行，却被本州贺太守——原是蔡太师门人，那厮为官贪滥，非理害民——一日，因来庙里行香，不想正见了玉娇枝有些颜色，累次着人来说，要娶他为妾。王义不从。太守将他女儿强夺了去为妾，又把王义刺配远恶军州。路经这里过，正撞见史大官人，告说这件事。史大官人把王义救在山上，将两个防送公人杀了，直去府里要刺贺太守。被人智觉，倒吃拿了，现监在牢里。又要聚起军马扫荡山寨，我等正在这里无计可施！”

鲁智深听了道：“这撮鸟敢如此无礼！倒恁么利害！洒家与你结果了那厮！”朱武道：“且请二位到寨里商议。”一行五个头领，都到少华山寨中坐下，便叫王义见鲁智深、武松，诉说贺太守贪酷害民，强占良家女子。朱武等一面杀牛宰马，管待鲁智深、武松。饮筵间，鲁智深道：“贺太守那厮好没道理，我明日与你去州里打死那厮罢！”武松道：“哥哥不得造次。我和你星夜回梁山泊去报知，请宋公明领大队人马来打华州，方可救得史大官人。”鲁智深叫道：“等俺们去山寨里叫得人来，史家兄弟性命不知那里去了！”武松道：“便杀了太守，也怎地救得史大官人？”武松却决不肯放鲁智深去。朱武又劝道：“吾师且息怒，武都头也论得是。”鲁智深焦躁起来，便道：“都是你这般慢性的人，以此送了俺史家兄弟！你也休去梁山泊报知，看洒家去如何！”众人那里劝得住，当晚又谏不从。明早，起个四更，提了禅杖，带了戒刀，径奔华州去了。

武松道：“不听人说，此去必然有失。”朱武随即差两个精细的小喽罗，前去打听消息。

却说鲁智深奔到华州城里，路旁借问州衙在那里。人指道：“只过州桥，投东便是。”鲁智深却好来到浮桥上，只见人都道：“和尚且躲一躲，太守相公过来！”鲁智深道：“俺正要寻他，却正好撞在洒家手里！那厮多敢是当死！”贺太守头踏一对对摆将过来。看见太守那乘轿子，却是暖轿。轿窗两边各有十个虞候簇拥着，人人手执鞭枪铁炼，守护两边。鲁智深看了寻思道：“不好打那撮鸟。若打不着，倒吃他笑！”贺太守却在轿窗眼里看见了鲁智深欲进不进。过了渭桥，到府中下了轿，便叫两个虞候分付道：“你与我去请桥上那个胖大和尚到府里赴斋。”虞候领了言语，来到桥上对鲁智深说道：“太守相公请你赴斋。”鲁智深想道：“这厮合当死在洒家手里。俺却才正要打他，只怕打不着，让他过去了。俺要寻他，他却来请洒家！”鲁智深便随了虞候径到府里。太守已自分付下了，一见鲁智深进到厅前，太守叫放了禅仗，去了戒刀，请后堂赴斋。鲁智深初时不肯，众人说道：“你是出家人，好不晓事！府堂深处，如何许你带刀杖入去！”鲁智深想：“只俺两个拳头，也打碎了那厮脑袋。”廊下放了禅杖、戒刀，跟虞候入来。

贺太守正在后堂坐定，把手一招，喝声：“捉下这秃贼！”两边壁衣内走出三四十个做公的来，横拖倒拽，捉了鲁智深。你便是那吒太子，怎逃地网天罗？火首金刚，难脱龙潭龙窟！正是：飞蛾投火身倾丧，怒鳖吞钩命必伤。毕竟鲁智深被贺太守拿下，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

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

话说贺太守把鲁智深赚到后堂内，喝声：“拿下！”众多做公的，把鲁智深簇拥到厅阶下。贺太守喝道：“你这秃驴从哪里来？”鲁智深应道：“洒家有甚罪犯？”太守道：“你只实说，谁教你来刺我？”鲁智深道：“俺是出家人，你却如何问俺这话？”太守喝道：“却才见你这秃驴意欲要把禅仗打我轿子，却又思量，不敢下手，你这秃驴好好招了！”鲁智深道：“洒家又不曾杀你，你如何拿住洒家，妄指平人？”太守喝骂：“几曾见出家人自称洒家？这秃驴必是个关西五路打家劫舍的强盗，来与史进那厮报仇。不打如何肯招。左右，好生加力打那秃驴！”鲁智深大叫道：“不要打伤老爷！我说与你，俺是梁山泊好汉花和尚鲁智深。我死倒不打紧，洒家的哥哥宋公明得知，下山来时，你这颗驴头趁早儿都吹了送去！”贺太守听了大怒，把鲁智深拷打了一回，教取面大枷来钉了，押下死囚牢里去。一面申闻都省，乞请明降；禅仗、戒刀，封入府堂里去了。

此时闹动了华州一府。小喽罗得了这个消息，飞报上山来。武松大惊道：“我两个来华州干事，折了一个，怎地回去见众头领？”正没理会处，只见山下小喽罗报道：“有个梁山泊差来的头领，唤做神行太保戴宗，现在山下。”武松慌忙下来迎

接上山，和朱武等三人都相见了，诉说鲁智深不听谏劝失陷一事。戴宗听了，大惊道：“我不可久停了！就便回梁山泊报与哥哥知道，早遣兵将，前来救取！”武松道：“小弟在这里专等，万望兄长早去急来。”戴宗吃了些素食，作起神行法，再回梁山泊来。三日之间，已到山寨。见了晁、宋二头领，便说鲁智深因救史进，要刺贺太守被陷一事。宋江听罢，失惊道：“既然两个兄弟有难，如何不救？我今不可耽搁。便须点起人马，作三队而行。”前军点五员先锋：花荣、秦明、林冲、杨志、呼延灼引领一千甲马、二千步军先行，逢山开路，遇水迭桥。中军领兵主将宋公明、军师吴用，朱全、徐宁、解珍、解宝共是六个头领，马步军兵二千。后军主掌粮草，李应、杨雄、石秀、李俊、张顺共是五个头领押后，马步军兵二千。共计七千人马，离了梁山泊，直到华州来。在路，不止一日，早过了半路，先使戴宗去报少华山上。朱武等三人安排下猪羊牛马，酿造下好酒等候。

再说宋江军马三队都到少华山下，武松引了朱武、陈达、杨春三人下山拜请宋江、吴用并众头领，都到山寨里坐下。宋江备问城中之事，朱武道：“两个头领已被贺太守监在牢里，只等朝廷明降了落。”宋江与吴用说道：“怎地定计去救取史进、鲁智深？”朱武说道：“华州城郭广阔，濠沟深远，急切难打。只除非得里应外合，方可取得。”吴学究道：“明日且去城边看那城池如何，却再商量。”宋江饮酒到晚，巴不得天明，要去看城。吴用谏道：“城中监着两只大虫在牢里，如何不做提备？白日未可去看。今夜月色必然明朗，申牌前后下山，一更时分，可到那里窥望。”当日捱到午后，宋江、吴用、花荣、秦明、朱全共是五骑马下山，迤迤前行。初更时分，已到华州城外。在山坡高处，立马望华州城里时，正是二月中旬天

气，月华如昼，天上无一片云彩。看见华州周围有数座城门，城高地壮，壑濠深阔。看了半晌，远远地望见那西岳华山时，端的是好座名山！但见：

峰名仙掌，观隐云台。上连玉女洗头盆，下接天河分派水。乾坤皆秀，尖峰仿佛接云根；山岳惟尊，怪石巍峨侵斗柄。青如泼黛，碧若浮蓝。张僧繇妙笔画难成，李龙眠天机描不就。深沉洞府，月光飞万道金霞；巨灵神忿怒，劈开山顶逞神通；陈处士清高，结就茅庵来盹睡。千古传名推华岳，万年香火祀金天。

宋江等看了西岳华山，见城池厚壮，形势坚牢，无计可施。吴用道：“且回寨里去，再作商议。”五骑马连夜回到少华山上。宋江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吴学究道：“且差十数个精细小喽罗下山，去远近探听消息。”两日内，忽有一人上山来报道：“如今朝廷差个殿司太尉，将领御赐金铃吊挂来西岳降香，从黄河入渭河而来。”吴用听了，便道：“哥哥休忧，计在这里了。”便叫李俊、张顺：“你两个与我如此如此而行。”李俊道：“只是无人识得地境，得一个引领路道是好。”白花蛇杨春便道：“小弟相帮同去如何？”宋江大喜。三个下山去了。次日，吴学究请宋江、李应、朱仝、呼延灼、花荣、秦明、徐宁共七个人，悄悄止带五百余人下山，径到渭河渡口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已夺下十数只大船在彼。吴用便叫花荣、秦明、徐宁、呼延灼四个埋伏在岸上；宋江、吴用、朱仝、李应下在船里；李俊、张顺、杨春把船都去滩头藏了。众人等候了一夜。

次日天明，听得远远地锣鸣鼓响，三只官船到来。船上插着一面黄旗，上写“钦奉圣旨西岳降香太尉宿元景”。宋江看

了，心中暗喜道：“昔日玄女有言，‘遇宿重重喜’，今日既见此人，必有主意。”太尉官船将近河口，朱仝、李应各执长枪，立在宋江、吴用背后。太尉船到，当港截住。船里走出紫衫银带虞候二十余人，喝道：“你等甚么船只？敢当港拦截住大臣！”宋江执着骨朵，躬身声喏。吴学究立在船头上说道：“梁山泊义士宋江，谨参祗候。”船上客帐司出来答道：“此是朝廷太尉，奉圣旨去西岳降香。汝等是梁山泊乱寇，何故拦截？”吴用道：“俺们义士只要求见太尉尊颜，有告复的事。”客帐司道：“你等是何等人，敢造次要见太尉！”两边虞候喝道：“低声！”宋江说道：“暂请太尉到岸上，自有商量的事。”客帐司道：“休胡说！太尉是朝廷命臣，如何与你商量？”宋江道：“太尉不肯相见，只怕孩儿们惊了太尉。”朱仝把枪上小号旗只一招动，岸上花荣、秦明、徐宁、呼延灼引出马军来一齐搭上弓箭，都到河口，摆列在岸上。那船上艄公，都惊得钻入舱里去了。客帐司人慌了，只得入去禀复，宿太尉只得出到船头上坐定。宋江躬身喏道：“宋江等不敢造次。”宿太尉道：“义士何故如此邀截船只？”宋江道：“某等怎敢邀截太尉？只欲求请太尉上岸，别有禀复。”宿太尉道：“我今特奉圣旨，自去西岳降香，与义士有何商议？朝廷大臣，如何轻易登岸？”宋江道：“太尉不肯时，只怕下面伴当亦不相容。”李应把号带枪一招，李俊、张顺、杨春一齐撑出船来。宿太尉看见大惊。李俊、张顺明晃晃掣出尖刀在手，早跳过船来，手起先把两个虞候撷下水里去。宋江连忙喝道：“休得胡做，惊了贵人！”李俊、张顺扑地也跳下水去，早把两个虞候又送上船来。张顺、李俊在水面上如登平地，托地又跳上船来。吓得宿太尉魂不着体。宋江喝道：“孩儿们且退去，休得惊着贵人。俺自慢慢地请太尉登岸。”宿太尉道：“义士有甚事？就

此说不妨。宋江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，谨请太尉到山寨告禀，并无损害之心。若怀此念，西岳神灵诛灭！”

到这时候，不容太尉不上岸，宿太尉只得离船上了岸。众人牵过一匹马来，扶策太尉上了马，不得已随众同行。宋江先叫花荣、秦明陪奉太尉上山。宋江随后也上了马，分付教把船上一应人等，并御香、祭物、金铃吊挂齐齐收拾上山。只留下李俊、张顺，带领一百余人看船。一行众头领都到山上。宋江下马入寨，把宿太尉扶在聚义厅上当中坐定，众头领两边侍立着。宋江下了四拜，跪在面前，告复道：“宋江原是郓城县小吏，为被官司所逼，不得已哨聚山林，权借梁山水泊避难，专等朝廷招安，与国家出力。今有两个兄弟，无事被贺太守生事陷害，下在牢里。欲借太尉御香、仪从并金铃吊挂，去赚华州。事毕拜还。于太尉身上并无侵犯。乞太尉钧鉴。”宿太尉道：“不争你将了御香等物去，明日事露，须连累下官。”宋江道：“太尉回京，都推在宋江身上便了。”宿太尉看了那一班人模样，怎生推托得？只得应允了。宋江执盏擎杯，设筵拜谢。就把太尉带来的人穿的衣服都借穿了。于小喽罗数内，选拣一个俊俏的，剃了髭须，穿了太尉的衣服，扮做宿元景；宋江、吴用扮做客帐司；解珍、解宝、杨雄、石秀扮做虞候；小喽罗都是紫衫银带，执着旌节、旗幡、仪仗、法物，擎抬了御香、祭礼、金铃吊挂；花荣、徐宁、朱仝、李应扮做四个衙兵。朱武、陈达、杨春款住太尉并跟随一应人等，置酒管待。却教秦明、呼延灼引一队人马，林冲、杨志引一队人马，分作两路取城。教武松预先去西岳门下伺候，只听号起行事。

话休絮繁。且说一行人等离了山寨，径到河口下船而行，不去报与华州太守，一径奔西岳庙来。戴宗先去报知云台观观主，并庙里职事人等，直至船边，迎接上岸。香花灯烛，幢幡

宝盖，摆列在前。先请御香上了香亭，庙里人夫扛抬了，导引金铃吊挂前行。观主拜见了太尉。吴学究道：“太尉一路染病不快，且把轿子来。”左右人等，扶策太尉上轿，径到岳庙里官厅内歇下。客帐司吴学究对观主道：“这是特奉圣旨，赍捧御香、金铃吊挂来与圣帝供养。缘何本州官员轻慢，不来迎接？”观主答道：“已使人去报了，敢是便到。”说犹未了，本州先使一员推官，带领做公的五七十人，将着酒果来见太尉。原来那扮太尉的小喽罗虽然模样相似，却语言发放不得，因此只教装做染病，把靠褥围定在床上坐。推官看了，见来的旌节、门旗、牙仗等物都是内府制造出的，如何不信？客帐司假意出入，禀复了两遭，却引推官入去，远远地阶下参拜了。那假太尉只把手指，并不听得说甚么。吴用引到面前，埋怨推官道：“太尉是天子前近幸大臣，不辞千里之遥，特奉圣旨到此降香，不想于路染病未痊，本州众官如何不来远接？”推官答道：“前路官司虽有文书到州，不见近报，因此有失迎迓。不期太尉先到庙里。本是太守便来，奈缘少华山贼人，纠合梁山泊草盗要打城池，每日在彼提防，以此不敢擅离。特差小官先来贡献酒礼，太守随后便来参见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太尉涓滴不饮，只叫太守快来商议行礼。”推官随即教取酒来，与客帐司亲随人把盏了。吴学究又入去禀一遭，将了钥匙出来，引着推官去看金铃吊挂。开了锁，就香制袋中取出那御赐金铃吊挂来，叫推官看。便把条竹竿叉起看时，果然制造得无比。但见：

浑金打就，五彩妆成。双悬纓络金铃，上挂珠玑宝盖。黄罗密布，中间八爪玉龙盘；紫带低垂，外壁双飞金凤绕。对嵌珊瑚玛瑙，重围琥珀珍珠。碧琉璃掩映绛纱灯，红茵萑参差青翠叶。堪宜金屋琼楼挂，

雅称瑶台宝殿悬。

这一对金铃吊挂乃是东京内府高手匠人做成的，浑是七宝珍珠嵌造，中间点着碗红纱灯笼，乃是圣帝殿上正中挂的，不是内府降来，民间如何做得。吴用叫推官看了，再收入柜匣内锁了。又将出中书省许多公文，付与推官。便叫太守来商议拣日祭祀。推官和众多做公的都见了许多物件文凭，便辞了客帐司，径回到华州府里来报贺太守。

却说宋江暗暗地喝采道：“这厮虽然奸猾，也骗得他眼花缭乱了。”此时武松已在庙门下了。吴学究又使石秀藏了尖刀，也来庙门下相帮武松行事；却又叫戴宗扮虞候。云台观主进献素斋，一面教执事人等安排铺陈岳庙。宋江闲步看那西岳庙时，果然是盖造的好，殿宇非凡，真乃人间天上。宋江来到正殿上，拈香再拜，暗暗祈祷已罢，回至官厅前。门人报道：“贺太守来也。”宋江便叫花荣、徐宁、朱仝、李应四个衙兵各执着器械，分列在两边，解珍、解宝、杨雄、戴宗各带暗器，侍立在左右。

却说贺太守将带三百余人，来到庙前下马，簇拥入来。假客帐司吴学究、宋江见贺太守带着三百余人，都是带刀公吏人等入来。吴学究喝道：“朝廷太尉在此，闲杂人不许近前？”众人立住了脚。贺太守独自进前来拜见太尉。客帐司道：“太尉教请太守入来厮见。”贺太守入到官厅前，望着假太尉便拜。吴学究道：“太守你知罪么？”太守道：“贺某不知太尉到来，伏乞恕罪。”吴学究道：“太尉奉敕到此西岳降香，如何不来远接？”太守答道：“不曾有近报到州，有失迎迓。”吴学究喝声：“拿下！”解珍、解宝弟兄两个身边早掣出短刀来，一脚把贺太守踢翻，便割了头。宋江喝道：“兄弟们动手！”早把那跟来的人三百余个惊得呆了，正走不动。花荣等一发向前，

把那一千人算子般都倒在地下。有一半抢出庙门下，武松、石秀舞刀杀将入来，小喽罗四下赶杀，三百余人不剩一个回去。续后到庙里的，都被张顺、李俊杀了。

宋江急叫收了御香、吊挂下船。都赶到华州时，早见城中两路火起。一齐杀将入来。先去牢中救了史进、鲁智深；就打开库藏，取了财帛，装载上车。一行人离了华州，上船回到少华山上，都来拜见宿太尉，纳还了御香、金铃吊挂、旌节、门旗、仪仗等物，拜谢了太尉恩相。宋江教取一盘金银相送太尉。随从人等，不分高低，都与了金银。就山寨里做了个送路筵席，谢承太尉。众头领直送下山，到河口交割了一应什物船只，一些不少，还了原来的人等。

宋江谢别了宿太尉，回到少华山上，便与四筹好汉商议收拾山寨钱粮，放火烧了寨栅。一行人等，军马粮草，都望梁山泊来。

且说宿太尉下船来，到华州城中，已知被梁山泊贼人杀死军兵人马，劫了府库钱粮，城中杀死军校一百余人，马匹尽皆掳去。西岳庙中，又杀了许多人性命。便叫本州推官动文书申达中书省起奏，都做“宋江先在途中劫了御香、吊挂，因此赚知府到庙，杀害性命”。宿太尉到庙里焚了御香，把这金铃吊挂分付与了云台观主，星夜急急自回京师，奏知此事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宋江救了史进、鲁智深，带了少华山四个好汉，仍旧作三队，分人马，回梁山泊来。所过州县，秋毫无犯。先使戴宗前来上山报知。晁盖并众头领下山迎接宋江等，一同到山寨里聚义厅上，都相见已罢，一面做庆喜筵席。次日，史进、朱武、陈达、杨春各以己财做筵宴，拜谢晁、宋二公并众头领。过了数日。

话休絮烦。忽一日，有旱地忽律朱贵上山报说：“徐州沛县芒碭山中新有一伙强人，聚集着三千人马。为头一个先生，姓樊，名瑞，绰号混世魔王，能呼风唤雨，用兵如神。手下两个副将：一个姓项，名充，绰号八臂那吒，能使一面团牌，牌上插飞刀二十四把，手中仗一条铁标枪。又有一个姓李，名衮，绰号飞天大圣，也使一面团牌，牌上插标枪二十四根，手中使一口宝剑。这三个结为兄弟，占住芒碭山，打家劫舍。三个商量的了，要来吞并俺梁山泊大寨。小弟听得说，不得不报。”宋江听了，大怒道：“这贼怎敢如此无礼！我便再下山走一遭！”只见九纹龙史进便起身道：“小弟等四个初到大寨，无半米之功，情愿引本部人马前去收捕这伙强人。”宋江大喜。

当下史进点起本部人马，与同朱武、陈达、杨春都披挂了，来辞宋江下山；把船渡过金沙滩，上路径奔芒碭山来。三日之内，早望见那座山，乃是昔日汉高祖斩蛇起义之处。三军人马来到了山下，早有伏路小喽罗上山报知。

且说史进把少华山带来的人马摆开。史进全身披挂，骑一匹火炭赤马，当先出阵。怎见得史进的英雄？但见：

久在华州城外住，出身原是庄农，学成武艺惯心胸。
三尖刀似雪，浑赤马如龙。体挂连环镫铁铠，战袍猩红，
雕青镌玉更玲珑。江湖称史进，绰号九纹龙。

当时史进首先出马，手中横着三尖两刃刀。背后三个头领，中间的便是神机军师朱武。那人原是定远县人氏，平生足智多谋，亦能使两口双刀，出到阵前，亦有八句诗单道朱武好处：

道服裁棕叶，云冠剪鹿皮，

脸红双眼俊，面目细髯垂。
智可张良比，才将范蠡欺。
今堪副吴用，朱武号神机。

上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，手中横着一条出白点钢枪，绰号跳涧虎陈达，原是邳城人氏。当时提枪跃马，出到阵前。也有一首诗单道着陈达好处：

每见力人能虎跳，亦知猛虎跳山溪。果然陈达人中虎，跃马腾枪奋鼓鞮。

下首马上坐着一筹好汉，手中使一口大杆刀，绰号白花蛇杨春，原是解良县蒲城人氏。当下挺刀立马，守住阵门。也有一首诗单题杨春的好处：

杨春名姓亦奢遮，劫客多年在少华。伸臂展腰长有力，能吞巨象白花蛇。

四个好汉勒马在阵前，望不多时，只见芒砀山上飞下一彪人马来，当先两个好汉：

为头那一个便是徐州沛县人氏，姓项，名充，绰号八臂那吒；使一面团牌，背插飞刀二十四把，百步取人，无有不中，右手仗一条标枪，后面打着一面认军旗，上书“八臂那吒”，步行下山。有八句诗单题项充：

铁帽深遮顶，铜环半掩腮。
傍牌悬兽面，飞刃插龙胎。
脚到如风火，身先降祸灾。
那吒号八臂，此是项充来。

次后那个，便是邳县人氏，姓李，名衮：

纓盖盔兜顶，袍遮铁掩襟。
胸藏拖地胆，毛盖杀人心。
飞刃齐攒玉，蛮牌满画金。
飞天号大圣，李袞众人钦。

当下两个步行下山，见了对阵史进、朱武、陈达、杨春四骑马在阵前，并不打话。小喽罗筛起锣来，两个好汉舞动团牌齐上，直滚入阵来。史进等拦不住，后军先走。史进前军抵敌，朱武等中军呐喊。乱窜起来。正所谓人住马不住，杀得退走三四十里。史进险些儿中了飞刀。杨春转身得迟，被一飞刀，战马着伤，弃了马，逃命走了。

史进点军，折了一半。和朱武等商议，欲要差人回梁山泊求救。正忧疑之间，只见军士来报：“北边大路上尘头起处，约有二千军马到来。”史进等直迎来时，却是梁山泊旗号，当先马上两员上将：一个是小李广花荣，一个是金枪手徐宁。史进接着，备说项充、李袞蛮牌滚动，军马遮拦不住。花荣道：“公明哥哥见兄长来了，放心不下，好生懊悔；特遣我两个到来帮助。”史进等大喜，合兵一处下寨。

次日天晓，正欲起兵对敌，军士报道：“北边大路上又有军马到来。”花荣、徐宁、史进一齐上马接时，却是宋公明亲自和军师吴学究、公孙胜、柴进、朱仝、呼延灼、穆弘、孙立、黄信、吕方、郭盛带领三千人马来到。史进备说项充、李袞飞刀、标枪、滚牌难近，折了人马一事。宋江大惊，吴用道：“且把军马扎下寨栅，别作商议。”宋江性急，要起兵剿捕。直到山下。此时天色已晚，望见芒砀山上都是青色灯笼。公孙胜看了，便道：“此寨中青色灯笼，必有个会行妖法之人在内。

我等且把军马退去，来日贫道献一个阵法，要捉此二人。”宋江大喜，传令教军马且退二十里扎住营寨。

次日清晨，公孙胜献出这个阵法，有分数：魔王拱手上梁山，神将倾心归水泊。毕竟公孙胜献出甚么阵法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回

公孙胜芒碭山降魔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

话说公孙胜对宋江、吴用献出那个阵图：“便是汉末三分，诸葛孔明摆石为阵的法：四面八方，分八八六十四队，中间大将居之。其象四头八尾，左旋右转，按天地风云之机，龙虎鸟蛇之状。待他下山冲入阵来，两军齐开，如若伺候他入阵。只看七星号带起处，把阵变为长蛇之势。贫道作起道法，教这三人在阵中前后无路，左右无门。却于坎地上掘一陷坑，直逼此三人到于那里。两边埋伏下挠钩手，准备捉将。”宋江听了大喜，便传将令，叫大小将校依令而行。再用八员猛将守阵，那八员：呼延灼、朱仝、花荣、徐宁、穆弘、孙立、史进、黄信。却叫柴进、吕方、郭盛权摄中军。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带领陈达磨旗。叫朱武指引五个军士，在近山高坡上看对阵报事。

是日已牌时分，众军近山摆开阵势，摇旗擂鼓搦战。只见芒碭山上有三二十面锣声震地价响，三个头领一齐来到山下，便将三千余人摆开。左右两边，项充、李衮。中间马上，拥出那个为头的好汉，姓樊，名瑞，祖贯濮州人氏，幼年学作全真先生，江湖上学得一身好武艺。马上惯使一个流星锤，神出鬼没，斩将搴旗，人不敢近，绰号混世魔王。怎见得樊瑞英雄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头散青丝细发，身穿绒绣皂袍，
连环铁甲晃寒霄，惯使铜锤神妙。
好似北方真武，世间伏怪除妖。
云游江海把名标，混世魔王绰号。

那个混世魔王樊瑞骑一匹黑马，立于阵前。上首是项充，下首是李衮。那樊瑞虽会使神术妖法，却不识阵势。看了宋江军马，四面八方，摆成阵势，心中暗喜道：“你若摆阵，中我计了！”分付项充、李衮道：“若见风起，你两个便引五百滚刀手杀入阵去。”项充、李衮得令，各执定蛮牌，挺着标枪飞剑，只等樊瑞作用。只看樊瑞立于马上，左手挽定流星铜锤，右手仗着混世魔王宝剑，口中念念有词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只见狂风四起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日月无光。项充、李衮呐声喊，带了五百滚刀手杀将过去。宋江军马见杀将过去，便分开做两下。项充、李衮一搅入阵，两下里强弓硬弩射住来人，只带得四五十人入去，其余的都回本阵去了。宋江在高坡上望见项充、李衮已入阵里了，便叫陈达把七星号旗只一招，那座阵势，纷纷滚滚，变作长蛇之阵。项充、李衮正在阵里东赶西走，左盘右转，寻路不见。高坡上朱武把小旗在那里指引。他两个投东，朱武便望东指；若是投西，便望西指。公孙胜在高埠处看了，已先拔出那松文古定剑来，口中念动咒语，喝声道：“疾！”将那风尽随着项充、李衮脚跟边乱卷。两个在阵中，只见天昏地暗，日色无光，四边并不见一个军马，一望都是黑气。后面跟的都不见了。项充、李衮心慌起来，只要夺路回阵，百般地没寻归路处。正走之间，忽然地雷大振一声，两个在阵叫苦不迭，一齐了双脚，翻筋斗擗下陷马坑里去。两边都是挠钩手，早把两个搭将起来，便把麻绳绑缚了，解上山坡请功。

宋江把鞭梢一指，三军一齐掩杀过去。樊瑞引人马奔走上山，走不迭的，折其大半。

宋江收军，众头领都在帐前坐下，军健早解项充、李袞到于麾下。宋江见了，忙叫解了绳索，亲自把盏，说道：“二位壮士，其实休怪。临敌之际，不如此不得。小可宋江，久闻三位壮士大名，欲来礼请上山，同聚大义，盖因不得其便，因此错过。倘若不弃，同归山寨，不胜万幸。”两个听了，拜伏在地道：“已闻及时雨大名，只是小弟等无缘，不曾拜识。原来兄长果有大义！我等两个不识好人，要与天地相拗。今日既被擒获，万死尚轻，反以礼待。若蒙不杀，誓当效死报答大恩！樊瑞那人，无我两个，如何行得？义士头领若肯放我们一个回去，就说樊瑞来投拜，不知头领尊意如何？”宋江便道：“壮士，不必留一人在此为当，便请二位同回贵寨。宋江来日专候佳音。”两个拜谢道：“真乃大丈夫！若是樊瑞不从投降，我等擒来献头领麾下。”宋江听说大喜，请入中军，待了酒食，换了两套新衣，取两匹好马，呼小喽罗拿了枪牌，送二人下山回寨。

两个于路在马上感恩不尽。来到芒碭山下，小喽罗见了大惊，接上山寨。樊瑞问两个来意如何。项充、李袞道：“我等逆天之人，合该万死！”樊瑞道：“兄弟如何说这话？”两个便把宋江如此义气，说了一遍。樊瑞道：“既然宋公明如此大贤，义气最重，我等不可逆天，来日早都下山投拜。”两个道：“我们也为如此而来。”当夜把寨内收拾已了。次日天晓，三个一齐下山，直到宋江寨前，拜伏在地。宋江扶起三人，请入帐中坐定。三个见了宋江，没半点相疑之意，彼此倾心吐胆，诉说平生之事。三人拜请众头领都到芒碭山寨中，杀牛宰马，管待宋公明等众多头领，一面赏劳三军。饮宴已罢，樊瑞就拜

公孙胜为师。宋江立主教公孙胜传授五雷天心正法与樊瑞，樊瑞大喜。数日之间。牵牛拽马，卷了山寨钱粮，驮了行李，收聚人马，烧毁了寨栅，跟宋江等班师回梁山泊。于路无话。

宋江同众好汉军马已到梁山泊边，却欲过渡，只见芦苇岸边大路上一个大汉望着宋江便拜。宋江慌忙下马扶住，问道：“足下姓甚名谁？何处人氏？”那汉答道：“小人姓段，双名景住，人见小弟赤发黄须，都呼小人为金毛犬。祖贯是涿州人氏。平生只靠去北边地面盗马。今春去到枪竿岭北边，盗得一匹好马，雪练也似价白，浑身并无一根杂毛，头至尾长一丈，蹄至脊高八尺。那马又高又大，一日能行千里，北方有名，唤做‘照夜玉狮子马’，乃是大金王子骑坐的，放在枪竿岭下，被小人盗得来。江湖上只闻及时雨大名，无路可见，欲将此马前来进献与头领，权表我进身之意。不期来到凌州西南上曾头市过，被那曾家五虎夺了去。小人称说是梁山伯宋公明的，不想那厮多有污秽的言语，小人不敢尽说。逃走得脱，特来告知。”宋江看这人时，虽是骨瘦形粗，却甚生得奇怪。怎见得？有诗为证：

焦黄头发髭须卷，捷足不辞千里远。
但能盗马不看家，如何唤做金毛犬？

宋江见了段景住一表非俗，心中暗喜，便道：“既然如此，且同到山寨里商议。”带了段景住，一同都下船，到金沙滩上岸。晁天王并众头领接到聚义厅上。宋江教樊瑞、项充、李衮和众头领相见。段景住一同都参拜了。打起聒厅鼓来，且做庆贺筵席。

宋江见山寨连添了许多人马，四方豪杰望风而来，因此叫

李云、陶宗旺监工，添造房屋并四边寨栅。段景住又说起那匹马的好处，宋江叫神行太保戴宗去曾头市探听那匹马的下落。戴宗去了四五日，回来对众头领说道：“这个曾头市上共有三千余家，内有一家唤做曾家府。这老子原是个大金国人，名为曾长者。生下五个孩儿，号为曾家五虎：大的儿子唤做曾涂，第二个唤做曾密，第三个唤做曾索，第四个唤做曾魁，第五个唤做曾升。又有一个教师史文恭，一个副教师苏定。去那曾头市上，聚集着五七千人马，扎下寨栅，造下五十余辆陷车，发愿说，他与我们势不两立，定要捉尽俺山寨中头领，做个对头。那匹千里玉狮子马现今与教师史文恭骑坐。更有一般堪恨那厮之处，杜撰几句言语，教市上小儿们都唱道：‘摇动铁环铃，神鬼尽皆惊。铁车并铁锁，上下有尖钉。扫荡梁山清水泊，剿除晁盖上东京。生擒及时雨，活捉智多星。曾家生五虎，天下尽闻名。’”晁盖听罢，心中大怒道：“这畜生怎敢如此无礼！我须亲自走一遭，不捉的此辈，誓不回山！”宋江道：“哥哥是山寨之主，不可轻动，小弟愿往。”晁盖道：“不是我要夺你的功劳。你下山多遍了，厮杀劳困，我今替你走一遭。下次有事，却是贤弟去。”宋江苦谏不听。晁盖忿怒，便点起五千人马，请启二十个头领相助下山。其余都和宋公明保守山寨。

晁盖点那二十个头领：林冲、呼延灼、徐宁、穆弘、刘唐、张横、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、杨雄、石秀、孙立、黄信、杜迁、宋万、燕顺、邓飞、欧鹏、杨林、白胜，共是二十个头领，部领三军人马下山，征进曾头市。宋江与吴用、公孙胜众头领，就山下金沙滩饯行。饮酒之间，忽起一阵狂风，正把晁盖新制的认军旗半腰吹折。众人见了，尽皆失色。吴学究谏道：“此乃不祥之兆，兄长改日出军。”宋江劝道：“哥哥方才出军，风吹折认旗，于军不利。不若停待几时，却去和那厮理会。

晁盖道：“天地风云，何足为怪？趁此春暖之时，不去拿他，直待养成那厮气势，却去进兵，那时迟了。你且休阻我，遮莫怎地要去走一遭！”宋江那里别拗得住。晁盖引兵渡水去了。宋江悒悒不已，回到山寨，再叫戴宗下山去探听消息。

且说晁盖领着五千人马，二十个头领，来到曾头市相近，对面下了寨栅。次日，先引众头领上马去看曾头市。众多好汉立马看时，果然这曾头市是个险隘去处。但见：

周回一遭野水，四围三面高冈，堑边河港似蛇盘，
濠下柳林如雨密。凭高远望，绿阴浓不见人家；附
近潜窥，青影乱深藏寨栅。村中壮汉，出来的勇似金
刚；田野小儿，生下地便如鬼子。果然是铁壁铜墙，
端的尽人强马壮。

晁盖与众头领正看之间，只见柳林中飞出一彪人马来，约有七八百人。当先一个好汉，戴熟铜盔，披连环甲，使一条点钢枪，骑着匹冲阵马，乃是曾家第四子曾魁。高声喝道：“你等是梁山泊反国草寇，我正要来拿你解官请赏，原来天赐其便！还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！”晁盖大怒，回头一观，早有一将出马，去战曾魁。那人是梁山初结义的好汉豹子头林冲。两个交马，斗了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曾魁斗到二十合之后，料道斗林冲不过，掣枪回马，便往柳林中去，林冲勒住马不赶。

晁盖领转军马回寨，商议打曾头市之策。林冲道：“来日直去市口搦战，就看虚实如何，再作商议。”次日平明，引领五千人马，向曾头市口平川旷野之地列成阵势，擂鼓呐喊。曾头市上炮声响处，大队人马出来，一字儿摆着七个好汉：中间便是都教师史文恭，上首副教师苏定，下首便是曾家长子曾

涂，左边曾密、曾魁，右边曾升、曾索，都是全身披挂。教师史文恭弯弓插箭，坐下那匹却是千里玉狮子马，手里使一枝方天画戟。三通鼓罢，只见曾家阵里推出数辆陷车，放在阵前。曾涂指着对阵骂道：“反国草贼，见俺陷车么？我曾家府里杀你死的，不算好汉！我一个个直要捉你活的，装载陷车里，解上东京，碎尸万段！你们趁早纳降，再有商议。”晁盖听了大怒，挺枪出马，直奔曾涂。众将怕晁盖有失，一发掩杀过去，两军混战。曾家军马一步步退入林里。林冲、呼延灼紧护定晁盖东西赶杀。林冲见路途不好，急退回来收兵。看得两边各皆折了些人马。晁盖回到寨中，心中甚忧。众将劝道：“哥哥且宽心，休得愁闷，有伤贵体。往常宋公明哥哥出军，亦曾失利，好歹得胜回寨。今日混战，各折了些军马，又不曾输了与他，何须忧闷？”晁盖只是郁郁不乐，在寨内一连三日，每日搦战，曾头市上并不曾见一个。

第四日，忽有两个和尚直到晁盖寨里来投拜。军人引到中军帐前，两个和尚跪下告道：“小僧是曾头市上东边法华寺里监寺僧人，今被曾家五虎不时常来本寺作践罗唎，索要金银财帛，无所不为。小僧已知他的备细出没去处，特地前来拜请头领入去劫寨，剿除了他时，当坊有幸。”晁盖见说大喜，便请两个和尚坐了，置酒相待。林冲谏道：“哥哥休得听信，其中莫非有诈？”和尚道：“小僧是个出家人，怎敢妄语？久闻梁山泊行仁义之道，所过之处，并不扰民。因此特来拜投，如何故来掇赚将军？况兼曾家未必赢得头领大军，何故相疑？”晁盖道：“兄弟休生疑心，误了大事。今晚我自去走一遭。”林冲道：“哥哥休去，我等分一半人马来劫寨，哥哥在外面接应。”晁盖道：“我不自去，谁肯向前？你可留一半军马在外接应。”林冲道：“哥哥带谁入去？”晁盖道：“点十个头领，

分二千五百人马入去。十个头领是：刘唐、阮小二、呼延灼、阮小五、欧鹏、阮小七、燕顺、杜迁、宋万、白胜。”

当晚造饭吃了。马摘鸾铃，军士衔枚，黑夜疾走，悄悄地跟了两个和尚，直奔法华寺内看时，是一个古寺。晁盖下马，入到寺内，见没僧众。问那两个和尚道：“怎地这个大寺院，没一个僧众？”和尚道：“便是曾家畜生薙恼，不得已各自归俗去了。只有长老并几个侍者，自在塔院里居住。头领暂且屯住了人马，等更深些，小僧直引到那寨里。”晁盖道：“他的寨在那里？”和尚道：“他有四个寨栅，只是北寨里便是曾家弟兄屯军之处。若只打得那个寨子时，别的都不打紧，这三个寨便罢了。”晁盖道：“那个时分可去？”和尚道：“如今只是二更天气，且待三更时分，他无准备。”初时听得曾头市上整整齐齐打更敲响；又听了半个更次，绝不闻更点之声。和尚道：“军人想是已睡了，如今可去。”和尚当先引路。晁盖带同诸将上马，领兵离了法华寺，跟着和尚。行不到五里多路，黑影处不见了两个僧人。前军不敢行动。看四边路杂难行，又不见有人家。军士却慌起来，报与晁盖知道。呼延灼便叫急回旧路。走不到百十步，只见四下里金鼓齐鸣，喊声震地，一望都是火把。晁盖众将引军夺路而走，才转得两个弯，撞出一彪军马，当头乱箭射将来。不期一箭，正中晁盖脸上，倒撞下马来。却得呼延灼、燕顺两骑马死并将去。背后刘唐、白胜救得晁盖上马，杀出村中来。村口林冲等引军接应，刚才敌得住。两军混战，直杀到天明，各自归寨。

林冲回来点军时，三阮、宋万、杜迁水里逃得性命，带入去二千五百人马，止剩得一千二三百人；跟着欧鹏，都回到帐中。众头领且来看晁盖时，那枝箭正射在面颊上。急拔得箭出，血晕倒了。看那箭时，上有“史文恭”字。林冲叫取金枪药敷

贴上，原来却是一枝药箭。晁盖中了箭毒，已自语不得。林冲叫扶上车子，便差三阮、杜迁、宋万先送回山寨。其余十五个头领，在寨中商议：“今番晁天王哥哥下山来，不想遭这一场，正应了风折认旗之兆。我等只可收兵回去，这曾头市急切不能取得。”呼延灼道：“须等宋公明哥哥将令来，方可回军。”当日众头领闷闷不已。众军亦无恋战之心，人人都有还山之意。当晚二更时分，天色微明，十五个头领都在寨中纳闷，正是蛇无头而不行，鸟无翅而不飞，嗟咨叹惜，进退无路。忽听的伏路小校慌急来报：“前面四五路军马杀来，火把不计其数。”林冲听了，一齐上马。三面山上火把齐明，照晃如同白日，四下里呐喊到寨前。林冲领了众头领不去抵敌，拔寨都起，回马便走。曾家军马，背后卷杀将来，两军且战且走。走过了五六十里，方才得脱。计点人兵，又折了五七百人，大败亏输。急取旧路，望梁山泊回来。退到半路，正迎着戴宗，传下军令，教众头领引军且回山寨，别作良策。

众将得令，引军回到水浒寨，上山都来看视晁头领时，已自水米不能入口，饮食不进，浑身虚肿。宋江等守定在床前啼哭，亲手敷贴药饵，灌下汤散。众头领都守在帐前看视。当日夜至三更，晁盖身体沉重，转头看着宋江，嘱付道：“贤弟保重。若那个捉得射死我的，便教他做梁山泊主！”言罢，便瞑目而死。宋江见晁盖死了，比似丧考妣一般，哭得发昏。众头领扶策宋江出来主事。吴用、公孙胜劝道：“哥哥且省烦恼，生死人之分定，何故痛伤？且请理会大事。”宋江哭罢，便教把香汤沐浴了尸首，装殓衣服巾帨，停在聚义厅上。众头领都来举哀祭祀。一面合造内棺外椁，选了吉时，盛放在正厅上，建起灵帏，中间设个神主，上写道：“梁山泊主天王晁公神主”。山寨中头领，自宋公明以下，都带重孝。小头目并众小喽罗

亦带孝头巾。把那枝誓箭就供养在灵前。寨内扬起长镗，请附近寺院僧众上山做功德，追荐晁天王。宋江每日领众举哀，无心管理山寨事务。林冲与公孙胜，吴用并众头领商议，立宋公明为梁山泊主，诸人拱听号令。

次日清晨，香花灯烛，林冲为首，与众等请出宋公明在聚义厅上坐定。吴用、林冲开话道：“哥哥听禀：国一日不可无君，家一日不可无主。晁头领是归天去了，山寨中事业岂可无主？四海之内，皆闻哥哥大名，来日吉日良辰，请哥哥为山寨之主，诸人拱听号令。”宋江道：“晁天王临死时嘱咐：‘如有人捉得史文恭者，便立为梁山泊主。’此话众头领皆知。今骨肉未寒，岂可忘了？又不曾报得仇，雪得恨，如何便居得此位？”吴学究又劝道：“晁天王虽是如此说，今日又未曾捉得那人，山寨中岂可一日无主？若哥哥不坐时，谁人敢当此位？寨中人马如何管领？然虽遗言如此，哥哥权且尊临此位坐一坐，待日后别有计较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言之极当。今日小可权当此位，待日后报仇雪恨已了，拿住史文恭的，不拘何人，须当此位。”黑旋风李逵在侧边叫道：“哥哥休说做梁山泊主，便做了大宋皇帝却不好！”宋江喝道：“这黑厮又来胡说！再休如此乱言，先割了你这厮舌头！”李逵道：“我又不教哥哥做社长，请哥哥做皇帝，倒要割了我舌头！”吴学究道：“这厮不识尊卑的人，兄长不要和他一般见识。且请哥哥主张大事。”

宋江焚香已罢，权居主位，坐了第一把椅子。上首军师吴用，下首公孙胜，左一带林冲为头，右一带呼延灼居长。众人参拜了，两边坐下。宋江乃言道：“小可今日权居此位，全赖众兄弟扶助，同心合意，共为股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如今山寨人马数多，非比往日，前山三座关隘，山下一个水寨，两滩两个小寨，今日各请弟兄分投去管。忠义堂上，是我权居尊位，

第二位军师吴学究，第三位法师公孙胜，第四位花荣，第五位秦明，第六位吕方，第七位郭盛；左军寨内，第一位林冲，第二位刘唐，第三位史进，第四位杨雄，第五位石秀，第六位杜迁，第七位宋万；右军寨内，第一位呼延灼，第二位朱仝，第三位戴宗，第四位穆弘，第五位李逵，第六位欧鹏，第七位穆春；前军寨内，第一位李应，第二位徐宁，第三位鲁智深，第四位武松，第五位杨志，第六位马麟，第七位施恩；后军寨内，第一位柴进，第二位孙立，第三位黄信，第四位韩滔，第五位彭玘，第六位邓飞，第七位薛永；水军寨内，第一位李俊，第二位阮小二，第三位阮小五，第四位阮小七，第五位张横，第六位张顺，第七位童威，第八位童猛。六寨计四十三员头领。山前第一关，令雷横、樊瑞守把；第二关，令解珍、解宝守把；第三关，令项充、李衮守把。金沙滩小寨内，令燕顺、郑天寿、孔明、孔亮四个守把；鸭嘴滩小寨内，令李忠、周通、邹渊、邹润四个守把。山后两个小寨：左一个旱寨内，令王矮虎、一丈青、曹正；右一个旱寨内，令朱武、陈达、杨春六人守把。忠义堂内：左一带房中，掌文卷萧让，掌赏罚裴宣，掌印信金大坚，掌算钱粮蒋敬；右一带房中，管炮凌振，管造般孟康，管造衣甲侯健，管筑城垣，陶宗旺。忠义堂后两厢房中管事人员：监造房屋李云，铁匠总管汤隆，监造酒醋朱富，监备筵宴宋清，掌管什物杜兴、白胜。山下四路作眼酒店，原拨定朱贵、乐和、时迁、李立、孙新、顾大嫂、张青、孙二娘，已自定数。管北地收买马匹，杨林、石勇、段景住。分拨已定，各自遵守，毋得违犯。”梁山泊水浒寨内，大小头领，自从宋公明为寨主，尽皆欢喜，拱听约束。

一日，宋江聚众商议，欲要与晁盖报仇，兴兵去打曾头市。军师吴用谏道：“哥哥，庶民居丧，尚且不可轻动。哥哥兴师，

且待百日之后，方可举兵。”宋江依吴学究之言，守住山寨，每日修设好事，只做功果，追荐晁盖。

一日，请到一僧，法名大圆，乃是北京大名府在城龙华寺僧人，只为游方来到济宁，经过梁山泊，就请在寨内做道场。因吃斋之次，闲话间，宋江问起北京风土人物，那大圆和尚说道：“头领如何不闻河北玉麒麟之名？”宋江、吴用听了，猛然省起，说道：“你看我们未老，却恁地忘事！北京城里是有个卢大员外，双名俊义，绰号玉麒麟，是河北三绝。祖居北京人氏，一身好武艺，棍棒天下无对。梁山泊寨中若得此人时，何怕官军缉捕，岂愁兵马来临？”吴用笑道：“哥哥何故自丧志气？若要此人上山，有何难哉！”宋江答道：“他是北京大名府第一等长者，如何能够得他来落草？”吴学究道：“吴用也在心多时了。不想一向忘却。小生略施小计，便教本人上山。”宋江便道：“人称足下为智多星，端的名不虚传！敢问军师用甚计策，赚得本人上山？”

吴用不慌不忙，迭两个指头，说出这段计来。有分教：卢俊义撇却锦簇珠围，来试龙潭虎穴。正是：只为一入归水浒，致令百姓受兵戈。毕竟吴学究怎地赚卢俊义上山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一回

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

话说这龙华寺僧人说出三绝玉麒麟卢俊义名字与宋江。吴用道：“小生凭三寸不烂之舌，直往北京说卢俊义上山，如探囊取物，手到拈来。只是少一个粗心大胆的伴当，和我同去。”话犹未了，只见黑旋风李逵高声叫道：“军师哥哥，小弟与你走一遭！”宋江喝道：“兄弟你且住着！若是上风放火，下风杀人，打家劫舍，冲州撞府，合用着你。这是做细作的勾当，你性子又不好，去不的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们都道我生的丑，嫌我，不要我去。”宋江道：“不是嫌你。如今大名府做公的极多，倘或被人看破，枉送了你的性命。”李逵叫道：“不妨，我定要去走一遭。”吴用道：“你若依的我三件事，便带你去。若依不的，只在寨中坐地。”李逵道：“莫说三件，便是三十件也依你！”吴用道：“第一件，你的酒性如烈火，自今日去，便断了酒，回来你却开。第二件，于路上做道童打扮，随着我，我但叫你，不要违拗。第三件最难，你从明日为始，并不要说话，只做哑子一般。依的这三件，便带你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不吃酒，做道童，却依得；闭着这个嘴不说话，却是憋杀我！”吴用道：“你若开口，便惹出事来。”李逵道：“也容易，我只口里衔着一文铜钱便了！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坚执要去，若有疏失，休要怨我。”李逵道：“不妨，不妨！我这两把板

斧拿了去，少也砍他娘千百个才罢。”众头领都笑，那里劝的住。当日忠义堂上做筵席送路。至晚，各自去歇息。次日清晨，吴用收拾了一包行李，教李逵打扮做道童，挑担下山。宋江与众头领都在金沙滩送行，再三分付吴用小心在意，休教李逵有失。吴用、李逵别了众人下山。宋江等回寨。

且说吴用、李逵二人往北京去，行了四五日路程，每日天晚投店安歇，平明打火上路。于路上，吴用被李逵恹的苦。行了几日，赶到北京城外店肆里歇下。当晚李逵去厨下做饭，一拳打的店小二吐血。小二哥来房里告诉吴用道：“你家哑道童忒狠。小人烧火迟了些，就打的小人吐血。”吴用慌忙与他陪话，把十数贯钱与他将息，自埋怨李逵。不在话下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天明。起来安排些饭食吃了。吴用唤李逵入房中分付道：“你这厮苦死要来，一路上恹死我也！今日入城，不是耍处，你休送了我的性命！”李逵道：“不敢，不敢。”吴用道：“我再和你打个暗号，若是我把头来摇时，你便不可动弹。”李逵应承了。两个就店里打扮入城。吴用戴一顶乌绉纱抹眉头巾，穿一领皂沿边白绢道服，系一条杂彩吕公绦，着一双方头青布履，手里拿一副赛黄金熟铜铃杵。李逵钹几根蓬松黄发，绾两枚浑骨丫髻，黑虎躯穿一领粗布短褐袍，飞熊腰勒一条杂色短须绦，穿一双蹬山透土靴，担一条过头木拐棒，挑着个纸招儿，上写着：“讲命谈天，卦金一两。”吴用、李逵两个打扮了，锁上房门，离了店肆，望北京城南门来。行无一里，却早望见城门。端的好个北京！但见：

城高地险，堑阔濠深。一周回鹿角交加，四下里排叉密布。鼓楼雄壮，缤松杂彩旗幡；堞道坦平，簇摆刀枪剑戟。钱粮浩大，人物繁华。东西院鼓乐喧天，

南北店货财满地。千员猛将统层城，百万黎民居上国。

此时天下各处盗贼生发，各州府县俱有军马守把。惟此北京，是河北第一个去处，更兼又是梁中书统领大军镇守，如何不摆得整齐？

且说吴用、李逵两个摇摇摆摆，却好来到城门下。守门的约有四五十军士，簇捧着一个把门的官人那里坐定。吴用向前施礼。军士问道：“秀才那里来？”吴用答道：“小生姓张，名用。这个道童姓李。江湖上卖卦营生，今来大郡与人讲命。”身边取出假文引，教军士看了。众人道：“这个道童的鸟眼，恰象贼一般看人！”李逵听得，正待要发作。吴用慌忙把头来摇，李逵便低了头，吴用向前与把门军士陪话道：“小生一言难尽！这个道童又聋又哑，只有一份蛮气力，却是家生的孩儿，没奈何带他出来。这厮不省人事，望乞恕罪！”辞了便行。李逵跟在背后，脚高步低，望市心里来。吴用手中摇着铃杵，口里念四句口号道：

甘罗发早子牙迟，彭祖颜回寿不齐。
范丹贫穷石崇富，八字生来各有时。

吴用又道：“乃时也，运也，命也。知生、知死、知贵、知贱。若要问前程，先赐银一两。”说罢，又摇铃杵。北京城内小儿，约有五六十个，跟着看了笑。却好转到卢员外解库门首，自歌自笑。去了复又回来，小儿们哄动。

卢员外正在解库厅前坐地，看着那一班主管收解，只听得街上喧哄，唤当直的问道：“如何街上热闹？”当直的报复：“员外，端的好笑！街上一个别处来的算命先生，在街上卖卦，

要银一两算一命，谁人舍的！后头一个跟的道童，且是生的渗漈，走又走的没样范，小的们跟定了笑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既出大言，必有广学。当直的，与我请来。”当直的慌忙去叫道：“先生，员外有请。”吴用道：“是何人请我？”当直的道：“卢员外相请。”吴用便唤道童跟着转来，揭起帘子，入到厅前，教李逵只在鹅项椅上坐定等候。吴用转过前来，见卢员外时，那人生的如何？有《满庭芳》词为证：目炯双瞳，眉分八字，身躯九尺如银。威风凛凛，仪表似天神。惯使一条棍棒，护身龙绝技无伦。京城内家传清白，积祖富豪门。杀场临敌处，冲开万马，扫退千军。更忠肝贯日，壮气凌云。慷慨疏财仗义，论英名播满乾坤。卢员外双名俊义，绰号玉麒麟。当时吴用向前施礼。卢俊义欠身答礼问道：“先生贵乡何处？尊姓高名？”吴用答道：“小生姓张，名用，自号谈天口。祖贯山东人氏，能算皇极先天数，知人生死贵贱。卦金白银一两，方才算命。”卢俊义请入后堂小阁儿里，分宾坐定。茶汤已罢，叫当直的取过白银一两，奉作命金：“烦先生看贱造则个。”吴用道：“请贵庚月日下算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先生，君子问灾不问福，不必道在下豪富，只求推算目下行藏则个。在下今年三十二岁，甲子年，乙丑月，丙寅日，丁卯时。”吴用取出一把铁算子来，排在桌上，算了一回，拿起算子桌上一拍，大叫一声：“怪哉！”卢俊义失惊问道：“贱造主何吉凶？”吴用道：“员外若不见怪，当以直言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正要先生与迷人指路，但说不妨。”吴用道：“员外这命，目下不出百日之内，必有血光之灾，家私不能保守，死于刀剑之下。”卢俊义笑道：“先生差矣！卢某生于北京，长在豪富之家，祖宗无犯法之男，亲族无再婚之女，更兼俊义作事谨慎，非理不为，非财不取，如何能有血光之灾？”吴用改容变色，急取原银付还，起身便走，

嗟 叹而言：“天下原来都要人阿谀谄佞！罢，罢！分明指与平川路，却把直言当恶言。小生告退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先生息怒，前言特地戏耳，愿听指教。”吴用道：“小生直言，切勿见怪！”卢俊义道：“在下专听，愿勿隐匿。”吴用道：“员外贵造，一向都行好运。但今年时犯岁君，正交恶限。目今百日之内，尸首异处。此乃生来分定，不可逃也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可以回避否？”吴用再把铁算子搭了一回，便回员外道：“只除非去东南方巽地上，一千里之外，方可免此大难。虽有些惊恐，却不伤大体。”卢俊义道：“若是免的此难，当以厚报。”吴用道：“命中有四句卦歌，小生说与员外，写于壁上，日后应验，方知小生灵处。”卢俊义叫取笔砚来，便去白粉壁上写。吴用口歌四句：

芦花丛里一扁舟，俊杰俄从此地游，
义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难可无忧。

当时卢俊义写罢。吴用收拾起算子，作揖便行。卢俊义留道：“先生少坐，过午了去。”吴用答道：“多蒙员外厚意，误了小生卖卦，改日再来拜会。”抽身便起。卢俊义送到门首，李逵拿了拐棒，走出门外。

吴学究别了卢俊义，引了李逵，径出城来。回到店中，算还房宿饭钱，收拾行李包裹。李逵挑出卦牌。出离店肆，对李逵说道：“大事了也！我们星夜赶回山寨，安排圈套，准备机关，迎接卢俊义。他早晚便来也！”

且不说吴用、李逵还寨。却说卢俊义自从算卦之后，寸心如割，坐立不安。也是天罡星合当聚会，听了这算命的话，一日耐不得，便叫当直的，去唤众主管商议事务。少刻都到。那

一个为头管家私的主管，姓李，名固。这李固原是东京人，因来北京投奔相识不着，冻倒在卢员外门前。卢俊义救了他性命，养在家中。因见他勤谨，写的算的，教他管顾家间事务。五年之内，直抬举他做了都管。一应里外家私，都在他身上，手下管着四五十个行财管干，一家内都称他做李都管。当日大小管事之人，都随李固来堂前声喏。卢员外看了一遭，便道：“怎生不见我那一个人？”说犹未了，阶前走过一人来。但见：

六尺以上身材，二十四五年纪，三牙掩口细髯，十分腰细膀阔。带一顶木瓜心攒顶头巾，穿一领银丝纱团领白衫，系一条蜂蛛斑红线压腰，着一双土黄皮油膀胛靴。脑后一对挨兽金环，护顶一枚香罗手帕，腰间斜插名人扇，鬓畔常簪四季花。

这人是北京土居人氏，自小父母双亡，卢员外家中养的他大。为见他一身雪练也似白肉，卢俊义叫一个高手匠人，与他刺了这一身遍体花绣，却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。若赛锦体，由你是谁，都输与他。不则一身好花绣，更兼吹的、弹的、唱的、舞的，拆白道字，顶真续麻，无有不能，无有不会。亦是说的诸路乡谈，省的诸行百艺的市语。更且一身本事，无人比的。拿着一张川弩，只用三枝短箭，郊外落生，并不放空，箭到物落，晚间入城，少杀也有百十个虫蚁。若赛锦标社，那里利物，管取都是他的。亦且此人百伶百俐，道头知尾。本身姓燕，排行第一，官名单讳个青字。北京城里人口顺，都叫他做浪子燕青。曾有一篇《沁园春》词单道着燕青的好处。但见：

唇若涂朱，睛如点漆，面似堆琼。有出人英武，

凌云志气，资禀聪明。仪表天然大落，梁山上端的夸能。伊州古调，唱出绕梁声。果然是艺苑专精，风月丛中第一名。听鼓板喧云，笙声嘹亮，畅叙幽情。棍棒参差，揎拳飞脚，四百军州到处惊。人都羨英雄领袖，浪子燕青。

原来这燕青是卢俊义家心腹人，也上厅声喏了。做两行立住，李固立在左边，燕青立在右边。卢俊义开言道：“我夜来算了一命，道我有百日血光之灾，只除非出去东南上一千里之外躲避。我想东南方有个去处是泰安州，那里有东岳泰山天齐仁圣帝金殿，管天下人民生死灾厄。我一者去那里烧炷香，消灾灭罪；二者躲过这场灾晦；三者做些买卖，观看外方景致。李固，你与我觅十辆太平车子，装十辆山东货物，你就收拾行李，跟我去走一遭。燕青小乙看管家里库房钥匙，只今日便与李固交割。我三日之内，便要起身。”李固道：“主人误矣。常言道：‘卖卜卖卦，转回说话。’休听那算命的胡言乱语，只在家中，怕做甚么？”卢俊义道：“我命中注定了，你休逆我。若有灾来，悔却晚矣。”燕青道：“主人在上，须听小乙愚言：这一条路，去山东泰安州，正打从梁山泊边过。近年泊内，是宋江一伙强人在那里打家劫舍。官兵捕盗，近他不得。主人要去烧香，等太平了去。休信夜来那个算命的胡讲。倒敢是梁山泊歹人，假装做阴阳人，来煽惑主人。小乙可惜夜来不在家里，若在家里，三言两语，盘倒那先生，到敢有场好笑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你们不要胡说，谁人敢来赚我！梁山泊那伙贼男女打甚么紧！我观他如同草芥，兀自要去特地捉他，把日前学成武艺显扬于天下，也算个男子大丈夫！”

说犹未了，屏风背后走出娘子来，乃是卢员外的浑家。年

方二十五岁，姓贾，嫁与卢俊义，方才五载。娘子贾氏便道：“丈夫，我听你说多时了。自古道：‘出外一里，不如屋里。’休听那算命的胡说，撇下海阔一个家业，耽惊受怕，去虎穴龙潭里做买卖。你且只在家内，清心寡欲，高居静坐，自然无事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你妇人家省处甚么？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自古祸出师人口，必主吉凶。我既主意定了，你都不得多言多语！”

燕青又道：“小人靠主人福荫，学得些个棒法在身。不是小乙说嘴，帮着主人去走一遭，路上便有些个草寇出来，小人也敢发落的三五十个开去。留下李都管看家，小人伏侍主人走一遭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便是我买卖上不省的，要带李固去。他须省的，又替我大半气力，因此留你在家看守。自有别人管帐，只教你帮个桩主。”李固又道：“小人近日有些脚气的症候，十分走不的多路。”卢俊义听了，大怒道：“养兵千日，用在一朝！我要你跟我去走一遭，你便有许多推故。若是那一个再阻我的，教他知我拳头的滋味！”李固吓得面如土色，众人谁敢再说，各自散了。

李固只得忍气吞声，自去安排行李。讨了十辆太平车子，唤了十个脚夫，四五十拽车头口，把行李装上车子，行货拴缚完备。卢俊义自去结束。第三日烧了神福，给散了家中大男小女，一个个都分付了。当晚先叫李固引两个当直的尽收拾了出城，李固去了。娘子看了车仗，流泪而去。

次日五更，卢俊义起来沐浴罢，更换一身新衣服，吃了早膳，取出器械，到后堂里辞别了祖先香火。临时出门上路，分付娘子：“好生看家，多便三个月，少只四五十日便回。”贾氏道：“丈夫路上小心，频寄书信回来。”说罢，燕青在面前拜了。卢俊义分付道：“小乙在家，凡事向前，不可出去三瓦

两舍打哄。”燕青道：“主人如此出行，小乙怎敢怠慢？”

卢俊义提了棍棒，出到城外。有诗一首，单道卢俊义这条好棒

挂壁悬崖欺瑞雪，撑天柱地撼狂风。

虽然身上无牙爪，出水巴山秃尾龙。

李固接着，卢俊义道：“你可引两个伴当先去。但有干净客店，先做下饭等候。车仗脚夫，到来便吃，省得耽搁了路程。”李固也提条杆棒，先和两个伴当去了。卢俊义和数个当直的随后押着车仗行。但见途中山明水秀，路阔坡平，心中欢喜道：“我若是在家，那里见这般景致！”行了四十余里，李固接着主人。吃点心中饭罢，李固又先去了。再行四五十里，到客店里，李固接着车仗人马宿食。俊义来到店房内，倚了棍棒，挂了毡笠儿，解下腰刀，换了鞋袜。宿食皆不必说。次日清早起来，打火做饭。众人吃了，收拾车辆头口，上路又行。

自此在路夜宿晓行，已经数日，来到一个客店里宿食。天明要行，只见店小二哥对卢俊义说道：“好教官人得知：离小人店不得二十里路，正打梁山泊边口子前过去。山上宋公明大王，虽然不害来往客人，官人须是悄悄过去，休得大惊小怪。”卢俊义听了道：“原来如此。”便叫当直的取下了衣箱，打开锁，去里面提出一个包，内取出四面白绢旗。向小二哥讨了四根竹竿，每一根缚起一面旗来。每面栲栳大小几个字，写道：慷慨北京卢俊义，远驮货物离乡地。一心只要捉强人，那时方表男儿志。李固等众人看了，一齐叫起苦来。店小二问道：“官人莫不和山上宋大王是亲么？”卢俊义道：“我自是北京财主，却和这贼们有甚么亲！我特地要来捉宋江这厮！”小二哥道：“官人低声些，不要连累小人，不是耍处！你便有一万人马，也近他不的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放屁！你这厮们都和那贼人

做一路！”店小二叫苦不迭，众车脚夫都痴呆了。李固跪在地下告道：“主人可怜见众人，留了这条性命回乡去，强似做罗天大醮。”卢俊义喝道：“你省的甚么！这等燕雀，安敢和鸿鹄厮并？我思量平生学的一身本事，不曾逢着买主。今日幸然逢此机会，不就这时发卖，更待何时！我那车子上叉袋里，已准备下一袋熟麻索。倘或这贼们当死合亡，撞在我手里，一朴刀一个砍翻，你们众人与我便缚在车子上，撇了货物不打紧，且收拾车子捉人。把这贼首解上京师，请功受赏，方表我平生之愿！若你们一个不肯去的，只就这里把你们先杀了！”前面摆四辆车子，上插了四把绢旗，后面六辆车子，随了行。那李固和众人，哭哭啼啼，只得依他。卢俊义取出朴刀，装在杆棒上，三个丫儿扣牢了，赶着车子，奔梁山泊路上来。李固等见了崎岖山路，行一步，怕一步。卢俊义只顾赶着要行。

从清早起来，行到巳牌时分，远远地望见一座大林，有千百株合抱不交的大树。却好行到林子边，只听得一声唿哨响，吓的李固和两个当直的没躲处。卢俊义教把车仗押在一边。车夫众人都躲在车子底下叫苦。卢俊义喝道：“我若搠翻，你们与我便缚！”说犹未了，只见林子边走出四五百小喽罗来。听得后面锣声响处，又有四五百喽罗截住后路。林子里一声炮响，托地跳出一筹好汉。怎地模样？但见茜红头巾，金花斜裊，铁甲凤盔，锦衣绣袄。血染髭鬃，虎威雄暴。大斧一双，人皆吓倒。当下李逵手搭双斧，厉声高叫：“卢员外！认得哑道童么？”卢俊义猛省，喝道：“我时常有心要来拿你这伙强盗，今日特地到此，快教宋江那厮下山投拜！倘或执迷，我片时间教你人人皆死，个个不留！”李逵呵呵大笑道：“员外，你今日中了俺的军师妙计，快来坐把交椅。”卢俊义大怒，拈着手中朴刀，来斗李逵。李逵抡起双斧来迎。两个斗不到三合，李逵托

地跳出圈子外来，转过身望林子里便走。卢俊义挺着朴刀，随后赶上。李逵在林木丛中东闪西躲，引得卢俊义性发，破一步，抢入林来。李逵飞奔乱松丛中去了。

卢俊义赶过林子这边，一个人也不见了。却待回身，只听得松林旁边转出一伙人来，一个人高声大叫：“员外不要走，认的俺么？”卢俊义看时，却是一个胖大和尚，身穿皂直裰，倒提铁禅杖。卢俊义喝道：“你是那里来的和尚！”鲁智深大笑道：“洒家是花和尚鲁智深。今奉军师将令，着俺来迎接员外上山。”卢俊义焦躁，大骂：“秃驴敢如此无礼！”捻手中宝刀，直取那和尚。鲁智深轮起铁禅杖来迎。两个斗不到三合，鲁智深拨开朴刀，回身便走。卢俊义赶将去。正赶之间，喽罗里走出行者武松，抡两口戒刀，直奔将来。卢俊义不赶和尚，来斗武松。又不到三合，武松拔步便走。卢俊义哈哈大笑：“我不赶你，你这厮们何足道哉！”说犹未了，只见山坡下一个人在那里叫道：“卢员外，你如何省得！岂不闻‘人怕落荡，铁怕落炉’？哥哥定下的计策，你待走那里去！”卢俊义喝道：“你这厮是谁！”那人笑道：“小可便是赤发鬼刘唐。”卢俊义骂道：“草贼休走！”挺手中朴刀，直取刘唐。方才斗得三合，刺斜里一个人大叫道：“好汉没遮拦穆弘在此！”当时刘唐、穆弘两个两条朴刀，双斗卢俊义。正斗之间，不到三合，只听的背后脚步响。卢俊义喝道：“着！”刘唐、穆弘跳退数步。卢俊义便转身斗背后的好汉，却是扑天雕李应。三个头领，丁字脚围定。卢俊义全然不慌，越斗越健。正好步斗，只听得山顶上一声锣响。三个头领各自卖个破绽，一齐拔步去了。卢俊义又斗得一身臭汗，不去赶他。再回林子边来寻车仗人伴时，十辆车子、人伴头口，都不见了。卢俊义便向高阜处四下里打一望，只见远远地山坡下一伙小喽罗，把车仗头口赶在前面，

将李固一千人连连串串缚在后面，鸣锣擂鼓，解投松树那边去。

卢俊义望见，心如火炽，气似烟生，提着朴刀，直赶将去。约莫离山坡不远，只见两筹好叹喝一声道：“那里去！”一个是美髯公朱仝，一个是插翅虎雷横。卢俊义见了，高声骂道：“你这伙草贼，好好把车仗人马还我！”朱仝手拈长须大笑道：“卢员外，你还恁地不晓事？中了俺军师妙计，便肋生双翅，也飞不出去。快来大寨坐把交椅。”卢俊义听了大怒，挺起朴刀，直奔二人。朱仝、雷横各将兵器相迎。斗不到三合，两个回身便走。

卢俊义寻思道：“须是赶翻一个，却才讨得车仗。”舍着性命，赶转山坡，两个好汉都不见了。只听得山顶上鼓板吹箫，仰面看时，风刮起那面杏黄旗来，上面绣着“替天行道”四字。转过来打一望，望见红罗销金伞下，盖着宋江，左有吴用，右有公孙胜。一行部从二百余人，一齐声喏道：“员外别来无恙！”卢俊义见了越怒，指名叫骂山上。吴用劝道：“员外且请息怒。宋公明久慕威名，特令吴某亲诣门墙，迎员外上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请休见责。”卢俊义大骂：“无端草贼，怎敢赚我！”宋江背后转过小李广花荣，拈弓取箭。看着卢俊义喝道：“卢员外休要逞能，先教你看花荣神箭！”说犹未了，飏地一箭，正中卢俊义头上毡笠儿的红缨。吃了一惊，回身便走。山上鼓声震地。只见霹雳火秦明、豹子头林冲引一彪军马，摇旗呐喊，从山东边杀出来。又见双鞭将呼延灼、金枪手徐宁也领一彪军马，摇旗呐喊，从山西边杀出来。吓得卢俊义走投没路。看着天色将晚，脚又疼，肚又饥，正是慌不择路，望山僻小径只顾走。约莫黄昏时分，烟迷远水，雾锁深山，星月微明，不分丛莽。正走之间，不到天尽头，须到地尽处。看看走到鸭嘴滩头。只一望时，都见满目芦花，茫茫烟水。卢俊义看见，仰天长叹

道：“是我不听好人言，今日果有凄惶事。”

正烦恼间，只见芦苇里面一个渔人，摇着一只小船出来。那渔人倚定小船叫道：“客官好大胆！这是梁山泊出没的去处，半夜三更，怎地来到这里？”卢俊义道：“便是我迷踪失路，寻不着宿头，你救我则个！”渔人道：“此间大宽转有一个市井，却用走三十余里向开路程；更兼路杂，最是难认。若是水路去时，只有三五里远近。你舍得十贯钱与我，我便把船载你过去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你若渡得我过去，寻得市井客店，我多与你些银两。”那渔人摇船傍岸，扶卢俊义下船，把铁篙撑开。约行三五里水面，只听得前面芦苇丛中橹声响，一只小船飞也似来。船上有两个人，前面一个赤条条地水篙，后面那个摇着橹。前面的人横定篙，口里唱着山歌道：

生来不会读诗书，且就梁山泊里居。
准备窝弓射猛虎，安排香饵钓鳖鱼。

卢俊义听得，吃了一惊，不敢做声。又听得右边芦苇丛中，也是两个人，摇一只小船出来。后面的摇着橹，有咿哑之声；前面横定篙，口里也唱山歌道：

乾坤生我泼皮身，赋性从来要杀人。
万两黄金浑不爱，一心要捉玉麒麟。

卢俊义听了，只叫得苦。只见当中一只小船，飞也似摇将来，船头上立着一个人，倒提铁钻木篙，口里亦唱着山歌道：

芦花丛里一扁舟，俊杰俄从此地游。

义士若能知此理，反躬逃难可无忧。

歌罢，三只船一齐唱喏。中间是阮小二，左边是阮小五，右边是阮小七。那三只小船，一齐撞将来。卢俊义听了，心内转惊，自想又不识水性，连声便叫渔人：“快与我拢船近岸！”那渔人哈哈大笑，对卢俊义说道：“上是青天，下是绿水，我生在浔阳江，来上梁山泊，三更不改名，四更不改姓，绰号混江龙李俊的便是！员外若还不肯降时，枉送了你性命！”卢俊义大惊，喝一声说道：“不是你，便是我！”拿着朴刀，望李俊心窝里搠将来。李俊见朴刀搠将来，拿定棹牌，一个背抛筋斗，扑通的翻下水去了，那只船滴溜溜在水面上转，朴刀又搠将下水去了。

只见船尾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出来，叫一声，乃是浪里白跳张顺，把手挟住船梢，脚踏水浪，把船只一侧，船底朝天，英雄落水。正是：铺排打凤牢龙计，坑陷惊天动地人。毕竟卢俊义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二回

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

话说这卢俊义虽是了得，却不会水。被浪里白跳张顺排翻了船，倒撞下水去。张顺却在水底下拦腰抱住，又钻过对岸来，抢了朴刀。张顺把卢俊义直奔岸边来。早点起火把，有五六十人在那里等。接上岸来，团团围住。解了腰刀，尽脱下湿衣服，便要索捆绑。只见神行太保戴宗传令，高叫将来：“不得伤害了卢员外贵体！”随即差人将一包袱锦衣绣袄与俊义穿着。八个小喽罗，抬过一乘轿来，扶卢员外上轿便行。只见远远地早有二三十对红纱灯笼，照着一簇人马，动着鼓乐，前来迎接。为头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，后面都是众头领，一齐下马。卢俊义慌忙下轿。宋江先跪，后面众头领排排地都跪下。卢俊义亦跪下还礼道：“既被擒捉，愿求早死！”宋江大笑，说道：“且请员外上轿。”众人一齐上马，动着鼓乐，迎上三关，直到忠义堂前下马。请卢俊义到厅上，明晃晃地点着灯烛。宋江向前陪话道：“小可久闻员外大名，如雷贯耳。今日幸得拜识，大慰平生。却才众兄弟甚是冒渎，万乞恕罪。”吴用上前说道：“昨奉兄长之命，特令吴某亲诣门墙，以卖卦为由，赚员外上山，共聚大义，一同替天行道。”

宋江便请卢员外坐第一把交椅。卢俊义答礼道：“不才无识无能，误犯虎威，万死尚轻，何故相戏？”宋江陪笑道：“

怎敢相戏！实慕员外威德，如饥如渴。万望不弃鄙处，为山寨之主，早晚共听严命。”卢俊义回说：“宁就死亡，实难从命。”吴用道：“来日却又商议。”当时置备酒食管待。卢俊义无计奈何，只得饮了几杯，小喽罗请去后堂歇了。

次日，宋江杀羊宰马，大排筵席，请出卢员外来赴席。再三再四谦让，在中间里坐了。酒至数巡，宋江起身把盏，陪话道：“夜来甚是冲撞，幸望宽恕。虽然山寨窄小，不堪歇马，员外可看‘忠义’二字之面。宋江情愿让位。休得推却。”卢俊义答道：“头领差矣！小可身无罪累，颇有些少家私。生为大宋人，死为大宋鬼，宁死实难听从。”吴用并众头领一个个说，卢俊义越不肯落草。吴用道：“员外既然不肯，难道逼勒？只留得员外身，留不得员外心。只是众弟兄难得员外到此，既然不肯入伙，且请小寨略住数日，却送还宅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小可在此不妨，只恐家中老小，不知这般的消息。”吴用道：“这事容易，先教李固送了车仗回去。员外迟去几日，却何妨？”吴用问道：“李都管，你的车仗货物都有么？”李固应道：“一些儿不少。”宋江叫取两个大银把与李固，两个小银打发当直的，那十个车脚共与他白银十两。众人拜谢。卢俊义分付李固道：“我的苦，你都知了。你回家中，说与娘子不要忧心。我过三五日便回也。”李固只要脱身，满口应说：“但不妨事。”辞了便下忠义堂去。吴用随即便起身说道：“员外宽心少坐，小生发送李都管下山便来也。”

吴用只推发送李固，却先到金沙滩等候。少刻，李固和两个当直的，并车仗、头口、人伴都下山来。吴用将引五百小喽罗围在两边，坐在柳阴树下，便唤李固近前说道：“你的主人，已和我们商议定了，今坐第二把交椅。此乃未曾上山时，预先写下四句反诗在家里壁上。我教你们知道，壁上二十八个字，

每一句包着一个字，‘芦花荡里一扁舟’，包个‘卢’字；‘俊杰那能此地游’，包个‘俊’字；‘义士手提三尺剑’，包个‘义’字；‘反时须斩逆臣头’，包个‘反’字。这四句诗，包藏‘卢俊义反’四字。今日上山，你们怎知？本待把你众人杀了，显得我梁山泊行短。今日放你们星夜自回去，休指望你主人回来！”李固等只顾下拜。吴用教把船送过渡口。一行人上路，奔回北京。正是：鳖鱼脱却金钩去，摆尾摇头更不回。

话分两处。不说李固等归家，且说吴用回到忠义堂上，再入酒席，用巧言说诱卢俊义，筵会直到二更方散。次日，山寨里再排筵会庆贺。卢俊义说道：“感承众头领好意相留，只是小可度日如年，今日告辞。”宋江道：“小可不才，幸识员外。来日宋江体己聊备小酌，对面论心一会，勿请推却。”又过了一日。明日宋江请，后日吴用请，大后日公孙胜请。话休絮繁，三十余个上厅头领，每日轮一个做筵席。光阴荏苒，日月如梭，早过一月有余。卢俊义寻思，又要告别。宋江道：“非是不留员外，争奈急急要回。来日忠义堂上，安排薄酒送行。”

次日，宋江又体己送路。只见众头领都道：“俺哥哥敬员外十分，俺等众人当敬员外十二分！偏我哥哥筵席便吃！砖儿何厚，瓦儿何薄！”李逵在内大叫道：“我舍着一条性命，直往北京请得你来，却不吃我弟兄们筵席！我和你眉尾相结，性命相扑！”吴学究大笑道：“不曾见这般请客的，甚是粗卤！员外休怪。见他众人薄意，再住几时。”不觉又过了四五日。卢俊义坚意要行。只见神机军师朱武，将引一班头领，直到忠义堂上开话道：“我等虽是以次弟兄，也曾与哥哥出气力，偏我们酒中藏着毒药？卢员外若是见怪，不肯吃我们的。我自不妨，只怕小兄弟们做出事来，悔之晚矣。”吴用起身便道：“

你们都不要烦恼，我与你央及员外，再住几时，有何不可。常言道：‘将酒劝人，终无恶意。’”卢俊义抑众人不过，只得又住了几日。前后却好三五十日。自离北京是五月的话，不觉在梁山泊早过了两个多月。但见金风淅淅，玉露泠泠，又早是中秋节近。卢俊义思想归期，对宋江诉说。宋江见卢俊义思归苦切，便道：“这个容易，来日金沙滩送别。”卢俊义大喜。有诗为证：

一别家山岁月赊，寸心无日不思家。
此身恨不生双翼，欲借天风过水涯。

次日，还把旧时衣裳刀棒送还员外，一行众头领都送下山。宋江把一盘金银相送，卢俊义推道：“非是卢某说口，金帛钱财，家中颇有。但得到北京盘缠足矣。赐与之物，决不敢受。”宋江等众头领直送过金沙滩，作别自回。不在话下。

不说宋江回寨，只说卢俊义拽开脚步，星夜奔波。行了旬日，到得北京。日已薄暮，赶不入城，就在店中歇了一夜。次日早晨，卢俊义离了村店，飞奔入城。尚有一里多路，只见一人头巾破碎，衣裳蓝缕，看着卢俊义纳头便拜。卢俊义抬眼看时，却是浪子燕青。便问：“小乙，你怎地这般模样？”燕青道：“这里不是说话处。”卢俊义转过土墙侧首，细问缘故，燕青说道：“自从主人去后，不过半月，李固回来，对娘子说道：‘主人归顺了梁山泊宋江，坐了第二把交椅。’当时便去官司首告了。他已和娘子做了一路，嗔怪燕青违拗，将我赶逐出门。将一应衣服尽行夺了，赶出城外，更兼分付一应亲戚相识，但有人安着燕青在家歇的，他便舍半个家私和他打官司，因此无人敢着小乙。在城中安不得身，只得来城外求乞度日，

权在庵内安身。正要往梁山泊寻见主人，又不敢造次。若主人果自泊里来，可听小乙言语，再回梁山泊，去别做个商议。若入城中，必中圈套。”卢俊义喝道：“我的娘子不是这般人，你这厮休来放屁！”燕青又道：“主人脑后无眼，怎知就里？主人平昔只顾打煞乞力，不亲女色。娘子旧日和李固原有私情。今日推门相就，做了夫妻，主人若去，必遭毒手。”卢俊义大怒，喝骂燕青道：“我家五代在北京住，谁不识得？量李固有几颗头，敢做恁般勾当？莫不是你做出歹事来，今日倒来反说！我到家中问出虚实，必不和你干休！”燕青痛哭，拜倒地下，拖住主人衣服。卢俊义一脚踢倒燕青，大踏步便入城来。

奔到城内径入家中，只见大小主管都吃一惊。李固慌忙前来迎接，请到堂上，纳头便拜。卢俊义便问：“燕青安在？”李固答道：“主人且休问端的，一言难尽！只怕发怒，待歇息定了却说。”贾氏从屏风后哭将出来。卢俊义说道：“娘子休哭，且说燕小乙怎地来？”贾氏道：“丈夫且休问，慢慢地却说。”卢俊义心中疑虑，定死要问燕青来历。李固便道：“主人且请换了衣服，吃了早膳，那时诉说不迟。”一边安排饭食与卢员外吃。方才举箸，只听得前门后门喊声齐起，二三百个做公的抢将入来。卢俊义惊得呆了，就被做公的绑了，一步一棍，直打到留守司来。

其时梁中书正坐公厅。左右两行，排列狼虎一般公人七八十个。把卢俊义拿到当面。贾氏和李固也跪在侧边。厅上梁中书大喝道：“你这厮是北京本处百姓良民。如何却去投降梁山泊落草，坐了第二把交椅？如今倒来里勾外连，要打北京！今被擒来，有何理说！”卢俊义道：“小人一时愚蠢，被梁山泊吴用假做卖卦先生来家，口出讹言，煽惑良心，掇赚到梁山泊，软监了两个多月。今日幸得脱身归家，并无歹意。望恩相明镜。

”梁中书喝道：“如何说得过！你在梁山泊中，若不通情，如何住了许多时！现放着你的妻子并李固告状出首，怎地是虚？”李固道：“主人既到这里，招伏了罢。家中壁上现写下藏头反诗，便是老大的证见，不必多说。”贾氏道：“不是我们要害你，只怕你连累我。常言道：一人造反，九族全诛！”卢俊义跪在厅下，叫起屈来。李固道：“主人不必叫屈，是真难灭，是假易除。早早招了，免致吃苦。”贾氏道：“丈夫，虚事难入公门，实事难以抵对。你若做出事来，送了我的性命。不奈有情皮肉，无情杖子。你便招了，也只吃得有数的官司。”李固上下都使了钱，张孔目厅上禀说道：“这个顽皮赖骨，不打如何肯招！”梁中书道：“说的是！”喝叫一声：“打！”左右公人把卢俊义捆翻在地，不由分说，打的皮开肉绽，鲜血进流，昏晕去了三四次。卢俊义打熬不过，仰天叹曰：“是我命中合当横死，我今屈招了罢！”张孔目当下取了招状，讨一面一百斤死囚枷钉了，押去大牢里监禁。府前府后看的人，都不忍见。当日推入牢门，吃了三十杀威棒，押到庭心内，跪在面前。狱子炕上坐着那个两院押牢节级，带管刽子，把手指道：“你认的我么？”卢俊义看了，不敢则声。那人是谁。有诗为证：

两院押牢称蔡福，堂堂仪表气凌云。
腰间紧系青鸾带，头上高悬垫角巾。
行刑问事人倾胆，使索施枷鬼断魂。
满郡夸称铁臂膊，杀人到处显精神。

这两院押狱兼充行刑刽子姓蔡名福，北京土居人氏。因为他手段高强，人呼他为铁臂膊。旁边立着一个嫡亲兄弟，叫做蔡庆。有诗为证：

押獄丛中稱蔡慶，眉濃眼大性剛強。
茜紅衫上描鸚唸，茶褐衣中綉木香。
曲曲領沿深染皂，飄飄博帶淺塗黃。
金環灿烂頭巾小，一朵花枝插鬢旁。
這個小押獄蔡慶，生來愛帶一枝花。

河北人順口，都叫他做一枝花蔡慶。那人拄着一條水火棍，立在哥哥側邊。蔡福道：“你且把這個死囚帶在那一間牢里，我家去走一遭便來。”蔡慶把盧俊義自帶去了。

蔡福起身出離牢門來，只見司前墻下转过一個人來，手里提個飯罐，面帶憂容。蔡福認的是浪子燕青。蔡福問道：“燕小乙哥，你做甚么？”燕青跪在地下，擎着兩行眼淚告道：“節級哥哥，可憐見小人的主人盧員外吃屈官司，又無送飯的錢財！小人城外叫化得這半罐子飯，與主人充飢。節級哥哥怎地做个方便。”說罷，淚如雨下，拜倒在地。蔡福道：“我知此事，你自去送飯，把與他吃。”燕青拜謝了，自進牢里去送飯。蔡福转过州橋來，只見一個茶博士叫住唱喏道：“節級，有個客人在小人茶房內樓上，專等節級說話。”蔡福來到樓上看時，却是主管李固。各施禮罷，蔡福道：“主管有何見教？”李固道：“奸不斲瞞，俏不斲欺，小人的事，都在節級肚里。今夜晚間，只要光前絕後。無甚孝順，五十兩蒜條金在此，送與節級。厅上官吏，小人自去打點。”蔡福笑道：“你不见正厅戒石上刻着‘下民易虐，上苍难欺’？你那瞞心昧己勾当，怕我不知？你又占有了他家私，谋了他老婆，如今把五十两金子与我结果了他性命。日后提刑官下马，我吃不的这等官司！”李固道：“只是节级嫌少，小人再添五十两。”蔡福道：“李固，

你割猫儿尾，拌猫儿饭！北京有名恁地一个卢员外，只值得这一百两金子？你若要我倒地他，不是我诈你，只把五百两金子与我！”李固便道：“金子有在这里，便都送与节级，只要今夜晚些成事。”蔡福收了金子，藏在身边，起身道：“明日早来扛尸。”李固拜谢，欢喜去了。蔡福回到家里，却才进门，只见一人掀起芦帘，随即入来。那人叫声：“蔡节级相见。”蔡福看时，但见那一个人人生得十分标致，且是打扮得整齐。身穿鸦翅青团领，腰系羊脂玉闹妆，头带脚冠，足蹠珍珠履。那人进得门，看着蔡福便拜。蔡福慌忙答礼，便问道：“官人高姓？有何见教？”那人道：“可借里面说话。”蔡福便请入来一个商议阁里，分宾坐下。那人开话道：“节级休要吃惊。在下便是沧州横海郡人氏，姓柴，名进，大周皇帝嫡派子孙，绰号小旋风的便是。只因好义疏财，结识天下好汉，不幸犯罪，流落梁山泊。今奉宋公明哥哥将令差遣前来，打听卢员外消息。谁知被赃官污吏、淫妇奸夫通情陷害，监在死囚牢里，一命悬丝，尽在足下之手。不避生死，特来到宅告知，如是留得卢员外性命在世，佛眼相看，不忘大德。但有半米儿差错，兵临城下，将至濠边，无贤无愚，无老无幼，打破城池，尽皆斩首。久闻足下是个仗义全忠的好汉，无物相送，今将一千两黄金薄礼在此。倘若要捉柴进，就此便请绳索，誓不皱眉。”蔡福听罢，吓得一身冷汗，半晌答应不的。柴进起身道：“好汉做事，休要踌躇，便请一决。”蔡福道：“且请壮士回步，小人自有措置。”柴进便拜道：“既蒙语诺，当报大恩。”出门唤个从人，取出黄金，递与蔡福，唱个喏便走。外面从人，乃是神行太保戴宗，又是一个不会走的！

蔡福得了这个消息，摆拨不下。思量半晌，回到牢中，把上项的事，却对兄弟说了一遍。蔡庆道：“哥哥生平最会断决，

量这些小事，有何难哉！常言道：杀人须见血，救人须救彻！既然有一千两金子在此，我和你替他上下使用。梁中书、张孔目，都是好利之徒，接了贿赂，必然周全卢俊义性命。葫芦提配将出去，救得救不得，自有他梁山泊好汉，俺们干的事便了也。”蔡福道：“兄弟这一论，正合我意。你且把卢员外安顿好处，早晚把些好酒食将息他，传个消息与他。”蔡福、蔡庆两个商议定了，暗地里把金子买上告下，关节已定。

次日，李固不见动静，前来蔡福家催并。蔡庆回说：“我们正要下手结果他。中书相公不肯，已有人分付，要留他性命。你自去上面使用，嘱咐下来，我这里何难？”李固随即又央人去上面使用。中间过钱人去嘱托，梁中书道：“为是押牢节级的勾当，难道教我下手？过一两日，教他自死。”两下里厮推，张孔目已得了金子，只管把文案拖延了日期。蔡福就里又打关节，教及早发落。张孔目将了文案来禀。梁中书道：“这事如何决断？”张孔目道：“小吏看来，卢俊义虽有原告，却无实迹。虽是梁山泊住了许多时，这个是扶同诬误，难问真犯。脊杖四十，刺配三千里，不知相公意下如何？”梁中书道：“孔目见得极明，正与下官相合。”随唤蔡福牢中取出卢俊义来，就当厅除了长枷，读了招状文案，决了四十脊杖，换一具二十斤铁叶盘头枷，就厅前钉了。便差董超、薛霸管押前去，直配沙门岛。原来这董超、薛霸自从开封府做公人，押解林冲去沧州路上害不得林冲，回来被高太尉寻事，刺配北京。梁中书因见他两个能干，就留在留守司勾当。今日又差他两个监押卢俊义。

当下董超、薛霸领了公文，带了卢员外，离了州衙，把卢俊义监在使臣房里，各自归家，收拾行李包裹，即便起程。诗曰：

不亲女色丈夫身，为甚离家忆内人？
谁料室中狮子吼，却能断送玉麒麟。

且说李固得知，只叫得苦。便叫人来请两个防送公人说话。董超、薛霸到得那里酒店内，李固接着，请至阁儿里坐下，一面铺排酒食管待。三杯酒罢。李固开言说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卢员外是我仇家。如今配去沙门岛，路途遥远，他又没一文，教你两个空费了盘缠。急待回来，也得三四个月。我没甚的相送，两锭大银，权为压手。多只两程，少无数里，就僻静去处结果了他性命。揭取脸上金印回来表证，教我知道，每人再送五两蒜条金与你。你们只动得一张文书，留守司房里，我自理会。”董超、薛霸两两相觑，沉吟了半晌。见了两个大银，如何不起贪心。董超道：“只怕行不得。”薛霸便道：“哥哥，这李官人也是个好男子，我们也把这件事结识了他。若有急难之处，要他照管。”李固道：“我不是忘恩失义的人，慢慢地报答你两个。”

董超、薛霸收了银子，相别归家，收拾包裹，连夜起身。卢俊义道：“小人今日受刑，杖疮疼痛，容在明日上路。”薛霸道：“你便闭了鸟嘴！老爷自晦气，撞着你这穷神！沙门岛往回六千里有余，费多少盘缠！你又没一文，教我们如何布摆！”卢俊义诉道：“念小人负屈含冤，上下看觑则个。”董超骂道：“你这财主们闲常一毛不拔，今日天开眼，报应得快！你不要怨帐，我们相帮你走。”卢俊义忍气吞声，只得走动。行出东门，董超、薛霸把衣包雨伞都挂在卢员外枷头上。卢员外一生财主，今做了囚人，无计奈何，那堪又值晚秋天气，纷纷黄叶坠，对对塞鸿飞，忧闷之中，只听的横笛之声。正是：

谁家玉笛弄秋清，撩乱无端恼客情。自是断肠听不得，非干吹出断肠声。

两个公人，一路上做好做恶，管押了行。看看天色傍晚，约行了十四五里，前面一个村镇，寻觅客店安歇。当时小二哥引到后面房里，安放了包裹。薛霸说道：“老爷们苦杀是个公人，那里倒来伏侍罪人？你若要饭吃，快去烧火！卢俊义只得带着枷，来到厨下。向小二哥讨了个草柴，缚做一块，来灶前烧火。小二哥替他淘米做饭，洗刷碗盏。卢俊义是财主出身，这般事却不会做。草柴火把又湿，又烧不着，一齐灭了。甫能尽力一吹，被灰眯了眼睛。董超又喃喃讷讷地骂。做得饭熟，两个都盛去了，卢俊义并不敢讨吃。两个自吃了一回，剩下些残汤冷饭，与卢俊义吃了。薛霸又不住声骂了一回。吃了晚饭，又叫卢俊义去烧脚汤。等得汤滚，卢俊义方敢去房里坐地。两个自洗了脚，掇一盆百煎滚汤，赚卢俊义洗脚。方才脱得草鞋，被薛霸扯两条腿纳在滚汤里，大痛难禁。薛霸道：“老爷伏侍你，颠倒做嘴脸！”两个公人自去炕上睡了。把一条铁索，将卢员外锁在房门背后，声唤到四更。两个公人起来，叫小二哥做饭，自吃饱了，收拾包裹要行。卢俊义看脚时，都是燎浆泡，点地不得。当日秋雨纷纷，路上又滑。卢俊义一步一趔。薛霸拿起水火棍拦腰便打，董超假意去劝。一路上埋冤叫苦。

离了村店，约行了十余里，到一座大林。卢俊义道：“小人其实捱不动了。可怜见权歇一歇！”两个公人带入林子来，正是东方渐明，未有人行。薛霸道：“我两个起得早了，好生困倦，欲要就林子里睡一睡，只怕你走了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小人插翅也飞不去。”薛霸道：“莫要着你道儿，且等老爷缚一缚。”腰间解一麻索来，兜住卢俊义肚皮，去那松树上只一勒，反拽过脚来，绑在树上。薛霸对董超道：“大哥，你去林子外

立着，若有人来撞着，咳嗽为号。”董超道：“兄弟，放手快些个。”薛霸道：“你放心去看着外面。”说罢，拿起水火棍，看着卢员外道：“你休怪我两个，你家主管李固，教我们路上结果你。便到沙门岛也是死，不如及早打发了！你阴司地府不要怨我们。明年今日，是你周年。”卢俊义听了，泪如雨下，低头受死。

薛霸两只手拿起水火棍，望着卢员外脑门上劈将下来。董超在外面只听得一声扑地响，慌忙走入林子里来看时，卢员外依旧缚在树上，薛霸倒仰卧树下，水火棍撇在一边。董超道：“却又作怪！莫不是他使的力猛，倒吃一交？”仰着脸四下里看时，不见动静。薛霸口里出血，心窝里露出三四寸长一枝小小箭杆。却待要叫，只见东北角树上坐着一个人，听的叫声：“着！”撒手响处，董超脖项上早中了箭，两脚踏空，扑地也倒了。

那人托地从树上跳将下来，拔出解腕尖刀，割断绳索，劈碎盘头枷，就树边抱住卢员外放声大哭。卢俊义开眼看时，认得是浪子燕青，叫道：“小乙，莫不是魂魄和你相见么？”燕青道：“小乙直从留守司前跟定这厮两个。见他把主人监在使臣房里，又见李固请去说话。小乙疑猜这厮们要害主人，连夜直跟出城来。主人在村店里时，小乙伏侍在外头。比及五更里起来，小乙先在这里等候。想这厮们必来这林子里下手。被我两弩箭结果了他两个。主人见么？”这浪子燕青那把弩弓，三枝快箭，端的是百发百中。怎见得弩箭好处：弩桩劲裁乌木，山根对嵌红牙。拨手轻衬水晶，弦索半抽金线。背缠绵袋，弯弯如秋月未圆；稳放雕翎急急似流星飞进。卢俊义道：“虽是你强救了我性命，却射死这两个公人，这罪越添得重了，待走那里去的是？”燕青道：“当初都是宋公明苦了主人，今日不

上梁山泊时，别无去处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只是我杖疮发作，脚皮破损，点地不得。”燕青道：“事不宜迟，我背着主人去。”便去公人身边搜出银两，带着弩弓，插了腰刀，拿了水火棍，背着卢俊义，一直望东边行走，不到十数里，早驮不动，见一个小小村店，入到里面，寻房安下，买些酒肉，权且充饥。两个暂时安歇这里。

却说过往人看见林子里射死两个公人在彼，近处社长报与里正得知，却来大名府里首告。随即差官下来检验，却是留守司公人董超、薛霸。回复梁中书，着落大名府缉捕观察，限了日期，要捉凶身。做公的人都来看了：“论这弩箭，眼见得是浪子燕青的。”事不宜迟，一二百做公的分头去。一到处贴了告示，说那两个模样，晓谕远近村坊道店，市镇人家，挨捕捉拿。却说卢俊义正在村店房中将息杖疮，又走不动，只得在那里且住。店小二听得有杀人公事，村坊里排头说来，画两个模样。小二见了，连忙去报本处社长：“我店里有两个人，好生脚叉，不知是也不是。”社长转报做公的去了。

却说燕青为无下饭，拿了弩子去近边处寻几个虫蚁吃；却待回来，只听得满村里发喊。燕青躲在树林里张时，看见一二百做公的，枪刀围定，把俊义缚在车子上，推将过去。燕青要抢出去救时，又无军器，只叫得苦。寻思道：“若不去梁山泊报与宋公明得知，叫他来救，却不是我误了主人性命？”当时取路。行了半夜，肚里又饥，身边没一文。走到一个土冈子上，丛丛杂杂有些树木，就林子里睡到天明。心中忧闷，只听得树枝上喜雀簌簌噪噪，寻思道：“若是射得下来，村坊人家讨些水，煮瀑得熟，也得充饥。”走出林子外，抬头看时，那喜雀朝着燕青噪。燕青轻轻取出弩弓，暗暗问天买卦，望空祈祷，说道：“燕青只有这一只箭了。若是救的主人性命，箭到处灵

雀坠空；若是主人命运合休，箭到灵雀飞去。”搭上箭，叫声：“如意子，不要误我！”弩子响处，正中喜雀后尾，带了那枝箭，直飞下冈子去。

燕青大踏步赶下冈子去，不见了喜雀。正寻之间，只见两个人从前面走来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前头的，带顶猪嘴头巾，脑后两个金裹银环，上穿香皂罗衫，腰系销金搭膊，穿半膝软袜麻鞋，提一条齐眉棍棒。后面的，白范阳遮尘笠子，茶褐攒线袖衫。腰系绯红缠袋，脚穿踢土皮鞋，背了衣包，提条短棒，跨口腰刀。

这两个来的人，正和燕青打个肩厮拍。燕青转回身看了这两个，寻思道：“我正没盘缠，何不两拳打倒两个？夺了包裹，却好上梁山泊。”揣了弩弓，抽身回来。这两个低着头只顾走。燕青赶上，把后面带毡笠儿的后心一拳，扑地打倒；却待拽拳再打那前面的，反被那汉子手起棒落，正中燕青左腿，打翻在地。后面那汉子爬将起来，踏住燕青，掣出腰刀，劈面门便剁。燕青大叫道：“好汉！我死不妨，却谁为主人报信！”那汉便不下刀，收住了手，提起燕青问道：“你这厮报甚么音信？”燕青道：“你问我待怎地？”那前面的好汉把燕青手一拖，却露出手腕上花绣，慌忙问道：“你不是卢员外家甚么浪子燕青？”燕青想道：“左右是死，索性说了，教他捉去，和主人阴魂做一处！”便道：“我正是卢员外家浪子燕青。今要上梁山泊报信，教宋公明救我主人则个。”二人见说，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早是不杀了你，原来正是燕小乙哥！你认得我两个么？”穿皂的不是别人，梁山泊头领病关索杨雄；后面的便是拚命三郎

石秀。杨雄道：“我两个今奉哥哥将令，差往北京，打听卢员外消息。军师与戴宗院长亦随后下山，专候通报。”燕青听得是杨雄、石秀。把上件事都对两个说了。杨雄道：“既是如此说时，我和燕青上山寨报知哥哥，别做个道理。你可自去北京打听消息，便来回报。”石秀道：“最好。”便把包裹与燕青背了。跟着杨雄，连夜上梁山泊来。见了宋江，燕青把上项事备细说了一遍。宋江大惊，便会众头领商议良策。

且说石秀只带自己随身衣服，来到北京城外。天色已晚，入不得城，就城外歇了一宿。次日早饭罢，入得城来。但见人人嗟叹，个个伤情。石秀心疑，来到市心里。只见人家闭户关门。石秀问市户人家时，只见一个老头回言道：“客人，你不知我这北京有个卢员外，等地财主。因被梁山泊贼人掳掠前去，逃得回来，倒吃了一场屈官司。迭配去沙门岛，又不知怎地路上坏了两个公人。昨夜拿来，今日午时三刻，解来这里市曹上斩他。客人可看一看。”石秀听罢，走来市曹上看时，十字路口是个酒楼，石秀便来酒楼上，临街占个阁儿坐了。酒保前来问道：“客官，还是请人，只是独自酌杯？”石秀睁着怪眼说道：“大碗酒，大块肉，只顾卖来，问甚么鸟！”酒保倒吃了一惊。打两角酒，切一大盘牛肉将来。石秀大碗大块，吃了一回。坐不多时，只听得楼下街上热闹，石秀便去楼窗外看时，只见家家闭户，铺铺关门。酒保上楼来道：“客官醉也！楼下出公事，快算了酒钱，别处去回避！”石秀道：“我怕甚么鸟！你快走下去，莫要讨老爷打！”酒保不敢做声，下楼去了。不多时，只见街上锣鼓喧天价来。但见：

两声破鼓响，一棒碎锣鸣。皂纛旗招展如云，柳叶枪交加似雪。犯由牌前引，白混棍后随。押牢节级

狰狞，仗刃公人猛勇。高头马上，监斩官胜似活阎罗；
刀剑林中，掌法吏犹如追命鬼。可怜十字街心里，要
杀含冤负屈人。

石秀在楼窗外看时，十字路口，周回围住法场，十数对刀棒刽子，前排后拥，把卢俊义绑押到楼前跪下。铁臂膊蔡福拿着法刀，一枝花蔡庆扶着枷梢，说道：“卢员外，你自精细看，不是我弟兄两个救你不的，事做拙了！前面五圣堂里，我已安排下你的坐位了。你可一魂去那里领受。”说罢，人丛里一声叫道：“午时三刻到了！”一边开枷，蔡庆早拿住了头，蔡福早掣出法刀在手。当案孔目高声读罢犯由牌，众人齐和一声。楼上石秀，只就那一声和里掣着腰刀在手，应声大叫：“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！”蔡福、蔡庆撒了卢员外，扯了绳索先走。石秀从楼上跳将下来，手举钢刀，杀人似砍瓜切菜。走不迭的，杀翻十数个。一只手拖住卢俊义，投南便走。

原来这石秀不认得北京的路，更兼卢员外惊得呆了，越走不动。梁中书听得报来，大惊，便点帐前头目，引了人马，分头去把城四门关上；差前后做公的，合将拢来。随你好汉英雄，怎出高城峻垒？正是：分开陆地无牙爪，飞上青天欠羽毛。毕竟卢员外同石秀当下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三回

宋江兵打北京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

话说当时石秀和卢俊义两个在城内走投没路，四下里人马合来，众做公的把挠钩搭住，套索绊翻。可怜悍勇英雄，方信寡不敌众。两个当下尽被捉了。解到梁中书面前，叫押过劫法场的贼来。石秀押在厅下，睁圆怪眼，高声大骂：“你这败坏国家害百姓的贼，我听着哥哥将令，早晚便引军来，打你城子，踏为平地，把你砍做三截！先教老爷来和你们说知。”石秀在厅前千贼万贼价骂，厅上众人都唬呆了。梁中书听了，沉吟半晌，叫取大枷来，且把二人枷了，监放死囚牢里。分付蔡福在意看管，休教有失。蔡福要结识梁山泊好汉，把他两个做一处牢里关着，每日好酒好肉与他两个吃。因此不曾吃苦，倒将养得好了。

却说梁中书唤本州新任王太守当厅发落，就城中计点被伤人数，杀死的有七八十个，跌伤头面、磕损皮肤、撞折腿脚者，不计其数。报名在官，梁中书支给官钱，医治烧化了当。次日，城里城外报说将来：“收得梁山泊没头帖子数十张，不敢隐瞒，只得呈上。”梁中书看了，吓得魂飞天外，魄散九霄。帖子上写道：“梁山泊义士宋江，仰示大名府，布告天下：今为大宋朝滥官当道，污吏专权，殴死良民，涂炭万姓。北京卢俊义乃豪杰之士。今者启请上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如何妄徇奸贿，杀

害善良？特令石秀先来报知，不期俱被擒捉。如是存得二人性命，献出淫妇奸夫，吾无侵扰。倘若故伤羽翼，屈坏股肱，便当拔寨兴师，同心雪恨。人兵到处，玉石俱焚。剿除奸诈，殄灭愚顽。天地咸扶，鬼神共佑。谈笑入城，并无轻恕。义夫节妇，孝子顺孙，好义良民，清慎官吏，切勿惊惶，各安职业。谕众知悉。”

当时梁中书看了没头告示，便唤王太守到来商议：“此事如何剖决？”王太守是个善儒之人，听得说了这话，便禀梁中书道：“梁山泊这一伙，朝廷几次尚且收捕他不得，何况我这里一郡之力？倘若这亡命之徒引兵到来，朝廷救兵不迭，那时悔之晚矣！若论小官愚意：且姑存此二人性命。一面写表申奏朝廷，二即奉书呈上蔡太师恩相知道，三者可教本处军马出城下寨，提备不虞。如此，可保北京无事，军民不伤。若将这两个一时杀坏，诚恐寇兵临城，一者无兵解救，二者朝廷见怪，三乃百姓惊慌，城中扰乱，深为未便。”梁中书听

了道：“知府言之极当。”先唤押牢节级蔡福来，便道：“这两个贼徒，非同小可，你若是拘束得紧，诚恐丧命；若教你宽松，又怕他走了。你弟兄两个，早早晚晚，可紧可慢，在意坚固管候发落，休得时刻怠慢。”蔡福听了，心中暗喜：“如此发放，正中下怀。”领了钧旨，自去牢中安慰他两个，不在话下。

只说梁中书便唤兵马都监大刀闻达、天王李成两个，都到厅前商议。梁中书备说梁山泊没头告示，王太守所言之事。两个都监听罢，李成便道：“量这伙草寇，如何敢擅离巢穴？相公何必有劳神思？李某不才，食禄多矣，无功报德，愿施犬马之劳，统领军卒，离城下寨。草寇不来，别作商议。如若那伙强寇，年衰命尽，擅离巢穴，领众前来，不是小将夸口，定令

此贼片甲不回！”梁中书听了大喜，随即取金花绣缎，赏劳二将。两个辞谢，别了梁中书，各回营寨安歇。

次日，李成升帐，唤大小官军上帐商议。旁边走过一人，威风凛凛，相貌堂堂，便是急先锋索超，又出头相见。李成传令道：“宋江草寇，早晚临城，要来打俺北京。你可点本部军兵，离城三十五里下寨。我随后却领军来。”索超得了将令，次日点起本部军兵，至三十五里地名飞虎峪，靠山下寨。次日，李成引领正偏将，离城二十五里地名槐树坡，下了寨栅。周围密布枪刀，四下深藏鹿角，三面掘下陷坑。众军摩拳擦掌，诸将协力同心。只等梁山泊军马到来，便要建功。

话分两头，原来这没头帖子，却是吴学究闻得燕青、杨雄报信，又叫戴宗打听得卢员外、石秀都被擒捉，因此虚写告示，向没人处撒下，及桥梁道路上贴放。只要保全卢俊义、石秀二人性命。戴宗回到梁山泊，把上项事备细与众头领说知。宋江听罢大惊，就忠义堂上打鼓集众，大小头领，各依次序而坐。宋江开话对吴学究道：“当初军师好意，启请卢员外上山来聚义，今日不想却教他受苦，又陷了石秀兄弟。当用何计可救？”吴用道：“兄长放心。小生不才，愿献一计，乘此机会，就取北京钱粮，以供山寨之用。明日是个吉辰，请兄长分一半头领，把守山寨。其余尽随我等去打城池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之言极当。”便唤铁面孔目裴宣，派拨大小军兵，来日起程。黑旋风李逵便道：“我这两把大斧，多时不曾发市，听得打州劫县，他也在厅边欢喜。哥哥拨与我五百小喽罗，抢到北京，把梁中书砍做肉泥，拿住李固和那婆娘碎尸万段，救取卢员外、石秀二人性命，是我心愿。”宋江道：“兄弟虽然勇猛，这北京非比别处州府，且梁中书又是蔡太师女婿，更兼下有李成、闻达，都是万夫不当之勇，不可轻敌。”李逵大叫道：“哥哥这

般长别人志气，灭自己威风！且看兄弟去如何？若还输了，誓不回山。”吴用道：“既然你要去，便教做先锋，点与五百好汉相随，就充头阵，来日下山。”当晚宋江和吴用商议，拨定了人数。裴宣写了告示，送到各寨，各依拨次施行，不得时刻有误。

此时秋末冬初天气，征夫容易披挂，战马易得肥满。军卒久不临阵，皆生战斗之心；各恨不平，尽想报仇之念。得蒙差遣，欢天喜地，收拾枪刀，拴束鞍马，摩拳擦掌，时刻下山。第一拨，当先哨路黑旋风李逵，部领小喽罗五百。第二拨，两头蛇解珍、双尾蝎解宝、毛头星孔明、独火星孔亮。部领小喽罗一千。第三拨，女头领一丈青扈三娘，副将母夜叉孙二娘、母大虫顾大嫂，部领小喽罗一千。第四拨，扑天雕李应，副将九纹龙史进、小尉迟孙新，部领小喽罗一千。中军主将都头领宋江、军师吴用。簇帐头领四员：小温侯吕方、赛仁贵郭盛、病尉迟孙立、镇三山黄信。前军头领霹雳火秦明，副将百胜将韩滔、天目将彭玕。后军头领豹子头林冲，副将铁笛仙马麟、火眼狻猊邓飞。左军头领双鞭呼延灼，副将摩云金翅欧鹏、锦毛虎燕顺。右军头领小李广花荣，副将跳涧虎陈达、白花蛇杨春。并带炮手轰天雷凌振。接应粮草，探听军情头领一员，神行太保戴宗。军兵分拨已定，平明各头领依次而行，当日进发。只留下副军师公孙胜，并刘唐、朱仝、穆弘四个头领，统领马步军兵，守把山寨三关。水寨中，自有李俊等守把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索超正在飞虎峪寨中坐地，只见流星报马前来报说：“宋江军马大小人兵不计其数，离寨约有二三十里，将近到来。”索超听的，飞报李成槐树坡寨内。李成听了，一面报马入城，一面自备了战马，直到前寨。索超接着，说了备细。次日五更造饭，平明拔寨都起。前到庾家疃，列成阵势，摆开一万五千

人马。李成、索超全副披挂，门旗下勒住战马。平东一望，远远地尘土起处，约有五百余人，飞奔前来。李成鞭梢一指，军健脚踏硬弩，手拽强弓。梁山泊好汉，在庾家疃一字儿摆成阵势。只见：

人人都带茜红巾，个个齐穿绯袖袄。鹭鸶腿紧系脚绷，虎狼腰牢拴裹肚。三股叉直进寒光，四棱筒横拖冷雾。柳叶枪，火尖枪，密布如麻；青铜刀，偃月刀，纷纷似雪。满地红旗飘火焰，半空赤帜耀霞光。

东阵上只见一员好汉，当前出马，乃是黑旋风李逵，手搦双斧，睁圆怪眼，咬碎刚牙，高声大叫：“认得梁山泊好汉黑旋风么？”李成在马上看了，与索超大笑道：“每日只说梁山泊好汉，原来只是这等腌臢草寇，何足为道！先锋，你看么！何不先捉此贼？”索超笑道：“割鸡焉用牛刀！自有战将建功，不必主将挂念。”言未绝，索超马后一员首将，姓王，名定，手拈长枪，引领部下一百马军，飞奔冲将过来。李逵胆勇过人，虽是带甲遮护，怎当马军一冲，当时四下奔走。索超引军直赶过庾家疃来。只见山坡背后，锣鼓喧天，早撞出两彪军马。左有解珍、孔亮，右有孔明、解宝，各领五百小喽罗，冲杀将来。索超见他接应军马，方才吃惊，不来追赶，勒马便回。李成问道：“如何不拿贼来？”索超道：“赶过山去，正要拿他，原来这厮们倒有接应人马，伏兵齐起，难以下手。”李成道：“这等草寇，何足惧哉！”将引前部军兵，尽数杀过庾家疃来。只见前面摇旗呐喊，擂鼓鸣锣，又是一彪军马。当先一骑马上却是一员女将，结束得十分标致。有《念奴娇》为证：

玉雪肌肤，芙蓉模样，有天然标格。金铠辉煌鳞甲动，银渗红罗抹额。玉手纤纤，双持宝刃，恁英雄烜赫。眼溜秋波，万种妖娆堪摘。谩驰宝马当前，霜刃如风，要把官兵折馘。粉面尘飞，征袍汗湿，杀气腾胸臆。战士消魂，敌人丧胆，女将中间奇特。得胜归来，隐隐笑生双颊。

且说这扈三娘引军红旗上，金书大字“女将一丈青”。左有顾大嫂，右有孙二娘，引一千余军马，尽是七长八短汉、四山五岳人。李成看了道：“这等军人，作何用处！先锋与我向前迎敌，我却分兵勒捕四下草寇。”索超领了将令，手拞金蘸斧，拍坐下马，杀奔前来。一丈青勒马回头，望山凹里便走。李成分开人马，四下里赶杀。正赶之间，只听的喊声震地，雾气遮天，一彪人马飞也似追来。李成急急退兵十四五里，首尾不能管顾。急退入庾家疃时，左冲出解珍、孔亮，部领人马，赶杀将来；右冲出孔明、解宝，部领人马，又杀到来。三员女将，拔转马头，随后杀来。赶的李成军马四分五落。急待回寨，黑旋风李逵当先拦住。李成、索超冲开人马，夺路而去。比及回寨，大折一阵。宋江军马也不追赶，一面收兵暂歇，扎下营寨。

且说李成、索超慌忙差人入城，报知梁中书，连夜再差闻达速领本部军马，前来助战。李成接着，就槐树坡寨内商议退兵之策。闻达笑道：“疥癩之疾，何足挂意！闻某不才，来日愿决一阵，务要全胜。”当夜商议定了，传令与军士得知。四更造饭，五更披挂。平明进兵。战鼓三通，拔寨都起，前到庾家疃。早见宋江军马，泼风也似价来。但见：

征云冉冉飞晴空，征尘漠漠迷西东。
十万貔貅声震地，车厢火炮如雷轰。
鼙鼓冬冬撼山谷，旌旗猎猎摇天风。
枪影摇空翻玉蟒，剑光耀日飞苍龙。
六师鹰扬鬼神泣，三军英勇貅虎同。
罡星煞曜降凡世，天蓬丁甲离青穹。
银盔金甲濯冰雪，强弓硬弩真难攻。
人人只欲尽忠义，擒王斩将非邀功。
大刀闻达不知量，狂言逞技真雕虫！
飞虎峪中兵四起，星驰电逐无前鋒。
闭关收拾残戈甲，有如脱兔潜葭蓬。

当日大刀闻达便教将军马摆开，强弓硬弩，射住阵脚，花腔鼙鼓擂，杂彩绣旗摇。宋江阵中，早已捧出一员大将，红旗银字，大书“霹雳火秦明”。怎生打扮——

头戴朱红漆笠，身穿绛色袍鲜，
连环锁甲兽吞肩。抹绿战靴云嵌，
凤翅明盔耀日，狮蛮宝带腰悬。
狼牙混棍手中拈，凛凛英雄罕见。

秦明勒马，厉声高叫：“北京滥官污吏听着：多时要打你这城子，诚恐害了百姓良民。好好将卢俊义、石秀送将过来，淫妇奸夫一同解出，我便退兵罢战，誓不相侵！若是执迷不悟，便教昆冈火起，玉石俱焚，只有目前。有话早说，休得俄延！”说犹未了，闻达大怒，便问首将：“谁与我力擒此贼？”说言未了，脑后鸾铃响处，一员大将当先出马。怎生打扮？

耀日兜鍪晃晃，连环铁甲重重。
团花点翠锦袍红，金带钗及成双凤。
鹊画弓藏袋内，狼牙箭插壶中。
雕鞍稳定五花龙，大斧手中摩弄。

这个是北京上将，姓索，名超，因为此人性急，人皆呼他为急先锋。出到阵前，高声喝道：“你这厮是朝廷命官，国家有何负你？你好人不做，却去落草为贼！我今拿住你时，碎尸万段，死有余辜！”这个秦明，又是一个性急的人，听了这话，正是炉中添炭，火上加油，拍马向前，轮狼牙棍直奔将来。索超纵马，直挺秦明。二匹劣马相交，两般军器并举，众军呐喊。斗过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宋江军中先锋队里转过韩滔，就马上拈弓搭箭，觑的索超较亲，飏地只一箭，正中索超左臂。撇了大斧，回马望本阵便走。宋江鞭梢一指，大小三军，一齐卷杀过来。杀的尸横遍野，流血成河，大败亏输。直追过庾家疃，随即夺了槐树坡小寨。当晚闻达直奔飞虎峪，计点军兵，三停去一。宋江就槐树坡寨内屯扎。吴用道：“军兵败走，心中必怯。若不乘势追赶，诚恐养成勇气，急忙难得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之言极当。随即传令，当晚就将精锐得胜军将，分作四路，连夜进发，杀奔城来。

再说闻达奔到飞虎峪，忙忙似丧家之犬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正在寨中商议计策，小校来报：“近山上一带火起！”闻达带领军兵上马看时，只见东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，照的遍山遍野通红。闻达便引军兵迎敌。山后又是马军来到。当先首将小李广花荣，引副将杨春、陈达横杀将来。闻达措手不及，领兵便回飞虎峪。西边山上火把不知其数，当先首将双鞭呼延灼引副

将欧鹏、燕顺冲杀将来。后面喊声又起，却是首将霹雳火秦明引副将韩滔、彭玘并力杀来。闻达军马大乱，拔寨都起。只见前面喊声又起，火光晃耀。却是轰天雷凌振将带副手，从小路直转飞虎峪那边，放起炮来。闻达引军夺路，奔城而去。只见前面鼓声响处，早有一彪军马拦路，火光丛中，闪出首将豹子头林冲，引副将马麟、邓飞截住归路。四下里战鼓齐鸣，烈火竞起。众军乱撞，各自逃生。闻达手舞大刀，杀开条路走，正撞着李成，合兵一处，且战且走。战到天明，已至城下。梁中书听的这个消息，惊的三魂荡荡，七魄幽幽，连忙点军出城，接应败残人马，紧闭城门，坚守不出。次日，宋江军马追来，直抵东门下寨，准备攻城。

且说梁中书在留守司聚众商议，难以解救。李成道：“贼兵临城，事在告急，若是迟延，必至失陷。相公可修告急家书，差心腹之人，星夜赶上京师，报与蔡太师知道，早奏朝廷。调遣精兵前来救应，此是上策；第二，作紧行文关报邻近府县，亦教早早调兵接应；第三，北京城内，着仰大名府起差民夫上城，同心协助，守护城池，准备擂木炮石，踏弩梗弓，灰瓶金汁，晓夜提备。如此可保无虞。”梁中书道：“家书随便修下，谁人去走一遭？”当日差下首将王定，全副披挂，又差数个马军，领了密书，放开城门吊桥，望东京飞报声息，及关报邻近府分，发兵救应。先仰王太守起集民夫上城守护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宋江分调众将，引军围城，东西北三面下寨，只空南门不围。每日引军攻打。一面向山寨中催取粮草，为久屯之计。务要打破北京，救取卢员外、石秀二人。李成、闻达连日提兵出城交战，不能取胜。索超箭疮，将息未得痊可。

不说宋江军兵打城。且说首将王定赍领密书，三骑马直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。门吏转报入去，太师教唤王定进来，直到

后堂拜罢，呈上密书，蔡太师拆开封皮看了大惊，问其备细。王定把卢俊义的事一一说了。“如今宋江领兵围城，声势浩大，不可抵敌。”痲家疃、槐树坡、飞虎峪三处厮杀，尽皆说罢。蔡京道：“鞍马劳困，你且去馆驿内安下，待我会官商议。”王定又禀道：“太师恩相，大名危如累卵，破在旦夕，倘若失陷，河北县郡，如之奈何？望太师恩相早早发兵剿除！”蔡京道：“不必多说，你且退去。”王定去了。

太师随即差当日府干请枢密院官急来商议军情重事。不移时，东厅枢密使童贯引三衙太尉，都到节堂参见太师。蔡京把大名危急之事备细说了一遍：“如今将何计策，用何良将，可退贼兵，以保城郭？”说罢，众官互相厮觑，各有惧色。只见那步司太尉背后转出一人，乃是衙门防御保义使，姓宣，名赞，掌管兵马。此人生的面如锅底，鼻孔朝天，卷发赤须，彪形八尺，使一口钢刀，武艺出众。先前在王府曾做郡马，人呼为丑郡马。因对连珠箭赢了番将，郡王爱他武艺，招做女婿。谁想郡主嫌他丑陋，怀恨而亡。因此不得重用，只做得个兵马保义使。童贯是个阿谀谄佞之徒，与他不能相下，常有嫌疑之心。当时此人忍不住，出班来禀太师道：“小将当初在乡中有个相识，此人乃是汉末三分义勇武字王嫡派子孙，姓关名胜，生的规模与祖上云长相似，使一口青龙偃月刀，人称为大刀关胜。现做蒲东巡检，屈在下僚，此人幼读兵书，深通武艺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若以礼币请他，拜为上将，可以扫清水寨，殄灭狂徒，保国安民。乞取钧旨。”蔡京听罢大喜，就差宣赞为使，赍了文书鞍马，连夜星火前往蒲东，礼请关胜赴京计议。众官皆退。

话休絮繁。宣赞领了文书，上马进发，带将三五个从人，不则一日，来到蒲东巡检司前下马。当日关胜正和郝思文在衙内论说古今兴废之事，闻说东京有使命至，关胜忙与郝思文出

来迎接。各施礼罢，请到厅上坐地。关胜问道：“故人久不相见。今日何事，远劳亲自到此？”宣赞回言：“为因梁山泊草寇攻打北京，宣某在太师面前一力保举兄长有安邦定国之策，降兵斩将之才，特奉朝廷敕旨，太师钧命，彩币鞍马，礼请起行。兄长勿得推却，便请收拾赴京。”关胜听罢大喜，与宣赞说道：“这个兄弟姓郝双名思文，是我拜义弟兄。当初他母亲梦井木犴投胎，因而有孕，后生此人，因此人唤他做井木犴。这兄弟十八般武艺，无有不能。得蒙太师呼唤，一同前去，协力报国，有何不可？”宣赞喜诺，就行催请登程。

当下关胜分付老小，一同郝思文将引关西汉十数个人，收拾刀马盔甲行李，跟随宣赞连夜起程。来到东京，径投太师府前下马。门吏转报蔡太师得知，教唤进。宣赞引关胜、郝思文直到节堂，拜见已罢，立在阶下。蔡京看了关胜，端的好表人材：堂堂八尺五六身躯，细细三柳髭须，两眉入鬓，凤眼朝天，面如重枣，唇若涂朱。太师大喜，便问：“将军青春多少？”关胜答道：“小将三旬有二。”蔡太师道：“梁山泊草寇围困北京城郭，请问良将，愿施妙策，以解其围。”关胜禀道：“久闻草寇占住水洼，惊群动众。今擅离巢穴，自取其祸。若救北京，虚劳人力。乞假精兵数万，先取梁山，后拿贼寇，教他首尾不能相顾。”

太师见说大喜，与宣赞道：“此乃围魏救赵之计，正合吾心。”随即唤枢密院官，调拔山东、河北精锐军兵一万五千，教郝思文为先锋，宣赞为合后，关胜为领兵指挥使，步军太尉段常接应粮草。犒赏三军，限日下起行。大刀阔斧，杀奔梁山泊来。直教：龙离大海，不能驾雾腾云；虎到平川，怎地张牙舞爪？正是：贪观天上中秋月，失却盘中照殿珠。毕竟宋江军马怎地结果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四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

话说蒲东关胜这人惯使口大刀，英雄盖世，义勇过人。当日辞了太师，统领着一万五千人马，分为三队，离了东京，望梁山泊来。

话分两头。且说宋江与同众将，每日北京攻打城池不下。李成、闻达那里敢出对阵？索超箭疮深重，又未平复，更无人出战。宋江见攻打城子不破，心中纳闷，离山已久，不见输赢。是夜在中军帐里闷坐，点上灯烛，取出玄女天书，正看之间，猛然想起围城既久，不见有救兵接应。戴宗回去，尚不见来。默然觉得神思恍惚，寝食不安。忽小校报说：“军师来见。”吴用到得中军帐前，与宋江道：“我等众军围许多时，如何杳无救军来到，城中又不出战？向有三骑马奔出城去，必是梁中书使人去京师告急。他丈人蔡太师必然上紧遣兵，中间必有良将。倘用围魏救赵之计，且不来解此处之急，反去取我梁山山寨，如之奈何？兄长不可不虑。我等先着军士收拾，未可都退。”正说之间，只见神行太保戴宗到来，报说：“东京蔡太师拜请关菩萨玄孙，蒲东郡大刀关胜，引一彪军马飞奔梁山泊来。寨中头领主张不定，请兄长军师早早收兵回来，且解山寨之难。”吴用道：“虽然如此，不可急还。今夜晚间先教步军前行，留下两支军马，就飞虎峪两边埋伏。城中知道我等退军，必然

追赶。若不如此，我兵先乱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言之极当。”传令差小李广花荣引五百军兵，去飞虎峪左边埋伏；豹子头林冲引五百军兵，飞虎峪右边埋伏。再叫双鞭呼延灼引二十五骑马军，带着凌振，将了风火等炮，离城十数里远近，但见追兵过来，随即施放号炮，令其两下伏兵，齐去并杀追兵。一面传令，前队退兵，倒拖旌旗，不鸣战鼓，却如雨散云行，遇兵勿战，慢慢退回。步军队里，半夜起来，次第而行。直至次日巳牌前后，方才尽退。

城上望见宋江军马手拖旗幡，肩担刀斧，纷纷滚滚，拔寨都起，有还山之状。城上看了仔细，报与梁中书知道：“梁山泊军马今日尽数收兵，都回去了。”梁中书听的，随即唤李成、闻达商议。闻达道：“想是京师救军去取他梁山泊，这厮们恐失巢穴，慌忙归去。可以乘势追杀，必擒宋江。”说犹未了，城外报马到来，赍东京文字，约会引兵去取贼巢：“他若退兵，可以速追。”梁中书便叫李成、闻达各带一支军马，从东西两路追赶宋江军马。

且说宋江引兵退回，见城中调兵追赶，舍命便走。直退到飞虎峪那边，只听的背后火炮齐响。李成、闻达吃了一惊，勒住战马看时，后面只见旗幡对刺，战鼓乱鸣。李成、闻达火急回军，左手下撞出李广花荣，右手下撞出豹子林冲，各引五百军马，两边杀来。措手不及，知道中了奸计，火速回军。前面又撞出呼延灼，引着一支马军，大杀一阵。杀的李成、闻达金盔倒纳，衣甲飘零。退入城中，闭门不出。宋江军马，次第而回。早转近梁山泊边，却好迎着丑郡马宣赞拦路。宋江约住军兵，权且下寨。暗地使人从偏僻小路，赴水上山报知，约会水陆军兵，两下救应。

且说水寨内头领船火儿张横，与兄弟浪里白跳张顺当时议

定：“我和你弟兄两个，自来寨中，不曾建功。只看着别人夸能说会，倒受他气。如今蒲东大刀关胜，三路调军打我寨栅。不若我和你两个，先去劫了他寨，捉得关胜，立这件大功，众兄弟面前，也好争口气。”张顺道：“哥哥，我和你只管的一些水军，倘或不相救应，枉惹人耻笑。”张横道：“你若这般把细，何年月日能够建功？你不去便罢，我今夜自去。”张顺苦谏不听。当夜张横点了小船五十余只，每船上只三五人，浑身都是软战，手执苦竹枪，各带蓼叶刀，趁着月光微明，寒露寂静，把小船直抵旱路。此时约有二更时分。

却说关胜正在中军帐里点灯看书，有伏路小校悄悄来报：“芦花荡里，约有小船四五十只，人人各执长枪，尽去芦苇里面两边埋伏，不知何意。特来报知。”关胜听了，微微冷笑。当时暗传号令，教众军俱各如此准备。三军得令，各自潜伏。且说张横将引三二百人，从芦苇中间藏踪蹑迹，直到寨边；拨开鹿角，径奔中军。望见帐中灯烛荧煌，关胜手拈髭髯，坐看兵书。张横暗喜，手搭长枪，抢入帐房里来。旁边一声锣响，众军喊动，如天崩地塌，山倒江翻。吓得张横拖长枪，转身便走。四下里伏兵乱起，可怜会水张横，怎脱平川罗网，二三百人不曾走的一个，尽数被缚，推到帐前。关胜看了，笑骂：“无端草贼，小辈匹夫安敢侮吾！”将张横陷车盛了，其余者尽数监了。“直等捉了宋江，一并解上京师，不负宣赞举荐之意。”

不说关胜捉了张横，却说水寨内三阮头领正在寨中商议，使人去宋江哥哥处听令。只见张顺到来，报道：“我哥哥因不听小弟苦谏，去劫关胜营寨，不料被捉，囚车监了。”阮小七听了，叫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兄弟们同死同生，吉凶相救，你是他嫡亲兄弟，却怎地教他独自去，被人捉了？你不去救，我

弟兄三个自去救他。”张顺道：“为不曾得哥哥将令，却不敢轻动。”阮小七道：“若等将令来时，你哥哥吃他剁做八段！”阮小二、阮小五都道：“说的是。”张顺逆他三个不过，只得依他。当夜四更，点起大小水寨头领，各架船一百余只，一齐杀奔关胜寨来。岸上小军，望见水面上战船如蚂蚁相似，都傍岸边，慌忙报知主帅。关胜笑道：“无见识贼奴，何足为虑！”随即唤首将附耳低言，如此如此。且说三阮在前，张顺在后，呐喊声，抢入寨来。只见寨内枪刀竖立，旌旗不倒，并无一人。三阮大惊，转身便走。帐前一声锣响，左右两边，马军步军，分作八路，簸箕掌，栲栳圈，重重迭迭围裹将来。张顺见不是头，扑通的先跳下水去。三阮夺路便走，急到的水边。后军赶上，挠钩齐下，套索飞来，把这活阎罗阮小七搭住，横拖倒拽捉去了。阮小二、阮小五、张顺却得混江龙李俊带的童威、童猛死救回去。

不说阮小七被捉，囚在陷车之中。且说水军上梁山泊来，刘唐便使张顺从水路里直到宋江寨中，报说这个消息。宋江便与吴用商议，怎生退的关胜。吴用道：“来日决战，且看胜败如何。”话犹未了，猛听得战鼓齐鸣，却是丑郡马宣赞部领三军，直到大寨。宋江举众出迎。看了宣赞在门旗下勒战，便唤：“首将那个出马，先拿这贼？”只见小李广花荣拍马持枪，直取宣赞。宣赞舞刀来迎。一来一往，一上一下，斗到十合，花荣卖个破绽，回马便走。宣赞赶来，花荣就了事环带住钢枪，拈弓取箭，侧坐雕鞍，轻舒猿臂，翻身一箭。宣赞听得弓弦响，却好箭来。把刀只一隔，铮地一声响，射在刀面上。花荣见一箭不中，再取出第二枝箭，看的较近，望宣赞胸膛上射来。宣赞镫里藏身，又躲过了，宣赞见他弓箭高强，不敢追赶，霍地勒回马，跑回本阵。花荣见他不敢赶，连忙便勒转马头，望宣赞

赶来，又取第三枝箭，望得宣赞后心较近，再射一箭。只听得铛地一声响，正射在背心后护心镜上。宣赞慌忙驰马入阵，便使人报与关胜。

关胜得知，便唤小校：“快牵过战马来！”那匹马，头至尾长一丈，蹄至脊高八尺，浑身上下，没一根杂毛，纯是火炭般赤；拴一副皮甲，束三条肚带。关胜全装披挂，绰刀上马，直临阵前。门旗开处，便乃出马，有《西江月》一首为证：

汉国功臣苗裔，三分良将玄孙。
绣旗飘挂动天兵，金甲绿袍相称。
赤兔马腾腾紫雾，青龙刀凛凛寒冰。
蒲东郡内产豪英，义勇大刀关胜。

宋江看了关胜一表非俗，与吴用暗地喝采。回头与众多良将道：“将军英雄，名不虚传！”说言未了，林冲忿怒，便道：“我等兄弟自上梁山泊，大小五七十阵，未尝挫了锐气。军师何故灭自己威风！”说罢，便挺枪出马，直取关胜。关胜见了，大喝道：“水泊草寇，汝等怎敢背负朝廷！单要宋江与吾决战。”宋江在门旗下喝住林冲，纵马亲自出阵，欠身与关胜施礼，说道：“郓城小吏宋江到此谨参，惟将军问罪。”关胜道：“汝为小吏，安敢背叛朝廷？”宋江答道：“盖为朝廷不明，纵容奸臣当道，逸佞专权，设除滥官污吏，陷害天下百姓。宋江等替天行道，并无异心。”关胜大喝：“天兵到此，尚然抗拒，巧言令色，怎敢瞞吾！若不下马受降，着你粉骨碎身！”霹雳火秦明听得大怒，手舞狼牙棍，纵坐下马，直抢过来。关胜也纵马出迎，来斗秦明。林冲怕他夺了头功，猛可里尽抢过来，径奔关胜。三骑马向征尘影里，转灯般厮杀。宋江看了，

恐伤关胜，便教鸣金收兵。林冲、秦明回马阵前，说道：“正待擒捉这厮，兄长何故收军罢战？”宋江道：“贤弟，我等忠义自守，以强欺弱，非所愿也。纵使阵上捉他，此人不伏，亦乃惹人耻笑。吾看关胜英勇之将，世本忠臣，乃祖为神，若得此人上山。宋江情愿让位。”林冲、秦明都不喜欢。当日两边各自收兵。

且说关胜回到寨中，下马卸甲，心中暗忖道：“我力斗二将不过，看看输与他。宋江倒收了军马，不知主何意？”却叫小军推出陷车中张横、阮小七过来，问道：“宋江是个郟城小吏，你这厮们如何伏他？”阮小七应道：“俺哥哥山东、河北驰名，都称做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。你这厮不知礼义之人，如何省得！”关胜低头不语，且教推过陷车。当晚寨中纳闷，坐卧不安。走出中军观看，月色满天，霜华遍地，嗟叹不已。有伏路小校前来报说：“有个胡须将军，匹马单鞭，要见元帅。”关胜道：“你不问他是谁！”小校道：“他又没衣甲军器，并不肯说姓名，只言要见元帅。”关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与我唤来。”没多时，来到帐中，拜见关胜。关胜看了，有些面熟，灯光之下，略也认得。便问是谁。那人道：“乞退左右。”关胜道：“不妨。”那人道：“小将呼延灼的便是。先前曾与朝廷统领连环马军，征进梁山泊。谁想中贼奸计，失陷了军机，不能还乡。听得将军到来，不胜之喜。早间宋江在阵上，林冲、秦明待捉将军，宋江火急收军，诚恐伤犯足下。此人素有归顺之意，独奈众贼不从，暗与呼延灼商议，正要驱使众人归顺。将军若是听从，明日夜间，轻弓短箭，骑着快马，从小路直入贼寨，生擒林冲等寇，解赴京师，共立功勋。”关胜听罢大喜，请入帐，置酒相待。备说宋江专以忠义为主，不幸从贼无辜。二人递相剖露衷情，并无疑心。

次日，宋江举众搦战。关胜与呼延灼商议：“今日可先赢首将，晚间可行此计。”且说呼延灼借副衣甲穿了，彼各上马，都到阵前。宋江阵上大骂呼延灼道：“山寨不曾亏负你半分，因何夤夜私走？”呼延灼回道：“汝等草寇，成何大事！”宋江便令镇三山黄信出马，仗丧门剑，驱坐下马，直奔呼延灼。两马相交，斗不到十合，呼延灼手起一鞭，把黄信打落马下。宋江阵上众军抢出来，扛了回去。关胜大喜，令大小三军一齐掩杀。呼延灼道：“不可追掩。吴用那厮，广有神机。若还赶杀，恐贼有计。”关胜听了，火急收军，都回本寨。到中军帐里，置酒相待，动问镇三山黄信之事。呼延灼道：“此人原是朝廷命官，青州都监，到与秦明、花荣一时落草。今日先杀此贼，挫灭威风。今晚偷营，必然成事。”关胜大喜，传下将令，教宣赞、郝思文两路接应，自引五百马军，轻弓短箭，叫呼延灼引路，至夜二更起身，三更前后，直奔宋江寨中，炮响为号，里应外合，一齐进兵。

是夜月光如昼，黄昏时候，披挂已了，马摘鸾铃，人披软战，军卒衔枚疾走，一齐乘马。呼延灼当先引路，众人跟着。转过山径，约行了半个更次，前面撞见三五十个伏路小军，低声问道：“来的不是呼将军么？宋公明差我等在此迎接。”呼延灼喝道：“休言语，随在我马后走！”呼延灼纵马先行，关胜乘马在后，又转过一层山嘴，只见呼延灼把枪尖一指远远地一碗红灯。关胜勒住马问道：“有红灯处是那里？”呼延灼道：“那里便是宋公明中军。”急催动人马。将近红灯，忽听得一声炮响，众军跟定关胜，杀奔前来。到红灯之下看时，不见一个。便唤呼延灼时，亦不见了。关胜大惊，知道中计，慌忙回马。听得四边山上，一齐鼓响锣鸣，正是慌不择路，众军各自逃生。关胜连忙回马时，只剩得数骑马军跟着。转出山

嘴，又听得树林边脑后一声炮响，四下里挠钩齐出，把关胜拖下雕鞍，夺了刀马，卸去衣甲，前推后拥，拿投大寨里来。

却说林冲、花荣自引一枝军马截住郝思文，回头厮杀。月光之下，遥见郝思文。怎生打扮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千丈凌云豪气，一团筋骨精神。
横枪跃马荡征尘，四海英雄难近。
身着战袍锦绣，七星甲挂龙鳞。
天丁元是郝思文，飞马当前出阵。

林冲大喝道：“你主将关胜中计被擒，你这无名小将，何不下马受缚？”郝思文大怒，直取林冲。二马相交，斗无数合，花荣挺枪助战，郝思文势力不加，回马便走。肋后撞出个女将一丈青扈三娘，撒起红绵套索，把郝思文拖下马来。步军向前，一齐捉住，解投大寨。

话分两处。这边秦明、孙立自引一支军马去捉宣赞，当路正逢此人。那宣赞怎生打扮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卷缩短黄须发，凹兜黑墨容颜。睁开怪眼似双环，
鼻孔朝天仰见。手内钢刀耀雪，护身铠甲连环。海骠
赤马锦鞍鞞，郡马英雄宣赞。

当下宣赞拍马大骂：“草贼匹夫，当吾者死，避我者生！”秦明大怒，跃马挥狼牙棍，直取宣赞。二马相交，约斗数合，孙立侧首过来。宣赞慌张，刀法不依古格，被秦明一棍搠下马来。三军齐喊一声，向前捉住。再有扑天雕李应引领大小军兵，抢奔关胜寨内来。先救了张横、阮小七并被擒水军人等，夺去

一应粮草马匹，却去招安四下败残人马。

宋江会众上山，此时东方渐明。忠义堂上分开坐次，早把关胜、宣赞、郝思文分投解来。宋江见了，慌忙下堂，喝退军卒，亲解其缚，把关胜扶在正中交椅上，纳头便拜，叩首伏罪，说道：“亡命狂徒，冒犯虎威，望乞恕罪。”关胜连忙答礼，闭口无言，手脚无措。呼延灼亦向前来伏罪道：“小可既蒙将令，不敢不依，万望将军免恕虚诞之罪。”关胜看了一班头领，义气深重，回顾与宣赞、郝思文道：“我们被擒在此，所事若何？”二人答道：“并听将令。”关胜道：“无面还京，俺三人愿早赐一死！”宋江道：“何故发此言？将军倘蒙不弃微贱，一同替天行道。若是不肯，不敢苦留，只今便送回京。”关胜道：“人称忠义宋公明，话不虚传。今日我等有家难奔，有国难投，愿在帐下为一小卒。”宋江大喜。当日一面设筵庆贺，一边使人招安逃窜败军，又得了五七千人马。军内有老幼者，随即给散银两，便放回家。一边差薛永赍书往蒲东搬取关胜老小。都不在话下。

宋江正饮宴间，默然想起卢员外、石秀陷在北京，潸然泪下。吴用道：“兄长不必忧心，吴用自有措置。只过今晚，来日再起军兵，去打北京，必然成事。”关胜便起身说道：“小将无可报答不杀之罪，愿为前部。”宋江大喜。次日早晨传令，就教宣赞、郝思文拨回旧有军马，便为前部先锋。其余原打北京头领，不缺一个。再差李俊、张顺将带水占盔甲随去，以次再望北京进发。

这里却说梁中书在城中正与索超起病饮酒，只见探马报道：“关胜、宣赞、郝思文并众军马，俱被宋江捉去，已入伙了。梁山泊军马现今又到。”梁中书听得，唬得目瞪口呆，手脚无措。只见索超禀道：“前者中贼冷箭，今番且复此仇。”梁中

书随即赏了索超，便教引本部人马，出城迎敌。李成、闻达随后调军接应。其时正是仲冬天气，时候正冷，连日彤云密布，朔风乱吼。宋江兵到，索超直至飞虎峪下寨。次日引兵迎敌。宋江引前部吕方、郭盛，上高阜处看关胜厮杀。三通战鼓罢，关胜出阵。只见对面索超出马。当时索超见了关胜，却不认得。随征军卒说道：“这个来的，便是新背反的大刀关胜。”索超听了，并不打话，直抢过来，径奔关胜。关胜也拍马舞刀来迎。两个斗无十合，李成正在中军，看见索超斧怯，战关胜不下，自舞双刀出阵，夹攻关胜。这边宣赞、郝思文见了，各持兵器，前来助战，五骑马搅做一块。宋江在高阜看见，鞭梢一指，大军卷杀过去。李成军马大败亏输，杀得七断八绝，连夜退入城去，坚闭不出。宋江催兵直抵城下，扎住军马。次日，索超亲引一支军马，出城冲突。吴用见了，便教军校迎敌戏战：“他若追来，乘势便退。”此时索超又得了这一阵，欢喜入城。

当晚彤云四合，纷纷雪下。吴用已有计了。暗差步军去北京城外，靠山边河路狭处，掘成陷坑，上用土盖。是夜雪急风严，平明看时，约有二尺深雪。城上望见宋江军马，各有惧色，东西栅立不定。索超看了，便点三百军马，就时追出城来。宋江军马四散奔波而走，却教水军头领李俊、张顺身披软战，勒马横枪，前来迎敌。却才与索超交马，弃枪便走，特引索超陷坑边来。索超是个性急的，那里照顾。这里一边是路，一边是涧。李俊弃马，跳入涧中去了，向着前面，口里叫道：“宋公明哥哥快走！”索超听了，不顾身体，飞马抢过阵来。山背后一声炮响，索超连人和马，攉将下去。

后面伏兵齐起，这索超便有三头六臂，也须七损八伤。正是：烂银深盖藏圈套，碎玉平铺作陷坑。毕竟急先锋索超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五回

托塔天王梦中显圣 浪里白跳水上报冤

话说宋江军中，因这一场大雪，吴用定出这条计策，就这雪中捉了索超，其余军马，都逃入城去，报说索超被擒。梁中书听得这个消息，不由他不慌，传令教众将只是坚守，不许出战。意欲杀了卢俊义、石秀，犹恐激恼了宋江，朝廷急无兵马救应，其祸愈速；只得教监守着二人，再行申报京师，听凭蔡太师处分。

且说宋江到寨，中军帐上坐下，早有伏兵解索超到麾下。宋江见了大喜，喝退军健，亲解其缚，请入帐中，致酒相待。用好言抚慰道：“你看我众兄弟们，一大半都是朝廷军官。盖为朝廷不明，纵容滥官当道，污吏专权，酷害良民，都情愿协助宋江，替天行道，若是将军不弃，同以忠义为主。”杨志向前另叙一礼，又细劝了一番。索超本是天罡星之数，自然凑合，降了宋江。当夜帐中置酒作贺。

次日商议打城。一连打了数日，不得城破。宋江好生忧闷。当夜帐中伏枕而卧，忽然阴风飒飒，寒气逼人。宋江抬头看时，只见天王晁盖欲进不进，叫声：“兄弟，你不回去，更待何时？”立在面前。宋江吃了一惊，急起身问道：“哥哥从何而来？屈死冤仇，不曾报得，心中日夜不安。前者一向不曾致祭，以此显灵，必有见责。”晁盖道：“非为此也。兄弟靠后，阳气

逼人，我不敢近前。今特来报你，贤弟有百日血光之灾，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。你可早早收兵，此为上计。”宋江却欲再问明白，赶向前去说道：“哥哥阴魂到此，望说真实。”被晁盖一推，撒然觉来，却是南柯一梦。便叫小校请军师圆梦。吴用来到中军帐上，宋江说其异事。吴用道：“既是晁天王显圣，不可不依。目今天寒地冻，军马难以久住，权且回山。宁待冬尽春初，雪消冰解，那时再来打城，亦未为晚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之言甚当，只是卢员外和石秀兄弟陷在纒继，度日如年，只望我等弟兄来救。不争我们回去，诚恐这厮们害他性命。此事进退两难。”计议未定。

次日，只见宋江觉道神思疲倦，身体酸疼，头如斧劈，身似笼蒸，一卧不起。众头领都到面前看视。宋江道：“我只觉得背上好生热疼。”众人看时，只见鬓子一般红肿起来。吴用道：“此疾非痲即疽。吾看方书，陷豆粉可以护心，毒气不能侵犯。便买此物，安排与哥哥吃。”一面使人寻药医治，亦不能好。只见浪里白跳张顺说道：“小弟旧在浔阳江时，因母得患背疾，百药不能得治，后请得建康府安道全，手到病除。向后小弟但得些银两，便着人送去与他。今见兄长如此病症，此去东途路远，急速不能便到。为哥哥的事，只得星夜前去，拜请他来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梦晁天王所言：‘百日之灾，则除江南地灵星可治。’莫非正应此人？”宋江道：“兄弟，你若有这个人，快与我去，休辞生受，只以义气为重。星夜去请此人，救我一命。”吴用叫取蒜条金一百两与医人，再将三二十两碎银作为盘缠，分付与张顺：“只今便行，好歹定要和他同来，切勿有误。我今拔寨回山，和他山寨里相会。兄弟可作急快来。”张顺别了众人，背上包裹，望前便去。

且说军师吴用传令诸将：“权且收军，罢战回山。”车子

上载了宋江，连夜起发。北京城内曾经了伏兵之计，只猜他引诱，不敢来追。次日，梁中书见报，说道：“此去未知何意。”李成、闻达道：“吴用那厮诡计极多，只可坚守，不宜追赶。”

话分两头。且说张顺要救宋江，连夜趲行。时值冬尽，无雨即雪，路上好生艰难。更兼慌张，不曾带得雨具。行了十多日，早近扬子江边。是日北风大作，冻云低垂，飞飞扬扬，下了一天大雪。张顺冒着风雪，要过大江，舍命而行。虽是景物凄凉，江内别是几般清致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嘹唳冻云孤雁，盘旋枯木寒鸦。空中雪下似梨花，片片飘琼乱洒。玉压桥边酒旆，银铺渡口鱼槎。前村隐隐两三家，江上晚来堪画。

那张顺独自一个奔至扬子江边，看那渡船时，并无一只，只叫得若。绕着这江边走，只见败苇折芦里面，有些烟起。张顺叫道：“艖公，快把渡船来载我！”只见芦苇簌簌地响，走出一个人来，头戴箬笠，身披蓑衣，问道：“客人要那里去？”张顺道：“我要渡江，去建康府干事至紧，多与你些船钱，渡我则个。”那艖公道：“载你不妨，只是今日晚了，便过江去，也没歇处。你只在我船里歇了，到四更风静月明时，我便渡你过去。多出些船钱与我。”张顺道：“也说的是。”便与艖公钻入芦苇里来。见滩边缆着一只小船，见篷底下一个瘦后生在那里向火。艖公扶张顺下船，走入舱里，把身上湿衣服都脱下来，叫那小后生就火上烘焙。张顺自打开衣包，取出绵被，和身上卷倒在舱里，叫艖公道：“这里有酒卖么？买些来吃也好。”艖公道：“酒却没买处，要饭便吃一碗。”张顺吃了一碗饭，放倒头便睡。一来连日辛若，二来十分托大，到初更左侧，不

觉睡着。那瘦后生向着炭火，烘着上盖的衲袄，看见张顺睡着了，便叫艄公道：“大哥，你见么？”艄公盘将来，去头边只一捏，觉道是金帛之物，把手摇道：“你去把船放开，去江心里下手不迟。”那后生推开篷，跳上岸，解了缆索，上船把竹篙点开，搭上橹，咿咿哑哑地摇出江心里来。艄公在船舱里取缆船索，轻轻地把张顺捆缚做一块，便去船梢艙板底下取出板刀来。张顺却好觉来，双手被缚，挣挫不得。艄公手拿大刀，按在他肩上。张顺道：“好汉，你饶我性命，都把金子与你。”艄公道：“金子也要，你的性命也要。”张顺连声叫道：“你只教我囹圄死，冤魂便不来缠你。”艄公放下板刀，把张顺扑通的丢下水去。那艄公便去打开包来看时，见了许多金银，便没心分与那瘦后生，叫道：“五哥，和你说话。”那人钻入舱里来，被艄公一手揪住，一刀落时，砍的伶仃，推下水去。艄公打并了船中血迹，自摇船去了。

却说张顺是在水底下伏得三五夜的人，一时被推下去，就江底下咬断索子，赴水过南岸时，见树林中隐隐有灯光，张顺爬上岸，水淅淅地，转入林子里看时，却是一个村酒店，半夜里起来榨酒，破壁缝透出灯光。张顺叫开门时，见个老丈，纳头便拜。老儿道：“你莫不是江中被人劫了，跳水逃命的么？”张顺道：“实不相瞒老丈，小人来建康干事。晚了，隔江觅船，不想撞着两个歹人，把小子应有衣服金银尽都劫了，擗入江中。小人却会赴水，逃得性命。公公救度则个。”老丈见说，领张顺入后屋下，把个衲头与他，替下湿衣服来烘，烫些热酒与他吃。老丈道：“汉子，你姓甚么？山东人来这里干何事？”张顺道：“小人姓张。建康府安太医是我兄弟，特来探望他。”老丈道：“你从山东来，曾经梁山泊过？”张顺道：“正从那里经过。”老丈道：“他山上宋头领，不劫来往客人，又不杀

害人性命，只是替天行道。”张顺道：“宋头领专以忠义为主，不害良民，只怪滥官污吏。”老丈道：“老汉听得说，宋江这伙端的仁义，只是救贫济老，那里是我这里草贼？若得他来这里，百姓都快活，不吃这伙滥污官吏薙恼！”张顺听罢道：“公公不要吃惊，小人便是浪里白跳张顺。因为俺哥哥宋公明害发背疮，教我一百两黄金来请安道全。谁想托大在船中睡着，被这两个贼男女缚了双手，擗下江里。被我咬断绳索，到得这里。”老丈道：“你既是那条好汉，我教儿子出来，和你相见。”不多时，后面走出一个后生来。看着张顺便拜道：“小人久闻哥哥大名，只是无缘，不曾拜识。小人姓王，排行第六。因为走跳得快，人都唤小人做活闪婆王定六。平生只好赴水使棒，多曾投师，不得传受，权在江边卖酒度日。却才哥哥被两个劫了的，小人都认得。一个是截江鬼张旺，那一个瘦后生，却是华亭县人，唤做油里鳅孙五。这两个男女，时常在这江里劫人。哥哥放心，在此住几日，等这厮来吃酒，我与哥哥报仇。”张顺道：“感承兄弟好意。我为兄长宋公明，恨不得一日奔回寨里。只等天明，便入城去，请了安太医，回来相会。”王定六把自己衣裳都与张顺换了。连忙置酒相待。不在话下。

次日，天晴雪消，把十数两银子与张顺，且教入建康府来。张顺进得城中，径到槐桥下，看见安道全正在门前货药。张顺进得门，看着安道全，纳头便拜。有首诗单题安道全好处：

肘后良方有百篇，金针玉刃得师传。
重生扁鹊应难比，万里传名安道全。

这安道全祖传内科外科，尽皆医得，以此远方驰名。当时看了张顺，便问道：“兄弟多年不见，甚风吹得到此？”张

顺随至里面，把这闹江州，跟宋江上山的事，一一告诉了。后说宋江见患背疮，特地来请神医；扬子江中，险些儿送了性命，因此空手而来，都实诉了。安道全道：“若论宋公明，天下义士，去走一遭最好。只是拙妇亡过，家中别无亲人，离远不得，以此难出。”张顺苦苦求告：“若是兄长推却不去，张顺也难回去。”安道全道：“再作商议。”张顺百般哀告，安道全方才应允。原来这安道全却和建康府一个烟花娼妓唤做李巧奴时常往来。这李巧奴生的十分美丽，安道全以此眷顾他。有诗为证：

蕙质温柔更老成，玉壶明月逼人清。
步摇宝髻寻春去，露湿凌波带月行。
丹脸笑回花萼丽，朱弘歌罢彩云停。
愿教心地常相忆，莫学章台赠柳情。

当晚就带张顺同去他家，安排酒吃。李巧奴拜张顺为叔叔。三杯五盏，酒至半酣，安道全对巧奴说道：“我今晚就你这里宿歇，明日早和这兄弟去山东地面走一遭，多则是一个月，少是二十余日，便回来望你。”那李巧奴道：“我却不要你去，你若不依我口，再也休上我门！”安道全道：“我药囊都已收拾了，只要动身，明日便去。你且宽心，我便去也，又不耽搁。”李巧奴撒娇撒痴，便倒在安道全怀里，说道：“你若还不依我，去了，我只咒得你肉片片儿飞！”张顺听了这话，恨不得一口水吞吃了这婆娘。看看天色晚了，安道全大醉倒了，搀去巧奴房里，睡在床上。巧奴却来发付张顺道：“你自归去，我家又没睡处。”张顺道：“只待哥哥酒醒同去。”以此发遣他不动，只得安他在门首小房里歇。

张顺心中忧煎，那里睡得着。初更时分，有人敲门。张顺在壁缝里张时，只见一个人闪将入来，便与虔婆说话。那婆子问道：“你许多时不来，却在那里？今晚太医醉倒在房里，却怎生奈何？”那人道：“我有十两金子送与姐姐打些钗环，老娘怎地做个方便，教他和我厮会则个。”虔婆道：“你只在我房里，我叫女儿来。”张顺在灯影下张时，却见是截江鬼张旺。原来这厮但是江中寻得些财，便来他家使。张顺见了，按不住火起。再细听时，只见虔婆安排酒食在房里，叫巧奴相伴张旺。张顺本待要抢入去，却又怕弄坏了事，走了这贼。约莫三更时候，厨下两个使唤的也醉了，虔婆东倒西歪，却在灯前打醉眼子。张顺悄悄开了房门，蹩到厨下，见一把厨刀明晃晃放在灶上；看这虔婆，倒在侧首板凳上。张顺走将入来，拿起厨刀，先杀了虔婆。要杀使唤的时，原来厨刀不甚快，砍了一个人，刀口早卷了。那两个正待要叫，却好一把劈柴斧正在手边，绰起来，一斧一个砍杀了。房中婆娘听得，慌忙开门，正迎着张顺，手起斧落，劈胸膛砍翻在地。张旺灯影下见砍翻婆娘，推开后窗，跳墙走了，张顺懊恼无极，随即割下衣襟，蘸血去粉墙上写道：“杀人者安道全也！”连写数十处。

捱到五更将明，只听得安道全在房中酒醒，便叫巧奴。张顺道：“哥哥，不要则声，我教你看两个人。”安道全起来，看见四个死尸，吓得浑身麻木，颤做一团。张顺道：“哥哥，你见壁上写的么？”安道全道：“你苦了我也！”张顺道：“只有两条路从你行：若是声张起来，我自走了，哥哥却用去偿命；若还你要没事，家中取了药囊，连夜径上梁山泊，救我哥哥。这两件随你行。”安道全道：“兄弟，忒这般短命见识！”有诗为证：

红粉无情只爱钱，临行何事更流连。
冤魂不赴阳台梦，笑煞痴心安道全。

到天明，张顺卷了盘缠，同安道全回家，敲开门，取了药囊，出城来，径到王定六酒店里。王定六接着说道：“昨日张旺从这里过，可惜不遇见哥哥。”张顺道：“我自要干大事，那里且报小仇。”说言未了，王定六报道：“张旺那厮来也。”张顺道：“且不要惊他，看他投那里去。”只见张旺去滩头看船。王定六叫道：“张大哥，你留船来，载我两个亲眷过去。”张旺道：“要趁船快来。”王定六报与张顺。张顺道：“安兄，你可借衣服与小弟穿，小弟衣裳却换与兄弟穿了，才去趁船。”安道全道：“此是何意？”张顺道：“自有主张，兄长莫问。”安道全脱下衣服，与张顺换穿了。张顺戴上头巾，遮尘暖笠影身。王定六背了药囊，走到船边。张旺拢船傍岸，三个人上船。张顺爬入后梢，揭起艙板看时，板刀尚在。张顺拿了，再入船舱里。张旺把船摇开，咿哑之声，直到江心里面。张顺脱去上盖，叫一声：“艄公起来！你看船舱里漏进水来！”张旺不知是计，把头钻入舱里来，被张顺被穉地揪住，喝一声：“强贼，认得前日雪天趁船的客人么？”张旺看了，则声不得。张顺喝道：“你这厮谋了我一百两黄金，又要害我性命！你那个瘦后生那里去了？”张旺道：“好汉，小人得了财。无心分与他，恐他争论，被我杀死，擗入江里去了。”张顺道：“你认得我么？”张旺道：“不识得好汉，只求饶了小人一命。”张顺喝道：“我生在浔阳江边，长在小孤山下，作卖鱼牙子，谁不认得！只因闹了江州，上梁山泊，随从宋公明，纵横天下，谁不惧我！你这厮漏我下船，缚住双手，擗下江心。不是我会识水时，却不送了性命！今日冤仇相见，饶你不得！”就势只一拖，

提在船舱中，把手脚四马攒蹄，捆缚做一块，看看那扬子大江，直擗下去：“也免了你一刀！”张旺性命，眼见得黄昏做鬼。王定六看了，十分叹息。张顺就船内搜出前日金子并零碎银两，都收拾包裹里。三人棹船到岸。张顺对王定六道：“贤弟恩义，生死难忘。你若不弃，便可同父亲收拾起酒店，赶上梁山泊来，一同归顺大义。未知你心下如何？”王定六道：“哥哥所言，正合小弟之心。”说罢分别，张顺和安道全就北岸上路。王定六作辞二人，复上小船，自回家去，收拾行李赶来。

且说张顺与同安道全上得北岸，背了药囊，移身便走。那安道全是文墨的人，不会走路，行不得三十余里，早走不动。张顺请入村店，买酒相待。正吃之间，只见外面一个客人走到面前，叫声：“兄弟，如何这般迟误！”张顺看时，却是神行太保戴宗，扮做客人赶来。张顺慌忙教与安道全相见了，便问宋公明哥哥消息。戴宗道：“如今宋哥哥神思昏迷，水米不吃，看看待死。”张顺闻言，泪如雨下。安道全道：“皮肉血色如何？”戴宗答道：“肌肤憔悴，终夜叫唤，疼痛不止，性命早晚难保。”安道全道：“若是皮肉身体得知疼痛，便可医治，只怕误了日期。”戴宗道：“这个容易。”取了两个甲马，拴在安道全腿上。戴宗自背了药囊，分付张顺：“你自慢来，我同太医前去。”两个离了村店，作起神行法先去了。

且说张顺在本处村店里，一连安歇了两三日，只见王定六背了包裹，同父亲果然过来。张顺接见，心中大喜，说道：“我专在此等你。”王定六问道：“安太医何在？”张顺道：“神行太保戴宗接来迎着，已和他先行去了。”王定六却和张顺并父亲一同起身，投梁山泊来。

且说戴宗引着安道全，作起神行法，连夜赶到梁山泊。寨中大小头领接着，拥到宋江卧榻内。就床上看时，口内一丝两

气。安道全先诊了脉息，说道：“众头领休慌，脉体无事。身躯虽见沉重，大体不妨。不是安某说口，只十日之间，便要复旧。”众人见说，一齐便拜。安道全先把艾焙引出毒气，然后用药，外使敷贴之饵，内用长托之剂。五日之间，渐渐皮肤红白，肉体滋润，饮食渐进。不过十日，虽然疮口未完，饮食复旧。只见张顺引着王定六父子二人，拜见宋江并众头领，诉说江中被劫，水上报冤之事，众皆称叹：“险不误了兄弟之患！”

宋江才得病好，便与吴用商量，要打北京，救取卢员外、石秀。安道全谏道：“将军疮口未完，不可轻动，动则急难痊愈可。”吴用道：“不劳兄长挂心，只顾自己将息，调理体中元阳真气。吴用虽然不才，只就目今春秋时候，定要打破北京城池，救取卢员外、石秀二人性命，擒拿淫妇奸夫，不知兄长意下如何？”宋江道：“若得军师如此扶持，宋江虽死瞑目！”吴用便就忠义堂上传令。有分教：北京城内，变成火窟枪林；大名府中，翻作尸山血海。正是：谈笑鬼神皆丧胆，指挥豪杰尽倾心。毕竟军师吴用说出甚么计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六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

话说吴用对宋江道：“今日幸喜得兄长无事，又得安太医在寨中看视贵疾。此是梁山泊万千之幸。比及兄长卧病之时，小生累累使人去大名探听消息，梁中书昼夜忧惊，只恐俺军马临城。又使人直往北京城里城外市井去处，遍贴无头告示，晓谕居民，勿得疑虑。冤各有头，债各有主，大军到郡，自有对头。因此梁中书越怀鬼胎。东京蔡太师见说降了关胜，天子之前，更不敢提。只是主张招安，大家无事。因此累累寄书与梁中书，教道：“且留卢俊义、石秀二人性命，好做手脚。”宋江见说，便要催趲军马下山去打北京。吴用道：“即今冬尽春初，早晚元宵节近，北京年例，大张灯火。我欲乘此机会。先令城中埋伏，外面驱兵大进，里应外合，可以破之。”宋江道：“此计大妙！便请军师发落。”吴用道：“为头最要紧的，是城中放火为号。你众弟兄中，谁敢与我先去城中放火？”只见阶下走过一人道：“小弟愿往。”众人看时，却是鼓上蚤时迁。时迁道：“小弟幼年间曾到北京。城内有座楼，唤做翠云楼。楼上楼下，大小有百十个阁子。眼见得元宵之夜，必然喧哄。乘空潜地入城。正月十五日夜，盘去翠云楼上，放起火来为号，军师可自调人马劫牢，此为上计。”吴用道：“我心正待如此。你明日天晓，先下山去。只在元宵一更时候，楼上放起火来，

便是你的功劳。”时迁应允，得令去了。

吴用次日却调解珍、解宝扮做猎户，去北京城内官员府里献纳野味。正月十五日夜间，只看火起为号，便去留守司前截住报事官兵。两个听令去了。再调杜迁、宋万扮做柴米客人，推辆车子，去城中宿歇。元宵夜只看号火起时，却来先夺东门。“此是你两个功劳”。两个听令去了。再调孔明、孔亮扮做仆者，去北京城内闹市里房檐下宿歇，只看楼前火起，便去往来接应。两个听令去了。再调李应、史进扮做客人，去北京东门外安歇，只看城中号火起时，先斩把门军士，夺下东门，好做出路。两个听令去了。再调鲁智深、武松扮做行脚僧行，去北京城外庵院挂搭，只看城中号火起时，便去南门外截住大军，冲击去路。两个听令去了。再调邹渊、邹润扮做卖灯客人，直往北京城中，寻客店安歇，只看楼中火起，便去司狱司前策应。两个听令去了。再调刘唐、杨雄扮作公人，直去北京州衙前宿歇，只看号火起时，便去截住一应报事人员，令他首尾不能救应。两个听令去了。再调公孙胜先生扮做游道士，却教凌振扮做道童跟着，将带风火、轰天等炮数百个，直去北京城内净处守待，只看号火起时施放。两个听令去了。再调张顺跟随燕青，从水门里入城，径奔卢员外家，单捉淫妇奸夫。再调王矮虎、孙新、张青、扈三娘、顾大嫂、孙二娘扮做三对村里夫妻，入城看灯，寻至卢俊义家中放火。再调柴进带同乐和，扮做军官，直去蔡节级家中，要保救二人性命。调拨已定，众头领俱各听令去了。各各遵依军令，不可有误。

此是正月初头，不说梁山泊好汉依次各各下山进发，且说北京梁中书唤过李成、闻达、王太守等一干官员，商议放灯一事。梁中书道：“年例北京大张灯火，庆贺元宵，与民同乐，全似东京体例。如今被梁山泊贼人两次侵境，只恐放灯因而惹

祸，下官意欲住歇放灯，你众官心下如何计议？”闻达便道：“想此贼人，潜地退去，没头告示乱贴，此是计穷，必无主意。相公何必多虑。若还今年不放灯时，这厮们细作探知，必然被他耻笑。可以传下钧旨，晓示居民：比上年多设花灯，添扮社火，市心中添搭两座鳌山。照依东京体例，通宵不禁，十三至十七，放灯五夜。教府尹点视居民，勿令缺少。相公亲自行春，务要与民同乐。闻某亲领一彪军马出城，去飞虎峪驻扎，以防贼人奸计。再着李都监亲引铁骑马军，绕城巡逻，勿令居民惊忧。”梁中书见说大喜。众官商议已定，随即出榜，晓谕居民。

这北京大名府是河北一个大郡，冲要去处，却有诸路买卖，云屯雾集。只听放灯，都来赶趁。在城坊隅巷陌，该管厢官每日点视，只得装扮社火。豪富之家，各自去赛花灯，远者三二百里去买，近者也过百十里之外。便有客商，年年将灯到城货卖。家家门前扎起灯棚，都要赛挂好灯，巧样烟火。户内缚起山棚，摆放五色屏风炮灯，四边都挂名人书画并奇异古董玩器之物。在城大街小巷，家家都要点灯。大名府留守司州桥边，搭起一座鳌山，上面盘红黄纸龙两条，每片鳞甲上点灯一盏，口喷净水。去州桥河内周围上下，点灯不计其数。铜佛寺前扎起一座鳌山，上面盘着一条白龙，四面灯火不计其数。原来这座酒楼，名贯河北，号为第一。上有三檐滴水，雕梁绣柱，极是造得好。楼上楼下，有百十处阁子，终朝鼓乐喧天，每日笙歌聒耳。城中各处吕观寺院佛殿法堂中，各设灯火，庆赏丰年。三瓦两舍，更不必说。

那梁山泊探细人得了这个消息，报上山来，吴用得知大喜，去对宋江说知备细。宋江便要亲自领兵去打北京。安道全谏道：“将军疮口未完，切不可轻动。稍若怒气相侵，实难痊愈。”吴用道：“小生替哥哥走一遭。”随即与铁面孔目裴宣，点拨

八路军马：第一队，双鞭呼延灼引领韩滔、彭玘为前部，镇三山黄信在后策应，都是马军。前者呼延灼阵上打了的，是假的，故意要赚关胜，故设此计。第二队，豹子头林冲引领马麟、邓飞为前部，小李广花荣在后策应，都是马军。第三队，大刀关胜引领宣赞、郝思文为前部，病尉迟孙立在后策应，都是马军。第四队，霹雳火秦明引领欧鹏、燕顺为前部，青面兽杨志在后策应，都是马军。第五队，却调步军头领没遮拦穆弘将引杜兴、郑天寿。第六队，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将引李立、曹正。第七队，步军头领插翅虎雷横

将引施恩、穆春。第八队，步军头领混世魔王樊瑞将引项充、李袞。这八路马步军兵，各自取路，即今便要起行，毋得时刻有误。正月十五日二更为期，都要到北京城下。马军步军，一齐进发。那八路人马依令下山，其余头领，尽跟宋江保守山寨。

且说时迁是个飞檐走壁的人，不从正路入城，夜间越墙而过。城中客店内却不着单身客人，他自白日在街上闲走，到晚来东岳庙内神座底下安身。正月十三日，却在城中往来观看居民百姓搭缚灯棚，悬挂灯火。正看之间，只见解珍、解宝挑着野味，在城中往来观看；又撞见杜迁、宋万两个从瓦子里走将出来。时迁当日先去翠云楼打一个趂，只见孔明披着头发，身穿羊皮破衣，右手拄一条杖子，左手拿个碗，腌腌臢臢，在那里求乞。见了时迁，打抹他去背后说话。时迁道：“哥哥，你这般一个汉子，红红白白面皮，不象叫化的，北京做公的多，倘或被他们看破，须误了大事。哥哥可以躲闪回避。”说不了，又见个丐者从墙边来，看时，却是孔亮。时迁道：“哥哥，你又露出雪也似白面来，亦不象忍饥受饿的人。这般模样，必然决撒。”却才道罢，背后两个人劈角儿揪住喝道：“你们做得

好事！”回头看时，却是杨雄、刘唐。时迁道：“你惊杀我也！”杨雄道：“都跟我来。”带去僻静处埋怨道：“你三个好汉分晓，却怎地在那里说话！倒是我两个看见，倘若被他眼明手快的公人看破，却不误了哥哥大事？我两个都已见了，弟兄们不必再上街去。”孔明道：“邹渊、邹润自在街上卖灯。鲁智深、武松已在城外庵里。再不必多说，只顾临期各自行事。”五个说了，都出到一个寺前，正撞见一个先生从寺里出来。众人抬头看时，却是入云龙公孙胜，背后凌振扮做道童跟着。七个人都点头会意，各自去了。

看看相近上元，梁中书先令大刀闻达将引军马出城去飞虎峪驻扎，以防贼寇。十四日，却令李天王李成亲引铁骑马军五百，全副披挂，绕城巡视。次日，正是正月十五日上元佳节，好生清明，黄昏月上，六街三市，各处坊隅巷陌，点放花灯，大街小巷，都有社火。有诗为证：

北京三五风光好，膏雨初晴春意早。
银花火树不夜城，陆地拥出蓬莱岛。
烛龙衔照夜光寒，人民歌舞欣时安。
五凤羽扶双贝阙，六鳌背驾三神山。
红妆女立朱帘下，白面郎骑紫骝马。
笙箫嘹亮入青云，月光清射鸳鸯瓦。
翠云楼高侵碧天，嬉游来往多婵娟。
灯球灿烂若锦绣，王孙公子真神仙。
游人鞦韆尚未绝，高楼顷刻生云烟。

是夜节级蔡福分付，教兄弟蔡庆看守着大牢：“我自回家看看便来。”方才进得家门，只见两个人闪将入来：前面那个

军官打扮，后面仆者模样。灯光之下看时，蔡福认得是小旋风柴进，后面的已自是铁叫子乐和。蔡节级只认得柴进，便请入里面去，现成杯盘，随即管待。柴进道：“不必赐酒。在下到此，有件紧事相央。卢员外、石秀全得足下相觑，称谢难尽，今晚小子就欲大牢里赶此元宵热闹，看望一遭，望你相烦引进，休得推却。”蔡福是个公人，早猜了八分。欲待不依，诚恐打破城池，都不见了好处，又陷了老小一家人口性命。只得担着血海的干系，便取些旧衣裳，教他两个换了，也扮做公人，换了巾帻，带柴进、乐和径奔牢中去了。

初更左右，王矮虎、一丈青、孙新、顾大嫂、张青、孙二娘三对儿村里夫妇，乔乔画画，装扮做乡村人，挨在人丛里，便入东门去了。公孙胜带同凌振，挑着荆菱，去城隍庙里廊下坐地。这城隍庙只在州衙侧边。邹渊、邹润挑着灯，在城中闲走。杜迁、宋万各推一辆车子，径到梁中书衙前，闪在人闹处。原来梁中书衙，只在东门里大街住。刘唐、杨雄各提着水火棍，身边都自有暗器，来州桥上两边坐定。燕青领了张顺，自从水门里入城，静处埋伏。都不在话下。

不移时，楼上鼓打二更。却说时迁挟着一个蓝儿，里面都是硫黄、焰硝，放火的药头，蓝儿上插几朵闹鹅儿，簪入翠云楼后。走上楼去，只见阁子内吹笙箫、动鼓板，掀云闹社，子弟们闹闹穰穰，都在楼上打哄赏灯。时迁上到楼上，只做卖闹鹅儿的，各处阁子里去看。撞见解珍、解宝，拖着钢叉，叉上挂着兔儿，在阁子前看。时迁便道：“更次到了，怎生不见外面动弹？”解珍道：“我两个方才在楼前，见探马过去，多管兵马到了。你只顾去行事。”

言犹未了，只见楼前都发起喊来，说道：“梁山泊军马到了西门外。”解珍分付时迁：“你自快去，我自去留守司前接

应。”奔到留守司前，只见败残军马一齐奔入城来，说道：“闻大刀吃劫了寨也！梁山泊贼寇引军都赶到城下。”李成正在城上巡逻，听见说了，飞马来到了留守司前，教点军兵，分付闭上城门，守护本州。

却说王太守亲引随从百余人，长枷铁锁，在街镇压。听得报说这话，慌忙到留守司前。

却说梁中书正在衙前闲坐，初听报说，尚自不甚慌。次后没半个更次，流星探马，接连报来，吓得魂不附体，慌忙快叫备马。

说言未了，只见翠云楼上烈焰冲天，火光夺月，十分浩大。梁中书见了，急上得马。却待要去看时，只见两条大汉推两辆车子，放在当路，便去取碗挂的灯来，望车子上点着，随即火起。梁中书要出东门时，两条大汉口称：“李应、史进在此！”手拈扑刀，大踏步杀来。把门官军吓得走了，手边的伤了十数个。杜迁、宋万却好接着出来，四个合做一处，把住东门。梁中书见不是头势，带领随行伴当，飞奔南门。南门传说道：“一胖大和尚轮动铁禅杖，一个虎面行者掣出双戒刀，发喊杀入城来。”梁中书回马，再到留守司前，只见解珍、解宝手捻钢叉，在那里东撞西撞；急待回州衙，不敢近前。王太守却好过来，刘唐、杨雄两条水火棍齐下，打得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死于街前。虞候押番，各逃残生去了。梁中书急急回马奔西门，只听得城隍庙里火炮齐响，轰天震地。邹渊、邹润手拿竹竿，只顾就房檐下放起火来。南瓦子前，王矮虎、一丈青杀将来。孙新、顾大嫂身边掣出暗器，就那里协助。铜佛寺前，张青、孙二娘入去，爬上鳌山，放起火来。此时北京城内百姓黎民，一个个鼠窜狼奔，一家家神号鬼哭，四下里十数处火光亘天，四方不辨。

却说梁中书奔到西门，接着李成军马，急到南门城上，勒住马在鼓楼上看时，只见城下兵马摆满，旗号上写着“大将呼延灼”，火焰光中，抖擞精神，施逞骁勇；左有韩滔，右有彭玘，黄信在后，催动人马，雁翅一般横杀将来，随到门下。梁中书出不得城去，和李成躲在北门城下，望见火光明亮，军马不知其数，却是豹子头林冲跃马横枪，左有马麟，右有邓飞，花荣在后，催动人马，飞奔将来。再转东门，一连火把丛中，只见没遮拦穆弘，左有杜兴，右有郑天寿，三筹步军好汉当先，手捻扑刀，引领一千余人，杀入城来。梁中书径奔南门，舍命夺路而走。吊桥边火把齐明，只见黑旋风李逵，左有李立，右有曹正。李逵浑身脱剥，咬定牙根，手搭双斧，从城濠里飞杀过来；李立，曹正一齐俱到，李成当先，杀开条血路，奔出城来，护着梁中书便走。只见左手下杀声震响，火把丛中军马无数，却是大刀关胜，拍动赤兔马，手舞青龙刀，径抢梁中书。李成手举双刀，前来迎敌。那时李成无心恋战，拨马便走。左有宣赞，右有郝思文，两肋里撞来。孙立在后，催动人马并力杀来。正斗间，背后赶上小李广花荣，拈弓搭箭，射中李成副将，翻身落马。李成见了，飞马奔走。未及半箭之地，只见右手下锣鼓乱鸣，火光夺目，却是霹雳火秦明，跃马舞棍，引着燕顺、欧鹏；背后杨志，又杀将来。李成且战且走，折军大半，护着梁中书，冲路走脱。

话分两头，却说城中之事，杜迁、宋万去杀梁中书老小一门良贱。刘唐、杨雄去杀王太守一家老小。孔明、孔亮已从司狱司后墙爬将入去。邹渊、邹润却在司狱司前接住往来之人。大牢里柴进、乐和看见号火起了，便对蔡福、蔡庆道：“你弟兄两个见也不见？更待几时？”蔡庆在门边看时，邹渊、邹润早撞开牢门，大叫道：“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！好好送出卢员

外、石秀哥哥来！”蔡庆慌忙报蔡福时，孔明、孔亮早从牢屋上跳将下来。不由他弟兄两个肯与不肯，柴进身边取出器械，便去开枷，放了卢俊义、石秀。柴进说与蔡福：“你快跟我去家中保护老小！”一齐都出牢门来。邹渊、邹润接着，合做一处。蔡福、蔡庆跟随柴进，来家中保全老小。卢俊义将引石秀、孔明、孔亮、邹渊、邹润五个弟兄，径奔家中，来捉李固、贾氏。

却说李固听得梁山泊好汉引军马入城，又见四下里火起，正在家中有些眼跳，便和贾氏商量，收拾了一包金珠细软背了，便出门奔走。只听得排门一带都倒，正不知多少人抢将入来。李固和贾氏慌忙回身，便望里面开了后门，趲过墙边，径投河下来寻自家躲避处。只见岸上张顺大叫：“那婆娘走那里去！”李固心慌，便跳下船中去躲。却待攒入舱里，又见一个人伸出手来，劈角儿揪住，喝道：“李固，你认得我么？”李固听得是燕青的声音，慌忙叫道：“小乙哥，我不曾和你有甚冤仇，你休得揪我上岸！”岸上张顺早把那婆娘挟在肋下，拖到船边。燕青拿了李固，都望东门来了。

再说卢俊义奔到家中，不见了李固和那婆娘，且叫众人把应有家私金银财宝，都搬来装在车子上，往梁山泊给散。

却说柴进和蔡福到家中收拾家资老小，同上山寨。蔡福道：“大官人，可救一城百姓，休教残害。”柴进见说，便去寻军师吴用。比及柴进寻着吴用，急传下号令去，教休杀害良民时，城中将及损伤一半。但见：

烟迷城市，火燎楼台。红光影里碎琉璃，黑焰丛中烧翡翠。娱人傀儡，顾不得面是背非；照夜山棚，谁管取前明后暗。斑毛老子，猖狂燎尽白髭须；绿发

儿郎，奔走不收华盖伞。踏竹马的暗中刀枪，舞鲍老的难免刃槊。如花仕女，人丛中金坠玉崩；玩景佳人，片时间星飞云散。可惜千年歌舞地，翻成一片战争场。

当时天色大明，吴用、柴进在城内鸣金收军。众头领却接着卢员外并石秀，都到留守司相见。备说牢中多亏了蔡福、蔡庆两弟兄两个看觑，已逃得残生。燕青、张顺早把这李固、贾氏解来。卢俊义见了，且教燕青监下，自行看管，听候发落。不在话下。

再说李成保护梁中书出城逃难，又撞着闻达领着败残军马回来，合兵一处，投南便走。正走之间，前军发起喊来，却是混世魔王樊瑞，左有项充，右有李衮，三筹步军好汉舞动飞刀飞枪，直杀将来。背后又是插翅虎雷横，将引施恩、穆春，各引一千步军，前来截住退路。正是：狱囚遇赦重回禁，病客逢医又上床。毕竟梁中书一行人马怎地计结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七回

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

话说当下梁中书、李成、闻达慌速寻得败残军马，投南便走。正行之间，又撞着两队伏兵，前后掩杀。李成当先，闻达在后，护着梁中书，并力死战，撞透重围，脱得大难。头盔不整，衣甲飘零，虽是折了人马，且喜三人逃得性命，投西去了。樊瑞引项充、李衮乘势追赶不上，自与雷横、施恩、穆春等，同回北京城内听令。

再说军师吴用在城中传下将令，一面出榜安民，一面救灭了火。梁中书、李成、闻达、王太守各家老小，杀的杀了，走的走了，也不来追究。便把大名府藏打开，应有金银宝物，缎匹绫锦。都装载上车。又开仓廩，将粮米俵济满城百姓了，余者亦装载上车，将回梁山泊仓用。号令众头领人马，都皆完备。把李固、贾氏钉在陷车内，将军马拨作三队，回梁山泊来，正是：鞍上将敲金镫响，马前军唱凯歌回。却叫戴宗先去报宋公明。

宋江会集诸将下山迎接，都到忠义堂上。宋江见了卢俊义，纳头便拜。卢俊义慌忙答礼。宋江道：“我等众人，欲请员外上山同聚大义，不想却遭此难，几被倾送，寸心如割。皇天垂佑，今日再得相见，大慰平生。”卢俊义拜谢道：“上托兄长虎威，深感众头领之德，齐心并力，救拔贱体，肝胆涂地，难

以报答。”便请蔡福、蔡庆拜见宋江，言说：“在下若非此二人，安得残生到此！”称谢不尽。当下宋江要卢员外为尊，卢俊义拜道：“卢某是何等之人，敢为山寨之主？若得与兄长执鞭坠镫，愿为一卒，报答救命之恩，实为万幸！”宋江再三拜请，卢俊义那里肯坐。只见李逵道：“哥哥若让别人做山寨之主，我便杀将起来！”武松道：“哥哥只管让来让去，让得弟兄们心肠冷了！”宋江大喝道：“汝等省得甚么！不得多言！”卢俊义慌忙拜道：“若是兄长苦苦相让，着卢某安身不牢。”李逵叫道：“今朝都没事了，哥哥便做皇帝，教卢员外做丞相，我们都做大官，杀去东京，夺了鸟位，却不强似在这里鸟乱！”宋江大怒，喝骂李逵。吴用劝道：“且教卢员外东边耳房安歇，宾客相待。等日后有功，却再让位。”宋江方才欢喜，就叫燕青一处安歇。另拨房屋，叫蔡福、蔡庆安顿老小。关胜家眷，薛永已取到山寨。

宋江便叫大设筵宴，犒赏马步水三军，令大小头目并众喽罗军健，各自成团作队去吃酒。忠义堂上，设宴庆贺。大小头领相谦相让，饮酒作乐。卢俊义起身道：“淫妇奸夫，擒捉在此，听候发落。”宋江笑道：“我正忘了，叫他两个过来。”众军把陷车打开，拖出堂前。李固绑在左边将军柱上，贾氏绑在右边将军柱上。宋江道：“休问这厮罪恶，请员外自行发落。”卢俊义手拿短刀，自下堂来，大骂泼妇贼奴，就将二人割腹剜心，凌迟处死；抛弃尸首，上堂来拜谢众人。众头领尽皆作贺，称赞不已。

且不说梁山泊大设筵宴，犒赏马步水三军，却说北京梁中书探听得梁山泊军马退去，再和李成、闻达引领败残军马，入城来看觑老小时，十损八九，众皆号哭不已。比及邻近起军追赶梁山泊人马时，已自去得远了，且教各自收军。梁中书的夫

人躲得在后花园中，逃得性命，便叫丈夫写表申奏朝廷，写书教太师知道，早早调兵遣将，剿除贼寇报仇。抄写民间被杀死者五千余人，中伤者不计其数。各部军马，总折却三万有余。首将赍了奏文蜜书上路，不则一日，来到东京太师府前下马。门吏转报，太师教唤入来。首将直至节堂下拜见了，呈上密书申奏，诉说打破北京，贼寇浩大，不能抵敌。蔡京初意欲苟且招安，功归梁中书身上，自己亦有荣宠。今见事体败坏难遮掩，便欲主战，因大怒道：“且教首将退去！”

次日五更，景阳钟响，待漏院众集文武群臣，蔡太师为首，直临玉阶，面奏道君皇帝。天子览奏大惊。有谏议大夫赵鼎出班奏道：“前者往往调兵征发，皆折兵将，盖因失其地利，以致如此。以臣愚意，不若降敕赦罪招安，诏取赴阙，命作良臣，以防边境之害。”蔡京听了大怒，喝叱道：“汝为谏议大夫，反灭朝廷纲纪，猖獗小人，罪合赐死！”天子曰：“如此，目下便令出朝。”当下革了赵鼎官爵，罢为庶人。当朝谁敢再奏？有诗为证：

玺书抬抚是良谋，却把忠言作寇仇。
一自老成人去后，梁山军马不能收。

天子又问蔡京道：“似此贼势猖獗，可遣谁人剿捕？”蔡太师奏道：“臣量这等山野草贼，安用大军，臣举凌州有二将：一人姓单名廷皂，一人姓魏名定国，现任本州团练使。伏乞陛下圣旨，星夜差人，调此一枝人马，克日扫清水泊。”天子大喜，随即降写敕符，着枢密院调遣。天子驾起，百官退朝，众官暗笑。次日，蔡京会省院差官，赍捧圣旨敕符投凌州来。

再说宋江水浒寨内，将北京所得的府库金宝钱物给赏与马

步水三军，连日杀牛宰马，大排筵宴，庆贺卢员外。虽无庖凤烹龙，端的肉山酒海。众头领酒至半酣，吴用对宋江等说道：“今为卢员外打破北京，杀损人民，劫掠府库，赶得梁中书等离城逃奔，他岂不写表申奏朝廷？况他丈人是当朝太师，怎肯干罢？必然起军发马，前来征讨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所虑，最为得理。何不使人连夜去北京探听虚实，我这里好做准备。”吴用笑道：“小弟已差人去了，将次回也。”正在筵会之间商议未了，只见原差探事人到来，报说：“北京梁中书果然申奏朝廷，要调兵征剿。有谏议大夫赵鼎奏请招安，致被蔡京喝骂，削了赵鼎官职。如今奏过天子，差人赍捧敕符往凌州调遣单廷珪、魏定国两个团练使，起本州军马前来征讨。”宋江便道：“似此如何迎敌？”吴用道：“等他来时，一发捉了。”关胜起身对宋江、吴用道：“关某自从上山，深感仁兄厚待，不曾出得半分气力。单廷珪、魏定国蒲城多曾相会。久知单廷珪那厮，善能用水浸兵之法，人皆称为圣水将军；魏定国这厮，精熟火攻兵法，上阵专能用火器取人因此呼为神火将军。凌州是本境，兼管本州兵马，取此二人为部下。小弟不才，愿借五千军兵，不等他二将起行，先在凌州路上接住。他若肯降时，带上山来；若不肯投降，必当擒来，奉献兄长。亦不须用众头领张弓挟矢，费力劳神。不知尊意若何？”宋江大喜，便叫宣赞、郝思文二将就跟着一同前去。关胜带了五千军马，来日下山。次早，宋江与众头领在金沙滩寨前饯行，关胜三人引兵去了。

众头领回到忠义堂上，吴用便对宋江说道：“关胜此去，未保其心。可以再差良将，随后监督，就行接应。”宋江道：“吾观关胜义气凛然，始终如一，军师不必多疑。”吴用道：“只恐他心不似兄长之心，可再叫林冲、杨志领兵，孙立、黄信为副将，带领五千人马，随即下山。”李逵便道：“我也去

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此一去用你不着，自有良将建功。”李逵道：“兄弟若闲，便要生病。若不叫我去时，独自也要去走一遭。”宋江喝道：“你若不听我的军令，割了你头！”李逵见说，闷闷不已，下堂去了。

不说林冲、杨志领兵下山，接应关胜。次日，只见小军来报：“黑旋风李逵昨夜二更，拿了两把板斧，不知那里去了！”宋江见报，只叫得若：“是我夜中冲撞了他这几句言语，多管是投别处去了！”吴用道：“兄长，非也。他虽粗卤，义气倒重，不到得投别处去。多管是过两日便来。兄长放心！”宋江心慌，先使戴宗去赶，后着时迁、李云、乐和、王定六四个首将分四路去寻。

且说李逵是夜提着两把板斧下山，抄小路径投凌州去。一路上自寻思道：“这两个鸟将军，何消得许多军马去征他！我且抢入城中，一斧一个都砍杀了，也教哥哥吃一惊！也和他们争得一口气！”走了半日，走得肚饥，原来贪慌下山，不曾带得盘缠。多时不做这买卖，寻思道：“只得寻个鸟出气的。”正走之间，看见路旁一个村酒店，李逵便入去里面坐下，连打了三角酒，二斤肉吃了，起身便走。酒保拦住讨钱。李逵道：“待我前头去寻得些买卖，却把来还你！”说罢，便动身。只见外面走入个彪形大汉来，喝道：“你这黑厮，好大胆！谁开的酒店，你来白吃不肯还钱！”李逵睁着眼道：“老爷不拣那里，只是白吃！”那汉道：“我对你说时，惊得你尿流屁滚！老爷是梁山泊好汉韩伯龙的便是！本钱都是宋江哥哥的。”李逵听了暗笑：“我山寨里那里认得这个鸟人！”原来韩伯龙曾在江湖上打家劫舍，要来上梁山泊入伙，却投奔了旱地忽律朱贵，要他引见宋江。因是宋公明生发背疮，在寨中又调兵遣将，多忙少闲，不曾见得。朱贵权且教他在村中卖酒。当时李逵去

腰间拨出一把板斧，看着韩伯龙道：“把斧头为当。”韩伯龙不知是计，舒手来接。被李逵手起，望面门上只一斧，脍穉地砍着。可怜韩伯龙做了半世强人，死在李逵之手。两三个火家，只恨爷娘少生了两只脚，望深村里走了。李逵就地下掳掠了盘缠，放火烧了草屋，望凌州去了。

行不得一日，正走之间，官道旁边只见一条大汉，直上直下相李逵。李逵见那人看他，便道：“你那厮看老爷怎地？”那汉便答道：“你是谁的老爷？”李逵便抢将入来。那汉子手起一拳，打个搭墩。李逵寻思：“这条汉子倒使得好拳！”坐在地下，仰着脸问道：“你这汉子，姓甚名谁？”那汉道：“老爷没姓，要厮打便和你厮打！你敢起来！”李逵大怒，正待跳将起来，被那汉子肋罗里只一脚，又踢了一跤。李逵叫道：“赢他不得！”爬将起来便走。那汉叫住问道：“这黑汉子，你姓甚名谁？那里人氏？”李逵道：“我说与你，休要吃惊，我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的便是。”那汉道：“你端的是不是？不要说慌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不信，只看我这两把板斧。”那汉道：“你既是梁山泊好汉，独自一个投那里去？”李逵道：“我和哥哥豁口气，要投凌州去杀那姓单姓魏的两个。”那汉道：“我听得你梁山泊已有军马去了，你且说是谁？”李逵道：“先是大刀关胜领兵，随后便是豹子头林冲、青面兽杨志领军策应。”那汉听了，纳头便拜。李逵道：“你端的姓甚名谁？”那汉道：“小人原是中山府人氏，祖传三代相扑为生。却才手脚，父子相传，不教徒弟。平生最无面目，到处投人不着，山东、河北都叫我做没面目焦挺。近日打听得寇州地面有座山，名为枯树山，山上有个强人，平生只好杀人，世人把他比做丧门神，姓鲍名旭。他在那山里打家劫舍，我如今待要去那里入伙。”李逵道：“你有这等本事，如何不来投奔俺哥哥宋公明？”

”焦挺道：“我多时要投奔大寨入伙，却没条门路。今日得遇兄长，愿随哥哥。”李逵道：“我却要和宋公明哥哥争口气了，下山来，不杀得一个人，空着双手，怎地回去？你和我去枯树山，说了鲍旭，同去凌州杀得单、魏二将，便好回山。”焦挺道：“凌州一府城池，许多军马在彼，我和你只两个，便有十分本事，也不济事，枉送了性命。不如且去枯树山说了鲍旭，都去大寨入伙，此为上计。”两个正说之间，背后时迁赶来，叫道：“哥哥忧得你若！便请回山。如今分四路去赶你也。”李逵引着焦挺，且教与时迁厮见了。时迁劝李逵回山：“宋公明哥哥等你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且住！我和焦挺商量定了，先去枯树山说了鲍旭，方才回来。”时迁道：“使不得。哥哥等你，即便回寨。”李逵道：“你若不跟我去，你自先回山寨，报与哥哥知道，我便回也。”时迁惧怕李逵，自回山寨去了。焦挺却和李逵自投寇州来，望枯树山去了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关胜与同宣赞、郝思文引领五千军马前来，相近凌州。且说凌州太守接得东京调兵的敕旨并蔡太师札付，便请兵马团练单廷珪、魏定国商议。二将受了札付，随即选点军兵，关领军器，拴束鞍马，整顿粮草，指日起行。忽闻报说：“蒲东大刀关胜引军到来，侵犯本州。”单廷珪、魏定国听得大怒，便收拾军马，出城迎敌，两军相近，旗鼓相望。门旗下关胜出马。那边阵内鼓声响处，圣水将军出马。怎生打扮？

戴一顶浑铁打就四方铁帽，顶上撒一颗斗来大小黑纓。披一付熊皮砌就嵌缝沿边乌油铠甲，穿一领皂罗绣就点翠团花秃袖征袍，着一双斜皮踢蹬嵌线云跟靴，系一条碧鞞钉就迭胜狮蛮带，一张弓，一壶箭，骑一匹深乌马，使一条黑杆枪。

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北方皂纛旗，上书七个银字：“圣水将

军单廷珪”。又见这边鸾铃响处，转出这员神火将军魏定国来出马。怎生打扮？

戴一顶朱红缀嵌点金束发盔，顶上撒一把扫帚长短赤缨，披一副摆连环吞兽面狴犴铠，穿一领绣云霞飞怪善绛红袍，着一双刺麒麟间翡翠云缝锦跟靴，带一张描金雀画宝雕弓，悬一壶凤翎凿山狼牙箭，骑坐一匹胭脂马，手使一口熟铜刀。

前面打一把引军按南方红绣旗，上书七个银字：“神火将军魏定国”。两员虎将一齐出到阵前。关胜见了，在马上说道：“二位将军。别来久矣！”单廷珪、魏定国大笑，指着关胜骂道：“无才小辈，背反狂夫！上负朝廷之恩，下辱祖宗名目，不知死活！引军到来，有何理说？”关胜答道：“你二将差矣！目今主上昏昧，奸臣弄权，非亲不用，非仇不谈。兄长宋公明仁德施恩，替天行道，特令关某等到来，招请二位将军。倘蒙不弃，便请过来，同归山寨。”单、魏二将听得大怒，聚马齐出。一个是北方一朵乌云，一个如南方一团烈火，飞出阵前。关胜却待去迎敌，左手下飞出宣赞，右手下奔了郝思文，两对儿阵前厮杀。刀对刀，迸万道寒光；枪拄枪，起一天杀气。关胜遥见神火将越斗越精神，圣水将无半点惧色。正斗之间，两将拨转马头，望本阵便走。郝思文、宣赞随即追赶，冲入阵中。只见魏定国转入左边，单廷珪转过右边，随后宣赞赶着魏定国，郝思文追住单廷珪。

且说宣赞正赶之间，只见四五百步军都是红旗红甲，一字儿围裹将来，挠钩齐下，套索飞来，和人连马，活捉去了。再说郝思文追住单廷珪到右边，只见五百来步军尽是黑旗黑甲，一字儿裹转来，脑后众军齐上，把郝思文生擒活捉去了。可怜二将英雄，到此翻成画饼。一面把人解入凌州，一面仍率五百

精兵卷杀过来。关胜举手无措，大败输亏，望后便退。随即单廷珪、魏定国拍马在背后追来。关胜正走之间，只见前面冲出二将。关胜看时，左有林冲，右有杨志，从两肋窝里撞将出来，杀散凌州军马。关胜收住本部残兵，与林冲、杨志相见，合兵一处。随后孙立、黄信，一同见了，权且下寨。

却说水火二将捉得宣赞、郝思文，得胜回到城中，张太守接着，置酒作贺。一面教人做造陷车，装了二人；差一员偏将，带领三百步军，连夜解上东京，申达朝廷。

且说偏将带领三百人马，监押宣赞、郝思文上东京来，迤迤前行，来到一个去处。只见满山枯树，遍地芦芽。一声锣响，撞出一伙强人，当先一个，手搭双斧，声喝如雷，正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。后面带着这个好汉，端的是谁，正是：

相扑丛中人尽伏，拽拳飞脚如刀毒。
劣性发时似山倒，焦挺从来没面目。

李逵、焦挺两个好汉，引着小喽罗拦住去路，也不打话，便抢陷车。偏将急待要走，背后又撞出一个好汉，正是：

狰狞丑脸如锅底，双睛迭暴露狼唇。
放火杀人提阔剑，鲍旭名唤丧门神。

这个好汉正是丧门神鲍旭。向前把偏将手起剑落，砍下马来。其余人等，撒下陷车，尽皆逃命去了。李逵看时，却是宣赞、郝思文，便问了备细来由。宣赞见李逵亦问：“你怎生在此？”李逵说道：“为是哥哥不肯教我来厮杀，独自个私走下山来。先杀了韩伯龙，后撞见焦挺，引我在此。鲍旭一见如故，

便如亲兄弟一般接待。却才商议，正欲去打凌州，却有小喽罗山头上望见这伙人马监押陷车到来，只道官兵捕盗，不想却是你二位。”鲍旭邀请到寨内，杀牛置酒相待。郝思文道：“兄弟既然有心上梁山泊入伙，不若将引本部人马，就同去凌州，并力攻打，此为上策。”鲍旭道：“小可与李兄正如此商议。足下之言，说的最是。我山寨之中，也有三二百匹好马。”带领五七百小喽罗，五筹好汉一齐来打凌州。

却说逃难军士奔回来，报与张太守说道：“半路里有强人夺了陷车，杀了偏将。”单廷珪、魏定国听得大怒，便道：“这番拿着，便在这里施刑。”只听得城外关胜引兵搦战。单廷珪争先出马城门，放下吊桥，引五百玄甲军，飞奔出城迎敌。门旗开处，圣水将军单廷珪出马，大骂关胜道：“辱国败将，何不就死！”关胜听了，舞刀拍马。两个斗不到五十余合，关胜勒转马头，慌忙便走，单廷珪随即赶将来。约赶十余里，关胜回头喝道：“你这厮不下马受降，更待何时！”单廷珪挺枪，直取关胜后心。关胜使出神威，拖起刀背，只一拍，喝一声：“下去！”单廷珪落马。关胜下马，向前扶起，叫道：“将军恕罪！”单廷珪惶恐伏礼，乞命受降，关胜道：“某与宋公明哥哥面前多曾举你。特来相招二位将军，同聚大义。”单廷珪答道：“不才愿施犬马之力，同共替天行道。”两个说罢，并马而行。林冲接见二人并马行来，便问其故。关胜不说输赢，答道：“山僻之内，诉旧论新，招请归降。”林冲等众皆大喜。单廷珪回至阵前，大叫一声，五百玄甲军兵一哄过来，其余人马奔入城中去了，连忙报知太守。

魏定国听了大怒，次日领起军马，出城交战。单廷珪与同关胜、林冲直临阵前。只见门旗开处，神火将军魏定国出马，见了单廷珪顺了关胜，大骂：“忘恩背主，负义匹夫！”关胜

大怒，拍马向前迎敌。二马相交，军器并举。两将斗不到十合，魏定国望本阵便走。关胜却欲要追，单廷珪大叫道：“将军不可去赶！”关胜连忙勒住战马。说犹未了，凌州阵内，早飞出五百火兵，身穿绛衣，手执火器，前后拥出有五十辆火车，车上都满装芦苇引火之物；军人背上，各拴铁葫芦一个，内藏硫磺焰硝、五色烟药，一齐点着，飞抢出来。人近人倒，马遇马伤。关胜军兵四散奔走，退四十八里扎住。

魏定国收转军马回城，看见本州烘烘火起，烈烈烟生。原来却是黑旋风李逵与同焦挺、鲍旭带领枯树山人马，都去凌州背后，打破北门，杀入城中，放起火来，劫掳仓库钱粮。魏定国知道了，不敢入城，慌速回军。被关胜随后赶上追杀，首尾不能相顾。凌州已失，魏定国只得逃走，奔中陵县屯驻。关胜引军把县四下围住，便令诸将调兵攻打。魏定国闭门不出。

单廷珪便对关胜、林冲等众位说道：“此人是一勇之夫，攻击得紧，他宁死，必不辱。事宽即完，急难成效。小弟愿往县中，不避刀斧，用好言招抚此人束手来降，免动干戈。”关胜见说大喜，随即叫单廷珪单人匹马到县。小校报知，魏定国出来相见了。单廷珪用好言说道：“如今朝廷不明，天下大乱，天子昏昧，奸臣弄权。我等归顺宋公明，且居水泊。久后奸臣退位，那时去邪归正，未为晚矣。”魏定国听罢，沉吟半晌，说道：“若是要我归顺，须是关胜亲自来请，我便投降。他若是不来，我宁死不辱！”单廷珪即便上马回来，报与关胜。关胜见说，便道：“大丈夫作事，何故疑惑？”便与单廷珪匹马单刀而去。林冲谏道：“兄长，人心难忖，三思而行。”关胜道：“好汉作事无妨。”直到县衙。魏定国接着，大喜，愿拜投降。同叙旧情，设筵管待。当日带领五百火兵，都来大寨，与林冲、杨志并众头领俱各相见已了，即便收军回梁山泊来。

宋江早使戴宗接着，对李逵说道：“只为你偷走下山，教众兄弟赶了许多路。如今时迁、乐和、李云、王定六四个先回山去了。我如今先去报知哥哥，免至悬望。”

不说戴宗先去了，且说关胜等军马回到金沙滩边，水军头领棹船接济军马，陆续过渡。只见一个人气急败坏跑将来。众人看时，却是金毛犬段景住。林冲便问道：“你和杨林、石勇去北地里买马，如何这等慌速跑来？”

段景住言无数句，话不一席，有分教：宋江调拨军兵，来打这个去处。重报旧仇，再雪前恨。正是，情知语是钩和线，从头钓出是非来。毕竟段景住说出甚言语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八回

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

话说当时段景住跑来，对林冲等说道：“我与杨林、石勇前往北地买马，到彼选得壮窳有筋力好毛片骏马，买了二百余匹。回至青州地面，被一伙强人，为头一个唤做险道神郁保四，聚集二百余人，尽数把马劫夺，解送曾头市去了。石勇、杨林不知去向。小弟连夜逃来，报知此事。”

关胜见说，叫且回山寨与哥哥相见了，却商议此事。众人且过渡来，都到忠义堂上见了宋江。关胜引单廷珪、魏定国与大小头领俱各相见了。李逵把下山杀了韩伯龙，遇见焦挺、鲍旭，同去打破凌州之事，说了一遍。宋江听罢，又添四个好汉，正在欢喜。

段景住备说夺马一事，宋江听了大怒道：“前者夺我马匹，今又如此无礼！晁天王的冤仇未曾报得，旦夕不乐。若不去报此仇，惹人耻笑！”吴用道：“即日春暖，正好厮杀。前者进兵，失其地利，如今必用智取。”宋江道：“此仇深入骨髓，不报得誓不还山！”吴用道：“且教时迁，他会飞檐走壁，可去探听消息一遭，回来却作商量。”时迁听命去了。无三二日，只见杨林、石勇逃得回寨，备说曾头市史文恭口出大言，要与梁山泊势不两立。宋江见说，便要起兵。吴用道：“要待时迁回报，却去未迟。”宋江怒气填胸，要报此仇，片时忍耐不住。

又使戴宗飞去打听，立等回报。

不过数日，却是戴宗先回来，说：“这曾头市要与凌州报仇，欲起军马，现今曾头市口扎下大寨，又在法华寺内做中军帐，数百里遍插旌旗，不知何路可进。”次日，时迁回报说：“小弟直到曾头市里面，探知备细。现今扎下五个寨栅。曾头市前面二千余人守住村口。总寨内是教师史文恭执掌，北寨是曾涂与副教师苏定，南寨是次子曾密，西寨是三子曾索，东寨是四子曾魁，中寨是第五子曾升与父亲曾弄守把。这个青州郁保四，身長一丈，腰阔数围，绰号险道神，将这夺的许多马匹都喂养在法华寺内。”

吴用听罢，便教会集诸将，一同商议：“既然他设五个寨栅，我这里分调五支军将，可作五路去打他五个寨栅。”卢俊义便起身道：“卢某得蒙救命上山，未能报效，今愿尽命向前，未知尊意若何？”宋江大喜，便道：“员外如肯下山，便为前部。”吴用谏道：“员外初到山寨，未经战阵，山岭崎岖，乘马不便，不可为前部先锋。别引一支军马，前去平川埋伏，只听中军炮响，便来接应。”吴用主意，只恐卢俊义捉得史文恭时，宋江不负晁盖遗言，让位与他，因此不允他为前部先锋。宋江大意只要卢俊义建功，乘此机会，教他为山寨之主。吴用不肯，立主叫卢员外带同燕青，引领五百步军，平川小路听号。再分调五路军马；曾头市正南大寨，差马军头领霹雳火秦明、小李广花荣，副将马麟、邓飞，引军三千攻打；曾头市正东大寨，差步军头领花和尚鲁智深、行者武松，副将孔明、孔亮，引军三千攻打；曾头市正北大寨，差马军头领青面兽杨志，九纹龙史进，副将杨春、陈达，引军三千攻打；曾头市正西大寨，差步军头领美髯公朱仝、插翅虎雷横，副将邹渊、邹润，引军三千攻打；曾头市正中总寨，都头领宋公明，军师吴用、公孙

胜，随行副将吕方、郭盛、解珍、解宝、戴守、时迁，领军五千攻打；合后步军头领黑旋风李逵、混世魔王樊瑞，副将项充、李衮，引马步军兵五千。其余头领，各守山寨。

不说宋江部领五军兵将大进。且说曾头市探事人探知备细，报入寨中。曾长官听了，便请教师史文恭、苏定商议军情重事。史文恭道：“梁山泊军马来时，只是多使陷坑，方才捉得他强兵猛将。这伙草寇，须是这条计，以为上策。”曾长官便差庄客人等，将了锄头铁锹，去村口掘下陷坑数十处，上面虚浮土盖。四下埋伏了军兵，只等敌军到来。又去曾头市北路，也掘下十数处陷坑。比及宋江军马起行时，吴用预先暗使时迁又去打听。数日之间，时迁回来报说：“曾头市寨南寨北，尽都掘下陷坑，不计其数，只等俺军马到来。”吴用见说，大笑道：“不足为奇！”引军前进，来到曾头市相近。此时日午时分，前队望见一骑马来，项带铜铃，尾拴雉尾，马上人，青巾白袍，手执短枪。前队望见，便要追赶，吴用止住。便教军马就此下寨，四面掘了濠堑，下了铁蒺藜。传下令去，教五军各自分头下寨，一般掘下濠堑，下了蒺藜。

一住三日，曾头市不出交战。吴用再使时迁扮作伏路小军，去曾头市寨中探听他不出何意；所有陷坑，暗暗地记着，离寨多少路远，总有几处。时迁去了一日，都知备细，暗地使了记号，回报军师。次日，吴用传令，教前队步军各执铁锄，分作两队，又把粮车一百有余，装载芦苇干柴，藏在中军。当晚传令与各寨诸军头领：来日已牌，只听东西两路步军先去打寨。再教攻打曾头市北寨的杨志、吏进把马军一字儿摆开，如若那边擂鼓摇旗，虚张声势，切不可进。吴用传令已了。

再说曾头市史文恭只要引宋江军马打寨，便着他陷坑。寨前路狭，待走那里去！次日已牌，听得寨前炮响，追兵大队都

到南門。次後只見東寨邊來報道：“一個和尚輪着鐵禪杖，一個行者舞起雙戒刀，攻打前後。”史文恭道：“這兩個必是梁山泊魯智深、武松。”猶恐有失，便分人去幫助曾魁。只見西寨邊又來報道：“一個長鬚大漢，一個虎面賊人，旗號上写着‘美髯公朱全’、‘插翅虎雷橫’，前來攻打甚急。”史文恭听了，又分撥人去幫助曾索。又听得寨前炮响，史文恭按兵不动，只要等他入来，塌了陷坑，山后伏兵齐起，接应捉人。这里吴用却调马军，从山背后两路抄到寨前。前面步军，只顾看寨，又不敢去。两边伏兵，都摆在寨前。背后吴用军马赶来，尽数逼下坑去。史文恭却待出来，吴用鞭梢一指，军寨中锣响，一齐排出百馀辆车子来，尽数把火点着。上面芦苇干柴，硫磺焰硝，一齐着起，烟火迷天。比及史文恭军马出来，尽被火车横拦挡住，只得回避，急待退军。公孙胜早在阵中挥剑作法，借起大风，刮得火焰卷入南门，早把敌楼排栅尽行烧毁。已自得胜，鸣金收军。四下里入寨，当晚权歇。史文恭连夜修整寨门，两下挡住。

次日，曾涂对史文恭计议道：“若不先斩贼首，难以追灭。”囑付教师史文恭牢守寨栅。曾涂率领军兵，披挂上马，出阵搦战。宋江在中军闻知曾涂搦战，带领吕方、郭盛相随出到前军。门旗影里看见曾涂，心怀旧恨，用鞭指道：“谁与我捉这厮，报往日之仇？”小温侯吕方拍坐下马，挺手中方天画戟，直取曾涂。两马交锋，军器并举，斗到三十合已上。郭盛在门旗下，看见两个中间，将及输了一个。原来吕方本事敌不得曾涂，三十合已前，兀自抵敌得住，三十合已后，戟法乱了，只办得遮架躲闪。郭盛只恐吕方有失，便骤坐下马，捻手中方天画戟飞出来，夹攻曾涂。三骑马在阵前绞做一团。原来两枝戟上都拴着金钱豹尾，吕方、郭盛要捉曾涂，两枝戟齐举。曾涂

眼明，使用枪只一拨，却被两条豹尾搅住朱纓，夺扯不开，三个各要掣出军器使用。小李广花荣在阵中看见，恐怕输了两个，便纵马出来，左手拈起雕弓，右手急取鈇箭，搭上箭，拽满弓，望着曾涂射来。这曾涂却好掣出枪来，那两枝戟兀自搅成一团。说时迟，那时疾，曾涂掣枪，便望吕方项根搠来。花荣箭早先到，正中曾涂左臂，翻身落马，头盔倒卓，两脚踏空。吕方、郭盛双戟并施，曾涂死于非命。十数骑马军飞奔回来，报知史文恭，转报中寨。曾长官听得大哭。

只见旁边恼犯了一个壮士曾升，武艺绝高，使两口飞刀，人莫敢近，当时听了大怒，咬牙切齿，喝教：“备我马来，要与哥哥报仇！”曾长官拦当不住。全身披挂，绰刀上马，直奔前寨。史文恭接着劝道：“小将军不可轻敌。宋江军中智勇猛将极多。若论史某愚意，只宜坚守五寨，暗地使人前往凌州，便教飞奏朝廷，调兵选将，多拨官军，分作两处征剿：一打梁山泊，一保曾头市。令贼无心恋战，必欲退兵急奔回山。那时史某不才，与汝兄弟一同追杀，必获大功。”说言未了，北寨副教师苏定到来，见说坚守一节，也道：“梁山泊吴用那厮诡计多谋，不可轻敌，只宜退守。待救兵到来，从长商议。”曾升叫道：“杀我亲兄，此冤不报，更待何时！直等养成贼势，退敌则难！”史文恭、苏定阻当不住。曾升上马，带领数十骑马飞奔出寨搠战。宋江闻知，传令前军迎敌。当时秦明得令，舞起狼牙棍，正要出阵斗这曾升，只见黑旋风李逵手搭板斧，直奔军前，不问事由，抢出垓心。对阵有人认的，说道：“这个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。”曾升见了，便叫放箭。原来李逵但是上阵，便要脱膊，全得项充、李衮蛮牌遮护。此时独自抢来，被曾升一箭，腿上正着，身如泰山，倒在地下。曾升背后马军，齐抢过来。宋江阵上秦明、花荣飞马向前死救，背后马麟、邓

飞、吕方、郭盛一齐接应归阵。曾升见了宋江阵上人多，不敢再战，以此领兵还寨。宋江也自收军驻扎。

次日，史文恭、苏定只是主张不要对阵，怎禁得曾升催并道：“要报兄仇。”史文恭无奈，只得披挂上马。那匹马便是先前夺的段景住的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。宋江引诸将摆开阵势迎敌。对阵史文恭出马，怎生打扮？

头上金盔耀日光，身披铠甲赛冰霜。

坐骑千里龙驹马，手执朱缨丈二枪。

斯时史文恭出马，横杀过来。宋江阵上秦明要夺头功，飞奔坐下来马来迎。二骑相交，军器并举。约斗二十余合，秦明力怯，望本阵便走。史文恭奋勇赶来，神枪到处，秦明后腿股上早着，倒掉下马来。吕方、马麟、邓飞四将齐出，死命来救，虽然救得秦明，军兵折了一阵。收回败军，离寨十里驻扎。

宋江叫把车子截了秦明，一面使人送回山寨将息，再与吴用商量。教取大刀关胜、金枪手徐宁，并要单廷珪、魏定国四位下山，同来协助。宋江自己焚香祈祷，占卜一课。吴用看了卦象，便道：“虽然此处可破，今夜必主有贼兵入寨。”宋江道：“可以早作准备。”吴用道：“请兄长放心，只顾传下号令。先去报与三寨头领，今夜起，东西二寨，便教解珍在左，解宝在右，其余军马各于四下里埋伏。”已定。是夜，天清月白，风静云闲。史文恭在寨中对曾升道：“贼兵今日输了两将，必然惧怯，乘虚正好劫寨。”曾升见说，便教请北寨苏定、南寨曾密、西寨曾索引兵前来，一同劫寨。二更左侧，潜地出哨，马摘鸾铃，人披软战，直到宋江中军寨内。见四下无人，劫着空寨，急叫中计，转身便走。左手下撞出两头蛇解珍，右手下撞出双尾蝎解宝，后面便是小李广花荣，一发赶上。曾索在黑地里被解珍一钢叉，搠于马下，放起火来，后寨发喊，东西两

边，进兵攻打寨栅。混战了半夜，史文恭夺路得回。

曾长官又见折了曾索，烦恼倍增。次日要史文恭写书投降。史文恭也有八分惧怯，随即写书，速差一人赍擎，直到宋江大寨。小校报知，曾头市有人下书。宋江传令，教唤入来。小校将书呈上，宋江拆开看时，写道：“曾头市主曾弄顿首，再拜宋公明统军头领麾下：“日昨小男，倚仗一时之勇，误有冒犯虎威。向日天王率众到来，理合就当归附。奈何无端部卒，施放冷箭，更兼夺马之罪，虽百口何辞！原之实非本意。今顽犬已亡，遣使讲和。如蒙罢战休兵，将原夺马匹尽数纳还，更赍金帛犒劳三军。此非虚情，免致两伤。谨此奉书。伏乞照察。”

宋江看罢来书，心中大怒，扯书骂道：“杀吾兄长，焉肯干休？只待洗荡村坊，是吾本愿！”下书人俯伏在地，凛颤不已。吴用慌忙劝道：“兄长差矣。我等相争，皆为气耳。既是曾家差人下书讲和，岂为一时之忿，以失大义？”随即便写回书，取银十两，赏了来使。回还本寨，将书呈上。曾长官与史文恭拆开看时，上面写道：“梁山泊主将宋江，手书回复曾头市主曾弄帐前：国以信而治天下，将以勇而镇外邦。人无礼而何为，财非义而不取。梁山泊与曾头市自来无仇，各守边界。奈缘尔将行一时之恶，惹数载之冤。若要讲和，便须发还二次原夺马匹，并要夺马凶徒郁保四，犒劳军士金帛。忠诚既笃，礼数休轻，如或更变，别有定夺。草草具陈，情照为宣。”

曾长官与史文恭看了，俱各惊忧。次日曾长官又使人来说：“若肯讲和，各请一人质当。”宋江不肯，吴用便道：“无伤。”随即便差时迁、李逵、樊瑞、项充、李衮五人前去为信，临行时，吴用叫过时迁，附耳低言：“如此如此，休得有误。”

不说五人去了，却说关胜、徐宁、单廷珪、魏定国到了。当时见了众人，就在中军扎驻。

且说时迁引四个好汉来见曾长官。时迁向前说道：“奉哥哥将令，差时迁引李逵等四人前来讲和。”史文恭道：“吴用差遣五个人来，必然有谋。”李逵大怒，揪住史文恭便打。曾长官慌忙劝住。时迁道：“李逵虽然粗卤，却是俺宋公明哥哥心腹之人，特使他来，休得疑惑。”曾长官中心只要讲和，不听史文恭之言，便教置酒相待，请去法华寺寨中安歇，拨五百军人前后围住。却使曾升带同郁保四来宋江大寨讲和。二人到中军相见了，随后将原夺二次马匹，并金帛一车，送到大寨。宋江看罢道：“这马都是后次夺的。正有先前段景住送来那匹千里白龙驹照夜玉狮子马，如何不见将来？”曾升道：“是师父史文恭乘坐着，以此不曾将来。”宋江道：“你疾忙快写书去，教早早牵那匹马来还我。”曾升便写书，叫从人还寨讨这匹马来。史文恭听得，回道：“别的马将去不吝，这匹马却不与他。”从人往复去了几遭，宋江定死要这匹马。史文恭使人来说道：“若还定要我这匹马时，着他即便退军，我便送来还他。”

宋江听得这话，便与吴用商量。尚然未决，忽有人来报道：“青州、凌州两路有军马到来。”宋江道：“那厮们知得，必然变卦。”暗传下号令，就差关胜、单廷珪、魏定国去迎青州军马；花荣、马麟、邓飞去迎凌州军马。暗地叫出郁保四来，用好言抚恤他，十分恩义相待，说道：“你若肯建这场功劳，山寨里也教你做个头领。夺马之仇，折箭为誓，一齐都罢。你若不从，曾头市破在旦夕。任你心。”郁保四听言，情愿投拜，从命帐下。吴用授计与郁保四道：“你只做私逃还寨，与史文恭说道：“我和曾升去宋江寨中讲和，打听得真实。如今宋江大意，只要赚这匹千里马，实无心讲和。若还与了他，必然翻变。如今听得青州、凌州两路救兵到了，十分心慌。正好

乘势用计，不可有误。”他若信从，我自有的处置。”郁保四领了言语，直到史文恭寨里，把前事具说一遍。史文恭领了郁保四来见曾官，备说宋江无心讲和，可以乘势劫他寨，曾长官道：“我那曾升当在那里，若还翻变，必然被他杀害。”史文恭道：“打破他寨，好歹救了。今晚传令与各寨，尽数都起，先劫宋江大寨。如断去蛇首，众贼无用，回来却杀李逵等人未迟。”曾长官道：“教师可以善用良计。”当下传令与北寨苏定、东寨曾魁、南寨曾密，一同劫寨。郁保四却闪入法华寺大寨内，看了李逵等五人，暗与时迁走透这个消息。

再说宋江同吴用说道：“未知此计若何？”吴用道：“如是郁保四不回，便是中俺之计。他若今晚来劫我寨，我等退伏两边，却教鲁智深、武松引步军杀入他东寨，朱仝、雷横引步军杀入西寨，却令杨志、史进引马军截杀北寨。此名番犬伏窝之计，百发百中。”

当晚却说史文恭带了苏定、曾密、曾魁，尽数起发。是夜月色朦胧，星辰昏暗。史文恭、苏定当先，曾密、曾魁押后，马摘鸾铃，人披软战，尽都来到宋江总寨。只见寨门不关，寨内并无一人，又不见些动静，情知中计，即便回身。急望本寨去时，只见曾头市城里锣鸣炮响，却是时迁爬去法华寺钟楼上撞起钟来。声响为号，东西两门火炮齐响，喊声大举，正不知多少军马杀将入来。却说法华寺中李逵、樊瑞、项充、李衮一齐发作，杀将出来。史文恭等急回到寨时，寻路不见。曾长官见寨中大闹，又听得梁山泊大军两路杀将入来，就在寨里自缢而死。曾密径奔西寨，被朱仝一朴刀搠死。曾魁要奔东寨时，乱军中马践为泥。苏定死命奔出北门，却有无数陷坑，背后鲁智深、武松赶杀将来，前逢杨志、史进，乱箭射死苏定。后头撞来的人马，都擗入陷坑中去，重重迭迭，陷死不知其数。

且说史文恭得知千里马行得快，杀出西门，落荒而走。此时黑雾遮天，不分南北。约行了二十余里，不知何处。只听得树林背后一声锣响，撞出四五百军来，当先一将，手提杆棒，望马脚便打。那匹马是千里龙驹，见棒来时，从头上跳过去了。史文恭正走之间，只见阴云冉冉，冷气飕飕，黑雾漫漫，狂风飒飒，虚空中一人当住去路。史文恭疑是神兵，勒马便回。东西南北，四边都是晁盖阴魂缠住。史文恭再回旧路，却撞着浪子燕青，又转过玉麒麟卢俊义来，喝一声：“强贼，待走那里去！腿股上只一朴刀，搠下马来，便把绳索绑了，解投曾头市来。燕青牵了那匹千里龙驹，径到大寨。宋江看了，心中一喜一怒：喜者得卢员外建功；怒者恨史文恭射杀晁天王，仇人相见，分外眼明。先把曾升就本处斩首，曾家一门老少尽数不留。抄掳到金银财宝，米麦粮食，尽行装载上车回梁山泊，给散各部头领，犒赏三军。

且说关胜领军杀退青州军马，都回来了。大小头领，不缺一个，又得了这匹千里龙驹照夜玉狮子马，其余物件，尽不必说。陷车内囚了史文恭。便收拾军马，回梁山泊来。所过州县村坊，并无侵扰。回到山寨忠义堂上，都来参见晁盖之灵。宋江传令，教圣手书生萧让作了祭文。令大小头领人人挂孝，个个举哀。将史文恭剖腹剜心。享祭晁盖。已罢，宋江就忠义堂上与众弟兄商议立梁山泊之主，吴用便道：“兄长为尊，卢员外为次，其余众弟兄各依旧位。”宋江道：“向者晁天王遗言：‘但有人捉得史文恭者，不拣是谁，便为梁山泊之主。’今日卢员外生擒此贼，赴山祭献晁兄，报仇雪恨，正当为尊，不必多说。”卢俊义道：“小弟德薄才疏，怎敢承当此位！若得居末，尚自过分。”宋江道：“非宋某多谦，有三件不如员外处：第一件，宋江身材黑矮，貌拙才疏；员外堂堂一表，凛凛一躯，

有贵人之相。第二件，宋江出身小吏，犯罪在逃，感蒙众弟兄不弃，暂居尊位；员外生于富贵人家，长有豪杰之誉，虽然有些凶险，累蒙天。第三件，宋江文不能安邦，武又不能附众，手无缚鸡之力，身无寸箭之功；员外力敌万人，通今博古，天下谁不望风而服。尊兄有如此才德，正当为山寨之主。他时归顺朝廷，建功立业，官爵升迁，能使弟兄们尽生光彩。宋江主张已定，休得推托。”卢俊义拜于地下，说道：“兄长枉自多谈。卢某宁死，实难从命。”吴用劝道：“兄长为尊，卢员外为次，人皆所伏。兄长若如是再三推让，恐冷了众人之心。”原来吴用已把眼视众人，故出此语。只见黑旋风李逵大叫道：“我在江湖舍身拼命，跟将你来，众人都饶让你一步。我自天也不怕！你只管让来让去做甚鸟！我便杀将起来，各自散伙！”武松见吴用以目示人，也发作叫道：“哥哥手下许多军官，受朝廷诰命的，也只是让哥哥，如何肯从别人？”刘唐便道：“我们起初七个上山，那时便有让哥哥为尊之意，今日却要让人！”鲁智深大叫道：“若还兄长推让别人，酒家们各自撒开！”

宋江道：“你众人不必多说，我自有个道理，尽天意看是如何，方才可定。”吴用道：“有何高见，便请一言。”宋江道：“有两件事。”正是：教梁山泊内，重添两个英雄；东平府中，又惹一场灾祸。直教：天罡尽数投山寨，地煞空群聚水涯。毕竟宋江说出那两件事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六十九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

话说宋江不负晁盖遗言，要把主位与卢员外，众人不伏。宋江又道：“目今山寨钱粮缺少，梁山泊东有两个州府，却有钱粮，一处是东平府，一处是东昌府。我们自来不曾搅扰他那里百姓，若去问他借粮，公然不肯。今写下两个阄儿，我和卢员外各拈一处；如先打破城子的，便做梁山泊主，如何？”吴用道：“也好。听从天命。”卢俊义道：“休如此说。只是哥哥为梁山泊主，某听从差遣。”此时不由卢俊义，当下便唤铁面孔目裴宣写下两个阄儿。焚香对天祈祷已罢，各拈一个。宋江拈着东平府，卢俊义拈着东昌府，众皆无语。

当日设筵，饮酒中间，宋江传令调拨人马。宋江部下：林冲、花荣、刘唐、史进、徐宁、、燕顺、吕方、郭盛、韩滔、彭玘、孔明、孔亮、解珍、解宝、王矮虎、一丈青、张青、孙二娘、孙新、顾大嫂、石勇、郁保四、王定六、段景住，大小头领二十五员，马步军兵一万；水军头领三员，阮小二、阮小五、阮小七，领水军驾船接应。卢俊义部下：吴用、公孙胜、关胜、呼延灼、朱仝、雷横、索超、杨志、单廷珪、魏定国、宣赞、郝思文、燕青、杨林、欧鹏、凌振、马麟、邓飞、施恩、樊瑞、项充、李衮、时迁、白胜，大小头领二十五员，马步军一万；水军头领三员，李俊、童威、童猛，引水手驾船接应。

其余头领并中伤者，看守寨栅。分俵已定。宋江与众头领去打东平府，卢俊义与众头领去打东昌府。众多头领各自下山。此是三月初一日的話。日暖风和，草青沙软，正好厮杀。

却说宋江领兵前到东平府，离城只有四十里路，地名安山镇，扎驻军马。宋江道：“东平府太守程万里和一个兵马都监，乃是河东上党郡人氏，此人姓董，名平，善使双枪，人皆称为双枪将，有万夫不当之勇。虽然去打他城子，也和他通些礼数，差两个人，赍一封战书去那里下。若肯归降，免致动兵；若不听从，那时大行杀戮，使人无怨。谁敢与我先去下书？”只见部下走过一人，身長一丈，腰阔数围。那人是谁？有诗为证：不好资财惟好义，貌似金刚离古寺。身長唤做险道神，此是青州郁保四。郁保四道：“小人认得董平，情愿赍书去下。”又见部下转过一人，瘦小身材，叫道：“我帮他去。”那人是谁？蚱蜢头尖光眼目，鹭鸶瘦腿全无肉。路遥行走疾如飞，扬子江边王定六。这两个便道：“我们不曾与山寨中出得些气力，今日情愿去走一遭。”宋江大喜，随即写了战书，与郁保四、王定六两个去下。书上只说借粮一事。

且说东平府程太守闻知宋江起军马到了安山镇驻扎，便请本州兵马都监双枪将董平商议军情重事。正坐间，门人报道：“宋江差人下战书。”程太守教唤至。郁保四、王定六当府厮见了，将书呈上。程万里看罢来书，对董都监说道：“要借本府钱粮，此事如何？”董平听了大怒，叫推出去即便斩首。程太守说道：“不可。自古‘两国相战，不斩来使’，于礼不当。只将二人各打二十讯棍，发回原寨，看他如何。”董平怒气未息，喝把郁保四、王定六一索捆翻，打得皮开肉绽，推出城去。两个回到大寨，哭告宋江说：“董平那厮无礼，好生眇视大寨！”

宋江见打了两个，怒气填胸，便要平吞州郡。先叫郁保四、王定六上车回山将息。只见九纹龙史进起身说道：“小弟旧在东平府时，与院子里一个娼妓有交，唤做李瑞兰，往来情熟。我如今多些金银，潜地入城，借他家里安歇。约时定日，哥哥可打城池。只等董平出来交战，我便爬去更鼓楼上放起火来，里应外合，可成大事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史进随即收拾金银安在包袱里，身边藏了暗器，拜辞起身。宋江道：“兄弟善觑方便，我且顿兵不动。”

且说史进转入城中，径到西瓦子李瑞兰家。大伯见是史进，吃了一惊，接入里面，叫女儿出去厮见。李瑞兰生的甚是标格出尘。在诗为证：“万种风流不可当，梨花带雨玉生香。翠禽啼醒罗浮梦，疑是梅花靓晓妆。李瑞兰引去楼上坐了，遂问史进道：“一向如何不见你头影？听的你在梁山泊做了大王，官司出榜捉你。这两日街上乱哄哄地说，宋江要来打城借粮，你如何却到这里？”史进道：“我实不瞒你说，我如今在梁山泊做了头领，不曾有功。如今哥哥要来打城借粮，我把你家备细说了。如今我特地来做细作，有一包金银，相送与你，切不可走漏消息。明日事完，一发带你一家上山快活。”李瑞兰葫芦提应承，收了金银，且安排些酒肉相待，却来和大娘商量道：“他往常做客时，是个好人，在我家出入不妨。如今他做了歹人，倘或事发，不是耍处。”大伯说道：“梁山泊宋江这伙好汉，不是好惹的，但打城池，无有不破。若还出了言语，他们有日打破城子入来，和我们不干罢！”虔婆便骂道：“老蠢物！你省得甚么人事？自古道：‘蜂刺入怀，解衣去赶。’天下通例，自首者即免本罪。你快去东平府里首告，拿了他去，省得日后负累不好。”李公道：“他把许多金银与我家，不与他担些干系，买我们做甚么？”虔婆骂道：“老畜生！你这般说却

似放屁！我这行院人家，坑陷了千千万万的人，岂争他一个！你若不去首告，我亲自去衙前叫屈，和你也说在里面！”李公道：“你不要性发，且叫女儿款住他，休得‘打草惊蛇’，吃他走了。待我去报与做公的，先来拿了，却去首告。”

且说史进见这李瑞兰上楼来，觉得面色红白不定。史进便问道：“你家莫不有甚事，这般失惊打怪？”李瑞兰道：“却才上胡梯踏了个空，争些儿跌了一跤，因此心慌撩乱。”史进虽是英勇，又吃他瞒过了，便不猜疑。有诗为证：“可叹青楼伎俩多，粉头毕竟护虔婆。早知暗里施奸计，错用黄金买笑歌。当下李瑞兰相叙间阔之情。争不过一个时辰，只听得胡梯边脚步响，有人奔上来。窗外呐声喊，数十个做公的抢到楼上。史进措手不及，正如鹰拿野雀，弹打斑鸠，把史进似抱头猴子绑将下楼来，径解到东平府里厅上。程太守看了，大骂道：“你这厮胆包身体，怎敢独自个来做细作！若不是李瑞兰父亲首告，误了我府良民！快招你的情由！宋江教你来怎地？”史进只不言语。董平便道：“这等贼骨头，不打如何肯招！”程太守喝道：“与我加力打这厮！”两边走过狱卒牢子，先将冷水来喷腿上，两腿各打一百大棍。史进由他拷打，不招实情。董平道：“且把这厮长枷木杻，送在死囚牢里，等拿了宋江，一并解京施行。”

却说宋江自从史进去了，备细写了书与吴用知道。吴用看了宋公明来书，说史进去娼妓李瑞兰家做细作，大惊。急与卢俊义说知，连夜来见宋江，问道：“谁叫史进去来？”宋江道：“他自愿去。说这李行首是他旧日的婊子，好生情重，因此前去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欠些主张，若吴某在此决不教去。常言道：‘娼妓之家，讳‘者扯丐漏走’五个字。得便熟闲，迎新送旧，陷了多少才人。更兼水性无定，总有恩情，也难出虔婆

之手。此人今去，必然吃亏！”宋江便问吴用请计。吴用便叫顾大嫂：“劳烦你去走一遭。可扮做贫婆，潜入城中，只做求乞的。若有些动静，火急便回。若是史进陷在牢中，你可去告狱卒，只说：‘有旧情恩念我要与他送一口饭。’”拽入牢中，暗与史进说知：“我们月尽夜，黄昏前后，必来打城。你可就水火之处，安排脱身之计。”月尽夜，你就城中放火为号，此间进兵，方好成事。兄长可先打汶上县，百姓必然都奔东平府。却叫顾大嫂杂在数内，乘势入城，便无人知觉。”吴用设计已罢，上马便回东昌府去了。宋江点起解珍、解宝五百余人攻打汶上县。果然百姓扶老携幼，鼠窜狼奔，都奔东平府来。

却说顾大嫂头髻蓬松，衣服蓝缕，杂在众人里面。拽入城来，绕街求乞。到于衙前，打听果然史进陷在牢中，方知吴用智料如神。次日，提着饭罐，只在司狱司前，往来伺候。见一个年老公人从牢里出来，顾大嫂看着便拜，泪如雨下。那年老公人问道：“你这贫婆哭甚么？”顾大嫂道：“牢中监的史太郎，是我旧的主人。自从离了，又早十年。只说道在江湖上做买卖，不知为甚事陷在牢里？眼见得无人送饭，老身叫化得这一口儿饭，特要与他充饥。哥哥怎生可怜见，引进则个，强如造七层宝塔！”那公人道：“他是梁山泊强人，犯着该死的罪，谁敢带你入去？”顾大嫂道：“便是一刀一剮，自教他瞑目而受。只可怜见，引老身入去，送这口儿饭，也显得旧日之情。”说罢又哭。那老公人寻思道：“若是个男子汉，难带他入去，一个妇人家有甚利害？”当时引顾大嫂直入牢中来，看见史进项带沉枷，腰缠铁索。史进见了顾大嫂，吃了一惊，则声不得。顾大嫂一头假啼哭，一头喂饭。别的节级便来喝道：“这是该死的歹人！‘狱不通风’，谁放你来送饭？即忙出去，饶你两棍！”顾大嫂被小节级打出牢门。史进只记得“月尽夜”

。原来那个三月，却是大尽。到二十九，史进在牢中与两个节级说话，问道：“今朝是几时？”那个小节级却错记了，回说道：“今日是月尽夜，晚些买帖孤魂纸来烧。”史进得了这话，巴不得晚。一个小节级吃的半醉，带史进到水火坑边，史进哄小节级道：“背后的谁？”赚得他回头，挣脱了枷，只一枷梢，把那小节级面上正着一下，打倒在地。就拾砖头敲开了柵，睁着鹞眼，抢到亭心里。几个公人都醉了，被史进迎头打着，死的死了，走的走了，拨开牢门，只等外面救应。又把牢中应有罪人尽数放了，总有五六十人，就在牢内发起喊来，一齐走了。有人报知太守，程万里惊得面如土色，连忙便请兵马都监商量。董平道：“城中必有细作，且差多人围困了这贼。我却乘此机会，领军出城，去捉宋江。相公便紧守城池，差数十公围定牢门，休教走了。”董平上马，点军去了。程太守便点起一应节级、虞候、押番，各执枪棒，去大牢前呐喊。史进在牢里，不敢轻出。外厢的人，又不敢进去。顾大嫂只得叫苦。

却说都监董平点起兵马，四更上马，杀奔宋江寨来，伏路小军报知宋江。宋江道：“此必是顾大嫂在城中又吃亏了。他既杀来，准备迎敌。”号令一下，诸军都起。当时天色方明，却好接着董平军马。两下摆开阵势。董平出马，真乃英雄盖世，谋勇过人。有诗为证：

两面旗牌耀日明，鍍银铁铠似霜凝。
水磨凤翅头盔白，锦锈麒麟战袄青。
一对白龙争上下，两条银蟒递飞腾。
河东英勇风流将，能使双枪是董平。

原来董平心灵机巧，三教九流，无所不通，品竹调弦，无有不会，山东、河北皆号他为风流双枪将。宋江在阵前看了董平这表人品，一见便喜。又见他箭壶中插一面小旗，上写一联道：“英雄双枪将，风流万户侯。”宋江遣韩滔出马迎敌。韩滔手执铁搦，直取董平。董平那对双铁枪，神出鬼没，人不可当。宋江再叫双枪手徐宁，仗钩镰枪前去替回韩滔。徐宁飞马便出，接住董平厮杀。两个在战场上斗到五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交战良久，宋江恐怕徐宁有失，便叫鸣金收军。徐宁勒马回来，董平手举双枪，直追杀入阵来。宋江鞭梢一展，四下军兵，一齐围住。宋江勒马上高阜处看望，只见董平围在阵内。他若投东，宋江便把号旗望东指，军马向东来围他；他若投西，号旗便往西指，军马便向西来围他。董平在阵中横冲直撞，两枝枪直杀到申牌已后，冲开条路，杀出去了。宋江不赶。董平因见交战不胜，当晚收军回城去了。宋江连夜起兵，直抵城下，团团调兵围住。顾大嫂在城中未敢放火，史进又不得出来，两下拒住。

原来程太守有个女儿，十分颜色。董平无妻，累累使人去求为亲，程万里不允。因此日常间有些言和意不和。董平当晚领军入城，其日，使个就里的人，乘势来问这头亲事。程太守回说：“我是文官，他是武官，相赘为婿。正当其理。只是如今贼寇临城，事在危急，若还便许，被人耻笑。待得退了贼兵，保护城池无事，那时议亲，亦未为晚。”那人把这话回复董平。董平虽是口里应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只是心中踌躇，不十分欢喜，恐怕他日后不肯。

这里宋江连夜攻打得紧，太守催请出战。董平大怒，披挂上马，带领三军，出城交战。宋江亲在阵前门旗下喝道：“量你这个寡将，怎敢当吾？岂不闻古人曾有言：‘大厦将倾，非

一木可支。’你看我手下雄兵十万，猛将千员，替天行道，济困扶危，早来就降，免汝一死！”董平大怒，回道：“文面小吏，该死狂徒，怎敢乱言！”说罢，手举双枪，直奔宋江。左有林冲，右有花荣，两将齐出，各使军器，来战董平。约斗数合，两将便走。宋江军马佯败，四散而奔。”董平要逞功劳，拍马赶来。宋江等却好退到寿春县界。宋江前面走。董平后面追。离城有十数里，前至一个村镇，两边都是草屋，中间一条驿路。董平不知是计，只顾纵马赶来。宋江因见董平了得，隔夜已使王矮虎、一丈青、张青、孙二娘四个，带一百余人，先在草屋两边埋伏，却拴数条绊马索在路上，又用薄土遮盖，只等来时，鸣锣为号，绊马索齐起，准备捉这董平。董平正赶之间，来到那里，只听得背后孔明、孔亮大叫：“勿伤吾主！”却好到草屋前，一声锣响，两边门扇齐开，拽起绳索。那马却待回头，背后绊马索齐起，将马绊倒，董平落马。左边撞出一丈青、王矮虎，右边走出张青、孙二娘，一齐都上，把董平捉了。头盔衣甲、双枪只马，尽数夺了，两个女头领将董平捉住，用麻绳背剪绑了。两个女将各执钢刀，监押董平，来见宋江。

却说宋江过了草屋，勒住马，立在绿杨树下，迎见这两个女头领解着董平。宋江随即喝退两个女将：“我教你去相请董将军，谁教你们绑缚他来！”二女将喏喏而退。宋江慌忙下马，自来解其绳索，便脱护甲锦袍与董平穿着，纳头便拜。董平慌忙答礼。宋江道：“倘蒙将军不弃微贱，就为山寨之主。”董平答道：“小将被擒之人，万死犹轻！若得容恕安身，实为万幸。”宋江道：“敝寨地连水泊，索无扰害。今为缺少粮食，特来东平府借粮，别无他意。”董平道：“程万里那厮，原是童贯门下门馆先生，得此美任，安得不害百姓？若是兄长肯容董平今去赚开城门，杀入城中，共取钱粮，以为报效。”宋江

大喜，便令一行人，将过盔甲枪马，还了董平，披挂上马。董平在前，宋江军马在后，卷起旗鏢，都到东平城下。董平军马在前大叫：“城上快开城门！”把门军士将火把照时，认得是董都监，随即大开城门，放下吊桥。董平拍马先入，砍断铁锁。背后宋江等长驱人马，杀入城来。都到东平府里。急传将令，不许杀害百姓、放火烧人房屋。董平径奔私衙，杀了程太守一家人口，夺了这女儿。宋江先叫开放大牢，救出史进。便开府库，尽数取了金银财帛；大开仓廩，装载粮米上车，先使人护送上梁山泊金沙滩，交割与三阮头领，接递上山。史进自引入去西瓦子李瑞兰家，把虔婆老幼，一门大小，碎尸万段。宋江将太守家私，散居民，仍给沿街告示，晓谕百姓：“害民州官，已自杀戮；汝等良民，各安生理。”告示已罢，收拾回军。

大小将校再到安山镇。只见白日鼠白胜飞奔前来，报说东昌府交战之事。宋江听罢，神眉剔竖，怪眼圆睁，大叫：“众多兄弟，不要回山，且跟我来！”正是：重驱水泊英雄将，再奔东昌锦绣城。毕竟宋江复引军马投何处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回

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弃粮擒壮士

话说宋江打了东平府，收军回到安山镇，正待要回山寨，只见白胜前来报说：“卢俊义去打东昌府，连输了两阵。城中有个猛将，姓张，名清，原是彰德府人，虎骑出身，善会飞石打人，百发百中，人呼为没羽箭。手下两员副将：一个唤做花项虎龚旺，浑身上刺着虎斑，脖项上吞着虎头，马上会使飞枪；一个唤做中箭虎丁得孙，面颊连项都有疤痕，马上会使飞叉。卢员外提兵临境，一连十日，不出厮杀。前日张清出城交锋，郝思文出马迎敌。战无数合，张清便走。郝思文赶去，被他额角上打中一石子，跌下马来。却得燕青一弩箭，射中张清战马，因此救得郝思文性命。输了一阵。次日，混世魔王樊瑞引项充、李衮舞牌去迎，不期被丁得孙从肋窝里飞出标叉，正中项充。因此又输了一阵。二人现在船中养病。军师特令小弟来请哥哥，早去救应。”宋江见说了，叹曰：“卢俊义直如此无缘！特地教吴学究、公孙胜帮他，只想要他见阵成功，山寨中也好眉目，谁想又逢敌手！既然如此，我等众兄弟引兵都去救应。”当时传令，便起三军。诸将上马，跟随宋江，直到东昌境界。卢俊义等接着，具说前事，权且下寨。

正商议间，小军来报没羽箭张清搦战。宋江领众便起，向平川旷野，摆开阵势。大小头领，一齐上马，随到门下。宋

江在马上看对阵时，阵排一字，旗分五色。三通鼓罢，没羽箭张清出马。怎生打扮？有一篇《水调歌》赞张清的英勇：

头巾掩映茜红缨，狼腰猿臂体彪形。锦衣绣袄，袍中微露透深青。雕鞍侧坐，青骢玉勒马轻迎。葵花宝镫，振响熟铜铃。倒拖雉尾，飞走四蹄轻。金环摇动，飘飘玉蟒撒朱缨。锦袋石子，轻轻飞动似流星。不用强弓硬弩，何须打弹飞铃，但着处，命须倾。东昌马骑将，没羽箭张清。

宋江在门旗下见了喝采。张清马上荡起征尘，往来驰走。门旗影里，左边闪出那个花项虎龚旺、右边闪出这个中箭虎丁得孙。三骑马来到阵前。张清手指宋江骂道：“水洼草贼，愿决一阵！”宋江问道：“谁可去战张清？”旁边恼犯这个英雄，忿怒跃马，手舞钩镰枪，出到阵前。宋江看时，乃是金枪手徐宁。宋江暗喜，便道：“此人正是对手。”徐宁飞马，直取张清。两马相交，双枪并举。斗不到五合，张清便走。徐宁去赶。张清把左手虚提长枪，右手便向锦袋中摸出石子，扭回身，觑得徐宁面门近，只一石子，可怜悍勇英雄，石子眉心早中，翻身落马。龚旺、丁得孙便来捉人。宋江阵上人多，早有吕方、郭盛两骑马，两枝戟，救回本阵。宋江等大惊，尽皆失色。再问：“那个头领接着厮杀？”宋江言未尽，马后一将飞出，看时，却是锦毛虎燕顺。宋江却待阻挡，那骑马已自去了。燕顺接住张清，斗无数合，迸拦不住。拨回马便走。张清望后赶来，手取石子、看燕顺后心一掷，打在镗甲护镜上，铮然有声，伏鞍而走。宋江阵上一人大叫：“匹夫何足惧哉！”拍马提槊，飞出阵去。宋江看时，乃是百胜将韩滔。不打话，便战张清。

两马方交，喊声大举。韩滔要在宋江面前显能，抖擞精神，大战张清。不到十合，张清便走。韩滔疑他飞石打来，不去追赶。张清回头，不见赶来，翻身勒马便转。韩滔却待挺槊来迎，被张清暗藏石子，手起，望韩滔鼻凹里打中。只见鲜血迸流，逃回本阵。彭玘见了大怒，不等宋公明将令，手舞三尖两刃刀，飞马直取张清。两个未曾交马，被张清暗藏石子在手，手起，正中彭玘面额，丢了三尖两刃刀，奔马回阵。

宋江见输了数将，心内惊惶，便要将军马收转。只见卢俊义背后一人大叫：“今日将威风折了，来日怎地厮杀！且看石子打得我么？”宋江看时，乃是丑郡马宣赞，拍马舞刀，直奔张清。张清便道：“一个来，一个走！两个来，两个逃！你知我飞石手段么？”宣赞道：“你打得别人，怎近得我！”说言未了，张清手起，一石子正中宣赞嘴边，翻身落马。龚旺、丁得孙却待来捉，怎当宋江阵上人多，众将救了回阵。宋江见了，怒气冲天，掣剑在手，割袍为誓：“我若不拿得此人，誓不回军！”呼延灼见宋江设誓，便道：“兄长此言，要我们弟兄何用！”就拍踢雪乌骓，直临阵前，大骂张清：“小儿得宠，一力一勇，认得大将呼延灼么？”张清便道：“辱国败将，也遭吾毒手！”言未绝，一石子飞来。呼延灼见石子飞来，急把鞭来隔时，却中在手腕上，早着一下，便使不动钢鞭，回归本阵。

宋江道：“马军头领都被损伤，步军头领谁敢捉得这张清？”只见部下刘唐，手捻朴刀，挺身出战。张清见了大笑，骂道：“你那败将，马军尚且输了，何况步卒！”刘唐大怒，径奔张清。张清不战，跑马归阵。刘唐赶去，人马相迎。刘唐手疾，一朴刀砍去，却砍着张清战马。那马后蹄直踢起来，刘唐面门上扫着马尾，双眼生花，早被张清只一石子，打倒在地。急待挣扎，阵中走出军事，横拖倒拽，拿入阵中去了。宋江大叫：

“那个去救刘唐？”只见青面兽杨志便拍马舞刀，直取张清。张清虚把枪来迎，杨志一刀砍去，张清镫里藏身，杨志却砍了个空。张清手拿石子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石子从肋窝里飞将过去。张清又一石子，铮的打在盔上，唬得杨志胆丧心寒，伏鞍归阵。宋江看了，辗转寻思：“若是今输了锐气，怎生回梁山泊！谁与我出得这口气？”

朱仝听得，目视雷横，说道：“一个不济事，我两个同去夹攻。”朱仝居左，雷横居右，两个朴刀，杀出阵前。张清笑道：“一个不济，又添一个！由你十个，理会待如何！”仝无惧色，在马上藏两个石子在手。雷横先到。张清手起，势如招宝七郎，石子来时，面门上怎生躲避！急待抬头看时，额上早中一石子，朴然倒地。朱仝急来快救，脖项上又一石子打着。关胜在阵上看见中伤，大挺神威，轮起青龙刀，纵开赤兔马，来救朱仝、雷横。刚抢得两个奔走还阵，张清又一石子打来。关胜急把刀一隔，正中着刀口，迸出火光。关胜无心恋战，勒马便回。

双枪将董平见了，心中暗忖：“我今新降宋江，若不显我些武艺，上山去必无光彩。”手提双枪，飞马出阵。张清看见，大骂董平：“我和你邻近州府，唇齿之邦，共同灭贼，正当其理！你今缘何反背朝廷，岂不自羞！”董平大怒，直取张清。两马相交，军器并举。两条枪阵上交加，四双臂环中撩乱。约斗五七合，张清拨马便走。董平道：“别人中你石子，怎近得我！”张清带住枪杆，去锦袋中摸出一石子，手起处真似流星掣电，石子来吓得鬼哭神惊。董平眼明手快，拨过了石子。张清见打不着，再取第二个石子，又打将去，董平又闪过了。两个石子打不着，张清却早心慌。那马尾相衔，张清走到阵门左侧，董平望后心刺一枪来。张清一闪，镫里藏身，董平却拗了

空，那条枪却拗将过来。董平的马和张清的马两厮并着。张清便撇了枪，双手把董平和枪连臂膊只一拖，却拖不动，两个搅做一块。宋江阵上索超望见，轮动大斧，便来解救。对阵龚旺、丁得孙两骑马齐出，截住索超厮杀。张清、董平又分拆不开。索超、龚旺、丁得孙三匹马搅做一团。林冲、花荣、吕方、郭盛四将一齐尽出，两条枪、两枝戟来助董平、索超。张清不见不是头，弃了董平，跑马入阵。董平不舍，直撞入去，却忘了提备石子。张清见董平追来，暗藏石子在手，待他马近，喝声道：“着！”董平急躲，那石子抹耳根上擦过去了。董平便回。索超撇了龚旺、丁得孙，也赶入阵来。张清停住枪，轻取石子，望索超打来。索超急躲不迭，打在脸上，鲜血迸流，提斧回阵。

却说林冲、花荣把龚旺截住在一边，吕方、郭盛把丁得孙截住一边。龚旺心慌便把飞枪标将来，却漂不着花荣、林冲。龚旺先没了军器，被林冲、花荣活捉归阵。这边丁得孙舞动飞叉，死命抵敌吕方、郭盛。不提防浪子燕青在阵门里看见，暗忖道：“我这里被他片时连打了一十五员大将，若拿他一个偏将不得，有何面目！”放下杆棒，身边取出弩弓，搭上弦，放一箭去，一声响，正中了丁得孙马蹄，那马便倒，却被吕方、郭盛捉过阵来。张清要来救时，寡不敌众，只得拿了刘唐，且回到东昌府去。太守在城上看见张清前后打了梁山泊一十五员大将，虽然折了龚旺、丁得孙，也拿得这个刘唐。回到州衙，先把刘唐长枷送狱，却再商议。

且说宋江收军回来，把龚旺、丁得孙送上梁山泊。宋江再与卢俊义、吴用道：“我闻五代时，大梁王彦章日不移影，连打唐将三十六员。今日张清无一时连打我一十五员大将，真是不在此人之下，也当是个猛将。”众人无语。宋江又道：“我看此人，全仗龚旺、丁得孙为羽翼。如今手足羽翼被擒，可用

良策，捉获此人。”吴用道：“兄长放心，小生见了此将出没，已自安排定了。虽然如此，且把中伤头领送回山寨，却教鲁智深、武松、孙立、黄信、李立，尽数引领水军，安排车仗船只，水陆并进，船骑相迎，赚出张清，便成大事。”吴用分拨已定。

再说张清在城内与太守商议道：“虽是赢得，贼势根本未除，暗使人去探听虚实，却作道理。”只见探事人回报：“寨后西北上，不知那里将许多粮米，有百十辆车子，河内又有粮草船，大小有五百余只。水陆并进，船马同来，沿路有几个头领监管。”太守道：“这贼们莫非有计？恐遭他毒手。再差人去打听，端的果是粮草也不是。”次日，小军回报说：“车上都是粮，尚且撒下米来。水中船只虽是遮盖着，尽有米布袋露将出来。”张清道：“今晚出城，先截岸上车子，后去取他水中船只。太守助战，一鼓而得。”太守道：“此计甚妙，只可善觑方便。”叫军汉饱餐酒食，尽行披挂，捎驮锦袋。张清手执长枪，引一千军兵，悄悄地出城。

是夜月色微明，星光满天。行不到十里，望见一簇车子，旗上明写“水浒寨忠义粮”。张清看了，见鲁智深担着禅杖，皂直裰拽扎起，当头先走。张清道：“这秃驴脑袋上着我一下石子！”鲁智深担着禅杖，此时自望见了，只做不知，大踏步只顾走，却忘了提防他石子。正走之间，张清马上喝声：“着！”一石子正飞在鲁智深头上，打得鲜血迸流，望后便倒。张清军马一齐呐喊，都抢将来。武松急挺两口戒刀，死去救回鲁智深，撒下粮车便走。张清夺得粮车，见果是粮米，心中欢喜。不来追赶鲁智深，且押送粮车，推入城来。太守见了大喜，自行收管。张清道：“再抢河中米船。”太守道：“将军善觑方便。”张清上马，转过南门。此时望见河港内粮船不计其数。张清便叫开城门，一齐呐喊，抢到河边。只见阴云密布，黑雾

遮天，马步军兵回头看时，你我对面不见。此是公孙胜行持道法。张清看见，心慌眼暗，却待要回，进退无路。四下里喊声乱起，正不知军兵从哪里来。林冲引铁骑军兵，将张清连人和马，都赶下水去了。河内却是李俊、张横、张顺、三阮、两童八个水军头领，一字儿摆在那里。张清便有三头六臂，也怎生挣扎得脱。被阮氏三雄捉住，绳缠索绑，送入寨中。水军头领飞报宋江。

吴用便催大小头领连夜打城。太守独自一个怎生支持得住。听得城外四面炮响，城门开了，吓得太守无路可逃。宋江军马杀入城中，先救了刘唐。次后便开仓库，就将钱粮一分发送梁山泊，一分给散居民。太守平日清廉，饶了不杀。

宋江等都在州衙里聚集，众人会面，只见水军头领早把张清解来。众多兄弟都被他打伤，咬牙切齿，尽要来杀张清。宋江见解将来，亲自直下堂阶迎接，便陪话道：“误犯虎威，请勿挂意。”邀上厅来。说言未了，只见阶下鲁智深使手帕包着头，拿着铁禅杖，径奔来要打张清。宋江隔住，连声喝退：“怎肯教你下手！”张清见宋江如此义气，叩头下拜受降。宋江取酒奠地，折箭为誓：“众弟兄若要如此报仇，皇天不佑，死于刀剑之下。”众人听了，谁敢再言。也是天罡星合当会聚，自然义气相投。宋江设誓已罢，道：“众弟兄勿得伤情！”众人大笑，尽皆欢喜。收拾军马，都要回山。只见张清在宋公明面前，举荐：“东昌府一个兽医，复姓皇甫，名端。此人善能相马，知得头口寒暑病症，下药用针，无不痊可，真有伯乐之材！原来幽州人氏，为他碧眼黄须，貌若番人，以此人称为紫髯伯。梁山泊亦有用他处，可唤此人带引妻小，一同上山。乞取钧旨。”宋江闻言大喜：“若是皇甫端肯去相聚，大称心怀。”张清见宋江相爱甚厚，随即便去唤到兽医皇甫端来拜见宋江

并众头领。有篇七言古风，单道皇甫端医术：

传家艺术无人敌，安骥年来有神力。
回生起死妙难言，拯急扶危更多益。
鄂公乌雅人尽夸，郭公騄驹来渥洼。
吐蕃枣骝号神骏，北地又羨拳毛騧。
腾骧駉馱皆经见，衔橛背鞍亦多变。
天闲十二旧驰名，手到病除能应验。
古人已往名不刊，只今又见皇甫端。
解治四百零八病，双瞳炯炯珠走盘。
天集忠良真有意，张清鄂荐诚良计。
梁山泊内添一人，号名紫髯伯乐裔。

宋江看了皇甫端一表非俗，碧眼重瞳，虬髯过腹，夸奖不已。皇甫端见了宋江如此义气，心中甚喜，愿从大义。宋江大喜。抚慰已了，传下号令，诸多头领，收拾车仗、粮食、金银，一齐进发。把这两府钱粮，运回山寨。前后诸将都起。于路无话。早回到梁山泊忠义堂上。宋江叫放出龚旺、丁得孙来，亦用好言抚慰。二人叩首拜降。又添了皇甫端在山寨。专工医兽。董平、张清亦为山寨头领。宋江欢喜，忙叫排宴庆贺。都在忠义堂上，各依次席而坐。宋江看了众多头领，却好一百单八员。宋江开言说道：“我等兄弟，自从上山相聚，但到处并无疏失，皆是上天护佑，非人之能。今来扶我为尊，皆托众弟兄英勇。一者合当聚义，二乃我再有句言语，烦你众兄弟共听。”吴用便道：“愿请兄长约束。”

宋江对着众头领，开口说这个主意下来。正是，有分教：三十六天罡临化地，七十二地煞闹中原。毕竟宋公明说出甚么

主意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一回 忠义堂石碣受天文 梁山泊英雄排座次

话说宋公明一打东平，两打东昌，回归山寨，计点大小头领共有一百八员，心中大喜。遂对众兄弟道：“宋江自从闹了江州上山之后，皆赖托众弟兄英雄扶助，立我为头。今者共聚得一百八员头领，心中甚喜。自从晁盖哥哥归天之后，但引兵马下山，公然保全。此是上天护佑，非人之能。纵有被掳之人，陷于縲绁，或是中伤回来，且都无事。今者一百八个皆在面前聚会，端的古往今来，实为罕有！从前兵刃到处，杀害生灵，无可禳谢。我心中欲建一罗天大醮，报答天地神明眷佑之恩：一则祈保众弟兄身心安乐；二则惟愿朝廷早降恩光，赦免逆天大罪，众当竭力捐躯，尽忠报国，死而后已；三则上荐晁天王早生天界，世世生生，再得相见。就行超度横亡恶死，火烧水溺，一应无辜被害之人，俱得善道。我欲行此一事，未知众弟兄意下如何？”众头领都称道：“此是善果好事，哥哥主见不差。”吴用便道：“先请公孙胜一清主行醮事，然后令人下山，四远邀请得道高士，就带醮器赴寨。仍使人收买一应香烛纸马、花果祭仪、素馔净食，并合用一应物件。”商议选定四月十五日为始，七昼夜好事。山寨广施钱财。督并干办。日期已近，向那忠义堂前挂起长幡四首。堂上扎缚三层高台。堂内铺设七宝三清圣像。两班设二十八宿，十二宫辰，一切主醮星官真宰。

堂外仍设监坛崔、卢、邓、窦神将。摆列已定，设放醮器齐备，请出道众，连公孙胜共是四十九员。

是日晴明的好，天和气朗，月白风清。宋江、卢俊义为首，吴用与众头领为次拈香。公孙胜作高功，主行斋事，关发一应文书符命，不在话下。当日醮筵，但见：

香腾瑞霭，花簇锦屏，一千条画烛流光，数百盏银灯散彩。对对高张羽盖，重重密布幢幡。风清三界步虚声，月冷九天垂沆瀣。金钟撞处，高功表进奏虚皇；玉佩鸣时，都讲登坛朝玉帝。绛绡衣星辰灿烂，芙蓉冠金碧交加。监坛神将狰狞，直日功曹猛将。道士齐宣宝忏，上瑶台酌水献花；真人密诵灵章，按法剑踏罡布斗。青龙隐隐来黄道，白鹤翩翩下紫宸。

当日公孙胜与那四十八员道众，都在忠义堂上做醮，每日三朝，至第七日三更时分。公胜孙在虚皇坛第一层，众道士在第二层，宋江等众头领在第三层，众小头目并将校都在坛下。众皆恳求上苍，务要拜求报应。是夜三更时候，只听得天上一声响，如裂帛相似，正是西北乾方天门上。众人看时，直竖金盘，两头尖，中间阔，又唤作天门开，又唤做天眼开。里面毫光射人眼目，霞彩缭绕，从中间卷出一块火来，如栲栳之形，直滚下虚皇坛来。那团火绕坛滚了一遭，竟攒入正南地下去了。此时天眼已合，众道士下坛来，宋江随即叫人将铁锹头掘开泥土，跟寻火块。那地下掘不到三尺深浅，只见一个石碣，正面两侧，各有天书文字，有诗为证：

忠义英雄迴结台，感通上帝亦奇哉！

人间善恶皆招报，天眼何时不大开！

当下宋江且教化纸满散。平明，斋众道士，各赠与金帛之物，以充衬资。方才取过石碣，看时，上面乃是龙章凤篆蝌蚪之书，人皆不识。众道士内有一人，姓何，法讳玄通，对宋江说道：“小道家间祖上留下一册文书，专能辨验天书。那上面自古都是蝌蚪文字，以此贫道善能辨认，译将出来，便知端的。”宋江听了大喜，连忙捧过石碣，教何道士看了，良久说道：“此石都是义士大名镌在上面。侧首一边是‘替天行道’四字，一边是‘忠义双全’四字。顶上皆有星辰南北二斗，下面却是尊号。若不见责，当以从头一一敷宣。”宋江道：“幸得高士指迷，缘分不浅，若蒙见教，实感大德。唯恐上天见责之言，请勿藏匿，万望尽情剖露，休遗片言。”宋江唤过圣手书生萧让，用黄纸眷写。何道士乃言：“前面有天书三十六行，皆是天罡星。背后也有天书七十二行，皆是地煞星。下面注着众义士的姓名。”观看良久，教萧让从头至后，尽数抄眷。

石碣前面，书梁山泊天罡星三十六员：天魁星呼保义宋江，天罡星玉麒麟卢俊义，天机星智多星吴用，天闲星入云龙公孙胜，天勇星大刀关胜，天雄星豹子头林冲，天猛星霹雳火秦明，天威星双鞭呼延灼，天英星小李广花荣，天贵星小旋风柴进，天富星扑天雕李应，天满星美髯公朱仝，天孤星花和尚鲁智深，天伤星行者武松，天立星双枪将董平，天捷星没羽箭张清，天暗星青面兽杨志，天佑星金枪手徐宁，天空星急先锋索超，天速星神行太保戴宗，天异星赤发鬼刘唐，天杀星黑旋风李逵，天微星九纹龙史进，天究星没遮拦穆弘，天退星插翅虎雷横，天寿星混江龙李俊，天剑星立地太岁阮小二，天竟星船火儿张横，天罪星短命二郎阮小五，天损星浪里白跳张顺，天败星活

阎罗阮小七，天牢星病关索杨雄，天慧星拚命三郎石秀，天暴星两头蛇解珍，天哭星双尾蝎解宝，天巧星浪子燕青。

石碣背面，书地煞星七十二员：

地魁星神机军师朱武，地煞星镇三山黄信，地勇星病尉迟孙立，\$ 地杰星丑郡马宣赞，地雄星井木犴郝思文，地威星百胜将韩滔，\$ 地英星天目将彭玳，地奇星圣水将单廷珪，地猛星神火将魏定国，\$ 地文星圣手书生萧让，地正星铁面孔目裴宣，地阔星摩云金翅欧鹏，\$ 地阖星火眼狻猊邓飞，地强星锦毛虎燕顺，地暗星锦豹子杨林，\$ 地轴星轰天雷凌振，地会星神算子蒋敬，地佐星小温侯吕方，\$ 地佑星赛仁贵郭盛，地灵星神医安道全，地兽星紫髯伯皇甫端，\$ 地微星矮脚虎王英，地慧星一丈青扈三娘，地暴星丧门神鲍旭，\$ 地然星混世魔王樊瑞，地猖星毛头星孔明，地狂星独火星孔亮，\$ 地飞星八臂那吒项充，地走星飞天大圣李衮，地巧星玉臂匠金大坚，\$ 地明星铁笛仙马麟，地进星出洞蛟童威，地退星翻江蜃童猛，\$ 地满星玉幡竿孟康，地遂星通臂猿侯建，地周星跳涧虎陈达，\$ 地隐星白花蛇杨春，地异星白面郎君郑天寿，地理星九尾龟陶宗旺，\$ 地俊星铁扇子宋清，地乐星铁叫子乐和，地捷星花项虎龚旺，\$ 地速星中箭虎丁得孙，地镇星小遮拦穆春，地嵇星操刀鬼曹正，\$ 地魔星云里金刚宋万，地妖星摸着天杜迁，地幽星病大虫薛永，\$ 地伏星金眼彪施恩，地僻星打虎将李忠，地空星小霸王周通，\$ 地全星鬼脸儿杜兴，地孤星金钱豹子汤隆，地短星出林龙邹渊，\$ 地角星独角龙邹润，地囚星旱地忽律朱贵，地藏星笑面虎朱富，\$ 地平星铁臂膊蔡福，地损星一枝花蔡庆，地奴星催命判官李立，\$ 地察星青眼虎李云，地恶星没面目焦挺，地丑星石将军石勇，\$ 地数星小尉迟孙新，地阴星母大虫顾大嫂，地刑星菜园子张青，\$ 地壮星母夜叉孙二娘，地劣星

活闪婆王定六，地健星险道神郁保四，\$ 地耗星白日鼠白胜，地贼星鼓上蚤时迁，地狗星金毛犬段景住。

当时何道士辨验天书，教萧让写录出来。读罢，众人看了，俱惊讶不已。宋江与众头领道：“鄙猥小吏，原来上应星魁。众多弟兄，也原来都是一会之人。上天显应，合当聚义。今已数足，上苍分定位数，为大小二等。天罡地煞星辰，都已分定次序，众头领各守其位，各休争执，不可逆了天言。”众人皆道：“天地之意，物理数定，谁敢违拗？”宋江遂取黄金五十两，酬谢何道士。其余道众收得经资，收拾醮器，四散下山去了。有诗为证：

月明风冷醮坛深，鸾鹤空中送好音。
地煞天罡排姓字，激昂忠义一生心。

且不说众道士回家去了，只说宋江与军师吴学究、朱武等计议。堂上要立一面牌额，大书“忠义堂”三字。断金亭也换个大牌扁。前面册立三关。忠义堂后建筑雁台一座，顶上正面大厅一所，东西各设两房。正厅供养晁天王灵位。东边房内，宋江、吴用、吕方、郭盛；西边房内，卢俊义、公孙胜、孔明、孔亮。第二披左一带房内，朱武、黄信、孙立、萧让、裴宣；右一带房内，戴宗、燕青、张清、安道全、皇甫端。忠义堂左边，掌管钱粮仓廩收放，柴进、李应、蒋敬、凌振；右边花荣、樊瑞、项充、李衮。山前南路第一关，解珍、解宝守把；第二关，鲁智深、武松守把；第三关，朱仝、雷横守把。东山一关，史进、刘唐守把；西山一关，杨雄、石秀守把；北山一关，穆弘、李逵守把。六关之外，置立八寨，有四旱寨，四水寨。正南旱寨，秦明、索超、欧鹏、邓飞；正东旱寨，关胜、徐宁、

宣赞、郝思文；正西旱寨，林冲、董平、单廷珪、魏定国；正北旱寨，呼延灼、杨志、韩滔、彭玘。东南水寨，李俊、阮小二；西南水寨，张横、张顺；东北水寨，阮小五、童威；西北水寨，阮小七、童猛。其余各有执事。

从新置立旌旗等项。山顶上立一面杏黄旗，上书“替天行道”四字。忠义堂前绣字红旗二面：一书“山东呼保义”，一书“河北玉麒麟”。外设飞龙飞虎旗、飞熊飞豹旗、青龙白虎旗、朱雀玄武旗、黄钺白旄、青幡皂盖、绯纓黑纛。中军器械外，又有四斗五方旗，三才九曜旗、二十八宿旗、六十四卦旗、周天九宫八卦旗、一百二十四面镇天旗：尽是侯健制造。金大坚铸造兵符印信。一切完备，选定吉日良时，杀牛宰马，祭献天地神明，挂上“忠义堂”、“断金亭”牌额，立起“替天行道”杏黄旗。

宋江当日大设筵宴，亲捧兵符印信，颁布号令：“诸多大小兄弟，各各管领，悉宜遵守，毋得违误，有伤义气。如有故违不遵者，定依军法治之，决不轻恕。计开：

梁山泊总兵都头领二员：呼保义宋江，玉麒麟卢俊义。

掌管机密军师二员：智多星吴用，入云龙公孙胜。

同参赞军务头领一员：神机军师朱武。

掌管钱粮头领二员：小旋风柴进，扑天雕李应。

马军五虎将五员：大刀关胜，豹子头林冲，霹雳火秦明，双鞭呼延灼，双枪将董平。

马军八骠骑兼先锋使八员：小李广花荣，金枪手徐宁，青面兽杨志，急先锋索超，没羽箭张清，美髯公朱仝，九纹龙史进，没遮拦穆弘。

马军小彪将兼远探出哨头领一十六员：镇三山黄信，病尉迟孙立，丑郡马宣赞，井木犴郝思文，百胜将韩滔，天目将彭玳，圣水将单廷珪，神火将魏定国，摩云金翅欧鹏。火眼狻猊邓飞，锦毛虎燕顺，铁笛仙马麟，跳涧虎陈达，白花蛇杨春，锦豹子杨林，小霸王周通。

步军头领一十员：花和尚鲁智深，行者武松，赤发鬼刘唐，插翅虎雷横，黑旋风李逵，浪子燕青，病关索杨雄，拚命三郎石秀，两头蛇解珍，双尾蝎解宝。

步军将校一十七员：混世魔王樊瑞，丧门神鲍旭，八臂那吒项充，飞天大圣李衮，病大虫薛永，金眼彪施恩，小遮拦穆春，打虎将李忠，白面郎君郑天寿，云里金刚宋万，摸着天杜迁，出林龙邹渊，独角龙邹润，花项虎龚旺，中箭虎丁得孙，没面目焦挺，石将军石勇。

四寨水军头领八员：混江龙李俊，船火儿张横，浪里白跳张顺，立地太岁阮小二，短命二郎阮小五，活阎罗阮小七，出洞蛟童威，翻江蜃童猛。

四店打听声息，邀接来宾头领八员：东山酒店小尉迟孙新、母大虫顾大嫂，西山酒店菜园子张青、母夜叉孙二娘，南山酒店旱地忽律朱贵、鬼脸儿杜兴，北山酒店催命判官李立、活闪婆王定六。

总探声息头领一员：神行太保戴宗。

军中走报机密步军头领四员：铁叫子乐和，鼓上蚤时迁，金毛犬段景住，白日鼠白胜。

守护中军马军骁将二员：小温侯吕方，赛仁贵郭盛。

守护中军步军骁将二员：毛头星孔明，独火星孔亮。

专掌行刑刽子二员：铁臂膊蔡福，一枝花蔡庆。

掌管造诸事头领一十六员：行文走檄调兵遣将一员，圣手书生萧让；定功赏罚军政司一员，铁面孔目裴宣；考算钱粮支出纳入一员，神算子蒋敬；监造大小战船一员，玉幡竿孟康；专管一应兵符印信一员，玉臂匠金大坚；专造一应旌旗袍袄一员，通臂猿侯健；专攻医兽一应马匹一员，紫髯伯皇甫端；专治诸疾内外科医士一员，神医安道全；监督打造一应军器铁甲一员，金钱豹子汤隆；专造一应大小号炮一员，轰天雷凌振；起造修葺房舍一员，青眼虎李云；屠宰牛马猪羊牲口一员，操刀鬼曹正；排设筵宴一员，铁扇子宋清；监造供应一切酒醋一员，笑面虎朱富；监筑梁山泊一应城垣一员，九尾龟陶宗旺；专一把捧帅字旗一员，险道神郁保四。

宣和二年四月初一日，梁山泊大聚会，分调人员告示。

当日梁山泊宋公明传令已了，分调众头领已定，各各领了兵符印信。筵宴已毕，人皆大醉，众头领各归所拨寨分。中间有未定执事者，都于雁台前后驻扎听调。有篇言语，单道梁山泊的好处，怎见得：八方共域，异姓一家。天地显罡煞之精，人境合杰灵之美。千里朝夕相见，一寸心死生可同。相貌语言，南北东西虽各别；心情肝胆，忠诚信义并无差。其人则有帝子神孙，富豪将吏，并三教九流，乃至猎户渔人，屠儿刽子，都一般儿哥弟称呼，不分贵贱；且又有同胞手足，捉对夫妻，与叔侄郎舅，以及跟随主仆，争斗冤仇，皆一样的酒筵欢乐，无

问亲疏。或精灵，或粗卤，或村外，或风流，何尝相碍，果然识性同居；或笔舌，或刀枪，或奔驰，或偷骗，各有偏长，真是随才器使。可恨的是假文墨，没奈何着一个圣手书生，聊存风雅；最恼的是大头巾，幸喜得先杀却白衣秀士，洗尽酸慳。地方四五百里，英雄一百八人。昔时常说江湖上闻名，似古楼钟声传播；今日始知星辰中列姓，如念珠子个个连牵。在晁盖恐托胆称王，归天及早；惟宋江肯呼群保义，把寨为头。休言啸聚山林，早愿瞻依廊庙。

梁山泊忠义堂上号令已定，各各遵守。宋江拣了吉日良时，焚一炉香，鸣鼓聚众，都到堂上。宋江对众道：“今非昔比，我有片言。今日既是天罡地曜相会，必须对天盟誓，各无异心，死生相托，患难相扶，一同保国安民。”众皆大喜。各人拈香已罢，一齐跪在堂上，宋江为首誓曰：“宋江鄙猥小吏，无学无能，荷天地之盖载，感日月之照临，聚弟兄于梁山，结英雄于水泊，共一百八人，上符天数，下合人心。自今已后，若是各人存心不仁，削绝大义，万望天地行诛，神人共戮，万世不得人身，亿载永沉末劫。但愿共存忠义于心，同著功勋于国，替天行道，保境安民。神天鉴察，报应昭彰。”誓毕，众皆同声共愿，但愿生生相会，世世相逢，永无断阻。当日歃血誓盟，尽醉方散。看官听说，这里方才是梁山泊大聚义处。有诗为证：

光耀飞离土窟间，天罡地煞降尘寰。
说时豪气侵肌冷，讲处英雄透胆寒。
仗义疏财归水泊，报仇雪恨上梁山。
堂前一卷天文字，付与诸公仔细看。

起头分拨已定，话不重言。原来泊子里好汉，但闲便下山，

或带人马，或只是数个头领各自取路去。途次中若是客商车辆人马，任从经过；若是上任官员，箱里搜出金银来时，全家不留，所得之物，解送山寨，纳库公用，其余些小，就便分了。折莫便是百十里，三二百里，若有钱粮广积害民的大户，便引人去公然搬取上山，谁敢阻当。但打听得有那欺压良善暴富小人，积攒得些家私，不论远近，令人便去尽数收拾上山。如此之大小何止千百余处。为是无人可以当抵，又不怕你叫起撞天屈来，因此不曾显露，所以无有话说。

再说宋江自盟誓之后，一向不曾下山，不觉炎威已过，又早秋凉，重阳节近，宋江便叫宋清安排大筵席，会众兄弟同赏菊花，唤做菊花之会。但有下山的兄弟们，不论远近，都要招回山寨来赴筵。至日，肉山酒海，先行给散马步水三军一应小头目人等，各令自去打团儿吃酒。且说忠义堂上遍插菊花，各依次坐，分头把盏。堂前两边筛锣击鼓，大吹大擂，语笑喧哗，觥筹交错，众头领开怀痛饮。马麟品箫，乐和唱曲，燕青弹筝，各取其和乐。不觉日暮。宋江大醉，叫取纸张笔来，一时乘着酒兴，作《满江红》一词。写毕，令乐和单唱这首词。道是：

喜遇重阳，更佳酿今朝新熟。见碧水丹山，黄芦苦竹。头上尽教添白发，鬓边不可无黄菊。愿樽前长叙弟兄情，如金玉。统豺虎，御边幅。号令明，军威肃。中心愿，平虏保民安国。日月常悬忠烈胆，风尘障却奸邪目。望天王降诏早招安，心方足。

乐和唱这个词，正唱到“望天王降诏早招安”，只见武松叫道：“今日也要招安，明日也要招安去，冷了弟兄们的心！”黑旋风便睁圆怪眼，大叫道：“招安，招安！招甚鸟安！”只

一脚，把桌子踢起，攏做粉碎。宋江大喝道：“这黑厮怎敢如此无礼！左右与我推去，斩讫报来！”众人都跪下告道：“这人酒后发狂，哥哥宽恕。”宋江答道：“众贤弟请起，且把这厮监下。”众人皆喜。有几个当刑小校，向前来请李逵。李逵道：“你怕我敢挣扎？哥哥杀我也不怨，刷我也不恨。除了他，天也不怕！”说了，便随着小校去监房里睡。宋江听了他说，不觉酒醒，忽然发悲。吴用劝道：“兄长既设此会，人皆欢乐饮酒。他是个粗卤的人，一时醉后，何必挂怀。且陪众兄弟尽此一乐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在江州，醉后误吟了反诗，得他气力来。今日又作满江红词，险些儿坏了他性命！早是得众兄弟谏救了。他与我身上情分最重，因此潜然泪下。”便叫武松：“兄弟，你也是个晓事的人，我主张招安，要改邪归正，为国家臣子，如何便冷了众人的心？”鲁智深便道：“只今满朝文武，多是奸邪，蒙蔽圣聪，就比俺的直裰染做皂了，洗杀怎得干净？招安不济事！便拜辞了，明日一个个各去寻趁罢！”宋江道：“众弟兄听说，今皇上至圣至明，只被奸臣闭塞，暂时昏昧。有日云开见日，知我等替天行道，不扰良民，赦罪招安，同心报国，青史留名，有何不美？因此只愿早早招安，别无他意。”众皆称谢不已。

当日饮酒，终不畅怀。席散，各回本寨。

次日清晨，众人来看李逵时，尚兀自未醒。众头领睡里唤起来说道：“你昨日大醉，骂了哥哥，今日要杀你。”李逵道：“我梦里也不敢骂他。他要杀我时，便由他杀了罢。”众弟兄引着李逵，去堂上见宋江请罪。宋江喝道：“我手下许多人马，都似你这般无礼，不乱了法度？且看众兄弟之面，寄下你项上一刀。再犯必不轻恕！”李逵喏喏连声而退，众人皆散。

一向无事，渐近岁终。那一日久雪初晴，只见山下有人来

报：离寨七八里，拿得莱州解灯上东京去的一行人，在关外听候将令。宋江道：“休要执缚，好生叫上关来。”没多时，解到堂前：两个公人，八九个灯匠，五辆车子。为头的这一个告道：“小人是莱州承差公人，这几个都是灯匠。年便东京着落本州要灯三架，今年又添两架，乃是玉棚玲珑九华灯。”宋江随即赏与酒食，叫取出灯来看。那做灯匠人将那玉棚灯挂起，搭上四边结带，上下通过九九八十一盏，从忠义堂上挂起，直垂到地。宋江道：“我本待都留了你的，惟恐教你吃苦，不当稳便。只留下这碗九华灯在此，其余的你们自解官去。酬烦之资，白银二十两。”众人再拜，恳谢不已，下山去了。宋江教把这碗灯点在晁天王孝堂内。

次日，对众头领说道：“我生长在山东，不曾到京师，闻知今上大张灯火，与民同乐，庆赏元宵，自冬至后，便造起灯，至今才完。我如今要和几个兄弟私去看一遭便回。”吴用谏道：“不可。如今东京做公的最多，倘有疏失，如之奈何？”宋江道：“我日间只在客店里藏身，夜晚入城看灯，有何虑焉？”众人苦谏不住，宋江坚执要行。正是：猛虎直临丹凤阙，杀星夜犯卧牛城。毕竟宋江怎地去东京看灯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二回 柴进簪花入禁苑 李逵元夜闹东京

话说当日宋江在忠义堂上分拨去看灯人数：“我与柴进一路，史进与穆弘一路，鲁智深与武松一路，朱仝与刘唐一路。只此四路人去，其余尽数在家守寨。”李逵便道：“说东京好灯，我也要去走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如何去得！”李逵守死要去，那里执拗得他住。宋江道：“你既然要去，不许你惹事，打扮做伴当跟我。”就叫燕青也走一遭，专和李逵作伴。

看官听说，宋江是个文面的人，如何去得京师？原来却得神医安道全上山之后，却把毒药与他点去了。后用好药调治，起了红疤；再要良金美玉，碾为细末，每日涂搽，自然消磨去了。那医书中说“美玉灭斑”，正此意也。当日先叫史进、穆弘扮作客人去了，次后便使鲁智深、武松扮作脚僧行去了，再后朱仝、刘唐也扮做客商去了。各人跨腰刀，提朴刀，都藏暗器，不必得说。

且说宋江与柴进扮作闲凉官，再叫戴宗扮作承局，也去走一遭，有些缓急，好来飞报。李逵、燕青扮伴当，各挑行李下山。众头领都送到金沙滩饯行。军师吴用再三分付李逵道：“你闲常下山，好歹惹事。今番和哥哥去东京看灯，非比闲时。路上不要吃酒，十分小心在意，便不得往常性格。若有冲撞，弟兄们不好厮见，难以相聚了。”李逵道：“不索军师忧心，

我这一遭并不惹事。”相别了，取路登程。抹过济州，路经滕州，取单州，上曹州来，前望东京万寿门外，寻一客店安歇下了。

宋江与柴进商议，此是正月十一日的话。宋江道：“明日白日里，我断然不敢入城。直到正月十四日夜，人物喧哗，此时方可入城。”柴进道：“小弟明日先和燕青入城中去探路一遭。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”次日，柴进穿一身整整齐齐的衣服，头上巾帻新鲜，脚下鞋袜干净。燕青打扮，更是不俗。两个离了店肆，看城外人家时，家家热闹，户户喧哗，都安排庆赏元宵，各作贺太平风景。来到城门下，没人阻挡，果然好座东京去处！怎见得：

州名汴水，府号开封。逶迤按吴楚之邦，延亘连齐鲁之境。山河形胜，水陆要冲。禹画为豫州，周封为郑地。层迭卧牛之势，按上界戊己中央；崔嵬伏虎之形，象周天二十八宿。金明池上三春柳，小苑城边四季花。十万里鱼龙变化之乡，四百座军州辐辏之地。霭霭祥云笼紫阁，融融瑞气照楼台。

当下柴进、燕青两个入得城来，行到御街上，往来观玩。转过东华门外，见往来锦衣花帽之人，纷纷济济，各有服色，都在茶坊酒肆中坐地。柴进引着燕青，径上一个小小酒楼，临街占个阁子。凭栏望时，见班直人等多从内里出入，幞头边各簪翠叶花一朵。柴进唤燕青，附耳低言：“你与我如此如此。”燕青是个点头会意的人，不必细问，火急下楼，出得店门，恰好迎着个老成的班直官。燕青唱个喏。那人道：“面生并不曾相识。”燕青说道：“小人的东人和观察是故交，特使小人来

相请。”原来那班直姓王。燕青道：“莫非足下是张观察？”那人道：“我自姓王。”燕青随口应道：“正是教小人请王观察，贪慌忘记了。”那王观察跟随着燕青来到楼上。燕青揭起帘子，对柴进道：“请到王观察来了。”燕青接了手中执色，柴进邀入阁儿里相见。各施礼罢。王班直看了柴进半晌，却不认得，说道：“在下眼拙，失忘了足下，适蒙呼唤，愿求大名。”柴进笑道：“小弟与足下童稚之交，且未可说，兄长熟思之。”一壁便叫取酒肉来，与观察小酌。酒保安排到肴馔果品，燕青斟酒，殷勤相劝。酒至半酣。柴进问道：“观察头上这朵翠花何意？”那王班直道：“今上天子庆贺元宵，我们左右内外共有二十四班，通类有五千七八百人。每人皆赐衣袄一领，翠叶金花一枝，上有小小金牌一个，凿着‘与民同乐’四字。因此每日在这里听候点视。如有宫花锦袄，便能勾入内里去。”柴进道：“在下却不省得。”又饮了数杯，柴进便叫燕青：“你自去与我旋一杯热酒来吃。”无移时，酒到了。柴进便起身与王班直把盏道：“足下饮过这杯小弟敬酒，方才达知姓氏。”王班直道：“在下实想不起，愿求大名。”王班直拿起酒来，一饮而尽。恰才吃罢，口角流涎，两脚腾空，倒在凳上。柴进慌忙去了巾帻、衣服、靴袜，却脱下王班直身上锦袄、踢串、鞋裤之类，从头穿了，带上花帽，拿了执色，分付燕青道：“酒保来问时，只说这观察醉了，那官人未回。”燕青道：“不必分付，自有道理支吾。”

且说柴进离了酒店，直入东华门去看那内庭时，真乃人间天上。但见：

祥云笼凤阙，瑞霭罩龙楼。琉璃瓦砌鸳鸯，龟背帘垂翡翠。正阳门径通黄道，长朝殿端拱紫垣。浑仪

台上算星辰，待漏院班分文武。墙涂椒粉，丝丝绿柳拂飞甍；殿绕栏楯，簇簇紫花迎步辇。恍疑身在蓬莱岛，仿佛神游兜率天。

柴进去到内里，但过禁门，为有服色，无人阻挡。直到紫宸殿，转过文德殿，殿门各有金锁锁着，不能勾进去。且转过凝晖殿，从殿边转将入去，到一个偏殿，牌上金书“睿思殿”三字，此是官家看书之处。侧首开着一扇朱红榻子。柴进闪身入去看时，见正面铺着御座，两边几案上放着文房四宝：象管、花笺、龙墨、端砚。书架上尽是群书，各插着牙签。正面屏风上，堆青迭绿画着山河社稷混一之图。转过屏风后面，但见着素白屏风上御书四大寇姓名，写着道：“山东宋江，淮西王庆，河北田虎，江南方腊。”

柴进看了四大寇姓名，心中暗忖道：“国家被我们扰害，因此时常记心，写在这里。”便去身边拔出暗器，正把“山东宋江”那四个字刻将下来。慌忙出殿，随后早有人来。

柴进便离了内苑，出了东华门，回到酒楼上看那王班直时，尚未醒来。依旧把锦衣、花帽、服色等项都放在阁儿内。柴进还穿了依旧衣服，唤燕青和酒保计算了酒钱，剩下十数贯钱，就赏了酒保。临下楼来分付道：“我和王观察是弟兄。恰才他醉了，我替他去内里点名回来，他还未醒。我却在城外住，恐怕误了城门。剩下钱都赏你，他的服色号衣都在这里。”酒保道：“官人但请放心，男女自伏侍。”柴进、燕青离得酒店，径出万寿门去了。王班直到晚起来，见了服色、花帽都有，但不知是何意。酒保说柴进的话，王班直似醉如痴，回到家中。次日有人来说：“睿思殿上不见了‘山东宋江’四个字。今日各门好生把得铁桶般紧，出入的人，都要十分盘诘。”王班直

情知是了，那里敢说。

再说柴进回到店中。对宋江备细说内宫之中，取出御书大寇“山东宋江”四字，与宋江看罢，叹息不已。

十四日黄昏，明月从东而起，天上并无云翳。宋江、柴进扮作闲凉官，戴宗扮作承局，燕青扮为小闲，只留李逵看房。四个人杂在社火队里，取路哄入封丘门来，遍玩六街三市，果然夜暖风和，正好游戏。转过马行街来，家家门前扎缚灯棚，赛悬灯火，照耀如同白日。正是：楼台上下火照火，车马往来人看人。四个转过御街，见两行都是烟月牌，牌上各有五个字，写道：“歌舞神仙女，风流花月魁。”宋江见了，便入茶坊里来吃茶，问茶博士道：“前面角妓是谁家？”茶博士道：“这是东京上厅行首，唤做李师师。”宋江道：“莫不是和今上打得热的？”茶博士道：“不可高声，耳目觉近。”宋江便唤燕青，附耳低言道：“我要见李师师一面，暗里取事。你可生个婉曲入去，我在此间吃茶等你。”宋江自和柴进、戴宗在茶坊里吃茶。

却说燕青径到李师师门首，揭开青布幕，掀起斑竹帘，转入中门，见挂着一碗鸳鸯灯，下面犀皮香桌儿上，放着一个博山古铜香炉，炉内细细喷出香来。两壁上挂着四幅名人山水画，下设四把犀皮一字交椅。燕青见无人出来，转入天井里面，又是一个大客位，设着三座香楠木雕花玲珑小床，铺着落花注水紫锦褥，悬挂一架玉棚好灯，摆着异样古董。燕青微微咳嗽一声，只见屏风背后转出一个丫环来，见燕青道个万福。便问燕青：“哥哥高姓？那里来？”燕青道：“相烦姐姐请妈妈出来，小闲自有话说。”梅香入去不多时，转出李妈妈来。燕青请他坐了，纳头四拜。李妈妈道：“小哥高姓？”燕青答道：“老娘忘了，小人是张乙的儿子张闲的便是，从小在外，今日

方归。”原来世上姓张姓李姓王的最多，那虔婆思量了半晌，又是灯下，认人不仔细，猛然省起，叫道：“你不是太平桥下小张闲么？你那里去了，许多时不来？”燕青答道：“小人一向不在家，不得来相望。如今伏待个山东客人，有的是家私，说不能尽。他是个燕南河北第一个有名财主，今来此间，一者就赏元宵，二者来京师省亲，三者就将货物在此做买卖，四者要求见娘子一面。怎敢说来宅上出入，只求同席一饮，称心满意。不是小闲卖弄，那人实有千百两金银，欲送与宅上。”那虔婆是个好利之人，爱的是金资，听的燕青这一席话，便动了念头，忙叫李师师出来，与燕青厮见。灯下看时，端的好容貌。燕青见了，纳头便拜。有诗为证：

芳年声介冠青楼，玉貌花颜世罕俦。
共羨至尊曾贴体，何惭壮士便低头。

那虔婆说与备细，李师师道：“那员外如今在那里？”燕青道：“只在前面对门茶坊里。”李师师便道：“请过寒舍拜茶。”燕青道：“不得娘子言语，不敢擅进。”虔婆道：“快去请来。”燕青径到茶坊里，耳边道了消息。戴宗取些钱，还了茶博士。三人跟着燕青，径到李师师家内。入是中门，相接请到大客位里。李师师敛手向前动问起居道：“适间张闲多谈大雅，今辱左顾，绮阁生光。”宋江答道：“山僻村野，孤陋寡闻，得睹花容，生平幸甚。”李师师便邀请坐，又看着柴进问道：“这位官人是足下何人？”宋江道：“此是表弟叶巡检。”就叫戴宗拜了李师师。宋江、柴进居左，客席而坐。李师师右边，主位相陪。奶子捧茶至，李师师亲手与宋江、柴进、戴宗、燕青换盏。不必说那盏茶的香味，细欺雀舌，香胜龙涎。

茶罢，收了盞托，欲叙行藏。只见奶子来报：“官家来到后面。”李师师道：“其实不敢相留。来日驾幸上清宫，必然不来。却请诸位此来，少叙三杯，以洗泥尘。”宋江喏喏连声，带了三人便行。

出得李师师门来，与柴进道：“今上两个表子，一个李师师，一个赵元奴。虽然见了李师师。何不再去赵元奴家走一遭？”宋江径到茶坊间壁。揭起帘幕，张闲便请赵婆出来说话。燕青道：“我这两位官人，是山东巨富客商，要见娘子一面，一百两花银相送。”赵婆道：“恰恨我女儿无缘，不快在床，出来相见不得。”宋江道：“如此再来求见。”赵婆相送去门，作别了。

四个且出小御街，径投天汉桥来看鳌山。正打从樊楼前过，听得楼上笙簧聒耳，鼓乐喧天，灯火凝眸，游人似蚁。宋江、柴进也上樊楼，寻个阁子坐下，取些酒食肴馔，也在楼上赏灯饮酒。吃不到数杯，只听得隔壁阁子内有人作歌道：

浩气冲天贯斗牛，英雄事业未曾酬。
手提三尺龙泉剑，不斩奸邪誓不休！

宋江听得，慌忙过来看时，却是九纹龙史进、没遮拦穆弘在阁子内吃得大醉，口出狂言。宋江走近前去喝道：“你这两个兄弟吓杀我也！快算还酒钱，连忙出去！早是遇着我，若是做公的听得，这场横祸不小！谁想你这两个兄弟也这般无知粗糙！快出城，不可迟滞。明日看了正灯，连夜便回。只此十分好了，莫要弄得撒撒了！”史进、穆弘默默无言，便叫酒保算还了酒钱，两个下楼，取路先投城外去了。

宋江与柴进四人微饮三杯，少添春色。戴宗计算还了酒钱。

四人拂袖下楼，径往万寿门，来客店内敲门。李逵困眼睁开，对宋江道：“哥哥不带我来也罢了，既带我来，却教我看房，闷出鸟来！你们都自去快活！”宋江道：“为你生性不善，面貌丑恶，不争带你入城，只恐因而惹祸。”李逵便道：“你不带我去便了，何消得许多推故！几曾见我那里吓杀了别人家小的大的！”宋江道：“只有明日十五日这一夜带你入去，看罢了正灯，连夜便回。”李逵呵呵大笑。

过了一夜，次日正是上元节候，天色晴明得好。看看傍晚，庆贺元宵的人知其数。古人有篇《绛都春》单道元宵景致：

融和初报，乍瑞霭霁色，皇都春早。翠幃竟飞，
玉勒争驰都门道。鳌山彩结蓬莱岛，向晚色双龙衔照。
绛霄楼上，彤芝盖底，仰瞻天表。缥缈，风传帝乐，
庆玉殿共赏群仙同到。施迺御香，飘满人间开嬉笑。
一点星球小，渐隐隐鸣梢声杳。游人月下归来，洞天
未晓。

当夜宋江与同柴进，依前扮作闲凉官，引了戴宗、李逵、燕青，五个人径从万寿门来。是夜虽无夜禁，各门头目军士全付披挂，都是戎装惯带，弓弩上弦，刀剑出鞘，摆布得甚是严整。高太尉自引铁骑马军五千，在城上巡禁。宋江等五个向人丛里挨挨抢抢，直到城里，先唤燕青附耳低言：“与我如此如此，只在夜来茶坊里相等。”燕青径往李师师家扣门，李妈妈、李行首都出来接见燕青，便说道：“烦达员外休怪，官家不时间来此私行，我家怎敢轻慢。”燕青道：“主要再三上复妈妈，启动了花魁娘子。山东海僻之地，无甚希罕物，便有些出产之物，将来也不中意。只教小人先送黄金一百两，权当人事。随

后别有罕物，再当拜送。”李妈妈问道：“如今员外在那里？”燕青道：“只在巷口等小人送了人事，同去看灯。”世上虔婆爱的是钱财，见了燕青取出那木炭也似金子两块，放在面前，如何不动心！便道：“今日上元佳节，我母子们却待家筵数杯。若是员外不弃，肯到贫家少叙片时……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去请，无有不来。”说罢，转身回得茶坊，说与宋江这话头，随即都到李师师家。宋江教戴宗同李逵只在门前等。

三个人入到里面大客位里。李师师接着，拜谢道：“员外识荆之初，何故以厚礼见赐？却之不恭，受之太过。”宋江答道：“山僻村野，绝无罕物。但送些小微物，表情而已，何劳花魁娘子致谢。”李师师邀请到一个小小阁儿里，分宾坐定，奶子、侍婢捧出珍异果子，济楚菜蔬，希奇按酒，甘美肴馔，尽用铉器，摆一春台。李师师执盏向前拜道：“夙世有缘，今夕相遇二君，草草杯盘，以奉长者。”宋江道：“在下山乡虽有贯伯浮财，未曾见如此富贵。花魁的风流声价，播传寰宇，求见一面，如登天之难，何况亲赐酒食！”李师师道：“员外奖誉太过，何敢当此！”都劝罢酒，叫奶子将小小金杯巡筛。但是李师师说些街市俊俏的话，皆是柴进回答。燕青立在边头和哄取笑。

酒行数巡，宋江口滑，揎拳裸袖，点点指指，把出梁山泊手段来。柴进笑道：“我表兄从来酒后如此，娘子勿笑。”李师师道：“各人禀性何伤。”丫环说道：“门前两个伴当，一个黄髭须，且是生的怕人，在外面喃喃呐呐地骂。”宋江道：“与我唤他两个人来。”只见戴宗引着李逵到阁子里。李逵看见宋江、柴进与李师师对坐饮酒，自肚里有五分没好气，睁圆眼，直瞅他三个。李师师便问道：“这汉是谁？恰象土地庙里对判官立地的小鬼。”众人都笑。李逵不省得他说。宋江答道：

“这个是家生的孩儿小李。”李师师笑道：“我倒不打紧，辱没了太白学士。”宋江道：“这厮却有武艺，挑得三二百斤担子，打得三五十人。”李师师叫取大银赏锺，各与三锺。戴宗也吃三锺。燕青只怕他口出讹言，先打抹他和戴宗依先去门前坐地。宋江道：“大丈夫饮酒，何用小杯！”就取过赏锺，连饮数锺。李师师低唱苏东坡大江东去词。宋江乘着酒兴，索纸笔来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拂开花笺，对李师师道：“不才乱道一词，尽诉胸中郁结，呈上花魁尊听。”当下宋江落笔，遂成乐府词一首，道是：

天南地北，问乾坤何处可容狂客？借得山东烟水寨，来买凤城春色。翠袖围香，绛销笼雪，一笑千金值。神仙体态，薄幸如何消得？想芦叶滩头，蓼花汀畔，皓月空凝碧。六六雁行连八九，只等金鸡消息。义胆包天，忠肝盖地，四海无人识。离愁万种，醉乡一夜头白。

写毕，递与李师师反复看了，不晓其意。宋江只要等他问其备细，却把心腹衷曲之事告诉。只见奶子来报：“官家从地道中来至后门。”李师师忙道：“不能远送，切乞恕罪。”自来后门接驾。

奶子、丫环连忙收拾过了杯盘什物，打过台桌，洒扫亭轩。宋江等都未出来，却闪在黑暗处，张见李师师拜在面前，奏道：“起居圣上龙体劳困。”只见天子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滚龙袍，说道：“寡人今日幸上清宫方回，教太子在宣德楼赐万民御酒，令御弟在千步廊买市。约下杨太尉，久等不至，寡人自来，爱卿近前与朕攀话。”宋江在黑地里说道：“今番错过，后次难

逢。俺三个就此告一道招安赦书，有何不好！”柴进道：“如何使得？便是应允了，后来也有翻变。”三个正在黑影里商量。

却说李逵见了宋江、柴进和那美色妇人吃酒，却教他和戴宗看门，头上毛发倒竖起来，一肚子怒气正没发付处。只见杨太尉揭起帘幕，推开扇门，径走入来，见了李逵，喝问道：“你这厮是谁？敢在这里？”李逵也不回应，提起把交椅，望杨太尉劈脸打来。杨太尉倒吃了一惊，措手不及，两交椅打翻地下。戴宗便来救时，那里拦得住。李逵扯下幅画来，就蜡烛上点着，东掙西掙，一面放火。香桌椅凳，打得粉碎。宋江等三个听得，赶出来看时，见黑旋风褪下半截衣裳，正在那里行凶。四个扯出门外去时，李逵就街上夺条棒。直打出小御街来。宋江见他性起，只得和柴进、戴宗先赶出城，恐关了禁门，脱身不得，只留燕青看守着他。李师师家火起，惊得赵官家一道烟走了。邻佑人等一面救火，一面救起杨太尉，这话都不必说。

城中喊起杀声，震天动地。高太尉在北门上巡警，听得了这话，带领军马，便来追赶。燕青伴着李逵。正打之间，撞着穆弘、史进。四人各执枪棒，一齐助力，直打到城边。把门军士急待要关门，外面鲁智深抡着铁禅杖，武行者使起双戒刀，朱仝、刘唐手捻着朴刀，早杀入城来，救出里面四个。方才出得城门，高太尉军马恰好赶到城外来，八个头领不见宋江、柴进、戴宗，正在那里心慌。

原来军师吴用已知此事，定教大闹东京。克时定日，差下五员虎将，引领带甲马军一千骑，是夜恰好到东京城外等接，正逢着宋江、柴进、戴宗三人。带来的空马就教上马。随后众人也到。正都上马时，于内不见了李逵。高太尉军马冲将出来。宋江手下的五虎将关胜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、董平突到城边，立马于濠堦上，大喝道：“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！早早献城，

免汝一死！高太尉听得，那里敢出城来。慌忙教放下吊桥，众军上城提防。宋江便唤燕青分付道：“你和黑厮最好，你可略等他一等，随后与他同来。我和军马众将先回，星夜还寨，恐怕路上别有枝节。”

不说宋江等军马去了。且说燕青立在人家房檐下看时，只见李逵从店里取了行李，拿着双斧，大吼一声，跳出店门，独自一个，要去打东京城池。正是：声吼巨雷离店肆，手提大斧劈城门。毕竟黑旋风李逵怎地去打城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三回 黑旋风乔捉鬼 梁山泊双献头

话说当下李逵从客店里抢将出来，手搭双斧，要奔城边劈门，被燕青抱住腰胯，只一跤，攛一个脚捎天。燕青拖将起来，望小路便走，李逵只得随他。为何李逵怕燕青？原来燕青小厮扑天下第一，因此宋公明着令燕青相守李逵。李逵若不随他，燕青小厮扑，手到一跤。李逵多曾着他手脚，以此怕他，只得随顺。燕青和李逵不敢从大路上走，恐有军马追来，难以抵敌，只得大宽转奔陈留县路来。李逵再穿上衣裳，把大斧藏在衣襟底下。又因没了头巾，却把焦黄发分开，绾做两个丫髻。行到天明，燕青身边有钱，村店中买些酒肉吃了，拽开脚步趱行。

次日天晓，东京城中好场热闹。高太尉引军出城，追赶不上自回。李师师只推不知。杨太尉也自归家将息。抄点城中被伤人数，计有四五百人，推倒跌损者，不计其数。高太尉会同枢密院童贯，都到太师府商议，启奏早早调兵剿捕。

且说李逵和燕青两个，在路行到一个去外，地名唤做四柳村。不觉天晚，两个便投一个大庄院来。敲开门，直进到草厅上。庄主狄太公出来迎接。看见李逵绾着两个丫髻，却不见穿道袍，面貌生得又丑，正不知是甚么人。太公随口问燕青道：“这位是那里来的师父？”燕青笑道：“这师父是个跷蹊人，你们都不省得他。胡乱趁些晚饭吃，借宿一夜，明日早行。”

李逵只不做声。太公听得这话，倒地便拜李逵，说道：“师父，可救弟子则个！”李逵道：“你要我救你甚事，实对我说。”那太公道：“我家一百余口，夫妻两个，嫡亲止有一个女儿，年二十余岁。半年之前，着了一个邪祟：只在房中，茶饭并不出来讨吃；若还有人去叫他，砖石乱打出来，家中人都被他打伤了。累累请将法官来，也捉他不得。”李逵道：“太公，我是蓟州罗真人的徒弟，会得腾云驾雾，专能捉鬼。你若舍得东西，我与你今夜捉鬼。如今先要一猪一羊，祭祀神将。”太公道：“猪羊我家尽有，酒自不必得说。”李逵道：“你拣得膘肥的宰了，烂煮将来，好酒更要几瓶，便可安排。今夜三更，与你捉鬼。”太公道：“师父如要书符纸札，老汉家中也有。”李逵道：“我的法只是一样，都没什么鸟符。身到房里，便揪出鬼来。”燕青忍笑不住。老儿只道他是好话，安排了半夜，猪羊都煮得熟了，摆在厅上。李逵叫讨十个大碗，滚热酒十瓶，做一巡筛。明晃晃点着两枝蜡烛，焰腾腾烧着一炉好香。李逵掇条凳子，坐在当中，并不念甚言语。腰间拔出大斧，砍开猪羊，大块价扯将下来吃。又叫燕青道：“小乙哥，你也来吃些。”燕青冷笑，那里肯来吃。李逵吃得饱了，饮过五六碗好酒，看得太公呆了。李逵便叫众庄客：“你们都来散福。”捻指间，散了残肉。李逵道：“快舀桶汤来。与我们洗手洗脚。”无移时，洗了手脚，问太公讨茶吃了。又问燕青道：“你曾吃饭也不曾？”燕青道：“吃得饱了。”李逵对太公道：“酒又醉，肉又饱，明日要走路程，老爷们去睡！”太公道：“却是苦也！这鬼几时捉得？”李逵道：“你真个要我捉鬼，着人引我到你女儿房里去。”太公道：“便是神道如今在房中，砖石乱打出来，谁人敢去？”

李逵拔两把板斧在手，叫人将火把远远照着。李逵大踏步

直抢到房边，只见房内隐隐的有灯，李逵把眼看时，见一个后生搂着一个妇人在那里说话。李逵一脚踢开了房门，斧到处，只见砍得火光爆散，霹雳交加。定睛打一看时，原来把灯盏砍翻了。那后生却待要走，被李逵大喝一声，斧起处，早把后生砍翻。这婆娘便钻入床底下躲了。李逵把那汉子先一斧砍下头，提在床上。把斧敲着床边喝道：“婆娘，你快出来！若不钻出来时，和床都剁的粉碎！”婆娘连声叫道：“你饶我性命，我出来！”却才钻出头来。被李逵揪住头发，直拖到死尸边问道：“我杀的那厮是谁？”婆娘道：“是我奸夫王小二。”李逵又回道：“砖头饭食，那里得来？”婆娘道：“这是我把金银头面与他，三二更将从墙上运将入来。”李逵道：“这等腌臢婆娘，要你何用！”揪到床边，一斧砍下头来。把两个人头拴做一处，再提婆娘尸首和汉子身尸相并。李逵道：“吃得饱，正没消食处。”就解下上半截衣裳，拿起双斧，看着两个死尸，一上一下，恰似发擂的乱剁了一阵。李逵笑道：“眼见这两个不得活了。”插起大斧，提着人头，大叫出厅前来：“两个鬼我都捉来了！”撇下人头。满庄里人都吃了一惊。都来看时，认得这个太公的女儿，那个人头，无人认得。数内一个庄客相了一回，认出道：“有些象东村头会粘雀儿的王小二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个庄客倒眼乖！”太公道：“师父怎生得知？”李逵道：“你女儿躲在床底下，被我揪出来问时，说道：‘他是奸夫王小二，吃的饮食，都是他运来。’问了备细，方才下手。”太公哭道：“师父，留得我女儿也罢。”李逵骂道：“打脊老牛！女儿偷了汉子，兀自要留他！你恁地哭时，倒要赖我不谢我？明日却和你说话！”燕青寻了个房，和李逵自去歇息。

太公却引人点着灯烛入房里去看时，照见两个没头尸首、剁做十来段，丢在地下。太公、太婆烦恼啼哭，便叫人扛出后

面去烧化了。李逵睡到天明，跳将起来，对太公道：“昨夜与你捉了鬼，你如何不谢？”太公只得收拾酒食相待，李逵、燕青吃了便行。狄太公自理家事。不在话下。

且说李逵和燕青离了四柳村，依前上路。此时草枯地阔，木落山空。于路无话。两个因大宽转梁山泊北，到寨尚有七八十里，巴不到山，离荆门镇不远。当日天晚，两个奔到一个大院敲门。燕青道：“俺们寻客店中歇去。”李逵道：“这大户人家，却不强似客店多少！”说犹未了，庄客出来，对说道：“我主太公正烦恼哩，你两个别处去歇。”李逵直走入去，燕青拖扯不住，直到草厅上。李逵口里叫道：“过往客人借宿一宵，打甚鸟紧？便道太公烦恼。我正要和烦恼的说话！”里面太公张时，看见李逵生得凶恶，暗地教人出来接纳。请去厅外侧首，有间耳房，叫他两个安歇。造些饭食，与他两个吃，着他里面去睡。多样时，搬出饭来。两个吃了，就便歇息。

李逵当夜没些酒，在土坑子上翻来复去睡不着，只听得太公、太婆在里面哽哽咽咽的哭。李逵心焦，那双眼怎地得合。巴到天明，跳将起来，便向厅前问道：“你家甚么人哭这一夜，搅得老爷睡不着？”太公听了，只得出来答道：“我家有个女儿，年方一十八岁，被人强夺了去。以此烦恼。”李逵道：“又来作怪！夺你女儿的是谁？”太公道：“我与你说他姓名，惊得你屁滚尿流！他是梁山泊头领宋江，有一百单八个好汉，不算小军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且问你，他是几个来？”太公道：“两日前，他和一个小后生各骑着一匹马来。”李逵便叫燕青：“小乙哥，你来听这老儿说的话，俺哥哥原来口是心非，不是好人了也。”燕青道：“大哥莫要造次，定没这事！”李逵道：“他在东京兀自去李师师家去，到这里怕不做出！”李逵便对太公说道：“你庄里有饭，讨些我们吃。我实对你说，则我

便是梁山泊黑旋风李逵。这个便是浪子燕青。既是宋江夺去了你的女儿，我去讨来还你。”太公拜谢了。

李逵、燕青径望梁山泊来，直到忠义堂上。宋江见了李逵、燕青回来，便问道：“兄弟，你两个那里来？错了许多路，如今方到。”李逵那里答应，睁圆怪眼，拔出大斧，先砍倒了杏黄旗。把“替天行道”四个字扯做粉碎。众人都吃一惊。宋江喝道：“黑厮又做甚么？”李逵拿了双斧，抢上堂来，径奔宋江。诗曰：

梁山泊里无奸佞，忠义堂前有诤臣。
留得李逵双斧在，世间直气尚能伸。

当有关胜、林冲、秦明、呼延灼、董平五虎将慌忙拦住，夺了大斧，揪下堂来。宋江大怒，喝道：“这厮又来作怪！你且说我的过失！”李逵气做一团，那里说得出口。

燕青向前道：“哥哥听禀一路上备细。他在东京城外客店里跳将出来，拿着双斧，要去劈门，被我一交掀翻，拖将起来。说与他：‘哥哥已自去了，独自一个风甚么？’恰才信小弟说，不敢从大路走。他又没了头巾，把头发绾做两个丫髻。正来到四柳村狄太公庄上，他去做法官捉鬼，正拿了他女儿并奸夫两个，都剁做肉酱。后来却从大路西边上山，他定要大宽转。将近荆门镇，当日天晚了，便去刘太公庄上投宿。只听得太公两口儿一夜啼哭，他睡不着，巴得天明，起去问他。刘太公说道：两日前梁山泊宋江和一个年纪小的后生，骑着两匹马到庄上来，老儿听得说是替天行道的人，因此叫这十八岁的女儿出来把酒，吃到半夜，两个把他女儿夺了去。李逵大哥听了这话，便道是实。我再三解说道：‘俺哥哥不是这般的人，多有依草附木，’

假名托姓的在外头胡做。’李大哥道：‘我见他在东京时，兀自恋着唱的李师师不肯放，不是他是谁？’因此来发作。”宋江听罢，便道：“这般屈事，怎地知得？如何不说？”李逵道：“我闲常把你做好汉，你原来却是畜生！你做得这等好事？”宋江喝道：“你且听我说！我和三二千军马回来，两匹马落路时，须瞒不得众人。若还抢得一个妇人，必然只在寨里。你却去我房里搜看！”李逵道：“哥哥你说甚么鸟闲话！山寨里都是你手下的人，护你的多，那里不藏过了！我当初敬你是个不贪色欲的好汉，你原来是酒色之徒。杀了阎婆惜，便是小样，去东京养李师师，便是大样。你不要赖，早早把女儿送还老刘，倒有个商量。你若不把女儿还他时，我早做早杀了你，晚做晚杀了你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且不要闹嚷。那刘太公不死，庄客都在，俺们同去面对。若还对翻了，就那里舒着脖子，受你板斧。如若对不翻，你这厮没上下，当得何罪？”李逵道：“我若还拿你不着，便输这颗头与你！”宋江道：“最好。你众兄弟都是证见。”便叫铁面孔目裴宣写了赌赛军令状二纸，两个各书了字。宋江的把与李逵收了，李逵的把与宋江收了。李逵又道：“这后生不是别人，只是柴进。”柴进道：“我便同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不怕你不来。若到那里对翻了之时，不怕你柴大官人，是米大官人，也吃我几斧！”柴进道：“这个不妨，你先去那里等。我们前去时，又怕有跷蹊。”李逵道：“正是。”便唤了燕青：“俺两个依前先去，他若不来，便是心虚。回来罢休不得。”正是：至人无过任评论，其次纳谏以为恩。最下自差偏自是，令人敢怒不敢言。

燕青与李逵再到刘太公庄上。太公接见，问道：“好汉，所事如何？”李逵道：“如今我那宋江，他自来教你认他，你和太婆并庄客都仔细认他。若还是时，只管实说，不要怕他，

我

自替你做主。”只见庄客报道：“有十数骑马来到庄上了。”李逵道：“正是了。”侧边屯住了人马，只教宋江、柴进入来。宋江、柴进径到草厅上坐下。李逵提着板斧立在侧边，只等老儿叫声是，李逵便要下手。那刘太公近前来拜了宋江。李逵问老儿道：“这个是夺你女儿的不是？”那老儿睁开 羸眼，打起老精神，定睛看了道：“不是。”宋江对李逵道：“你却如何？”李逵道：“你两个先着眼瞅他，这老儿惧怕你，便不敢说是。”宋江道：“你叫满庄人都来认我。”李逵随即叫到众庄客人等认时，齐声叫道：“不是。”宋江道：“刘太公，我便是梁山泊宋江，这位兄弟便是柴进。你的女儿都是吃假名托姓的骗将去了。你若打听得出来，报上山寨，我与你做主。”宋江对李逵道：“这里不和你说话，你回来寨里，自有辨理。”宋江、柴进自与一行人马先回大寨里去。燕青道：“李大哥，怎地好？”李逵道：“只是我性紧上错做了事。既然输了这颗头，我自一刀割将下来，你把去献与哥哥便了。”燕青道：“你没来由寻死做甚么？我叫你一个法则，唤做负荆请罪。”李逵道：“怎地是负荆？”燕青道：“自把衣服脱了，将麻绳捆绑了，脊梁上背着一把荆杖，拜伏在忠义堂前，告道：‘由哥哥打多少。’他自然不忍下手，这个唤做负荆请罪。”李逵道：“好却好，只是有些惶恐，不如割了头去干净。”燕青道：“山寨里都是你兄弟，何人笑你？”李逵没奈何，只得同燕青回寨来，负荆请罪。

却说宋江、柴进先归到忠义堂上，和众兄弟们正说李逵的事。只见黑旋风脱得赤条条地，背上负着一把荆杖，跪在堂前，低着头，口里不做一声。宋江笑道：“你那黑厮，怎地负荆？只这等饶了你不成？”李逵道：“兄弟的不是了，哥哥拣大棍

打几十罢。”宋江道：“我和你赌砍头，你如何却来负荆？”李逵道：“哥哥既是不肯饶我，把刀来割这颗头去，也是了当。”众人都替李逵陪话。宋江道：“若要我饶他，只教他捉得那两个假宋江，讨得刘太公女儿来还他，这等方才饶你。”李逵听了，跳将起来，说道：“我去瓮中捉鳖，手到拿来！”宋江道：“他是两个好汉，又有两副鞍马，你只独自一个，如何近傍得他？再叫燕青和你同去。”燕青道：“哥哥差遣，小弟愿往。”便去房中取了弩子，绰了齐眉棍，随着李逵，再到刘太公庄上。

燕青细问他来情，刘太公说道：“日平西时来，三更里去了，不知所在，又不敢跟去。那为头的生的矮小，黑瘦面皮。第二个夹壮身材，短须大眼。”二人问了备细，便叫：“太公放心，好歹要救女儿还你！我哥哥宋公明的将令，务要我两个寻将来，不敢违误。”便叫煮下干肉，做下蒸饼，各把料袋装了，拴在身边，离了刘太公庄上。先去正北上寻，但见荒僻无人烟去处，走了一两日，绝不见些消耗。却在正东上，又寻了两日，直到凌州高唐界内，又无消息。李逵心焦面热，却回来望西边寻去，又寻了两日，绝无些动静。

当晚两个且向山边一个古庙中供床上宿歇。李逵那里睡得着，爬起来坐地，只听得庙外有人走的响。李逵跳将起来，开了庙门看时，只见一条汉子提着朴刀，转过庙后山脚下上去。李逵在背后跟去。燕青听得，拿了弩弓，提了杆棒，随后跟来，叫道：“李大哥，不要赶，我自有道理。”是夜月色朦胧，燕青递杆棒与了李逵，远远望见那汉低着头只顾走。燕青赶上，搭上箭，弩弦稳放，叫声：“如意子不要误我。”只一箭，正中那汉的右腿，扑地倒了。李逵赶上，劈衣领揪住，直拿到古庙中，喝问道：“你把刘太公的女儿抢的那里去了？”那汉告

道：“好汉，小人不知此事，不曾抢甚么刘太公女儿。小人只是这里剪径，做些小买卖，那里敢大弄，抢夺人家子女！”李逵把那汉捆做一块，提起斧来喝道：“你若不实说，砍你做二十段！”那汉叫道：“且放小人起来商议。”燕青道：“汉子，我且与你拔了这箭。”放将起来问道：“刘太公女儿，端的是甚么人抢去了？只是你这里剪径的，你岂可不知些风声？”那汉道：“小人胡猜，未知真实。离此间西北上约有十五里有一座山，唤做牛头山，山上旧有一个道院。近来新被两个强人，一个姓王名江，一个姓董名海，这两个都是绿林中草贼，先把道士道童都杀了，随从只有五七个伴当，占住了道院，专一下来打劫。但到处只称是宋江，多敢是这两个抢了去。”燕青道：“这话有些来历，汉子，你休怕我！我便是梁山泊浪子燕青，他便是黑旋风李逵。我与你调理箭疮，你便引我两个到那里去。”那人道：“小人愿往。”

燕青去寻朴刀还了他，又与他扎缚了疮口。趁着月色微明，燕青、李逵扶着他走过十五里来路。到那山看时，苦不甚高，果似牛头之状。三个上得山来，天尚未明。来到山头看时，团团一遭土墙，里面约有二十来间房子。李逵道：“我与你先跳入墙去。”燕青道：“且等天明却理会。”李逵那里忍耐得，腾地跳将过去了。只听得里面有人喝声。门开处，早有人出来，便挺朴刀来奔李逵。燕青生怕撒了事，拄着杆棒，也跳过墙来。那中箭的汉子一道烟走了。燕青见这出来的好汉正斗李逵，潜身暗行，一棒正中那好汉脸颊骨上，倒入李逵怀里来，被李逵后心只一斧，砍翻在地。里面绝不见一个人出来。燕青道：“这厮必有后路走了。我与你去截住后门，你却把着前门，不要胡乱入去。”

且说燕青来到后门墙外，伏在黑暗处。只见后门开处，早

有一条汉子拿了钥匙，来开后面墙门。燕青转将过去。那汉见了，绕房檐便走出前门来。燕青大叫：“前门截住！”李逵抢将过来，只一斧，劈胸膛砍倒。便把两颗头都割下来，拴做一处。李逵性起，砍将入去，泥神也似都推倒了。那几个伴当躲在灶前，被李逵赶去，一斧一个都杀了。来到房中看时，果然见那个女儿在床上呜呜的啼哭。看那女子，云鬓花颜，其实美丽。有诗为证：

弓鞋窄窄起春罗，香沁酥胸玉一窝。
丽质难禁风雨骤，不胜幽恨蹙秋波。

燕青问道：“你莫不是刘太公女儿？”那女子答道：“奴家在十数日之前，被这两个贼掳在这里，每夜轮一个将奴家奸宿。奴家昼夜泪雨成行，要寻死处，被他监看得紧。今日得将军搭救，便是重生父母，再养爹娘。”燕青道：“他有两匹马，在那里放着？”女子道：“只在东边房内。”燕青备上鞍子，牵出门外，便来收拾房中积攒下的黄白之资，约有三五千两。燕青便叫那女子上了马，将金银包了，和人头抓了，拴在一匹马上，直到刘太公庄上。爹娘见了女子，十分欢喜，烦恼都没了，尽来拜谢两位头领。燕青道：“你不要谢我两个，你来寨里拜谢俺哥哥宋公明。”两个酒食都不肯吃，一家骑了一匹马，飞奔山上来。

回到寨中，红日衔山之际，都到三关之上。两个牵着马，驮着金银，提了人头，径到忠义堂上拜见宋江。燕青将前事细细说了一遍。宋江大喜，叫把人头埋了。金银收入库中，马放去战马群内喂养。次日，设筵宴与燕青、李逵作贺。刘太公也收拾金银上山，来到忠义堂上拜谢宋江。宋江那里肯受，与了

酒饭，教送下山回庄去了。不在话下。

梁山泊自此无话。不觉时光迅速，看看鹅黄着柳，渐渐鸭绿生波。桃腮乱簇红英，杏脸微开绛蕊。山前花，山后树，俱发萌芽；洲上苹，水中芦，都回生意。谷雨初晴，可是丽人天气；禁烟才过，正当三月韶华。宋江正坐，只见关下解一伙人到来，说道：“拿到一伙牛子，有七八个车箱，又有几束哨棒。”宋江看时，这伙人都是彪形大汉，跪在堂前告道：“小人等几个，直从凤翔府来，今上泰安州烧香。目今三月二十八日天齐圣帝降诞之辰，我们都去台上使棒，一连三日，何止有千百对在那里。今年有个扑手好汉，是太原府人氏，姓任，名原，身高一丈，自号擎天柱，口出大言，说道：‘相扑世间无对手，争跤天下我为魁。’闻他两年曾在庙上争跤，不曾有对手，白白地拿了若干利物。今年又贴招儿，单搦天下相扑。小人等因这个人来，一者烧香，二乃为看任原本事，三来也要偷学他几路好棒。伏望大王慈悲则个。”宋江听了，便叫小校：“快送这伙人下山去，分毫不得侵犯。今后遇有往来烧香的人，休要惊吓他，任从过往。”那伙人得了性命，拜谢下山去了。

只见燕青起身禀复宋江，说无数句，话不一席。有分教：惊动了泰安州，大闹了祥符县。正是：东岳庙中双虎斗，嘉宁殿上二龙争。毕竟燕青说出甚么话来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四回

燕青智扑擎天柱 李逵寿张乔坐衙

话说这燕青，他虽是三十六星之末，却机巧心灵，多见广识，了身达命，都强似那三十五个。当日燕青禀宋江道：“小乙自幼跟着卢员外学得这身相扑，江湖上不曾逢着对手。今日幸遇此机会，三月二十八日又近了，小乙并不要带一人，自去献台上，好歹攀他撻一交。若是输了撻死，永无怨心；倘或赢时，也与哥哥增些光彩。这日必然有一场好闹，哥哥却使人救应。”宋江说道：“贤弟，闻知那人身长一丈，貌若金刚，约有千百斤气力。你这般瘦小身材，纵有本事，怎地近傍得他？”燕青道：“不怕他长大身材，只恐他不着圈套。常言道：‘相扑的有力使力，无力斗智。’非是燕青敢说口，临机应变，看景生情，不倒的输与他那呆汉。”卢俊义便道：“我这小乙，端的自小学成好一身相扑。随他心意，叫他去。至期，卢某自去应他回来。”宋江问道：“几时可行？”燕青答道：“今日是三月二十四日了，来日拜辞哥哥下山，路上略宿一宵，二十六日赶到庙上，二十七日在那里打探一日，二十八日却好和那厮放对。”当日无事。

次日宋江置酒与燕青送行。众人看燕青时，打扮得村村朴朴，将一身花绣把衲袄包得不见，扮做山东货郎，腰里插着一把串鼓儿，挑一条高肩杂货担子。诸人看了都笑。宋江道：“

你既然装做货郎担儿，你且唱个山东货郎转调歌与我众人听。”燕青一手捻串鼓，一手打板，唱出货郎太平歌，与山东人不差分毫来去。众人又笑。酒至半酣，燕青辞了众头领下山，过了金沙滩，取路往泰安州来。

当日天晚，正待要寻店安歇，只听得背后有人叫道：“燕小乙哥，等我一等！”燕青歇下担子看时，却是黑旋风李逵。燕青道：“你赶来怎地？”李逵道：“你相伴我去荆门镇走了两遭，我见你独自个来，放心不下，不曾对哥哥说知，偷走下山，特来帮你。”燕青道：“我这里用你不着，你快早早回去。”李逵焦燥起来，说道：“你便是真个了得的好汉！我好意来帮你，你倒翻成恶意！我却偏要去！”燕青寻思，怕坏了义气，便对李逵说道：“和你去不争。那里圣帝生日，都是四山五岳的人聚会，认得你的颇多。你依的我三件事，便和你同去。”李逵道：“依得。”燕青道：“从今路上和你前后各自走，一脚到客店里，入得店门，你便自不要出来，这是第一件了。第二件，到得庙上客店里，你只推病，把被包了头脸，假做打盹睡，更不要做声。第三件，当日庙上，你挨在稠人中看争跤时，不要大惊小怪。大哥，依得么？”李逵道：“有甚难处！都依你便了。”当晚两个投客店安歇。

次日五更起来，还了房钱，同行到前面打火吃了饭。燕青道：“李大哥，你先走半里，我随后来也。”那条路上，只见烧香的人来往不绝，多有讲说任原的本事，两年在泰岳无对，今年又经三年了。燕青听得，有在心里。申牌时候，将近庙上，旁边众人都立定脚，仰面在那里看。燕青歇下担儿，分开人丛，也挨向前看时，只见两条红标柱，恰与坊巷牌额一般相似，上立一面粉牌，写道：“太原相扑擎天柱任原。”旁边两行小字道：“拳打南山猛虎，脚踢北海苍龙。”燕青看了，便扯匾担

将牌打得粉碎，也不说什么，再挑了担儿望庙上去了。看的众人，多有好事的，飞报任原说，今年有劈牌放对的。

且说燕青前面迎着李逵，便来寻客店安歇。原来庙上好生热闹，不算一百二十行经商买卖，只客店也有一千四五百家，延接天下香官。到菩萨圣节之时，也没安着人处，许多客店都歇满了。燕青、李逵只得就市梢头赁一所客店安下，把担子歇了，取一床夹被，教李逵睡着。店小二来问道：“大哥是山东货郎，来庙上赶趁，怕敢出房钱不起？”燕青打着乡谈说道：“你好小觑人！一间小房，值得多少？便比一间大房钱！没处去了，别人出多少房钱，我也出多少还你。”店小二道：“大哥休怪，正是要紧的日子，先说得明白最好。”燕青道：“我自来做买卖，倒不打紧，那里不去歇了？不想路上撞见了这个乡中亲戚，现患气病，因此只得要讨你店中歇。我先与你五贯铜钱，央及你就锅中替我安排些茶饭，临起身一发酬谢你。”小二哥接了铜钱，自去门前安排茶饭，不在话下。

没多时候，只听得店门外热闹。二三十条大汉走入店里来，问小二哥道：“劈牌定对的好汉在那房里安歇？”店小二道：“我这里没有。”那伙人道：“都说在你店中。”小二哥道：“只有两眼房，空着一眼，一眼是个山东货郎，扶着一个病汉赁了。那一伙人道：“正是那个货郎儿劈牌定对。”店小二道：“休道别人取笑！那货郎儿是一个小小后生，做得甚用！”那伙人齐道：“你只引我们去张一张。”店小二指道：“那角落头房里便是。”众人来看时，见紧闭着房门；都去窗子眼里张时，见里面床上两个人脚厮抵睡着。众人寻思不下，数内有一个道：“既是敢来劈牌，要做天下对手，不是小可的人。怕人算他，一定是假装害病的。”众人道：“正是了。都不要猜，临期便见。”不到黄昏前后，店里何止三二十伙人来打听，分

说得店小二口唇也破了。当晚搬饭与二人吃，只见李逵从被窝里钻出头来，小二哥见了吃一惊，叫声：“阿呀！这个是争跤的爷爷了！”燕青道：“争跤的不是他，他自病患在身。我便是径来争跤的。”小二歌道：“你休要瞒我，我看任原吞得你在肚里。”燕青道：“你休笑我，我自有法度教你们大笑一场，回来多把利物赏你。”小二哥看着他们吃了晚饭，收了碗碟，自去厨头洗刮，心中只是不信。

次日，燕青和李逵吃了些早饭，分付道：“哥哥，你自拴了房门高睡。”燕青却随了众人，来到岱岳庙里看时，果然是天下第一。但见：

庙居泰岱，山镇乾坤。为山岳之至尊，乃万神之领袖。山头伏槛，直望见弱水蓬莱；绝顶攀松，尽都是密云薄雾。楼台森耸，疑是金乌展翅飞来；殿阁楼层，恍觉玉兔腾身走到。雕梁画栋，碧瓦朱檐。凤扉亮榻映黄纱，龟背绣帘垂锦带。遥观圣象，九旒冕舜目尧眉；近睹神颜，袞龙袍汤肩禹背。九天司命，芙蓉冠掩映绛绡衣；炳灵圣公，赭黄袍偏称蓝田带。左侍下玉簪珠履。右侍下紫绶金章。阖殿威严，护驾三千金甲将；两廊猛勇，勤王十万铁衣兵。五岳楼相接东宫，仁安殿紧连北阙。蒿里山下，判官分七十二司；白骡庙中，土神按二十四气。管火池，铁面太尉月月通灵；掌生死，五道将军年年显圣。御香不断，天神飞马报丹书；祭祀依时，老幼望风皆获福。嘉宁殿祥云杳霭，正阳门瑞气盘旋，万民朝拜碧霞君，四远归依仁圣帝。

当时燕青游玩了一遭，却出草参亭，参拜了四拜，问烧香的道：“这相扑任教师在那里歇？”便有好事人说：“在迎恩桥下那个大客店里便是。他都着二三百个上足徒弟。”燕青听了，径来迎恩桥下看时，见桥边栏杆子上坐着二三十个相扑子弟，面前遍插铺金旗牌，锦绣帐额，等身靠背。燕青闪入客店里去，看见任原坐在亭心上。真乃有揭谛仪容，金刚貌相。坦开胸脯，显存孝打虎之威；侧坐胡床，有霸王拔山之势。在那里看徒弟相扑。数内有人认得燕青曾劈牌来，暗暗报与任原。只见任原跳将起来，扇着膀子，口里说道：“今年那个合死的，来我手里纳命。”燕青低了头，急出店门，听得里面都笑。急回到自己下处，安排些酒食，与李逵同吃了一回，李逵道：“这们睡，闷死我也！”燕青道：“只有今日一晚，明日便见雌雄。”当时闲话，都不必说。

三更前后，听得一派鼓乐响，乃是庙上众香官与圣帝上寿。四更前后，燕青、李逵起来，问店小二先讨汤洗了面，梳光了头，脱去了里面衲袄，下面牢拴了腿绷护膝，匾扎起了熟绢水棍，穿了多耳麻鞋。上穿汗衫，搭膊系了腰。两个吃了早饭，叫小二分付道：“房中的行李，你与我照管。”店小二应道：“并无失脱，早早得胜回来。”只这小客店里，也有三二十个烧香的，都对燕青道：“后生，你自斟酌，不要枉送了性命。”燕青道：“当下小人喝采之时，众人可与小人夺些利物。”众人都有先去了的。李逵道：“我带了这两把板斧去也好。”燕青道：“这个却使不得。被人看破，误了大事。”当时两个杂在人队里，先去廊下，做一块儿伏了。

那日烧香的人，真乃亚肩迭背。偌大一个东岳庙，一涌便满了。屋脊梁上都是看的人。朝着嘉宁殿，扎缚起山棚，棚上都是金银器皿，锦绣缎匹。门外拴着五头骏马，全副鞍辔。知

州禁住烧香的人，看这当年相扑献圣，一个年老的部署拿着竹批，上得献台，参神已罢，便请今年相扑的对手出马争跤。说言未了，只见人如潮涌，却早十数对哨棒过来。前面列着四把绣旗。那任原坐在轿来，这轿前轿后三二十对花胳膊的好汉，前遮后拥，来到献台上。部署请下轿来，开了几句温暖的呵会。任原道：“我两年到岱岳，夺了头筹，白白拿了若干利物。今年必用脱膊。”说罢，见一个拿水桶的上来。任原的徒弟，都在献台边，一周遭都密密地立着。且说任原先解了搭膊，除了巾帻，虚笼着蜀锦袄子，喝了一声参神喏，受了两口神水，脱下棉袄，百十万人齐喝一声采，看那任原时，怎生打扮？

头绾一窝穿心红角子，腰系一条绛罗翠袖。三串带儿拴十二个玉蝴蝶牙子扣儿，主腰上排数对金鸳鸯毡褶衬衣。护膝中有铜裆铜裤，缴臛内有铁片铁环。扎腕牢拴，踢鞋紧系。世间架海擎天柱，岳下降魔斩将人。

那部署道：“教师两年在庙上不曾有对手，今年是第三番了，教师有甚言语，安复天下众香官？”任原道：“四百座军州，七千余县治，好事香官恭敬圣帝，都助将利物来，任原两年白受了。今年辞了圣帝还乡，再也不上山来了。东至日出，西至日没，两轮日月，一合乾坤，南及南蛮，北济幽燕，敢有出来和我争利物的么？”

说犹未了，燕青捺着两边人的肩臂，口中叫道：“有，有！”从人背上直飞抢到献台上来。众人齐发声喊。那部署接着问道：“汉子，你姓甚名谁？那里人氏？你从何处来？”燕青道：“我是山东张货郎，特地来和他争利物。”那部署道：“汉子，性命只在眼前，你省得么？你有保人也无？”燕青道：“我就是保人，死了要谁偿命？”部署道：“你且脱膊下来看。”燕

青除了头巾，光光的梳着两个角儿，脱下草鞋，赤了双脚，蹲在献台一边，解了腿绷护膝，跳将起来，把布衫脱将下来，吐个架子，则见庙里的看官如搅海翻江相似，迭头价喝采，众人都呆了。任原看了他这花绣急健身材，心里倒有五分怯他。

殿门外月台上，本州太守坐在那里弹压，前后皂衣公吏环立七八十对，随即使人来叫。燕青下献台，来到面前。太守见了他这身花绣，一似玉亭柱上铺着软翠，心中大喜，问道：“汉子，你是那里人氏？因何到此？”燕青道：“小人姓张，排行第一，山东莱州人氏。听得任原搦天下人相扑，特来和他争跤。”知州道：“前面那匹全副鞍马，是我出的利物，把与任原。山棚上应有物件，我主张分一半与你。你两个分了罢。我自抬举你在我身边。”燕青道：“相公，这利物倒不打紧，只要掀翻他，教众人取笑，图一声喝采。”知州道：“他是一个金刚般的一条大汉，你敢近他不得！”燕青道：“死而无怨。”再上献台来，要与任原定对。部署问他先要了文书，怀中取出相扑社条，读了一遍，对燕青道：“你省得么？不许暗算。”燕青冷笑道：“他身上都有准备，我单单只这个水裯儿，暗算他甚么？”知州又叫部署来分付道：“这般一个汉子，俊俏后生，可惜了！你去与他分了这扑。”部署随即上献台，又对燕青道：“汉子，你留了性命还乡去罢，我与你分了这扑。”燕青道：“你好不晓事！知是我赢我输？”众人都和起来。只见分开了数万香官，两边排得似鱼鳞一般，廊庑屋脊上也都坐满，只怕遮着了这对相扑。任原此时，有心恨不得把燕青丢去九霄云外，跌死了他。部署道：“既然你两个要相扑，今年且赛这对献圣。都要小心着，各各在意。”净净地献台上只三个人。此时宿露尽收，旭日初起。部署拿着竹批，两边分付已了，叫声：“看扑！”

这个相扑，一来一往，最要说得分明。说明迟，那是疾，正如空中星移电掣相似，些儿迟慢不得。当时燕青做一块儿蹲在右边，任原先在左边立个门户。燕青只不动弹。初时献台上各占一半，中间心里合交。任原见燕青不动弹，看看逼过右边来，燕青只瞅他下三面。任原暗忖道：“这人必来算我下三面。你看我不消动手，只一脚踢这厮下献台去。”任原看看逼将入来，虚将左脚卖个破绽。燕青叫一声：“不要来！”任原却待奔他，被燕青去任原左肋下穿将过去。任原性起，急转身又来拿燕青，被燕青虚跃一跃，又在右肋下钻过去。大汉转身终是不便，三换换得脚步乱了。燕青却抢将入去，用右手扭住任原，探左手插入任原交裆，用肩胛顶住他胸脯，把任原直托将起来，头重脚轻，借力便旋四五旋，旋到献台边，叫一声：“下去！”把任原头在下，脚在上，直撞下献台来。这一扑，名唤做鹁鸽旋。数万的香官看了，齐声喝采。

那任原的徒弟们见掀翻了他师父，先把山棚拽倒，乱抢了利物，众人喝打时，那二三十徒弟抢入献台来，知州那里治押得住。不想旁边恼犯了这个太岁，却是黑旋风李逵看见了，睁圆怪眼，倒竖虎须，面前别无器械，便把杉刺子，葱般拨断，拿两条杉木在手，直打将来。香官数内有人认得李逵的，说将出名姓来。外面做公的人齐入庙里大叫道：“休教走了梁山泊黑旋风！”那知府听得这话，从顶门上不见了三魂，脚底下疏失了七魄，便望后殿走了。四下里的人涌并围将来，庙里香官各自奔走。李逵看任原时，跌得昏晕，倒在献台边，口内只有些游气。李逵揭块石板，把任原头打得粉碎。两个从庙里打将出来。门外弓箭乱射入来，燕青、李逵只得爬上屋去，揭瓦乱打。

不多时，只听得庙门前喊声大举，有人杀将入来。当头一

个，头戴白范阳毡笠儿，身穿白缎子袄，跨口腰刀，挺条朴刀，那汉是北京玉麒麟卢俊义。后面带着史进、穆弘、鲁智深、武松、解珍、解宝七筹好汉，引一千余人，杀开庙门，入来策应。燕青、李逵见了，便从屋上跳将下来，跟着大队便走。李逵便去客店里拿了双斧，赶来厮杀。这府里整点得官军来时，那伙好汉已自去得远了。官兵已知梁山泊人众难敌，不敢来追赶。

却说卢俊义便叫收拾李逵回去。行了半日，路上又不见了李逵。卢俊义又笑道：“正是招灾惹祸！必须使人寻他上山。穆弘道：“我去寻他回寨。”卢俊义道：“最好。”且不说卢俊义引众还山，却说李逵手持双斧，直到寿张县。当日午衙方散，李逵来到县衙门口，大叫入来：“梁山泊黑旋风爹爹在此！”吓得县中人手足都麻木了，动弹不得。原来这寿张县贴着梁山泊最近，若听得“黑旋风李逵”五个字，端的医得小儿夜啼惊哭。今日亲身到来，如何不怕？

当时李逵径去知县椅子上坐了，口中叫道：“着两个出来说话，不来时，便放火！”廊下房内众人商量：“只得着几个出去答应，不然怎地得他去？”数内两个吏员出来厅上拜了四拜，跪着道：“头领到此，必有指使。”李逵道：“我不来打搅你县里人，因往这里经过，闲耍一遭。请出你知县来，我和他厮见。”两个去了，出来回话道：“知县相公却才见头领来，开了后门，不知走往那里去了。”李逵不信，自转入后堂房里来寻，却见有那幞头衣衫匣子在那里放着。李逵扭开锁，取出幞头，插上展角，将来戴了，把绿袍公服穿上，把角带系了；再寻皂靴，换了麻鞋，拿着槐筒，走出厅前，大叫道：“吏典人等，都来参见！”众人没奈何，只得上去答应。李逵道：“我这般打扮也好么？”众人道：“十分相称。”李逵道：“你们令史祇候都与我排衙了便去。若不依我，这县都翻做白地。”

众人怕他，只得聚集些公吏人来，擎着牙杖骨朵，打了三通擂鼓，向前声喏。李逵呵呵大笑。又道：“你众人内也着两个来告状。”吏人道：“头领坐在此地，谁敢来告状？”李逵道：“可知人不来告状。你这里自着两个装做告状的来告。我又不伤他，只是取一回笑耍。”公吏人等商量了一会，只得着两个牢子装厮打的来告状。县门外百姓都放来看。两个跪在厅前，这个告道：“相公可怜见，他打了小人。”那个告：“他骂了小人，我才打他。”李逵道：“那个是吃打的？”原告道：“小人是吃打的。”又问道：“那个是打了他人？”被告道：“他先骂了，小人是打他来。”李逵道：“这个打了人的是好汉，先放了他去。这个不长进的，怎地吃人打了？与我枷号在衙门前示众。”李逵起身，把绿袍抓扎起，槐筒揣在腰里，掣出大斧，直看着枷了那个原告人，号令在县门前，方才大踏步去了，也不脱那衣靴。县门前看的百姓，那里忍得住笑。

正在寿张县前走过东，走过西，忽听得一处学堂读书之声。李逵揭起帘子，走将入去。吓得那先生跳窗走了。众学生们哭的哭，叫的叫，跑的跑，躲的躲。李逵大笑，出门来，正撞着穆弘。穆弘叫道：“众人忧得你苦，你却在这里风！快上山去！”那里由他，拖着便走。李逵只得离了寿张县，径奔梁山泊来。有诗为证：

牧民县令每猖狂，自幼先生教不良。
应遣铁牛巡历到，琴堂闹了闹书堂。

二人渡过金沙滩，来到寨里。众人见了李逵这般打扮都笑。到得忠义堂上，宋江正与燕青庆喜。只见李逵放下绿髻袍，去了双斧，摇摇摆摆，直至堂前，执着槐筒，来拜宋江。拜不

得两拜，把这绿襦袍踏裂，绊倒在地。众人都笑。宋江骂道：“你这厮忒大胆！不曾着我知道，私走下山，这是该死的罪过！但到处便惹起事端！今日对众弟兄说过，再不饶你！”李逵喏喏连声而退。梁山泊自此人马平安，都无甚事，每日在山寨中教演武艺，操练人马，令会水者上船习学。各寨中添造军器、衣袍、铠甲、枪刀、弓箭、牌弩、旗帜，不在话下。

且说泰安州备将前事申奏东京。进奏院中，又有收得各处州县申奏表文，皆为宋江等反乱，骚扰地方。此时道君皇帝有一个月不曾临朝视事。当日早朝，正是三下静鞭鸣御阙，两班文武列金阶。殿头官喝道：“有事出班早奏，无事卷帘退朝。”进奏院卿出班奏曰：“臣院中收得各州县累次表文，皆为宋江等部领贼寇，公然直进府州，劫掠库藏，抢掳仓廩，杀害军民，贪厌无足；所到之处，无人可敌。若不早为剿捕，日后必成大患。”天子乃云：“上元夜

此寇闹了京国，今又往各处骚扰，何况那里附近州郡。朕已累次差遣枢密院进兵，至今不见回奏。”旁有御史大夫催靖出班奏曰：“臣闻梁山泊上立一面大旗，上书‘替天行道’四字，此是曜民之术。民心既服，不可加兵。即目辽兵犯境，各处军马遮掩不及，若要起兵征伐，深为不便。以臣愚意，此等山间亡命之徒，皆犯官刑，无路可避，遂乃啸聚山林，恣为不道。若降一封丹诏，光禄寺颁给御酒珍羞，差一员大臣直到梁山泊，好言抚谕，招安来降。假此以敌辽兵，公私两便。伏乞陛下圣鉴。”天子云：“卿言甚当，正合朕意。”便差殿前太尉陈宗善为使，赍擎丹诏御酒，前去招安梁山泊大小人数。

是日朝散，陈太尉领了诏敕，回家收拾。不争陈太尉奉诏招安，有分教：香醪翻做烧身药，丹诏应为引战书。毕竟陈太尉怎地来招安宋江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五回

活阎罗倒船偷御酒 黑旋风扯诏骂钦差

话说陈宗善领了诏书，回到府中，收拾起身，多有人来作贺：“太尉此行，一为国家干事，二为百姓分忧，军民除患，梁山泊以忠义为主，只待朝廷招安。太尉可着些甜言美语，加意扶恤。”正话间，只见太师府干人来请，说道：“太师相邀太尉说话。”陈宗善上轿，直到新宋门大街太师府前下轿，干人直引进节堂内书院中，见了太师，侧边坐下。茶汤已罢，蔡太师问道：“听得天子差你去梁山泊招安，特请你来说知：到那里不要失了朝廷纲纪，乱了国家法度。你曾闻《论语》有云：‘行己有耻，使于四方，不辱君命，可谓使矣。’”陈太尉道：“宗善尽知，承太师指教。”蔡京又道：“我叫这个干人跟随你去。他多省得法度，怕你见不到处，就与你提拨。”陈太尉道：“深谢恩相厚意。”辞了太师，引着干人，离了相府，上轿回家。

方才歇定，门吏来报，高殿帅下马。陈太尉慌忙出来迎接，请到厅上坐定，叙问寒温已毕，高太尉道：“今日朝廷商量招安宋江一事，若是高俅在内，必然阻住。此贼累辱朝廷，罪恶滔天，今更赦宥罪犯，引入京城，必成后患。欲待回奏，玉音已出，且看大意如何。若还此贼仍昧良心，怠慢圣旨，太尉早早回京。不才奏过天子，整点大军，亲身到彼，剪草除根，是

吾之愿。太尉此去，下官手下有个虞候，能言快语，问一答十，好与太尉提拨事情。”陈太尉谢道：“感蒙殿帅忧心。”高俅起身，陈太尉送至府前，上马去了。

次日，蔡太师府张干办，高殿帅府李虞候二人都到了。陈太尉拴束马匹，整点人数，将十瓶御酒装在龙凤担内挑了，前插黄旗。陈太尉上马，亲随五六人，张干办、李虞候都乘马匹，丹诏背在前面，引一行人出新宋门。以下官员，亦有送路的，都回去了。迤迤来到济州。太守张叔夜接着，请到府中设筵相待，动问招安一节。陈太尉都说了备细。张叔夜道：“论某愚意，招安一事最好。只是一件，太尉到那里须是陪些和气，用甜言美语抚恤他众人，好共歹，只要成全大事。他数内有几个性如烈火的汉子，倘或一言半语冲撞了他，便坏了大事。”张干办、李虞候道：“放着我两个跟着太尉，定不致差迟。太守，你只管教小心和气，须坏了朝廷纲纪。小辈人常压着，不得一半，若放他头起，便做模样。”张叔夜道：“这两个是甚么人？”陈太尉道：“这一个蔡太师府内干办，这一个高太尉府里虞候。”张叔夜道：“只好教这两位干办不去罢！”陈太尉道：“他是蔡府、高府心腹人，不带他去，必然疑心。”张叔夜道：“下官这话只是要好，恐怕劳而无功。”张干办道：“放着我两个，万丈水无涓滴漏。”张叔夜再不敢言语。一面安排筵宴管待，送至馆驿内安歇。次日，济州先使人去了梁山泊报知。

却说宋江每日在忠义堂上聚众相会，商议军情。早有细作人报知此事，未见真实，心中甚喜。当日小喽罗领着济州报信的直到忠义堂上，说道：“朝廷今差一个太尉陈宗善，赍到十瓶御酒，赦罪招安丹诏一道，已到济州城内。这里准备迎接。”宋江大喜，遂取酒食，并彩缎二匹、花银十两，打发报信人先

回。宋江与众人道：“我们受了招安，得为国家臣子，不枉吃了许多时磨难！今日方成正果！”吴用笑道：“论吴某的意，这番必然招安不成。纵使招安，也看得俺们如草芥。等这厮引将大军来到，教他着些毒手，杀得他人亡马倒，梦里也怕，那时方受招安，才有些气度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们若如此说时，须坏了‘忠义’二字。”林冲道：“朝廷中贵官来时，有多少装么。中间未必是好事。”关胜便道：“诏书上必然写着些唬吓的言语，来惊我们。”徐宁又道：“来的人必然是高太尉门下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们都休要疑心，且只顾安排接诏。”先令宋清、曹正准备筵席，委柴进都管提调，务要十分齐整。铺设下太尉幕次，列五色绢缎，堂上堂下，搭彩悬花。先使裴宣、萧让、吕方、郭盛预先下山，离二十里伏道迎接。水军头领准备大船傍岸。吴用传令：“你们尽依我行，不如此，行不得。”

且说萧让引着三个随行，带引五六人，并无寸铁，将着酒果，在二十里外迎接。陈太尉当日在途中，张干办、李虞候不乘马匹，在马前步行。背后从人，何止二三百。济州的军官约有十数骑，前面摆列导引人马，龙凤担内挑着御酒，骑马的背着诏匣。济州牢子，前后也有五六十人，都要去梁山泊内，指望觅个小富贵。萧让、裴宣、吕方、郭盛在半路上接着，都俯伏道旁迎接。那张干办便问道：“你那宋江大似谁？皇帝诏敕到来，如何不亲自来接？甚是欺君！你这伙本是该死的人，怎受得朝廷招安！请太尉回去。”萧让、裴宣、吕方、郭盛俯伏在地，请罪道：“自来朝廷不曾有诏到寨，未见真实。宋江与大小头领都在金沙滩迎接，万望太尉暂息雷霆之怒，只要与国家成全好事，恕免则个。”李虞候便道：“不成全好事，也不愁你这伙贼飞上天去了。”有诗为证：

贝锦生谗自古然，小人凡事不宜先。
九天恩雨今宣布，可惜招安未十全。

当时吕方、郭盛道：“是何言语？只如此轻看作人！”萧让、裴宣只得恳请他。捧去酒果，又不肯吃。众人相随来到水边，梁山泊已摆着三只战船在彼，一只装载马匹，一只装裴宣等一千人，一只请太尉下船，并随从一应人等。先把诏书御酒放在船头上。那只船正是活阎罗阮小七监督。

当日阮小七坐在船梢上，分拨二十余个军健棹船，一家带一口腰刀。陈太尉初下船时，昂昂然，旁若无人，坐在中间。阮小七招呼众人，把船棹动，两边水手齐唱起歌来。李虞候便骂道：“村驴！贵人在此，全无忌惮！”那水手那里睬他，只顾唱歌，李虞候拿起藤条来打两边水手，众人并无惧色。有几个为头的回道：“我们自唱歌，干你甚事！”李虞候道：“杀不尽的反贼，怎敢回我话！”便把藤条去打，两边水手都跳在水里去了。阮小七在梢上说道：“直这般打我水手下水里去了，这船如何得去？”只见上流头两只快船下来接。原来阮小七预先积下的两舱水，见后头来船相近，阮小七便去拔了橇子，叫一声：“船漏了！”水早滚上舱里来。急叫救时，船里有一尺多水。那两只船帮将拢来，众人急救陈太尉过船去。各人且把船只顾摇开，那里来顾御酒诏书。两只快船先行了。

阮小七叫上水手来，舀了舱里水，把展布都试抹了，却叫水手道：“你且掇瓶御酒过来，我先尝一尝滋味。”一个水手便去担中取一瓶酒出来，解除了封头，递与阮小七。阮小七接过来，闻得喷鼻馨香。阮小七道：“只怕有毒，我且做个不着，先尝些个。”也无碗瓢，和瓶便呷，一饮而尽。阮小七吃了一瓶道：“有些滋味。”一瓶那里济事，再取一瓶来，又一

饮而尽。吃得口滑，一连吃了四瓶。阮小七道：“怎地好？”水手道：“船梢头有一桶白酒在那里。”阮小七道：“与我取舀水的瓢来，我都教你们到口。”将那六瓶御酒，都他与水手众人吃了。却装上十瓶村醪水白酒，还把原封头缚了，再放在龙凤担内，飞也似摇着船来。赶到金沙滩，却好上岸。

宋江等都在那里迎接，香花灯烛，鸣金擂鼓，并山寨里鼓乐，一齐都响。将御酒摆在桌子上，每一桌令四个人抬。诏书也在一个桌子上抬着。陈太尉上岸，宋江等接着，纳头便拜。宋江道：“文面小吏，罪恶迷天，曲辱贵人到此，接待不及，望乞恕罪。”李虞候道：“太尉是朝廷大贵人，大臣来招安你们，非同小可！如何把这等漏船，差那不晓事的村贼乘驾，险些儿误了大贵人性命？”宋江道：“我这里有的是好船，怎敢把漏船来载贵人？”张干办道：“太尉衣襟上兀自湿了，你如何耍赖！”宋江背后五虎将紧随定，不离左右，又有八骠骑将簇拥前后。见这李虞候、张干办在宋江前面指手划脚，你来我去，都有心要杀这厮。只是碍着宋江一个，不敢下手。

当日宋江请太尉上轿，开读诏书，四五次才请得上轿。牵过两匹马来，与张干办，李虞候骑。这两个男女，不知身已多大，装煞臭么。宋江央及得上马行了，令众人大吹大擂，迎上三关来。宋江等一百余个头领都跟在后面，直迎至忠义堂一齐下马，请太尉上堂。正面放着御酒诏匣，陈太尉、张干办、李虞候立在左边，萧让、裴宣立在右边。宋江叫点众头领时，一百七人，于内单只不见了李逵。此时是四月间天气，都穿夹罗战袄，跪在堂上，拱听开读。陈太尉于诏书匣内取出诏书，度与萧让。裴宣赞礼，众将拜罢。萧让展开诏书，高声读道：

制曰：文能安邦，武能定国。五帝凭礼乐而有疆

封，三皇用杀伐而定天下。事从顺逆，人有贤愚。朕承祖宗之大业，开日月之光辉，普天率土，罔不臣伏。近为尔宋江等啸聚山林，劫掠郡邑，本欲用彰天讨，诚恐劳我生民。今差太尉陈宗善前来招安，诏书到日，即将应有钱粮、军器、马匹、船只目下纳官，拆毁巢穴，率领赴京，原免本罪。倘或仍昧良心，违戾诏制，天兵一至，齟齬不留。故兹诏示，想宜知悉。宣和三年孟夏四月，日诏示。

萧让却才读罢，宋江已下，皆有怒色。只见黑旋风李逵从梁上跳将下来，就萧让手里夺过诏书，扯的粉碎，便来揪住陈太尉，拽拳便打。此时宋江、卢俊义大横身抱住，那里肯放他下手。恰才解拆得开，李虞候喝道：“这厮是甚么人？敢如此大胆！”李逵正没寻人打处，劈头揪住李虞候便打，喝道：“写来的诏书，是谁说的话？”张干办道：“这是皇帝圣旨。”李逵道：“你那皇帝正不知我这里众好汉，来招安老爷们，倒要做大！你的皇帝姓宋，我的哥哥也姓宋，你做得皇帝，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！你莫要来恼犯着黑爹爹，好歹把你好坏写诏的官员尽都杀了！”众人都来劝解，把黑旋风推下堂去。

宋江道：“太尉且宽心，休想有半星儿差池。且取御酒，教众人沾恩。”随即取过一副嵌宝金花钟，令裴宣取一瓶御酒。倾在银酒海内看时，却是村醪白酒。再将九瓶都打开，倾在酒海内，却是一般的淡薄村醪。众人见了，尽都骇然，一个个都走下堂去了。鲁智深提着铁禅杖，高声叫骂：“入娘撮鸟！忒杀是欺负人！把水酒做御酒来哄俺们吃！”赤发鬼刘唐也挺着朴刀杀上来，行者武松掣出双戒刀，没遮拦穆弘、九纹龙史进一齐发作。六个水军头领都骂下关去了。

宋江见不是话，横身在里面拦当，急传将令，叫轿马护送太尉下山，休教伤犯。此时四下大小头领，一大半闹将起来。宋江、卢俊义只得亲自上马，将太尉并开诏一千数人护送下三关，再拜伏罪：“非宋江等无心归降，实是草诏的官员不知我梁山泊的弯曲。若以数句善言抚恤，我等尽忠报国，万死无怨。太尉若回到朝廷，善言则个。”急急送过渡口，这一干人吓得屁滚尿流，飞奔济州去了。

却说宋江回到忠义堂上，再聚众头领筵席。宋江道：“虽是朝廷诏旨不明，你们众人也忒性躁。”吴用道：“哥哥，你休执迷！招安须自有日，如何怪得众兄弟们发怒？朝廷忒不将人为念！如今闲话都打迭起，兄长且传将令，马军拴束马匹，步军安排军器，水军整顿船只，早晚必有大军前来征讨。一两阵杀得他人亡马倒，片甲不回，梦着也怕，那时却再商量。”众人道：“军师言之极当。”是日散席，各归本帐。

且说陈太尉回到济州，把梁山泊开诏一事诉与张叔夜。张叔夜道：“敢是你们多说甚言语来？”陈太尉道：“我几曾敢发一言！”张叔夜道：“既是如此，枉费了心力，坏了事情。太尉急急回京，奏知圣上，事不宜迟。”

陈太尉、张干办、李虞候一行人从，星夜回京来，见了蔡太师，备说梁山泊贼寇扯诏毁谤一节。蔡京听了大怒道：“这伙草寇，安敢如此无礼！堂堂宋朝，如何教你这伙横行！”陈太尉哭道：“若不是太师福荫，小官粉骨碎身在梁山泊！今日死里逃生，再见恩相！”太师随即叫请童枢密、高、杨二太尉，都来相府，商议军情重事。无片时，都请到太师府白虎堂内。众官坐下，蔡太师教唤过张干办、李虞候，备说梁山泊扯诏毁谤一事，杨太尉道：“这伙贼徒如何主张招安他？当初是那一个官奏来？”高太尉道：“那日我若在朝内，必然阻住，如何

肯行此事！童枢密道：“鼠窃狗偷之徒，何足虑哉！区区不才，亲引一支军马，克时定日，扫清水泊而回。”众官道：“来日奏闻。”当下都散。

次日早朝，众官三呼万岁，君臣礼毕，蔡太师出班，将此事上奏天子。天子大怒，问道：“当日谁奏寡人，主张招安？”侍臣给事中奏道：“此日是御史大夫崔靖所言。”天子教命崔靖送大理寺问罪。天子又问蔡京道：“此贼为害多时，差何人可以收剿？”蔡太师奏道：“非以重兵，不能收伏。以臣愚意，必得枢密院官亲率大军，前去剿扫，可以刻日取胜。”天子教宣枢密使童贯问道：“卿肯领兵收捕梁山泊草寇么？”童贯跪下奏曰：“古人有云：‘孝当竭力，忠则尽命。’臣愿效犬马之劳，以除心腹之患。”高俅、杨戩亦皆保举。

天子随即降下圣旨，赐与金印兵符，拜东厅枢密使童贯为大元帅，任从各处选调军马，前去剿捕梁山泊贼寇，择日出师起行。正是：登坛攘臂称元帅，败阵攒眉似小儿。毕竟童枢密怎地出师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六回

吴加亮布四斗五方旗 宋公明排九宫八卦阵

话说枢密使童贯受了天子统军大元帅之职，径到枢密院中，便发调兵符验，要拨东京管下八路军州，各起军一万，就差本处兵马都监统率；又于京师御林军内选点二万，守护中军。枢密院下一应事务，尽委副枢密使掌管。御营中选两员良将为左羽右翼。号令已定，不旬日间，诸事完备。一应接续军粮，并是高太尉差人趲运。那八路军马？睢州兵马都监段鹏举，郑州兵马都监陈翥，陈州兵马都监吴秉彝、唐州兵马都监韩天麟，许州兵马都监李明，邓州兵马都监王义，湖州兵刀都监马万里，嵩州兵马都监周信。

御营中选到左羽右翼良将二员为中军，那二人？御前飞龙大将酆美，御前飞虎大将毕胜。

童贯掌握中军为主师，号令大小三军齐备，武库拨降军器，选定吉日出师。高、杨二太尉设筵饯行。朝廷着中书省一面赏军。且说童贯已令众将次日先驱出城，然后拜辞天子，飞身上马，出这新曹门，来五里短亭，只见高、杨二太尉率领众官，先在那里等候。童贯下马，高太尉执盏擎杯，与童贯道：“枢密相公此行，与朝廷必建大功，早奏凯歌。此寇潜伏水洼，只须先截四边粮草，坚固寨栅，诱此贼下山，然后进兵。那时一个个生擒活捉，庶不负朝廷委用。”童贯道：“重蒙教诲，不

敢有忘。”各饮罢酒。杨太尉也来执盏与童贯道：“枢相素读兵书，深知韬略，剿擒此寇，易如反掌，争奈此贼潜伏水泊，地利未便。枢相到彼，必有良策。”童贯道：“下官到彼，见机而作，自有法度。”高、杨二太尉一齐进酒贺道：“都门之外，悬望凯旋。”相别之后，各自上马。有各衙门合属官员送路的，不知其数。或近送、或远送，次第回京，皆不必说。大小三军，一齐进发，各随队伍，甚是严整。前军四队，先锋总领行军；后军四队，合兵将军监督；左右八路军马，羽翼旗牌催督；童贯镇握中军，总统马步御林军二万，都是御营选拣的人。童贯执鞭，指点军兵进发。怎见得军容整肃？但见：

兵分九队，旗列五方。绿沉枪、点钢枪、鸦角枪，布遍野光芒；青龙刀、偃月刀、雁翎刀，生满天杀气。雀画弓、铁胎弓、宝雕弓，对插飞鱼袋内；射虎箭、狼牙箭、柳叶箭，齐攒狮子壶中。桦车弩、漆抹弩、脚登弩，排满前军；开山斧、偃月斧、宣花斧，紧随中队。竹节鞭、虎眼鞭、水磨鞭，齐悬在肘上；流星锤、鸡心锤、飞抓锤，各带在身边。方天戟，豹尾翩翻；丈八矛，珠缠错落。龙文剑掣一汪秋水，虎头牌画几缕春云。先锋英勇，领拔山开路之精兵；元帅英雄，统喝水断桥之壮士。左统军、右统军，恢弘胆略；远哨马、近哨马，驰骋威风。震天鼙鼓摇山岳，映日旌旗避鬼神。

当日童贯离了东京，迤迤前进。不一二日，已到济州界分。太守张叔夜出城迎接，大军屯住城外。只见童贯引轻骑入城，至州衙前下马。张叔夜邀请至堂上，拜罢起居已了，侍立在前

面。童枢密道：“水洼草贼，杀害良民，邀劫商旅，造恶非止一端。往往剿捕，盖为不得其人，致容滋蔓。吾今统率大军十万，战将百员，刻日要扫清山寨，擒拿众贼，以安兆民。”张叔夜答道：“枢相在上，此寇潜伏水泊，虽然是山林狂寇，中间多有智谋勇烈之士。枢相勿以怒气自激，引军长驱；必用良谋，可成功绩。”童贯听了大怒，骂道：“都似你这等懦弱匹夫，畏刀避剑，贪生怕死，误了国家大事，以致养成贼势。吾今到此，有何惧哉！”张叔夜那里再敢言语，且备酒食供送。童枢密随即出城。次日驱领大军，近梁山泊下寨。

且说宋江等已有细作人探知多日了。宋江与吴用已自铁桶般商量计策，只等大军到来。告示诸将，各要遵依，毋得差错。

再说童枢密调拨军兵，点差睢州兵马都监段鹏举为正先锋，郑州都监陈翥为副先锋，陈州都监吴秉彝为正合后，许州都监李明为副合后，唐州都监韩天麟、邓州都监王义二人为左哨，洺州都监马万里、嵩州都监周信二人为右哨，龙虎二将酆美、毕胜为中军羽翼。童贯为元帅，总领大军，全身披挂，亲自监督。战鼓三通，诸军尽起。行不过十里之外，尘土起处，早有敌军哨路，来的渐近。鸾铃响处，约有三十余骑哨马，都戴青包巾，各穿绿战袄，马上尽系着红纓，每边拴挂数十个铜铃，后插一把雉尾，都是钟银细杆长枪，轻弓短箭。为头的战将是谁？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枪横鸦角，刀插蛇皮。销金的巾帨佛头青，挑绣的战袍鹦哥绿。腰系绒绦真紫色，足穿气裤软香皮。雕鞍后对悬锦袋，内藏打将的石头，战马边紧挂铜铃，后插招风的雉尾。骠骑将军没羽箭，张清哨路最当先。

马上来的将军，号旗上写的分明：“巡哨都头领没羽箭张清”。左有龚旺，右有丁得孙。直哨到童贯军前，相离不远，只隔百十步，勒马便回。前军先锋二将，不得军令，不敢乱动，报至中军。主帅童贯亲到军前，观犹未尽，张清又哨将来。童贯欲待遣人追战，左右说道：“此人鞍后锦袋中都是石子，去不放空，不可追赶。”张清连哨了三遭，不见童贯进兵，返回。行不到五里，只见山背后锣声响动，早转出五百步军来，当先四个步军头领，乃是黑旋风李逵、混世魔王樊瑞、八臂那吒项充、飞天大圣李袞，直奔前来。但见：

人人虎体，个个彪形。当先两座恶星神，随后二员真杀曜。李逵手持双斧，樊瑞腰掣龙泉。项充牌画玉爪狻猊，李袞牌描金睛獬豸。五百人绛衣赤袄，一部从红旆朱纓。青山中走出一群魔，绿林内迸开三昧火。

那五百步军就山坡下一字儿摆开，两边团牌齐齐扎住。童贯领军在前见了，便将玉麈尾一招，大队军马冲击前去。李逵、樊瑞引步军分开两路，都倒提着蛮牌，趲过山脚便走。童贯大军赶出山嘴，只见一派平川旷野之地，就把军马列成阵势。遥望李逵、樊瑞度岭穿林，都不见了。童贯中军立起攒木将台，令拨法官二员上去，左招右展，一起一伏，摆作四门斗底阵。阵势才完，只听得山后炮响，就后山飞出一彪军马来。童贯令左右拢住战马，自上将台看时，只见山东一路军马涌出来，前一队军马红旗，第二队杂彩旗，第三队青旗，第四队又是杂彩旗。只见山西一路人马也涌来，前一队人马是杂彩旗，第二队白旗，第三队又是杂彩旗，第四队皂旗。旗背后尽是黄旗。大

队军将，急先涌来，占住中央，里面列成阵势。远观未实，近睹分明。

正南上这队人马，尽都是火焰红旗，红甲红袍，朱纓赤马。前面一把引军红旗，上面金销南斗六星，下绣朱雀之状。那把旗招展动处，红旗中涌出一员大将，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盔顶朱纓飘一颗，猩猩袍上花千朵。
 狮蛮带束紫玉团，狻猊甲露黄金锁。
 狼牙木棍铁钉排，龙驹遍体胭脂裹。
 红旗招展半天霞，正按南方丙丁火。

号旗上写的分明：“先锋大将霹雳火秦明”。左右两员副将，左手是圣水将单廷珪，右边是神火将魏定国。三员大将，手拞兵器，都骑赤马，立于阵前。

东壁一队人马，尽是青旗，青甲青袍，青纓青马。前面一把引军青旗，上面金销东斗四星，下绣青龙之状。那把旗招展动处，青旗中涌出一员大将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蓝靛包巾光满目，翡翠征袍花一簇。
 铠甲穿连兽吐环，宝刀闪烁龙吞玉。
 青骢遍体粉团花，战袄护身鹦鹉绿。
 碧云旗动远山明，正按东方甲乙木。

号旗上写得分明：“左军大将大刀关胜”。左右两员副将，左手是丑郡马宣赞，右手是井木犴郝思文。三员大将，手拞兵器，都骑青马，立于阵前。

西壁一队人马，尽是白旗，白甲白袍，白纓白马。前面一

把引军白旗，上面金销西斗五星，下绣白虎之状。那把旗招展动处，白旗中涌出一员大将。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漠漠寒云护太阴，梨花万朵叠层琛。
素色罗袍光闪闪，烂银铠甲冷森森。
赛霜骏马骑狮子，出白长枪搭绿沉。
一簇旗幡飘雪练，正按西方庚辛金。

号旗上写的分明：“右军大将豹子头林冲”。左右两员副将，左手是镇三山黄信，右手是病尉迟孙立。三员大将，手拈兵器，都骑白马，立于阵前。

后面一簇人马，尽是皂旗，黑甲黑袍，黑纓黑马。前面一把引军黑旗，上面金销北斗七星，下绣玄武之状。那把旗招展动处，黑旗中涌出一员大将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堂堂卷地乌云起，铁骑强弓势莫比。
皂罗袍穿龙虎躯，乌油甲挂豺狼体。
鞭似乌龙搭两条，马如泼墨行千里。
七星旗动玄武摇，正按北方壬癸水。

号旗上写得分明：“合后大将双鞭呼延灼”。左右两员副将，左手是百胜将韩滔，右手是天目将彭玕已。三员大将，手持兵器，都骑黑马，立于阵前。

东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，青旗红甲。前面一把引军绣旗，上面金销巽卦，下绣飞龙。那把旗招展动处，捧出一员大将。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擐甲披袍出战场，手中拈着两条枪。
雕弓鸾凤壶中插，宝剑沙鱼鞘内藏。
束雾衣飘黄锦带，腾空马顿紫丝缰。
青旗红焰龙蛇动，独据东南守巽方。

号旗上写得分明：“虎军大将双枪将董平”。左右两员副将，左手是摩云金翅欧鹏，右手是火眼狻猊邓飞。手持兵器，都骑战马，立于阵前。

西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，红旗白甲。前面一把引军绣旗，上面金销坤卦，下绣飞熊。那把旗招展动处，捧出一员大将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当先涌出英雄将，凛凛威风添气象。
鱼鳞铁甲紧遮身，凤翅金盔拴护顶。
冲波战马似龙形，开山大斧如弓样。
红旗白甲火云飞，正据西南坤位上。

号旗上写得分明：“骠骑大将急先锋索超”。左右两员副将，左手是锦毛虎燕顺，右手是铁笛仙马麟。三员大将，手持兵器，都骑战马，立于阵前。

东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，皂旗青甲。前面一把引军绣旗，上面金销艮卦，下绣飞豹。那把旗招展动处，捧出一员大将，怎生结束？但见：

虎坐雕鞍胆气昂，弯弓插箭鬼神慌。
朱纓银盖遮刀面，绒缕金铃贴马旁。
盔顶穰花红错落，甲穿柳叶翠遮藏。
皂旗青甲烟尘内，东北天山守良方。

号旗上写得分明：“骠骑大将九纹龙史进”。左右两员副将，左手是跳涧虎陈达，右手是白花蛇杨春。三员大将，手持兵器，都骑战马，立于阵前。

西北方门旗影里一队军马，白旗黑甲。前面一把引军旗，上面金销乾卦，下绣飞虎。那把旗招展动处，捧出一员大将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雕鞍玉勒马嘶风，介冑棱层黑雾濛。
豹尾壶中银镞箭，飞鱼袋内铁胎弓。
甲边翠缕穿双凤，刀面金花嵌小龙。
一簇白旗飘黑甲，天门西北是乾宫。

号旗上写得分明：“骠骑大将青面兽杨志”。左右两员副将，左手是锦豹子杨林，右手是小霸王周通。三员大将，手持兵器，都骑战马，立于阵前。

八方摆布的铁桶相似，阵门里马军随马队，步军随步队，各持钢刀大斧，阔剑长枪，旗幡齐整，队伍威严。去那八阵中央，只见团团一遭都是杏黄旗，间着六十四面长脚旗，上面金销六十四卦，亦分四门。南门都是马军。正南上黄旗影里，捧出两员上将，一般结束。但见：

熟铜锣间花腔鼓，簇簇攒攒分队伍。
戗金铠甲赭黄袍，剪绒战袄葵花舞。
垓心两骑马如龙，阵内一双人似虎。
周围绕定杏黄旗，正按中央戊己土。

那兩員首將都騎黃馬，上首是美髯公朱仝，下首是插翅虎雷橫。一遭人馬盡都是黃旗，黃袍銅甲，黃馬黃纓。中央陣四門，東門是金眼彪施恩，西門是白面郎君鄭天壽，南門是雲里金剛宋萬，北門是病大蟲薛永。

那黃旗中間，立着那面“替天行道”杏黃旗，旗杆上拴着四條絨繩，四個長壯軍士晁定。中間馬上，有那一個守旗的壯士。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冠簪魚尾圈金線，甲皺龍鱗護錦衣。
凜凜身軀長一丈，中軍守定杏黃旗。

這個守旗的壯士，便是險道神郁保四。那簇黃旗後，便是一叢炮架，立着那個炮手轟天雷凌振，帶着副手二十餘人，圍繞着炮架。架子後一帶，都擺着撓鈎套索，準備捉將的器械。撓鈎手後，又是一遭雜彩旗幡，團團便是七重圍子手，四面立着二十八面綉旗，上面銷金二十八宿星辰，中間立着一面堆絨綉就、真珠圈邊、腳綴金鈴、頂插雉尾、鵝黃帥字旗。那一個守旗的壯士怎生模樣？但見：

鎧甲斜拴海獸皮，絳羅巾幘插花枝。
沖天殺氣人難犯，守定中軍帥字旗。

這個守旗的壯士，便是沒面目焦挺。去那帥字旗邊，設立兩個護旗的將士，都騎戰馬，一般結束，手執鋼槍，腰懸利劍，一個是毛頭星孔明，一個是獨火星孔亮。馬前馬後，排着二十四個把狼牙棍的铁甲軍士。

後面兩把領戰綉旗，兩邊排着二十四枝方天畫戟。左手十

二枝画戟丛中，捧着一员骁将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踞鞍立马天风里，铠甲辉煌光焰起，
麒麟束带称狼腰，獬豸吞胸当虎体。
冠上明珠嵌晓星，鞘中宝剑藏秋水。
方天画戟雪霜寒，风动金钱豹子尾。

绣旗上写得分明：“小温侯吕方”。那右手十二枝画戟丛中，也捧着一员骁将，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三叉宝冠珠灿烂，两条雉尾锦斓斑。
柿红战袄遮眼镜，柳绿征裙压绣鞍。
束带双跨鱼獭尾，护心甲挂小连环。
手持画杆方天戟，飘动金钱五色幡。

绣旗上写得分明：“赛仁贵郭盛”。两员将各持画戟，立马两边。画戟中间，一簇钢叉，两员步军骁将，一般结束。但见：虎皮磕脑豹皮裤，衬甲衣笼细织金。手内钢叉光闪闪，腰间利剑冷森森。一个是两头蛇解珍，一个是双尾蝎解宝。弟兄两个，各执着三股莲花叉，引着一行步战军士，守护着中军。随后两匹锦鞍马上，两员文士，掌管定赏功罚罪的人，左手那一个，乌纱帽，白罗襦，胸藏锦绣，笔走龙蛇，乃是梁山泊掌文案的秀士圣书生萧让。右手那一个，绿纱巾，皂罗衫，气贯长虹，心如秋水，乃是梁山泊掌吏一事的豪杰铁面孔目裴宣。

这两个马后，摆着紫衣持节的人，二十四个当路，将二十四把麻札刀。那刀林中，立着两个锦衣三串行刑刽子。怎生结束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一个皮主腰乾红簇就，一个罗踢串彩色装成。一个双环扑兽创金明，一个头巾畔花枝掩映。一个白纱衫遮笼锦体，一个皂秃袖半露鸦青。一个将漏尘斩鬼法刀擎，一个把水火棍手中提定。上手是铁臂膊蔡福，下手是一枝花蔡庆。

弟兄两个，立于阵前，左右都是擎刀手。背后两边摆着二十四枝金枪银枪，每边设立一员大将领队。左边十二枝金枪队里，马上一员骁将，手执金枪，侧坐战马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锦鞍骏马紫丝缰，金翠花枝压鬓旁。
雀画弓悬一弯月，龙泉剑挂九秋霜。
绣袍巧制鹦哥绿，战服轻裁柳叶黄。
顶上缨花红灿烂，手执铁杆缕金枪。

这员骁将，乃是梁山泊金枪手徐宁。右手十二枝银枪队里，马上一员骁将，手执银枪，也侧坐骏马，怎生披挂？但见：

蜀锦鞍鞞宝镫光，五明骏马玉钉。
虎筋弦扣雕弓硬，燕尾梢攒箭羽长。
绿锦袍明金孔雀，红鞞带束紫鸳鸯。
参差半露黄金甲，手执银丝铁杆枪。

这员骁将，乃是梁山泊小李广花荣。两势下都是风流威猛二将。金枪手，银枪手，各带皂罗巾，鬓边都插翠叶金花。左手十二个金枪手穿绿，右手十二个银枪手穿紫。背后又是锦衣

对对，花帽双双，绯袍簇簇，锦袄攒攒。两壁厢碧幢翠幕，朱幡皂盖，黄钺白旄，青萍紫电。两行二十四把钺斧，二十四对鞭挝。

中间一字儿三把销金伞盖，三匹绣鞍骏马。正中马前，立着两个英雄。左手那个壮士，端的是仪容济楚，世上无双。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头巾侧一根雉尾，束腰下四颗铜铃。
黄罗衫子晁金明，飘带绣裙相称，
兜小袜麻鞋嫩白，压腿絣护膝深青。
旗标令字号神行，百里登时取应。

这个便是梁山泊能行快走的头领神行太保戴宗。手持鹅黄令字绣旗，专管大军中往来飞报军情、调兵遣将一应事务。右手那个对立的壮士，打扮得出众超群，人中罕有，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褐衲袄满身锦衬，青包巾遍体金销。
鬓边插朵翠花娇，鬃唵玉环光耀。
红串绣裙裹肚，白裆素练围腰。
落生弩子棒头挑，百万军中偏俏。

这个便是梁山泊风流子弟，能干机密的头领浪子燕青。背着强弓，插着利箭，手提着齐眉杆棒，专一护持中军。远望着中军，去那右边销金青罗伞盖底下，绣鞍马上，坐着那个道德高人，有名羽士。怎生打扮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如意冠玉簪翠笔，绛销衣鹤舞金霞。火神珠履映桃花，环佩玎 斜挂。背

上雌雄宝剑，匣中微喷光华。青罗伞盖拥高牙，紫骝马雕鞍稳跨。这个便是梁山泊呼风唤雨，役使鬼神，行法真师入云龙公孙胜。马上背着两口宝剑，手中按定紫丝缰。去那左边销金青罗伞盖底下，锦鞍马上，坐着那个足智多谋、全胜军师吴用。怎生打扮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白道肥皂罗沿襖，紫丝条碧玉钩环。
手中羽扇动天关，头上纶巾微岸。
贴里暗穿银甲，垓心稳坐雕鞍。
一双铜鍊挂腰间，文武双全师范。

这个便是梁山泊能通韬略，善用兵机，有道军师智多星吴学究。马上手擎羽扇，腰悬两条铜链。

去那正中销金大红罗伞盖底下，那照夜玉狮子金鞍马上，坐着那个有仁有义统军大元帅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凤翅盔高攒金宝，浑金甲密砌龙鳞。
锦征袍花朵簇阳春，银铍剑腰悬光喷。
绣腿絣绒圈翡翠，玉玲珑带束麒麟。
真珠伞盖展红云，第一位天罡临阵。

这个正是梁山泊主，济州郟城县人氏，山东及时雨呼保义宋公明。全身结束，自仗银铍宝剑，坐骑金鞍白马，立于阵中监战，掌握中军。马后大戟长戈，锦鞍骏马，整整齐齐，三五十员牙将，都骑战马，手执长枪，全副弓箭。马后又设二十四枝画角，全部军鼓大乐。阵后又设两队游兵，伏于两侧，以为护持。中军羽翼，左是没遮拦穆弘，引兄弟小遮拦穆春，管领

马步军一千五百人；右是赤发鬼刘唐，引着九尾龟陶宗旺，管领马步军一千五百人，伏在两肋。后阵又是一队阴兵，簇拥着马上三个女头领，中间是一丈青扈三娘，左边是母大虫顾大嫂，右边是母夜叉孙二娘。押阵后是他三个丈夫，中间矮脚虎王英，左是小尉迟孙新，右是菜园子张青。总管马步军兵三千。那座阵势非同小可，但见：

明分八卦，暗合九宫。占天地之机关，夺风云之气象。前后列龟蛇之状，左右分龙虎之形。丙丁前进，如万条烈火烧山；壬癸后随，似一片乌云覆地。左势下盘旋青气，右手里贯串白光。金霞遍满中央，黄道全依戊己。四维有二十八宿之分，周回有六十四卦之变。盘盘曲曲，乱中队伍变长蛇；整整齐齐，静里威仪如伏虎。马军则一冲一突，步卒是或后或前。休夸八阵成功，谩说六韬取胜。孔明施妙计，李靖播神机。

枢密使童贯在阵中将台上，定睛看了梁山泊兵马，无移时摆成这个九宫八卦阵势。军马豪杰，将士英雄，惊得魂飞魄散，心胆俱落，不住声道：“可知但来此间收捕的官军，便大败而回，原来如此利害！”看了半晌，只听得宋江军中催战的锣鼓不住声发擂。童贯且下将台，骑上战马，再出前军，来诸将中问道：“那个敢厮杀的出去打话？”先锋队里转过一员猛将，挺身跃马而出，就马上欠身禀童贯道：“小将愿往，乞取钧旨。”看乃是郑州都监陈翥，白袍银甲，青马绦纓，使一口大杆刀，现充副先锋之职。童贯便教军中金鼓旗下发三通擂，将台上把红旗招展兵马。陈翥从门旗下飞马出阵，两军一齐呐喊。陈翥兜住马，横着刀，厉声大叫：“无端草寇，背逆狂徒，天兵到

此，尚不投降，直待骨肉为泥，悔之何及！”宋江正南阵中先锋头领虎将秦明飞马出阵，更不打话。舞起狼牙棍，直取陈翥。两马相交，兵器并举，一个使棍的当头便打，一个使刀的劈面砍来。二将来来往往，翻翻复复，斗了二十余合。秦明卖个破绽，放陈翥赶将入来，一刀却砍个空。秦明趁势手起棍落，把陈翥连盔带顶，正中天灵。陈翥翻身死于马下。秦明的两员副将单廷珪、魏定国，飞马直冲出阵来，先抢了那匹好马，接应秦明去了。

东南方门旗里，虎将双枪将董平见秦明得了头功，在马上寻思：“大军已踏动锐气，不就这里抢将过去，捉了童贯，更待何时！”大叫一声，如阵前起个霹雳，两手持两条枪，把马一拍，直撞过阵来。童贯见了，勒回马望中军便走。西南方门旗里骠骑将急先锋索超也叫道：“不就这里捉了童贯，更待何时！”手轮大斧，杀过阵来。中央秦明见两边冲杀过去，也招动本队红旗军马，一齐抢入阵中，来捉童贯。正是：数只皂雕追紫燕，一群猛虎啖羊羔。毕竟枢密使童贯性命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七回 梁山泊十面埋伏 宋公明两赢童贯

话说当日宋江阵中前部先锋，三队军马赶过对阵，大刀阔斧，杀得童贯三军人马大败亏输，星落云散，七损八伤。军士抛金弃鼓，撇戟丢枪，觅子寻爷，呼兄唤弟，折了万余人马，退三十里外扎住。吴用在阵中鸣金收军，传令道：“且未可尽情追杀，略报个信与他。”梁山泊人马都收回山寨，各自献功请赏。

且说童贯输了一阵，折了人马，早扎寨栅安歇下。心中忧闷，会集诸将商议。酆美、毕胜二将道：“枢相休忧，此寇知得官军到来，预先摆布下这座阵势。官军初到，不知虚实，因此中贼奸计。想此草寇，只是倚山为势，多设军马，虚张声势。一时失了地利。我等且再整练马步将士，停歇三日，养成锐气，将息战马。三日后将全部军将分作长蛇之阵，俱是步军杀将去。此阵如长山之蛇，击首则尾应，击尾则首应，击中则首尾皆应，都要连络不断。决此一阵，必见大功。”童贯道：“此计大妙，正合吾意。”即时传下将令，整肃三军，训练已定。

第三日，五更造饭，军将饱食，马带皮甲，人披铁铠，大刀阔斧，弓弩上弦，正是枪刀流水急，人马撮风行。大将酆美、毕胜当先引军，浩浩荡荡，杀奔梁山泊来。八路军马，分于左右，前面发三百铁甲哨马前去探路，回来报与童贯中军知道，

说：“前日战场上，并不见一个军马。”童贯听了心疑，自来前军问酆美、毕胜道：“退兵如何？”酆美答道：“休生退心，只顾冲突将去。长蛇阵摆定，怕做甚么？”官军迤迤前行，直进到水泊边，竟不见一个军马，但见隔水茫茫荡荡，都是芦苇烟火。远远地遥望见水浒寨山顶上一面杏黄旗在那里招展，亦不见些动静。童贯与酆美、毕胜勒马在万军之前，遥望见对岸水面上芦林中一只小船，船上一个人，头戴青箬笠，身披绿蓑衣，斜倚着船，背岸西独自钓鱼。童贯的步军隔着岸叫那渔人，问道：“贼在那里？”那渔人只不应。童贯叫能射箭的放箭，两骑马直近岸边滩头来，近水兜住马，扳弓搭箭，望那渔人后心颺地一箭去，那枝箭正射到箬笠上，当地一声响，那箭也落下水里去了。那两个马军是童贯军中第一惯射弓箭的。两个吃了一惊，勒回马，上来欠身禀童贯道：“两箭皆中，只是射不透，不知他身上穿着甚的。”童贯再拨三百能射硬弓的哨路马军来滩头摆开，一齐望着那渔人放箭。那乱箭射去，渔人不慌。多有落在水里的，也有射着船上的，但射着蓑衣箬笠的，都落下水里去。童贯见射他不死，便差会水的军汉脱了衣甲，赴水过去捉那渔人。早有三五十人赴将开去。那渔人听得船尾水响，知有人来，不慌不忙，放下鱼钓，取棹竿拿在身边。近船来的，一棹秆一个，太阳上着的，脑袋上着的，面门上着的，都打下水里去了。后面见沉了几个，都赴转岸上去寻衣甲。童贯看见大怒，教拨五百军汉下水去，定要拿这渔人；若有回来的，一刀两断。五百军人脱了衣甲，呐声喊，一齐都跳下水里，赴将过去。那渔人回转船头，指着岸上童贯大骂道：“乱国贼臣，害民的禽兽，来这里纳命，犹自不知死哩！”童贯大怒，喝教马军放箭。那渔人呵呵大笑，说道：“兀那里有军马到了。”把手指一指，弃了蓑衣箬笠，翻身攒入水底下去了。那五百军

正赴到船边，只听得在水中乱叫，都沉下去了。那渔人正是浪里白跳张顺，头上箬笠，上面是箬叶裹着，里面是铜打成；蓑衣里面一片熟铜打就，披着如龟壳相似，可知道箭矢射不入。张顺攢下水底，拔出腰刀，只顾排头价戳人，都沉下去，血水滚将起来。有乖的赴了开去，逃得性命。童贯在岸上看得呆了，身边一将指道：“山顶上那面黄旗正在那里磨动。”

童贯定睛看了，不解何意。众将也没做道理处。酆美道：“把三百铁甲哨马，分作两队，教去两边山后出哨，看是如何。”却才分到山前，只听得芦苇中一个轰天雷炮飞起，火烟缭乱。两边哨马齐回来报：“有伏兵到了！”童贯在马上那一惊不小！酆美、毕胜两边差人教军士休要乱动。数十万军都掣刀在手。前后飞马来叫道：“如有先走的便斩！”按住三军人马。童贯且与众将立马望时，山背后鼓声震地，喊杀喧天，早飞出一彪军马，都打着黄旗，当先有两员骁将领兵。怎见得那队军马整齐——

黄旗拥出万山中，烁烁金光射碧空。

马似怒涛冲石壁，人如烈火撼天风。

鼓声震动森罗殿，炮力掀翻泰华宫。

剑队暗藏插翅虎，枪林飞出美髯公。

两骑黄鬃马上，两员英雄头领：上首美髯公朱仝，下首插翅虎雷横，带领五千人马直杀奔官军。童贯令大将酆美、毕胜当先迎敌。两个得令，便骤马挺枪出阵，大骂：“无端草贼，不来投降，更待何时！”雷横在马上大笑，喝道：“匹夫死在眼前，尚且不知！怎敢与吾决战！”毕胜大怒，拍马挺枪直取雷横，雷横也使枪来迎。两马相交，军器并举。二将约战到二十余合，不分胜败。酆美见毕胜战久不能取胜，拍马舞刀，径来助战。朱仝见了，大喝一声，飞马轮刀来战酆美。四匹马两

对儿在阵前厮杀。童贯看了，喝采不迭。斗到间深里，只见朱仝、雷横卖个破绽，拨回马头望本阵便走。酆美、毕胜两将不舍，拍马追将过去。对阵军发声喊，望山后便走。童贯叫尽力追赶过山脚去。只听得山顶上画角齐鸣，众将抬头看时，前后两个炮直飞起来。童贯知有伏兵，把军马约住，教不要去赶。

只见山顶上闪出那面杏黄旗来，上面绣着“替天行道”四字。童贯蹙过山那边看时，见山头上一簇杂彩绣旗开处，显出那个郟城县盖世英雄山东呼保义宋江来。背后便是军师吴用、公孙胜、花荣、徐宁，金枪手，银枪手，众多好汉。童贯见了大怒，便差人马上山来拿宋江。大军人马，分为两路，却待上山，只听得山顶上鼓乐喧天，众好汉都笑。童贯越添心上怒，咬啐口中牙，喝道：“这贼怎敢戏吾！我当自擒这厮。”酆美谏道：“枢相，彼必有计，不可亲临险地。且请回军，来日却再打听虚实，方可进兵。”童贯道：“胡说！事已到这里，岂可退！教星夜与贼交锋。今已见贼，势不容退。”语犹未绝，只听得后军呐喊，探子报道：“正西山后冲出一彪军来，把后军杀做两处。”童贯大惊，带了酆美、毕胜，急回来救应后军时，东边山后鼓声响处，又早飞出一队人马来。一半是红旗，一半是青旗，捧着两员大将，引五千军马杀将来。那红旗军随红旗，青旗军随青旗，队伍端的整齐，但见——

对对红旗间翠袍，争飞战马转山腰。

日烘旗帜青龙见，风摆旌旗朱雀摇。

二队精兵皆勇猛，两员上将显英豪。

秦明手舞狼牙棍，关胜斜横偃月刀。

那红旗队里头领是霹雳火秦明，青旗队里头领是大刀关胜。二将在马上杀来，大喝道：“童贯早纳下首级！”童贯大怒，便差酆美来战关胜，毕胜去斗秦明。童贯见后军发喊得紧，又

教鳴金收軍，且休戀戰，延便且退。朱仝、雷橫引黃旗軍又殺將來，兩下里夾攻，童貫軍兵大亂。鄆美、畢勝保護着童貫，逃命而走。正行之間，刺斜里又飛出一彪軍馬來，接住了廝殺。那隊軍馬，一半是白旗，一半是黑旗，黑白旗中，也捧着兩員虎將，引五千軍馬，攔住去路。這隊軍端的整齊，但見——

炮似轰雷山石裂，綠林深处显戈矛。

素袍兵出银河涌，玄甲军来黑气浮。

兩股鞭飞风雨响，一条枪到鬼神愁。

左边大将呼延灼，右手英雄豹子头。

那黑旗队里头领是双鞭呼延灼，白旗队里头领是豹子头林冲。二将在马上大喝道：“奸臣童贯，待走那里去？早来受死！”一冲直杀入军中来。那睢州都监段鹏举接住呼延灼交战，泲州都监马万里接着林冲厮杀。这马万里与林冲斗不到数合，气力不如，却待要走，被林冲大喝一声，慌了手脚，着了一矛，戳在马下。段鹏举看见马万里被林冲搠死，无心恋战，隔过呼延灼双鞭，霍地拨回马便走。呼延灼奋勇赶将入来。两军混战。童贯只教夺路且回。只听得前军喊声大举，山背后飞出一彪步军，直杀入垓心里来。当先一僧一行者，领着军兵，大叫道：“休教走了童贯！”那和尚不修经忏，专好杀人，单号花和尚，双名鲁智深。这行者景阳冈曾打虎，水滸寨最英雄，有名行者武松。这两个杀入阵来。怎见得？有《西江月》为证：

鲁智深一条杖，武行者两口钢刀。钢刀飞出火光飘，禅杖来如铁炮。禅杖打开脑袋，钢刀截断人腰。两般兵器不相饶，百万军中显耀。

童贯众军被鲁智深、武松引领步军一冲，早四分五落。官

軍人馬，前無去路，後沒退兵，只得引酆美、畢勝撞透重圍，殺條血路，奔過山背後來。正喘息，又聽得炮聲大震，戰鼓齊鳴，看兩員猛將當先，一簇步軍攔路。怎見得？

兩頭蛇腥風難近，雙尾蝎毒氣齊噴。鋼叉一對世無倫，校獵場中聲震。左手解珍出眾，右手解寶超群。數千鐵甲虎狼軍，攪碎長蛇大陣。

來的步軍頭領解珍、解寶，各捻五股鋼叉，又引領步兵殺入陣內。童貫人馬遮攔不住，突圍而走。五面馬軍步軍一齊追殺，趕得官軍星落雲散。酆美、畢勝力保童貫而走。見解珍、解寶兄弟兩個挺起鋼叉，直衝到馬前。童貫急忙拍馬，望刺斜里便走。背後酆美、畢勝趕來救應，又得唐州都監韓天麟、鄧州都監王義，四個並力殺出垓心。方才進步，喘息未定，只見前面塵起，叫殺連天，綠叢叢林子里又早飛出一彪人馬。當先兩員猛將，攔住去路。那兩個是誰？但見：

一個宣花大斧，一個出白銀槍。槍如毒蟒露梢長，斧起處似開山神將。一個風浪俊骨，一個猛烈剛腸。董平國士更無雙，急先鋒索超誰讓。

這兩員猛將，雙槍將董平、急先鋒索超兩個更不對話，飛馬直取童貫。王義挺槍去迎，被索超手起斧落，砍于馬下。韓天麟來救，被董平一槍搠死。酆美、畢勝死保護童貫，奔馬逃命。四下里金鼓亂響，正不知何處軍來。童貫攔馬上坡看時，四面八方四隊馬軍，兩肋兩隊步軍，栲棧圈，簸箕掌，梁山泊軍馬大隊齊齊殺來。童貫軍馬如風落雲散，東零西亂。正看之間，山坡下一族人馬出來，認的旗號是陳州都監吳秉彝、許州都監李明。這兩個引着些斷槍折戟，敗殘軍馬，蕙轉琳琅山躲

避。看见招呼时，正欲上坡，急调人马，又见山侧喊声起来，飞过一彪人马赶出，两把认旗招展，马上两员猛将，各执兵器，飞奔官军。这两个是谁？有《临江仙》词作证：

盔上长缨飘火焰，纷纷乱撒猩红。胸中豪气吐长虹。战袍裁蜀锦，铠甲镀金铜。两口宝刀如雪练，垓心抖擞威风。左冲右突显英雄。军班青面兽，好汉九纹龙。

这两员猛将，正是杨志、史进，两骑马，两口刀，却才截住吴秉彝、李明两个军官厮杀。李明挺枪向前来斗杨志。吴秉彝使方天戟来战史进。两对儿在山坡下一来一往，盘盘旋旋，各逞平生武艺。童贯在山坡上勒住马，观之不定。四个人约斗到三十余合，吴秉彝用戟奔史进心坎上戳将来，史进只一闪，那枝戟从肋窝里放个过，吴秉彝连人和马抢近前来，被史进手起刀落，只见一条血潋光连肉，顿落金盔在马边，吴秉彝死于坡下。李明见先折了一个，却待也要拨回马走时，被杨志大喝一声，惊得魂消魄散，胆颤心寒，手中那条枪不知颠倒。杨志把那口刀从顶门上劈将下来。李明只一闪，那刀正剁着马的后胯下。那马后蹄踢将下去，把李明闪下马来。弃了手中枪，却待奔走，这杨志手快，随复一刀，砍个正着。可怜李明半世军官，化作南柯一梦。两员官将皆死于坡下。杨志、史进追杀败军，正如砍瓜截瓠相似。

童贯和酆美、毕胜在山坡上看了，不敢下来，身无所措。三个商量道：“似此如何杀得出去？”酆美道：“枢相且宽心，小将望见正南上，尚兀自有大队官军扎住在那里，旗幡不倒，可以解救。毕都统保守枢相在山头，酆美杀开条路，取那枝军

马来，保护枢相出去。童贯道：“天色将晚，你可善觑方便，疾去早来。”酆美提着大杆刀，飞马杀下山来，冲开条路，直到南边。看那队军马时，却是嵩州都监周信，把军兵团团摆定，死命抵住。垓心里看见那酆美来，便接入阵内，问：“枢相在那里？”酆美道：“只在前面山坡上，专等你这枝军马去救护杀出来。事不宜迟，火速便起。”周信听说罢，便教传令，马步军兵，都要相顾，休失队伍，齐心并力。二员大将当先，众军助喊，杀奔山坡边来。行不到一箭之地，刺斜里一枝军到。酆美舞刀，径出迎敌，认得是睢州都监段鹏举，三个都相见了，合兵一处，杀到山坡下。毕胜下坡迎接上去，见了童贯，一处商议道：“今晚便杀出去好？却捱到来朝去好？”酆美道：“我四人死保枢相，只就今晚杀透重围出去，可脱贼寇。”

看看近夜，只听得四边喊声不绝，金鼓乱鸣。约有二更时候，星月光亮，酆美当先，众军官簇拥童贯在中间，一齐并力，杀下山坡来。只听得四下里乱叫道：“不要走了童贯！”众官军只望正南路冲杀过来。看看混战到四更左右，杀出垓心。童贯在马上以手加额，顶礼天地神明道：“惭愧！脱得这场大难！”催赶出界，奔济州去。

却才欢喜未尽，只见前面山坡边一带火把，不计其数。背后喊声又起，看见火把光中两条好汉，捻着两口朴刀，引出一员骑白马的英雄大将，在马上横着一条点钢枪。那人是谁？有《临江仙》词为证：

马步军中推第一，天罡数内为尊，上天降下恶星辰。眼珠如点漆，面部似镌银。丈二钢枪无敌手，身骑快马腾云，人材武艺两超群。梁山卢俊义，河北玉麒麟。

那马上的英雄大将，正是玉麒麟卢俊义。马前这两个使朴刀的好汉，一人是病关索杨雄，一个是拼命三郎石秀。在火把光中引着三千余人，抖擞精神，拦住去路。卢俊义在马上大喝：“童贯不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？”童贯听得，对众道：“前有伏兵，后有追兵，似此如之奈何？”酆美道：“小将舍条性命，以报枢相。当等众官，紧保枢相，夺路望济州去。我自战住此贼。”酆美拍马舞刀，直奔卢俊义。两马相交，斗不到数合，被卢俊义把枪只一逼，逼过大刀，抢入身去，劈腰提住，一脚蹬开战马，把酆美活捉去了。杨雄、石秀便来接应，众军齐上，横拖倒拽捉了去。毕胜和周信、段鹏举舍命保童贯，冲杀拦路军兵，且战且走。背后卢俊义赶来。童贯败军忙忙似丧家之狗，急急如漏网之鱼。天晓脱得追兵，望济州来。正走之间，前面山坡背后又冲出一队步军来，那军都是铁掩心甲，绛红罗头巾，当先四员步军头领，毕竟是谁？但见：黑旋风双持板斧，丧门神单仗龙泉。项充、李衮在旁边，手舞团牌体健。斩虎须投大穴，诛龙必向深渊。三军威势振青天，恶鬼眼前活现。这李逵轮两把板斧，鲍旭仗一口宝剑，项充、李衮各舞蛮牌遮护，却似一团火块，从地皮上滚将来，杀得官军四分五落而走。童贯与众将且战且走，只逃性命。李逵直砍入马军队里，把段鹏举马脚砍翻，掀将下来，就势一斧，劈开脑袋，再复一斧，砍断咽喉，眼见得段鹏举不活了。且说败残官军将次捱到济州，真乃是头盔斜掩耳，护项半兜腮，马步三军没了气力，人困马乏。奔到一条溪边，军马都且去吃水，只听得对溪一声炮响，箭矢如飞蝗一般射将过来。官军急上溪岸去，树林边转出一彪军马来。为头马上三个英雄是谁？但见：舞动一条玉蟒，撒开万点飞星。东昌骠骑是张清，没羽箭谁人敢近！飞枪的枪无虚发，

飞叉的叉不容情。两员虎将势纵横，左右马前帮定。

原来这没羽箭张清和龚旺、丁得孙带领三百余骑马军。那一队骁骑马军，都是铜铃面具，雉尾红缨，轻弓短箭，绣旗花枪。三将为头直冲将来。嵩州都监周信见张清军马少，便来迎敌；毕胜保着童贯而走。周信纵马挺枪来迎，只见张清左手纳住枪，右手似招宝七郎之形，口中喝一声道：“着！”去周信鼻凹上只一石子打中，翻身落马。龚旺、丁得孙旁边飞马来相助，将那两条叉戳定咽喉，好似霜摧边地草，雨打上林花，周信死于马下。童贯只和毕胜逃命，不敢入济州，引了败残军马，连夜投东京去了。于路收拾逃难军马下寨。

原来宋江有仁有德，素怀归顺之心，不肯尽情追杀。惟恐众将不舍，要追童贯，火急差戴宗传下将令，布告众头领，收拾各路军马步卒，都回山寨请功。各处鸣金收军而归回，鞍上将都敲金镫，步下卒齐唱凯歌，纷纷尽入梁山泊，个个同回宛子城。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先到水浒寨中忠义堂上坐下，令裴宣验看各人功赏。卢俊义活捉酆美，解上寨来，跪在堂前。宋江自解其缚，请入堂内上坐，亲处捧杯陪话，奉酒压惊。众头领都到堂上。是日杀牛宰马，重赏三军。留酆美住了两日，备办鞍马，送下山去。酆美大喜。宋江陪话道：“将军，阵前阵后，昌渎威严，切乞恕罪。宋江等本无异心，只要归顺朝廷，与国家出力。被这不公不法之人逼得如此。望将军回朝，善言解救。倘得他日重见恩光，生死不忘大德。”酆美拜谢不杀之恩，登程下山。宋江令人直送出界，回京不在话下。

宋江回到忠义堂上，再与吴用等众头领商量。原来今次用此十面埋伏之计，都是吴用机谋布置，杀得童贯胆寒心碎，梦里也怕，大军三停折了二停。吴用道：“童贯回到京师，奏了官家，如何不再起兵来！必得一人直投东京，探听虚实，回报

山寨，預作準備。”宋江道：“軍師此論，正合吾心。你弟兄中不知那個敢去？”只見坐次之中一個人應道：“兄弟願往。”眾人看了，都道：“須是他去，必干大事。”

不是這個人去，有分數：重施謀略，再敗官軍。正是：冲陣馬亡青嶂下，戏波船陷綠蒲中。畢竟梁山泊是誰人前去打听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八回 十节度议取梁山泊 宋公明一败高太尉

再说梁山泊好汉，自从两赢童贯之后，宋江、吴用商议，必用着一个去东京探听消息虚实，上山回报，预先准备军马交锋。言之未绝，只见神行太保戴宗道：“小弟愿往。”宋江道：“探听军情，多亏煞兄弟一个。虽然贤弟去得，必须也用一个相帮去最好。”李逵便道：“兄弟帮哥哥去走一遭。”宋江笑道：“你便是那个不惹事的黑旋风！”李逵道：“今番去时，不惹事便了。”宋江喝退，一壁再问：“有那个兄弟敢去走一遭？”赤发鬼刘唐禀道：“小弟帮戴宗哥哥去如何？”宋江大喜道：“好！”当日两个收拾了行装，便下山去。

且不说戴宗、刘唐来东京打听消息，却说童贯和毕胜沿路收聚得败残军马四万余人，比到东京；于路教众多管军的头领，各自部领所属军马回营寨去了，只带御营军马入城来。童贯卸了戎装衣甲，径投高太尉府中去商议。两个见了，各叙礼罢，请入后堂深处坐定。童贯把大折两阵，结果了八路军官，并许多军马，艷美又被活捉去了，似此如之奈何，一一都告诉了。高太尉道：“枢相不要烦恼，这件事只瞒了今上天子便了。谁敢胡奏！我和你去告禀太师，再作个道理。”童贯和高俅上了马，径投蔡太师府内来。已有报知童枢密回了，蔡京料道不胜；又听得和高俅同来，蔡京教唤入书院里来厮见。童贯拜了太师，

泪如雨下。蔡京道：“且休烦恼，我备知你折了军马之事。”高俅道：“贼居水泊，非船不能征进。枢密只以马步军征剿，因此失利，中贼诡计。”童贯诉说折兵败阵之事。蔡京道：“你折了许多军马费了许多钱粮，又折了八路军官，这事怎敢教圣上得知！”童贯再拜道：“望乞太师遮盖，救命则个！”蔡京道：“明日只奏道天气暑热，军士不伏水土，权且罢战退兵，倘或震怒说道：‘似此心腹大患，不去剿灭，后必为殃。’如此时，恁众官却怎地回答？”高俅道：“非是高俅夸口，若还太师肯保高俅领兵亲去那里征讨，一鼓可平。”蔡京道：“若得太尉肯自去，可知是好。明日便当保奏太尉为帅。”高俅又禀道：“只有一件，须得圣旨任便起军，并随造船只，或是拘刷原用官船民船，或备官价收买木料，打造战船，水陆并进，船骑同行，方可指日成功。”蔡京道：“这事容易。”正话间，门吏报道：“酆美回来了。”童贯大喜。太师教唤进来，问其缘故。酆美拜罢，叙说：“宋江但是活捉上山去的，尽数放回，不肯杀害，又与盘缠，令回乡里。因此小将得见钧颜。”高俅道：“这是贼人诡计，故意慢我国家。今后不点近处军马，直去山东、河北拣选得用的人，跟高俅去。”蔡京道：“既然如此计议定了，来日内里相见，面奏天子。”各自回府去了。

次日五更三点，都在侍班阁子里相聚。朝鼓响时，各依品从，分列丹墀。拜舞起居已毕，文武分般，列于玉阶之下。只见蔡太师出班奏道：“昨遣枢密使童贯统率大军，进征梁山泊草寇，近因炎热，军马不伏水土。抑且贼居水洼，非船不行，马步军兵，急不能进。因此权且罢战，各回营寨暂歇，别候圣旨。”天子乃云：“似此炎热，再不复去矣！”蔡京奏道：“童贯可于泰乙宫听罪，别令一人为帅，再去征伐。乞请圣旨。”天子曰：“此寇乃是心腹大患，不可不除。谁与寡人分忧！”

高俅出班奏曰：“微臣不才，愿效犬马之劳，去征剿此寇。伏取圣旨。”天子云：“既然卿肯与寡人分忧，任卿择选军马。”高俅又奏道：“梁山泊方圆八百余里，非仗舟船，不能前进。臣乞圣旨，于梁山泊近处，采伐木植，督工匠造船，或用官钱收买民船，以为战伐之用。”天子曰：“委卿执掌，从卿处置，可行即行，慎勿伤民。”高俅奏道：“微臣安敢！只容限，以图成功。”天子令取锦袍金甲赐与高俅，另选吉日出师。

当日百官朝退，童贯、高俅送太师到府，便唤中书省关房掾史传奉圣旨，定夺拨军。高太尉道：“前者有十节度使，多曾与国家建功，或征鬼方，或伐西夏，并金、辽等处，武艺精熟，请降钧帖，差拨为将。”蔡太师依允，便发十道劄付文书，仰各各部领所属精兵一万，前赴济州取齐，听候调用。那十个节度使非同小可，每人领军一万，克期并进。那十路军马？河南河北节度使王焕，上党太原节度使徐京，京北弘农节度使王文德，颍州汝南节度使梅展，中山安平节度使张开，江夏零陵节度使杨温，云中雁门节度使韩存保，陇西汉阳节度使李从吉，琅琊彭城节度使项元镇，清河天水节度使荆忠。

原来这十路军马，都是曾经训练精兵，更兼这十节度使旧日都是绿林丛中出身，后来受了招安，直做到许大官职，都是精锐勇猛之人，非是一时建了些少功名，当日中书省定了程限，发十道公文，要这十路军马如期都到济州，迟慢者定依军令处置。金陵建康府有一枝水军，为头统制官唤做刘梦龙。那人初生之时，其母梦见一条黑龙飞入腹中，感而遂生。及至长大，善知水性。曾在西川峡江讨贼有功，升做军官都统制，统领一万五千水军，棹船五百只，守住江南。高太尉要取这支水军并船只星夜前来听调。又差一个心腹人唤作牛邦喜，也做到步军校尉，教他去沿江上下并一应河道内拘刷船只，都要来济州取

齐，交割调用。高太尉帐前牙将极多，于内两个最了得：一个唤作党世英，一个唤做党世雄。弟兄二人，现做统制官，各有万夫不当之勇。高太尉又去御营内选拔精兵一万五千，通共各处军马一十三万。先于诸路差官供送粮草，沿途交纳。高太尉连日整衣甲，制造旌旗，未及登程。有诗为证：

轻事贪功愿领兵，兵权到手便留行。
幸因主帅迟迟去，多得三军数日生。

却说戴宗、刘唐在东京住了几日，打探得备细消息，星夜回还山寨，报说此事。宋江听得高太尉亲自领兵，调天下军马一十三万、十节度使统领前来，心中惊恐，便和吴用商议。吴用道：“仁兄勿忧，小生也久闻这十节度的名，多与朝廷建功，只是当初无他的敌手，以此只显他的豪杰。如今放着这一班好弟兄如狼似虎的人，那十节度已是过时的人了。兄长何足惧哉！比及他十路军来，先教他吃我一惊。”宋江道：“军师如何惊他？”吴用道：“他十路军马都到济州取齐，我这里先差两个快厮杀的去济州相近，接着来军，先杀一阵。——这是报信与高俅知道。”宋江道：“叫谁去好？”吴用道：“差没羽箭张清、双枪将董平，此二人可去。”宋江差二将各带一千马军，前云巡哨济州，相迎截杀各路军马。又拨水军头领，准备泊子里夺船。山寨中头领预先调拨已定，且不细说，下来便知。

再说高太尉在京师俄延了二十余日，天子降敕，催促起军。高俅先发御营军马出城，又选教坊司歌儿舞女三十余人随军消遣。至日祭旗，辞驾登程，却好一月光景。时值初秋天气，大小官员都在长亭饯别。高太尉戎装披挂，骑一匹金鞍战马，前面摆着五匹玉辔雕鞍从马，左右两边，排着党世英、党世雄弟

兄两个，背后许多殿帅统制官、统军提辖、兵马防御、团练等官，参随在后。那队伍军马，十分摆布得整齐。诗曰：

匿奸罔上非忠荇，好战全违旧典章。
不事怀柔服强暴，只驱良善敌刀枪。

那高太尉部领大军出城，来到长亭前下马，与众官作别。饮罢饯行酒，攀鞍上马，登程望济州进发。于路上纵容军士，尽去村中纵横掳掠。黎民受害，非止一端。

却说十路军马陆续都到济州。有节度使王文德领着京北等处一路军马，星夜奔济州来，离州尚有四十余里。当日催动人马，赶到一个去处，地名凤尾坡，坡下一座大林，前军却好抹过林子，只听得一棒锣声响处，林子背后山坡脚边转出一彪军马来，当先一将拦路。那员将顶盔挂甲，插箭弯弓，去那弓袋箭壶内侧插着小小两面黄旗，旗上各有五个金字，写道：“英雄双枪将，风流万户侯。”两手搭两杆钢枪。此将乃是梁山泊第一个惯冲头阵的勇将董平，因此人称为董一撞。董平勒定战马，截住大路喝道：“来的是那里兵马？不早早下马受缚，更待何时？”这王文德兜住马，呵呵大笑道：“瓶儿罐儿也有两个耳朵，你须曾闻我等十节度使累建大节，名扬天下，大将王文德么？”董平大笑，喝道：“只你便是杀晚爷的大顽！”王文德听了大怒，骂道：“反国草寇，怎敢辱吾！”拍马挺枪，直取董平。董平也挺双枪来迎。两将斗到三十合，不分胜败。王文德料道赢不得董平，喝一声“少歇再战。”各归本阵。王文德分付众军，休要恋战，直冲过去。王文德在前，三军在后，大发声喊，杀将过去。董平后面引军追赶。将过林子，正走之间，前面又冲出一彪军马来。为首一员上将，正是没羽箭张清，

在马上大喝一声：“休走！”手中拈定一个石子打将来，望王文德头上便着。急待躲时，石子打中盔顶，王文德伏鞍而走，跑马奔逃。两将赶来，看看赶上，只见侧首冲过一队军来。王文德看时，却是一般的节度使杨温军马，齐来救应。因此，董平、张清不敢来追，自回去了。

两路军马，同入济州歇定。太守张叔夜接待各路军马。数日之间，前路报来，高太尉大军到了。十节度出城迎接，都相见了太尉，一齐护送入城。把州衙权为帅府，安歇下了。高太尉传下号令，教十路军马都向城外屯驻，伺候刘梦龙水军到来，一同进发。这十路军马，各自下寨。近山砍伐木植，人家搬掇门窗，搭盖窝铺，十分害民。高太尉自在城中帅府内，定夺征进人马。无银两使用者，都充头哨出阵交锋；有银两者，留在中军，虚功滥报。似此奸弊，非止一端。高太尉在济州不过一二日，刘梦龙战船到，参谒帅府。礼毕，高俅随即唤十节度使都到厅前，共议良策。王焕等禀复道：“太尉先教马步军去探路，引贼出战，然后却调水路战船去劫贼巢，令其两下不能相顾，可获群贼矣！”高太尉从其所言。当时分拨王焕、徐京为前部先锋，王文德、梅展为合后收军，张开、杨温为左军，韩存保、李从吉为右军，项元镇、荆忠为前后救应使。党世雄引领三千精兵，上船协助刘梦龙水军船只，就行监战。诸军尽皆得令。整束了三日，请高太尉看阅诸路军马。高太尉亲出城，一一点看了。便遣大小三军并水军一齐进发，径望梁山泊来。

且说董平、张清回寨，说知备细。宋江与众头领统率大军，下山不远，早见官军到来。前军射住阵脚，两边拒定人马。只见先锋王焕出阵，使一条长枪，在马上厉声高叫：“无端草寇，敢死村夫，认得大将王焕么？”对阵绣旗开处，宋江亲自出马，与王焕声喏道：“王节度，你年纪高大了，不堪与国家出力，

当枪对敌，恐有些一差二误，枉送了你一世清名。请回去罢！另教年纪小的出来战。”王焕听得大怒，骂道：“你这厮是个文面俗吏，安敢抗拒天兵！”宋江答道：“王节度，你休逞好手，我这一班儿替天行道的好汉，不到得输与你。”王焕便挺枪戮将过来。宋江马后早有一将，銮铃响处，挺枪出阵。宋江看时，却是豹子头林冲来战王焕。两马相交，众军助喊。高太尉自临阵前，勒住马看。只听得两军呐喊喝采，果是马军踏镫抬身看，步卒掀盔举眼观。两个施逞诸路枪法，但见：一个屏风枪势如霹雳，一个水平枪勇若奔雷。一个朝天枪难防躲，一个钻风枪怎敌怎遮。这个恨不得枪戮透九霄云汉，那个恨不得枪刺透九曲苏河。一个枪如蟒离岩洞，一人枪似龙跃波津。一个使枪的雄似虎吞羊，一个使枪的俊如雕扑兔。

王焕大战大冲，约有七八十合，不分胜败。两边各自鸣金，二将分开，各归本阵。只见节度使荆忠到前军，马上欠身，禀复高太尉道：“小将愿与贼人决一阵，乞请钧旨。”高太尉便教荆忠出马交战。宋江马后鸾铃响处，呼延灼来迎。荆忠使一口大杆刀，骑一匹瓜黄马。二将交锋，约斗二十合，被呼延灼卖个破绽，隔过大刀，顺手提起钢鞭来只一下，打个衬手，正着荆忠脑袋，打得脑浆迸流，眼珠突出，死于马下。高俅看见折了一个节度使，火急便差项元镇，骤马挺枪，飞出阵前大喝：“草贼敢战吾么？”宋江马后，双枪将董平撞出阵前。来战项元镇。两个斗不到十合，项元镇霍地勒回马，拖了枪便走。董平拍马去赶。项元镇不入阵去，绕着阵脚，落荒而走。董平飞马去追，项元镇带住枪，左手拈弓，右手搭箭，拽满弓，翻身背射一箭。董平听得弓弦响，抬手去隔，一箭正中右臂，弃了枪，拨回马便走。项元镇挂着弓，拈着箭，倒赶将来。呼延灼、林冲见了，两骑马各出，救得董平归阵。高太尉指挥大军混战。

宋江先教救了董平回山。后面军马，遮拦不住，都四散奔走。高太尉直到水边，却调人去接应水路船只。

且说刘梦龙和党世雄布领水军，乘驾船只，迤迤前投梁山泊深处来。只见茫茫荡荡，尽是芦苇蒹葭，密密遮定港汊。这里官船檣檣不断，相连十余里水面。正行之间，只听得山坡上一声炮响，四面八方，小船齐出。那官船上军士，先有五分惧怯，看了这等芦苇深处，尽皆慌了。怎禁得芦苇里面埋伏着小船齐出，冲断大队官船，前后不相救应。大半官军，弃船而走。梁山泊好汉，看见官军阵脚乱了，一齐鸣鼓摇船，直冲上来。刘梦龙和党世雄急回船时，原来经过的浅港内都被梁山泊好汉用小船装载柴草，砍伐山中木植，填塞断了，那橹桨竟摇不动。众多军卒，尽弃了船只下水。刘梦龙脱下戎装披挂，爬过水岸，拣小路走了。这党世雄不肯弃船，只顾叫水军寻港汊深处摇去。不到二里，只见前面三只小船，船上阮氏三雄，各人手执蓼叶枪，挨近船边来。众多驾船军士都跳下水里去了。党世雄自持铁槊，立在船头上，与阮小二交锋。阮小二也跳下水里去。阮小五、阮小七两个逼近身来。党世雄见不是头，撇了铁槊，也跳下水里去了。见水底下钻出船火儿张横来，一手揪住头发，一手提定腰胯，滴溜溜丢上芦苇根头。先有十数个小喽罗躲在那里，挠钩套索搭住，活捉上水浒寨来。却说高太尉见水面上船只都纷纷滚滚，乱投山边去了；船上缚着的，尽是刘梦龙水军的旗号，情知水路里又折了一阵。忙传军令，且教收兵回济州去，别作道理。五军比及要退，又值天晚，只听得四下里火炮不住价响，宋江军马不知几路杀将来。高太尉只叫得：“苦了也！”正是：阴陵失路逢神弩，赤壁麀兵遇怪风。毕竟高太尉怎地脱身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七十九回

刘唐放火烧战船 宋江两败高太尉

话说当下高太尉望见水路军士，情知不济，正欲回军，只听得四边炮响，急收聚众将，夺路而走。原来梁山泊只把号炮四下里施放，却无伏兵。只吓得高太尉心惊胆战，鼠窜狼奔，连夜收军回济州。计点步军，折陷不多；水军折其大半，战船没一只回来。刘梦龙逃难得回。军士会水的，逃得性命；不会水的，都淹死在水中。高太尉军威折挫，锐气摧残。且向城中屯驻军马，等候牛邦喜拘刷船到。再差人赍公文去催：不论是何船只，堪中的尽数拘拿，解赴济州，整顿征进。

却说水浒寨中，宋江先和董平上山，拔了箭矢，唤神医安道全用药调治。安道全使金疮药敷住疮口，在寨中养病。吴用收住众头领上山。水军头领张横解党世雄到忠义堂上请功，宋江教且押去后寨软监着。将夺到的船只，尽数都收入水寨，分派与各头领去了。

再说高太尉在济州城中会集诸将，商议收剿梁山之策。数内上党节度使徐京禀道：“徐某幼年游历江湖，使枪卖药之时，曾与一人交游。那人深通韬略，善晓兵机，有孙吴之才调，诸葛之智谋，姓闻焕章，现在东京城外安仁村教学。若得此人来为参谋，可以敌吴用之诡计。”高太尉听说，便差首将一员，赍带缎匹鞍马，星夜回东京，礼请这教村学秀才闻焕章来为军

前参谋。便要早赴济州，一同参赞军务。那员首将回京去，不得三五日，城外报来，宋江军马直到城边搦战。高太尉听了大怒，随即点就本部军兵，出城迎敌。就令各寨节度使同出交锋。

却说宋江军马见高太尉提兵至近，急忙退十五里外平川旷野之地。高太尉引军赶去，宋江兵马已向山坡边摆成阵势。红旗队里，捧出一员猛将，号旗上写得分明，乃是双鞭呼延灼，兜住马，横着枪，立在阵前。高太尉看见道：“这厮便是统领连环马时背反朝廷的。”便差云中节度使韩存保出马迎敌。这韩存保善使一枝方天画戟，两个在阵前，更不打话，一个使戟去搠，一个用枪来迎。两个战到五十余合，呼延灼卖个破绽闪出去，拍着马望山坡下便走。韩存保紧要干功，跑着马赶来。八个马蹄翻盏撒钹相似。约赶过五七里无人之处，看看赶上。呼延灼勒回马、带转枪，舞起双鞭来迎。两个又斗十数合之上，用双鞭分开画戟，回马又走。韩存保寻思：“这厮枪又损害不得我，鞭又赢不得我，我不就这里赶上活拿这贼，更待何时？”抢将近来，赶转一个山嘴，有两条路，竟不知呼延灼何处去了。韩存保勒马上坡来望时，只见呼延灼绕着一条溪走。存保大叫：“泼贼你走那里去！快下马来受降，饶你命！”呼延灼不走，大骂存保。韩存保却大宽转来抄呼延灼后路。两个却好在溪边相迎着。一边是山，一边是溪，只中间一条路，两匹马盘旋不得。呼延灼道：“你不降我，更待何时！”韩存保道：“你是我手里败将，倒要我降你！”呼延灼道：“我漏你到这里，正要活捉你。你性命只在顷刻！”韩存保道：“我正来活捉你！”

两个旧气又起。韩存保挺着长戟，望呼延灼前心两肋软肚上雨点般搠将来。呼延灼用枪左拨右逼，掙风般搠入来。两个又斗了三十来合。正斗到浓深处，韩存保一戟，望呼延灼软肋搠来，呼延灼一枪，望韩存保前心刺去。两个各反身躯一闪，

两般军器都从肋下搯来。呼延灼挟住韩存保戟杆，韩存保扭住呼延灼枪杆。两个都在马上，你扯我拽，挟住腰胯，用力相争。韩存保的马后蹄先塌下溪里去，呼延灼连人和马也拽下溪里去了，两个在水中扭做一块。那两匹马溅起水来，一人一身水。呼延灼弃了手里的枪，挟住他的戟杆，急去掣鞭时，韩存保也撇了他的枪杆，双手按住呼延灼两条臂。你揪我扯，两个滚下水去。那两匹马进星也似跑上岸来，望山边去了。两个在溪水中都滚没了军器，头上戴的盔没了，身上衣甲飘零，两个只把空拳来在水中厮打。一递一拳，正在水深里，又拖上浅水里来。正解拆不开，岸上一彪军马赶到，为头的是没羽箭张清。众人下手，活捉了韩存保。差人急去寻那走了的两匹战马，只见那马却听得马嘶人喊，也跑回来寻队，因此收住。又去溪中捞起军器还呼延灼，带湿上马。却把韩存保背剪缚在马上，一齐都奔峪口。

只见前面一彪军马来寻韩存保，两家却好当住。为头两员节度使，一个是梅展，一个是张开。因见水淅淅地马上缚着韩存保，梅展大怒，舞三尖两刃刀直取张清。交马不到三合，张清便走。梅展赶来，张清轻舒猿臂，款扭狼腰，只一石子飞来，正打中梅展额角，鲜血迸流，撇了手中刀，双手掩面。张清急便回马，却被张开搭上箭，拽满弓，一箭射来。张清把马头一提，正射中马眼，那马便倒。张清跳在一边，捻着枪便来步战。那张清原来只有飞石打将的本事，枪法上却慢。张开先救了梅展，次后来战张清。马上这条枪，神出鬼没，张清只得架隔，遮拦不住。拖了枪，便走入马军队里躲闪。张开枪马到处，杀得五六十马军四分五落，再夺得韩存保。却待回来，只见喊声大举，峪口两彪军到：一队是霹雳火秦明，一队是大刀关胜。两个猛将杀来。张开只保得梅展走了。众军两路杀入来，又夺

了韩存保。张清抢了一匹马，呼延灼使尽气力，只好随众厮杀。一齐掩击到官军队前，乘势冲动，退回济州。梁山泊军马也不追赶，只将韩存保连夜解上山寨来。

宋江等坐在忠义堂上，见缚到韩存保来，喝退军士，亲解其索，请坐厅上，殷勤相待。韩存保感激无地。就请出党世雄相见，一同管待。宋江道：“二位将军切勿相疑，宋江等并无异心，只被滥官污吏逼得如此。若蒙朝廷赦罪招安，情愿与国家出力。”韩存保道：“前者陈太尉赍到招安诏敕来山，如何不乘机会去邪归正？”宋江答道：“便是朝廷诏书写得不明，更兼用村醪倒换御酒，因此弟兄众人心皆不伏。那两个张干办、李虞候擅作威福，耻辱众将。”韩存保道：“只因中间无好人维持，误了国家大事。”宋江设筵管待已了。次日，具备鞍马，送出谷口。这两个在路上说宋江许多好处，回到济州城外，却好晚了。次早入城，来见高太尉，说宋江把二将放回之事。高俅大怒，道：“这是贼人诡计，慢我军心。你这二人，有何面目见吾！左右与我推出，斩讫报来！”王焕等众官都跪下告道：“非干此二人事，乃是宋江、吴用之计。若斩此二人，反被贼人耻笑。”高太尉被众人苦告，饶了两个性命，削去本身职事，发回东京泰乙宫听罪。这两个解回京师。

原来这韩存保是韩忠彦的侄儿。忠彦乃是国老太师，朝廷官员都有出他门下。有个门馆教授，姓郑名居忠，原是韩忠彦抬举的人，现任御史大夫。韩存保把上件事告诉他。居忠上轿，带了存保来见尚书余深，同议此事。余深道：“须是禀得太师，方可面奏。”二人来见蔡京说：“宋江本无异心，只望朝廷招安。”蔡京道：“前者毁诏谤上，如此无礼，不可招安，只可剿捕。”二人禀说：“前番招安，惜为去人不布朝廷德意，用心抚恤。不用嘉言，专说利害，以此不能成事。”蔡京方允。

约至次日早朝，道君天子升殿，蔡京奏准再降诏敕，令人招安。天子曰：“现今高太尉使人请安仁村闻焕章为参谋，早赴军前委用。就差此人伴使前去。如肯来降，悉免本罪。如仍不伏，就着高俅定限，日下剿捕尽绝还京。”蔡太师写成草诏，一面取闻焕章赴省筵宴。原来这闻焕章是有名文士，朝廷大臣多有知识的，俱备酒食迎接。席终各散，一边收拾起行。有诗为证：

年来教授隐安仁，忽召军前捧纶。
权贵满朝我早识，可无一个荐贤人。

且不说闻焕章同天使出京，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心中烦恼。门吏报道：“牛邦喜到来。”高太尉便教唤进，拜罢问道：“船只如何？”邦喜禀道：“于路拘刷得大小船一千五百余只，都到闸下。”太尉大喜，赏了牛邦喜，便传号令，教把船都放入阔港，每三只一排钉住，上用板铺，船尾用铁环锁定。尽数发步军上船；其余马军，近水护送船只。比及编排得军士上船，训练得熟，已得半月之久。梁山泊尽都知了。吴用唤了刘唐受计，掌管水路建功。众多水军头领，各各准备小船，船头上排排钉住铁叶，船舱里装载芦苇干柴，柴中灌着硫黄焰硝引火之物，屯住在小港内。却教炮手凌振，于四望高山上放炮为号。又于水边树木丛杂之处，都缚旌旗于树上。每一处设金鼓火炮，虚屯人马，假设营垒。请公孙胜作法祭风。旱地上分三队军马接应。吴用指画已了。

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催起军马，水路统军，却是牛邦喜，又同刘梦龙并党世英这三个掌管。高太尉披挂了，发三通擂鼓，水港里船开，旱路上马发。船行似箭，马去如飞，杀奔梁山泊来。先说水路里船只，连篙不断，金鼓齐鸣，迤迤杀入梁山泊

深处，并不见一只船。看看渐近金沙滩，只见荷花荡里两只打鱼船，每只船上只有两个人，拍手大笑。头船上刘梦龙便叫放箭乱射，渔人都跳下水底去了。刘梦龙急催动战船，渐近金沙滩头，一带阴阴的都是细柳，柳树上拴着两头黄牛，绿莎草上睡着三四个牧童，远远地又有一个牧童，倒骑着一头黄牛，口中呜呜咽咽吹着一管笛子来。刘梦龙便教先锋悍勇的首先登岸。那几个牧童跳起来，呵呵大笑，尽穿入柳阴深处去了。前阵五七百人抢上岸去。那柳阴树中一声炮响，两边战鼓齐鸣。左边就冲出一队红甲军，为头是霹雳火秦明；右边冲出一队黑甲军，为头是双鞭呼延灼。各带五百军马，截出水边。刘梦龙急招呼军士下船时，已折了大半军校。牛邦喜听得前军喊起，便教后船且退。只听得山顶上连珠炮响，芦苇中飐飐有声，却是公孙胜披发仗剑，踏罡布斗，在山顶上祭风。初时穿林透树，次后走石飞砂，须臾白浪掀天，顷刻黑云复地，红日无光，狂风大作。刘梦龙急救棹船回时，只见芦苇丛间，大火竟起，烈焰飞天，四分五落，都穿在大船内。前后官船一齐烧着。怎见得火起？但见：

黑烟迷绿水，红焰起清波。风威卷荷叶满天飞，
火势燎芦林连梗断。神号鬼哭，昏昏日色无光；岳撼
山崩，浩浩波声若怒。舰航尽倒，舵橹皆休。船尾旌
旗不见青红交杂，楼头剑戟难排霜雪争叉。僵尸与鱼
鳖同浮，热血共波涛并沸。知条火焰连天起，万道烟
霞贴水飞。

当时刘梦龙见满港火飞，战船都烧着了，只得弃了头盔衣甲，跳下水去。又不敢傍岸，拣港深水阔处赴将开去逃命。芦

林里面一个人，独驾着小船，直迎将来，刘梦龙便钻入水底下去了。却好有一个人拦腰抱住，拖上船来。撑船的是出洞蛟童威，拦腰抱的是混江龙李俊。却说牛邦喜见四下官船队里火着，也弃了戎装披挂，却待下水，船梢上钻起一个人来，拿着挠钩，劈头搭住，倒拖下水里去。那人是船火儿张横。这梁山泊内杀得尸横水面，血溅波心，焦头烂额者，不计其数。只有党世英摇着小般，正走之间，芦林两边弩箭弓矢齐发，射死水中。众多军卒，会水的逃得性命回去，不会水的尽皆淹死。生擒活捉者，都解投大寨。李俊捉得刘梦龙，张横捉得牛邦喜，欲待解上山寨，惟恐宋江又放了。两个好汉自商量，把这二人，就路边结果了性命，割下首级，送上山来。

再说高太尉引领军马在水边策应，只听得连珠炮响，鼓声不绝，料道是水面上厮杀，骤着马前来，靠山临水探望。只见纷纷军士都从水里逃命，爬上岸来。高俅认得是自家军校，问其缘故，说被放火烧尽船只，俱各不知所在。高太尉听了，心内越慌，但望见喊声不断，黑烟满空。急引军回旧路时，山前鼓声响处冲出一队马军拦路。当先急先锋索超轮起开山大斧，骤马枪近前来。高太尉身边节度使王焕挺枪便出，与索超交战。斗不到五合，索超拨回马便走。高太尉引军追赶。转过山嘴，早不见了索超。正走间，背后豹子头林冲引军赶来，又杀一阵。再走不过六七里，又是青面兽杨志引军赶来，又杀一阵。又奔不到八九里，背后美髯公朱仝赶上来，又杀一阵。这是吴用使用的追赶之计，不去前面拦截，只在背后赶杀。败军无心恋战，只顾奔走，救护不得后军。因此高太尉被赶得慌，飞奔济州。比及入得城时，已自三更。又听得城外寨中火起，喊声不绝。原来被石秀、杨雄埋伏下五百步军，放了三五把火，潜地去了。惊得高太尉魂不附体，连使人探视。回报“去了”，方才放心。

整点军马，折其大半。

高俅正在纳闷间，远探报道：“天使到来。”高俅遂引军马并节度使出城迎接。见了天使，就说降诏招安一事。都与闻焕章参谋使相见了。同进城中帅府商议。高太尉先讨抄白备诏观看。待不招安来，又连折了两阵，拘刷得许多船只，又被尽行烧毁；待要招安来，恰又羞回京师。心下踌躇，数日主张不定。不想济州有一个老吏，姓王名瑾，那人平生克毒，人尽呼为剜心王，却是济州府拨在帅府供给的吏。因见诏书抄白，更打听得高太尉心内迟疑不决，遂来帅府，呈献利便事件，禀说：“贵人不必沉吟，小吏看见诏上已有活路。这个写草诏的翰林待诏，必与贵人好，先开下一个后门了。”高太尉听说大惊，便问道：“你怎见得先开下后门？”王瑾禀道：“诏书中最要紧是中间一行。道是：‘除宋江、卢俊义等大小人众，所犯过恶，并与赦免。’此一句是囫囵话。如今开读时，却分作两句读。将‘除宋江’另做一句，‘卢俊义等大小人众，所犯过恶，并与赦免’另做一句。赚他漏到城里，捉下为头宋江一个，把来杀了。却将他手下众人，尽数拆散，分调开去。自古道：‘蛇无头而不行，鸟无翅而不飞。’但没了宋江，其余的做甚用？此论不知恩相贵意若何？”高俅大喜，随即升王瑾为帅府长史，便请闻参谋说知此事。闻焕章谏道：“堂堂天使，只可以正理相待，不可行诡诈于人。倘或宋江以下有智谋之人识破，翻变起来，深为未便。”高太尉道：“非也！自古兵书有云？‘兵行诡道。’岂可用得正大？”闻参谋道：“然虽兵行诡道，这一事是天子圣旨，乃以取信天下。自古王言如纶如扉，因此号为玉音，不可移改。今若如此，后有知者，难以为准信。”高太尉道：“且顾眼下，却又理会。”遂不听闻焕章之言，先遣一人往梁山泊报知，令宋江等全伙前来济州城下，听天子诏

敕，赦免罪犯。

却说宋江又赢了高太尉这一阵。烧了的船，令小校搬运做柴；不曾烧的，拘收入水寨。但是活捉的军将，尽数陆续放回济州。当日宋江与大小头领正在忠义堂上商议，小校报道：“济州府差人上山来报道：‘朝廷特遣天使，颁降诏书，赦罪招安，加官赐爵，特来报喜。’”宋江听罢，喜从天降，笑逐颜开。便叫请那报事人到堂上问时，那人说道：“朝廷降诏，特来招安。高太尉差小人前来报请大小头领，都要到济州城下行礼，开读诏书。并无异议，勿请疑惑。”宋江叫请军师商议定了，且取银两缎匹，赏赐来人，先发付回济州去了。宋江传下号令，大小头领，尽教收拾去听开读诏书。卢俊义道：“兄长且未可性急，诚恐这是高太尉的见识，兄长不宜便去。”宋江道：“你们若如此疑心时，如何能够归正？还是好歹去走一遭。”吴用笑道：“高俅那厮被我们杀得胆寒心碎，便有十分的计策，也施展不得。放着众兄弟一班好汉，不要疑心，只顾跟随宋公明哥哥下山。我这里先差黑旋风李逵引着樊瑞、鲍旭、项充、李衮将带步军一千，埋伏在济州东路。再差一丈青扈三娘引着顾大嫂、孙二娘、王矮虎、孙新、张青，将带马军一千，埋伏在济州西路。若听得连珠炮响，杀奔北门来取齐。”吴用分调已定，众头领都下山，只留水军头领看守寨栅。

只因高太尉要用诈术，诱引这伙英雄下山，不听闻参谋谏劝，谁想只就济州城下，翻为九里山前。正是：只因一纸君王诏，惹起全班壮士心。毕竟众好汉怎地大闹济州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第八十回

张顺凿漏海鳅船 宋江三败高太尉

话说高太尉在济州城中帅府坐地，唤过王焕等众节度商议，传令将各路军马，拔寨收入城中。教现在节度使俱各全副披挂，伏于城内；各寨军士，尽数准备，摆列于城中；城上俱各不竖旌旗，只于北门上立黄旗一面，上书“天诏”二字。高俅与天使众官，都在城上，只等宋江到来。

当日梁山泊中，先差没羽箭张清将带五百哨马，到济州城边周回转了一遭，望北去了。须臾，神行太保戴宗步行来探了一遭。人报与高太尉，亲自临月城上女墙边，左右从者百余人，大张麾盖，前设香案，遥望北边宋江军马到来。前面金鼓，五方旌旗，众头领簸箕掌栲栳圈，雁翅一般摆列将来。当先为首宋江、卢俊义、吴用、公孙胜在马上欠身，与高太尉声喏。高太尉见了，使人在城上叫道：“如今朝廷赦你们罪犯，特来招安，如何披甲前来？”宋江使戴宗至城下回复道：“我等大小人员未蒙恩泽，不知诏意如何，未敢去其介冑。望太尉周全，可尽唤在城百姓耆老，一同听诏，那时承恩卸甲。”高太尉出令，教唤在城耆老百姓，尽都上城听诏。无移时，纷纷滚滚，尽皆到了。宋江等在城下，看见城上百姓老幼摆满，方才勒马向前。鸣鼓一通，众将下马。鸣鼓二通，众将步行到城边，背后小校，牵着战马，离城一箭之地，齐齐地伺候着。鸣鼓三通，

众将在城下拱手，听城上开读诏书。那天使读道：

制曰：人之本心，本无二端；国之恒道，俱是一理。作善则为良民，造恶则为逆党。朕闻梁山泊聚众已久，不蒙善化，未复良心。今差天使颁降诏书，除宋江，卢俊义等大小人众所犯过恶，并与赦免。其为前者，诣京谢恩；协随助者，各归乡间。呜呼，速沾雨露，以就去邪归正之心；毋犯雷霆，当效革故鼎新之意。故兹诏示，想宜悉知。

宣和 年 月 日

当时军师吴用正听读到“除宋江”三字便目视花荣道：“将军听得么？”却才读罢诏书，花荣大叫：“既不赦我哥哥，我等投降则甚？”搭上箭，拽满弓，望着那个开诏使臣道：“看花荣神箭！”一箭射中面门，众人急救。城下众好汉一齐叫声“反！”乱箭望城上射来，高太尉回避不迭。四门突出军马来。宋江军中一声鼓响，一齐上马便走，城中官军追赶，约有五六里回来。只听得后军炮响，东有李逵，引步军杀来；西有扈三娘，引马军杀来。两路军马一齐合到。官军只怕有埋伏，急退时，宋江全伙却回身卷杀将来。三面夹攻，城中军马大乱，急急奔回，杀死者多。宋江收军，不教追赶，自回梁山泊去了。却说高太尉在济州写表，申奏朝廷说：“宋江贼寇，射死天使，不伏招安。”外写密书，送与蔡太师、童枢密、杨太尉，烦为商议，教太师奏过天子，沿途接应粮草，星夜发兵前来，并力剿捕群贼。

却说蔡太师收得高太尉密书，径自入朝，奏知天子。天子闻奏，龙颜不悦云：“此寇数辱朝廷，罪犯大逆。”随即降敕，

教诸路各助军马，并听高太尉调遣。杨太尉已知节次失利，再于御营司选拔二将，就于龙猛、虎翼、捧日、忠义四营内各选精兵五百，共计二千，跟随两个上将，去助高太尉杀贼。

这两员将军是谁？一个是八十万禁军都教头，官带左义卫亲军指挥使，护驾将军丘岳。一个是八十万禁军副教头，官带右义卫亲军指挥使，车骑将军周昂。这两个将军，累建奇功，名闻海外，深通武艺，威镇京师；又是高太尉心腹之人。当时杨太尉点定二将，限目下起身，来辞蔡太师。蔡京分付道：“小心在意，早建大功，必当重用！”二将辞谢了。去四营内，一个个选拣身长体健，腰细膀阔，山东、河北能登山、惯赴水，那一等精锐军汉，拨二将。这丘岳、周昂辞了众省院官，去辞杨太尉，禀说明日出城。杨太尉各赐与二将五匹好马，以为战阵之用。二将谢了太尉，各自回营，收拾起身。次日，军兵拴束了行程，都在御营司前伺候。丘岳、周昂二将分做四队；龙猛、虎翼二营一千军，有二千余骑军马，丘岳总领；捧日、忠义二营一千军，也有二千余骑军马，周昂总领。又有一千步军，分与二将随从。丘岳、周昂到辰牌时分，摆列出城。杨太尉亲自在城门看军，且休说小校威雄，亲随勇猛，去那两面绣旗下，一丛战马之中，簇拥着护驾将军丘岳。怎生打扮？但见：

戴一顶纓撒火、锦兜鍪、双凤翅照天盔，披一副绿绒穿、红绵套、嵌连环锁子甲，穿一玲翠沿边、珠络缝、荔枝红、圈金绣戏狮袍；系一条衬金叶、玉玲珑，双獭尾，红钉盘螭带，着一双簇金线、海驴皮、胡桃纹、抹绿色云根靴，弯一张紫檀靶、泥金梢、龙角面、虎筋弦宝雕弓，悬一壶紫竹杆、朱红扣、凤尾翎、狼牙金点钢箭，挂一口七星装、沙鱼鞘、赛龙泉、

欺巨阙霜锋剑，横一把撒朱纓、水磨杆、龙舌头、偃月样三停刀，骑一匹快马登山、能跳涧、背金鞍、摇玉勒胭脂马。

那丘岳坐在马上，昂昂奇伟，领着左队人马。东京百姓看了，无不喝采。随后便是右队捧日、忠义两营军马，端的整齐。去那两面绣旗下，一丛战马之中，簇拥着车骑将军周昂。怎行打扮？但见：

戴一顶吞龙头、撒青纓、珠闪烁烂银盔，披一副损枪尖、坏箭头、衬香绵熟钢甲，穿一领绣牡丹、飞双凤、圈金线绛红袍，系一条称狼腰、宜虎体、嵌七宝麒麟带，着一双起三尖、海兽皮、倒云根虎尾靴，弯一张雀画面、龙角靶、紫综绣六钧弓，攒一壶皂索雕翎、铁木杆、透唐猊凿子箭，使一柄欺袁达、赛石丙、劈开山金蘸斧，骑一匹负千斤、高八尺，能冲阵火龙驹，悬一条筒银杆、四方棱、赛金光劈楞筒。

这周昂坐在马上，亭亭威猛，领着右队人马，来到城边。与丘岳下马，来拜辞杨太尉，作别众官，离了东京，取路望济州进发。

且说高太尉在济州和闻参谋商议，比及添拨得军马到来，先使人去近处山林，砍伐木植大树；附近州县，拘刷造船匠人，就济州城外，搭起船场，打造战船。一面出榜，招募敢勇水手军士。

济州城中客店内，歇着一个客人，姓叶名春，原是泗州人氏，善会造船。因来山东，路经梁山泊过，被他那里小伙头目

劫了本钱，流落在济州，不能够回乡。听得高太尉要伐木造船，征进梁山泊，以图取胜，将纸画成船样，来见太尉，拜罢，禀道：“前者恩相以船征进，为何不能取胜？盖因船只皆是各处拘刷将来的，使风摇橹，俱不得法。更兼船小底尖，难以用武。叶春今献一计，若要收伏此寇，须先造大船数百只。最大者名为大海鳊船，两边置二十四部水车，船中可容数百人。每车用十二个人踏动，外用竹笆遮护，可避箭矢。船面竖立弩楼，另造鲈车摆布放于上。如要进发，垛楼上一声梆子响，二十四部水车一齐用力踏动，其船如飞，他将何等船只可以拦当？若是遇着敌军，船面上伏弩齐发，他将何物可以遮护？其第二等船，名为小海鳊船，两边只用十二部水车，船中可容百十人。前面后尾，都钉长钉。两边亦立弩楼，仍设遮洋笆片。这船却行梁山泊小港，当住这厮私路伏兵。若依此计，梁山之寇，指日唾手可平。”高太尉听说，看了图样，心中大喜。便叫取酒食衣服，赏了叶春，就着做监造战船都作头。连日晓夜催并，砍伐木植，限日定时，要到济州交纳。各路府州县，均派合用造船物料。如若违限二日，笞四十，每日加一等。若违限五日外者，定依军令处斩。各处逼迫守令催督，百姓亡者数多，万民嗟怨。有诗为证：

井蛙小见岂知天，可慨高俅听谗言。
毕竟鳊船难取胜，伤财劳众枉徒然。

且不说叶春监造海鳊等船，却说各处添拨水军人等，陆续都到济州。高太尉分拨各寨节度使下听调，不在话下。只见门吏报道：“朝廷差遣丘岳、周昂二将到来。”高太尉令众节度使出城迎接。二将到帅府，参见太尉，亲赐酒食，抚慰已毕。

一面差人赏军，一面管待二将。二将便请太尉将令，引军出城搦战。高太尉道：“二公且消停数日，待海鳅船完备，那时水陆并进，船骑双行，一鼓可平贼寇。”丘岳、周昂禀道：“某等觑梁山泊草寇如同儿戏！太尉放心，必然奏凯还京。”高俅道：“二将若果应口，吾当奏知天子前，必当重用。”是日宴散，就帅府前上马，回归本寨。且把军马屯驻听调。

不说高太尉催促造船征进，却说宋江与众头领自从济州城下叫反杀人，奔上梁山泊来，却与吴用等商议道：“两次招安，都伤犯了天使，越增的罪恶重了，朝廷必然又差军马来。”便差小喽罗下山，去探事情如何，火急回报。不数日，只见小喽罗探知备细，报上山来：“高俅近日招募一水军，叫叶春为作头，打造大小海鳅船数百只，东京又新遣差两个御前来指挥，俱到来助战。一个姓丘名岳，一个姓周名昂，二将英勇。各路又添拨到许多人马，前来助战。”宋江便与吴用计议道：“似此大船，飞游水面，如何破得？”吴用笑道：“有何惧哉！只消得几个水军头领便了。旱路上交锋，自有猛将应敌。然虽如此，料这等大船，要造必在数旬间方得成就。目今尚有四五十日光景。先教一两个弟兄去那造船厂里，先薅恼他一遭，后却和他慢慢地放对。”宋江道：“此言最好！可教鼓上蚤时迁、金毛犬段景住这两个走一遭。”吴用道：“再叫张青、孙新，扮作拽树民夫，杂在人丛里入船厂去。叫顾大嫂、孙二娘扮做送饭妇人，和一般的妇人杂将入去。却叫时迁、段景住相帮。再用张清引军接应，方保万全。”前后唤到堂上，各各听令已了。众人欢喜无限，分投下山，自去行事。

却说高太尉晓夜催促，督造船只，朝暮捉拿民夫供役。那济州东路上一带，都是船厂，攒造大海鳅船百只，何止匠人数千，纷纷攘攘。那等蛮军，都拔出刀来，唬吓民夫，无分星夜，

要攒完备。是日，时迁、段景住先到了厂内，两个商量道：“眼见的孙、张二夫妻，只是去船厂里放火。我和你也去那里，不显我和你高强。我们只伏在这里左右，等他船厂里火发，我便却去城门边伺候。必然有救军出来，乘势闪将入去，就城楼上放起火来。你便却去城西草料场里，也放起把火来，教他两下里救应不迭。这场惊吓不小！”两个自暗暗地相约了，身边都藏了引火的药头，各自去寻个安身之处。

却说张青、孙新两个来到济州城下，看见三五百人，拽木头入船厂里去。张、孙二人杂在人丛里，也去拽木头，投厂里去。厂门口约有二百来军汉，各带腰刀，手拿棍棒，打着民夫，尽力拖拽入厂里面交纳。团团一遭，都是排栅。前后搭盖茅草屋，有二三百间。张青、孙新入到里面看时，匠人数千，解板的在一处，钉船的在一处，粘船的在一处。匠人民夫，乱滚滚往来，不记其数。这两个径投做饭的笆棚下去躲避。孙二娘、顾大嫂两个穿了些腌腌砣砣的衣服，各提着个饭罐，随着一般送饭的妇人打哄入去。看看天色渐晚，月色光明，众匠人大半尚兀自在那里挣攒未办的工程。当时近有二更时分，孙新、张青在左边船厂里放火，孙二娘、顾大嫂在右边船厂里放火。两下火起，草屋焰腾腾地价烧起来。船厂内民夫工匠，一齐发喊，拔翻排栅，各自逃生。

高太尉正睡间，忽听得人报道：“船场里火起！”急忙起来，差拨官军，出城救应。丘岳、周昂二将各引本部军兵，出城救火。去不多时，城楼上一把火起。高太尉听了，亲自上马，引军上城救火时，又见报道：“西草场内又一把火起！”照耀浑如白日。丘、周二将引军去西草场中救护时，只听得鼓声振地，喊杀连天。原来没羽箭张清引着五百骠骑马军在那里埋伏，看见丘岳、周昂引军来救应，张清便直杀将来，正迎着丘岳、

周昂军马。张清大喝道：“梁山泊好汉全伙在此！”丘岳大怒，拍马舞马，直取张清。张清手搭长枪来迎，不过三合，拍马便走。丘岳要逞功劳，随后赶来，大喝：“反贼休走！”张清按住长枪，轻轻去锦袋内偷取个石子在手，扭回身躯，看丘岳来得较近，手起喝声道：“着！”一石子正中丘岳面门，翻身落马。周昂见了，便和数个牙将死命来救丘岳。周昂战住张清，众将救得丘岳上马去了。张清与周昂战不到数合，回马便走。周昂不赶。张清又回来，却见王焕、徐京、杨温、李从吉四路军到。张清手招引了五百骠骑军，竟回旧路去了。这里官军恐有伏兵，不敢去赶，自收军兵回来，且只顾救火。三处火灭，天色已晓。

高太尉教看丘岳中伤如何。原来那一石子正打着面门唇口里，打落了四个牙齿，鼻子嘴唇，都打破了。高太尉着令医人治疗，见丘岳重伤，恨梁山泊深入骨髓。一面使人唤叶春分付，教在意造船征进。船厂四围，都教节度使下了寨栅，早晚提备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张青、孙新夫妻四人，俱各欢喜。时迁、段景住两个，都回旧路，六人已都有部从人马，迎接回梁山泊去了。都到忠义堂，去说放火一事。宋江大喜，设宴特赏六人。自此之后，不时间使人探视。

造船将完，看看冬到，其年天气甚暖，高太尉心中暗喜，以为天助。叶春造船，也都完办。高太尉催趲水军，都要上船，演习本事。大小海鳅等船陆续下水。城中帅府招募到四山五岳水手人等，约有一万余人。先教一半去各船上学踏车，着一半学放弩箭。不过二十余日，战船演习已都完足了。叶春请太尉看船。有诗为证：

自古兵机在速攻，锋摧师老岂成功。
高俅鹵莽无通变，经岁劳民造战艘。

是日，高俅引领众多节度使、军官头目，都来看船。把海鳅船三百余只，分布水面。选十数只船，遍插旌旗，筛锣击鼓。梆子响处，两边水车，一齐踏动，端的是风飞电走。高太尉看了，心中大喜：“似此如飞船只，此寇将何拦截，此战必胜。”随取金银缎匹，赏赐叶春。其余人匠，各给盘缠，疏放归家。次日，高俅令有司宰乌牛、白马、猪、羊、果品，摆列金银钱纸，致祭水神。排列已了，众将请太尉行香。丘岳疮口已完，恨入骨髓，只要活捉张清报仇。当同周昂与众节度使，一齐都上马，跟随高太尉到船边下马，随侍高俅，致祭水神。焚香赞礼已毕，烧化楮帛。众将称贺已了，高俅叫取京师原带来的歌儿舞女，都令上船作乐侍宴。一面教军健车船演习，飞走水面。船上笙箫谩品，歌舞悠扬，游玩终夕不散。当夜就船中宿歇。次日，又设席面饮酌。一连三日筵宴，不肯开船。忽有人报道：“梁山泊贼人写一首诗，贴在济州城里土地庙前，有人揭得在此。”其诗写道：

帮闲得志一高俅，漫领三军水上游。
便有海鳅船万只，俱来泊内一齐休。

高太尉看了诗大怒，便要起军征剿，“若不杀尽贼寇，誓不回军！”闻参谋谏道：“太尉暂息雷霆之怒。想此狂寇惧怕，特写恶言唬吓，不为大事。消停数日之间，拨定了水陆军马，那时征进未迟。目今深冬，天气和暖，此天子洪福，无帅虎威也。”高俅听罢甚喜。遂入城中。商议拨军遣将。旱路上便调

周昂、王焕同领大军，随行策应。却调项元镇、张开总领军马一万，直至梁山泊山前那条大路上守住厮杀。原来梁山泊自古四面八方，茫茫荡荡，都是芦苇烟水；近来只有山前这条大路，却是宋公明方才新筑的，旧不曾有。高太尉教调马军先进，截住这条路口。其余闻参谋、丘岳、徐京、梅展、王文德、杨温、李从吉、长史王瑾，造船人叶春，随行牙将，大小军校随从人等，都跟高太尉上船征进。闻参谋谏道：“主帅只可监督马军，陆路进发，不可自登水路，亲临险地。”高太尉道：“无伤！前番二次皆不得其人，以致失陷了人马，折了许多船只。今番造得若干好船，我若不亲临监督，如何擒捉此寇？今次正要与贼人决一死战，汝不必多言！”闻参谋再不敢开口，只得跟随高太尉上船。高俅拨三十只大海鳅船，与先锋丘岳、徐京、梅展管领；拨五十只小海鳅船开路，令杨温同长史王瑾、船匠叶春管领。头船上立两面大红绣旗，上书十四个金字道：“搅海翻江冲巨浪，安邦定国灭洪妖。”中军船上，却是高太尉，闻参谋引着歌儿舞女，自守中军队伍。向那三五十只大海鳅船上，摆开碧油幢、帅字旗、黄钺白旄、朱鍬皂盖、中军器械。后面船上，便令王文德、李从吉压阵。此是十一月中时。马军得令先行。水军先锋丘岳、徐京、梅展三个在头船上首先进发，飞云卷雾，望梁山泊来。但见：

海鳅船前排箭洞，上列弩楼。冲波如蛟蜃之形，走水似鯢鲸之势。龙鳞密布，左右排二十四部绞车；雁翅齐分，前后列一十八般军器。青布织成皂盖，紫竹制作遮洋。往来冲击似飞梭，展转交锋欺快马。

宋江、吴用已知备细，预先布置已定，单等官军船只到来。

当下三个先锋，催动船只，把小海鳅分在两边，当住小港；大海鳅船望中进发。众军诸将，正如蟹眼鹤顶，只望前面奔窜，迤迤来到梁山泊深处。只见远远地早有一簇船来，每只船上，只有十四五人，身上都有衣甲。当中坐着一个头领。前面三只船上，插着三把白旗，旗上写道：“梁山泊阮氏三雄”。中间阮小二，左边阮小五，右边阮小七。远远地望见明晃晃都是戎装衣甲，却原来尽把金银箔纸糊成的。三个先锋见了，便叫前船上将火炮、火枪、火箭，一齐打放。那三阮全然不惧，料着船近，枪箭射得着时，发声喊，齐跳下水里去了。丘岳等夺得三只空船。又行不过三里来水面，见三只快船抢风摇来。头只船上，只见十数个人，都把青黛黄丹土硃泥粉抹在身上，头上披着发，口中打着唢哨，飞也似来。两边两只船上，都只五七个人，搽红画绿不等。中央是玉鏹竿孟康，左边是出洞蛟童威，右边是翻江蜃童猛。这里先锋丘岳又叫打放火器。只见对面发声喊，都弃了船，一齐跳下水里去了。又捉得三只空船。再行不得三里多路，又见水面三只中等船来。每船上四把橹，八个人摇动，十余个小喽罗，打着一面红旗，簇拥着一个头领坐在船头上，旗上写“水军头领混江龙李俊”。左边这只船上坐着这个头领，手拏铁枪，打着一面绿旗，上写道：“水军头领船火儿张横”。右边那只船立着那个好汉，上面不穿衣服，下腿赤着双脚，腰间插着几个铁凿，手中挽个铜锤，打着一面皂旗，银字，上书“头领浪里白跳张顺”。乘着船，高声说道：“承谢送船到泊。”三个先锋听了，喝教：“放箭！”弓弩响时，对面三只船上众好汉都翻筋斗下水里去了。此是幕冬天气，官军船上招来的水手军士，那里敢下水去。

正犹豫间，只听得梁山泊顶上，号炮连珠价响，只见四分五落，芦苇丛中钻出千百只小船来，水面如飞蝗一般。每只船

上只三五个人，船舱中竟不知有何物。大海鳅船要撞时，又撞不得。水车正在踏动时，前面水底下都填塞定了，车辐板竟踏不动。弩楼上放箭时，小船上人一个个自顶片板遮护。看看逼将拢来，一个把挠钩搭住了舵，一个把板刀便砍那踏车的军士。早有五六十个爬上先锋船来。官军急要退时，后面又塞定了。急切退不得。前船正混战间，后船又大叫起来。高太尉闻参谋在中军船上听得大乱，急要上岸，只听得芦苇中金鼓大振，舱内军士一齐喊道：“船底漏了。”滚滚走入水来。前船后船，尽皆都漏，看看沉下去。四下小船，如蚂蚁相似，望大船边来。高太尉新船，缘何得漏？却原来是张顺引领一班儿高手水军，都把锤凿在船底下凿透船底，四下里滚入水来。

高太尉爬去舵楼上，叫后船救应，只见一个人从水底下钻将起来，便跳上舵楼来，口里说道：“太尉，我救你性命。”高俅看时，却不认得。那人近前，便一手揪住高太尉巾帻，一手提住腰间束带，喝一声：“下去！”把高太尉扑通地丢下水里去。堪嗟赫赫中军将，翻作淹淹水底人！只见旁边两只小船飞来救应，拖起太尉上船去。那个人便是浪里白跳张顺，水里拿人，浑如瓮中捉鳖，手到拈来。

前船丘岳见阵势大乱，急寻脱身之计。只见旁边水手丛中，走出一个水军来。丘岳不曾提防，被他赶上，只一刀，把丘岳砍下船去。那个便是梁山泊锦豹子杨林。徐京、梅展见杀了先锋丘岳，两节度使奔来杀杨林。水军丛中，连抢出四个小头领来，一个是白面郎君郑天寿，一个是病大虫薛永，一个是打虎将李忠，一个是操刀鬼曹正，一发从后面杀来。徐京见不是头，便跳下水去逃命。不想水底下已有在彼，又吃拿了。薛永将梅展一枪，搠着腿股，跌下舱里去。原来八个头领来投充水军，尚兀自有三个在前船上，一个是青眼虎李云，一个是金钱豹子

汤隆，一个是鬼脸儿杜兴，众节度使便有三头六臂，到此也施展不得。

梁山泊宋江、卢俊义，已自各分水陆进攻。宋江掌水路，卢俊义掌旱路。休说水路全胜，且说卢俊义引领诸将军马，从山前大路杀将出来，正与先锋周昂、王焕马头相迎。周昂见了，当先出马，高声大骂：“反贼，认得俺么！”卢俊义大喝：“无名小将，死在目前，尚且不知！”便挺枪跃马，直奔周昂，周昂也抡动大斧，纵马来敌。两将就山前大路上交锋。斗不到二十余合，未见胜败。只听得后队马军，发起喊来。原来梁山泊大队军马，都埋伏在山前两下大林丛中，一声喊起，四面杀将出来，东南关胜、秦明，西北林冲、呼延灼，众多英雄，四路齐到，项元镇，张开那里拦当得住，杀开条路，先逃性命走了。周昂、王焕不敢恋战，拖了枪斧，夺路而走。逃入济州城中，扎住军马，打听消息。

再说宋江掌水路，捉了高太尉，急救戴宗传令，不可杀害军士。中军大海鳅船上闻参谋等，并歌儿舞女，一应部从，尽掳过船。鸣金收军，解投大寨。宋江、吴用、公孙胜等都在忠义堂上，见张顺水淥淥地解到高俅。宋江见了，慌忙下堂扶住，便取过罗缎新鲜衣服，与高太尉从新换了，扶上堂来，请在正面而坐。宋江纳头便拜，口称：“死罪！”高俅慌忙答礼。宋江叫吴用、公孙胜扶住，拜罢就请上坐。再叫燕青传令下去：“如若今后杀人者，定依军公，处以重刑！”号令下去，不多时，只见纷纷解上人来。童威、童猛解上徐京；李俊、张横解上王文德；杨雄、石秀解上杨温；三阮解上李从吉；郑天寿、薛永、李忠、曹正解上梅展；杨林解献丘岳首级；李云、汤隆、杜兴解献叶春、王瑾首级；解珍、解宝掳捉闻参谋并歌儿舞女，一应部从，解将到来。单单只走了四人：周昂、王焕、项元镇、

张开。宋江都教换了衣服，从新整顿。尽皆请到忠义堂上，列坐相待。但是活捉军士，尽数放回济州。另教安排一只好船，安顿歌儿舞女一应部从，令他自行看守。有诗为证：

奉命高俅欠取裁，被人活捉上山来。
不知忠义为何物，翻宴梁山啸聚台。

当时宋江便教杀牛宰马，大设筵宴。一面分投赏军，一面大吹大擂，会集大小头领，都来与高太尉相见。各施礼毕，宋江持盏擎杯，吴用、公孙胜执瓶捧案，卢俊义等侍立相待。宋江开口道：“文面小吏，安敢叛逆圣朝，奈缘积累罪尤，逼得如此。二次虽奉天恩，中间委曲奸弊，难以缕陈。万望太尉慈悯，救拔深陷之人，得瞻天日。刻骨铭心，誓图死保。”高俅见众多好汉，一个个英雄猛烈，林冲、杨志怒目而视，有欲要发作之色，先有了十分惧怯，便道：“宋公明，你等放心！高某回朝，必当重奏，请降宽恩大赦，前来招安，重赏加官。大小义士，尺食天禄，以为良臣。”宋江听了大喜，拜谢太尉。当日筵会，甚是整齐。大小头领，轮番把盏，殷勤相劝。高太尉大醉，酒后不觉放荡，便道：“我自小学得一身相扑，天下无对。”卢俊义却也醉了，怪高太尉自夸天下无对，便指着燕青道：“我这个小兄弟也会相扑，三番上岱岳争跤，天下无对。”高俅便起身来，脱了衣裳，要与燕青厮扑。众头领见宋江敬他是个天朝太尉，没奈何处，只得随顺听他说；不想要勒燕青相扑，正要灭高俅的嘴，都起身来道：“好，好！且看相扑！”众人都哄下堂去。宋江亦醉，主张不定。两个脱了衣裳，就厅阶上，宋江叫把软褥铺下。两个在剪绒毯上，吐个门户。高俅抢将入来，燕青手到，把高俅扭摔得定，只一跤，擗翻在地褥

上，做一块半晌挣不起。这一扑，唤做守命扑。宋江、卢俊义慌忙扶起高俅，再穿了衣服，都笑道：“太尉醉了，如何相扑得成功！切乞恕罪！”高俅惶恐无限，却再入席，饮至夜深，扶入后堂歇了。

次日又排筵会，与高太尉压惊。高俅遂要辞回，与宋江等作别。宋江道：“某等淹留大贵人在此，并无异心。若有瞞昧，天地诛戮！”高俅道：“若是义士肯放高某回京，便将全家于天子前保奏义士，定来招安，国家重用。若更翻变，天所不盖，地所不载，死于枪箭之下。”宋江听罢，叩首拜谢。高俅又道：“义士恐不信高某之言，可留下众将为当。”宋江道：“太尉乃大贵人之言，焉肯失信？何必拘留众将。容日各备鞍马，俱送回营。”高太尉谢了：“既承如此相款，深感厚意，只此告回。”宋江等众苦留。当日再排大宴，序旧论新，筵席至更深方散。

第三日，高太尉定要下山，宋江等相留不住，再设筵宴送行。抬出金银彩缎之类，约数千金，专送太尉，为折席之礼。众节度使以下，另有馈送。高太尉推却不得，只得都受了。饮酒中间，宋江又提起招安一事。高俅道：“义士可叫一个精细之人，跟随某去。我直引他面见天子，奏知你梁山泊衷曲之事，随即好降诏敕。”宋江一心只要招安，便与吴用计议，教圣手书生萧让跟随太尉前去。吴用便道：“再教铁叫子乐和作伴，两个同去。”高太尉道：“既然义士相托，便留闻参谋在此为信。”宋江大喜。至第四日，宋江与吴用带二十余骑，送高太尉并众节度使下山，过金沙滩二十里外饯别。拜辞了高太尉，自回山寨，专等招安消息。

却说高太尉等一行人马，望济州回来，先有人报知。济州先锋周昂、王焕、项元镇，张开、太守张叔夜等出城迎接。高

太尉进城，略住了数日，收拾军马，教众节度使各自领兵回程暂歇，听候调用。高太尉自带了周昂并大小牙将头目，领了三军，同萧让、乐和一行部从，离了济州，迤迳望东京进发。

不因高太尉带领梁山泊两个人来，有分教：风浪出众，洞房深处遇君王；细作通神，相府园中寻俊杰。毕竟高太尉回京，怎地保奏招安宋江等众，且听下回分解。